

集部第七七冊目次

寶日堂初集三十二卷(二)

〔明〕張鼎撰
明崇禎二年刻本

..... 一

何長人集八卷

〔明〕何慶元撰
明萬曆刻本

..... 一四九

張忠烈公存集三十五卷(存二十九卷)

〔明〕張銓撰
明末刻本

..... 三八五

寶日堂初集三十二卷(二)

〔明〕張鼎撰

明崇禎二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七

華亭張鶴世調甫著

山中讀書印

孟子

讀孟子書須看其大主宰大變化縱橫自得處者
不見真孟子面目未許讀孟子余直撮其語示人
使知其立身致主覺世救民有血脉焉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
矣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如其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一

道不以爲泰也齊饑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粟
衆皆悅之曰是爲焉婦也一見諸侯枉尺而直尋
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三箱出盡是何滯滯
也曰於予心猶以爲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吾爲此懼距楊墨放淫辭仲子豈不誠廉士哉曰
刳而後充其操者也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
哉曰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匡章通國皆稱不
孝焉曰出妻屏子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
大者是則章子而已矣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

宋餽七十鎰而受于薛餽五十鎰而受皆是也季
任以幣交由鄒之任見季子儲子以幣交由平陸
之齊不見儲子蓋孟子立身之道也曰君子亦仁
而已矣

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
今夫天下之人彼未有不嗜殺人者也王曰寡人
好貨寡人好色寡人好勇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
也曰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吾不忍其鰥鰥曰
是心足以王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二

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梁惠王曰亦將有以利吾
國乎對曰王何必曰利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
子諸侯以若所爲求若所欲侯必有灾明君制民
之產謹庠序之教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孟子
之致其君者也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
前

孟子道性善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
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于其所爲義也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於井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呼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仁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怡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雞鳴而起利與善之間也人皆可以爲堯舜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此孟子覺世人之言也曰弗思耳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通者衆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我知言哉善養我浩然之氣孔子聖之時者也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寶田堂初集

卷之三

三

看他立身六通四關自在流出致君正大卓然當身委曲覺世指點人心通身汗下何曾摹倣孔子却是孔子家法不拘典要不落能所不徇世眼真箇是善用易故總名之曰自得

何必曰利亦有仁義是正說利之不利仁義未嘗不利是權說一部孟子告人君都是將機就機只是大主意不肯放手

世上惟生人最真無假頭而肌髮是假性靈是真世間只在頭面肌髮上妝點去只如富國強兵全

然着意妝點竟不理會性靈就如回頭轉來移民移粟也只是妝點面目不曾見得性靈上這些全然沒有的蓋五伯假之其流弊如此故孟子直以作俑無後喚醒他

只如齊宣王不忍一牛有許多巧妙處說他不知如何做出來若說他知又是全然不曉一樣直被孟子仁術一句點破方纔戚戚這個便是先覺覺後覺

凡有欲則不能克如齊宣王戚戚于心却又信不

寶田堂初集

卷之三

四

過可王天下又費孟子許多言語只爲他興兵構怨誤了所謂銖兩移千鈞之重一私奪大道之公故孟子請他自度

性地原是活潑神化就機關轉動甚易若執定正理便是死機只如好貨好色好樂好勇俱是病痛凡治病決用藥孟子却不用藥只借病治病何等輕鬆脫化此等學脈自武王酒誥來惟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故興兵構怨直說箇後必有災更不必用婉諷法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保民而王的派源頭制民恒產謹庠序之教是達庠屬實事孟子爲齊王一點出蓋平天下大根本只在孝弟慈一念千古大經濟不出富教兩端也

孟子論古樂就民情欣欣動色處描寫一番覺得鐘鼓管籥都是借民間景色爲苦樂的此等意思都從虞廷典樂來變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一擊一拊如何盡得樂是中有心和氣和形和不盡處夫子語太師樂亦只彈彈說箇以成陽明論元實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七

聲不在六律五音只心氣和平便是元聲之始皆論樂之精微處也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救正好勇全在一字必如文武纔可一怒撫劍疾視之勇時時輕發所以爲小文武之一怒與智俱沉與仁俱微是仁智所以爲大

忘反無厭如古虞人箴一般極言流連荒亡之無節使人主動心竦聽也故下文緊跟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明堂一章是正理又是活法則何爲不行是將機就機欲他行也從來引君都走活路不走死路王顧左右而言他王笑而不言王勃然變乎色權點齊王睂目如圓足用爲善以此不能大有爲亦以此

舉錯生殺人主之大權也舉處生處是春錯處殺處是秋王者好養生而戒秋殺故衆皆曰賢但曰未可衆皆曰不賢曰可殺則直曰勿聽

孟子嘗言以齊王由反手却不許齊宣放伐之問實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七

可見行仁政而王則爲生明堂之天子不行仁政而言戰伐則謂以獨夫攻獨夫

孟子告鄒君打動全在君行仁政上至於官民報施還是偏鋒借着然却是世情上真話

以勝最爾小國孟子要他行井田立學校期之以三代堯舜之業全然不提齊楚強大起正是精神全注在與民共守強爲善上盡我本分不憚畏難大修我實事不必計成功是立國堂堂正正一着不放不專在城池遷徙上布筭子也故當時之君以

爲迂遠而不切于事情

孟子如何說不動心太虛空明纖雲不足爲礙五
猴廣大微塵不足爲多一切事業都是性靈做出
其實所過即化其於性靈上不添毫釐如纖雲過
虛微塵散五嶽本自寂若又何動心

定力不懼定識不疑認得自我做主儘可當境磨
鍊故曰持志曰守約約莫約于志也無暴氣只是
持志

養氣非求之於氣知言非求之於言養氣者養心

賓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七

知言者知心此孟子之得于心者也告子不得而
勿求爾不得處其心早已動矣告子只論求不求
孟子只論得不得

問如何是集義曰千江之水集於一源萬川之月
集于一照念念只在當念事事只在一事源頭既
清無處不是活潑光明圓滿無境不是靈通若說
精事爲事精念爲念便是貨殖學問與性地生趣
有何關涉偶與俞仲濟論當下之古書以質之
直是心體有得於心便是集義便是直養若說事

事合義又說事上去了

勿助勿忘是知言養氣一齊得力處故下文知言
只說箇知其所要知其所還在行有慊于心處知
之無不得之心則無不得之言也

勿助勿忘是孟子學問大主腦可以仕則仕四句
是孔子學問大關鍵孔孟印合處在此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在箇知耳知便是先王不
知便是今人知便保四海不知便不能保妻子知
處全在端上及見火而傳薪雲見日而大明一知

賓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八

便充之何等待故曰知皆擴而充之知得真處如
一處滿滿身都痛故曰過天下爲一身

見影知人見烟知火見泉知源見類知雜性體不
可知知之以其端

一舍己也由樂舍己之過舜樂舍己之聖一從人
也禹樂從平賢人舜樂從平衆人故曰大舜有大
焉

聖人無己靡所不已舍得己自然取得人與得人
故肇論曰夫惟會天下爲一身其惟聖人乎取人

而與人之謂也不說到與人不見取人之妙然却以舍己爲根

陸文定公曰夫惟無我而後能兼天下以爲我聖人盡己之性盡人之性以至贊化育而參天地是兼天地萬物而爲我矣故曰成性成身以其無我而成真我此大舜所爲舍己而同乎人也

不屑就是以其人爲不屑就也不屑去是以其人爲不屑去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如何可着一不屑人念頭故曰君子不由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七

一部孟子無一句不是道性善却于滕世子一句提宗如震霆破睡摘衣珠以貸貧喚醒千古生人面目

世上無現成聖人所以爲之即是我何畏彼破他箇畏豈欺我哉破他箇疑無畏無疑乃真有爲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孟子道性善只緣當日有箇無善無不善可善可不善有善有不善紛紛三說故權借一善字指點人其實性無可說故言善只言箇故只言箇情後

人不能以孟子語解孟子而反就善字裏翻窠臼并也

方直指過訪問曰金玉屑着眼畢竟是金玉外物元非眼有以善論性恐不如是善是性內有如何有善也說不得請公就眼上轉一着眼語予曰如人睜目便生狂華畧着眼便與本等光明有二可見眼有平常大光明睜目反病性有平常真本體着一善字亦病也

記喪禮一章正是性善註脚親喪自盡是誠在我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十

是裏滕世子必爲世子而能有爲則疑着信見着悅此等感動處覺眼前都是性善人也

吾過滕縣見碑刻滕文公行井田處呀然失嘆最爾五十里乃欲做出許大事濟得幾何不知此正是孟子所謂有爲者亦若是也三代王政于問爲國章特詳又不是要他死煞遵守却又說箇潤澤有神明變通意思在此原爲千古定箇立國大經給非專爲滕文公告也第滕文公而爲之則亦可爲三代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又何國不可爲三代

耶○卓老曰孟子要在滕國做起亦只田一區之意

譜而奕奕秋弗是也方而藥盧扁弗是也執圖冊而行井田聖人弗是也奕在着先醫在方外聖人之精神離法而寄于法者也離法則法活矣不離法則法枯矣

許行之學初欲齊大小之人既秋齊美惡之物皆知齊之爲齊而未知不齊之爲齊也善平天下者以不平平之善齊家者以不齊齊之善一德者以實日堂初集卷之三

士

士

不一一之國奢示儉國惜示禮以不平平之也思勝則威威勝則恩以不齊齊之也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以不一一之也故古法不可以御今拘常不可以通變治天下者如執轡馬六轡在手急則縱之緩則引之轡端不齊焉斯齊矣不求齊焉而求齊轡不亦天下之賤工乎若許行者齊轡之也當時許行墨子都是託言太古要將世上名分儘理一齊掃去孟子却就當身當境點他天性出來只如上世不齊其親然畢竟沈然汗出于委整之

慘到此真性不覺發現出來不因世世淥淥而遂泯沒到底可見仁人孝子都是箇本心不容已處做出那得不令夷子撫然

包荒含垢可以當大受謂于利害得失境上容受得起非以同流合汙而藉口救世也故孟子曰枉已未有能直人

或問孟子以儀秦爲妾婦而又說求富貴利達者妾妾羞之亦與太罵曰禪門以捧喝爲慈悲孟子善心甚切其喚醒人處曰哀哉曰幾希曰禽獸不

實日堂初集卷之三

士

達便令人神怕意恐覺當日妾婦乞兒都無置身處回頭一轉不減數十銖槌也

春秋一代仕宦孔子只題兩字曰斗筭戰國一時利達孟子只題兩字曰妾婦非是聖賢輕世亦是當勝人物體質如此

但日逐交際常恐自己有过做是君子之心若恐人不喜便是小人之心照管已過自謙恭而易簡照管人喜不喜却諂曲而多勞故曾子比有有于

是性

世界是生生世界人民是生生人民此生生意即當洪水夷狄時常留天地間有紀即生所以亂極之日便生一箇聖人出來挽回幹濟乃知亂非亂也正天所以昇聖人治世之權也古今以來天下實是聖賢所造之天下聖賢若不擔當天下之生機絕矣故孔子栖栖皇皇而孟子不得已好辯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先王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因先王也仁心曰充足以保四海仁政曰因可以覆天下可見有這一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三

點仁心自然該見諸行事若不然即移民移粟不忍一牛天下何曾受它利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程明道先生見神宗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慨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羅近溪問張江陵和國曰公入對講筵時自信果然有個堯舜其君念頭麼江陵沉吟曰是亦大難有坐客亦為江陵寬解近溪慨然曰公為大臣不辨得此副真念頭而徒以講讀虛文對君父天下

將何倚賴言至此可為痛哭流涕而旁觀者又附會寬解是豈復有人心也江陵改容謝之可見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要人主自信其必能人臣須要期待其君必能為堯舜此念無一毫寬假自然精誠感動盡力扶持若是人主自謂不能便是極却自家寶藏甘作貧兒若人臣未能絲毫効力輒曰我効之君而君不納也是士大夫鳴瑤佩玉而懷盜心故君曰自賊臣曰謂之賊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四

問為君則盡君道為臣則盡臣道謂之曰盡便有不苟成法參伍變通處故曰所以事君所以治民法堯法舜全是會通其精神以完滿其分量也如此則至不如此則不至決無兩歧中立之理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何謂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至則有神明變化之義未易為尋常守株者言也往年史玉池先生教余曰學問要有規矩余曾作規矩三篇質之今紀其畧

形上爲道不可名者也形下爲器可名者也可名者方而方圓而圓依規矩而生焉是以謂之器者不可名者不方而方不圓而圓而亦能爲之方爲之圓我不依規矩而規矩自我有此大道之妙也今夫敬以止放也義以閑邪也禮以節淫也信以禁欺也敏以警怠也數者皆規矩之可名者也然以衆人執之則皆謂之器不謂之道何也以一物治一病物與病相對而不知用物者即無病之本體焉故我能用物則無借于物矣我能治病則無

病矣故夫敬者不放之體也義者無邪之初也禮者不淫之原也信者不欺之主也數者無怠之始也以聖人化之則皆謂之道不謂之器此所謂自我出之雖有名色而實無名色凡規矩有形可準者可名而無形可準者不可名也故曰規矩方體之至夫婦之知能而聖人不知能至也聖人規而妙于規矩而妙于矩是以不知不能若夫婦知之能之而實不知不能矣此夫婦之所爲規矩也聖人之體同乎天天有規矩而不可名聖人亦有規

矩而不可名四時行百物生春不雜乎夏動不變乎植而天無一刻之不健也然卒莫能知之此天之規矩也仕止久速語默動靜物物而付之事事而順之有主宰而無知見其精神元氣在不睹不聞之間此聖人之規矩也衆人不知天道故依而守之皆謂之器衆人亦器也聖人即天道其所教人持守者皆謂之道道自聖人規矩之別也

愚夫婦用于規矩而不知者也古來高明賢智之人又欲用我知見以當規矩而反失之故道之以

規矩名也正爲高明賢智之人設也規矩從性而出猶饑食渴飲寒裘而暑葛也離之則無以爲人特愚夫婦不靈未能神而用之若夫知見者不依圓而規不依方而矩以自託于無方無圓之性故方圓其所方圓而非大道之方圓健古豪傑誤人而自誤所爭只幾希也今夫管仲之一匡也楊墨之仁義也陳仲子之廉也白圭之什一也告子之不動心也許行之爲神農也皆春秋戰國時卓然有見而能自立規矩者也然而於愚夫婦之心則

不安凡愚夫婦之所安者皆規矩也其不安則非也數子者自以爲無方無圓惟我用之之性而不知其皆知見也皆規矩之所不出也故孔子小會仲之器而孟子禽獸楊墨丘蚓陳仲子類曰圭外告子而發許行也聖賢指示規矩之意也以爲平常常而行其所安則人人規矩處處規矩刻刻規矩而愚夫婦皆是也此聖人神人之規矩也若以知見求之而認爲性則愚夫婦之所不安而聖人神人之所不出也管仲楊墨之類是也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七

大聖大賢變化于規矩而不可測者也後之人指其變化而遂認以爲規矩然而後之人不能也聖人賢人之徒觀其變化而必求其所自主以爲聖賢信其在我而行之而後世信其在聖賢者而效之尤則其所爲主者已先喪也故不敢以其變化神妙之在聖賢者而誤天下萬世此聖賢之徒得規矩之正也學王良者範馳驅者也學孫臏吳起者稟鐘鼓者也夫規矩之正千古聖賢所不廢也女樂不可受而南子可見執君之賊不共天下而

佛肸公山之召可往也七十鑑受五十鑑受一介之不取乎後車傳食而不爲臣不見何居也此皆聖賢之至妙而不可測者也然皆規矩在我而變化之子路萬章彭更之屬以爲聖賢所獨信而不可以告人欲無言而不可以誤天下萬世汲汲然反覆明白其義而聖賢之規矩始信于天下欲子路爲善學孔子而萬章彭更善學孟氏也夫學問之真似不可辨而規矩辨之規矩是非不可辨而於戒謹恐懼無忌憚辨之夫真則成規成矩而亦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六

用規用矩聖賢之精神作用發源於戒謹恐懼也若其似者自以爲用規而離於規自以爲用矩而離於矩任無不至之情以託于不拘之性而究也爲小人之無忌憚此其間微乎微乎學術之所宜早辨然後知魯人柳下惠同一精神而聖賢之徒開天下萬世規矩至深遠也
鈎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化本在我不由于彼故管子曰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我不先而求物

之來豈物之性哉然則反求自求之旨深矣○反者增修也皆者無滲漏也自者不旁貸也君子所以正其身而道化行百福集也

作曰自作取曰自取還是自造出禍患來曰自暴曰自棄則連我家藏本寶通拋棄盡矣日日庇其廣履甘心野處露形眼前都是康莊無奈迷途失足生人顛倒真是可哀

逆貴自然行所無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順日用之常然因民心之自有人人物穆處處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一

春風何曾纖毫動念費力此正是易簡之謂道人之爲生人者以其動也耳目四肢動也然而不謂之動其動者誠也無誠則耳目不能視聽手足不能持行形神枯而不渙洽君民親友其在人動也而於我不謂之動其動者亦誠也無誠則君民親友其耳目自視聽其手足自持行我安能呼即應而叩即靈通血脉爲一體哉夫誠一善也善一天也天道無思無爲人道有思有爲而復于無思無爲不明乎善則認却有益有爲而不還返于無

思無爲之天或有着力形色而反礙其天性者天性不礙形色盡是虛妄自己一身尚不能動何況動人故曰誠身貴明善明善者明其天

戰國人救世多誤也辨士以口舌縱橫援天下善戰者以甲兵關草萊任土地者以壘今開塞獨孟子以王道孟子無日不援天下第人自不見耳援援以手人人見之便謂之援援天下以道人不能見便疑其不援同援天下於手援夫安知所謂道安知所謂權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二

曾子養志只在守身所與必請是守身內影樣無意中做出所謂色難者是也○事親若曾子只成得一個可蓋守身事親原是天子分內平常事一人主正不正那一件不在用人行政上但不是正君本領其本領只在君心大人如何格君心先要自正其心自正其心則大道中和在我方寸不疾不徐薰蒸透徹消未萌而不消已萌止未事而不止已事朝夕納諫而非關話言直辭正色而非關補救委曲卷遏而非關將順危身駕往而非關事

禮不導君子煦煦之仁而進之以大德不以小惠
不引君子于子子之義而引之於蕩平不於偏黨故
曰君正莫不正此全在大人自正其心來心正則
人主對之自然神竦意消而無形無聲之地可用
我引導之力矣

天下議事者多任事者少若言出于口貴在于躬
譚何容易

聖賢欲有爲于世須要立定脚跟其于小人一毫
假借不得孟子不與右師言而樂正子從之來恐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三

他畧習圓通便忘却個都正二字故頻頻喚醒他
伊尹一介不取孟子泰山巖巖皆慎之於微也

仁義禮智樂都是個名這個名都從孝弟上強分
出來事親爲仁從兄爲義知此爲智節此爲禮樂

此生此爲樂都無實義若論實義只是事親從兄
知與節樂與生是天性自然有的率性之謂道道

可名而性不可名也實是名實之實不是花實之
實

舜爲人天下人各得其爲人舜爲子天下人各得

其爲子只是一真性貫通蓋與則無所不通也各
得其性則化矣各止其性則定矣樂事親之道者
盡性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孟子原是論政體不是論子產既說子產聽鄭國
之政便須無偏無黨不令人喜不令人怒蕩蕩平
平做出來若不可徇之情不可繼之恩總是驩虞
小補豈關王道故但謂之惠不謂之政

恩怨不蓄于臣子報復不逮于君親故譚讓之殉
智伯即伍胥之鞭平王孟子手足腹心之說未爲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三

定論獨齊澤下于民一句差可強解耳

仁主履露義在載割仁義雙行生殺並用帝王之
道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玩莫不二字是
一篇大寶箴

禮義是真性實不是有名目大人從性體流出都
是禮義非依傍禮義上尋個是禮是義也是且不
有又安得有非禮非義之禮義耶鮑焦枯而季子
讓仲由勇而荷息忠只爲先有箇禮義在執以爲
是不覺已蹈于非

愚者養之以至於明弱者養之以至于充如雨露之養草木如活火之養真丹世上原無不可養之人况父兄乎故賢父兄决不棄愚子弟

循者有所不爲孟子稱無爲其所不爲故曰人不爲有不爲之人澹漠如虛空中無有也故用則海沸波騰堅定如墻壁觸不動也故動則掀天揭地

道只是恰好畧着意過一分便是已甚孟子足當時廉如陳仲子賦法如白圭並轉如許行仁義如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三

楊墨都是過一分的所以說箇仲尼不爲已甚較他不應作中庸隱怪解也

義在信果內大人亦信亦果但不必耳其不必者是義也○象山云義是個大世界必信必果是箇小蹊徑

大人無多伎倆只是不失赤子之心若說擴充便添蛇足○赤子與孩提不同赤子纔離于胞胎以其赤身故曰赤子孩提知愛知敬已落知能赤子渾沌初剖塊然純樸無知無能一天命之性老子

所謂如嬰兒之未孩者是也故赤子是未發孩提是已發○赤子之心一失而求完未有能完者也大人只是箇不失從渾沌中立根基無知識無技能無分別愛憎渾渾淪淪只保任此赤子之心無知而自無不知無能而自無不能無分別而自有分別之條理千轉萬變皆從無中發竅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夫無情之謂赤子矣

須要識箇道道性靈所自有也吾自有而吾得之故曰自得凡人從眼上看未的得在眼從耳透聽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七

三

來的得在耳從思慮測度來的得在思慮全不是自得者說自得只是得道深造以遺勿忘勿助如鷄抱卵如火養丹點點從心性上透悟源頭到手便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千變萬化流行活潑信手拈來無之非是

問博學反約答曰且理會博的是甚麼件件都是我本體做出如何不還歸本體反還也時時博便時時約處處博便處處約若說博了許多方纔反約是商賈積聚一聚不成個學問

幾希即仁義也仁義在倫物之中明于庶物明
幾希于庶物也察於人倫察此幾希于人倫也
舜見得倫物即是幾希故明察處便是行處是爲
由仁義行衆人見得倫物只是倫物故幾希之體
不現即周旋日用總謂之行仁義

性不可言而可言其故水之就下也故也以水行
水行其故也行其故則自然自然則無事矣無事
性之始也○一元運行之初天之故也上天賦予
之初性之故也求天之故不煩算數而日至可推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三

求性之故不待矯揉而妙用具足故曰以利爲本
言性者言此而性可言也

三自反便是憂憂便是存心憂到不如舜如何不
是終身之憂可見爲聖爲賢只是一個戰戰兢兢
常若自己有不處

柔而善依者妾婦也許而善竊者鄉愿也愚而無
知者鄉人也三者庶幾其鄉人乎孟子曰我由未
免爲鄉人須知鄉人之與大舜一間耳

顏子未嘗不胼胝禹稷未嘗不皸皸武城亦有得

禦之勞臣衛國亦有先幾之高士隨時圓轉到處
靈通開此眼界方知書冊上古人都是活局

彼以愛兄之道來提其見在便忘其已往正是誠
之妙于忘處凡人計較分別都起于不忘聖人與
化俱徂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天倫上憂來亦憂喜
來亦喜

看舜之待象一片誠心至于封象則委曲籌畫滴
水不漏可見帝王之待藩國情中有法義中有仁
天下萬世所當取法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三

胸中有完竹畫于未畫也心正而筆正書于未書
也臨字求書書不成畫矣臨樂求繪繪不成圖矣
阿衡構于有莘商奔紂于版築應揚造于漁釣
足定于隆中論事業者論繇緒不論遭際也○楊
慈湖先生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即耕于有莘之野
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
乎是余曰伊尹胸中自有箇覺在只天下弗顧千
駟弗視一介弗取弗與曠然灑然無一點渣滓是
何等光明是何等景象豈農夫田父所能

如何是身親見之祇誦讀如聞人說痛痒若出而作事其痛痒方在身耳此兩處知覺誰爲切

聖人只是本覺並無始覺始覺者對衆人終迷者

言耳古今凡聖共此知覺無先無後若使先知覺

後知是古聖人應世語耳其實聖人覺人人不會

覺人所能覺覺在自己不在聖人然則木鐸之說

非平日聖人能喚個醒人不能喚痴狂人也

先覺覺人覺之于先如盲者未入溝時要明眼人

提醒方不錯足若已入溝中覺亦何益故未寒求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三七

衣未飢求食未危求安先覺之道也

千古少不得官之奇一諫事亂君者知君之不可

諫猶必強諫而止之非不知殞身碎首無益于數

也盡吾節焉耳譬如擊鼓而救日豈謂日真可以

鼓救者哉致吾扶陽之誠焉耳已

元氣無形只在春夏秋冬之際聖人神無方易無

體只在仕止久速之間消消息息息息消消變遷

活動如珠走盤盤無傾敵珠無停息時哉時哉

金聲而玉振下一而字則重在金聲有金聲纔有

玉振有始纔有終也智之事聖之事只是一事必

智以開其始然後聖以成其終此正論聖之時金

由于智下文取譬不過足其意耳俗儒分析知行

便把始終條理截作兩件

何謂巧太空無翳明鏡無塵不起念頭不落邊際

胸中完完全全有箇正鵠這個就是一箇元氣輕

輕脫脫發處都中紅心雖然用力原不着力也孟

子將巧來比個智將智來說個時正獨見聖人先

天處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

天

巧力實非兩事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只在用力

處然孟子只說聖之時原不拘拘將三子來比擬

也

駟馬高蓋其憂甚大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

人必有所濟蓋應仕固當盡心薄祿亦難稍受也

孔子不鄙季夏不羞乘田謹覺齋時草息無職不

舉無事不修正以心存行道小用亦大用之兆小

官亦大官之積也朝廷之上無可不屑爲之官朝

廷之官無可苟且而不必盡之職事人有負官官

何負人故爲朝廷做事者要隨分自盡苟失寵望
隴得隴望蜀念頭全不在行道即小官亦不可居
况大官乎

如何是誦詩讀書論其世曰詩書皆死語耳論世
而詩書種種活矣蓋世變而行事亦變其不變者
意也孔顏之樂不在蔬水簞瓢伊尹之高不在一
介不取大舜之孝不在敢疑天下孟子之巖巖不
在不爲臣不見若不得古人之意却是食生不化
依樣画葫蘆當境當身都用不着蓋設身而處易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七 五

地而觀我做古人古人做不得我全在自己開眼
目○古人交道稱相知知得方是友得也故誦詩
讀書要知其人
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之言性善也言其
繼非言其元初也元初則離文字離言說不可見
不可言矣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乃若
其情則可爲善矣言故言情皆所謂繼天命者也
是父母既生時第一念也孟子論性只提出第一
念方有把柄故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仁義禮

智以理義悅心爲心之同然以愛親敬是爲不學
不慮之知能以不失赤子之心爲大人以充其不
忍不爲爲不可勝用之仁義使天下人曉然知本
念依性而發是無思爲雜揉是至善的性既有個
把柄可提出示人便可證得成賊不是性滴水不
是性生不是性食色不是性惡不是性有善有不
善不是性可善可不善不是性將紛紛戲論一筆
都勾真是有功于世道人心若夫天命之謂性一
語畢竟同于無聲無臭豈特孔孟故不破即執中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七 三

精一相傳以來未有能道破隻字也
告子故生之謂性亦不妨只是不曉得個頭腦凡
人信口說的任意行的皆云此是依我心性出來
此正生之謂性也然却有箇頭腦若依我性靈上
說出來行將去便是自然天則其實性靈亦只是
這口裡說的身子行的故孟子又曰形色天性也
與生之謂性所爭幾希故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
者幾希
性無爲也

其所本無不可爲也乃若其情則可爲善矣善性本有也若夫爲不善則性所無矣故曰非才之罪也

鑄礦成金既已爲金不復成礦仁義禮智非由外鑄亦復如是

余嘗作息機說今錄其畧曰孟子云日夜之所息人以鼻氣之出爲息凡物以榮榮滋潤爲滋息生息則知息者生氣而非止氣也如宿火于灰灰煖而火活傳薪則燃矣是滿爐都是燃體也若止氣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七

三

爲息如燈一撲更無留餘是氣法矣今俗人作夢是也孟子說個日夜便是個通乎晝夜而知須知此氣時時出時時入如日月之代明朝夕之往來即其息處純是生生不已機括就出作時亦自有入息在非專以入爲息也有道之人日日應酬俱有個安頓道理忙時能暇煩時能簡陽明先生師旅控僊尚自講學不輟此非出作時是入息乎草木也于花果而晦于根寧一刻不發生寧一刻不息也只是草木自花果至根通是元氣流轉元氣

不全生亦不生息亦不息矣人生須是完全個元氣所謂敬以持之定靜安慮皆從敬出敬則無思敬則無事無思無事是事物主宰所謂萬境自關人心自問看得開心便覺境亦不關安見息因乎地也今不求息地但求息本自晝至夜遇事煩擾能不忙亂否夢境能清徹否言語能不多費否意氣能不發揚太過否知見能脫洒不橫據否合則便是生息所謂日用皆是元氣精鍊如以炭養火也不合則撲撲時已耗散界數雖瞑目危坐亦是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七

三

沉昏不得言息所以難云聞門巷裡好讀書蓋真讀書者也

操心如操舟操心如操兵操舟則中流自在不礙風波操兵則奇正互見鐘鼓寂若操非氣法營亦活機

問如何是得養夫養曰牛山萌蘗不斷伐便是栽培仁義良心不枯亡便是灌溉

欲海無邊塵心難掃汗顏頃刻頑鈍終身填七尺於塵淫耗鬚眉于營茅宅畔有宅田外有田好利

亦復競名身榮又須子富嘗試回頭一看覺得身
外俱閒世短意長不知埋沒了多少血肉男子孟
子失其本心一嘆真能使行路乞人一齊痛哭
淵魚不忘濡沫籠鳥不忘理翰失必思返物性之
常求放心即心矣豈若淵魚籠鳥哉曰不知來其
不知處真是可哀

古人無多學問只是一個求放心今人學問既非
便不知心在何處

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飲食之人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三

以飢渴害心者也故曰小人若夫大人養其心者
靈光湛然百骸從令即飢食渴飲都是飲食之正
故曰無有失也則曰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飲食
是借語

象山一生只提個先立乎其大者立則我能爲主
先則特物之來人本自大大人特不失之耳故曰
從其大體爲大人

聖人樂善不倦易庸衆人樂善不倦難齊王不忍
一牛今人惻隱孺子入井此際生意真同鸞飛魚

躍所謂樂善不倦也

世上人都汨沒在趙孟富貴中若只說個人人有
貴子已者如何信得過須指點出仁義使覺在我
有把柄故曰所以不願齊梁文繡二所以字正要

人思

慈處難言只在日至之時凡培植灌溉可用力處
還是人功若到日至便屬天然矣此仁之妙境也

舜教人射必至于發故學道者亦有發區誨人以
規矩故學道看亦必以規矩上句是引語下句是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三四

實話

曹交以九尺四寸之軀直要與堯舜湯文比肩是
何等志向故孟子直進之以爲覺之以知能爲處
全是根知來世人誰不習徐行後長而不能爲堯
舜只是不知若知得則已在聖路矣

仁義人心所固有不可今斯須去即暫去亦有萌
動來復之時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則是利欲

薰心仁義種子已絕而不生言利之禍酷烈如此

有君子之識纔有君子之爲有衆人之爲只是衆

人之識君子識仁也衆人不識仁也識仁者曠覽不拘乎世界不識仁者管窺竟局乎方隅

世主多嗜殺入只爲攻城畧地不知一將功成萬骨枯千古有餘慘也故引君志于仁是慎子頂門針

天下大擔子都是天生個人來擔富人須要看得自己大凡窮厄不能困者皆其富貴不能淫者也來帝王聖賢只是個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便造許多心性事業出來若當困厄時無聊抑鬱不能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三三

自持即富貴當身有何幹濟可見天意正將生疾二關陶鑄人要人自立○余外父又懷陸先生隱士也余甲午下第貽書曰每見孟郊詩不得志作詩日出門時有礙誰覺天地寬後登第遂有一日看遍長安花之句私心薄之若今日快然忍得他日便恬然做得余終身佩其言也心靈而能應故貴動動者寧極而活潑也性寂而能止故貴忍忍者變化而藏也即此便是增益其所不能

言性言天不容下手故止說個知知天則事天立命一齊了事下面只指點個盡心方便門耳天命之謂性落于人便是心盡心則此心通天地萬物爲一體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皆是故曰知性曰知天此是徹上徹下一齊妙悟也有心是盡心下手處有其心以養其性有主之養勿忘勿助也不二是存存不已處朝聞夕死歟而後已正是存心養性正是所謂盡心事天還是天做主到此便是我做主天不能造我命矣故曰立命事天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七

三六

立命總是個知天之極也

通之血脉有從上章來者萬物皆備于我題重仁重誠重我紛紛作者皆非也上章既說求在我而求之一字却說得渾渾未破故此章直指個我體出來今人從強恕下手正求在我着落處也

游魚潛海而不知海飛鳥從空而不知空凡民由道而不知道可惜他行的習約都是個天性明道先生云今人居履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不理會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豈謂註無欲自得如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寬之一字正可想也

天下自了漢枯槁沉淵鴻飛冥冥而已見是見龍之見龍雖在田而身則顯于物表爲人所宗孔孟雖不得志而刪述六經匡正人心救天下于不可救之時是爲修身見于世見字已含着下望字士惟不失義故不失望泰山喬嶽衆望而仰之一旦頽了便失望若士窮居碌碌與衆人一般是早已無望又何云失望故望在窮不在達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七

附贅懸疣非關本色榮華來去脫衣着衣識得此種便自視欣然爲千古聖賢豪傑○士大失多以官爵爲地步以衣冠爲丰采以享用爲精神以尊大爲威重一切附託于外而中枵然而無所有嗟乎求孟子所云欣然者難言矣惟其中枵然故自視不能欣然也

所過者化無功勳無作用太虛浮雲所存者神即功勳即作用洪爐點雪

孟子說不慮而知者良知也良善也性也語言善

知性知也一涉思慮即爲知識矣石中有夫一擊便見性中有良一觸便知近世陽明學良知只要人因知以悟良耳而後人種種強解却認知以爲良不將良字并混入知字看乎久矣義學之溺人也

木石居者野人也野人亦木石也鹿豕游者野人也野人亦鹿豕也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則舜而已矣其與居與游者義希也聞見莫禦只此發希

聖賢都有直截了當語指示人當下若如此而已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八

矣認得本心一生更無餘事故曰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

以正大心諳練世故而出者謂之德慧術知以邪曲心窺瞞世情而出者謂之機械變詐故學者不可輕語通達先務正心

凡有借資俱不是神化手段大人不借資君不借就稷不借天下只一正己而自收物正之功

已酉余再入館閣試正己物正說李太清公亟稱曰年來殊見所得今載其畧曰或問物可正乎曰

物自正也我無能爲之正其能爲之正者正物也不謂之物正聖人之治天下以天下治之而已其正萬物也以萬物正之而已矣然則已遂可無爲耶曰大凡爲而有爲者皆正物也以物求物是僻之道也夫惟爲而率其無爲之已則已正而物自正矣何謂已已之已也物之已也不隔於物故能體物不倚於物故能轉物能體物故物各自正不待以已之正有加于物之正也能轉物故操物之正者又在存神過化之間故已不得言自正而曰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三

正已已正又不得言正物而曰物正也此聖人搏移萬物之妙道也今夫耳目知見精神氣魄皆勝萬物之具也我先私一已以爲提挈駕馭而萬物各私其已以應我即其所提挈駕馭能制萬物之應而已非其物之真性矣故雖操縱任意搏挽在手總謂之才不謂之性雖功名蓋天下但謂之豪傑不謂之聖賢謂未識其所謂也而于正之體有虧也至人者不依耳目也不倚知見也而以萬物爲耳目萬物爲知見也泯然無精神之見而物之

日新變化者皆其精神穆然無氣魄之奇而物之鼓舞光明者皆其氣魄不動之地浮雲太虎感通之間雲行雨施收天下太和元氣以還之于朝廷取天下良楮短長以還之於百職折衷天下之無同以還之于國是平人主之賞罰予奪以還之于人主蓋物得其物原無一事我以物爲已而各付以應待之已則已又無一事物與已兩無事正之心也太平之道也然則正已之主宰謂何曰已能處物之外則已大而物小矣已能提物之上則已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四十

尊而物輕矣夫世間機心機事毀譽利害皆物之所以束縛人者也而不能求正物之大人蓋大人惟以一誠應焉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易曰閑邪存其誠知進退存亡而能不失其正者龍之德也大人中正之用也

同廣土衆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是君子大作用如何說所性不存曰只在根上辨耳從性根上作用出來便是生色不從性根上出來雖功業震世不謂之生色性可做作用而作用當不得性所以

堯舜之世物物得所總是堯舜性地上暢茂條達
然這些色澤事業都是性體而性體原不粘着色
澤事業上如萬紫千紅雖是本根發現而本根入
土不在紅紫開落間也故曰所性不存亦存亦不
存也夫行窮居只是性地上光景與性地無干光
景有變真性不變如何加損得毫釐不加不損便
是性分一定不易處若可加可損便是從光景上
尋中天下定四海光景那有不變換的理所以不
謂之定所以所性不存此等皆從根上辨也仁義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七 四

惟孔子之道大而有本故學聖人者達之亦有本
水之濶日月之明學者之成章皆從有本來也
不華華不成個蹠不華華不成個舜幾華華便志
能帥氣困睡亦少這鷄鳴時是全副精神躍露出
來爲舜爲蹠精神無二如手反覆頃刻分途我
高皇帝御製心問有曰夫心也者中虛而不實以
居神靈其神靈之運性情思欲無所不至聖賢君
子亦無間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心是說也神靈
之所以運心也又曰人之於世多神役心非心役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七 五

事加伊尹余曾作桐宮說以破千古之疑

亮陰古制也古者夏商之世皆有老臣世臣可信
毗而久任之故天子居憂三年不言而百官總已
以聽于冢宰此古之人皆然何必伊尹也太甲之
宅憂桐宮三祀禮也特其不惠而近習狎之故伊
尹不令居宮中而居之于桐遠其宦官宮妾而動
其俎豆几筵之思也喪紀畢而君過復矣迎之即
位亦禮也伊尹以禮事其君太甲循禮而自正其
身當時君臣宴然安于即位著代之常而已矣無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七 四三

有放置駭世之事也戰國之士習爲押闔遂謂太
甲不賢而尹放之太甲賢而又反之爲後世強臣
重相跋扈口寔嗟乎是安知古禮哉禮曰武丁殷
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衆
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謂之高宗然則衆經且屢
以息修也饕餮蔬食以防欲也幽憂寂寞以養善
也靜觀玄默以習事也教之盡人子之事而正以
厲人君之德故曰亮陰古制之善也後世君不能
盡行其哀慕之實事而朝亦無可信之臣故謂虛

文足以廢事而以日易月之議起於是天子不行
三年之喪而君德之光明者鮮矣霍子孟始不以
此事孝昭故近于色而孝昭天旣不以此事昌邑
故近于佞而昌邑廢古人所以嘆其不學無術也
雖然光也常誅昌邑不諫之臣矣而伊尹於弗順
之人獨置弗誅何也曰此古大臣事君之禮也昔
者周公負扆而流言作周公默然居東而不問也
周公問流言之人而成王疑且懼則小人得乘其
間而周公危矣諸葛武侯鞠躬盡瘁而不與後主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七

四四

爭黃皓彼固謂君側不可爭而安其身以滅漢賊
則所爲報先帝者大也故曰周公武侯皆得伊尹
之意嗟乎位益高權益重而爲之益難爲之益難
則身可成而君不可以不濟後之爲大臣者可以
鑒矣

君不用而君子自可以安富尊榮子弟未必從而
君子自有箇孝弟忠信故居人國而國重

不殺不取是本心浩然無愧怍處已占萬仞山頭
故曰尚志尚者無以尚之義也

世人不識真性便把小廉小義當箇大事殊不知大倫是性中所有的廢却大倫性地已不安穩却照管邊幅做個曲謹成得什麼名色

大舜得親順親真個天下不以解其憂故輕天下則自無難處之事敵屢之說亦草芥之義也○天下不必有的事都有個恰好的妙理若在道理上強解便把輕脫活法只一二款句便碍住假使桃應問瞽瞍殺人孟子曰此時瞽瞍底意思不殺人將大舜終身慕父母本色一筆抹殺後人那得如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七 四五

故此問答謂之絕處逢生也
形色非天性如何靈動天性離形色亦是落空認性離形衆人所以虧其性也即形是性聖人所以踐其形也踐實地也

時至氣行兩忘其施物忘其感兩忘而化並化於此時時字傳自孔子

引而不發似釣離鈎中道而立如月印水開口無言說舉目無形象是中神遇固須能者自知
習仁原是一件無不知處正是無不愛處務莫先

于親賢故急先務者急親賢

盡信書一章雖則要人讀書開眼目亦是借來杜末世嗜殺人者口實耳故下章便說爲陣爲戰良醫數試雖瘳其不長矣猛將數用雖勝其不祥矣何則其所試而用者即吾所恃之元氣也故曰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又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大罪也

大道不載於見聞神化不根于耳目故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制方以矩至極方處就是巧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七 四六

制圓以規至極圓處亦是巧方圓之上更復可加就非規矩所以要人自悟○規矩之用至于範圍天地自古及今無人能盡其用故巧笑巧于規矩何以能與人者不能使人嗟乎難言也已

飯糗茹草是畫一個匹夫舜被袵衣鼓琴是畫一個天子舜若將終身焉若固有之是于匹夫天子外直傳個真大舜

家可以處樂歲而不可以處饑歲者不稱有積之家士可以處治世而不可以處亂世者不謂有積

之士

農儲粟士儲識儲氣儲識在動學儲氣在砥行遇
卒而周章見義而興懷皆中無儲也故曰周于德
者邪世不能亂

人有矢千金之璧而色不變者其有世于千金之
璧者也何則其不受忻戚于物者是吾之真寶也
七好名之人受忻戚于名先已喪其家寶故簞豆
亂其心而色動

何謂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如蓋合函本非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七

二物仁生人生人之謂道

謗毀之來不是說頑然不揣須尋個止謗自修法
只如憂心悄悄是文王不問厥問是孔子幾是多
口無傷○聞謗而曉曉自辨則謗者益喜以辨滋
謗故藉爲風波故聞謗而置不辨則謗者亦息能
愈砥礪表裏光明則謗者自愧抑于謗口勿作仇
想而作師想

形色天性只是一性維天之命只是一命性不在
形色亦只在形色須知辨聲香臭味安佚的仍是

生生妙明故孟子直說是性也此一點性靈從天
賦予而來有個真主宰如何可任他逐到形色上
去所謂窮源而防流也仁義禮智聖在父子君臣
賓主賢者天人未有之先如何不是個於穆的命
但只說個命恐在造化虛無上尋去便少個承當
所以說個就是切於人而爲性的人不得仁義禮
智聖形色亦不立所以要將真頭而去承當所謂
體實而証虛也其寔性命那有兩個

只此一善有則爲信寔則爲美光輝則爲大其寔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七

此善原無可欲原非已可爲有原無所謂實無所
謂光輝故必化之而後入聖如雪消成水合着本
來然尚有個化在至于聖不可知則能化所化
切無有非惟人不能知即已亦不能知與日用不
知百姓一般乃謂之神神者無善而善之極也
孟子曰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韓昌
黎曰財已竭而賦不休民就窮而欲愈急余三復
其言而悲之夫賦民猶汲井也漸而汲之終古不
竭驟汲不已須臾立枯未世賦法皆立枯之術也

今之爲治者但言國有三征而不講緩二之義庸
詎知古人之所謂緩者乃其調停斟酌而不費之
惠也歟夫先後者時緩急者事肥瘠者民審時量
事度民而可以議緩而無害陸宜公曰明君不厚
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
歛餘財故古者冬不兼夏稅夏不併秋徵夫養事
方興而輸繹農功未艾而歛穀尙嫌厲民而今一
歲之征并于一日頻年之負督於一年東支不給
西吾蓋足又虞露肘不可謂審時朝家之用公家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賦

之費急者先應徐寬其餘以留可繼而今京邊既
速于星火雜派又急於燃者支放未有權衡那移
亂其出納且漢制量其一歲之用以賦于民而今
不論有餘不足惟以盈額爲期又或因事加徵而
事止遂作爲舊額量役輸直而後費仍累于民間
不可謂量事又耗土人富瘠土人貧富者尙當養
其餘財貧者那堪竭其微力若追呼于積逋之鄉
敲朴于不毛之地無絲可賣無穀可糴無門可貸
無產可捐夾五木等夾流離懸困固猶幾溝壑不

可謂度民嗟乎吾見孟子昌黎之言古今同慨也
夫國家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輸京師而蘇松等郡
居其半且布縷既屬徵銀粟米亦有本折力後又
經倉派勢不得頃刻停征焉倘子先後繼急肥瘠
間一劑量之稍存緩二之意東南民力其有瘳乎
夫君門萬里也且國稅有經不可亂也吾以望之
司人牧者

毋見高車駟馬駢肩聚觀而車上儕者揚揚作富
貴態觀者有以生其態也若在山山曠野無人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詩

生其驕也若藐之勿視則王公遇之失其貴
心能御欲故寡欲莫若存心欲亦從心故養心莫
善寡欲

人子如生如存這點念頭終身不解觸物偶動特
借羊棗點出若計較羊棗膾炙便認影子作真人
于不忍源頭何啻千里○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
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然豈有人子而不讀父書
不執母器者乎形容心事固難擬議

仕簡簡字正是狂好處通本易簡率真而出不效

世之煩縟瑣屑者所謂簡而文也設曰斐然成章
又曰進取不忘其初初體本簡也

進取不爲是真狂狷靖世自是是偽中行議得真
人假者自然退聽故反經只是反其本心

時流合汙是世俗中周旋停當人耳但與俗日親
則與道日遠孔子思狂狷只是喜其不渝于俗

千古聖人道脉只是一知知便徹天徹地心口不
傳而道已傳特就當世異世分個見聞耳其實見

知不屬面承聞知不關耳受而承耳受之知有限
齊日室初集卷之二十七

聖人傳心之知無窮

形家論葬穴曰葬者藏也地穴深藏一分則生氣

厚一分古人喻穴於龍耳龍耳非重聽也深藏之
故也故潛者龍德人心退藏于密處纔能放之濶

六合人主深居九重穆然無言而後能殺使群衆
宰制天下可見維玄維默守德之定乃生人所以

變化萬物者也

閉戶展書史能會通其血脉瞻覽其顛末一一反
入身來時而斟酌其事一一設身處之如入衆中

山探囊悉取覺莊子大儒臚傳之說儘有餘味

高嶺青松亭亭獨上既不附勢亦不附名既不排
異已者亦不悅同已者方是特立獨行奇男子陽

明先生當 肅皇初年大禮議起明知一末之論
爲正有人問之輒默然無言思田之役桂文襄等

自居推轂欲令用兵交南立奇功屢致書而陽明
不應故身後卹典謚爵俱停今陽明畧從時變即

上公宰招何難然爲君相所使多矣吾鄉陸文定
公當徐文貞作相時文定以編修退居于家二十

年屢招不起蓋文貞既相業滿天下文定自應以
靜退爲寶禹稷稷持世界也要巢許鼓吹清風今

雙雙比能量勲有何滋味設梁鴻所謂不因人熱
吾輩自宜三思也

古之論大隱者曰塵軒見芥金玉余曰塵軒見見
軒見矣芥金玉見金玉矣不若軒見還軒見金玉

還金玉塵芥還塵芥可也扶筇自暇則車馬不爲
忙鴉結自適則組佩不爲勞若石自安則官司不

可授真樸自榮則名譽不爲辱所謂兩忘而化於

寬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此之謂也

氣清天朗悲者無限淒涼怪雨冽風樂者恣情騰咏優游閒坐短日見長勞攘奔波脩影亦促風光日景無有差殊影事安情遂生分別人且不能定情如何造命

每見富室之婦珠玉金寶畢擗其頭此必非其頭之適也以爲足以炫人遂甘負重而爲之嗟乎丈夫之類此者何多也

士君子氣類寧收強項人無收軟熟輩吾友熊神

寶日室初集

卷之二十七

五

阿告余曰強項人是男子還做得一半好事軟熟輩是妾婦從來做事沒氣力也神阿往矣思其言凜然

凡人即有悔過念頭都從利害生不從是非起故謾罵僮僕毫無悔心失禮達官抱恨終日

躬行君子實落在木心上發揮當身處用力不在

舌端筆端上占人品

先太史砥柱先生嘗訓僕曰有志之士常恐爲高士之所鄙必不屑爲愚夫愚婦之所榮又曰人須

一介不與方能一介不取今人託言任俠好施遂決其立身坊表而不收小子戒之哉又曰僞爲大丈夫不可帶兒女子氣老區博黍試小見予之則笑奪之則啼世間試人如小兒者多也女子帶丈夫氣便爲貞爲烈若丈夫帶女子氣則爲柔爲悅而已一生鬚眉安在哉此三則先太史手墨尚新也故先太史讀書閉戶以沒其齒雖觴酒豆肉不輕受餽于人鶴安敢忘哉

余讀書坐一樓圖書狼籍凝塵滿案弗憎也一日

寶日室初集

卷之二十七

五

偶過友人精室見几室焚淨筆墨楚楚歸而效之加拂拭焉久而見敗絮殘楮亦憎矣既有成潔便不肯點汚士之澡其身也亦若是而已夏文明先生曰此身一敗三可惜子厚所以愧河間婦也余非能聞道人也然自喜生來多幸家世本儒先大人布菽課讀食貧無求從來頭路不錯幸一十歲粗知文章性即嗜書然青蠅暑至今無倦態似于此中偶有宿因幸二十年沉淪場屋物情人事幸三書生不學吏事既備承明之列以記注筆札

爲職事今得專心圖史又師友廣衆切瑳提誨俱
有原本幸四家無厚糶粗以耕織度日井臼樵作
支吾有餘米鹽事一不相聞幸五兒女婚嫁累少
父母葬畢此身遂爲閒人薄田數百畝差可療飢
藏書十二架差可醫俗幸六余微此造物之厚而
懶病相尋學不精進昔陶會稽師教我每一年須
攻一經一史此自是循序致精法至今尚未副師
教也循省生平聊以志愧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訓古條示

讀書

器量

簡身

誠實

操持

正心

清潔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饒堂考故

視學

太學建置

國學重師儒之選

國子監拜官不拘格

國學官殊恩

本監官異權

祭酒師範

國學教士建例

太學學士版

國子生科試

國子生分教

國學重習禮官

國子生罰贖例

國子生差撥例

太學宜禁章事例

太學選格宜優

太學宜復開選貢例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國初太學積分法

國子生讀書

國子生巾服

國學祀典樂章

國學官陳言國事

國子官盛事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華亭張禹世調甫著

訓古條示

讀書

學者不可一日不讀書然讀書非特修詞章取科第已也鄉紳而讀書必能好行德誼造福里黨而承而讀書必能謹持禮節不辱身名居官而讀書必能克修職業報効朝廷爲士而讀書必能擴充識見培養大用武夫健將而讀書必能戰陣勇闢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八

訓古

一

居功不伐官吏胥徒而讀書必能通曉大義自飭廉隅故讀書却要有得程伊川先生曰某讀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聖人答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張子韶先生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今胸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機會固熟他日臨事必過八矣顏氏家訓有曰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于行耳未知事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歡怡聲下氣

不憚劬勞以致甘肥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有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爲身基矍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陋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固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紉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務去太甚可見人讀書一字一句皆于本身上有益人惟不能理會本身便不肯精進向學耳故曰讀書以自得爲本躬行爲實

器量

人生器量要容受得起寵辱境上宜處之以淡惡怨境上宜應之以忘倉皇境上宜持之以定濃澆境上宜守之以謙如呂正惠公在中書富奏事得

嘉賓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慊不爲小寵辱動心是
公輔之器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
偶倒用印寇公勾譴吏入他日密院印亦誤倒用
中書吏人呈覆須行譴文正問吏你道前日密院
行遣是否吏曰不是曰既不是不要學他文正公
度量包着寇公矣韓魏公寶玩兩玉盞每宴客輒
置之一卓覆以錦永一日爲吏誤觸碎坐客愕然
公徐曰凡物成毀各有有時俄顧吏曰汝誤耳何
罪之有公帥武定時夜作書一侍卒持燭誤燒其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八

鬚公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鬚鬚其
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
燭矣故韓公者非特馭下寬亦其當境定也廷新
公狀元及第還家郡守命父老迎于郊公易服乘
小騎由他門入謁守守驚問公曰幸忝科第敢煩
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守歎曰君真所謂狀
元矣韓魏公初登第爲開封府推官暑月理事不
倦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
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兩公皆當少年不

爲官爵所動如此伊川先生謂人惟學進則識進
識進則量進吏夫鍾鼎受而不滿江河注而不溢
人若不養得氣量一觸便動終是斗筲吾輩平日
當以學充養之眼界既開器量自然宏大也

簡身

人生第一要簡身所謂簡身者防之于細慎之于
早何謂細伊尹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不以微而可
忽也何謂早顏子非禮勿視聽不待其視聽而防
非禮也絲毫點染終身莫賄始念一錯末路難救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八

故簡身須如大將對敵須如處女防身大將失機
則一敗塗地處女失身則萬事瓦裂最不可不慎
重也夫獨知難昧如耳鳴自聞入不得聞口蜜自
甜人不得嘗自己磨勘其于鬼神鄉侍郎曰聖賢
千門萬戶要在中庸謹獨二字中入但于十二時
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理簡點不放過便見工
夫張子韶先生于書室中置孔顏及諸儒像晨夕
瞻敬心志肅然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朝
之撻此真慎獨簡身學問也士大夫一身如人衣

廖畧有黠汚雖羅綺亦同袍褐如其潔白布袍儘可文身人生高不論科名卑不論一命達不論軒冕窮不論布衣但令居身無玷鄉里效慕窮賤亦尊若使踐棄隄防寡廉喪恥通顯亦辱斯理昭然而人不悟良可歎也然士人不能簡身大都爲衣食所累志氣不振未遇則思溫飽既遇則戀繁華竟不能寶其身爲無瑕之玉所以呂正獻公嘗引古人詩曰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人能不以衣食自累而讀書厚自隄防則置身潔白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八

四

五

而與聖賢同歸矣

誠實

學者立身根本莫若先誠實如人構室先要築基基地堅厚室乃牢固若其礎礧室易傾壞故古人云不欺二字可行終身古來大豪傑能擔當大事全仗不欺爲主司馬溫公生平大節不可悉數然皆本于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今古韓魏公生平無僞飾其語言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家與家人言一出于誠其門

人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反復考究無一不相應故能不動聲色而措之于泰山之安可見大有爲之以未嘗無根本也古人有五不欺之說曰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劉元城先生遷謫時年四十老親必欲奏俱元城謂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能無疾祗有絕欲一事遂終身絕之曰絕欲是真絕欲故心不動腹不食存日訓以戒酒後父歿偶醉便自杖于父墓前陶士行少有酒失母戒以無多飲故終身不敢飲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八

四

六

進其量此非不欺父母耶晏元獻公以童子召詣闕下一見試題即奏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嘉其不欺冠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罷年少者或教公增年公曰初進何敢欺君也故苟干曰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忤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斯兩公者亦可謂仕不欺君者矣趙清獻公晝所行事夜必焚香告天如不可告天者弗爲也司馬溫公凡已所行之事生平無不可對人言仰不愧俯不作二公

有馬邵康節先生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幽
可以質神明矣此五不欺之說也凡人存誠須表
裏一致始終一徹而尤于語言爲吃緊劉元城先
生問溫公以行己之要公曰其誠乎又問誠何先
公曰白不妄語始故易曰修辭立其誠潛夫論有
口高論而相欺不如忠論而誠實昔者魯國有饒
問齊人取之魯惜弗予而應以僞者齊人口以柳
下之言爲信也魯人以謂柳下惠柳下惠曰何不
以真者與之魯人曰吾主愛之也柳下惠曰吾亦
愛吾門于是魯人乃以真饒問往也可見大身以
信實不欺爲寶一毫作僞便自喪其寶矣王心齋
先生曰凡涉人爲皆是僞故僞字從人從爲夫人
爲愈巧而天性彌喪矣立身者可不慎哉

操持

凡人富貴易得身名難持饒他宰相推揚天子顧
問若始進之際畧不慎重名節頃刻掃地終其身
不能展布毫厘所謂一失腳爲千古恨者此也丈
夫立身當富貴可纏繞處須割得斷當功名好遷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八 七

就處須斬得截如臨崖撒手不掛葛藤如慧劍斬
魔不落坑塹方能卓然自持不受世人驅遣昔陳
圖南謂種放處士曰子他日當爲白衣諫議然天
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後放晚節果
如其言非陳圖南能料人亦種放處士之執節難
固也賈文元公戒子孫云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
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故
司馬公稱王尚書左丞歷仕五世而所守一道如
並馳萬馬中却能駐足夫馬力竭而馳騎窮壯力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八 八

竭而名節喪君子寧以彼易此哉王元之翰性狷
數忤權貴上累命中書論之終不改後與宰相論
不合罷職黃州作三黜賦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
屈于道今雖百謫其何虧元之身雖貶而不虧其
行者千古所以重其節也嗟乎浮榮易盡浮生易
衰趨炎乃喪節之門速化亦辱身之地無以雷同
附和而徇高位無以假借苟且而變初心陳文惠
公爲丁謂所黜而子弟勸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
見吾守劉元城先生不與梁師成通書曰吾廢黜

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佑
全人不可破戒也韓魏公有詩曰莫羞老圃秋容
淡要看黃花晚節香夫能留晚節之香者真天地
間奇男子縉紳中賢士大夫哉

正心

大學提箇正心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心猶
穀也車賴之而轉心猶棟也室賴之而成古來論
事君者曰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夫君在上而
臣子欲令其非心通格于我而潛消默奪自非我
實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八

古九

先正其心又安能積誠而感格耶可見千變萬化
都從正心上來古人以筆諫者曰心正而筆正以
木喻者曰木心不正則脉理俱邪可見人生能正
心則凡事無難爲矣正心者依心而出不添一些
兒夾雜念念都依正念之謂也心本自正豈待正
之而後正明道先生曰先立其大則其小者不能
奪不爲物欲所遷動使依然木心矣如衡平而不
加以物如鑑明而不蔽以垢也徐仲車嘗曰吾欲
著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故四方請教者大

書一正字與之仲車自言初從胡安定先生學頭
容少偏安定厲聲曰頭容須直自後深思不獨頭
容要直心亦要直也夫七情最易奪其良心一奪
則視聽食息因而失守情用事心不用事也人只
不爲所奪便是正心只如當喜而喜喜過不淫當
怒而怒怒過不傷這個便是不爲喜怒所奪便是
正心故曰氣聽命于心者聖賢也心聽命于氣者
衆人也人生那一件不是氣用事情載氣而出氣
變則心不覺其變矣君子以心御氣而不爲氣所
實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八

古十

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只如大舜可以勞而
呼昊天可以逸而歌南風文王可以憂而囚羑里
可以樂而朝虞芮曾子可以生而歌金石可以灰
而啓手足看他境上全然不變自勞自逸自憂自
樂自生自灰而吾心寂然內守非謂正心而何今
之人役役于情役役于氣者多矣好順而惡逆趨
得而畏喪競利而避鈍趨譽而避毀連他喜怒哀
樂一片私情浮氣流出來安知有良心真面目哉
是以讀書則不務心得而獵口耳功名則不求建

樹而鸞彌縫居官則不修實事而逢世情事君則不辨苦心而徇故事此等流弊孟子所謂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者吾輩若立心一不正國家社稷從之凡爲人者可不猛省正人心之一言哉

清潔

人生如一匹素練着不得一點汗墨素帛尺寸可惜而點汗終身難浣也伊尹任天下之重伐夏與商只在草野中一介不取諸葛武侯三分鼎足撐持蜀漢却說臣死之後不使家有餘帛廩有餘粟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八

詩古

十一

以員陛下光明潔白如此何事不可濟哉呂榮陽典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故公晚居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每至絕粒數日也嗟乎清風可師即三旬九變賢于百萬阿堵矣何文簡公知廣州至荆南市南藥以往曰吾不以累在官嘗中書治福州無職田歲漕園蔬直管三四十萬以贍太守公曰今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盡罷之接葵懸魚視兩公不足多也唐質肅公介謫潭州倅一巨賈私繫珠爲關吏所詰沒于

官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事發入奏仁宗曰唐介必不肯買此案奏果然王元之爲學士嘗制有以馬五十疋潤筆者元之峻却之更守滁州買一馬贈書生鄭策或訴其馬價虧者太宗曰彼能却馬五十匹者肯虧此馬價哉夫素行而能使人主信之如水壺皎口其無一毫點污可知也世之棄也有一種士子附于偽意氣虛慷慨自托于俠烈而謂揮千金不爲傷惠取萬鍾不爲傷廉反以斤斤矜名惜簡爲拘曲爲無用究竟隄防既敗如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八

詩古

十二

蟻穴可潰丈堤燬火可燎原野身名一喪其能濟得天下甚麼事來故日食一食量腹而受歲禾一緣度形而裁勿戀苞苴而營身家勿掃名節而肥子孫吾輩有志于立身報國者慎之哉

鐘堂考故

昔太史公讀功令至廣厲學官之路則廢書而嘆豈漢時學官尚未合古功令耶虞典樂周師氏保氏之職缺久矣鐘堂退食之暇攷太學舊志及列卿表殿記諸書見祖制參酌往代較若畫一并其規條人物畧而紀之令官師生徒各有攷信以圖勸勉亦條陳六論之本指也署監事右諭德前司業華亭張傳書

視學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八

訓導

五

帝入太學古制也高皇初建南雍親畫位置廟學既成躬行釋菜禮皮弁執圭再拜而後奠爵仍再拜而退崇祀之重前古莫及且躬御講筵延禮司成坐講堂上親爲論說既諭戒師生復賜宴竟日列聖遵承踐祚之初必舉斯典至我世宗獨臨幸至再猗歟盛典哉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丑帝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賜祭酒吳顯等坐講賜大臣及翰林儒臣皆坐聽講賜講官各羅衣二襲諸

生賜青夏布衣

永樂四年三月辛卯朔帝視太學行釋菜禮畢御葵倫堂命祭酒胡儼講尚書堯典司業張智講易泰卦大臣及詞林官皆賜坐次日賜講官宴仍賜祭酒司業紵絲羅衣人二襲學官紵絲羅衣人一襲諸生鈔各五錠壬辰禮部奏請立視學之碑上親製其文焉

正統九年三月朔帝幸太學再定儀註釋菜禮畢御葵倫堂賜祭酒李時勉司業趙琬生講李時勉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八

訓導

五

勉講帝庸作歌與臯陶賡歌一章趙琬進講周易文言賜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院學士坐明日賜講官學官及諸生襲衣鈔錠

景泰二年二月初二日帝視太學釋菜先師祭酒蕭鎡講臯陶謨天聰明一章司業趙琬講周易泰卦象辭講官及學官添賜紗帽帶諸生每人添賜絹一疋

成化元年三月丁巳帝幸太學釋菜先師是歲始用樂舞御葵倫堂論如儀

弘武元年三月丁卯 帝幸太學祀先師是歲始

用幣加太牢

正德元年 帝幸太學祀先師

嘉靖元年三月甲寅 帝幸太學祀先師御宴倫
堂賜祭酒趙永司業吳惠坐講趙永講尚書大禹
謨篇帝曰俞允若茲一章吳惠講周易乾卦文言
時乘六龍一節明日賜祭酒司業學官及三氏子
承衣服諸生鈔錠

嘉靖十二年三月丙辰 帝幸太學祀先師賜祭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八

五

酒林文俊坐講虞書益稷篇元首明哉一章司業
馬汝驥講周易艮卦孔子彖辭天地養物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順之時義大矣哉各賜承鈔如例
隆慶元年八月初日 帝幸太學祀先師賜吏部
左侍郎督管國子監事趙貞吉司業萬浩坐趙貞
吉講虞書大禹謨后克艱厥后一章萬浩講周易
乾卦孔子彖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明日
賜祭酒司業學官及三氏子孫襲衣諸生鈔錠免
百官燕惟衍聖公等一十二員名同祭酒司業禮

部筵宴暫免簪花作樂

萬曆元年八月 上幸太學命大學士陳以勤釋
奠于先師孔子賜輔臣羊酒鈔錠有差

四年續定祝學儀註 駕至樞星門外降輦禮部
官吉服導 上人御帷禮部奏請具服 上具皮
弁服訖禮部官請行禮 上出御帷太常寺官導
上出大成門中道入盥洗諸廟中 上至拜位鞠
躬二拜平身樂作贊揖圭太常寺跪進帛 上立
受帛獻畢授太常卿奠於神位前樂止贊進爵樂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八

五

作 上立受爵獻畢授太常卿奠于神位前樂止
贊出圭四配十哲分奠官以次奠爵如儀各退跪
原位贊送神樂作 上鞠躬二拜平身贊禮畢沐
常寺官導 上由中道出 上人御帷吏翼善冠
黃袍訖禮部官入奏請 幸藝倫堂 上升輿由
樞星門出從太學入諸生先分列堂下東西向祭
酒司業官列于諸生前跪迎 駕過起序立北向
百官分列堂外稍上左右侍立 上至藝倫堂升
御座祭酒司業學官諸生行五拜三叩頭禮武官

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院學士升堂執
事官以次序立光祿寺先設迎几于左右贊進講
祭酒從東階升由東小門入至堂中鴻臚寺官舉
經案進于御座稍前禮部尚書奏請授經于講
官祭酒跪禮部尚書以經授祭酒祭酒受經置講
案復至堂中叩頭上賜講官坐祭酒復叩頭就
西南隅几榻坐講賜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
以上及翰林院學士坐皆叩頭坐諸生圍立于外
以聽祭酒講書畢以經置于案叩頭退出堂外就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宣
七

本位司業從西階升進講如儀退就位鴻臚寺官
奏傳制內侍官起立贊有制祭酒以下學官
及諸生皆跪聽宣諭畢五拜叩頭禮畢學官諸
生以次退列于成賢街尚膳監進茶御前
上命光祿寺賜各官茶各官復坐飲畢退列于堂
外叩頭分班序立鴻臚寺奏禮畢駕興升輿出
太常奏升輦大樂前導祭酒以下及諸生伺駕
至跪叩頭百官常服先詣午門外候駕還次
日方行慶賀禮襲封衍聖公率三氏子孫祭酒司

業率學官諸生各上表謝恩是日免賜宴次日
上賜勅勉勵師生祭酒捧置彩輿師生迎導至太
學行禮如儀又次日祭酒司業率學官諸生復謝
恩

太學建置

太學因元舊也其以北平郡學改爲北京國子監
則在永樂初本監官備設則在永樂定鼎之年而
八年重規建九年車駕臨幸也

英宗御製碑曰北京故有學在官城之良隅聖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宣
七

弗稱正統八年秋命有司撤而新之左廟右學
廣觀深所以奉明靈居來學材出素具役不及民
明年落成儒臣講經公卿大夫及百執事之臣
縉之子兵衛之帥拱侍而聽殆以萬計已而有謂
請如故事紀其成子碑按此乃從李賢所請也

國學重師儒之選

洪武間禮部奏增國子生上曰楊雄言務學不
如務求師得其人則材成不得其人廣生徒何益
今民間俊秀可充選者甚衆而祭酒之小體等其

爲朕詢采天下通今博古才藝兼備足爲一師者以名聞於是起致仕尚書侍郎及四輔官拜召至皆手勅署祭酒司業

國子監拜官不拘格

國初祭酒擢拜未嘗論格許存仁以元儒許謙之後訪拜京學教授後爲博士拜祭酒梁貞元監生也由兩浙運鹽使拜祭酒魏觀以侍講學士遷吳縣以儒士特命爲祭酒胡季安以景州學正講孟子稱旨擢祭酒而未訥文淵閣太學士胡儒兼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七

掌翰林院事秘廷密勿之臣也而爲祭酒王恂遷撫貴州而召爲司業蕭滋祭酒也輒登輔弼李敬之爲祭酒則前刑部尚書樂韶鳳劉松起爲司業則前兵部尚書禮部侍郎開濟試刑部尚書則前助教也若博典正錄擢爲方岳翰林國學正兼職秩不可勝書可謂至優重矣

國學官殊恩

國學官司業宋濂爲同考官祭酒魏觀爲廷試讀卷官洪武例也上有事于方丘選文學能賦之

士以從學正夏閱學錄蕭統與焉國學得從一車駕始此也國學官得與纂修自洪武間博士李叔允助教朱復修昭鑒錄始國學官得預教書自助教儲惟德校正春秋本末書始助教聶鉉學正蘇伯衡皆召至京師爲會稽考試官國學官考定制度自司業龔敬申定官民服飾祭酒胡季安考定六藝始皆洪武初特命也仁廟時以助教王讓爲右春坊右贊善尋陞左庶子而祭酒司業兼經筵官則自英廟時蕭鑑趙瑛始宴以祭酒入閣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五

未預機務則自蕭鑑始也

洪武二十四年以監生許觀會試廷試皆第一召國子監官褒獎之

洪武二十五年奉天朝賀大宴命胡季安兼拜祭酒侍坐殿上

宣德六年錫宴落禮部成命國子監祭酒同宴

正統二年助教王仙會乞以其子旒入監讀書

上命禮部試文理平順許之而天順間祭酒胡儼孫順李時勉孫顯俱乞入監讀書上皆許之

成化間祭酒李時勉謚忠毅 上曰時勉在先朝直言敢諫於忠無忝矣毅不足以盡之謚曰忠文

本監官異擢

本監官凡丞以下考績加陞史職者自宣德五年始 宣廟曰國子監官有例復職用是優待儒者但他官九年俱陞職學官獨不可陞乎今量加翰林館職仍理教事又曰若有學識出衆者尤當不拘資格拔擢勿謂儒者不可用于博士許子漢助教郭俊等陞翰林檢討編修等官而歷正統至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成化中滿績加史職爲成例矣

正統中監丞潘洪助教周顯學正周道學錄李齡俱擢監察御史

弘治二年詔兩京國子監官俱係有功蹟者自與行人等官相兼選取自是科貢出身歷俸一考以上博助正錄俱得行取考選

嘉靖十三年吏部選得曹忬等堪任給事中

聖旨今後務從公考選

祭酒師範

國朝祭酒以許存仁爲始而首推宋公訥當時師生相許教尼不行賴 聖祖知遇獨隆又命曹國公兼領教事而貴冑肅然才士彬彬出矣嗣後若胡若思之務敦實學李忠文之平恕得士陳潛然之力整士紀王文肅之嚴重程制丘文莊之文學優長林文安之方正率物謝方石之禁章習套魯文裕之清澗宿弊章楓山之修舉學政石文隱之清介不苟一時曠逸之士頗憚其嚴而師道卒賴以不墜古稱師嚴道尊不其然哉蕭尚約先生有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言曰祭酒一人之身而簿書錢穀有司之事皆備生徒捨筆硯而事趨走甚者妄有所管則挾利害以相要從之則失已不從則失人雖教矯然自立不可得已李忠文公嘗言使吾爲順天府尹當綽然有餘獨不能爲祭酒耳蓋亦有假于師道之難振也

胡廉以師道自任方岳重臣率多出其門見者必執弟子禮

李忠文時勉爲祭酒督諸生夜讀務盡二天將五

更則命膳夫提鈴喚起或自潛行以察勤惰令人
暗記明日示之責罰自是燈光達旦晝夜不絕
蕭學士鑑爲祭酒勸于訓士矩度整肅嘗欲乞歸
監丞鮑相合師生三千餘人慰留如陽城大學士
丘濬贊曰蒼然古色淵然德光進有所施退可以
藏

林文安漸爲祭酒幾十年待諸生嚴而有恩凡差
擬歷事定立條規雖勢家子不容請托越次教事
祭酒膳夫銀炭百數計滌悉貯之官始置祭酒公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署及合監師儒解宇

勸文肅鐸爲祭酒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謂廟門衝
面多狹邪以爲褻慢買其地而廊之又置官廨三
十餘區以省僦直皆出夫皂雇役悉藉爲公用
耿裕爲祭酒時臨諸生舉教條嚴而有恩公而有
法時勲戚年幼者奉 旨受業裕息其難教取其
所當讀者萃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告
上閱之嘉歎

洪武初宋訥爲祭酒王嘉會與毀爲左右司業嚴

立規範生徒常數千人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髮皓
如正其衣冠旦夕端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
畏之以是士類率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
官

司業吳溥在永樂中爲人清慎嚴重造次必以禮
其教學者必使致力本原曰事口耳以取近利非
士也每晨五鼓坐堂上視諸生所習爲之講說懇
懇不倦而革其涉獵蹈襲之弊授受終日危坐無
怠容學者皆心服之前後監學之師以實心古道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教人如溥者少矣

洪武初蘇伯衡爲國子學錄尋陞學正屹然以師
道自任凡公侯興大夫之子弟無不恭肅奉教嘗
因公試發策試士皆天下國家大務品第精最多
士翕服由是駁駁向學成均多博古通今士矣
學正魏齡初至常侍李古廉先生言曰昨聽選部
中見群衆相語但聞某處地方好某處有出產不
聞一人以施政教方畧爲言者若此天下安得治
先生聞其言甚喜謂寮屬曰新學正有識能言人

所不能言也因誦其語後魏復姓李果守官清白云

國學教士定例

國學原以教胥子故自公卿至于元士勲封戚里咸得以其子來學蓋古人取世臣世祿之義而其它歲貢鄉舉則皆極一時郡邑之選今通經飭行者得充之蓋即古鄉舉里選之遺也開國制凡公卿元士子弟一品至七品之子皆得敘充國學是爲官生此亦子世胥中求人材造就之再盛世之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八

聖訓

典也當是時國學積分非由登科出身者恒至十餘載而後使之歷事又歷滿而授之官亦庶乎學成而仕之義矣此皆祖宗意在造人材而不在于爵祿功利也正統間變爲非上品不得陳請而胥子乃論品級矣且成化間又准在京三品以上官政績顯著者廕一子入監須先試乃弘治中臣品考滿給誥命廕一子敘免考送而胥子乃論功課矣法愈核而人材愈少至于民生納果納馬特爲也先土木犯邊而開更何足道哉近又有大

臣經廷輔導及邊功死事特廕者曰恩生其各處邊方生員有擒斬首虜者許之入監曰功生而擒斬皆實功迄無實用云至于今事例開而比前更陋弊不可勝言已

永樂初庶吉士沈升上言宜勅各省鄉試務在精選毋多濫舉以致會試下第得升國學競懷僥倖上是其言蓋國初即鄉貢亦不得濫入如此

景泰中禮部郎章綸因河決久旱言欲止納粟以抑僥倖修學政以養人材上命所司議而行之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八

聖訓

弘治中祭酒謝鐸請勅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擒教職者先送國子監按月考試擇其果通三場者方許陞考授以職事庶教官不致甚濫而仕途可清當時歲貢教授之不輕授官如此

嘉靖中祭滿呂柟陳監規謂歲貢入監即古鄉舉里選故稱四十道明德立乞勅該部轉行提學官當歲貢之期不專校文參取德行或注其平日某德某行于卷而其五十以上無進益者照例給與承巾終身部覆行之

正統中南監祭酒陳敬宗言府州縣學乃監生本源之地也計其廩養殆將二十年一旦簡出虛費多矣宜令提學官每三年一簡選人物俊偉文學優長者存留而罷老疾猥鄙者則所貢皆有用之才而可令人心向學皆得進用上下所司行之蓋永樂正統間尚今本監會官簡選監生沙汰不堪用者放爲民故敬宗言宜汰自提學不必汰自本監也

弘治中南監祭酒章懋言歲貢諸生必廩膳二十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八

主

餘年而後貢迫貢入國學以至撥歷掛選通計前後年數已五六十歲其人已老不堪用而死亡亦不少國家虛費廩米數百石以養一人而不得其一日之用此今日積弊之大者乞勅該部計議先清之于學校責任提學嚴加考選凡庸下者不許食廩充貢次清之于國學照依先年命大臣同本監揀選之法凡材庸年老者不容在監或賜冠帶或授散官行各處巡撫于本地差委公事驗其幹辦實跡其堪用者吏部取選其不堪者就令致仕

所謂明試以功也

太學學士版

周人有學士之版故國朝有歲報監生冊每歲終具冊以獻于天府驗人才之多寡盛衰也

國子生科試

國子生得就京闈鄉試自洪武三年設科始故其時十八年會試如監生黃子澄爲會元揀十宰丁顯列一甲上大悅其後二十一年二月殿試監生任亨泰第一則召祭酒宋訥褒諭之二十四年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八

主

監生許觀會試廷試俱第一則獎諭國子監官皇祖開廟學途敦崇雍俊也如此

國子生分教

洪武八年三月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今太學諸生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校人知務學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

國學重習禮官

十六年正月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諭之曰國學爲育材之地公侯之子弟成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蒞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蒞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高皇帝命曹國公知監事諭令功臣子弟入學曰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歿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禍及後嗣者識道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患在不學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八

无

耳此國學所以有習禮官宜教之嚴也

國子生罰曠例

太學諸生坐堂虛曠之罰自南祭酒陳敬宗條陳始當時有監生嚴安輩不循次第年月輒求雜職故敬宗參論其奔競乞禁止之

正統中南京禮部言近准禮部咨舉人下第給引赴部並無違限之條昔呂希哲遊太學得師程顥遂聞性命之學胡安國遊太學得於靳裁之啓發爲多可見太學不可以不遊也豈以登一第而可

緩哉宜擇違限一年以上者送問懲之觀此則知舉人到監自應朝夕課講求益不宜安坐待擄矣至嘉靖祭酒呂柟言舉人或入監未久就于禮部支稱他故潛回原籍贖半年者下科免其會試其納銀例貢選監三月以外者發回原學肄業部覆從之

按署司業童承敘論監規生員初犯記集懲冊再犯決五下三犯決十下四犯發遣安置

國子生差撥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八

无

祖制差歷以達諸生之材也故以次而授之任當時諸生居太學者或十年或七八年陶育既久而使之出歷以明法意今之諸生不期年數月而紛紛求撥諸司猶歉于數之弗充將教者何以爲教耶蓋緣近日各衙門歷事如天財御馬清黃寫誥之類率多納銀而不實歷故也夫以太學所養之士而供諸司額役之資已非作養教育之體而況在諸司以爲撥歷太遲而不足于用在本監以爲差班太淺而不及于格事勢至此可不一大懲改

如嘉靖十年尚書李時所奏奉 旨着吏部查照
舊規各衙門應用歷事名數明白開奏著爲定例
不許仍前濫撥數多專一今共出銀及無名差用
以致諸生困窮 朝廷作養之意

太學宜禁革事例

按志云辟雍之設非秀選不得升焉輪選稍疎闕
艾興歎矧以選貢之議微行而輒止納粟之例欲
止而輒行人情習于偷容國政取辦日前治體世
風墮壞極矣此亦千古格論也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人

五 聖

嘉靖中祭酒嚴嵩條陳監事乞止納銀以清士之
流謂例貢間舉隨罷一時之權宜非經久之良策
雖云有資國用然恩倖競趨愈昏並進得其利未
什一而受其害已千百乞勅所司雖有缺乏別爲
節縮區處風教之地無使諸生以貨冒進蹈前代
黜爵之失部覆奉 旨納銀事例太濫有壞士心
亟止之

開國初工部尚書嚴震直禮部尚書鄭沂以稅戶
人才起通政使樂憚以輸粟起蓋 皇祖選才于

間左以貧而仕者常貪故取既富方教之義也然
必擇其間族之賢而非樂用也明矣自景泰初以
邊事急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
事例與歲貢同而濫觴之源開矣然尚係生員納
者耳後遂援此例以賑饑援此例以接濟大工今
又援此例以濟 邊餉而濁亂爲甚考之成化二
年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奉 勅賑濟流民議欲令
官員軍民子弟納取送監諸書禮部尚書姚夔駁
其非是 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才非由科貢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人

五 聖

者不得濫送今賓等欲令出錢穀賑民補太學生
古泰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
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其勿許此亦千古 聖謨所
當世世遵守者也

太學選格宜優

制科重而太學之選格輕納粟開而太學之人材
濫故三途並用所以廣蒐羅也慎重開納所以重
造就也嘉靖八年以舉人監生孫翥爲給事中舉
人監生阮徽歲貢監生張澍爲監察御史

穆廟登極詔開 朝廷用人惟求任當其才若拘泥資格使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不得爲方面殊非飭吏治作士風之意今復吏部用人毋拘三途但其才能卓異者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勵

太學宜復開選貢例

弘治十七年南京國子祭酒章懋言洪永間太學生徒共計千數其人既多英俊而教法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布列庶位得入爲多爰及近年生徒漸少歲貢之入監既由揆大而舉人之坐實日室初集卷之二十八

監又每後時差撥常患於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效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撥亦揆次之入資格所拘英才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憲臣于人材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庸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才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生徒數多可施教誨稍做積分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

今文行兼修政教粗舉成材有望取選及時差撥恒充固將官使克稱 命下所司議行

今上十九年正月禮部奏修職典實賢關等事復祭酒劉元震題稱國學空虛人才稀少乞于正貢額外選貢府學五年一選州學七年一選縣學十年一選都司衛所學查照與府州縣原額數盡送南北二監肄業庶常品不致少淹英才亦宜早用奉 旨依擬行

國初太學積分法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洪武十五年欽定凡生員通四書未通彊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許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凡生員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季月試策各一道判二條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半分文理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爲及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堂肄業試法一如科舉之制果有才學超異取自 上裁

國子生讀書

洪武十四年夏四月丙辰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
施及律令

二十八年七月戊午詔國子生習讀春秋

洪武間 召國子生前問之曰爾等讀書暇查嘗
習騎射矣乎對曰習之曰熟未對曰未也 上曰
古之學者文足以經治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
相而社稷尊安今天下粗平爾等當務學然武豈
可忘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文武並用古之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道也

國子生巾服

洪武二十四年十月丁巳定生員巾服之制襖衫
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線軟巾垂帶 上
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
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整凡
三易其制始定

國學祀典樂章

洪武六年八月庚午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梁

鳳韶上釋奠先師孔子樂章迎神奏咸和之曲尊
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亞獻奏景和之
曲終獻與亞獻同徹饌奏咸和之曲送神復奏咸
和之曲

成化十三年正月增先師蓮豆樂舞之數祭酒周
洪謨請改大成至聖爲聖神廣運加服袞冕十二
蓮豆舞八佾又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簫
祝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於兩階今干羽居上而
樂器居下宜正如禮下禮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十二年御史請加封孔子 英宗不允今考聖神
廣運乃伯益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
中庸無可擬議洪武中建南京太學廟用神主當
時祭酒訥碑文曰像不土繪夷習乃垂今廟塑像
徒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見旒原非國典蓮豆佾
舞之數祖宗品式具在不敢輒議惟佾數居下宜
今太常考正 上從之洪謨又請增蓮豆爲十二
佾數爲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
缺略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 上曰尊崇孔子乃

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遜豆份舞俱如數增用仍
通行天下悉尊此例

十七年二月調國子監丞祝淵為雲南廣西府經
歷淵上言請令天下府州縣學文廟皆如南京國
子監制為木主 上謂文廟制體已定何復紊亂
舊章禮部看詳以聞

弘治元年八月詔議孔子從祀禮科給事中張九
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有
如荀况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七

郎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謂馬融劉
向賈逵王弼何休戴勝王肅杜預宜罷祀至於鄭
象虞恒鄭言服虔范甯五人所行未能窺聖門所
著未足發聖學而鄭衆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
記戴勝等皆受其業乞與立明一體從祀又史記
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成都畫壁多遺爰
林放申張二人申張史記又作申黨俱宜議而爰
放當祀于本處鄉賢楊雄荀况當黜王通胡瑗當
祀又議別祠祀啓聖公而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

配享而程朱之父程頤朱於皆宜附焉下庭臣議
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楊雄皆
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
無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
門講授經以從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
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
云

三年七月以謝鐸為南京祭酒鐸上修明教化六
事三曰正祀典其言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八 七

仰之繁有若龜山楊時者程門高弟伊洛正傳雖
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闢議足羽翼
吾道又若臨川郡公典澄著述雖不為不多行檢
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
者已如此其久為國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
官者乃如彼其榮乞勅升時以上附宋諸賢之位
斤澄以下從莽大夫之制不惟公論允愜實於世
教有補矣

九年正月追封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庭

嘉靖九年三月改正孔子祀典張璁上疏 上從
璁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
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
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
下稱先儒夫聖像設木主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
申振二人存振去黨寮冉何况勝向遠融休蕭何
預澄十三人罷祀放琰玄舉植度寧七人祀於其
鄉進石蒼王通胡瑗歐陽修從祀又以行人薛保
議進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八 立主

為廟門

立啓聖公祠璁又引敏政說請別立祠祀齊公叔
梁紇稱啓聖公孔氏以無繇黜鯉孟孫氏配稱先
賢珣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黜鯉廟庭從
祀從之

隆慶五年八月詔以故禮部尚書薛瑄從祀孔子
廟庭

國學官陳言國事

洪武十八年二月久雨求直言祭酒宋訥獻安邊

策畧曰備邊固在于屯兵實兵又在于屯田屯田
之制必當法漢末始年終匈奴帥十餘萬騎而入
欲為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
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蓋可想見
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畧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
下宜選其智謀勇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
為制隨其高下直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故
計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
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八 立中

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 奎嘉耕遂令邊軍
皆屯田著為令

李時勉為祭酒乞致仕歸貧不能給尋聞 英宗
北狩北面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獎忠節正名分
三事

謝鐸為祭酒見北虜日滋乃條上備邊事宜其略
曰 朝廷久為搜套之策遲疑未決及今無事正
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 國家東勝
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此計之上也又言今之

邊將皆晚唐僭帥士卒戰沒而名數不開士卒剋捷而賞歸權勢尅減之私辦納之苦怨塞胸臆志義乖離尚安能驅而使之乎言甚剴切皆鑒鑒可行

周洪謨爲祭酒上言修祀事廣倉儲禁酷刑減正稅懷勝撫吏六事 上悉嘉納之

丘文莊濟爲祭酒撰大學衍義補一書以獻 上褒荅之

石琚爲祭酒時 武宗無嗣上疏請于宗藩中擇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八

軍

其親且賢者育於官中代行溫清燕嘗之禮

國子官盛事

洪武初吳源龔爲四輔官 上嘗命四輔官至

人侍東苑應制聯句七言體一章 上先唱首句

日踞盤龍虎拳豪英五人者遂繼之曰五色野雲

炫日明臣杜徵王氣瑩然乘景象臣源民風樂爾

見昇平臣龔山河北二金陵最臣趙民望宇宙

千秋帝業成臣李佑 上復繼之曰暗想六朝興

替事臣杜徵足之曰祿祿未盡又加續詩成上呈

上念其賢授爾于司業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 上命以三月三日往於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始携茶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諫曰教授之地皆就列坐伯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歡太師屢辭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復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平事也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八

軍

寶川堂初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太學講章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章

乾卦六龍章

君子食無求飽章

人心惟危章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矢人豈不仁于函人

哉二章

盡其心章

寶川堂初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學而時習之章

宛彼鳴鵲章

天命之謂性章

貧而無諂 溫故而知新 逝者如斯三章

元年春王正月

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 章

伊尹堯之任章

無傷也至厥厥焉

蓋上世至命之矣二章

賢哉回也 飯蔬食三章

秦公會戎于潁 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

見善如不及章

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章

夫子之文章 賜也爲以予爲多學而識之

予欲無言三章

詩羔羊章

燕喜講章

名臣第一章諸葛武侯始末

寶川堂初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名臣第二章裴晉公始末

名臣第三章韓魏公始末

附燕喜會儀注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華亭張 兩世調父著

太學講章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章

十月十六日會講

這章書見聖人能任天下之重決不肯輕於始進大凡輕於始進之人立身既不端出處既不正他既不曉得天下予我之意把這身子全憑他人做起如何能大有爲於天下伊尹之正天下在於能任伊尹之任天下在於能覺當其耕於有莘之野與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農夫何異但覺則爲伊尹不覺則爲農夫農夫耕鑿而不知伊尹却是樂堯舜之道堯舜之進是通天下爲一身之道伊尹覺得天生我通人與天下痛癢相關安危理亂俱在我手自己甚大萬物甚小故千駟天下都不掛念一介取與辨別分明這是他一生任天下本領後來代夏救民旋乾轉坤都從此弗視弗顧弗取弗與一點念頭而出這謂之樂堯舜之道這謂之先覺大抵人生在世上天定然有意要他擔當世道普濟萬民只因人不覺

便滾滾同于齊民伊尹在田野中辨此一體如覺是上天若啓若翼把大擔子放在他身上要他一日而唐虞天下故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其曰予天民之先覺予將以斯道覺斯民正是伊尹先覺處也覺處乃其任處任處乃其正天下處正天下之功堂堂正正伐罪弔民正天下之本潔潔白白弗取弗與只因伊尹肯自任見得萬物皆我做主一物莫動其心故做許多大事業出來故曰歸潔其身孟子把他大志趣大根源點出以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折世俗割烹之說所謂儒者當處伊尹之斯志也古人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盡做看得自己大故能任天下大擔子若看得天下大自己小天下擔子却誰人承當所爲自己看得大有二曰濬曰靜濬則心無他好靜則志不墮等人生日食一餐歲衣一縑儘自寬足何須滋餽留此全副恬澹精神窮致古今講求性命文章本之信心經術求其有用豈不獨行特立澹簡大觀若此志不立便鮮衣美食歌舞遊適貧者益不足富者樂有餘淡

滾一生落在世俗圈套裏安知有性命一著報
君報國向上一路醉生夢歟良可痛心又人生水
到渠成本無一事前途自定萬慮自茫若輕已而
殉人或倚人而伸已攀援請託枉費營求鬻眉男
子要不因人熱小譽弗喜小毀弗怒纔能卓然自
立了天地間不了之事若奔波富貴之場熱中聲
譽之地爭先競進此三家村中醜觀市賈伎倆吾
輩宜防之于細慎之于微此二端是立身大頭惱
擔當天下大根基故提伊尹任天下一章爲爾多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主

士言之願開此眼目也

三三 乾下

乾元亨利貞 十月十六日會講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
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
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初九潛龍勿用 象
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
見大人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三君子

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終日乾乾反復
道也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或躍在淵進
無咎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飛龍
在天大人造也 上九亢龍有悔 亢龍有
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用
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大象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

先天不可言而伏羲明之以一畫此一畫生天生
地生萬物皆原于此即所謂元也古人云有物先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四

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影正此
一也既已畫一即已有二一二合三而成乾下三
爲內卦上三爲外卦六畫備而乾之六爻咸矣六
爻備而萬物人事之終始具矣其實只此一爻此
元也故乾而繫之以元元而繫之以亨利貞元者
無爲之體無不流過故謂之亨自然而然故謂之
利渾渾淪正固而不遷易故謂之貞總之只此一元
如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乃統天萬物性命皆乾元主強既資乾以始必

資乾以終如環無端通乎晝夜非統天而何惟天而統以乾元自能行雲施雨使品物流通形著而亨矣此無爲之妙也聖人惟大明乎乾道之終始則知卦之六位不待安排一時皆已成就特待時而動矣一陽各配一龍者龍是變化之物乾陽變化乘時而出有龍象焉惟乘時御天而萬物生意已完足于六龍變化中也一物各具一乾元故曰各正性命就其各正中生意渾淪而萬物同此一乾元故曰保合太和各正保合因萬物之自然而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五

乾元絕非有爲也聖人以乾元自處不與萬物同其役後萬物各取足于自有之乾元而物物各得其所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不役于物首出也各得其所咸寧也天之元盡萬物聖人之元盡萬民所以爲大哉就元也亨利貞盡是矣九爲陽數故一畫皆言九初陽在下則潛矣潛則勿用矣竟舜爲飛孔顏爲見德如竟舜而不飛學同孔顏而不見此謂潛龍惟其時乘乎潛故勿用勿用者無聲色可見無名象可尋其藏用之密

至于不易世不成名不見是而無悶雖然謂之藏用特時勿用而非無用也春意紅紫人見紅紫而不見春所存者神正是所過者化然則行乎六龍之中而不見者潛之妙也歟

二爻既出潛以待用則不謂之淵潛又不謂之天飛而謂之在田田非龍地而皆見之故曰見龍聖人在下位而人宗仰之象也時當用出而聽人之用不謂之利見大人而何其庸言信庸行謹便已閑邪而存其誠矣誠則能默移風俗而漸則智勇功之不著所謂人化而我無與也故曰善世而不伏德博而化然則在田之德施普矣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六

三爻爲重剛矣不中正而居下之位如有聖德而不飛不見衆不疑而忌之乎則惟夕就日惕法天行之德而自強不息故厲而免于咎大凡龍德皆從戰兢惕勵來羣龍皆惕而獨指九三者亦特指其象言耳夕乾曰惕自晝至夜循環無端天行無息時君子乾惕亦無息時非反復道而何然所謂乾惕亦惟是存忠信而修詞立其誠直要知至至

之知終終之而後謂之進德修業此所以居上不驕而在下不憂也所謂惕龍者其惟以誠心與夫誠心之可以勝危疑也久矣

四爻以陽居陰而居下之位兩乾相盪其道乃革窮通易轍侯王易位之象也以其處必進之勢而人心向背天命去留尚遲疑未定故爲龍或躍而尚在淵不得不躍或有時躍也未離乎淵慎之至也聖人無利天下之心順天應人即有時進何咎之有夫有欲上之心者邪也有欲進之心者難其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七

羣者也躍龍可上可進而無其心故上下無常而不爲邪進進無恒而不離羣只因心爲天下欲德業及其時而終不敢苟且以赴機會當躍而躍正其德業日新處耳

九五之爻剛健中正聖人而居天位矣美農軒竟足也乘龍御天澤被天下衆爲飛龍在天此德位兼隆之大人故利見之世蒙其澤謂之利衆仰其尊謂之見聖人作而萬物覩利見之美也親上親下而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矣

前上一爻陽極而滿如龍在天際而不能爲雨故曰亢龍六位時乘亢亦龍之一位也時使之然聖人豈能處于不亢之地惟其勢極重而難反故曰盈不可久故占爲悔耳悔非聖人所能避也惟不避悔便是乾乾若避之便非龍德如伊尹放太甲周公朝諸侯而冒天下之大不諱者是也然伊尹放桀官而必復政周公居負笈而後問農豈非惟盈不可久而然歟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極言亢龍之危然時勢所值雖履危履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八

盈而聖人不辭故曰知進退存亡而能不喪其正乾元之位一其數九一者元之體九者元之用用九者以九爲周也六爻之位皆用九六龍純乎天德剛健而不過與時變化而無成心且之必慕總是一天時剛之必柔總是一龍德惟剛中有柔而龍德不可分首尾也明矣故見不優于潛飛不勝于躍惕不劣于見亢不遜于飛時之所乘觸處可以爲首乘時而人見爲首則羣龍實未嘗有首惟羣龍有首處見得羣龍之無首而不執之以爲

首則見天德矣夫六龍用事不獨聖人蓋龍德變化與時消息而不拘人身亦只是一消一息時當然耳時不當然而然與時當然而不然便是龍有首矣便凶而不吉然六龍內皆有潛之用在皆有惕之心在六龍中各有一乾元故乾元之終始各乘乎時居初則乘潛居二則乘見居三則乘惕居四則乘躍居五則乘飛居上則乘亢也所謂乾道自然之變化聖人大明終始時乘以御之者也若剛而不能柔便是羣龍有首矣潛如何能見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九

見如何能惕惕如何能躍躍如何能飛飛如何能亢也耶所以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元有始有終故曰統天龍無首無尾故曰天德終始萬物而變化自然乾元之無爲也時乘六龍而無首無尾聖人之無爲也人皆知有爲之爲健而不知無爲之爲健有爲者有息是有首有尾之龍不謂之天行無爲者無息是無首無尾之龍乃所謂自強乃所謂天德也君子之法天自強法其無爲而已聖人之乘六龍御天乘其無首而已要見得人人

有箇六龍人人各正一乾元未可以乘時御天歸之聖而以六龍爲聖人之用也各認其所謂乾元者何在而自然時時乘六龍自然合天德自然羣龍無首矣法乾之行健則統天不法乾便不自強而同于後復之萬物讀乾卦者可無猛省乎哉

君子食無求龍章

十月三十日會講

這章書是聖人說箇悅心之妙實際處論語開口說學說箇時習而悅這章便提箇好學二字理會得好的實事便曉得悅的光景且問悅是悅甚麼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十

好是好甚麼總有箇一件事在此事一刻不離終身莫了時習君子就日用尋常間非能廢飲食居處但是他無求所汲汲求的不在此如飯蔬食飲水何嘗求飽曲肱而枕何嘗求安然聖人却有箇學在此學默默精進處處進聖人口裏說不出不求安飽全副精神只在敏乎事這箇敏乎事也在君子口裏說不出如飲水食蜜終難告人自然無言寧能不慎慎乎言正是敏事不暇及真光景也就正有道只是敏于事此事是自然本體工夫既不

得泰一濃覽想并不容著一滯泊念頭漠漠空空
惟日不足只時刻有箇潔淨本體便是孟子所謂
勿忘勿助必有事學問全要虛心然勸須親近
有道纔參證得來有道的人學問得力源頭逼清
我若親就他見他舉動周旋作止語默雖不必件
件把吾事去質問而其精神流露處令我觸目會
心將我這件性命大事隨處印合隨處反照自然
我精神倍覺生動學問倍覺穩實此等用心是時
時刻刻只是一箇敏于事此事中趣味無盡君子
寶山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十一

津津念頭亦無盡不謂之好學而何這好字是倪
字註脚敏于事是時習語捷也古來提出學字自
傳說告高宗始其曰惟學遇志務時敏註疏說虛
以受人勸以勵已虛如海之注水納而不盈動如
日之經天遇而復始人心惟虛故能得真師友人
心惟動故能進真學問若足已非人縱日對聖賢
如空手出寶山了無所得日復一日青春不來塵
誤終身拋失性命此等病根却在管管溫飽偷安
耽樂上念頭既俗志氣不清如蟻聚羶如蠅附食

安知向上有歸極復命事所以恬澹之人其中最
有滋味這滋味正是道味也聖人說好學只許一
顏回顏回成而好學之脉絕夫顏子當日不遷不
貳進而不止是何趣向是何功力然即在筆瓢陋
巷不改其樂來吾輩須知自己分內有一件大事
澹澹空空把精神歸併一路自強不息尋明師良
友切磋琢磨磨莫厭樸樸而慕門食恥蓬屋而羨華
堂向世俗習氣中討安樂甘心爲終身不學之人
也諸士其勉之

寶山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十二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三十日

這是虛廷十六字之傳上接羲皇之一畫下關湯
文孔孟之道脉者也羲皇先天不可傳而僅傳一
畫此一畫堯舜傳而爲中禹湯傳而爲止孔子傳
而爲時子思傳而爲獨孟子傳而爲性善總是這
一箇然這一箇不離人的一心人心只有一更沒
有二舜却指箇人心道心出來人心此心道心即
此心也赤子初生時知未誘物未化道心自著人

心本安渾然一中豈非聖體自人既着形氣心即在形氣中那得無人心然心即在形氣而此種靈光嘗爲形氣主即謂之道心人心原未嘗危嘗恐其與道心對而爲危也道心原未嘗微因人心之危而覺其微也周子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可見人心道心只是一心矣朱子說人心收處便是道心道心放處便是人心收放只可謂二幾不可謂二心也此際只爭箇人知不知耳知則爲聖人之惟精不知則爲百姓之日用知得則昭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十三

昭靈靈當下即是人心化爲道心不知得則血肉包裹自爲方域道心盡是人心所以人心化爲道心危乎累卵道心化爲人心微乎幾希其實只一心也如心知情識是衆僕靈明是主人衆僕供應主人而主人坐享安逸便是一箇主人用事是先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矢人豈不

仁於西人哉章

得定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要認得主人翁也認得道心人心自不夾雜不夾雜之謂精精則一矣一即中也執此以御萬物應萬事信能執其中也謂之信能者皆從精字來種子既與稗性不雜一團滾出一片打成事至能撥物來能應不勞卜度不費揣摩全是天性上作用非允執而何可見人生即有箇耳目口鼻四肢其知覺嗜欲處謂之血氣亦可謂之靈光亦可但要此靈光先時時覺照知覺動處天性常生嗜欲雖交心若自寂此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十四

來之心術是人爲之術也上章說箇先王下章說箇人後先王是人中之王爲萬民上人後是人中之後受人役使者也上章說箇知下章說箇恥知則擴充其自有之心恥則反求反其自有之心也何謂不忍人何謂惟恐傷人惟恐不傷人須知人與人原同血氣原是一身拔毛則肌戰挫足則手杆痛癢愛護莫知其然天地初生人原是如此只因爾我兄分習業深重便要自私自利把人的痛癢却置在度外這箇是他習的術元不是心若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十五

論人却都有箇不忍人之心乍見天井休憐惻隱在今人是心惟恐傷人惟恐不傷人在矢人弓人函人都是術不是心心中有箇王不嗜殺人萬乘而行仁政如湯武放伐却不嗜殺謂之先王先王亦人也但是今人中之王耳從天性流露乍見惻隱是謂今人隨天性充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謂人中之王若不依天性因循業遷是謂弓人矢人函人是謂人中之後須知內交要譽惡其聲都在術上計較亦矢人函人弓人之類也

矢人弓人術在傷人與函人術在不傷人並與本心無干同于滅穀之亡羊也梁惠王移民粟非不盡心但不依本性上發出端倪來却只在術上走竟落在內交要譽三項窠臼裏不若齊宣王堂下一念當下已作今人已證先王聖位獨恨其石火因擊而有不能轉暗室一燈耳只如管子修內政非不加意牧民但不根天性不是不忍人的初心派出其中有箇計較功利念頭在究竟只做函人與儀秦說縱橫孫要習兵法商鞅開農鞅李悝重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十六

地力種種把民命博富強的此輩弓矢與人伎倆不差甚遠蓋不忍人之心是射的紅心依此發見所謂射中紅心也若不依此發見在外面鋪排任他競短爭長跳不出箇術字腔于總是失諸正鵠故孟子說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反求者還而求此不忍人之本心也即所謂知皆擴而克之也然擴克曰知反求曰恥良心不灰歷歷分明人豈可爲術業所轉術在功名便轉于功名術在富貴便轉于富貴終其身損人利己而戕我萬物

胞與之本性哉嗟乎良心自在也乍見不忍一孺子頃刻人中之王嗜殺人而圖富強終身人中之役衛之誤人可不慎諸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十一月初八日會講

這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知天之學見知天以事天爲實地以立命爲究竟也中庸提出箇天命來說性道教要人識得箇性道源頭孟子從心性上逆到天命人窮得箇心性結果其實都是合一不二話也天命之謂性落于人便是心譬之天是海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九

十七

性是水心是波天是鏡性是光心是照但轉其名初無有二心至虛至靈無所不徹無所不體隱微可以有萬物中和可以位天地故說箇盡心者是盡精微之盡無大無細皆此心體發揮此心體克塞也盡心工夫不獨有爲全是昭昭靈靈思爲路絕源頭却在知性心流露皆根于性渾淪也這箇性是從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來故知其性便知天性天不容下手只說箇知一徹盡徹令下了事知既無可形容盡亦不着功力此所謂心性天一原

之旨也盡心下手要在存心操存其心以溫養其性有主之養勿忘勿助順其自然合着無思無爲之天命這箇就謂之事天然此事天功夫徹首徹尾一刻尚存無可間斷所以存存不已至于夭壽都忘渾是一團真性這箇便是立命謂之夭壽不貳者人到天壽關頭最難勘過盡人一生忙閒毀譽禍福利害之變矣于此不二更無有二于此只是箇存養是何如存心是何如養性事天者天爲我主而我奉事之若立命則我能造命參贊化育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九

十八

主張由我至此纔謂之知天纔謂之知性纔謂之盡心孟子教人心性之學而直窮於穆不已之會亦如子思言性道教而首揭天命爲宗也可見人生絕是一箇天日用動靜誰不是箇天命發現童子捧茶可以見性僮僕之往來可以言中其根苗却在箇存心上心未嘗不存故觸處可以見心人不能存心故轉眼就迷本體心既放而不收性伊戾而不順醉生夢成都在人爲伎倆上爭逐競他競弄精神修飾邊幅種種只在利害毀譽是弄得

失上起見安得打破天壽關頭這樣人一生被造化者美豈是造命奇男子却不想上天賦我這箇性這箇心原是蓋天蓋地只因放心不收件件都把自己已看得小了所以聖賢只是戒謹恐懼學者只要求放心惟求放心而存之這心量靈變且將宇宙在手萬化生心豈不是希聖希天真大人也

學而時習之章

十一月廿八日會講

論語開口提出箇學字又提出箇時習而悅若理會得學字出使識得箇時習便識得箇悅矣且道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九

十七

學是學箇甚麼隨他說知說行說擇說執說傳文說約禮總是借光喻日終非日體將甜比蜜終非蜜性聖賢千言萬語畢竟訓誥箇學字不來此學在人當身自己理會一息不斷千古長存與時原不相離習亦豈有着力也故入但解箇學字而不能想箇之字這之字是所謂知之好之樂之知及之仁守之者也知學者學此則習者習此悅者悅此矣孔子說溫故知新不舍晝夜孟子說行所無事勿助勿忘這是時習與誼鄰但勸到箇學字上

如灰養火既是活火但依火候如地生種既是真種只待生時頭腦到手不須費力瞬存息養活活靈靈就時習處豈不是箇悅處魚游于水水是悅命鳥飛于空空是家鄉人習于學學是本體故空悅鳥性水悅魚天習悅虛靈也這一點生意大地陽春一動百動本無間隔安有人我我悅而我乃來朋來而朋亦悅生生不已大家在一團元氣中豈不是性地中一箇大快暢但這箇生意人人可通則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至我獨自喻却似空山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九

二十

無入水浪花開所謂得意遂自笑無音使誰知者也學本如是于我悅性豈減毫髮所以到底無幾微動念這箇終身是習終身是悅易之所謂自強不息渾然是一團天性用事不謂之君子而何論語說學定說箇君子若者無上之稱心體至大故曰天君識得天君大便包着天地通着萬物而天地萬物皆小矣故曰君子然畢竟發根先要認箇學字只如聖人十五志學他此時學的把柄到手故三十而立直至七十從心靜一時不是終日乾

乾此正所謂君子之時習也今人只消在日川動靜上討箇時習要曉得學不是私一己的便可成己成物又要曉得學不是要人知的便可遊世不悔持此終身即造于君子何難哉

諸生中有疑求仁好學爲二者因并論及之曰爲學便是爲仁好仁即是好學時習而悅只是仁之生理時時現前悅即仁之生意好古敏求者求此力行者行此不得謂仁字落玄虛而學字着聞見也仁是性仁是命仁是無聲無臭格物格此致知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九

二十一

致此窮理者窮此也惟天之命於穆不已連仁字也是強名後來說箇學也是強名如萬紫千紅只說得箇紅紫至于東風面却說不出若要說紅說紫只說得一紅一紫不曾說得千紅萬紫今人說格說致說博文說約禮都是在紅紫上討議論也仁之一字是東風面日流行于事物間時刻皆現處處皆然識得便是時習便是悅欲仁仁至正所謂時習而悅也學者須要識箇學的真本領仁的真面目切莫在名色字眼上討訓詁余故并

括出以爲爾諸士解縛耳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輿吟有于螺贏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咨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九

二十一

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十一月廿八日
小宛一章原是兄弟相勸戒之詞然其本意却爲時王好飲國事日亂賢人君子莫保其命故託兄弟以言之詩人之所爲怨而不怒也然三復此詩却得人子思親報親的道理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兄弟間提着此念何等真切然必須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而彼謂之有懷人子報親第一是謹身然謹身莫先于節飲喪德喪儀萬禍皆生于酒也次之便是教子然教子却又在式穀我有其善而

後可驚陶漸染今其子似我也謹身則不陷于危
機教子則可以長保其世德念念在此便無忝爾
所生矣然遭危亂之時而恐有意外之變則握粟
出卜如屈子之問卜居將何道而能善後乎此亦
非卜度所能規避只是溫溫小心戰戰兢兢常存
此夙興夜寐之心而可以免禍亂可以保天命可
以訓子孫報父母矣看他兄弟之相戒如此夫人
誰無父母誰無兄弟父母生我之身父母一本所
遺之子孫呼吸關通安危共享一刻不敬便是喪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七十五

德喪儀之人一念不思必無光前裕後之業自日
易過青春不來直至動履危機兄弟莫相爲教到
得身名俱喪何以仰酬二親思之思之無貽玷于
高堂無致羞于泉下凡爲人子可無念諸

天命之謂性章

十二月初八日會講

這一章書是子思直指道的源頭只一句天命之
謂性已該着一部中庸矣聖人說道說得渾融然
畢竟論語上有可言者皆是道也不是箇性與天
道這箇性與天道夫子日日說日日說不出故曰

于欲無言須知無言處是天命也子思却單提箇
天命之謂性出來畢竟子思也只說得箇道一部
中庸如知擇仁守夫婦爲魚聖人天地以至于臣
弟友富貴夷狄鬼神帝王九經三重只說得他率
只說得他修但其率處修處總是箇性耳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所謂性也懼
性不可言故借率借修以言之惟恐人認修道是
後天有爲之法故借率字直透到天命上來所謂
以有爲合無爲也修處全在箇率不率不獨謂之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七十六

修率是率箇性所以時時刻刻有箇天命顯顯修
道之中說到天命是思爲路絕言語道斷萬萬難
盡微手惡崖要人當境嘿嘿理會中庸言顯正所
以明性也然即言道究竟是道性說不出也發者
發矣能言未發乎贊者隱矣能言隱乎顯者微矣
能言微乎不測者不二矣能言不二乎然其不能
言者即在所言之中此子思所以言道之妙也曰
所不親所不聞曰獨曰中皆是性皆是天命然不
聞不聞難言只言得戒懼獨不能言只言箇慎未

發之中不能言只言箇中節之和從漏六合處窮到退藏于密處所謂歸根復命極盡世間有爲之法矣夫道隨事應事隨物應物隨情應情者也然却有箇不着事物不着情念的本體在焉此非天命而何道既屬當人天命便屬當人了止是一箇率便是戒懼慎獨便是發皆中節而依然未發之中依然未發之中則中和致矣天地位萬物育渾然天命初體矣如所謂篤恭而天下平即天載之無聲無臭是也此正是修道之教修處就是致率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處就是修着力于無着力之中纔謂之不離道于須臾天地位萬物育原是箇實事性中原有箇天地性中原有箇萬物致中和則天地萬物皆中神內之天地萬物非位育而何聖人可位愚夫婦亦可位聖人可有愚夫婦亦可有也此正是天命渾成大同處莫言位育爲帝王事若論帝王與人當身何預哉

或問中庸之旨與佛氏何如曰佛氏提宗只說箇天命之性中庸立教却是箇率位之道性原說不

所以佛氏只在根塵上掃之又掃空諸所有空無所空是謂其空真空常住不壞常生不斷六用具足思議都捐正是天命之謂性也佛氏是說最上一乘于無可言說中把吾儒率性之道都做箇第二月都做箇有爲臣種畢竟第一月既不關標指只是虛描無爲不備有爲亦證不得王種所謂凡有名說皆非真實也譬如撥雲見天佛氏所撥都是雲但其指廣大無邊淪于蕩莽故吾儒但就子臣弟友人倫政事上指點箇道就中反本窮源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二十六

透露箇天命消息出來所以此佛氏高穩實也
則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靜安民哉就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渝樂不可極賢者得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謂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而能遷
十二月初八日會講

一部禮經只該括一敬字敬者禮之始也孔子問禮于老聃却告以去子驕氣與子淫態以聖人而豈有驕氣淫態可戒正是老子說禮之精意也則禮曰毋不敬提一無不敬便是戒慎不覿恐懼不

問學問具頭惱矣這箇微時常惺惺自然存存無思無爲之體而儼若有思就不可想像中想像其敬容也其宣之爲辭則從容而安真確而定蓋敬中原不急迫原無二三故本性不覺滾出此便是箇篤恭而天下平的氣象不謂之安民而何竟欽明而萬邦和舜恭己而四方動此之謂也彼長傲從欲滿志極樂皆根不敬而來敬者決無此戒此四者纔是毋不敬毋不敬之君子賢者也應事接物觸處都無不敬心既內斂自然中正和平親鄰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七

的能敬嚴憚的能愛愛的能知其美中之惡惡餘能知其過中之善積財而能散精以備用散財而積積處原爲散地也安所當安而又還所當還安者守常而還者通變變處正其善守也提一敬字而六通四達憚情則不過其節待物則適持其平君子之敬如是可見這箇敬收攝最微密作用最廣大人要隨時提醒隨事體認常惺惺法流行于事物之間豈空空把持一念膠柱守瑟之謂哉此所謂禮之精意也

貧而無諂 溫故而知新 子在川上三章

正月十八 日會講

聖賢學問只是一箇日新而不積來來往往故故新新去者日去則來者日來風 嚴安有止法故易稱反覆孟子言過化反覆如 而無端則不息矣過者化而不積則日新矣天 運而無所積天道化也地道運而無所積地道化也聖道運而無所積聖道化也無諂無驕是往樂好禮是來切磋琢磨是來樂好禮又是往生生無盡一些渣滓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八

而滯不得這是無礙圓機性地原是如此今人何處着箇住脚欲登最高處更上一層樓此學問之妙解也故即是新故却非新新不離故新却非故如日色然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後日之日又非今日之日矣然千日只此日也從故生新新來故去從切磋得琢磨既琢磨則不復有切磋矣此即所謂道之妙也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然黃河那有如許水哉日逝而日來日來而又日逝這其間有箇如環無端處所謂不舍晝夜也

一不道則舍矣晝夜間必有斷時矣其不舍者以其能逝也有絕即生逝之妙也有過即化性之妙也告也非開提醒知來原是性體溫也非開尋繹知新即是故性凡生機者去其陳而新生者也逝機者不畱其舊而常見其新者也吾人學問如登梯然上一步舍一步如剥笋然剥一層舍一層若顧下步便失上步若畱外層便失內層若以今日之得爲有得則來日更無得矣故仲尼曰回也見新交臂非故刻刻見新而交臂即非故焉此顏氏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所以幾于化也夫性地活潑流行而人自滿盈然則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孔子十五志學而至七十從心所欲而後已其深于不積之義者乎吾拈此見人生當日新無窮而無以一善一美可自積于胸中也

卷王正月

隱公元年
二月十八日會講

這書法是聖人尊王底意思一部春秋提綱挈領全在此處蓋春秋之作感天下之無王而作也當時周道衰凌乾綱絕紐上既不遵王度以表率諸

侯下亦不守王度以相戴天子中有問鼎冠履掃然孔子慨焉而作春秋劈頭書箇春王正月未前古紀年如舜受終曰正月上日禹受終曰正月朔旦未嘗于正月之上加一王字而夫子獨書春王正月何居見得天下有王如四時必有春無春則時何以行一歲必有正無正則歲何以成天下必有王無王則天下何以治春秋中紛紛爭擾只因一人守府王法凌夷所以諸侯故態強衆相凌如荆吳徐越都係神聖後見尚且盜竊名號奄然稱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

王一王之義即齊桓晉文是春秋極盛之伯然疆陵城濮實皆藐視王靈托名仗義何曾尊得王若若不提箇王字譬他則召陵之次日微王責城濮之戰曰糾王愚何以曰春秋無義戰又何以曰五霸三王之罪人只爲不奉王命便把天機事盡抹作芥子始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會盟征伐無非紀一王之憲典與貶予奪無非奉一王之褒貶天理復明王道復正人類不至珍爲禽號中國不至化爲夷狄即萬世之下讀春秋者見一

王字豈不天威咫尺坐食羹膾凜凜然惟限越是懼孔子所謂其義竊取正此一字之義孟子所謂春秋天子之事正此一字之事即先儒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詞亦即此一字之詞立法制裁自聖心非聖人莫能修之豈虛語哉且古人著書立言大都有箇線索如書經一箇欽字可了二典三謨之義禮記一箇敬字可了三千三百之義易經一箇元字可了三百八十四爻之義春秋一箇王字可了二百四十二年之義所謂得其一萬事畢若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不是一字貫串終是沒頭沒腦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見這王字直接文武成康岐豐洛鎬之盛來到西狩獲麟反映而泣悲王道之不復興也識斯義者可以明經可以經世無所求而不得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

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二月十八日會講

聖門多學多識如子貢夫子每每要他反到至一的本體上去但他與顏曾根器微有不同且看顏

子一嘆欲從末由曾子一唯一以貫之俱是從無言處會提出箇一連恕字也渾化在內矣曾子以忠恕明一貫正是當下指點所謂不得已而有言也子貢穎悟的人學問漸漸反求要在一言上尋箇一生受用得力處既謂之一言則不得不曉之以恕字矣其實恕只一心心只一貫也回也得一善舉奉服膺而勿失之賜也得一言便可終身行之行之者即腦膺勿失之義也非是在世路上較量行得行不得也此行之二字與夫然後行行字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三十二

不同夫子指點一箇其恕乎已直捷了當提出箇一的名目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字註腳耳如心之謂恕不欲勿施便是心如其心如其心者不獨人心如我心即我心轉境亦如初心也是道人生日用應酬之間有觸便動有感便通都是我靈性做主自知痛癢歷歷分明我心人心總是一箇機括人欲我欲總是一箇本原只此不欲勿施一念不起各付本心大地陽春消米成冰既不著計較安排亦不涉意見功力廓然大公物來順

應平平常常到處用得只此是恕之一言非終身
可以行之者乎可見無限學問俱在現前體認無
方妙用只在本性尋求至一而不一至簡而不多
這點源頭一清便可通天地萬物爲一體在立達
即謂之仁在安人安百姓即謂之敬在行于天下
即謂之恭寬信敏惠識得一萬事畢誰謂一言非
即一貫之權說乎人知妙道難言而不知即此人
我起念處脉脉開通日用體認處隱隱自取聖人
之道豈外是哉

寶樹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手書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曰天之生斯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
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
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
重也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
二月十八日 會講
孟子先說四箇聖人大槩後却斷以清任和四字
如回龍家鱗甲備具只須加一筆點睛耳聖之任
是與伊尹點睛也且看伊尹任處是何等任大凡

寶樹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手書

天地間時勢可爲乘機達會即竭力擔當何難惟
時勢不可爲却不肯放下手直把大擔子認在我
身上況天生我這人斷不使海宇沉淪乾坤汚濁
定要在我的手裏日月重朗天地載新所謂知共不
可爲而爲纔是聖人之任故曰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治亦進亂亦進不受世界治亂轉旋直要轉旋
世界治亂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
桀之終不悛也然後相湯而伐之天下不驚聖體
流通變化無礙自己處之若等閒天下信之如彼
日真是造物在我手且看伊尹不進是箇田畝間
簞笠農夫他却說我是天民之先覺衆人都是長
夜而我獨自日當空乾坤都在暗室而我獨一燈
朗照千古不斷良心都在我一箇身上提醒若世
間有一箇人不醒便是我推墮他在暗裏這箇念
頭何等鄭重然却在他能覺上覺是大地陽春之
覺放任爲掀天揭地之任也大抵人生在世間天
原把箇大擔子付他不獨聖人爲然只是世人看
得自己小聖人看得自己大看得自己小便周旋

世局瞻顧人情把利害得失念頭牢籠我本性連一段獨往精神透露不出來不肖的悠悠忽忽辜負一生就是賢智的也只是憑着氣魄靠着意見未曾做得一件便驕溢憤盈撐持不定動不得靜進不能退經不能權任勞而不善居勞任怨而不善受怨如何能把這身擔荷世界惟聖人看得自己大天上天下獨有一我我不去救世覺民則無人可任這擔子所以徹始徹終定要一日而磨盡天下就是行不去的時候也要從潔白光顯性地

寶田堂初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上弄出神通來吹枯拉朽旋乾轉坤有我處於此並不愛天下不太平主上不明聖所謂伊尹棄遯覺之而誰孟子當今之世會我其誰之意也此金在一箇志上伊尹蓋世事業孟子只說箇有伊尹之志有此志自能任天下之重也故學者先須志伊尹之志纔能任伊尹之任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詩云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三月初六日四書會講

孟子打動人都在本心上透入大凡人發動的本心是初心第一念更不著第二念計較安排如穀種入地直遂而發只此一種別無二種轉移委曲都用不着且如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愚夫愚婦只有不見不聞而忍食之者豈有既見聞而忍者乎此即所謂乍見孺子入井之

寶田堂初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六

一念也這謂之仁然不忍孺子入井畢竟當下只思萬想要尋箇方法去救他決不孟浪就過了只此便是箇術此術就不忍入井一念合併來的不忍敲解以羊易牛也就從不忍一念合併來的直捷發生處自有一箇神明區畫這謂之術若說箇羊小牛大此是愚人在牛羊上起見不根天性發生這就是納交要譽惡其聲念頭了與元初不忍一點千里萬里故齊王說不得吾心於吾心有戚戚焉覓之而不得聞之而戚戚這纔是齊王本心

發露處被孟子一言打動也速庖厨三字最妙既不恣其殺而世間又不能斷殺生生殺殺展轉流旋而我心只不可受傷不受傷處便是仁便是術矣所謂術者非委曲周旋轉移計較之謂也人生一日不可無術道不得術不可適于用心不得術變化不靈學不得術不通于時宜臣不得術不能致君堯舜孟子曰德慧術智有此德慧自然有術智有此仁而無此術仁也不中用故曰仁術者乃仁之最靈活處也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實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三

無術夫讀律何以通于致君哉總是術耳齊無術何以防民之過而免于罪戾致君不通于愛君之苦心何以積誠感動而盡力扶持納約自牖而旋乾轉坤耶有此一點真念頭便有此一番真妙用莫爲而爲之矣向致連齊王自己也不覺故言之而戚戚然即今他戚戚然究竟不知術爲何物也嗟乎千古而下識得術字方可語仁字然辨得仁字然後有術字不然仁則假仁術則假術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歿則舉而棄

之于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螻蛄蛄之其類有泚視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蕪枉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齊宣王不忍若在牛羊上起見便埋沒了本心夷子厚葬其親若在葬埋上起見便抹殺箇仁孝因葬埋有厚便有箇薄來對他此皆從禮制既備後較量厚薄也與本心何干且追遯當初沒有禮制

實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三

的時節葬埋未起而親歿爲狐狸所食料此時爲子者過之而能安乎這一滴汗一杯土從何而來凡屬爲人安能自己此時厚既不設薄亦何施因此而起葬埋則葬埋原已屬厚道矣墨者以薄道矯之只在太厚上生分別也殊不知掩之一念却是何念仁人孝子不忍薄其親正根于此而謂其薄可貴而厚可賤耶大抵道術人各一見然只因源頭差別耳富強之爲管仲名法之爲申商虛無之爲老莊戰陣之爲孫吳其初原是一箇主意後

遂逐末忘本何不就先天不忍的發根處一理會
故夷子一向爲厚薄之說所徂却忘了本心今把
本心喚起來便撫然而曰命之矣識得本心穩家
有無薄亦是厚不識得本心全棺石槨厚亦是薄
嗟乎人惟通身汗下纔能爲仁人孝子却人人是
仁人孝子而奈何不通身汗下也吾指出此兩段
見術不是人爲的術道不是人爲的過人爲的術
移大就小全憑眼目上照顧究竟照顧眼目本心
漸去漸遠人爲的道舍厚從薄却在意見上商量
實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一 三

究竟任憑意見天性益遠益離孟子一生單提不
嗜殺人教當日好殺之君單提正人心破箇邪說
故行所以爲大有功于聖人聖人先覺先知只是
要人識認本心如夢中得醒耳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
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子曰飯蔬
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六月十八 論語講章

聖門兩箇樂字只得孔子顏回受用故曰惟我與

爾有是夫有是者有是樂也顏子自有顏子之樂
聖人自有聖人之樂這一點樂竝不可以告人在
夫子發憤忘食在顏子欲罷不能原不論境亦不
論時用行舍藏無處不可貪賤富貴視如平等所
以顏子謂之不改孔子謂之在中若樂必定在屢
空單飄則不改者從何起脚若樂必定在曲肱蔬
水則在中者何處安藏要知聖賢竝不把貧賤形
富貴亦不把安貧賤輕富貴摹擬樂境也論語開
口說箇時習好學夫子自道曰不如丘之好學而
實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一 四

又曰有顏回者好學只此好學便是其樂棲泊處
先儒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只此學便是仲
尼顏子所樂之事更無別事只此好學便是仲尼
顏子樂處更無別處可說也這樂豈特聖人賢人
有的人生箇箇都有上而王公大人不增毫釐下
而田舍窶夫不減些兒樂意在世間如春氣播草
木如水脉行地中那一人不樂若說起一不樂此
人便是枯槁的人矣所以樂處現不現者只在學
不學也學則居不必廣履亦不必茅簷食不必膏

梁亦不必慕養衣不必文繡亦不必結鴉位不必
巖廊亦不必與澤我樂自在無境不宜乾如事業
掀地蓋天在堯舜只是浮雲一點假饒功名波騰
鼎沸于故我却只是衡寂鑑空勘到此處方是聖賢
真學問俗儒不解但說貧賤是樂就今貧賤獨樂
了得一生甚麼來這樂的把柄何在戰國魯仲連
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
世肆志焉此終是戰國策士之見只在貧賤富貴
上較量所謂貧賤者驕人之意也晚食當肉胸中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有箇內在安步當車胸中有箇車在短褐有狐貉
之溫糲食有稻粱之味胸中有箇狐貉稻粱在一
念分別干劫不能曠然所以浴沂風咏吟風弄月
庭草不除滿山青綠都是有箇真正樂趣到處用
得何必待筆瓢而尋顏樂當疏水而覓孔顏哉由
此論之可見我輩一生只是箇好學能好學便識
得箇心性本體任他窮通順逆到處有箇作用信
手拈來寂然不動不好學便心性上見得不分明
貧固戚戚富亦營營在賤既俯仰無聊處貴亦幸

纏過日擾擾一生何曾見得一些樂趣都因不學
之故以至醉成夢生夫欲尋聖賢之樂者須務聖
賢之學哉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

于唐 六月十八日會講

這春秋書法見得是嚴華夷之辨會戎于潛是春
秋食戎狄之始及虢盟于唐是春秋盟戎狄之始
兩者俱在魯隱公二年潛之會修惠公之好也戎
請盟而公辭及唐之盟修潛之好也戎請盟而盟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九 四十二

矣戎狄不與盟會前既與之會後勢必與之盟會
而且盟失華夷之辨矣嘗考戎有塞外之戎獫狁
是也有中國之戎淮夷徐戎是也公之會潛盟唐
中國之戎也然戎狄無知禮樂不及朝聘不與春
秋絕之久矣古者先王建國經野以治中夏至于
四裔之地咸依山阻險如洞庭徐淮則皆戎狄所
據先王雖各封其酋豪使率其俗然只治之以不
治不與之爭勝敗亦不引之入中國如大禹治水
但放龍蛇周公伐殷只驅虎豹未嘗絕其類第自

遠其害耳故來不拒去不追有備無患守在四夷此千古禦戎之法也自周秦晉乃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不惟亂華乃逼周甚矣厥後馬援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魏武帝徙武都氏于秦川遂致五胡迭授中原丘墟及乎唐室召亂宋國淪亡而戎狄之禍乃極我

高皇掃除積穢用夏變夷功比隆于三代乃二百餘年而後承平日久邊警日煩雖伏戎索號在屬夷者敢逆顏行覆軍殺將原其起禍只在誤加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九 四十三

卯翼長其羽毛錫之名號假之利器使得控制諸夷禁鷙無忌以至于此夫夷狄之勢合則強分則弱祖宗制取屬夷第分其部落別其種類使之入自爲雄而勢不統于一故中國能操驅使之權今既假中國之名號使得壓制諸夷則諸部皆受本部之約束而遂敢與我中國抗矣又况平日素信貪功開募納侮祖安而不修備事變一起其可救乎目今惟有選任將帥簡練士卒保民務農以培其本除戎飭器以壯其威閒止積餉以實其腹堅

堡崇垣以固其圉恤孤則寡以結其心信賞必罰疎節濶日以勵其氣轉一時之倉皇建萬世之長策倘亦今日之所爲修政修備者乎吾因借春秋而廣其說焉

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

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

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九月初二日論語

這章書是聖人說箇有用之學大抵學問不是爲一身用是爲天下用的學問一身用不過是爲了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九 四十四

漢若爲天下用方是出世應世有手段的人聖人望人做禹稷伊周不願人做接輿沮溺故說箇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等人是見得極分明執持得極堅固撥得源頭極清非可易得只是想他胸中有箇善惡分別相在奉離已身上着力恐他未透出天地萬物一體關頭所以謂世上還有這樣人其實求志達道只此章根基人也好善惡惡之外別無志只要求求是求箇真種子好善惡惡之外別無道只是要達達是泉之始達放乎四

海之達求志之人當下便曉得好惡原不是完滿
我一人分量他當求的時便有好善而共還天下
于善惡惡而與天下皆化其惡念頭只此意念種
子既真生意亦大一當行義乘機遇會如時至氣
行即變茂條達矣所謂源泉之達于四海也謂之
義者變而通之與時宜之如中庸說成物便說箇
時措之宜不通于時宜便是沉澗枯槁之流無救
于世大抵好善惡惡分明堅執的人只爲不行義
不變通方圓差別在毫釐間而爲天下爲一身耶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四十六

從此分惟求志行義者能以我好惡真資源頭達
之于天地萬物而作用徧滿無窮極也蓋好善惡
惡只謂之好惡不謂之道若達之方謂之道道太
而覺好惡之爲小也故夫子曰見曰未見只見得
箇知其不可爲而不爲的人不曾見得知其不可
爲而爲之的人也須知伊尹任天下在一介道義
是非上辨得分明則學者要明明德于天下須從
真好真惡上着力只要見得天德王道合一的今
體全在末志時認取耳然則吾輩學問分別要細

包括要大不細不足以成身不大不足以救世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
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
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
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
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
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於獨而畏高
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
正人既富方穀汝勿能使有好干而家時人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四十六

斯其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
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王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偏無黨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
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
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
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王

講章

這章書是書經洪範第五疇九疇以五數爲中中

若君象故第之以皇極如何是極無偏頗好惡無偏黨反側便是極皇者御世要百官無比德百姓無滯朋一票于蕩平正直而後謂之皇極世界然却不在臣民上求要在維皇自己身上求必自己去其偏私纔可與臣民同去其偏私必自己公其好惡纔可與臣民公同其好惡自己無阿私就是自己的福臣民無阿私就是臣民的福太平世界朋黨不作邪僻不生宇宙太和其福無量皇以建極化臣民便是錫福于民臣民以此福與皇相保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四十一

守便是錫皇以保極然總只在維皇建立起來一私不存萬象取則有此建極之維皇自然因材造就鼓舞獎勵高高下下貴賤職各得其宜所謂建極妙用肖物而付也庶民有猷有爲有守的念之不忘未合極而不懼于過的愛之不拒百姓良心自然呈現出來所以色則安和言則好德乘此機括便把福與他庶民未有不歸于極矣福者人生之爵祿也爵祿亦五福中之一人主代天而錫之這一種公道不論貴賤高下只是隨才造就一

樂平等若有不平便是偏私了百官中有能有爲的也只是立之皇極使知所標準而以取富之權分別激勵他若善者不富便善不知勸不善者濫竊便惡不知懲此等一副精神激勵非借爵祿不足以示妙用也建極是表正之本福祿是造就之權有此根本不可無此權法至于何以謂之皇極何以謂之會極則要人常常提醒念頭所以有箇數言提他蕩蕩平平正直王義王道王路出來謂之極提他無偏陂好惡無偏黨反側出來謂之會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四十二

極歸極曉然明白悠然可思所謂喚醒世人良心也極本天理這箇數言謂之天言維皇與天同體既以立其標準維皇與天同訓又以妙其感動庶民有不近皇極之光輝而動尋親之仰者哉要見得千古世界只壞在一箇朋黨阿比這朋黨阿比都在臣民心裏發出來只緣天子念頭上打不過好惡有些夾樣意見有些偏私所以一切磨礪權柄都不在手了權柄既不在手爲善的無賞爲惡的無罰混混過日任他們呼朋結黨分門別戶成

甚麼朝廷故皇極之主正身以立其本攬權以妙其用三代所以至今爲盛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知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六月初六日論語講章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聖門卑提箇一以貫之這便是夫子之言性與天實曰堂初集卷之二十一 四十九

道究竟說不出箇如何是性如何是天道如何是一以貫之其不能言處只謂之無言非欲無言也實無可言也若說無可言一部論語所說的謂何邪句不是性天邪句不是一貫若說有可言性天一貫却都在聖人口頭麼又何以謂之不可得而聞須知凡有言皆文章皆從學識上指點如天有四時百物之類也無可言者不能言而即在所言之中離文章別無性與天道離多學而識別無一以貫之離時行物生別無天悟者不須解說迷

若轉解轉迷聖人垂世立教都在人倫日用上指點只恐人認子爲母顧影迷頭故直透出向上一着要人于沒言語處理會所謂本說箇率性之謂道而直窮到天命之謂性也子貢穎悟絕倫的人一生毫釐千里處只在箇聞字多字言字上憶度揣摩極費精力不如拙却聰明直見本體故夫子言一言無都是直把性與天道點悟他而他却說道不可得而聞然則所終日聞者是誰耶豈仍是文章耶然則文章又仍是誰耶彩雲影裏仙人見

實曰堂初集卷之二十一 五十

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其看仙人手中扇然則眼犯落在仙人扇上宜其不見仙人也聞根落在夫子之言上宜其不聞夫子之無言也見得多便不見一見得時行物生便不見天終日囿于天而不悟天終日游于夫子之無言而不知夫子之本無可言撥雲見日撥灰見火一撥便是合三章書看來夫子自顏曾而下獨要傳與子貢嗟乎聖人處而千年無言之一脉誰領取哉

周書周官篇曰戒備卿士功業惟志業廣惟

勤惟克果斷乃罔後報位不期賜祿不期
俸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

僞心勞日拙

國風羔羊之章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

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紵委蛇

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紵委蛇

委蛇退食自公

十月十八日書經詩經講章

合書詩二章看來見得人臣須勤勵于功業纔可

安享于祿位須敬事于公朝纔可從容于燕居大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九

五十二

凡人生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上不負天

子下不負所學只是一實心盡職樹立功業爲本

書言功崇業廣罔後艱詩言自公總是臣子要盡

職之義書言心逸日休詩言委蛇退食總是臣子

要不愧之義所以二章大意儘可合來發明也功

崇要志伊尹社稷大功只是一箇志志所必就非

常之功從之而起業廣要勤錙銖寸寸日積月累

只是一箇勤行不怠做一事便有一事之業做百

事便有百事之業豈不繁簡勤這志與勤却不是

優游過日的人所能全在一刀兩段遇事便往知

無不爲纔有成績不至于目下因循終日墮誤蓋

天下事只爭一箇先後不斷于前畢竟事窮勢極

末路百倍艱阻矣惟斷然行之不置頃刻乃免後

日艱苦也此等人居大位而無虧享厚祿而不修

真能立志行勤斷然獨往功業克副有是恭儉之

實德者所以心廣體胖暢于四肢無拘無束可以

對君父可以贊朋友可以矢天日可以信余彭坦

坦蕩蕩非心逸日休而何心逸日休不是孟浪過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二十九

五十二

日因他功高業就胸中無一事不快于心是業發

繁束縛我不來利害禍福牢籠我不得故日逸而

休也苟無功業而泄泄以爲安保祿位而祿位不

可常享竊功業而功業不可作成憑他官高九棘

斷無不去位之時枉自周旋世界任他年逾百歲

亦無不結果之日空勞照常人情不愛社從而心

轉勞不樹功名而計轉拙此等識見伎倆良可深

痛可見卿士大夫必以功業仰酬人主而後富貴

可無慙愧也羔羊三章雖借燕居衣服形容大夫

之自得其實勤勞在公之意即在言外蓋必其能
勤事于在公而後能從容于退食也人有一分事
業便有一分精神有一分精神便有一分氣象摹
寫其從容自得之氣象正是挑剔其夙夜奉公之
精神當文王之時日昃不皇未明求衣人主勞心
民事表正于上故南國之大夫皆精白一心洗濯
功業以奉其君其垂紳正笏奔走王朝時已無職
不修無業不就所以心安而神王氣怡而度間就
他尸居余影之間儘自優游而自得古之大臣所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王十

日勤事奉公之本領可見蓋惟濬則無俗情惟儉
則無侈德無俗情定不貪位慕祿樹黨行私無侈
德定不足高志揚鏘排門面所以能勤勞王家功
業有成而雍容自得于退食也此政與周書恭儉
惟德意相發明但書體正大嚴切詩言微婉深長
總是發明人臣之美如此夫功業中人焦勞報國
心違日休便是羔羊之節祿位中人優游素餐心
勞日拙安得委蛇之度詩書所載臣子可無念諸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王十

已未進士太學燕喜會講章

後漢名臣諸葛武侯始末

諸葛武侯名亮字孔明隨父玄依劉未遂寓居南陽抱膝好爲梁父吟於時有臥龍之稱當是時荆州牧劉表既與其父有舊而武侯不屑就世于躬耕他默察劉表性狹而氣弱非有天下之器終不足以及有爲其冷觀一世人無不若他的眼故出處不苟且如此及至先主三往而只一言而合遂把此身許他奔走盡瘁至死而不勞此是人生出處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諸葛亮

大頭腦得力處也他在隆中與先主傾蓋定畫後來天下三分蜀漢以一隅續漢正統名正言順千古所歸却總不出他當初隆中幾句話其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歷三世而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荆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是天所以資將軍蓋州險塞而殷富劉璋闇弱而可圖將軍是帝室之胄若跨有荆益而外結孫權則漢室可興都是在躬耕清籌畫天下大勢不爽尺寸其後云漢賊不兩立

王業不他安即不伐魏漢亦必亡與其坐而待亡

不如伐之至于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觀此等大題目大主意堂堂正正拿定做事至于自許先主于臨訣則曰竭股肱之力濟以忠貞繼之以死及至身殲軍務遺表後主則曰臣死之後不使家有餘財家有餘帛以負陛下此等赤心無一點夾雜何事做不去真是天地間立身濟世大樣子大抵豪傑人要看得大勢透拿得主意心立得自身潔三者具而遂爲有用男子所謂諸葛武侯便是也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諸葛亮

陽既敗他又冷觀曹瞞戰勝而驕遂來疲弊若釋劉合圍定然可破曹瞞一破定成所足之形此時一着既已下定及成都既下便統劉璋順弱而威刑凌替便以嚴治蜀上下有章這一定救時相天可手段其親校簿書楊頗雖嘗諫之然却是一種憂國念頭不能自己又爲蜀漢偏安不得不身親振刷此種心事千古而下人臣那得有此孟獲七縱而復七擒如弄掌上既定南方皆即其渠帥而用之曰吾不留兵不運糧使紀綱粗定夷漢粗安惟

用營夷治蠻夷並不貪功生事此是何等作用其
用人却信賞必罰街亭之敗斬馬謖而臨祭涕泣
撫其遺孤李嚴督運違錯未廢爲民又與其子李
豐書曰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
否可復通逆可復還也及嚴聞亮卒而悲泣發病
以歎夫令受罰者不怨而能思非開誠布公何以
致此吾提出數節大事總是一箇堂堂正正無私
無曲他隆中布置得乾坤大自立得品地高精心
一意至成摩他所謂自任天下之重真與伊尹相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王

唐名臣夢晉公始末

裴晉公名度字中立唐貞元初進士爲人操持端
正與小人不合而威譽德業聞于四夷其用不用
常爲天子重輕當吳元清叛時遣刺客害宰相武
元衡及公朝中畏縮莫敢問咸說赦蔡人便而晉
公獨與帝決策以必征爲主既謂身自督師慷慨
言于帝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向闕無

日而帝爲流涕奮不顧身成功之本也而其督師
出征却又調和諸將總理大綱進止機宜確有成
畫真有如諸葛武侯所謂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者
此等雖從他成望來亦是一片赤心能悅服諸將
也及以蔡牙卒侍帳下曰蔡人皆吾人今及側不
疑而一軍以定推心置腹可以化亂卒况中朝士
大夫乎世上我不設疑城人自皆心腹也皇甫鐸
狡詐奸利憲宗信用之公言臣如烈火燒心衆鎗
叢體可借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元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王

裴結宦官求執政公又上書敬宗言河朔患小禁
關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
悟制斷無以驅除所以卒爲兩人所擄罷相居外
然退小人防亂萌真宰相事也其諫君苦心又却
深沉委曲綦連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
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館以悟憲宗及至敬宗
欲幸東都羣臣切諫不聽公又從容奏言國家建
別都本備巡幸但今宮闕荒圯必假歲月完新然
可後帝悟而曰群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

未便婉而不激可謂妙用所謂致君堯舜當有術也其駕馭悍將強藩亦有法術決疑運籌譚笑而定當朱克融執賜春衣內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疏薄又請度支給春衣三十萬端并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方憂其不遜公曰今不須遣使宣慰亦不須索所留勅使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當有處分賜衣有司製造不謹我方詰之所請丁匠助工固是虛語即報云卿所遣丁匠修官闕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排比供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五十九

應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遂進詔草後一一皆如所料此所謂不動聲色而挫天下于太山之安者惟其見事明審而處置安閒也公失印則徐曰急則投諸水火緩則復歸他處若遇事難處忙亂何為此等識力高神氣定一片純白肺腑流出人生有此大氣局自然有此大事業也

宋名臣韓魏公始末

韓魏公名琦字稚圭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歐陽公稱之曰出入

相勸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疑為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指天下于太山之安所以一登第而遂為祥瑞也其生平大機大用在定諸嗣輔幼君釋宮闈母子之疑去左右讒間之奸使宋家社稷危而復安當英宗養于官中以公力贊而定為皇嗣及即位甫行禮而疾暴作左右驚走公直趨抱入簾以授內人戒以勿言復就位成禮處之若無事然是時英宗既得疾又遇宦侍少恩故母子不相合雖大臣皆心疑公獨昌言曰豈有前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二十九

六十

般不差一語而一入官得許多錯來及太后問昌邑王故事公移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后語乃塞公直前奏曰不知誰人于太后前道此事又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若聽讒佞禍亂必起又曰若官家失照皆太后亦未安穩太后大驚此聞世人所不敢聞之口真一時屹然柱石也及至規勸英宗則曰古稱舜為大孝大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遂感悟而兩宮之疑漸釋此等所謂剛而

吐納約自瞻成人主慈孝之美者也及英宗既
安而后未還政公乃請帝出幸相國寺京師見新
天子病愈而群疑遂解一日太后偶批出示某日
更不御殿公鴈聲令捲簾撤坐內侍任守忠構兩
宮公一日出空頭勅一道系政殿陽公語趙樾曰
第令之韓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勾任守忠立
庭下曰汝罪當斬州府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
臣即日押行凡機事不密則害成若稍遲則懼有
中變耳故撤簾速而后深政填勅密而讒人除二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志

者宰相之大機權也公處在危疑之際多爲人所
不能爲或諷以避禍則曰人臣竭力事君若生
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爲
哉此種議論存心直是致命手段公嘗言才器須
周足當四面入籠入細乃是經綸好手而又曰成
事在膽夫公者生必利鈍不計而任大事不驚不
疑可謂真有膽矣其用人極大則曰不分黑白夫
君子小人太分別此世道之大患不分別則小人
有所容而君子方得小人之用此最是大規模分

事也或謂公少文章者公則曰某爲相歐陽修爲
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然則天下之文章
皆公文章矣至今我輩考其行事方知是真才真
膽真文章也

附記燕喜會儀注

太學進士燕喜會助 萬曆己未科是年計
偕諸士來橋門而試 五百餘人西廂署監
事試而上之禮部其中式登進士第者大約
四十餘人故事進士既釋褐太學有堂宴宴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志

既畢本廂乃更進四十餘進士于明道堂而
修燕喜之儀本廂暨廳堂諸寮吉服至堂進
士人序立楹內北向本廂西向稍上廳堂官
東向稍下本廂同進士連二揖次廳堂官同
進士連二揖次本廂對進士一揖出告清次
本廂把盞進士齒長者一位受盞各位進士
俱受盞揖進酒畢揖連三進酒揖如前儀次
本廂揖進士齒長者一位安席揖諸進士同
揖次進士齒長者安本廂席揖諸進士同揖

大廳堂官同諸進士連二揖各免獻酬次本
 廂同諸進士連二揖次廳堂官同諸進士連
 二揖次廳堂官對本廂一揖次諸進士自同
 一揖次廳堂官自同一揖入席進士席西向
 廳堂官席東向本廂席北向主客俱聯席席
 止用盞席儀爲賀進酒三行進湯飯畢堂吏
 跪曰敢誦名臣三章以佐燕喜禮生俱案俱
 畢冠帶堂官進誦諸葛武侯一章畢進酒再
 三行進湯飯畢堂吏跪曰再進名臣第二章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冠帶堂官進誦裴晉公一章畢進酒湯飯如
 前儀堂吏跪曰三進名臣第三章冠帶堂官
 進誦韓魏公一章畢進酒湯飯如前儀畢禮
 生唱撤案撤畢進茶畢堂吏跪曰稟撤宴俱
 少即席坐撤席稿從畢堂吏跪曰公宴畢本
 廂起立仍西向進士仍北向廳堂官仍東向
 各連二揖如前儀本廂送進士塔下揖進上
 候本廂入檻揖廳堂官進進士月臺下分賓
 主位對二揖進士出廳堂官入揖本廂別如

常儀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九

空出

以上原缺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

華亭張弼世編

使東日記并詩

庚申五月初五以

國母計馳告畿南五郡暨遼東西時遼有兵事單

車奉使頗愜素懷既 陛辭故事宜有

天子教下禮部部錄黃界使者而往重國典也朝

議以爲候 勅是然奏已後時遂不得發

俞旨至初十日乃行午刻出都門至蘆溝橋得梅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

四

一

長公學憲書敘別離之緒感慨悽愴幾不可

讀且曰不雨血而逢東立將窮隔外形勝及

塞上方畧耶須將彼處事情實實窮究做成

牧之二論子瞻五畧寄我讀之無使人笑毛

錐不及大劔長鎗也余珍重其言夜抵良鄉

官舍俱別有主者宿破宅中土床苦穢虱不

寐達曙覓清水煮糜烹茶皆不得進明見一

二供應人皆頭如蓬葆衣不蓋肘去天尺五

風景遂至此憐而賦二律

山城通 帝里極日際平沙野步荒秋色竹鴉落

晚霞歎床難穩夢苦水不煎茶豈是延窮客燒車

上座耶

藥浪遶聲急朔方民力枯還官那有粟供傳總無

厨未作隨車雨何勞束帶趨轎軒能忤賦執筆更

躊躇

十一日早飯後遣班役候勅輦上因書前二

詩寄須日華儀部

遣長公使者還酬詩二律鐵牛仙獨我兩人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

四

二

戲相號也余攝雍務而長公視學篆齊魯間

獨也忘機仙作伴牛平有骨鐵爲名泰山絕頂尊

東魯壁水流風說鎬京自是鍾堂多雅化由來玉

署早聯盟眼中却笑吾老矣看爾黃金帶已橫

黃金橫帶謂何人黎閣書生補闕臣天子文章旋

世軸士宗山斗定人倫高歌不數郢中調鼓瑟能

傳魯國春我去扶桑探海日共君日觀指紅輪

同登泰山

午後移過直指別署館人將迎頗肅戲題一

律解嘲

朝辭 帝闕使車單一樣風塵兩樣官燕酒醉傾
歌碣石吳鉤笑攬度桑乾郵亭不識龍蛇字關吏
仍尊獬豸冠今日皇華聊訪俗漫留征騎且盤桓

十二日早發良鄉過瑯琊河看鐵蒺藜橋柱

也水力洪洞故鑄鐵柱支之時水落栽通細

流飯後過巨馬河河水竭彌望平沙先是

聖母孝定皇太后出帑金鉅萬勅石橋于河上橋

壞于洪水今且車馬從斷石下過不復有涓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三

滴矣土人云當水發時不辦牛馬問渡者望

洋而嘆也

午後過涿鹿舍中時東方有兵事見道路甲

援兵經過今宿開廂毋暴苦凡再三題壁間

志感

混沌既鑿天陰符出書契太白高翔方干戈動黃

帝闕龍豈不仁毒螫須禽難恨彼蚩尤虐而開萬

世厲跡來話戰場屈指軒轅地佳兵一濫觴援援

十歲我 皇學空同垂裳做古梨園多不殺威

亦有時雨濟年來守四夷狂犬東隨噬當關戰士

或出塞將軍殪不聞霍嫖姚兼有中行說 御書

賜故劍幕府發新誓歛血懸胡頭滅此不再計未

許犁幕南設險先防衛將推九塞雄士棟三河銳

乘障數未盈軍書晝夜通樞密下虎符催督及推

警郡邑窮食派丁男併贊墻出門各吞聲十室九

流涕不受塗旅狀忍作沙場瘞兵多餉亦艱司農

又告罄精衛填滄流力竭終難繼豈有不涸倉年

年添額稅割鼻療腹饑腹充鼻已割中原民力枯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四

扶桑詎能繫我從此地過援兵日連袂馬蹄似梭

織飲舍如流逝况有使車來供傳繁厨隸因此二

方苦太息畿南敵救敵克如何營平聊補綴

十三日留涿鹿待 勅夫出京既已旬日而

盤桓不敢前進欲再守候恐羈王程將徑就

途懼失禮制信進退之兩難也

官舍夜坐讀王侍御蒞宇先生疏草有感余

瀕行侍御公贈以疏草一帙其所言廢虜墜

田蠲稅課罷募兵諸疏鑿鑿皆危言石盡矣

余讀而悅之爲言路慶指南也

直言在國爲元氣殿虎相爭空鼎沸老成論事總
片言濁者爲涇清是渭有時盈庭盡老舌霹靂一
聲醒聾聵有時排闥叩 天門那管嘒嘒忌觸諱
只今邊事日倥傯內窘徵兵外糜餼國帑膏餘朽
蠹錢軍前更急漏卮費治粟空勞造部郎屯田不
見置都尉州郡竭髓同枯魚父老苦兵如刺瑯先
生慷慨陳昌言剛吐柔茹水火既亟須廟筭恤民
艱無令中原赤子畏河內蠲租効汲孺秦中刺配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日記 五

赤心一片鹽梅味

十四日辰刻將發涿鹿差役自京師來云內
閣擬勅具奏且書勅矣 聖意以科臣差計
難之諭內閣留待封差用內閣附奏各差官
俱已出城 勅書遂停不下午刻過定興畢
今君自肅來謁今君譚論慷慨有幹濟畢白
陽先生弟也語次相勞苦今君曰畿南州邑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日記

六

岳家軍難也今此輩剽悍掠齊民如野獸不
受羈係一當大敵有駭而潰耳曾如是遼陽
何川此十八萬兵哉言之扼腕暮至安肅邑
城北有麒麟塚望見未暇一登是夜余具候
勅疏草完僕人甚痛無能再往京師者
十五日發安肅午刻至保定城外驛中清苑
張令君弘禔來謁爲假一隸飛騎入都因進
過前途以俟其歸

請勅一事余將行時朝朝相侍御託徐國陣

明衡來言大禮不宜草草須有勅乃行左滄
嶼侍御遣書來極言宜正此典禮余少停以
待而孫少宗伯公夜來訪言部中查無故事
見侍御書因袖去余偶想皇明詔令一書
夜半啓書案而視之則嘉靖中

孝烈

孝潔及

武宗皇后三勅在焉遂手錄遲明而投於少宗
伯之門門者收而混入宗伯公弗見也至午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七

七

後左侍御過訪偶告以舊有三勅侍御云我
家亦有此書遂別去至晚而宗伯公再有札
來云閣中俱查無故事奈何余遂封原書報
命去二鼓而左侍御一揭帖見投則已悉載
二詔持論凜凜矣余當日原檢以呈宗伯而
不虞侍御頃刻昌言遂令檢故事者懷多事
之懼也

酉刻而入慶都慶都陶唐氏之鄉也有堯母
陵在官舍左拜謁祠下有丹朱墓在城南未

及謁時官廨俱爲援兵渠帥所據余旅舍左
一公廨頗寬援兵屯其中醉呼徹夜五鼓聞
暴掠寃號聲遲明而寂然則曰官兵已滿志
去也時許令君來謁言其狀甚苦余曰此輩
寧可以方畧治只厚體貌獎其渠帥令其約
束部落而戒百姓勿閉門稍給其醉飽速之
去慎勿激令公是余言十六日發慶都入定
州境定州古中山國韓魏公蘇長公常帥其
地有長公雪浪石在州學中有魏公衆樂園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七

八

在城北宋時麟昇丹蓋北邊鄙也余嘗讀陳
宛丘集有送李端叔往定州序謂宜推牛餐
士莊邊人之氣而不應計較宴醺金錢蓋其
時定故武地而備邊須養士力也是時坡公
在定故端叔往宛丘送之以告坡公云然余
一入定境見驛路官柳夾岸岸有溝溝外土
墻週之車馬絡繹其間墻外田禾隴麥油油
蔽野蓋熙熙一樂國也詢之則刺史沈庭英
修封疆甚飭沈君蒞畿南兩邑役吏治具等

畿南人思之故再提爲中山守云余從涿鹿而南見平沙蒼莽荒野蒿與破屋類垣相錯者無處不有私念以土人之力墾之墾溝築垣栽柳樹蔭其中塙外則麥稻膏粱粟蔬瓜果土膏之利且不勝用寧止惡荒亦可防盜而何司民社者一不留意故心快中山守之賢也然定州以南皆相似不類涿鹿一帶矣

十六日尚留定州舍中辰刻而刺史君自郡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日記九

歸來謁廷之貌朴而情真蓋有心任事人也
官途輒先甲第而鄉科作善吏都無物色余故特采而記之

韓魏公衆樂同

武郡憂邊日偏能舉衆人旌旗一改色花木自添
春官道槐陰古處雪片色新誰能寒敵膽一嘯定
胡塵

十八日抵新樂董令君一經來見具言目前
兵苦且日賊急而民逃役繁而廩竭如空釜

止兒啼將何來可救余曰莫若修聖今夫地壑而粟多粟多而民飽以飽腹供他擾庶或可支余又進之曰士大夫患無此點真心耳辦得一副真心腸即水盡山窮定有窮則變變則通之處故周書云罔曰弗克惟既厥心今君疎然因別去余見道上有額曰北嶽正祀因想此恒山道也五嶽勝地當一謁之而

主人誤指恒爲黃遂具車馬迎余往至則山荒石險及嶺而讀碑乃古少蓉山今爲黃山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日記十

者也因大尊時微雨山僧引看龍池池側有象鼻石曰此龍母也池創宋熙寧間古碑尚存少蓉山爲仙女修煉之所後黃石公隱居于此因名黃山云漫賦二律

時村人俱紅杏

錯認恒山路到來亦有山總饒雲外趣况是雨中還茶新聊試碧杏熟未供丹歸路看城市參差翠樹班

山荒真太古塵遠即仙區古洞遺黃石丹崖有素珠地分龍吐水天遺象脚珠若倚曾游此清緣未

許渠

十九日發新樂午刻至伏城驛薄暮至真定
朱郡守咏白同社友也邀至府舍夜話言募
兵患苦其悉是時直指按真定彙奉

勅地方召募而掌科亦率其所辟參隨數輩以衝
命來真保間民力枯久矣何堪再擾倘以召募事

權假之參隨是虎而翼食人殆無難類若孟

浪派之各州縣取一切苟且報成事則勢必

編派里甲出金雇無賴少年充數沿途逃散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七

仍累民間此事畿南第一剝膚之災而不知
當事何以遽

命也余曰今當先定兵數即如一府該募幾何

凡兵一名安家行粮諸費幾何總數而量各

州縣之肥瘠以派之各州縣輸其所費金錢

于府府乃擇各衛所世職軍官有身家健局

幹任事者責成其召募每募一人則面試其

勢力核其鄉曲里居而後頒給其募之直至

於募既完而各以募之人統之厚其廩給優

其猶資而速之出關民不擾而兵多實用此

在君侯當留意也咏白以其言為然咏白蓋

強力能任事者其以募科參隨將士一不假

借蓋此輩皆都下游食原無職事不戢為一

方害故余其服咏白之能持大體也時主募

兩公皆名人夫能用咏白之言畿南諸郡可

倣而行矣

援兵謹

過慶都目擊搜兵暴苦民間為作此
蓋實錄也

老翁上床臥牛衣老嫗當牕紡破襦稚兒竈上爇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七

釜糜糜薄不克兒腹饑驚聞一聲叩門急彎弓帶

箭橫闥入稚兒哭走床下匿叟翁下床相煎逼驅

驅取火烹煮煮東隣買酒西隣黍東西兩家各受

兵一粒一滴不肯予老翁老嫗跪痛哭今日肝皮

昨日粥賣衣典袴止百錢燄與長官米折乾長官

出門怒如虎走往街前尋大戶前街大戶緊閉門

拋石敲破正黃昏殺雞炊黍忙相迎酒漿澹泊怕

逢與既供醉飽索鋪陳直入臥內褻牀稠妻女羞

各奔竄竄前火滅人影斷五鼓仍來治早食但

二十日發真定過太宋隆興寺蓋趙太祖征燕還過此舊有大佛銅像後周時半毀鑄為錢存其半暴露中野宋祖為更鑄像高三丈餘建重樓貯之氣象頗閎偉前殿治兵器其中聲鐸鏗然

午至樂城縣樂武子所封地也城小而地亦瘠西刻入趙州州守宜興蔣君親來謁同年蔣孝廉族也年少而襟度冲雅其請蓋意良懇是夜與之話二鼓

讀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日記 十五

十一日將發而聞同館魏道冲年兄以是日午刻至因留待之同州君游栢林寺看唐吳道子壁間西水水勢兩壁各自奔絕蓋一似崩瀉一似浪湧起伏奔赴目駭心疑寺古趙州和尚所說栢樹子成佛話處也傳燈錄云趙州有栢松栢語禪客相傳徧天下蓋古來海內三大林栢林少林栢林云而寺處類僧皆野樸不能支朝夕蓋地朴而民儉不似吳下之侈金碧而鑿青脂也獨訪其趙州語錄

讀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日記 十六

一冊併禮其壁間像云別州君出東城以康將軍墓去城二十里墓高廣十餘畝墓前不樹土人云先年土中多金銀器土人新而猶焉掘之即得已仍埋還凡借無不與者後土人借多不還而里中惡少遂謀發其藏不數尺箭砂射而如雨故探丸兒不敢問後土人牛羊多病疾迷蓋一馬王廟以鎮之豈所謂馬蓋君者耶而墓鬼然常封矣轉西南墓壁謁龍王康州君父往候于此其觀龍井讀廟碑謁龍母祠蓋中貯小龍似蜥蜴而有鬚鬚出沒無常蓋靈產此蛇道士養之膳餽其以愚村人求施舍者獨前龍費云其法與某件符以觀蓋井上隨神所與亦多矣而即隨之其瓶中無水者即涓滴不得也其說甚興然祠宇初建其難神即神乃人亦神之弗能徹厚施舍也東有李左車墓不及往入城過道冲官舍中話半日對飲官厨酒道冲又過余舍而別道冲自癸丑九月都下別今七

更彥夫相對各驚喜話不能盡是晚五鼓雨
廿二晨起雨不止予再往過道冲別道冲贈
予翦頭詩予和其韻時已在栢香道中也

客路連朝雨孤城五月秋相逢聊對酌欲別更淹

留交誼憐青眼功名感白頭何能謝朱綬垂老臥

滄州來韻

單車平棘路涼雨客生秋斗酒七年別離顏半日

留舊狂仍在眼新恨各添頭安得胡塵淨相將泊

馬州步韻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七

午刻至栢鄉古栢人地二府沈君署邑事來

謁余作一書託往朱郡公索觀邸報乃道乘

駟往是夜宿舍中

廿三日清苑張令君所遣騎入都信還先是

余催勅疏屬國子稼王友仁上而稼往禮部

探云十七日內閣奏入知十八日于文華殿

頒勅禮部堂上官便可勝黃差人齎送矣遂

俾上疏以待齎勅之至午刻而咏白寄邸報

至則見真係晉中已改差劉大行廷佐于二

十日 陸辭竟未知其有勅與否覺行止之
難決也

廿四日發栢鄉午後過內丘則順德境尚留
舍中半日以候 勅也

廿五日勅信杳然遂發內丘午刻至順德郡

守汪公元功也余以未得勅而計音又不宜

送途中作書致之大畧云雖使則 皇使宜

展郊迎萬福之儀而制係部劄難行 龍亭

捧置之禮汪公先于傳舍中來議悉如奉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六

詔常儀但後補勅耳遂行禮如儀注故事而廣

平大名二府皆如之余心重汪守之能尊

君命有遠見也

未刻往城南訪門人王可仲所建水關引百

泉以灌民田者離村二十里土人引余至開

上讀記事碑皆伏地號慟思王令君云可仲

爲郡臺令三年 召入擬南銓而未幾客歿

化州僅存一子貧不能葬時土人將爲令立

祠而祠未成余許作碑記其績作歌以享之

申刻發順德至沙河

廿六日發沙河渡河水過馬腹午刻至臨汾
關申刻至廣平致計命如儀

廿七日訪同年李聶許兄弟小飲別午至肥
鄉趙肥義故里南有漳河水橫出平地舟行
二十餘里廣陌皆沮洳村民頃刻隣漁鰲矣
晚宿廣平縣

廿八日發廣平縣午至大名致計命如儀元
城縣今方大任鄉同年也以服制故暮夜來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

詩

話送別

廿九發大名過舊城云此家飛驎軍也有宋
王欽若五禮碑頌封禪事歲時一律

日落征途訪故官行人指點舊天雄苑城
羊下古墓高低承紫中漳水不堪添夜雨
舊樹秋風古來河北關興廢一說千戈俾未窮
遂渡衛水中刻至冠縣宿

初一晨刻而部齋勅者至蓋錯走河間道又
不肯前進遂坐待誤事也幸先是三郡俱已

成禮遂作書謝三郡守勝責遣原齋官送之

發冠縣未刻至臨清同年吉兵使過訪約話

別舍署州楊令君來見甚慷慨有胸次人也

初二日晨刻書援兵募兵二詔送吉兵使楊
令君持素綾來求余書二詔云欲刻之石遂

發臨清午至故城晚至武城同年王令君子

鑒來謁遂余夜話別舍中二鼓而罷

初三晨刻書二綾還令君發武城中刻至德

州州守故國子屬吏謝君錫教也時以國京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詩

故不得面餉余南棹遂知南味

初四日發德州午刻至景州

景州吏目哭訴道旁有官餉四千二百遇暴

客十六人白晝被劫於中野時征東逃兵潰

故四出郡縣苦之作南山猛虎行

南山虎北山盜行路難三河道三河德兒走風塵

彎弓躍馬氣縱橫馬頭一指催萬人鳴餉響處飛

弧驚征車轉瞬出官路官錢私錢走如驚官錢押

財濟遠軍私錢與販資商賈河東一路村無烟火

楊荒草六月天車夫汗喘車輪折百里五十行不前霹靂一聲呼廣漠壯夫墜馬覓騰落止求買命不求錢官錢破積私傾家何圖遼餉四千餘景州白日供搜攬刺史傾家認賠補捕官追比徒號呼官餉坐守急星火地方捕盜同捕虎赤白誰能擇主名半是丁男半逃虜戍卒何緣聘畏途那堪枵腹行負戈送徒有長不相惜絕塞長征可奈何委家未嘗給家口行糧蕩盡空束手不見將軍享士牛那聞天子勞軍酒當初調募有前言不往征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日記 主

逃但備邊中途申令仍勒限出關火速赴軍前調來充數半羸卒况兼召募盡游食紀律不閑槍掠多當年從軍已作賊而今逃竄走荒郊關山難度家鄉遙家鄉追捕兵符連妻子囹圄身鬼錄徬徨中路欲何之正是山窮水盡時途中饑渴相煎迫不作探囊將告誰馳騁黃沙盡官騎不特兵逃馬亦去狐叢時防夜半鳴溝池須備日中起中原一呼如鼎沸東方百萬同魚潰欲將弭盜策安邊調兵募兵胡易言

是日過阜城會鄉同年王通明太史酉刻至富庄

初五日發富庄午至獻縣耿兵部藍陽余昔年譚道交也逝矣斗酒尊其廬無子立族子爲嗣徘徊愴然藍陽之學以即事即物自我做主爲宗余徵進之曰因物則聖宗執我則霸學藍陽爲常熟今以擇法太急爲邑豪者所中擬授兵部而旋中白簡調原官遂歸隱養母作書謝余言謝當奉母終身俟道力渾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日記 主

定而後再出也藍事母孝親黨言其處甚瑣母故林姓所居里有臺名林臺先生築之泰母時遊其上母沒廬墓三年悲痛無聊躬糞土益廣其臺像祀母其中而自刻爲鵲像情其勞臺南落成晏親友故人三日畢夜無疾化于臺下寢洞中里人呼爲耿孝子有一諸生作耿孝子傳示予質而不文然紀實也先是予許爲藍陽母孺人銘其墓尚有宿諾今當并爲藍陽銘以志得歸之義遂向嗣子索

得其行實云

午刻發獻縣西刻沙河驛宿

初六日發沙河驛午刻至河間迎 勅開讀

如儀余疲矣

初七晨遣家人回京遂發河間宿青縣

初八日發青縣至靜海蕭生來謁留共酌舊

門人也

初九日發靜海從舟至天津時迂者從陸而

不知從水至以爲過客驛遞俱失迎迂天津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日記

三

日日候 詔使至而詔使坐空舍中供應百

無一備可笑也會李少司徒夢白來訪衛官

倉皇竟坐椅方治供帳是日兵道賈憲副之

厚王工部游初田戶部特奏王總戎學書俱

至李少司徒贈余兩蘇經解海運圖及其疏

賸記書是夜宿署中

初十日早謁司徒劇談邊事及海運謁王工

部文瑞公子也贈余文瑞公復宿山房集謁

田戶部督餉公質理也云芝麻灣一路兩日

而可達蓋套稱便云蓋新創也

謁王總戎學書總戎言 朝廷用介冑人賞

須其壯時如某者十年前尚能躍馬彎弓今

光景不如前即此可類推矣

謁賈兵道之厚言天津治兵事歎其重鎮而

無兵余問其故曰兩營原設兵六千耳而春

秋更番往他鎮築城浚池往來道途無休息

寧暇金鼓訓練耶守往例而不變吾未見天

津之有兵也夫芝麻灣道自遼境入天津止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日記

三

二日程耳我今日借以爲利他日亦當防其

爲害萬一奴夷窺此道而來其可支手而安

藉此六千弱卒爲哉余深歎其有遠慮是日

宿楊村驛

十一日發楊村午至河西務汪民部來訪招

飲辭報謁而行晚宿香河行乎泥中糞沒馬

腹可畏也

十二日發香河途中大水申刻宿三河

十三日發三河出西門渡河遇泰兵爭渡余

戒僕人勿爭良久乃得渡中流見兩往卒策

馬亂流而渡馬逸人没于洪流中火伴號而

救之弗得也傷馬作公無渡河行

秦歌苦秦聲烏公無渡河竟渡河公渡河風波起

河流湯湯走千里黑雲吹浪山雨來斷送征夫一

夜水公渡河河無梁橫戈跨馬手挽韁壯心未酬

馬革裹俠骨已葬魚龍腸公渡河別離苦水聲鳴

咽傷千古舟楫野渡莫爭先隔別春閨曾記取公

渡河軍書謫前隊方過後隊迫誰謂投鞭可斷流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主

枉將七尺捐河伯公渡河吞聲愁履穿衣被行囊

羞晨餐未飽填鯨浪招魂不饗犒軍牛公渡河徒

侶哀關山萬里同徘徊誰知昨日連牀酒竟是生

前離別杯公渡河良已矣男兒沙場總一歎旅魂

疑逐故鄉迴熱心不付西流水公渡河可奈何胡

塵欲絕瀚海枯陰風獵獵鼓前驅願洗兵馬挽此

河

午後至蔚州邵兵使太宇來訪余報謂留酌

署中譚時事慷慨有心任事人也邵公綜理

驛馬而馬戶得以休息

十四日發蔚州晚至玉田今君趙來謁文雅

士也蓋兩中乙榜以不得一第爲久事余曰

我朝每科登上第三百餘名然各垂不朽者

有幾我輩若以做秀才時要中科第念頭報

答 君父便是千古有數人何論進賢冠上

加一進士第哉趙君俯首快余言

驛傳軍興後煩苦驛吏有供應不給而逃者

而使車過其地大率生事在前站人凡用馬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主

一匹便折二匹人夫一名便索二名以至馬

戶驛官俱有使用動輒一二千錢驅馬高蓋

者塞兩耳不聞也驛雖置簿登記而往往不

敢問薦紳不露居枵腹備冠蓋行游足矣何

必縱豪奴悍隸將驛人鞭背出金錢哉余向

沿途禁班役無染秋毫而不能察至玉田僕

訪之馬頭得其故事太息而記之

十五日過訪王吏部性所年兄留小飲舍中

所居地茅茨不飾而待論毅然有難奪之色

正人也中刻至豐潤今君李文琳來見

十六發豐潤早過榛子堡韓開元鵬南所居地也吊其母夫人喪不值沿堡田疇豐茂雨過水落稻爲飲土矣時亭午大雨既霽乃行中途山水暴漲車馬行沮洳間薄暮至沙河驛宿是夜五鼓熟睡忽似有人來縛余去竟一故案者余夢中語之云生平無一傷人害物事亦無一傷人害物心奈何置對一人謂余云當年某相國欲害一人而予以微言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日記

壬

決之今其人竟已直故須子作佐證耳余自想實無此事俄而一鬼類魁星詣余曰當讀易經救世上人行好事乃免然縛余者柳榆桑不已也俄而有五將軍皆被執持銀瓜若平日屬余指揮者謂余曰若案果實我曹且得而凌君余惶惑問一人從林中來似搜索人者云此地沒有余避之隱處其人迫而至則又有一人持白銀一錠納余袖曰事已明與子無涉矣前所費去五十金仍以相還既

覺而天已曙然心中尚怛怛也豈余前生宿

業尚留真案疑似問耶然內想無可當問羅

老子一磨勘惟有歸而讀易山中遇人便教

作前生懺悔耳

十七早起雨未霽去永平尚六十里驛屬迂

安縣地縣方今自邑城來見

十八午後至永平開詔如常儀遣府諸公署

不會

十九日過訪鵬南留飲并訪白完白父子以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日記

壬

本頗垢從人皆病遂稱一曰

二十日發永平至撫寧宿

廿一日至山海關時總制宋公及鎮道以奉

臨俱不見

廿二日出關宿前屯馬上望海看山時風值

西南見海中千艘平渡樂而歌之

萬山北走亘千置南觀滄海難爲水天險由來出

愈奇長城一絕連復起孤棧叫斷晴嵐碧海蒸飛

飛騰海色山光接雲入杳冥海岸連天只咫尺青

青岸草迷平蕪村烟寂寞亭障孤日落征旗動戍
鼓風高鳴鎗走飛狐黃塵驟馬似奔電上坂下坂
凌絕澗須臾攬轡登高崗洪波湧起開三面落日
浴身百變生驚濤萬丈駕鯨鯨驚蟄鳥島浮水際
恍惚出沒俱神靈依稀西南千巖下破浪凌風似
驅馬千鍾石平穩渡疑是海若呵護者以茲漕
海清危邊寧憂斗粟值千錢旌旗雷動三軍色壁
墨春生萬竈烟而今西虜廢戎索山北重關謹鈴
柝么麼奴醜行敵擒塞上諸公良苦心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日記

廿三日發前屯途中遇雨至中右所宿

廿四日過寧遠王兵憲宵札來逢午出浴湯

泉宵札携酒飲食泉亭上賦湯泉詩十八韻

酬之宵札鑄新錢催督餉運撫遣西軍善馭

屈夷深細有宏幹人也寧前一帶倚重焉

女媧煉天工祖龍窮地脉至今八千歲絕塞留炎

赫北海煮清泉南山爛白石汎汎祝融宮湯湯扶

桑宅沸閭不傳薪藥珠連散琅古亭龍淑簾虛室

通靈液清濯征人纓燕洗壯夫膺應是王澤長湯

和噴沙磧別疑有化工勺水皆春霖明府擁旌旄
高牙羅榮戟當關貔貅千度海餘艘百酒榮樂育
從風塵滌行客良夜坐亭池深杯話金華風欽澄
清懷料奪腥羶魄此水同天河流曳咸池赤

廿五日發寧遠至小凌河驛宿

廿六日發小凌河至右屯遊擊祝世昌周請

見祝江南太平人也以官籍隸遼陽登武進

士擒通敵無武人踞路氣新擢遼東都司矣

余入通泰遊以下皆不接見祝以同鄉故延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日記

見之

廿七日發右屯午至大凌河所申刻宿十三

站驛

廿八日至閭陽驛熊經畧芝岡以書遣官來

迎晚宿關王廟去廣寧城四十里周撫公輒

陽移書來謂詔書過會城守土重臣豈能置

之不問乞授詔書便余許之時道臣李明馨

以後一日到任遂止廟中待之

廿九日午後至廣寧開讀

三十日遊北鎮周撫公餉榷酒題二詩以酬
午登醫巫閭山一老僧扶掖而上至絕頂放
歌一篇再書二律付山僧

北鎮廟醫巫閭山神也廟栢甚古一樓當登
石之前石上刻有會仙亭字

名山叢幽北廟貌古諸侯孤栢千年社羣仙百尺
樓豐碑留聖澤卷石表神丘何事飛塵息東方爲
有周

地靈開朔極天軸轉關東保塞分雄鎮祈年享別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官干戈荒亂異風物太平同莫話邊廷苦天山好
掛弓

登醫巫閭山絕頂快一老僧以從放歌一首
神州五嶽雄九墟遼西乃有醫巫閭長城不能斷
地脉靈氣盤結東扶餘翠屏萬疊遮大漠危峯千
尺凌清虛砂頭奔西似駭浪山勢襟北同永御石
壁巉巖俯絕壑泉流滴滴下深渠鼉鼓吼嶺苦折
展鳥道盤屈驚催車遠遙百折山之半別開一洞
非人居山樓突兀鑿新登佛火荒涼依舊廢羣崖

披林上絕頂天風欲墮吹襟裾蒼茫大海迷烟霧
嵒嵒開山等土直劃然長嘯藐姑射世上紛紛同
臭帑讀書浪說醫巫閭今來塞上登臨初機捨一
掃狼烟息山巔可勒燕然書

書示閭山老僧

老僧扶予登絕頂坐石上同生公大事

生來游癖水雲多奉使何緣塞上過題石未能微
客伴登山早已倩僧扶籌邊未許晁家今作賦何
如宋大夫長嘯一聲看大漠烽煙何日息玄菟

又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

三

昌黎不是喜參禪海外相追老大顛一息浮生同
泡影諸般假合是萍緣到頭結果君須認當下機
關表不傳何事慙慙叩佛法海天孤寂一輪圓
初一日撫公哀臨三日畢游暮來訪漏下
鼓報謁撫公留酌署中話四鼓撫公細心能
任事而意氣和適能調劑人蓋亦遼西一長
城論遊事甚悉而獨言壘田一說爲難行
出關自軍前一帶北至山南至海廣看不下
三十里扶藜者出十八里時與塞外虜爲隣設

有不戒則一馬可至然其間地饒多茂草而
種植絕稀間有開種不過近堡一兩段離數
里外即沃土皆汗萊矣詢之城堡父老歎曰
無人無時無本無此三資即膏腴滿前奈何
夫各衛堡軍多而民少則無人差役多而休
息少則無時軍民糊口不給而寧得有盡藏
以備牛種顧夫役則無本且今牛運驢運絡
繹道路送往迎本奔命朝夕百萬斛運遼陽
而河西不得一粒粟餉銀猶銀防護齎送無
寧日而河西不得一文錢如是尙可言墾田
耶余以是知撫公之言非謂勸農務本爲迂
闊特時勢出無可奈何耳然不勸河西耕種
則河東接濟終有窮時余議 勸廷當捐十
萬金付廣寧撫道召募人夫開種河西河西
民飽而可以濟河東也聞經畧公亦甚怒議
屯種者然則全遼何時有廖耶因感事賦二
律

遙望關山思渺然遼河深處草連天征人秋盡思

更戍野老春歸話種田萬斛烏鵲天雨粟千家牛
鐸地輪泉臥龍軍務真勞矣何似金城更可傳

其二

長夏單車數遠征幾番駐馬問荒城中宵雨濕牛
羊氣白日煙空鷄犬聲塞下不堪胡騎牧隴頭誰
勸土人耕由來貴粟真長筭猶勝金錢百萬傾
熊經畧再遠書來道遼患頗棘余作書答之
陳按公于廷亦遠書來

初二日訪鎮道諸公李總兵光榮麻撫兵承
恩馮餉郎汝京李兵使乃蘭午後撫鎮餞于
郊鎮道別設餞于郊遂行仍宿關王廟李總
戎疑重不洩深練有威大將也馮餉郎清如
止水李兵使爲驚敏快皆一時邊材之良麻
總戎傷弓之餘氣頗不振然以三全河大將
統兵不滿三千而寓居會城外一驛中欲其
申威闔外難矣
初三日宿右屯時撫鎮二公各以標兵百人
兩裨將護送

初四日宿中右所

初五日午再浴湯泉王肖乾公以京臨不得
會晚宿中右所

初六日宿前屯副總兵寶承武通敏人也馭
屬夷有機變而尚威信屬夷皆聽命構二胡
羅來見坐於堂下飲食之予之錢食已各脫
帽頂謝而出不異中國知禮者

初七日發前屯寶副將餞飲于郊午後過八
里舖登望夫山有孟姜廟爲作望夫行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

長城外小山曰望夫山孟姜女尋夫處也海
中一孤嶼隱隱可指曰姜女墳

築城登登梓聲哀海邊池道秦皇臺城夫白骨沉
千載城下有女墳崔嵬睇觀大海連沙磧沙觀
片望夫石妾是秦閨織錦人夫爲遼塞修城役修
城織錦迢天涯秦月遼雲道路賒秋寒欲寄人何
處寒馬無憑字漫斜欲縱停棧還自想不信遼東
在天上誓成誰憐女子身殉生獨壯男兒往孤身
萬里尋夫君弓鞋踏破關山雲關山盡處遼遼海

夫君不見空招魂瀚海滔滔不可渡邊城凄切戍
樓鼓中夜徬徨宿草間夢裏逢夫話辛苦千人萬
人城旦春我夫旅骨委蒿蓬一聲叫斷哀猿絕高
城白日摧悲風悲風動地來白日何悠哉築城萬
夫力摧城一婦哀城邊一哭憐千古海島長存一
杯土而今征戍滿遼陽多少春閨淚如雨

初六日晚入關文制臺索兵使莫駕部俱來
訪薄暮報謁文制臺留飲署中四鼓罷制臺
公通練快爽人也而氣局亦寬大言東夷起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

彙之因孟經畧今日宜分兵屯守選將訓練
之事甚悉

初七日飲於表兵憲署中午後莫駕部飲于
城樓上

初八日發山海關莫駕部設酒雜海餞予看
長城盡處洪波湧起一望無際而孤城屹然
真天府形勝也感懷一律

天險由來護帝州長城盡處起高樓連朝宿雨孤
征客一夜涼風出塞秋但使旌旗營戰壘不緣旂

吹動悲愁憑高極目迷中土車馬紛紛似海泥

是晚宿沙河驛

初九日宿撫寧

初十日至永平韓鵬南父母迎余飲郊園中
至晚過訪白年伯飲余舍中達曙矣

十一日項郡侯宋餉部同年飲余于別署晚
白完白年兄招余及宋餉部于園中飲四鼓
而散

十二月發永平表兵憲位宇饒予灤河上郡

寶田堂初集

卷之三

日記

壬午

大夫項鄧林都使君宋先之年兄攜酒饒予

孤竹城城址僅存故迹耳兩山對出灤水經

其下清石當其中題曰中流砥柱夷齊孤竹

君兩祠隔水相望艤舟絕壁下頗樂賦詩聊

謝以記一時勝會也

孤竹古孤城孤山灤水滄山高廉士節水其聖人

清北海寧甘老西山不滅名至今游故國風物尚

嶙嶙

其二

紀壁僻平沙雙祠隔水斜坐君仍有壯遊興豈無
家天地留風教山川寄物華深杯坐後清兩兩大
夫槎

十三日至豐潤同年陸今者趨來還差往還
化飲于城外

十五日午刻洛遵化之湯泉別令君宿宿門
驛

十六日午刻至蔚州郡兵校飲茶及至發憲

同年薛大憲憲吾夜話過事時余憲憲薛

寶田堂初集

卷之三

日記

壬午

決泰俱往盤龍中軍提調潘汝霖坐武勇營

問余臥在健方曙除御軍憲定事書至焉罷

知只有一種種權妙用當以進二公耳經署

盡瘁鞠躬身雖軍務一黜亦必可散御備關

其胸中無一可意人口中無一寒暄語此種

切須亮之一為所動微在詞與意變竟與決

能轉物者不為物轉能用者不為人用今

且出以減此朝食報君文雪錫恥為念何

願在體面詞氣上在計較耶凡軍前事直須

委曲窮其氣乎其心既具轉悟而遷行之虎
豹可維弱而遊我身在堂下而賓則是堂上
人也王公快余言

十七日發蘭州至通州邵太守兵憲示余課
子執清賦候尤書及諸刻賦亡律酬之

三十登壇胡馬嘶環遊拂拂動胡霜文章雖表塞
函谷臥龍論其古冀方生胡光泥封絕塞行塵尺
組繫名生高樓日夜思潏潏十笛淒清引秋荒

寶日堂印集

卷之三

五

采薇久已困邊方天無何因廣廟堂總是漢家憂
綢繆故全彈勦取金湯戰勝日耀禮應評著奏風
清操趙鼎不是壯猷能伏虜雄鷹民力竭范夢入
寸心困在薄道難回晚宿清化門外拂寺來

十九晚刻則京邸寓中越明日而

神祖龍馭止賓矣遂見

輔行哭臨禮

寶日堂印集卷之三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古樂府

聖人出二章

君馬黃四解

四言古詩

賦漢王節妃井

賦溫泉

春雪飲紅梅花下漫詠

雪窓讀書拈偈

春暑中桃李交樹而花戲題其下曰桃李蹊

而賦之 寄親道冲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五言古詩

夏日彈琴奏虞帝南風之歌有述

重輯內閣藏書有述

賦得悠然見南山

詠劍寓言

夏日讀書即景

讀書吟

夜坐看流螢有感

咏無絃琴感事

焚香

君子二章爲余舜仲作石簣先師目舜仲爲

君子時舜仲今山陰

鳴琴三章

五言排律

賦得春色遙看近若無

王岫雲大司馬經畧遼東時泉議爵公而公

慷慨行賦以壯之

雨中遊郊壇同稚文學士及彥直更生時泰

暮晦日

贈別姚澹遠北上并懷徐九如

題王光祿公觀南園二十韻

七言古詩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山中樂

老人嘆

爲陶世兄題吼山石宕圖石簣師讀書處也

月夜遊醉翁亭清露襲衣頗懷酒鄉之思

中秋夕飲魏顯伯新第出胡兒頭爲飲器賦

飲器行

送沈大行奉使楚藩 鐵牛行贈梅長公

後鐵牛行寄懷梅長公

思親苦

寄武康令周生季侯

西湖席上醉贈歌者 海塘觀海歌

賦贈謝儼山五十初度

風吹竹瓦鳴

再賦鐵牛行贈別梅長公太常

得家報日鬻茉莉花數百朵以給兒子酒

余過京師再更春暮矣雖食大官然自

不滿二十錢也葵心未展藿食空憂苑

可從萼苗無恙凄然懷歸作茉莉花行

瀛洲道中書懷即用別長公馬字韻風沙蒙

面髯改無成獨客長途憺焉交心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目錄

三

阜城高氏園夜宿園有亭池似江南感賦得

磯字韻

安德謝使君貽余雪酒飲而甘美推蓬科坐

仰面浮雲泛白狂呼信口成韻作于原

酒歌

初夏望前一日過南莊訪其宮舍思先翁

水部公督泉於此去今六十餘年矣讀

名感賦

酒狂雙陸戲贈陳叔猶陳君善書雅能

不能

爲果音和尚題海覺一漚

送金孝廉分教宿選

門人曾元贊選庶常志喜

姜仲詵選庶常喜而賦贈兼懷吾師石簣先

生

送孫恒河年兄之固安固安古方城也易水

在其地恒河治晉有聞而克量移

華陽先生歌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目錄

四

題雲壑仙居壽包山主人

賦別徐梅岑尚璽北上因讀文貞集有感

閱宋史監門鄭俠上流民圖有感

頒曆有感述白駒行

題趙清獻公焚香告天圖

靈雨應祈詩

春歌二首戲贈徐成夫南歸

竹林和尚鎖晨榮云此臘八朔也感事書以

謝之

席隱君震湖過我留都別署酒間道外父八

懷翁舊事凄然賦別震湖古君子也

童子酌酒勸客有瓊琤誤入盡中饋作

行時同更生元如

夏日同杜奉常錢學士游莫愁湖葉中令

放歌一首

題俞節婦

感事贈鮑使君

壽王逸巖菊月六十初度

顧寧訥七十初度書以壽之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五

題汪叔輿小像賦得梅花噴

題林表齋社兄像贊

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百樂府

華亭張鶴世調鼎詩

聖人出二章

聖人出日月光黃河清升鳳翔開金華啟瑤室儒
髦繽紛玉佩成行披圖書訪虞唐君能好問貞聖
王臣能獻可稱忠良靈宜藏脫宜揚春水消水滄
天太陽一聖人出年歲登九年食三年耕微呼絕
雞犬寧六師張皇四夷來庭帝心滄海升中禮禮
冠裳揖遜人和親皇路蕩蕩荆棘平 天子萬壽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祝崇禎

君馬黃四解

君馬黃我馬蒼兩馬爭馳君馬良踈蹊揚鞭入帝
鄉解 君馬黃我馬黑兩馬爭馳君馬德黃金臺上
生顏色解 君馬如龍我馬如駒兩馬爭馳我馬驕
踴願供天駟敢畏馳驅人亦有言伏櫪之下壯夫
不如三君齒之新而我之初振策一鳴聞于天都
為問伯樂其價如何解

四言古詩

賦漢王節妃井

楚南古鄧子國野中掘地得井有碑記太
祖漢王節妃井數字并地里藏五百年後
方可來淘等語淘出之者則土人方可也
五代史南漢劉龔據嶺南廣州僭稱太祖
妃葬此勒銘井碑陳侍御爲今乞詩以表
之

銅盤堆露玉盤藏春桑田俄改劫灰已塵何祖開
基何王真國有妃表節貞心方獨掘井得泉留碑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三

作識五九數盈妃名斯現井水不波井深可食白
日重泉非淘者力若龍白虎翼東茂西高亭義義
來往成蹊誰云速朽不朽者名太丘表之千古同
馨

賦溫泉

嶺西電白界有古泉中流一線熱氣象涌
泉上舊宇已圯有石壁題太和元氣四字
陳今君引泉作亭其上

溫泉日生秋冷斯南廡陰不陽寒泉湯谷爲河伯

宅爲祝融官界以烟嶺扶桑與通涓涓中流炎
元氣既之淪之火傳門涕白石既爛爰爲清泉
井澄觴靈液蒸焉是何化工釀爲春霖征夫濯纓
寒士洗腦使君之德比于陽和酌泉思仁王澤永
敷

春雪飲紅梅花下漫詠

我聞花災風欺霜妬惟其爭妍故有銷墮寒梅孤
特傲然風霜白惟素質紅則淺粧一枝雪態萬態
春光誰爲清伴疎竹兩行潯影無聲冰肌有骨鶴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三

舉逍遙龍潛孤寂冷韻一庭浮香四壁乘時得氣
杲日東生雪消水來大地成春萬紫千紅繽紛獻
媚開落無言梅花斯貴

雪牕讀書拈得

讀書萬卷種竹千株耕田百畝養魚一泮古屋數
椽新酒滿壺不達時客長侶樵夫慣尋山水懶見
妻孥行則笑傲止亦踟躕廓然俯仰明月滄波空
諸所有無無亦無應化普賢示疾維摩總無罣碍
拍手呵呵

春暑中桃李交樹而花戲題其下曰桃李蹊
而賦之 寄魏道中

同欄共砌兩樹交加乍橫秋水忽泛朝霞迎風掠
亂映日欹斜誰云濃澹一家兩家澹亦含妍濃非
近媚葉葉相當花花相對附實托根擷芳比類和
而不同相扶不墜無言含露不老欺霜共領秋春
消息風光不求衆賞下自成行冷暑半軒孤松修
竹數卷一壺閒庭空谷朝花暮雨碧苔翠茵爾伴
不孤我德有鄰呼童酌酒共我三君爛醉花蹊白
簪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四

五言古詩

夏日彈琴奏虞帝南風之歌有述

曜景表中庭炎光燦南幙蘭宇清颺來瑤琴素絃
託醉臥遊軒侶閒坐援虞索彷彿風動休飄渺舞
干樂愜解帝力浩財盈民風塵忻同舜日熙清冷
適幽壑

重輯內閣藏書有述

玄黃剖經緯 昭代珍圖書開國二百年經緯盈

石渠人文曜星躔奎章列清虛網羅有深思
誇五車經世忠少文儒術固有餘邇來驚烈緒定
委不可梳甲乙瀾牙籤錦字供靈魚詎以百年著
棄置同土苴况此右文世隻字皆璫璣自惟竊慕
光入侍承明廬官清日亦閒聊可恣獵漁開函見
琳瑯校勘理紛奪行涉九流津恍與六經鉏豈惟
嗜糟粕雅志交古初古初若可見夔龍集玉除

賦得悠然見南山

秋色不可問滿日是秋英商飈起遐岫微風動深
簪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五

情境閒景自逸慮澹物亦清采采不盈把空翠來
几極佳木亂中峯象鑿自陰晴雲出既無意鳥還
亦不驚却憶茲山中幽人會相迎幽人不可見但
見停雲橫放歌寄所思一醉壺盡傾

詠劍寓言

少性本剛烈熱腸取愆尤延津良怪異偏向雷公
梭現影光燭天躍淵湧波流江上鼓椎翁不受子
胥鈞秘計進魚腸危言賜錫餞利刃示人誰斬
佞臣頭掛墓酬徐君心事長悠悠單車入秦庭易

水風颼颼使烈古所缺七尺同浮漚以此出世資
羞牽兒女愁功成不受賞畏嘯歸田丘試問龍化
人人仍龍何否

夏正讀書即景

蒲榻陰修竹臥讀離騷經樹影篩遠風穠陰度蟬
聲離離復續續遽然人夢醒櫺鬢并漱齒汲泉烹
雲英一啜便真然兩腋覺風生芰荷出新水香來
水面清泠泉戲遊魚密柳藏啼鶯因步東阜上四
望雲烟平激氣發林瀑好風與之迎高譚揮塵尾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六
五斗醪醪傾此際意洒然法雨灑松棚浮名大誤
事火宅枉櫻情

讀書吟

松風竝竹响萬籟皆笙竽高韻清人雲琅琅讀我
書懶解長畏人畏人人跡疎竹葉掃空階白雲抱
前除良宵孤燈坐酌茗陳編鋪頗似侶羲皇聊復
廢唐虞疎鐘散叢林宿鳥巢高阿月印水晶簾風
裊博山爐眼明心亦快時探罔象珠愧彼斷輪者
糟粕真蓬廬

夜坐看流螢有感

蘭麝轉商令腐草化為螢火齊暗亂投照銀明滅
中遠阜宿暮烟枯壁啼寒蛩俯視流螢下微火鏐
鑄東仰觀蒼漢問參差星斗橫偏與幽人期獨照
羅幃空一室良曠然寧受萬點紫紙帳和瓶花良
夜多清供嘯歌發天籟中庭起悲風縱心游八極
吾好何所從

咏無絃琴感事

有耳不辨聲聾人自太古何乃彭澤公偏喜無絃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七
伍識曲聽其真指上虛傳譜古人貴藏器會與知
音語山深澗有松象鳴花當戶似此清冷絕寂寞
憑誰訴綠綺未張絃枯桐方出火高調寧爲工右
床自搏拊聲歇韻長雷千載不可和世人誰伯牙
傷哉彈者苦

焚香

鼻根原受風須於世者廉誰爲作清伴集裏一鋪
烟和合非旂檀闢奇無龍涎彷彿清醴來味古宜
神仙山中何所有栢葉和黃連搗治無奇方蔗汁

經熬煎一丸試清夜不減小宗傳凡物實吾有吾
有得趣全寧意知見香無逐蘭麝瘳

君子二章爲余舜仲作石簪先師目舜仲爲
君子時舜仲今山陰

世人貴君子君子明其真無求非絕物有用不周
身皎如寒冬雪凜冽自陽春春至雪亦融冷暖不
居存所以叔季世元同太古人使君行所無悶悶
亦嗟嗟

世人貴君子君子觀其理民饒由已饒民溺溺由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已拔毛裸於肌愛足護及指元氣在世間通微亦
如此使君負明德而有如傷恥澹簡脉絡調民莫
知所始

鳴琴三章

鳴琴爲今君神阿氏作神阿治華亭澹而
能行其志以施於民政之成也余樂歌之
玄酒味故澹太音聲不傳世俗尚雷鳴吾將誰聽
焉所以獨賞貴漠漠如寒泉寒泉既無聲靜裏得
其天萬物固有止吾東恒晏然有魚躍於淵有鳥

難於田使君竟何如素琴亦無絃

穆穆松下風冷冷高山音何以和高山松風知我
心松風鳴自然自然識其真庭簡訟無譁載一民
乃寧達人貴自我君子隆斯民高調不求工悠然
古之人

柱急則絃絕柱緩則聲咽聲不在柱間而柱爲之
節所以一心調萬象憑施設使君坐虛堂澄水皎
秋月一彈扇薰風再彈厲霜雪只此指上聲誰能
分柔烈柔烈化工知皇路正清微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五言排律

賦得春色遙看近若無

和風吹麗景碧草動春暉黛淺分苔砌烟輕薄蕙
轉浮香疑入夢澹影欲侵衣雨過迴塘香雲深曲
徑微王孫池上綠寒客隴頭菲相池疑相望萋萋
意不違

王帖雲大司馬經畧遼塞時衆通歸公而公
慷慨行賦以壯之

若論天應不如何也 聖主仗節昇

元臣遼海遶聲震榆關戰氣新旌旗懸日月法令
遶秋春節以中樞重名因獨坐尊談兵雄似虎料
賦智如神釋肯能降虜園基可破秦有征宣帝律
無敵沛王仁盈篋無虞謗投杼不畏嗔隻拳撐世
字一柱砥風塵方叔功高日中典飲至辰壯猷歸
社稷榮貌在麒麟

雨中遊郊壇同稚文學士及彥直更生時春
暮晦日

南郊霽蒼翠西陵風雨來古道亂平蕪松濤激奔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十

雷入門躡殘磴睇望且徘徊縹緲紫霧間帝宮鬱
崔嵬穹宇雷金碧璇極闕尊嚴嶽瀆受冠帶日月
羅捲拓雕題摩清空寶網絕絲埃庭燎有餘光碧
紗存烟煤玄黃麗正位蕊祀崇先禋依然豆容
拜謁恍趨陪躊躇下階除靈氣餘蒿萊金門鎖中
合玉輦路平開短堦蔽臺榭曲徑通宮槐髣髴見
齋室茅茨照青苔本是天上居別開帝子臺滄豫
想翠華驂駕駟馬徠甘露灑四野祥風散八垓千
年住王氣萬劫無塵灰欲廣雲亭詞慚無宣室才

山岳勝伴駘雨話深杯殘醉踏芳堤春暮思悠
哉

贈別姚澹遠北上并懷徐九如

孟夏蘭皋淨涼風扇微薰烹笋酌新酒深杯來勸
君問君將何之馬首蘄丘雲蘄丘天子都入荒榛
奇文念君郢中調亦以高山聞一曲奏明堂雲璈
何繽紛黃鍾起牛鐸枯桐出焦焚得時即駕耳蚤
暮何戚欣努力馳修塗風雅策功勳嘶杯意無語
欲別手難分亦有徐孺子棄繻學終翠金臺有雙
駿一顧空凡羣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十一

題王光祿公觀南園二十韻

古堞臨平圃城南小有天狎鷗新築社飲馬舊開
泉竹徑疎疎影花蹊細細烟遊蜂先得路乳燕正
歸樛尸覆西山爽堂宜北海延松濤日風雨梧井
夜蟬媚靈榭紺宮闕梵鈴回閣懸峯濤迷洞口牆
矮出山巔亭聳孤嶺峙橋通曲水連一簾捲紅雨
半裊坐青蓮梅蓋方舒雪楊枝又散綿遠風翻柳
浪平水布荷錢桂樹堪招隱竹林可對賢迴廊初

得句丈室且逃禪
危渚浮花辨漁磯
隱釣無鷗忘機
不動鹿野性彌堅
幻影成何事
浮名空自煎
求爾有主邁軸吾隨緣

七言古詩

山中樂

山居書數卷
酒一壺
榻一張
枕書而臥
醒便讀
讀罷便飲
差爲樂也

王人山中樂事賒
無心開落閒如花
瓜田菊園是生計
短牆敗屋真吾家
一山當牕翠欲滴
玄亭寂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十二

寔蒼苔碧怪來深樹坐
啼鶯攪我睡眠閒
不得睡醒但覓枕上書
殘書滿榻讀有餘
讀罷折簑浮大白
誰爲秦漢誰唐虞
脫粟飲瓢同野叟
世上悠悠不挂口
一生能着幾兩錢
萬事不如數杯酒
讀書不厭多
沉醉當奈何
任他五侯并七貴
山中之人不可呼

老人嘆

反少年行作也
愁病相尋聊以自解

誰云酒權能破愁
愁人酒人風馬牛
來歲之愁今

歲至去年正愁
今年事勞勞高蓋
逐征塵黃金滿
篋又苦貧古來入
萬四千歲世屬
歲歲多愁人君
不見東鄰十日
飲席散歌舞歌
又不足西鄰千
樹

桃花落殘紅減
怪將庚甲問
耳年九十老翁
真衰絕

爲陶世兄題吼山石宕
陶石簣師讀書處也
山不是山水非水造
物變幻乃爾爾
柴桑一商鑑
湖邊絕壑含烟
峯棹天峯撞天
奔濤瀉中有石
潭千尺深別開
一境石壁下天
門聳立如雙虹
孤嶼平浮出鏡
中水畔蕭疎薜
荔室山腰縹緲
碧霞宮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三

閑于曲曲隱深樹
推牕茫茫隔烟
雨山亭時來楊
柳風野舄欲放
桃花渡桃花楊
柳水天秋水色
山光入小樓
菡萏迎風臨戶
檻葉落日照簾
鉤斜門曲徑更
深入別有維摩
尋丈室梵音佛
火共冷然僧厨
流泉鳴汨汨憶
余此地久盤桓
曾向師門學問
禪探來玉洞書
仍在禮罷蓮燈
漏未殘撫卷懷
人鑑湖曲清音
誰詞高山屬陶
家胡奴謝家駒
猶喜風流人似
玉

月夜送醉翁亭清露
集本願懷酒鄉之思

我來泉上欲看泉見泉名醜口流涎山僧不解在
客意空對梅花問智仙梅花九月花未吐老幹扶
疎點秋露見梅亭上不見梅四山荒草迷烟霧水
光山色芙蓉秋月下堪誇汗漫遊但逢山水且留
住醉翁之意在酒不

中秋夕飲魏顯伯新第出胡兒頭爲飲器賦
飲器行

眼前萬事誰爲通明月一簾酒一石一石爲歡能
幾何魏家桑落千鍾多千鍾移入是安邸宣武街
賢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十四

西開新第小亭清灑挂寒烟古木葱蘢浸秋水寒
烟秋水總水壺况復中秋月色殊此宵綺席臨河
漢此地風光近舞雩北斗當筵天又五飲中八仙
差可數尊開離離渾聖賢興來催龍涎寶王兒觥
酌玉椀盛十石醉五斗醪酒酣一物前爲壽狀如
巨羅何敢傾半是腦背半顛額枯紋有血骨無腥
云是塞下胡兒首依稀谷蠡失其名此胡羯何醉
明月不是秦關是漢京傾壺倒瀉恣酣酌酒氣淋
漓竹亦靈吾聞趙生願作陶家壘吾聞李白沈醉

騎驃起黃墟不返糟丘夢清江仍發葡萄醪恍如
此胡酒德爾醴醴千秋沉醉何雄哉人生陸沉真
幻耳富貴能爲貧賤使一杯何似身後名蟬翼爲
重千鈞輕但悟濁醪有妙理此胡朽骨應不灰

送沈大行奉使楚藩

宦遊不負丘壺氣人世那能享快事沈郎逸興凌
滄洲天子命使楚諸侯楚山蒼蒼楚水碧陽臺樹
樹都春色二月官程桃始華春風先放一枝斜須
臾放滿漁人渡迤邐來迎使者車漁人渡口杏難
賢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十五

記半是花溪半雲氣世無仙骨那得知憑君一往
窮其處湘南亦有綠蘿山仙人之孫藏其間洪厓
不來謫仙歟君其訪問山之巔君能飲君能歌洞
庭月色酒可沽放歌一曲滄浪波渺渺帝子奈爾
何會有靈瑟來相和願君傳之入譜圖楚王客天
子使巫山幾共楚王游採風莫誇雲夢事君才十
倍楚大夫歸來有賦擬子虛壯游似此真快絕愧
我陸沉金馬之腐儒

鐵牛行贈梅長公

咎我同金馬呼君是鐵牛鐵牛之身渾是鐵冰霜
帶面心則熱鐵心熱鐵骨堅肝腸能爲國士氣憤
毛不受世人憐吳王雙釣出百鍊此鐵光茫夜夜
見祖龍一擊驚副車此鐵久沉博浪沙千年靈氣
無銷歇倏忽鼓鑄生奇突腐鼠不嚇怒虎騰靈犀
之角比干骨排天門叩帝關權奇絕力扶崑崙不
與仗馬爭曹喧有時縱口似河源盈庭吐舌不敢
言直詞指事論所安不爲身名爲至尊豺虎欲逐
畏讓彈肝衡却立數才難欲扶君子持朝端白簡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十六

如霜心則丹鐵牛鐵牛蛟螭可與居龍頤可與噬
不聞穴中之鬪傷應絕不聞君失臣今龍爲魚吾
聞范蠡滅吳駕扁舟吾聞魯連却秦不受千金酬
亦有黃石等亦有伏龍謀亦有鸚鵡詠亦有黃臺
憂龍圖甲兵魏公膽昂茲賴乾坤收鐵牛鐵牛
天生爾骨良不偶眼前功名同敝帚朝陽不詫風
風鳴獨坐休爲獅子吼

後鐵牛行寄懷梅長公

鐵牛本是昆吾鐵寒光皎皎同白雪枉勞持天天

欲裂向人浪灑一腔血直道何緣挂世網悠悠行
路同迴光妍醜渾憑俗眼看升沉盡屬他人掌鍊
書卷天知人世功名任所之但今日日照明
主何論雄飛與伏雌堪笑世人淚如雨用我爲虎
不用鼠總饒權貴百年身難觀繁華真細耳丈夫
爲國不爲家那堪岐路空咨嗟一揮袖却補天手
造化生爾何爲耶

思親苦

乙卯仲夏小樓獨坐痛飲二人有作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十七

東籬寂寞南山蕪亂頭愈服真狂夫倦來欲就詩
書枕夢裏還驚父母呼簾血未乾枕欲滴杜鵑啼
破蒼苔鴉釣簾樹杪悲風來起望白雲招不得有
酒可歌高堂奈何翻書聊自娛吾親手墨嗟難磨
大婦爲慚不入耳小雛強笑空復爾尋思無計問
蒼天上窮碧落下黃泉茫茫此恨況千古人生未
有思親苦

寄武康令周生季侯

時季侯以政暇爲諸生說論語

雪上一城大如斗吏不怒呼民不走使君寂寂坐
虛臺捲簾萬屋暮聲來春聲何自來環堵使君水
鏡澄秋浦澹澹無風自不波漾漾有漪翻成雨良
田有苗蠶有桑使君匡坐圖書旁揮絃滿瀝高山
韻拂塵霏微玉露霜聖人不作顏回處義學由來
憑冊子強將花樣當金針錯認月明是標指蒲團
面壁君自知會有天解非人爲有句翻來盡公案
無言何處是錯處我亦當年工墨守沉酣名句空
白首項下猶疑猛虎鈴舌端誰解連環紐對君無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一 十八

爾同來無上乘

西湖席上醉贈歌者

十五女兒西湖裏自言生長平康里對酒輒論月
與風逢人不識桃和李一曲清歌繞畫船六橋秋
色滿滄浪琵琶不解相思弄撥得新聲也斷腸曲
罷含情嬌不語秋波宛轉持杯起擬從學士乞新
詩舊何湖船話勝事坐中堪笑玉山頽觴葉簫鼓
深更催浪將醉墨灑羅袖明月當空江上來

海塘觀海歌

大地深深一勾水虎恆憂何乃爾怒濤噴薄連
天來恍恍白雲鷗鷺驚雷遙看萬頃浮沈沒青螺數
點烟一抹白龍吞吐翻鯨鯢巨靈雙手撐不得依
稀影絕南天際半是水光半是雲氣蓬萊不見樓臺
空須更浴出青芙蓉雪山萬丈凌霄漢長鯨奔驅
駕水面劃然一吼天地裂化作驚濤拍海岸風雷
翻覆弄神通日月漂渺行乎中怪靈百變渾元氣
海若全無造化功我來撫掌笑河伯鼉鼓爭誇秋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一 十九

賦贈謝儼山五十四初渡

東隣女笛奏龍吟如君姑句偏若心西舍賓筵割
牛炙如君白酒那能適屋梁倚山深建瓴於綠苔
屋宇雲居食貧羞曳杖門裾開清初適學士臨指
襟吞吐窺六宇抱膝長吟則于姑墳金澤汗灑漸
篇白苧城頭聽舊雨多近秋亦近痛癢藉酒勝
俗情殊無非已是知非歲暮惜前玉潤兼蘭數君
伏維淮醑醉吾且祝爾千秋酒滿壺

風吹竹弄偶

空送風風度竹竹枝掃瓦落空塔一簾柳碎琳瑯
玉竹體如飾能度風瓦體如何能受竹因森三合
是和非看他成毀在須臾到來風動竹還動瓦屑
粉碎空如如這點如如常不滅嗟風弄竹無休歇
道人拋破琉璃籠一腔鐵笛吹明月

再賦鐵牛行贈別梅長公太常

長公昔年在館下呼余爲獨余呼其小字
曰鐵牛獨言動鐵言堅也時有鐵牛金馬

寶山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之對因戲作歌爲贈後十年而長公自黃
門補外余家居再賦鐵牛行勉之出令來
京師長公以特召官奉常比舍而居晨
夕過從偶夜同元贊共譚蔡嵩中再舉鐵
牛金馬事口占第三開贈之時余且南歸
矣長公咸余寧熱腸而毋快口余笑曰鐵
牛年來殊大長進然得無放縱獨乎

十年不見楚鐵牛一日重逢舊金馬甘心不肯賣
君王白眼偏能小天下爲子說歸戒鋒芒知爾探

珠乘礫瓦口舌何勞與世爭肝腸不惜向人瀉達
韻孤松礪底盤清標疎竹霜中澀三杯燕市樂未
央一曲江南淚堪把世事升沉豈是真人間聚散
渾疑假着鞭不用商榷先試看誰是赤松者

依長公序

得家報日薔茉莉花數百朵以給兒子酒漿
余過京師再更春暮矣雖食大官然自給不
滿二十錢也葵心未展藿食空憂鹿車可從
萼苗無恙凄然懷歸作茉莉花行

寶山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葵窩主人隔天涯流黃機上月先斜梧桐露落滿
庭葉茉莉香浮一院花停機問月月不語花開今
夕開幾許曉鏡臨粧懶上頭摘來堪把盈筐簪
兒瞻起懶吟書展漿欲饋嫌無魚水晶盤中滋味
薄尊羹鹽豉煮園蔬呼童携花入市去買花人到
賣花處換得街頭數十錢錢縮屠沽不肯與強顏
割肉不求多生涯且作今朝過明日着花花又滿
嬌兒寄語報葵窩

瀛洲道中書懷即用別長公馬字韻風沙襲

面髯敗無成獨客長途愴焉交心

長歌不惜知音寡勞勞筆耕類傭者羞將短技逐
雕蟲愧乏雄文侍金馬直已惟憑面目真何人不
作衣冠假讀書一窩纔蓋希傾酒數升聊注瓦酒
狂詩癖兩難醫劃然筆下江河瀉抗疏時逢狐鼠
嘆憂時恥學唐堯啞舉頭日月恨浮雲滿眼風塵
數衣猶鄉心渺渺度雲間官况蕭蕭來白下春暑
初涼蓮乍浮秋江又冷尊堪把回首空憐

帝座遙裂肝誰把孤忠寫超然世網還故吾故吾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三二
書酒仍瀟灑

阜城高氏園夜宿園有亭池似江南感賦得
蟻字韻

生平眼界局如蟻偶見蒹葭興登臺池州易水何
處來半是人功疑是鬼小亭突兀宛中央楊柳蕭
疎報芳菲荒洲曲曲漫流泉茂草淒淒間野卉村
燈一點依古岫垂垂泰四迤邐秋葦此地徘徊月不
來四月未當庚午臘潦倒題詩贈主人主人笑我
狂有幾

安德謝使君貽余雪酒飲而甘美推蓬升坐
仰面浮雲泛白狂呼信口成韻作平原雪酒
歌

昔聞鍾山赭公基今見平原謝公酒有客能奕我
能詩酌爾大觥號三友注之玉色映琉璃傾來白
雪盈鼎缶清芬不類葡萄醅落情迥出糟丘毋東
村空笑王公壚西市應慚卓氏婦五斗能醒劉伯
倫三杯解眠畢吏部一飲形神親二三十洗硯
消八九斟杯不用持蟹螯逞味何須下葱蕪新豐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三三

琥珀等濁醪蘭陵鬱金同敝帚祇應天上神仙供
却餉鹿門牛馬走多君瓊漿贈匪輕規我楚藥病
已久吁虛判醉問青天耳熱歌鳥傷白首勞勞富
貴總浮雲碌碌衣冠真土偶我來南署家江南江
有鱸魚池有藕秋花半畝樂遠廬春卿一官是駢
拇謝公若遣從事來試向城南問五柳

初夏望前一日過南旺訪其官舍思先伯父
水部公督臬於此去今六十餘年矣讀題名
感賦

徂徠諸泉水之眷南北平分幾千尺神功何事合
濟汶鄉老猶能說宋白萬漕平度兩堤邊如鯨吸
水過喉咽日落臺空山未雨風高帆去水連天幾
舟河畔謁官舍古署蕭蕭楊柳下綠苔未破即官
廳青草長埋庾公樹舊日池塘知是非昔人遺蹟
數依稀古碑讀罷出門去乳燕空留西棟飛

酒狂雙陸戲贈陳叔猶陳君善書雅能碁子
不能

風塵束帶真奴虜高下憑時似商賈仰面屋梁嗟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腐儒突不黔今塵生鯁叔猶年壯走江湖仰觀白
日俯滄波朝凌春岫携雙屐暮涉秋江寄短策聞
情悠悠澹於水追心渺渺常千里五斗清譚笑謫
仙入書雅致追穉史我能子建爾能乎爾善奕秋
我已矣功過平分爾我知不向人間問知己

爲果音和尚題海覺一涯

戊午秋北渡坐石上觀江流醉而賦詩閱
今六載再飲江亭而舊墨宛然掛留舍因
醉題其扁而再賦貽之

上天下地都是水閻浮世界包其裏長江一線何
處來况復於中生硯鼎北山爲金南是玉寶山何
事添名目渾如認影竟迷頭却是尋燈又忘燭六
年前是吾來時山僧潑墨強吟詩今來江頭坐石
上我詩掛壁類駢枝江流澹澹我如意酌酒狂歌
再賦之

送金孝廉分教宿遷

鵬飛六月息萬里羽毛不落風塵裏滔滔萬斛似
長河澹澹一官同秋水匣裏虹光紫氣浮征袍依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五

舊鷗鷺來擬占春光看上苑還憑花信問楊州茶
鐺酒善醉閒適不向妻兒愁掃石贏得千家桃李
風仍留半室烟霞色讀書處處可自緩休將金馬
誇薛羅渠成水到應有日澹泊場中見丈夫

門人曾元贊選庶常志喜

鵬化爲鵬天上魚當其潛時海中鰲積之不厚負
無力植德之家稼而食曾君八閩才名高風霜靈
氣溢素毫鹿鳴歌罷長楊奏沛乎大壑飄鴻毛名
山有書誰未發許君拍秘游丹閣非關我眼具神

通自是君身有仙骨君今壯哉金馬遊深心還寄
白雲頭龍門自稱牛馬走家有太史論其謀習君
父書真能讀勉君追琢相金玉伯牙流水子期音
爾稱吾師吾願足

姜仲詒選庶常喜而賦贈兼懷吾師石晉先
生

丈夫別自有知己區區功名安可數圯橋納履會
稽師十年寤寐時見之會稽之美東南箭姜君靈
氣開顏面德韻元超玉荀班才名雅步金閨彥南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宮初釋書生褐列名是我舊衣鉢况復同游著作
林石渠鶴卷恣緒枯吾師會稽似永壺吾亦飽落
同書厨讀書誇修兩快事惟我與爾有是夫

送孫恒河年兄之固安固安古方城也易水
在其地恒河治晉有聞而竟量移
古城雲接帝城裏天旌拂拂行且止舊聞蒲鞭頌
使君新有竹馬來童子幾番花事又河陽一片琴
心宜易水昔年入晉誰是非今日去天幾尺咫明
王之遇固有時直道於今原不毀念君素釋衆所

歸念君豈弟民所喜一如代北長桑歷遂今燕南
免瘡痍榮名自此徹雲霄不向世俗問知己

華陽先生歌

華陽故多絕代豪文章偏富卯金刀卯金濯靈巴
江水巴江之西墨莊里墨莊萬卷五車足先生便
便五經腹好古不學章句偏探玄肯作詩書籠三
都擬賦廿載孤歸來第一仍蜀都蜀都大雅推作
者一日文章滿天下陽春京國聽者稀流水那能
遇子期本是曲高和彌寡翻憐才老數偏奇幾番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花信度春階未許黃金輕一擲避世不須金馬門
投人恥作平津客平津金馬總難招種花偏得河
陽饒良苗在田桑在院不學安仁花滿縣春風忽
到黔江涓黔江猶是相鄉思爰書平反活累虜忠
信靈猶斯行之輕裘從征何整暇論功不在弓馬
下南徵由來懇使君長沙又喜迎別駕使君別駕
總仁聲一麾長揖謝功成見郎已賦南宮宴錦衣
彩袖相逢迎笑却世人忘曉暮宦海浮沉不歸去
功名已是眼底雲富貴如何草頭露先生拂衣歸

墨莊墨莊依然萬卷藏花前一壺書一卷詩天也
手付兒郎

題雲壑仙居書包山主人

海天一碧桃花水點點芙蓉落鏡裏山奇水奇人
亦奇蓬萊一曲江之湄水邊長松月外戶白雲深
樹還朝暮推牕四望蒼莽中七十二峯差可數桑
林橋井毛公井樹中老人住包山醉臥山中無一
事坐看漁艇與雲帆明月灣石公樹頭眉何似西
施女酒半清歌驚過雲筵前錯落巫山雨美人居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

賦別徐梅亭尚書北上因讀文貞集有感

肅皇龍蹕幾千古粵有命世風從虎致君平格比
阿衡前則永嘉後華亭華亭濟世本學術幾卷龍
舒都是易道情不碍濁共清物態何妨且與真直
言婉諷自委蛇爲苦爲甘神聖知老臣欲濟天下
事土木神仙總想茲事有難言在父子器歆王履
惟所置子房不假綺季名郵傳寧論黃臺事勞心

經理二十年聖主深宮恒晏然長官清廉邊將武
總在知人善任間三還之名三不朽宜爾孫子昌
厥後若箇文孫抱逸才詞章吾黨推國手殿前擬
作摩空賦手攬吳鉤向雲路鳳池春暖對晴霞麟
閣風高騰紫霧轉公有子秋公孫聖主由來重世
臣符郎亦有絲綸寄願孝忠勤答紫宸

閱宋史監門鄭俠上流民圖有感

熙寧天下如盤懸青苗手實何紛紛早魃十里赤
無烟流離半殍殍中眠玉燭但照羅綺筵國門咫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尺誰顧天監門見之淚漣漣此景圖來奏御前帝
心乍轉條例牽還向流民責子錢此圖青史經百
年眼中之人圖上傳

頒曆有感述白駒行

寅階授節堯天開寶曆驚迓陽和迴雨露已催新
暖律乾坤猶動舊寒灰暖律寒灰經幾變日月居
諸逐飛電客衣長都帝京塵授簡懸侍明光宴請
纓弱冠非終生副業名山豈班祿休儒索米欲何
爲白髮燃藜總處漢羅靈不受長繩羈金戈寧解

魯陽戰吁嗟乎人生蹉跎竟何補立德立功須自
勞我歌自勵起且舞惜陰直與長沙伍男兒七尺
空今古願將五色之線獻神武

題趙清獻公焚香告天圖

誰人聞吾耳之鳴誰人嘗吾口之蜜吾所自知誰
知之舉頭仰天只數尺天之蒼蒼非正色一片靈
光對銀碧灑然清獻似水壺電雷不傳青天赫夜
月三更庭際間依稀和香案前平生盡可對人
言寧求知已何蒼天檢點一車無塵纖不畱塵處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雲雨應祈詩

大麥初黃五月天田夫打鼓車公田商羊不來石
燕香天子爲雲漢篇禱衣初試來甘澆平疇澤
淺俱霑足良苗滿田水滿車勝似天工下珠玉兒
童拍手父老呼雨師此日何靈乎預將西疇祈年
瑞來助南薰解慍歌古來桑柘皆餘事甘霖別有

靈通地功德無名名太空聖情穆穆天溶溶

春歌二首戲贈徐成夫南歸

春花欲笑春鳥歌春光不繫春江波春波欲去春
不去酌君春酒君且住春草草色映君袍春樹渺
渺春雲高春風桃李開還落春屋何緣鎖阿嬌
春堤萬樹黃金色柳烟散入春樓碧芙蓉春帳碧
翠鈎博山吐焰春雲浮春光畱君君不畱使我春
心愁春心愁恨不從君江上同春鷗試看春來且
歸去不知君去還來不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竹林和尚饋晨粥云此臘人粥也感事書以
謝之

臘月人日僧舍粥辨才携餉坡公腹曾待百遍準
提呪况聚千家檀施殺憐我雖坐飯籬邊粒米未
餐飽性速兩飽相看不用言餽我一盂我豈獨休
笑闍黎飯後鐘莫誇學士生前祿爾方共我吸青
漿我期與爾同白屋是非真是角上鵬升沉總作
蕉中鹿和羹莫進誰勸君待價未沽當韞積我師
儲然藏若谷半椽茅舍一林竹我歸持鉢要隨師

隨師不計今生福

席隱君震湖過我舊都別署酒問道外父又
懷翁舊事凄然賦別震湖古君子也

二十年前我見君渚峯堂上樂青樽二十年後君
見我官衙共醉鍾山雲人生浮沉幻泡爾寸心于
古應常存布衣短帽君如昨叩門待我開鈴閣入
門相揖未曾言追想阿翁波零落持杯酌酒滿勸
君世事悠悠那足論但今如君長醉也嘔嘔何必
古之人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童子酌酒勸客有蜈蚣誤入壺中戲作蜈蚣
行時同更生元如

客來呼酒酒滿壺惟我與爾醉是夫鮑觴競進長
鯨吸餅墨未潔青蠅多待兒挈壺頻勸醉主人飲
亦朱顏酡蜈蚣好事也近酒跳入甕裏覓膏壚毒
涎散米成琥珀於人不利甘殘膚壺乾酒盡餘渣
滓偶爾洗滌形模糊二客倉皇主失色此物奚宜
至此乎劉伶千日不遇整單卓竟夜來逢魔我也
固窮聊自解爾何太甚頻相遇我舌不如嘗爾味

我腹豈堪作爾窠爾骨一醉可已矣爾毒未歇當
如何老我肺膈應別有涅亦無罅罅不磨二客與
我皆平善招魂何爾且高歌

夏日同社奉常錢學士游冥愁湖葉中舍園
放歌一首

古來山水依名士亦如皇甫序三都冥愁之名恍
千古蛾眉淺滯凌秋波朱樓十二住不足茅簷一
曲江之沱天涯水涯真眇眇若箇佳人疑孀蘿至
今雲雨自朝暮寂寞不語含愁多物景隨人生意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態烟霞有主足婆娑主人結屋石頭下遠臨古堞
近當湖朱欄四週夾斷岸高榭百尺俯平莎疎籬
別落迎風牖短壁時開望月窩呼酒不設侯門餽
換書且近王家鷺奉常齊閣浮大斗學士興到亦
微醺滿堂歌鍾樂似沸一葉蕩藥輕如梭昔人爲
樂成社事今日不飲當如何望帝子今降北渚思
美人在山之阿萬點閒愁付流水一輪皓月起清
歌

題俞節婦

男兒讀書不識字事君那得全終始只爲文章計
較多貪官未肯拋一畝也無義理也無文女子堅
剛竟不羣試看白首能成事總是當年不負君代
君爲父亦爲子一心長似井中水三歲孤兒啖脯
糜九十老嫗羞甘旨而今嫗骨埋青山子亦從事
寅清班兒孫遠勝舞華彩阿母淚眼猶潸潸吁嗟
乎道不行矣身未還爲人臣子何厚顏

感事贈鮑使君

遼陽羯鼓晨昏驚八百疆場委塵莽劍南傲慢黔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巫危血戰沙場骨作堆東南民瘼西北困主兵特
呼客兵震今日方輪海外權明朝又索邊民賑遠
民飄泊真可哀中原赤子何辜哉司農亟下催科
今郡邑爭誇其欽才金繒飽去殺掠慘無助進爵
金盈輦不聞軍書對簿嚴似聞主爵額朝典金吾
寵下符璽輕浮雲轉眼遮聖明鳳鳴未聽朝陽
語梟食何勞搏擊聲白麻初宣碑日曉政事堂中
坐人老內史方嫌去國遲長沙又訝憂時早使君
使君勿復道重瞳 天千年方少籌邊濟國并受

民僑作言官天下好

壽王逸巖菊月六十初度

一灣流水數椽屋半畝黃花半畝竹東籬把酒焚
落英南牕醉臥羲皇人雲烟滿灑衣裳冷白鷗明
月伴孤影芙蓉九點當牕高葛巾布襪王子喬朝
裏簪裾仍絢爛山中日月更遑遑黃金滿籠不足
羨庭前玉樹參差見携得西池百歲鵬來開北海
千秋晏子秋百歲樂齊眉華堂綵竹繽紛推瑯玕
子弟烏衣巷阿平薦犀阿戎來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顧寧訥七十初度書以壽之

我年半百纔鋤口生平嗜書同嗜酒不使今人作
業錢偏憐曩日舌耕友顧翁灑灑霜中竹冷韻孤
標邁流俗視田筆架古衣冠一經寄授兒曹讀酒
一耗脯一東書滿床雲滿屋學拙甘同五石記瘠
饑不享千鍾粟笑看世態等雲烟朱顏華髮古稀
早映戶蘭生添又五當筵桃熟正三千男兒莫愁
負書債爾眼未花爾舌在伏生百歲尚傳經何似
公孫調門角

題汪叔與小像賦得梅花歌

梅花欲吐山中寂，草色如酥映苔碧。上有蒼松高
百尺，下有白雲抱幽石。梅村主人多梅癖，國有梅
所居之地爲海陽
之梅林故井及之修然獨坐梅之側。蘭花爲裳蕙
爲帶，嘯歌白眼乾坤窄。花香鳥語堪自得，浮雲富
貴同一擲。高堂可供芝，可摘班衣能養親。心適悠
然放鶴西湖逸，梅花梅花山中人，樂何極。

題林東齋社兄像贊

道而神藏，故瘦而飽。是儒而戰勝，故肥若

初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弋者之慕書，疎舟而隱，傷人之若人見
非而吾以爲難，具千秋之上人見其交
忘而吾以爲剛，存百鍊之餘，蓋品貴則園林
入而用大，則明堂之需也耶。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二目錄

五言律詩

贈李質之王季常北上過暑中小雨留宿爲

賦

送姚仲含歸臺 予告南歸和何秉吾韻

再別仲含二律和其來韻

送茂倩侄官南水部歸省

陸北部過訪餉以茶酒賦別二律

舟過三塔灣

雨霽望西山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目錄

題山居二律

錫山昆陵隋君子見過賦以贈別

病懷過西湖 五首

遊靈隱山中同張平仲僧房夜飲

清音閣同平仲夜宿 二首

同薛更生飲湖心亭戲贈其弟子子旭

法初寺松下沈彥明張平仲同飲揮毫口號

贈錢完初太醫 客載酒以詩換之

泛湖上觀蓮二律

題曾元贊蓮塘星聚圖 二首

紫微長公換酒飲予葵窩中遺予乾米并

其竹器留之

長公投子一縑題曰未變兒悵然賦之

收藍陽築悅親臺臺像如前而藍陽過矣傷

哉

驛中喜雨特舟不至

再依前韻題驛中 釣菰亭石上聽簫

送姚仲含給事南歸 三首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四目錄 二

與陳無非比部江干送客夜宿偶成 二首

奔騰庵五寸 二首 贈孫羽僧相士 二首

樹陰閑鳥聲 二首

七言律詩

登南高峰 病起泛步孤山

七月十五西湖看月

北上賦別諸同舍同志得天宇韻

北上言懷 二首 咏事

命將 別山中諸友 二首

過吳門夜泊寄懷祁爾光

投贈蔡大夫虛臺二首

已亥舟過禾涇法忍寺寺圯矣訪歸子和府

舊跡無所見慨然久之紀三首

初夏送成夫南還

夜宿嘉禾外城望烟雨樓不至

龍淵寺墜淚碑志去思也

過松前別院西湖醉渡

山行遇雨見童子問天竺路童子笑曰此是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

走龍井道也時予款段疲矣

上苑聽新鶯曲水流觴

賦得霜前白鴈長安秋興二首

癸亥春予以旅客思歸幸得官南春暑醉而

賦此客居喜讀喜飲門人餉鹿鹿山笋佐

酒至是且盡嗜可以歸矣

予移南秩宗喜門人姜曾二史補講職賦別

別葵寓有序再憶葵寓用前韻

奉酬聖翁老師贈韻南歸依龍二律

同舍諸君子依相國韻各賦見贈再和別二

律

周少司空春臺陳少司徒中素鄉尊也携酒

送別春明門途次懷謝二首

兵荒後過堂邑道中見柳色偶占時正苦無

雨明日而雨至

過南陽陳清我年兄招飲老兄弟相對頗真

率盡歡先是盜起不入魚臺境賦贈二律

清河道中遇魏道冲年兄口占賦贈依前葉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四

相師及同館兄弟見贈韻

孟夏晦日渡江

遊錫山愚公谷口占二律并呈愚谷先生

過九龍山訪念潛年兄廬因寄懷京邸用前

龍

送高伯韜令君之南楚過過

送門人鄭狀元都閩粵東鄭楚諸生也

唐中翰求和辭講筵出佐湖隄戲贈暨字

韻一律并懷其二仲中甫熙甫

壽俞太夫人六十初度

樓居苦夏

癸亥仲秋生辰 時年五十有二矣

蒙 賜品秩紀恩以 先考實錄告成也 二首

遺懷

和張大司空早春閣雷二律

春遊雨花臺上谷送酒 二首

甲子春以謁告將歸偶飲酒得鹿脯苦笋感

舊賦韻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二目錄

五

春日懷歸賦得牛字五律

聞言乞罷奉 肯慰以素有才望愧感直書

所懷非敢以果石欺 君父也 二首

春日同杜太常鐵學士游半山別墅時何駕

鄒宗元招飲余題其扁曰真山水而作詩

記之

壽李芳洲

春日偶同二高士步仙館懷孫稚和

樓居春暮

野行

遠游湖上

并山書懷

病中聞 待謹 二首

七言絕句

山居四景 夜坐 睡起 對酒 野行

自題一絕 明妃曲 二首

爲沈幼玉題美人採花圖 六首

戲代燕姬贈友 八首 題蘭亭修禊圖 二首

題漣中牡丹 三首 題西扇 二首

送施笠澤北遊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三目錄

六

五言絕句

題劉錦衣扇山居對僧話圖 八首

題楊民部西扇即景 六首

榴花曲 十首

六言絕句

題蔣民部竹徑梅花卷 四首

題徐成夫西扇蘭亭圖 六首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目錄終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二

華亭眼 萬世調南者

五言律詩

贈李質之王季長

北上過署中小
雨留宿爲賦

暮春連夕雨客舍洗征塵白雪逢同調青梅對遠人
論交情自古拂劍氣方新兩兩生花筆長楊獻紫宸

桃花一葉水二妙自東來白壁原無價黃金別有

臺眼中吾老矣馬上爾雄哉珍重扶搖翮秋聲動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二

乙

早雷

送姚仲含銀臺予告南歸和何樂吾韻

此來非有意一去更忻然落日吾堪別浮雲爾獨

全翁殘客舍老梅放故園先呼白同君醉鄉心實

蓮鄉

再別仲含二律和其來韻

白頭總應關遊子念倚闌不長弋人增仍迴坂上

車世人用世法吾亦愛吾廬稻葉椒花酒高堂歲

暮餘

落情能濟物遠志不隨人耿耿意中事勞勞世上

塵丹心懷聖主白日照孤臣出岫仍還岫升沉

豈足論

送茂情侄官南水部歸省

歲歲秋是氣蕭蕭別爲覓九月黃花節三家白酒

村砧鳴騶夢曉旂動戰塵昏行矣東方騎高堂正

倚門

阿戎堪絕憫平子正淒其爾食非宜藿余心漫向

葵寧甘間吏老不受熱人炊規矩高曾舊虞廷又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二

二

律儀

陸北邕過訪餞以茶酒賦別二律

幽郭一山家間門對落花生涯只宿釀歲月又新

茶饌我味方落多君興獨餘相携餞知已未許當

胡春

三年曾怨別十日喜相過白眼看新醉青山理舊

歌煩霞聊縱調天地只吾徒後夜知何處沙鷗照

白波

舟過三塔灣

郭外梵鐘隱西原
驛路餘鳥鳴
霜後樹信立
渡頭沙佛國
浮三笠
天泉照四花
舟從涯後轉
一水望將斜

雨霽望西山

禁城宿雨過
屢開映晴嵐
樹樹翻新翠
峯峯散暝烟
園陵迴霧曉
鐘磬入雲間
坐得清虛意
悠然自往還

題山居二律

十集成小隱
深山靜掩扉
嵐光上疎竹
石蘚印苔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三

三

磯春谷
樵雲暗
寒溪漁月低
坐看天漠漠
白鷺自雙飛

吾廬真可愛
一事不相關
繞屋幾灣水
當窓一面

山梨香飄澗
雪藤影帶花
殷是處
潭無語
高吟意獨閒

錫山昆陵諸君子見過賦以酬別

何處來新雨
柴門別有春
鶯來傍柳客
蝶媚掃花人
宿穠寧辭醉
奇文好共論
相携盟不朽
吾儕豈風塵

誰云貧可療
偏是俗難醫
客至最宜酒
興來都是詩
山花開宿露
獨鳥弄新枝
一曲閒流水
吾生愧子期

病懷過西湖

家居宜自適
不寐獨連宵
非爲酒人病
時因文債勞
無錢憑婦請
懶讀任兒嬌
且向空山裏
冥心對寂寥

其二

吾生非絕俗
賦性只迂疎
有病慵行樂
多忘喜讀書
客來且穩臥
酒盡亦狂歌
不解長生訣
豈出一致吾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三

四

其三

長食不善病
臥病偏經旬
喜有詩香枕
憐無僮僕親
藥爐宿活火
書案積輕塵
却訝西樓日
朝朝緩病人

其四

閒心難物外
落念即人間
試着看山屐
還携買藥錢
六堤開夕照
一棹泛晴烟
此意非山水
悠悠太

古前

其五

浮生真是夢閱歲即成翁扶杖來看竹携童又聽
松似將山水色一洗利名空中有食霞者辭家吾
許同

遊靈隱山中同張平仲僧房夜飲

籃輿攀驚嶺客况解猿愁水曲聲偏韻山窮趣轉
幽洞寒先受月衲老不驚秋欲看潮生處還登最
上頭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五

清音閣同平仲夜宿

躡屐來僧舍蕭然暮雨多斷崖千澗落高閣一燈
孤虹氣翻朝景蟲聲足夜歌莫論酒後態不飲復
如何

其二

平子吾宗望相逢此地遊湖山同是客雲物已先
秋北嶺看松路西溪聽雨舟眼中惟爾我沉醉坐
江頭

同薛更生飲湖心亭戲贈其弟子子旭

相携來此地秋爽倍嫣然遠峯浮近席平水接長
天綠鬢從風亂紅綃映日妍清狂吾未已潦到醉
歌筵

法相寺松下沈彥明張平仲同飲即席口號
勝地宜長醉涼風七月天席移遲吐月坐近待歸
船暝色籠烟翠秋花帶夕妍漫將落葉掃留爲酒
人眠

贈錢完初太醫

先生有道者一嶺獨棲真辟穀服天氣還丹藥病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六

人禮非爲我設交向爾偏親相對渾無語黃精洞
已春

客載酒以詩換之

十千沽未足五斗興偏賒以我臨池客逢君載酒
家深杯浮琥珀醉筆動龍蛇何似鑑湖史金龜未
許誇

泛湖上觀蓮二律

一雨洗秋色亭荷亂碧滿萬花浮菡萏十里散芙
蕖月白菰葭滿風高楊柳堤醉眠渾未去香露漫

朝衣

其二

滄烟和遠水只此是瀛洲別有湖山蕭瑟於人境
來素饒時戲魴艇小不驚鷗蕭鼓中流處處惟月
上樓

題曾元贊蓮塘星聚圖

兄贊世居蓮塘繪其先代遺客於卷夜過
予索題時予兀坐葵窩意索然也笑謂元
贊君能共我引滿一斗則任君揮筆賦之
寶山堂初集卷之三

元贊強爲余舉數杯初探丘字哥標識字
參字把杯口授醉墨淋漓賦畢元贊稱之
而去旂夜寒燈知音文酒良會不易快而
記之眉山廬陵耳熱語也

蓮塘風色好星聚古丹丘六代多賞者三公且黑
頭植槐應有紫力穉更逢秋我亦登樓望山嶺
可求

其三

飛驒已空北論金更重南學仙仍會當作兩嶺樓

盤君子之澤五名家不朽三細旂有蕭在吾道且
呼參

紫戒矣長公携酒飲予葵窩中遺予乾水并
其竹器畱之

別離本是苦酌酒且爲寬珍重長相憶呼嗟行路
難間雲畱客館落日上征鞍欲住不堪住懷君飯
一簞

長公授予一縑題曰衣寶兒悵然賦之

鄉心聊自嘆客况未爲寬惜故人別兼憐稚子
寶山堂初集卷之三

寒相携手未解欲灑淚仍乾懷爾綿袍贈爾手
與草

耿藍陽茶悅親臺臺像如故而藍陽逝矣傷
哉

風高林毋廟日暈耿公臺芳草人何在白雲幾
迴迴題仍夾柳玉洞久封苔惆悵瞻遺像千人慕
老萊

村烟籠四野突兀起孤臺孝子情何極幽人招不
迴心交憐坏土古道寄莓苔却懷徐公樹狂歌動

草萊

驛中喜雨待舟不至

古驛來新客荒塘送晚春
偏宜連夕雨頻起萬家
貧日落遲孤艇風高悵遠人
年豐吾願足康濟不
須論

雨依前韻題驛中

瀟瀟春郡雨回首薊門春
此去非因熱歸來不厭
貧故園惟老我海內尚多人
藿食原無計葵心且
弗論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二

九

釣鰲亭石上聽簫

江風送晚潮佳氣滿金焦
歸路還疑客關身不是
僑遠嵐三際火孤石一聲
簫此際能忘世乘槎未
許遙

送姚仲含給事南歸

遲日單車路東風四月程
雲移江上白柳放雨餘
青世事何足問心交別有
情感時須諫草遂爾慰
平生

知君懷得往不受衆人憐
以此澹于水何妨直似

茲客水偏雨露別路正風烟
好似扶推息藏機六月天

昔年幾同調今日又分飛
岐路倏南北風塵半是非
有懷時並馬不寐獨聞雞
芳草當湖畔王孫到處非

與陳無非比部江干送客夜宿偶成

酒闌愁送客獨夜所歸舟
野水平于鏡江風冷似
秋半逢月色暝欹枕雨聲
收明日相思處科頭看
白鷗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二

十

遠浦數峯晴江皋古木平
寒聲入短棹客况坐嚴
更把酒山亭晚推簾岸草
青元方鏡穩臥相對共
含情

壽贈庵五十

見說敬亭好遽遷樂吾廬
問仙疑閬苑不夢亦華
胥芝闥千年紫雲床一枕
書若論四十九總是息
機餘

贈來忘甲子難老有春秋
海內誰青眼山中尚黑
頭
梧史蘭桂樹萊舞鶴鶴
來會有青鸞使東山正

東

贈孫羽條相士

扁舟寄滄海一羽正條然別有出世法時疑行地
仙舌端非後慧眼底即先天何處尋真我忘機在
九淵

有眼醉能白無求醒亦顛人皆鑒于水爾獨直如
弦未許醫世俗須宜中聖賢赤松倘可伴草履共
雲烟

樹陰聞鳥聲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十一

獨坐對深樹閒庭鳥自歌紅花催未歇綠雨亂如
何雲暗藏春好風高度柳多數聲渾不見清籟滿
山阿

樹樹影初碧陰陰亭午遲誰將黃鳥韻轉入綠楊
枝有託禽應喜無喧我自知清音非綠竹偏與吾

廬期

七言律詩

登南高峰

山環列翠重重獨上巖巖千似峯一鏡晴光開

西裏千鷗雨色點波中江流澹澹含山碧海氣朦
朧吐日紅極目浮雲心共遠曼聲長嘯滿崆峒

病起泛步孤山

客裏科頭一室餘浪遊生計亦蕭疎欲來湖上多
求藥翻愧僧房懶讀書欹枕山光當近檻浩歌月
色映前除六隄蕭鼓看人醉漫向梅花問故廬

七月十五西湖看月

縹緲笙歌月下來前堤走馬醉人迴清絃欲濕江
州袖短笛能吹處十萬頃取勝緣隨地賞不將歡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十二

意逐儂閑何如片葉滄江裏長嘯一聲酒一杯

北上賦別諸同奇同志得天字韻

寂寞玄亭甫六年重携斗酒去朝天一江白浪風
生纔五月黃梅柳拂船南去開河多氣色北來天
地正風烟自慙野食懷憂久欲繫單于未着鞭
把酒論文憶有年辭君此日黯江天朝帆一片已
千里暮雨三更又兩船春社酒濃留夜月寒林花
暖弄晴烟含情莫爲添離恨佇爾沙堤策錦鞭

北上言懷

年來心事委蒼苔回首楓宸意未灰御苑舊花開
自落玉河新水去還來朝賢誰復賈生淚幕府爭
收郭隗才欲獻平湖願未得薊丘東望幾登臺

其二

生來書癖總疎迂浪喜明時早棄繻感事有心陳
表餌致君何術荅唐虞木牛未轉司農餉鐵甲誰
憑大將呼正是溫舟同載日諸君何以佐良圖

感事

十五年來侍起居幾番草就萬言書回天未許空
言補濟世應慚儒術虛絕塞烽塵飛漠闕近郊荒

賢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三

十三

吹動穹廬休誇漢武空庭事驃騎于今竟有無

命將

漁陽老將久知名躍馬攀鞍氣未平百萬羽林新
部曲三千敢效舊夷丁整弧自許酬天子刀筆何
須畏衆卿細柳由來推勝算喧喧鼓聽前旌

別山中諸友

十畝瓜田半頃雲年來生計總紛紜論交真處君
我酌酒別時我憶君東觀久虛新記注北山真

作舊移文縱然三徑歸來好且待時平學耦耕
人生聚散尋常事聚豈爲歡散豈愁千里驚塵勞
客夢一帆暑雨送孤舟應知王事終靡盬豈爲山
中不可畱珍重行藏各努力社蓮開處吾菟裘

過吳門夜泊寄懷祁爾光

尋花先到百花洲獨客漫作花間遊酒盞不賞娃
宮月菱歌翻唱樞橋秋萬狀丹紫暮山樹一碧清
淺寒塘鷗浪跡牽開仙吏事不須江上訪漁舟

兼葭到處是吾鄉秋江一葉何蒼茫滿目喜看稅
賢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三

一四

稻熟開尊亦有葡萄香海門潮起日欲暮城頭砧
初月未霜此處如何懷地主斷蓬雲冷臥衣裳

投贈蔡大夫虎臺

三十登壇衆譽孚我公氣象復如何文章大雅原
推漢天地論兵獨借吳南極重關真虎豹東方萬
幕盡笙箏知君別有籌邊策會挂扶桑金僕姑
禾黍芄芄滿海涵謝公別墅庾公樓總然坐嘯擁
綠浪不是清談廢虎籌國事但憑局外觀吾曹偏
中收書生一刺探懷久自喜今朝識李侯

已亥舟過朱涇法忍寺寺圯矣訪船子和尚

舊跡無所見慨然久之紀三首

寥落江村古岸殘經堂寂寂掩雙扉山僧倚杖看
潮去野鳥供花聽法歸半利寒雲和蕨合一竿秋
雨逐幡飛欲叅老衲虛舟意夜半鐘聲領道機
風高古塔夕陽多岫岷孤航挾岸過廢寺舊題名
法忍昔人遠意付恒河蓮臺漠漠迷荒野石壁蕭
蕭結古羅欲聽梵聲尋寶徑門前一衲指巖阿
扁舟不繫在滄洲盈得滄浪滿棹歌幻世百年無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一 上五

船子持心半偈有維摩浮沉頃曉三生夢去住長

餘一壁羅憶却垂綸千尺處離鈎無語得魚多

初夏送成夫南還

薄游無奈倚門何挾瑟高堂調未孤榻剩清風徐
孺遠庭餘暮色謝家多只看牛斗依長鍊正是風
雲寄短策別路休嗟五月雨李鷹歸計亦尊鱸

夜宿嘉禾外城望烟雨樓不至

秋華長平接遠樓月光黯澹鎖輕舟烟霞望處宜
看雨画角吹來却聽愁落落驚風侵客夢離離古

槩枕寒流更深燈火知何處明滅水西驛路頭

龍洞寺墮淚碑志去思也

舟行西岸路遙遙棠樹森森夾路陂風物已非吳
地古循良猶是漢官儀潮生潮落龍洞寺人去人
來羊子碑千古人心應不泯肯隨陵谷漫相移

過松前別院

行行早已到松前萬壑秋風一院偏入嶺已知出
世法拜僧長得捨身緣舉頭野鳥相呼問極目浮
雲自往還我欲徘徊岐路側一鈴獨語思依然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一 上六

西湖醉渡

九月西湖系柁天山行無路雨綿綿逢僧烹蔗頻
呼酒爲客傾囊不論錢塔挂松尖遲落照舟橫柳
下任高眠山靈寂寂應相笑何事書生買渡船
山行遇雨見童子問天竺路童子笑曰此是
走龍井道也時予款段疲矣

誰道山行行路難林中翠黛雨中烟圓石澗頭磨
急水斷雲嶺外護啼鶯千巖欲盡看不盡雙屐將
還興未還錯把程途問童子夕陽牛背笑蒼天

工苑聽新鶯

暖風晴色錦城開，遙聽新音出谷來。
弄柳巧傳宮樹曉，衝花啼向禁烟迴。
夢殘金戶愁初覺，春到瑤池景未催。
爲報芳菲辭故宇，一枝聊息紫薇隈。

曲水流觴

和風裊裊動林樾，碧澗縈迴春水斷。
人似永和羅錦岸，杯傳金谷醉花泥。
波間弄鱖魚成沫，林際催鷓鴣自啼。
却羨時和風色好，枕流何必慕幽棲。

賦得霜前白鴈

寶堂初集

卷之三

七

霏霏金井露凝華，搖曳橫空結羽斜。
寒陣幾行迷野月，清聲何處亂蘆花。
素心欲托衡陽夢，冷思還侵玉塞沙。
爲有稻粱恩未答，帛書傳入漢王家。

長安秋興

禁牆蕭瑟半霜林，官月高懸桂影森。
銀闕曉鐘開霽色，錦城暮角散清陰。
瞻雲不禁回鄉夢，捧日長懸惡主心。
欲擬長沙空太息，幾回孤枕度蛩吟。
碧落風高一葉斜，楓林爽氣滿京華。
誰家清夜砧初起，何處寒砧菊自花。
萬里雲山看去雁，一身天地

地任孤槎自憐供奉長爲客寂寞圖書總是家

癸亥春予以旅客思歸幸得官南春暑醉而

賦此客居喜讀書飲門人餽鹿脯山笋佐酒

至是且盡嗜可以歸矣

鹿脯無多笋已窮更愁瓶內酒仍空老妻寄語歸

須早稚子能文句未工經席漸遠長樂漏客曹但

聽景陽鐘雞聲頻唱江南曉夢東猶旋謁帝宮

予移南秩宗喜門人姜曾二史補講職賦別

憶辭故國入皇京幾度流鶯幾度聽獨夜寒燈依

寶堂初集

卷之三

十八

客坐三更殘醉伴愁醒龍顏未對心猶赤駿骨

能收眼尚青吾道不孤吾黨在伏生何必口譚經

別葵窩

葵窩構於苑西邸周以草花植葵二本當

燠滿園宴坐讀書其中亦名讀書舫今已

付門人曾官贊元贊

葵心空自對葵窩幾看葵花着雨過豈有文章休

日月幸無衡事任風波帝鄉柳絮春光暮澤國荷

錢爽氣多山酒滿壺書滿屋何妨沉醉華清歌

再憶葵窩用前韻

葵心空自對葵窩，種得葵花歲月過。自愧乘軒隨鳳侶，偶思息羽狎鷗波。夢留花筆苔痕靜，坐捲芸簾日影多。莫念玄亭今寂寞，問奇有客解高歌。

奉酬臺翁老師贈韻南歸依韻二律

三朝仗履自從容，一代文章屬典鍾。桑上計深網牖戶，泰山力措靜烟烽。伏龍未許山中老，司馬欣瞻洛下重。

家席於今勤論學，採芝寧得興偏濃。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三

十九

休休有度實能容，黃閣勲名在景鐘。再起蒲輪專愛典，獨携花筆耀文烽。乘時吾道尊三象，貫日精忠格

九重。御李依依辭禁苑，南枝猶帶露華濃。

同舍諸君子依相國韻各賦見贈再和別二

律

昔年同舍學爲客，時聽論文子夜鐘。我有秋陽寬似管，君明同異辯如烽。相看共說肩依舊，乍別堪嗟鬢又重。吾道不分南與北，侍臣到處

主恩濃

非憐悅已若爲容，爲喜知音似叩鐘。向日未能忘獻曝，憂天不獨畏傳烽。讀書有舫生涯舊，判醉爲鄉樂事重。莫羨鍾山堪吏隱，草鱗秋思季鷹濃。

周少司空春臺陳少司徒中素鄉尊也携酒送別春明門途次懷謝

暮春歸去是家鄉，兩兩軒車祖道傍。鄉家臨風憐客子，帝城落日照河梁。周京此日方營難，漢塞於今屢發棠。黃髮江南雙鬢貴，況饒奇策佐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三

二十一

明王

孤身遙指水雲鄉，二老長依日月傍。且喜歸來棲有托，豈愁別去渡無梁。三杯魯酒春堤草，一曲騷歌愛日棠。迂拙未堪酬獻納，空慙知己負

君王

兵荒後過堂邑道中見柳色偶占時正苦無

雨明日而雨至

充東兵困濟西荒，一望征塵路渺茫。烟火乍聞新井落，桑麻未復舊家鄉。春光到處堪栽柳，夏雨朝

來勝發棠南客單車聊訪俗幽園堪擬賦

君王

過南陽陳清我年兄招飲老兄弟相對頗真
丰盡歡先是盜起不入魚亭晚賦贈二律

如棠昔日羨觀魚地主今朝枉使車尊酒情深人
醉也齊謳曲罷我歸歟不堪話別顏爲客相見論
心鬢似初潦倒夕陽解纜去江流渺渺夢遙遙

官衙似水食無魚萬屋春聲起下車荏澤不驚非
偶爾滿鞭能化是誰歟應知今日鳴琴理正是賞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

年鼓瑟初惘惘自來稱漢吏何須俛仰効蔭蓬

清河道中遇魏道冲年兄口占賦贈依前葉

相師及同館兄弟見贈韻

一官南國濤儀客講席由來問鼎鐘落落孤標高

似嶽霏霏花筆照如烽常依尺五宸樓近俄踐台

三主春重漢代中興今有魏海天應沐雨露濃

師門館下昔從容廿載論心樂鼓鐘未許金華同

勸學也曾玉塞共憂烽後先清暑問心似去住孤

帆別影重惆悵眼中人吾老酬恩偏望故人濃

孟夏晦日渡江

一望危橋隔水灣輕舟縹緲出江關昔年客子歸

何晚今日勞人夢且閒欸乃吳歌楊子渡參差晉

樹謝公山不禁鼓枻吁漁父酌酒烹魚醉老蠻

廣陵古渡潤城汾遙指家鄉游遠關廿載征塵甘

鬢改五湖生計白雲間暮潮帶雨連連樹朝爽先

秋面面山欹枕石頭難夢穩東夷未靖又西蠻

遊錫山愚公谷口占二律并呈愚谷先生

道鄉遺老石爲鄰欹枕南山傲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三

紫宸總是詩書敦宿好偶逢丘壑便精神移泉且

樂忘機事種竹非勞抱甕身雨滿前山雲滿屋游

人携杖此尋真

斯文江漢斗山垂風雅於今幾部吹聽雨山中人

靜處酌泉溪上月生時尊開宿釀畱詞客曲度新

聲選伎兒堪笑勞人空自巧愚公贏得占先枝

過九龍山訪念潛年兄廬因寄懷京邸

川前

京華廿載德爲隣同逐鵷班入紫宸時向靜中

看氣象每於潛處得精神家傳舊守無名牋朝論

新推有道身不是相思因別重論心彌覺老來真
金華穆穆衣垂晝接翻經聽鼓吹鳳德自呈儀
世禾龍山不是臥雛時稅餘漿酒非謀婦筆落珠
璣更有兒爲報故園門似水榴花五月吐新枝

送高伯韜令君之南楚通道

送君往問武陵源湘水湘江正渺然縮綬已分花
縣地爲侯別占夜郎天漢家茂宰徵儒顧蜀郡文
翁借少年禾黍荒荒滿春蠅兒竹馬着先鞭
昔聞南楚文明地今看專城巖邑雄萬戶衣冠仍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

二十三

漢法千年鄉井是秦封使車到處多靈雨蠻俗通
來總化工折柳依依芳草路翩翩裘馬自江東
送門人鄭狀元都閩粵東 鄭楚諸生也

長楊射獵鼓縱橫賜錦橫金意氣濃鵲印已懸新
節鉞龍泉猶帶舊章縫將星天列臨饗海戎律平
分鎮嶺封自是將軍饒武庫休誇學士有詞宗

唐中翰秉柳辭

講筵出佐潮離戲贈鹽車

韻一律并懷其二仲中甫熙甫

玉案翻經說典義謝家玉樹傳家巖前舊借著海

爲賦舊學調梅羹作鹽蘆筆長騰池上彩賜衣猶
剪尚方緣斷橋雁影孤山川幾度懷人試捲簾

壽俞太夫人六十初度

斗間紫氣滿雲間環珮逍遙白髮仙榮貌千秋襄
長星茂齡一葉課芝田慈心禮佛參長壽靜德齊
山結大年縹緲天香逢甲子佇看官錦舞衣妍
垂垂朱翟繡簾間誰道瑤臺別有仙日月長依新
鳳曆風雲欲起舊龍田槎浮天漢中秋夜桃熟瑤
池太古年霜節老來渾似鶴添孫儀羽倍生妍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三

三十四

樓居苦夏

仙人豈是好樓居無奈紛紛臭似帟拙婦口煩煩
禁酒痴兒性懶不啞書半生白髮憂何事一枕黃
梁夢獨餘自揣長貧吾願足况逢今日出仍車

癸亥仲秋生辰

昨年五十有二矣

海鷗自喜得天全廿載浮沉宦海邊醫俗未尋栽
竹地食貧不却賣文錢愛來浪灑疎狂淚醉裏仍
同混沌天幾度知非尋又錯于今四九又三年

蒙 賜品秩紀恩以

光考實錄告成也

三朝橐筆老詞臣廿載侏儒愧致身金匱有書懸
日月玉關無策定風塵太平潤色非無象國是澄
清定有人堪歎迂疎享

聖澤橫犀猶戀薜蘿春

飄然尊夢五湖邊忽被恩光下九天自昔燃藜曾
載筆于今食菴且逢年幾番世態渾蕉鹿何處生
涯不木爲秩過邴生吾足矣况兼潦上有詩田

時家居荷宮賓加秩之命也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二

三五

遺懷

命中不畏真磨蝎世上誰容老木天堪笑半生渾
似夢尚餘末路可逃禪浮雲過眼非關我木偶登
塲不是仙子夜醒來擁被坐半牕明月正孤鸞

和張大司空早春聞雷二律

春水連江春雨來喜逢新令聽新雷不緣大地龍
蛇起誰識春王日月開真宰有權應震發晴空何
事尚塵埃孤臣不敢條封事閒對鍾山幾樹梅
龍臥由來性不迴一聲潛底動驚雷我情舒卷同

元氣物態升沉總劫灰堪笑人傳薪未息獨憐睡
醒夢難關渭濱日日華胥裏好把綸竿佐野梅

春游雨花臺潘上谷送酒

長干小徑石林空突兀孤臺對遠岑憑檻疑來山
陲雨開簾長卷樹頭風也隨稊李攜春屐欲破枯
禪晚午鐘黃鳥總能知客意聲聲似喚酒杯空
爲驛海花到雨花山松百尺影交加祇緣薜蘿同
宿似怡似張騫泛酒槎粉蝶飛飛應媚日乳鳩習
習爲尋家酒酣亭午仍沾醉無奈潘郎典未賒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三

三六

甲子春以謁告將歸偶飲酒得鹿脯苦笋感

舊賦韻

野人獻鹿笋兼豐五斗傾來罍未空菊幹老能欺
曉露梅花寒不媚春風黃金自古空未駭白眼于
今不好龍真道葵心忘向日依然曝背小庭中

春日懷歸賦得牛字五律

泛泛孤踪水上鷗樊籠一脫更何求翻憐變色因
譚虎且喜蹊田莫問牛廿載浮名同幻泡一生活
計任虛舟貧能沽酒書偏富潦倒長吟到白頭

空勞弋者慕沙鷗渺渺湘江何處求世局無心憑
塞馬閒情不礙看鰲牛海天游戲杯爲渡劫水道
遙芥是舟無用不堪尋伴侶寒松百尺掛山頭
浪將蟠弋脫沙鷗白日招招暮夜求呼去竟同吠
落犬牽來却似羣鐘牛須知棘道難成路誰識波
臣解覆舟間對觸鬚評勝着道人枯坐九峯頭
隼擊如何似戲鷗無端物色總蒙求也知蕭相非
攻狗未許田單會放牛總是前驅先立幟到來未
着亦沉舟黎丘自喜堪擒鬼悞殺黎丘怨鬼頭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二

三十二

云何海鯉逐波鷗鷗性何如鯉自求祇爲異同爭
白馬頓今朝暮見黃牛平心尚可持款器懷臂誰
堪故覆舟休歎浮雲能蔽日一輪嘗在五雲頭

聞言乞罷奉 旨慰以素有才望愧感直書

所懷非敢以泉石欺 君父也

驚傳 帝里下溫綸才望何堪慰逐臣獨抱寸心

事 聖主尚餘七八委鄉人風高竹杪虎應靜水

漲桃花去葉新匣裏著書頻夜讀空依北斗望

楓宸

迂疎原不慣經綸見說彈章此一臣無用難爲堪
避世總然面虎肯隨人田餘二頃生涯足村卜三
家交態新千古才難應感涕而今天語出 楓宸
某一孤臣耳居鄉不妄造一業立朝不輕附一
人讀書潔修固其分也而喜譚王國之憂好提
誨及門之士尋以資次乞貳南曹而誤觸射沙
上彈事者以爲文章無用不堪救時恐溢金甌
關係非渺乞休疏一再上

天子以爲才下慰留之旨而某去志益決矣雖然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吾鄉君子鄉生平故多君子交其射沙者占風
他國不安於鄉又當別論獨 聖恩重而孤臣
之報輕則耕田鑿井時能忘北望而揮涕耶

春日同杜太常錢學士游半山別墅時何駕

部宗元招飲余題其扁曰真山水而作詩記

之

鍾陵西麓 帝城東小築依然帶野客竹籬數竿

凌暮雨梨花一樹點春風開簾浪說移山叟對酒

無勞抱甕貪良宴不須歌舞地清音一曲在其中

山根曲曲水濺濺移入村居別有天若箇丹青能
畫景便無亭榭也生妍啣杯欲醉千嵐月欲枕時
眠萬壑烟何遜楊州饒勝伴杜陵錢起又張翥

壽李芳洲

蕭然一室謫仙翁詩卷書囊與未窮役齒不移花
竹外琴心聊寄水雲中間聽春樹啼青鳥坐看秋
潭起白龍何處長生尋妙訣碧桃歲歲舞東風
孤標冉冉看華巔淺渚茅簷意渺然不獨啣杯樂
中聖更因殮字得成仙陽秋有筆堪千古甲子無
實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三九

心又十年我亦逃名思煉石采真願附季膺船
春日偶同二高士步仙館懷孫稚和

偶循山麓到神麗滿眼春光樂事多道人豈是能
言鴨老我何曾學換鷺萬樹梅花飛亂雪一羣鷗
影浸清波王孫芳草萋萋處幾度懷人可奈何

樓居春暮

春事初殘雨一犁豆苗瓜蔓長春畦客來烹茗供
新水興到啣杯和舊題剩有圖書翻枕上總無亭
館近溪西小樓日出朝眠穩爲語泥鶯莫亂啼

野行

隨緣無計覓生涯錯把蓬茅作宦家村北可沽聊
喚酒城東有園即看花山桃半落憐朝雨野菜平
鋪戀晚霞欲捨妻孥尋五嶽前庭未許種雲華

遠游湖上

夢魂久不到鳴珂一笠飄然寄五湖欲問桃花尋
岸遠恰逢鷗鳥傍船多酒人到處堪長醉田父呼
來解放歌歸路莫愁風雨急且應十日問當壚

病中書懷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三二
衰鬢蕭蕭似老鉗病眠亭午未開簾生兒不解供
湯藥有婦空勞算米鹽足軟畏移花底屐囊空怕
問酒家帘太玄尚白渾無用枉自當年効壁粘

病中聞

特謫

遙傳名姓入朝章黃閣除書 御筆香豈料一言
侵國事獨憐三載忤 君王雲迷到處能翻雨霧
捲何時不太陽時事可爲須努力夢魂常繞紫微
旁

衣錦橫犀 聖主恩奎時猶帶賜時溫應慚致
主非盈缶敢謂呼天比覆盆梅雨正霖新第金蘭
風仍翳舊柴門病夫老眼宜酣臥黃鳥間關總弗
論

七言絕句

山居四景

夜坐

香浮簾外疑花笑影到窓前喜月來獨有苦吟人
未睡三更移步點蒼苔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三

三二

睡起

乳燕自來花不語沙鷗尋伴水常閒覺來睡眼朦
糊處半枕白雲半枕山

對酒

但喜吟杯清者聖何須問量醉爲狂世間多少獨
醒者生對山青雨黑蒼

野竹

何處小橋繞綠水誰家茅屋掛青山達人若問桃
源路半在斜陽花塢間

自題一絕

也不來禪問公案也不講道說良知有人問我所
呵笑獨立山頭自咏詩

明妃曲

悞却明妃遠嫁胡黃河青塚月輪孤當年顏色憑
誰圖到底丹青信有無

其二

蛾眉寂寞住深宮覆雨翻雲在圖中浪說傾人城
與國琵琶爭自可和戎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三

三三

爲沈幼玉應美人採花圖

朝籠輕雷暮籠霞春入歌樓第幾家逐伴女郎來
聞草數聲啼鳥滿園花

羅袖嬋娟力怯風薄粧不勝一枝濃枝頭疑帶巫
山雨人似陽臺第幾重

名花何暖關春芳粉隊飛飛蝶作行只恐長風易
吹落故移春色上新粧

鶯啼深樹燕還樓晴日花香滿院浮笑折一枝迎
玉容春風早到殿西頭

一枝初放露華新素手攀來滿袖春笑把紅花比
儂色紅花不似阿儂真

浪說花容不解歌解歌應自愛儂多撚花爲唱思
公子春事闌刪奈爾何

戲代燕姬贈友

老君臺畔是奴家滿樹榴花映戶斜折却榴花插
奴髻願奴結子似榴花

一番花信一番風今日巫山亦夢中記得去年行
雨後與郎分別在牆東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蛾眉不點翠花鈿素手抄經繡佛前不是長齋
薄命爲郎深意與誰傳

春眠懶下合歡床夢裏鴛鴦也自雙爲報門前夫
婦至起來忙整舊時粧

酌酒勸郎酒滿壺勸郎醉飲聽奴歌琵琶自有陽
關曲不學江南唱鷓鴣

柳絲憔悴度春風柳絮顛狂愁殺儂儂似柳絲郎
似絮恨郎飄泊又江東

郎在江東奴在家花開花謝總天涯儂今種却宜

芳草直待郎來始放花

郎今歸去小西湖載得西施若箇無莫恨天南與
天北小喬仍在舊東吳

題蘭亭修禊圖

永和春色紛如綺半入山亭半酒市醉吟幾箇素
心人飛觴一曲桃花水

嚶嚶啼鳥弄春好兩兩幽人坐茵草當年詩句總
風流春光不向圖中老

題瓶中牡丹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移得姚黃入絳紗春光春水漾春葩間看陌上紛
紛者浪逐東風幾許斜

寂寂幽牕帶曉霞小瓶開放兩三花祇緣春色來
相伴不勝感我家

聞說長

一枝來玉壺仍借蓬

山露寄取花神次第開

題画扇二絕

戶外青山遙帶碧堤邊萬柳欲拖黃須更畫艇凌
風去只聽啼鶯叫我傍

小橋流水帶垂楊倚杖柴門看夕陽淺色白雲濃
色翠晚山一抹幾般粧

送施笠澤北遊

孤蓬落日五湖水清歌扣絃萬山紫圖書滿枕風
滿船醉倚危橋是誰子

芳蘭紉佩玉爲珥彩筆生花解著書携入長安須
紙貴東風一笠正凌虛

馬蹄渺渺踏平沙落日寒風急暮笳去路莫愁嶺
上雪薊門臘盡已添花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三五

草笠曾衣照乘珠青萍雪色映雕弧甘泉此日塵
烽火好向關門早棄繻

五言絕句

題劉錦衣扇山居對僧話圖

結茅倚長松松濤散幽壑山僧何處來坐久松花
落

萬岫看不盡獨樹意相親自是東籬叟翻來蓮社
人

庭前春草碧籬畔野花紅不語色空義閒花芳草

中

山空吾自遠僧定爾無言坐對三更後斜暉月半

軒

花徑宿烟霞柴門來杖屨枳殼自春風芭蕉又夜
雨

深山無歲月草舍無賓主瓶水一枝花香客來憑薦
取

我本林壑人况有林壑地門掩爲君開喜君爲我
至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三六

亭虛宜得月樹老不驚寒我有無絃琴請君床上
彈

題楊民部畫扇即景

欹枕茅簷下四山楓葉秋何事美人來笑語起沙
鷗

君心妾已知凭欄夢未穩微風響環環倦眼模糊

問

妾在巫山夢若今夢到山下親疑乍遠一碧楚雲
閒

不來生遠愁來時君知不欲前不能前攬衣還自羞

鈞簾爽氣高獨臥遠山外花影亂疎牕北風送裙帶

山樹開還落澗水西復東何如復與歡蝴蝶來相逢

槿花曲十首

灼灼石槿花疎疎五月雨開落不關情浪惹紅裙妬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三七

花開惹儂妬花落儂妬誰儂妬儂自瘦明朝花滿枝

黃梅幾番雨偏灑石槿紅滴滴自成芳花神盡化

工

紅花滿庭樹天北與天南天北應如此天南那可堪

朱火發華枝花明自有時不食花信早那應落花遲

豔花逢今節偶爾記年華要識東風意半枕共一

家

花枝趁風雨朝暮小春秋紅綻與紅落人生空白頭

照眼自娟娟千紅并萬紫人愛石榴花吾愛石榴子

憐花復憐人人舊更花新願得常新人花容日相親

花花自相親葉葉自相對願此同心蘭君子采爲佩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八

舟中題友人画扇三絕句

鈞簾有所思所思在簾外落月秋水間冷月侵裙帶

其二

雕欄蔭穠柳伊人步江渚細語誰得聞博山香一炷

其三

簾前繞翠竹庭際滿蒼苔我意同秋水何人江上來

六言絕句

題蔣民部竹徑梅花卷

遲日吾廬閒坐三春一事栽花小苑幾番燕
東君別領烟霞

幽態風前玉砌疎枝月下雕欄正是著花春雨况
可尋盟歲寒

庭前明月爲伴屋裏青山是家疎影橫斜近水暗
香三兩添花

瘦骨平草地主寒香問訊山靈花事正當春戶閒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三

心獨對孤亭

題徐成夫画扇蘭亭圖六首

一徑飛花帶雨萬株垂柳含烟勝地真堪吾醉風
流何似前賢

草閣獨依松樹主人長對鸞羣不妨臨池把酒無
限青山白雲

百道泉聲竹裏千峯雨色松間黃鳥催觴新韻白
茅藉客初筵

一曲桃花春水幾箇風月在人興來得句差勝坐

上有酒非貧

遠澗斜迴曲岸石橋西畔長松醉後無非妙理吟
餘總是春風

何處亭前楊柳幾回洞口桃花吾廬吾竹樂事一
丘一壑生涯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二

寶日堂初集八卷之三十三

四十

何長人集八卷

〔明〕何慶元撰

明萬曆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何長人集叙



何長人之詩若文二十年
來刻有四種其一曰遷來
室存稿是善病時銷其篋

序一

中之藏或時散佚不經數
帚一享素也故屬有存者
其一曰遷來室近稿是病
起後遽、然覺也如王遠

少澗瀨松聲者也是其一
曰南北遊字是出山後自
比小草固以為汗湯之遊
而鴻蒙鞅掌以觀無妄者

序二

也其一曰麗社游字是行
南河以地名篇殊光白媚
政上湖中老蚌相映四爾
集成徵余序且徵余名第

又不取以集居者嘻余知之矣客請以愛日軒名集長人曰小人者母吾名吾稱而已余曰何長人集何

序三

若長人曰可從題曰何長人集而樊子序之樊子曰余讀長人之詩若文竊恠其為文也數變每更益上

然變也者其顯也不變也者其藏也藏而愈厚顯而愈彰長人可知也請言長人之治河也夫天下之善

序四

變者若如河而淮當其衝淮之水湯之焉潛之焉執不能與爭而唯當其下故是以受河而宗海長人行

河疏其壅者濬其鬱者導
之善下而水由地中行不
失其故已矣讀長人之詩
若文或如迅波激湍渾浩

序五

鼎宥不可偏眩或如澄潭
鏡澈清流瀉注吞吐萬狀
而第求其故孝悌根於至
性忠貞篤於深心博友朋

之義恆細民之依行雍熙
之軌誠以居業情見乎詞
是損而字者耶是善交
而不易者常者耶蓋長

序六

人物之如不出口間一紙
掌古今善敗國家機宜人
倫失得若鑑止水洞鑒
眉而雅且察言觀色慮以

善下其於出處之際尚有
躊躇四顧之志焉長人若
曰吾非能養人者也以祿
養者也直為貧仕耳嗟乎

序七

長人含珠韞玉聲出金石
自可存富貴亦何必不富
貴且二子皆鄉才也豈長
貧哉長人有母其福遠親

書與余同每過余叢桂堂
引見余父出斗酒為驩樂
觴詠如流竟日忘勸余兄
事長人心敬愛之念當久

序八

要知若長人者蓋余兄也
若夫文日新而集日富精
以致用深以研幾過此以
往未之或忘也盛德大業

長人曷多讓焉竟題曰
何長人集而樊子序其首
萬曆歲在旃蒙單月朔孟
陬月補天穿節一日

序九

友弟樊良樞拜手書於

鏡林



小引

余名任素不習古文辭有宗
在報述、取法或偶全漢書以
故筆勢有存古之勢十二
三月、意亦大乎、甫意於危
危、如比再生、極而略、恍

引

白馬、中、語不惟、呼吸五
人大、自以為覺、最末、目此
案、也、夢、邪、覺、邪、抑、夢、邪、占、全
夢、邪、言、白、蓮、來、以、得、夢、然
周、也、志、夢、也

丘寅秋抄卷之七書



蓬來室存稿

六八何慶元著

詩類

山房詒藍秀才

癸巳秋

積雨初收氣正清小牕寂歷冷蛩聲忽弄
花外車音到強拾山中酒態迎傾蓋一朝
肝膽熱殘碁數著斗參橫潛臺風景今何
似莫惜溪頭共結盟

蓬來室存稿

詩

入瀟登天柱峯

漢封副衡岳有唐雷開
府威靈在焉 甲午春

不周摧折復何如手斷神鼇駕此居王氣
千年鍾火德靈湫一鑑浸星墟睢陽猶憶
將軍令漢室空傳封禪書我欲挾之浮海
去五雲回首漫踟躕

登瀟臺寺赤壁上

狂來幾度踏歌行載酒登臨渺大瀛煙景
千年孤島沒雲霄萬里一毛輕天連疊岫

虛生影石打奔濤靜有聲只恐因風忽飛去
瀟靈爲我駕長鯨

望江寺步劉未之韻

醉泣山靈對晚霞相看調合興偏賒詩狂
聲擊雲中鵲劍氣雄分袖裏蛇爲叩雙林
談實相誰從五葉展心花九公南望應憐
客擬著扁舟問水涯

書破秦報捷圖

甲午秋

遠來室存稿

詩

二

謝家饒玉樹安石自千古百萬走秦兵圍
碁但一賭君不見東山之上雲與鶴捉塵
言言都玄著一身江左繫安危誰云世故
輕遺落攝驛書了若浮雲過太虛折屐齒
社稷功存胡不喜寵辱原豈解驚人人生
自苦難脫屣噫嘻呼晉代風流故足多百
年歷數老江沱天下實爲天下惜蒼生亦
如安石何

過鮑叔牙墓

甲午冬

堂阜當年脫絁囚伯玉推轂自休休漫誇
不朽臧文仲何侶千秋土二杯

贈衡朗二上人

乙未夏

往復隨緣不住家廣長舌墜亂天花自憐
五濁牢塵網誰覓三車轉法華度後江河
應棄筏眼中金玉總成砂片言頂上澆甘
露消得人間一鉢茶

遠來室存稿

詩

三

雨中抵鄧三家卽事

乙未冬

風雨瀟瀟柰客何山陰夜半此經過寒林
落木蕭商意古澗奔濤激楚歌下榻幾人
青眼在開襟一片赤腸多欲眠且止君莫
去捉筆尋詩帶醉哦

送月二守解官南歸四絕句

丙申春

送君歸去贛江濱寵辱從來未必真咲倚
空同山上石閒看車馬逐風塵

少年未許便投閒回首慈闈兩鬢斑春酒
自斟還自舞肯將五斗戀人間

庭前叢桂競芬芳況復蘭芽媚國香醉臥
北窗聽誦讀居然白日到羲皇

三年辛苦渾成夢一覺歸來大侶僊獨有
窮交人落魄不堪杯酒共留連

送奎振希秋試

丁酉秋

清秋送客思何窮十八年來意氣中博塞

遠天宮存稿

詩

四

憐余多酒態杜機羨爾擅文雄凌雲已就
三都賦破浪還乘萬里風歸報高堂人白
髮不教辛苦負和熊

送鄧林一

秣陵佳勝復如何送客停杯一浩譁王氣
不隨江水去雄心直對石頭多三冬雪案
分煎火五夜星文出太阿北首長安天日
近春風遲爾聽鳴珂

計偕過中都登龍興寺閣

昔有朝鮮之役丁酉冬

客巖煙雨坐中收古寺三塗最上頭萬國
只今瞻王氣六飛曾此托宸遊雲開鐘
磬摩心遠目斷江鄉客思悠聞道東師騰
捷羽平夷欲賦漫登樓

泥飲僧寮有妓在書壁

漫從酒裏學逃禪活火中開一朵蓮我自
維摩閒丈室任教天女散花還

遠天宮存稿

詩

五

話胥衡宇畱守

江左風流憶帝京將軍年少擁旄輕已
知孺子傳黃石不道諸生請漢纓醉去倚
天三尺劍狂來媚客五侯鯖倦游司馬愁
多病漫向臨邛討舊盟

山東道中

三朝歷雪出東藩遠近河山凍欲渾瘦馬
嘶風迷曉徑饑鳥啼食擁寒村不妨墮指

趨收蔡誰識懸車老臥袁驛路梅花開也
朱一枝好寄到家園

話唐虹川 戊戌春

咄咄風流雅擅奇當年經術欲匡時但憑
短筇歌燕市還共長桑飲上池途哭莫辭
千日酒巖棲聊寄一竿絲茂陵有客仍消
渴乞得金莖露滿卮

登第後寄同志

曾植齋先生命題

蓮來室存稿

詩

六

山中幙被近如何燈火青青照薜蘿
輒余辭短褐蒯緱遲爾發長歌連床猶記
聞雞蚤得句遙憐立馬多世路只今思共
濟肯教歲月暗蹉跎

送孫太史出使

戊戌夏

春明門外柳初菲送客橋頭醉夕暉
漫勞香案吏寒帷猶識尚方衣身依牛斗
星槎近夢入池塘玉樹輝采采風謠太史

事可憑詞賦重黃扉

書太平李年伯壽冊

幼雲翁

赤水池頭怡老亭亭中人自少微星紅塵
冠蓋任來去白日羲黃幾醉醒霧捲千山
看豹變風高萬里說鴻冥一觴一咏間今
古吐納寧煩學煉形

摩訶庵醉話無絃上人醒而憶之

松花搖落磬聲寒相對閒將一指彈不道

蓮來室存稿

詩

七

無絃聲外度好從無字鏡中看

送劉二未之出使大同

青鬚僊郎得意初風流原不羨相如祇今
諭蜀新承寵狗豕無勞問子虛

生平俠骨爲誰雄千古傷心意氣中燕趙

由來多慷慨會將長劍倚崆峒

雲中猛將舊飛揚馬上新詩早擅場相對

酒壚頻問訊塵埃肯失郭汾陽

去住天涯亦轉蓬熱心片片酒杯中爲君
更唱秦青曲林木蕭蕭下遠空

送劉恒甫使遼陽便道歸蜀

使節翩翩送馬蹏新秋一劍到遼西風清
鴨綠兵堪洗望轉蠶叢路欲迷詩瘦憐君
還野鶴書淫媿我只家鷄錦江秀色奚囊
駐可是卿雲舊品題

摩訶庵夜坐對月得秋字

戊戌秋

蓮天室存稿

詩

八

坐臥禪關可自由晚涼襟袖動新秋風來
日脚人無暑雲破牀頭月倍幽詩酒只今
還白社笠瓢何處是玄洲與君話入青蘿
去贏得浮名水上漚

僧無絃之徒曰性鏡閉關寫法華三年
矣書以詰之

法華無一字寫罷若爲求對境心隨轉尋
文義作仇化城何處是面壁幾時休悟下

曹谿汗全潮水正流

書畢年伯母壽冊

持觴二月恰春分海上桃花爛若雲宮錦
乍添萊綵色幔紗今見宋宣文聊從世法
勤修誦自是玄心出典墳爲問本來真面
目身邊猶繫玉妃裙

題馮母貞壽篇

代作

臘月曾冰山石裂敗葉零零百草拆猱松
蓮天室存稿

詩

九

獨戰西北風不與凡卉同生滅從來真物
無凋喪況乃真人堅素節當年破鏡不復
圓寧辭伏劍君前決所以一身餘未亡直
爲馮家一塊血手披遺編課兒讀家徒四
壁生計拙惡客時來橫索負簪珥脫盡甘
拮据孤燈持泣風露冷二鬴拮据拾心力竭
兒能文章倍奮矜致身早依香案列大官
賜金囊鑰禁苑翻詞調白雪尚方衣袖

五色紋麟脯長春酒初譔舞罷驪稱千歲
觴門外鞦韆車馬轍感念疇昔喪所天五
歲呱呱與父別三十年來如一日酸辛歷
盡形影孑鐘鼓在懸客在阨一爲愉快一
哽咽君不見鳳闕之西開綽楔彤管昭
垂光烈烈草木同腐亦何人視此能無顏
面熱

喬貞烈

父母逼嫁登樓自縊先詭曰我
嫁矣當令我辭夫墓

遠東室存稿

一詩

十一

孰不鬚眉具丈夫嗟哉大義女中扶一朝
決絕誰無歎六載從容上有姑展墓可餘
同穴恨登樓了卻未亡軀招魂欲賦魂何
處萬里清秋月正孤

哭錢季梁先生二首

風流太守舊王孫十載相知國士恩啓鑰
片言心印揭蓋棺兩地口碑溫惠生歿去
誰爲贊屬手招來倚處魂大雅已湮梁木

壞空餘桃李向師門

五十人間返帝都素車白馬媿吾徒玉樓
仙記文心老赤壁尋詩酒態孤不朽已畱
尸祝在再來還現宰官無高堂莫恨斑衣
冷猶有佳兒學弄雛

哭歷峯王大夫七絕句

六自清漳劉公去民幾無生幸公來

噢咻之方成世界而公逝矣計聞驚

遠東室存稿

一詩

十一

恒賦此以當七哀

昨歲今秋恰一年浮生幾許作長眠不堪
旅髻羈千里欲賦招魂隔楚天

記將誓語向神投片片真心紙上流此日

蓋棺論定後問君何字不相酬

把蔬斗米若干錢先給行商後報完婢作

女紅奴作圃祇餘一水自當官

數言六諭重叮嚀三尺空懸月在庭誰道

六民生好訟堦前一丈草青青

傳聞入夏旱爲災卻蓋炎蒸步禱哀穰穰
滿家兒女笑不知帶得使車來

民亦謳吟解寫真喧言大旱得陽春苦無
赫赫尋常事已是乾坤不朽人

十萬嗷嗷喪所天知他乞活向誰憐燈前
歌罷雙流血不信燕山有杜鵑

使薊尋南歸畱別章楊詩友

蘧來室存稿 詩

三

肝腸一片爲誰親黯淡離顏對故人馳俠
可憐湖海熟論心聊復酒杯真東西烽火
交愁眼南北雲山客慘神強飯殷勤別後
意好憑新句覓陽春

畱別在 京親故

手載論文義若何西風別淚爲君多寒聲
入夜驚鴻鴈野服經年長薜蘿把臂頻呼
燕市酒撩愁莫唱渭城歌故園一片龍潭

月兩地遙看數鵲河

至薊胡餉部召飲畱謝

嚴城絲管夜紛如國士相憐傾蓋初譚劇
乍驚風雨入杯長不問斗星疎度支頻歲
勞心計庚癸何人畏簡書戈甲東南銷未
盡漫拚一醉幾躊躇

薊門對月

月明三五夜客舍晚秋涼鼓角嚴城靜關

蘧來室存稿 詩

三

山絕塞長寒蛩侵枕簟重露冷衣裳滿把
東籬菊思深舊草堂

德州城下偶成

古平原也

漕渠曲曲抱城西鼓柝咿咿咽柳堤河濟
北來開孔道溜青東去控全齊鱗圖望入
寒煙迴雉堞秋高落日低心斷平原唐太
守不堪中夜更聞雞

望東平城

驛路出官橋鎖碧流平蕪低落日深
樹影重樓城郭人煙靜江鄉客思悠西風
嘆浙瀝旅鬢正驚秋

過邾城畱話王柱明令尹

聯鑣自昔附青雲頻歲相思不見君一鳳
曾題虛雪棹雙龍何日會星文吏真強項
逢迎苦民亦忘勞撫字勤濟水盈東去
遠可堪獨酌對斜曛

滕陽道中口號卽呈趙令

秋滿平蕪落日斜垂楊夾道野人家殘枝
猶作青青色正是河陽一縣花
善國年來雨露多行人南北也謳謠一琴
一鶴君家事簡易于今竟若何

途中憶李湘洲先生

生憎落魄酒人場鏽澀魚腸黯淡光
斗間占氣色豈干字內秋風霜叅同不訝

宮商別嘯對真成鹿豕忘慚媿師門稱上
首懸知別後倍思狂

渡河家近矣念徐鏡翁且葬而伊昔同
游錢季梁先生又作泉下客生歿之感
聊賦一章

當年赤壁漫追隨湖海神情丘壑姿雲臥
主人元出世風流太守解探奇南州已冷
陳蕃榻湘水重添宋玉悲古渡岸頭衰柳
色不堪回首共低垂

徐州感興

雲龍山月自娟娟孔道疲民膝欲穿客子
醉眠渾不覺平頭橫索壓鞍錢
剩把金錢瀉下流畱將一線繫咽喉來年
春雨知多少聞道東南已半收

送郝仰亭學博之任霍山

憐君多道氣不獨惜枌榆冬日難爲別春

風復在茲白頭應共矢綠鬢未成絲百里
灣臺月何時問水湄

送王太玄使君假歸洛陽

白雲深處舊僊郎去國名懸日月光清畏
人知聊自信官緣客對渾相忘不堪折柳
臨河畔正是看花向洛陽廊廟江湖心事
一乘槎莫問斗牛鄉

再登天柱李令招集濡須吳方之偕

蓮及室存稿

詩

六

山中昔日酒人顛重到山頭意惘然淡墨
驚看疑隔世白雲悵望更憂年祇今御李
貞星聚有客懷珠侶月圓削出芙蓉青醉
眼河陽花柳正爭妍

寄送楊汝儀之鬱林任

已亥秋結

涼風八月雁初賓萬里蒼梧去故人隱吏
可憐青鬢在素交肯許白頭新花明五嶺
堪畱醉書滿三車莫厭貧爲訪當年勾漏

令丹梯共我出迷津

走筆送朱懷珍之官蘄陽

已亥冬

秋月不照人冬風何凜冽相見曾幾許相
思轉勞結百病我多憂一官爾非熱去矣
恣壯游勉旃持素節勿謂山川險小心親
賢哲勿謂風波惡行已矢廉潔況復故園
中翻有松菊悅但思初心違豈愁生事拙
病已買小舸訪爾剡溪雪

蓮及室存稿

詩

七

病中話朱天谷山人

病骨翻嫌混俗情有心今許結深盟琴餘
寶匣蕭生事詩滿奚囊倦客程四海一身
容汝在片言千古共誰明披襟且醉中宵
月眼底窮交未可輕

送馬見垣東歸宛陵

相逢幾許又分襟別酒盈樽手自斟鴻寶
禁方來海上駭群妙趣在山陰三峰雲水

天涯客一劍風霜歲晚心浪說馬卿家四壁解將詞賦買黃金

送范譽山學博之任林慮

大雅非諧俗真詮自合經人嘲玄尚白君獨醉中醒臘日淮西路春風鄴下亭高山隆慮迴遙對眼偏青

懷劉恆父寄聲

交情千古定誰真知我于今足斷金乍別

遠天室存稿

詩

六

不堪愁裏遽相思殊覺病中深句尋春草幽人夢香到寒梅驛使心寄語琴臺僊吏暇可將流水獨操音

送孫別駕解官東歸二絕句

不擇南州爲老親三年辛苦餐清貧篋中剩有潛夫論別足無煩泣楚人

送君斗酒醉還醒湖海相憐眼轉青去到山陰逢道士殷勤爲我搗黃庭

寄李劬雲黃鳳衡二令尹

江梅一夜破南枝憶得長安並馬時彩筆共期千古業朱絃獨奏幾人知種花定爾先書最攀栢憐子再廢詩耿耿三星河漢遠漫憑春信寄相思

送李良甫秀才南歸

憐君湖海亦元龍持服還尋阮嗣宗唾落千軍排筆陣狂來四座避談鋒登臨共結

遠天室存稿

詩

九

雲山約去住無嫌萍水蹤只尺劍江神欲化莫將紫氣老芙蓉

再遊嵩嶽巖

庚子春

不到嵩嶽十六年重過物色尚依然空中樓閣疑無地洞裏雲霞別有天化鶴歸來丹竈冷毒龍解去鉢鉞懸可堪風雨催行晚回首山靈只自憐

廬江同恆父觀龍舟十五韻

庚子夏

五日廬江水中流著小船鳴琴多政暇擊
楫共心招肆出文蛟走陸離赤羽飄開頭
元俠少捉尾恣輕僂賽社貧無肉釀金醉
得梟逍遙魚貫穩倏忽鳥飛翾急撥高翻
雪長驅遠射潮耀金鱗甲動掣電目光搖
汗雨連驚濺歌塵逐去颺平分當下駟關
捷認初幬得雋神偏王賈餘慙不驕人煙
迷古岬月白亞官橋客醉譚方劇杯殘興

蓮米室存稿

詩

年

轉饒寧知百草蹋不用五絲條却憶蒼梧
郡祠慄咽鼓簫

冶父醉歌

淮南饒名勝冶父自今古拔地十千尋差
與崕嶺伍劍池龍去不知年猶能夜夜吼
雷雨此中酒人有令客生事其如山水癖
相將騎馬佗一來五月炎蒸正曦赫下馬
衣衣且前途螺髻蒼蒼但只尺紆仄躡躡

未可攀恨不山靈假羽翮半腰懷袖紫松
風恍然頓疑塵世隔力疲暫倚小亭坐拂
拭碑痕話疇昔俄焉踰踰陟其巔亂入罅
風吹墮幘萬井煙嵐向眉青萬頃湖光當
面白添衣自失若驚秋引滿長呼都莫逆
信手棋枰泯成敗信口機鋒無揀擇興長
邪知禮法疎目極翻嫌天地窄寺僧來肅
山之東一徑梯雲度危石錯趾予不得

蓮米室存稿

詩

主

下捫蘿左右倩扶掖小橋寂寂待人行古
木陰陰著鳥迹山門牢落足張羅荒殿蒙
茸轉蕭索殿前新屋得數椽伊誰端爲遊
人開說法堂摧伏虎化祇見龍湫吐一脈
脈中清冷如甘露醉客飲之颺兩腋再理
殘局拾殘尊幽韻關關按歌拍向晚斜陽
沒西去四圍紫氣畱几席豈謂臨邛謬相
重自是河陽花事適賢豪會合此一時咄

咄千載只旦夕眼底雲物任卷舒舉頭依舊高天碧何事更尋五嶽遊人間浪說藐姑射歸兮一夢到邯鄲起視窻紗日已赤

夜過徐錢石書齋

更殘扶醉坐莓苔棄燭還從問竹迴微雨乍收塵自斂淡雲輕捲月初來池塘解入幽人夢菡萏偏宜君子杯匱印石床尋句拙瀟瀟林木響空塔

蓬萊室存稿

一詩

主一

送劉宇泰山人南歸

玄心仍俠氣浪作采真遊冥合空千古閒觀到十洲隨身獨長劍知我共虛舟難黍無忘約相將望斗牛

輓李仰白學博

南州高士舊知名有賦凌雲滿帝京苜蓿蘭干聊自適不將車馬羨桓榮
春來斗酒漫留連幾日浮生人已僊最是

玉樓催作記孟隣還自憶三遷

道人

薰脩何處是吾宗一鉢香齏萬樹松飯罷倚松獨長嘯人間原自有三峰

適適隨身一布袍千重雲水只蓬蒿天門咫尺人難見且向玄都學種桃

送孫郡守入覲

覲庚子冬

淮南一路動星文紫馬行行咲逸羣直已

蓬萊室存稿

一詩

主一

無營羞巧宦安民有頌切神君清標舊識嚴灘月爽氣重披越石雲主爵從來廉異等陽城撫字可曾聞

專城非復昔時淳鴻雁劬勞賴哲人執玉只今常簡在斷金何處結情親不堪作別僊鳬遠遙憶重來竹馬新爲向前星占氣象杞憂萬里泣波臣

又代王太玄

山城二載業同官入計臨岐正歲寒旌度
半溪人萬里曲終三疊淚雙彈甘棠已識
膏流遠林杜誰當蔭及難去國孤臣天日
迴浮雲何處是長安

贈張幕君

吏事緣儒術蓮花敞幕初高墉看射隼清
舍慣懸魚佐郡無長物傳家有舊書五雲
天上去惜別且躊躇

蓬萊室存稿

一書

書

病甦見吳方之四月書

壬寅

千里相思苦未休尺書重寄遠絨愁經時
省識應多病伏枕支離又到秋化蝶夢回
人再世征鴻聲度月初鉤何當一棹錢塘
水心斷西陵古渡頭

見恆父書卻寄

一別多時病未平于君及見古人情喜深
勿藥書堪泣臭合如蘭義自橫信是詞中

開七發疑從寤後話三生年來花事江城
滿還憶臨邛醉馬卿

哭劉未之

一官兩邑政初成凶問無端信復驚南北
幾年悲浪迹从生何處託交情可憐過眼
浮華盡忍道棲塵弱草輕知否析薪能負
荷盈河有淚不堪傾

吞聲外別黯傷神十載論交意氣新湖海

蓬萊室存稿

一書

書

相憐偏好客鸞鳳有頌豈謀身玄心自昔
推真長酒態于今少伯倫最是夜涼哀思
永寒砧蛩語解愁人

哀王馥宇將軍

王將軍王將軍生來好武更能文虬頭喜
話封侯事節烈豪華天下聞天柱雲礪臺
月清淮之水西山發嵯峨激盪悍夫驚最
是鍾靈饒俠骨將軍奕世家此土乃父如

龍兄如虎慕義捐軀飛欵雄散財結客季
心伍當年少小入成均同舍人人得所親
酒酣耳熱仰天嘯說劍談兵若有神饒當
東海鬪鯨鯢赤羽徵兵十道馳慷慨一朝
投筆去丈夫肯復顧妻兒西望盤龍賊阻
巢憑依猛獍恣咆哮將軍自請綦江路偏
師轉搏佗前茅一戰賊鋒摧再戰賊氣燼
簡台黑洞元天險移時破竹若飛灰將軍

遠交堂存稿 一詩

美一

乘勝勢遂爲深入計上將坐擁兵誰能爲
後繼逆賊乘高虎負穴將軍仰攻氣不折
髮上指兮色如丹髯肆張兮皆盡裂短兵
接兮鼓音衰雖不逝兮寶刀折天地亦慘
容壯士爲吐舌深箐流矢加前營將星滅
烏龍關上日光寒照見征人一腔血嗟哉
身歿名不朽羣驍略盡將軍手大軍方軌
不畱行割據千年爲我有君不見西南半

壁靖韜戈炎荒遵義起絃歌游魂萬里歸
未得賞不酬勞可奈何嗚呼賞不酬勞可
奈何

送孫大夫謝政歸嚴陵

悵悵無華漢史優冰壺一片肅高秋義深
許可煩青眼賦就歸來正黑頭物色當年
懷舊隱風波此日任浮漚懸知去後思增
劇病我難將臥轍畱

遠交堂存稿 一詩

美一

寄懷夏龍陽先生

壬寅冬

浪仙蘇門隱長歌醉白頭一經堪掛角五
月尚披裘地僻無車馬情閒逐鷺鷥高山
不可卽徒此托神遊

春日懷恆父

癸卯春

春來風雨自朝昏綠樹流雲總斷魂縣滿
花陰羞俗吏路閒草色憶王孫韻中覩縷
新詩恨衣上闌珊舊酒痕愛得彈冠王貢

在可容病骨老江村

遠來室存稿

青

毛

遠來室存稿

六人何慶元著

文類

賀劉凝和小侯制科高捷序

乙未冬

聖天子御宇二十又三年益瑩精邊計屬羽檄東西交馳不得息海上餘氛不得淨穆然拊髀政不獲文武忠孝世臣而用之何憂夷虜哉大司馬蚤夜焦勞圖所以簡

遠來室存稿

一文

一

良材備不虞是秋會試比昔加瑟而六安乃得凝和小侯應詔書侯大將軍茶谿公子也語曰國將昌賢材出家將大子孫賢此其徵歟抑余聞之天之所篤材使奮興出而爲世用也培而積之有基顯而出之以時時天之爲也基人之爲也彼冀韞珍釀采穗見變化人知其然莫知其所以然而吾則謂夫不可必之人而人可以必

之天疾自其先八世祖以燕山世將從
文皇帝血戰顯功名白溝小河上始分土
于六嗣焉者益奮其緒不敢卽安以糜縣
官兩世踵接從戎不生還于敵誓歸忠
焉久之大將軍嗣幼而孤孑然孑立母太
淑人日洒涕擁翼不憚截髮割席以規其
成既將軍稍稍見頭角益感奮陳篋發陰
符伏而讀之遇秋風起挾彈出教仰視雲

遠矣室存稿

七

三

中鴈一發飲羽聲如裂帛母聞而喜可知
也太將軍數歷南服若而年手十萬鐵衣
奠浙閩半壁之金湯出則如虎如羆入則
弄雛弄綵當是時階益峻寵祿日益大一
切筐篋筦鑰之屬唯太淑人弗敢配張
淑人亦望顏承色柔嘉若新婦噫吉甫爲
憲張仲孝友蓋兼之乎大將軍素博古人
書既均逸田間清溫而外間以詩酒自勞

苔臥雨拋直有白日義黃意而耿耿一念
獨不得竭囊底智爲國家斬溫禺血尸
逐以報陛下乃今有小侯哉繪日鼎而
記宗王籍基之矣諸孫又英英振秀于無
數嗚呼孰不壽考而子姓並賢孰不尊顯
而後來愈奇天之所以大劉者詎尋常一
日之積也小侯勉乎哉古之君子不難譽
聞而患盛名之難副不難閱閱而患高門

遠矣室存稿

八

三

之難持不難祿位之崇撫而患主恩之
不易稱詩所稱定王國憲萬邦而必曰有
嚴有翼共武之服蓋其脊也疾行屬橐鞬
從事于四方得當一面豈其不勇決爲士
卒先而觀望退縮不日費幕府金糴牛饗
士而餘半錙以自潤不寧失智高毋欺朝
廷而虛張首鹵以覲上賞必不其然此亦
非君家所宜有小侯勉乎哉日者遼陽延

慶之役執鹵獲醜 天子不惜璽書特慰
又不惜高階重賚隨其後大將軍方闔門
養威重耳異日 親授節鉞捧輪而遣之
俾老成坐畫而小侯鷹揚鵠擊以東開百
濟新羅北走單于復郡縣河南三受降城
地歸鎬之燕班絕群帥 天子曰懋哉其
亟剖徹侯符仍推恩所自于是大司馬奉
命命太淑人以九命之服大將軍父子

遠來存稿

文

四

逡巡謙讓受策以出天之所以大劉與劉
之所以仰答 天子者乃永無負哉

送劉肖華父母遷

畱都民部序

丙申冬

蓋漢治重悃悃夫悃悃之爲安靜理也孰
與武健之稱其職而愉快乎而廩廩德讓
諸君子不以其故貶名抑名之重民之輕
也今天下吏治豈不敝甚矣哉 上婁詔
崇廉痺殘而未效夫謂膏而不潤者潔也

或微巧以延譽甚則懸牀而卻研也者政
其攫金於市者也謂嚴而不殘者平也故
逢悍以見奇不則抱嬰而鞭蒲也者又其
坐嘯畫諾者也耳食敝上市交敝下方且
朝四而暮三方且十羊而九牧耳目罷于
趨迎精銳化爲繞指于以安民而立政必
不得之數已先生之爲六三年矣大都以
百姓爲事而不恤其他六故僻在山陬民

遠來存稿

文

五

推而易動推故易凌易動故好爭胥隸廩
養之役虎而冠持郡記入鄉里磨牙吮血
如豺如焚先生首擒一二大猾刈嚮之無
遺下而以次行其稍未甚者自是力穡如
雲若不知有官府焉屬中州饑民易子而
食固利者收而鬻之以一舉十更相煎受
已黨與盛窟穴成白晝大都之中掠取良
家子纍纍而來嗚嗚而去先生亟申仔甲

更如前法法之兩地之夫妻母子相係者不知其幾河潤哉漲疆外矣六菽爾如斗大而游民每垂涎庫藏以爲奸朝不錐立暮且輕肥六民既易動鬻產者衆鬻必有稅而賈稅且無定格徵納之際公入十不二三卒也漏卮不實官私兩累先生取一歲錢穀畫一之無外逋無內移主藏吏第司其籍不得制其出酌諸稅數歲之中請

蓮華室存稿

一文

六

于當塗者并畫一之藉其入爲縣官用而不餘半鏹以自潤公庭冷如也制郡邑各有倉積粟備荒然虛有其表耳乃徒手無賴輩挾主者立名色充牣其家莫可詰先生不卞繩第以三尺懸其後而大轡車少者負俄滿故額計三年餘一年之食民無捐瘠已夫人情之畸重壹意者可勝道哉以節直幹不必周於細兼包并蓄不必固

于防先生清放絕俗不以家累自隨對客若無官裋身若素士常俸而外不取一錢于民薄衣淡食蕭然適也嘗書壁間曰爲人上者爲天地惜財爲百姓惜生命爲自己惜心神爲子孫惜福無如心從恕事從寬用從儉蓋先生之自道者如此而明作整齊又若取諸嚴密蓋善用其寬恕又如此而皆不足以盡先生語有之矜功不立

蓮華室存稿

一文

七

虛願不至夫水土行而爲民用則沃者多而摘者異矣犧尊青黃不若朱雕之樸則華者散而樸者全矣乃大樸畱爲文章菑田穫于深厚其素所蓄積也先生心術治行未易更僕而蔽之以二言曰樸曰厚樸且厚悃悃之謂也悃悃故安靜安靜數循良此神爵五鳳諸君子享有令名而先生旦暮遇之者也先生遷馬部度支郎六人

士不釋僉謂不肖宜有言以贈嗚呼居不爲赫赫名而所去見思千古哆譚之不置一郎署曷足溷先生而後乃今凡此橫目之民其沒世不忘也則以漢吏衡之矣

劉太淑人行狀 丁酉冬

蓋余不佞自髫時業聞吾州劉母太淑人節甚苦旣大將軍茶谿公均逸田間則不佞以諸生穎舉于鄉得從長老後爲大將

蓮花室存稿 一文

八

軍揖客因以知太淑人事甚詳居久之太淑人卒且葬大將軍謂不佞吾子悉我家盍試草狀吾母行嗚呼秉彤管而紀柏舟不朽之盛也附驥尾而顯名修士之所乘也敬謝不敏而義勿可辭遂佯狀按太淑人姓方氏六名勝旭長女性婉而翼剛果有丈夫風年十五歸劉爲昭勇將軍官配昭勇大將軍父也邇劉之先一世祖諱敬

爲山後會州人敬生興以開國功由燕山左衛從 文皇帝靖難師血戰白溝小河上中率因官指揮使于六世世襲張定興之下南交也興子聚以材官當一路深入疾戰歿今觀其貽子書讀之令人皆裂而聚子威復隨 車駕北征歿土木之難天下歸其忠威子騏嗣騏卽昭勇大父自始祖興至六將軍凡七世而劉氏大顯焉騏子三長芳嗣以及子定仲芄芄與定皆無出次乃季芹卽昭勇父而芹老不任事昭勇之嗣定後蓋以小宗繼大宗云昭勇幼不好弄別號近儒志儒也日攻苦博士家言太淑人時時勤紡績爲燈火佐有善相人者謂昭勇若當貴貴不以文昭勇笑曰吾庶支無攬襲理生得蠹魚萬卷中足矣安望金紫事乎逮見太淑人則愕然指示

蓮花室存稿

二

九

曰吾謂若賢以此無何而昭勇竟世宗齎當是時將軍芹及配吳俱齏然白髮而仲氏芘以無子故亦依昭勇養昭勇故諸生雅不問家人業貧無附郭當官又不自潤食指漸繁日精勤職事不顧內一切甘毳朝夕之費咸取辦太淑人太淑人不惜脫簪珥鬻嫁時衣以供蓋爲劉氏婦歲一週星而昭勇病且歿執太淑人手訣曰以是

通鑑文存稿

文

十一

兩老人若趙諸孤辱在夫人其若之何太淑人嗚咽流涕曰脫有不測義豈惜一身以報泉下昭勇乃瞑受含太淑人瑩瑩然呼天嘔血勺水不入口者數日已自惟爲劉氏婦又爲劉家母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遺言在耳縱一死奚益卽復強起飲食治家襄事日羞腆洗致堂下如昭勇時于

是大將軍甫九齡魁然子立大父母唯是

劉家一塊肉不肯令就外傳太淑人心弗善也恭貌徐請曰泉下人視不可含與新婦語者云何且弱息故將家子雖孱羸顧頭角自可兒甥姑卽憐孫不及今令從事于學少成若性竊以爲爲劉氏之計短盍圖諸將軍芹感其言趣令學惟母氏教乃大將軍稍長頗任俠爲少年遊太淑人怒數以夏楚隨其後且泣謂曰汝父視不可

通鑑文存稿

文

二

含與而母語者云何自我爲若父婦聞而家世有令望所以餘一身不歿非異人任兒也若不底于成歿者復生何以施面目吾亦惡用守兒爲大將軍聞若言懼然刺心盡謝諸與遊少年夜發陰符伏而讀之兼習弧矢業發必命中乃已太淑人色津津喜趣令嗣昭勇爵蓋握衛符者數歲聲藉甚也自昭勇卒迄大將軍嗣中間更十

餘年大父母伯大父母俱先後以壽終太
淑人一一襄事如禮嘉靖末倭訐東南大
江以北陵寢在焉當塗廉大將軍有文
武材以兵事屬大將軍念母在幾未卽應
太淑人正色責之曰而男子生在四方乃
刺刺繡乳抱耶且而家世受國恩曾不以
此時危國報効豈曰能賢光昭先人之令
德可不務乎大將軍謹頓首受教往莅事

遷來室存稿

文

三

還鐵礦盜咸用底定自是建牙楚蜀搗峒
蠻靖粵寇軍民懷之慮無不稱挾纊而奠
衽席者歲辛未大將軍以勲秩請誥
予祖若父階昭勇將軍並贈而太淑人始
受封焉太淑人性嚴重不輕笑語大將軍
歷官南服必將母以行雖極賁猶日偕張
淑人長跪請事稍弗當卽譴呵不少借手
綜家政諸所爲筐篚錢穀物各有條用各

有則身衣大練務儉素爲一家先至饗客
佐軍需則倒困不少恪閨門雍肅井如也
大將軍敷歷行間三十年積伐最著天
子特降璽書以全閩及浙之金溫俾填撫
其間虎牙龍節尊寵赫然大將軍膺重畀
亦惟是廉退謙抑循簡書服慈訓門眇
私謁卒眇私役萑苻罷警庚癸絕呼東南
半壁之天下屹于金湯亦旣勞苦功高勛
勲甚矣會古田福山中有依險阻命者勢
且蹶遠近繹騷大將軍走一紙檄往不終
朝而渠魁就縛諸脅從渙然復于農向微
決機之速且不測捷聞太淑人益津津喜
已復自稱曰泉下人視不可含囑我云云
今兩老人已葬兒大能自樹吾亦逾老十
老矣旦夕且歸報泉下安得及我身存一
掃除墳墓乎無何而太將軍竟得代將母

遷來室存稿

文

三

還麟脯鳳膏羞羅鍾鼎日名諸遺姑姊娣
若而人及外孫女姪輩擁孫曾膝下佯笑
語含飴以嬉者又五年而病病且革張目
顧大將軍曰我可以下報而父矣遂卒太
淑人生於正德辛巳年八月二十一日寅
時卒於萬曆丙申年三月二十一日亥時
歷春秋七十有六子一卽大將軍名大勛
授昭勇將軍歷任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蓬萊室存稿

二

四

鎮守福建并浙江金溫地方總兵官配張
氏封淑人女二一配庠生張謐一配千兵
徐衍胤孫男二長元愷中萬曆乙未科武
進十次元龍曾孫三崇忠崇雅四漢俱元
愷出丙申年十二月十一日巳時葬於城
東三台墩祖塋與昭勇官合塋云嗚呼人
亦有言作善者未必福此非盛德語也劉
自其先世以忠顯逮大淑人以節著大將

軍以孝稱三綱備矣當昭勇初終時太淑
人一女子抱三尺孤形影相憐饘粥不繼
豈復冀有今日哉天寔相之亦何其報施
善人彰明較著也先正歐陽文莊公顏其
堂曰世篤忠貞夫忠則不二也貞則不渝
也微獨當劉先世儻亦爲太淑人地乎萬
曆甲申州大夫溫陵李公修郡志始撫實
欲以上聞而竟格于命婦不旌之例嗟

蓬萊室存稿

二

五

夫谷簡曉蕙人孰不聞其芳蒼松古柏人
孰不知其勁敝天壤而揭日月固不問旌
不旌也夫旌亦非太淑人志也鄉後學何
某謹狀

題官陽初制義

戊戌夏

某

夫士患無奇奇故未易言也而驚者歎之
余每謂正之奇經之權也弗臬于權弗成
爲經弗極于奇弗成爲正故曰善用者無

不正無不奇奇正特假名耳奇而奇下矣
黜奇而無當于正下之下矣東鮮富奇文
余得觀精者若干首驚天撥日足令懦夫
吐氣而軌於名理超超玄著是能善用奇
者可以傳之其人矣嗟乎入無奇境界覺
此道大可寄興勿謂壯夫不爲也余則爲
之而未逮也

跋戊戌南畿選士序齒錄後

蓮水室存稿 文

七

頃 國家更定里選法吾南畿寔首應
詔書既又采諸臣言臚郡縣而裒益之蓋
自壬辰閱戊戌南畿爲選者再于是十七
州士捧檄來 闕下脩故事序齒爲錄友
誼也夫里選制自周周文公不惜吐握籠
致士士慮無不精白以賓于王而獨里選
爲兢兢寧直以里足盡士謂士得于里者
真也蓋古者爲善于朝不若爲善于里爲

善于里不若爲善于家閔子大賢也第曰
人不間于父母昆弟之言出之有本而達
之有漸夫豈無階而遙獵白屋之譽也者
諸君子始脫鄉校如水初波青黃黝堊唯
所深之無寧謂家邦必達而謂遊大人以
成名舉鄉評不足慰乎孟子論友自一鄉
進之天下又進之古人其指至博然必自
一鄉始故行不媿影寢不媿衾貞修也不

蓮水室存稿 文

七

媿妻子不媿友朋實行也諸君子業且游
成均與天下士講德課業而余僅僅以鄉
評之說進將無溺于旨耶雖然榮名易枯
虛願不至夫欲立本致用厚蓄徐發自家
而里而天下非漸積以往不可諸君子勉
乎哉南畿爲豐邑首善被選者雅多材士
卽前籍中如朱如顧鱗次魁海內然亦曷
爲二君重終身品流固自有在余不佞竊

附粉榆之誼願與諸君子共勉之矣

祭張仰沂文

昭勇將軍張仰沂君侯以疾卒 京師其友人何某寔朝且夕焉于茲而內姻潘繼美以漕綱至相與執手永訣含斂如禮于是合宦游諸親友致奠堂下而某復哭以詞曰嗚呼痛哉天之于君侯何其酷也一身飄飄萬事未足居非正寢眼無親族視

遠來室存稿

一文

本

不可含羈魂誰屬棟折榱傾卵破巢覆嗚呼痛哉人謂君侯地簪華黻褰履少年泰乎世祿長夜流連曼柔沉汨裘馬輕肥千金一幘牆被文繡梁餘鴈驚意君侯受享大豐無有餘不盡之福是則然矣而惡知侯之所欲侯本將家飛揚器局散財結客虛已下物北海之尊孟公之牘致客千里傾談萬斛士龍文賦公瑾絲竹誰云紈褲

足音空谷當其握衛符領漕綱綰東萊而靖海窟也固嘗挾纊三軍揚帆萬舳苞苴不入忠勤可述中遭一蹶偃臥林麓再起中都踐更斯督懲前顧卻兢兢自牧魚性沉鉤鳥驚曲木庶幾完玉乃逢缺辱貝錦錯成輦帶莫續咄咄書空計畫無復二豎乘之溘焉湮沒嗚呼痛哉余嘗謂侯氣若洋洋而中常忽忽醉則烏烏而醒不勝其

遠來室存稿

一文

本

鹿鹿跡疑于無正無事而實未伸眉而展足蓋其心惕惕皇皇常思有以用其未卒而屢值數奇動與時拂抑鬱無聊飲恨茹毒今之歿也固將奮決弃捐畱未了之事爲來世之贖也耶而吾之所最痛者則以侯一片熱心超于世俗愛人無已情婉意篤施恩不報慈祥比佛而不與一子所以報施善人者何如吾又惡知乎造物嗚呼

痛哉侯去此其何之吾猶想像花樹之旁
欄杆之曲美景良辰空簇短筇長歌妙舞
拔河鞠蹴墜珥遺簪偎紅倚綠是耶非耶
尚得見君侯之彷彿夢幻泡影何遲何速
體魄南歸神情在目維荔子丹維盃中綠
三酹侯前一聲巷哭嗚呼痛哉尚饗

祭徐鏡翁年伯并汪母文

戊戌冬

嗚呼不孝之與益父敏父友也義稱膠漆

遠東室存稿

文

主

以故父視翁母視母猶子之恩蓋十餘年
來如一日憶昔弱冠家徒四壁學業無成
生計轉屈則益父始友我而敏父因友兄
之友惟翁知我寔命之下榻連牀解衣推
食卹我所私應我所急既不孝情哀事事
日困酒人惟翁知我卒教之見必怡顏語
必促膝發我之蒙矧我之癖當是時母以
慈和佐翁嚴肅不孝愧不能于翁之教服

庸之知忘寢則于翁若母之德佩服之無
數矣逮辛卯益父舉子鄉不孝亦肩隨而
奮迹翁母益喜謂是兩人殆天所植厥有
兒女生成佳匹爰主斯盟締我弱息我窮
且慵依然曠昔伯仲時獲振我而不倦不
惜翁時復誨我而如金如石母時復念我
手摩我兒而含飴以適我亦自慶所因不
失兩姓之驛曷有紀極會幾何時頓成大

遠東室存稿

文

主

感嗚呼痛哉記丙仲春翁飲我室恭稱
觴時賜餘瀝劇談繼炬神情闔懌俄焉屬
續曾不三夕母素善病日從藥食更此哀
毀遂就癰瘡亦未一年相隨長畢嗚呼痛
哉不孝猥以一日成進士寔繼翁後而翁
若母不聞且見矣豈惟翁母哀我家嚴養
亦不及感念始終肝胸裂襞顧我父病益
父代我候脈色進藥物備諸劬勤及我父

歿敏父代我啓手足謹斂藏殯厥心力我
於翁母無能爲役在翁僅憑几而一號在
母終未登堂而一拜耿耿切切之衷其何
能以自什也耶維此冬月往就窀穸慶元
知己恩隆通家義密有淚如河有思如織
敬酌一觴陳我胸臆若夫懿休盛歟更僕
未悉庶竭黔技嗣圖吮筆尚饗

募修鏡心庵偈 己亥夏

遠天竺存稿 文

卷一

鏡心庵起于朗目山人山人往復不定以
故庵旺歇不等顧此中頗占地勝展山襟
水去城不彌望巖壑相屬近地叢林莫與
爲比山人之徒欲莊大佛像建藏經閣子
用廣其志爾時男子唐氏高氏捨贊倡義
然勞費殊大何居士因從臾之口說偈言
開示善衆

昔有善知識 展一坐具地

卓錫到山麓 翦蓬結精舍

主山主水神 時時勤呵護

阿閼廿年間 有人元一會

發心喜布施 懺悔萬劫業

我謂此一念 便可證佛道

證佛何容易 一念清淨是

喜捨非清淨 能捨清淨近

放下屠戶刀 立地便成佛

遠天竺存稿 文

卷一

大力諸鬼王 夜叉羅刹輩

一切冠佛號 只以清淨故

況也平等人 同具平等智

燒臂并墮崖 割肉以喂虎

生歟事極大 身軀有不顧

何但身外財 乃不能放下

捨身捨財物 同是一般捨

能捨便清淨 萬劫罪消滅

一念至萬念 萬念卽一念

從前諸業緣 永世不復作

都在極樂國 都受無邊福

祭吳太公文

序

萬曆丁酉冬濡須吳太翁考終于正寢際
戊戌二月計至 京師同郡年家子徐守
謙劉濟何慶元暨謙之弟守訥於太翁家
孫方之鴈行則於太翁孫行也屬南北行

遠來至平痛

文

古

跡參差不獲哭於柩越歲己亥夏五之望
乃公致奠堂下而慶元復系以辭曰嗚呼
曩辛卯之舉于鄉也我廬陽僅得四人于
時方之年最少稱重慶而我三人者莫不
有垂白之親縱譚家世緬懷典刑落落穆
穆蕩蕩平平依然赤子庶幾先民則四老
均焉而太翁復淳乎其淳撮其一二之近
侶想見太古之遺音方之高舉正爾冲齡

國人皆喜太翁固聞督學使至猶謂孫何
不赴試而幾爲蹙頻郡廉隱德賓以上賓
國人益喜翁亦固聞衣冠環列竟未致一
謝語而反不怡情蓋原無所虧孰知其盈
原無所厭孰知其歆既不見喜而況見嗔
既不見愛而況見憎任變遷乎其外無益
損乎其真寄蹟也不出衡門舊隱而冥契
者直冲漠之無垠度世也不出八十二歲

遠來至平痛

文

主

而常存者參萬歲而一成純云是未雕之
璞還比未孩之嬰信太和之符合貞元氣
之渾淪意匠形容曾不得其彷彿矧于福
澤之厚 封誥之榮亦蟻聚鼠嚇耳而何
足爲太翁之重輕嗚呼痛哉維我兄弟不
矣所因芝蘭臭合手足情深番番四老彊
飯健行先後五年梁木都傾歲不在龍蛇
而胡不免於賢人也耶我方草土皮骨僅

存感念疇昔灑血剝心奔走卜宅情事未
伸千里赴義深媿平生薄言宣涕莫贖百
身會葬有期當旣此誠尚饗

六安州重脩東嶽廟碑記 己亥秋

嶽於天地岱宗最賢七十二家之文泥金
檢玉之盛薦坤輒屏置弗道而道家言岱
嶽者主世界人民官職及注生歿貴賤長
短之事蓋自漢以還歷代始加封號曰天

遠東聖廟

文

卷

齊仁聖帝曰太靈蒼光司命真君而廟祀
遂滿天下豈神無不在抑時君意嚮使然
耶余未登泰山每遣齊魯爲低回久之及
攷圖經則嶽祠甚湫隘而金碧之輝燦人
民之輻輳者惟元君卽天下郡邑窮鄉荒
落所擎跽而敬事者亦惟元君顧嶽神獨
後焉知管晏而已矣六廟在武定門外蕪
不治者且三十年門廡垣墉僅存遺制殿

亦隨每風雨則廡間十王像皆戴笠披簑
以蔽褻甚焉前守錢唐錢公士鼇顧瞻歎
息欲起而維新之也捐俸構大木二可爲
梁者行舉事而司寇 命下繼焉者爲漳
浦劉公庭芥寔始定畫而別駕周公身任
之志銳甚設策勸助鳩工飭材撤大殿易
以新材高于舊六尺許墜茨未竟以憂去
劉公亦轉南民部郎工需後今年春新守

遠東聖廟

文

卷

建德孫公一俊始蒞政以故事謁廉其故
慨然曰無因而勅者難理緒而竟者易此
非異人任也舉以屬今別駕孫公公復身
任之志彌銳首飾大殿之未備者次及兩
廡十王殿次儀門次大門列垣翼之堅好
精緻足垂永久六人縱觀者日以十百千
計其焚香而膜拜者不可勝數也嗚呼我
國朝神壇社廟祀典而外往往有非時

之 詔概從毀廢而嶽廟巋然獨存彼其
壁立巖巖神靈棲託固自有不可廢者也
今夫愚夫悍婦忤逆盜竊奸淫罵詈甚至
有不忍言者倖逃法罔私相慶幸至于今
而世益下民益偷不復知 國憲爲何物
橫行一意恣睢無極乃試與之談生歟輪
迴之說則瞿然色變試與之觀刀山劍樹
剗腹抽腸確磔焚裂之狀則慄然卻步心

處來室初稿

七

文

悸而魂搖也夫其瞿然而色變也者良心
之始動也其心悸而魂搖也者良心之大
動也乘其動而鼓舞之故教易行而民可
與興行古明王之教天下也詎不纖悉備
具然亦閉其一而開其一開者令其循焉
而不厭閉者令其游焉而不知故曰神道
設教又曰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難
知夫治神人而和上下謂非禮之職也耶

唐聖德頌有云婉婉弱子赤立偃僕牽頭
曳足先斷腰脅讀之令人酸鼻而退之自
謂無媿風雅彼固藉焉以警方鎮之心也
諸公之特重此廟也儻亦警民心之邪動
其良而與之興行乎意誠遠矣是殺也經
始于壬辰某月告竣于己亥九月更三守
而成先後任事特勞者寔維周孫兩別駕
周公名萬仁蜀之忠州人精敏嫻吏事今

處來室存稿

一文

文

復除于均孫公名光顯越之山陰人博學
能文辛卯應順天試業取格弗錄蓋位不
滿其材云

題李美起時義

己亥冬

美起負奇自意意不可一世其爲文落紙
數千言咄嗟而辦蓋時有銜縻之虞焉冀
則足弗售氣彌厲近益駸駸理境洞心擢
髓不纖澤諸俗而見者靡不目駭色動噫

此可以說當時之君矣或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以規矩爲度美起直行意也柰何是不然霍嫖姚有言方略何如不至用古法夫文亦何常之有以法法我則法勝以我法法則我勝與法勝毋寧我勝此美起之所以爲美起也殆指旋而蓋規矩者耶進乎法矣

祭王桂宇文

庚子春

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余與公始從傾蓋而意氣之期許蓋歷六載而常新憶昨之歲拉友行春公來自山讌我中庭一飲三日肝膈爲傾觀其貌慘而不舒逆其中抑而不伸意者其幾病乎乃不謂公病而長瞑嗚呼哀哉維茲滿霍山勢奔騰必有任俠以鍾厥靈環視此中公殆其人少小豪華博涉典墳一談一咏議論風生慷慨

慕義率父攸行散財結客一擲千金通更謙飭溫溫循循孟公之牘北海之尊食客三千孰是報恩嗟哉人各有心譽不容口出門便嗔感欲決脰逐利便昏懷古義烈傷今世情公不謝客而客不負公者幾人哉余每謂公志甚大而小或有未達意甚遠而近或有未平櫻拂或不能以自遣塵網或不能以獨醒遂令中懷作惡外物來侵既匪無端而慨亦豈不疾而叩侶士稚之在南豫若歷陽之歸彭城心煩意亂造化相乘年不五十贖莫百身嗚呼哀哉天下多事戈甲未清假借令有公若人者獨當一面必且以賞罰得士力以金錢鉤敵情周孝侯文武之略庶幾復見于今何哉不展厥施祇畱厥名高風義槩猶使懦夫士氣豈徒然草土同腐長泯泯而汶汶也

耶緬懷故舊涓涓涕零特致東芻展我交情造化既息公以歿公其以南面之樂自什而自寧若夫有弟桓桓有子英英懷通侯之印蜚執苑之聲于門容駟王槐滿庭此其君家固有而又何贅言之云臨風宣涕曷既此誠尚饗

祭翁石村文

維萬曆庚子歲二月朔六日翁二丈石村

遠來堂集稿

文

主

君卒于家先是朔三日其友人何某葬父東鄉君不遠百里來會信宿歸又二日而不諱之音至詢之信然則不覺涕泗之交頤也屬大事勸勸未得奔赴既閱月始具奠堂下哭而弔其孤嗟乎今日之事當知君視不可舍而吾輩傷心還自失也君貌偉謂宜長年而年不五十君年盛謂宜長子而子未經歷溘焉忽焉匪朝匪夕如劍

斯化如寶斯失嗚呼哀哉余與君家素稱相識頻年以來日親日密通家情好他人莫及憶昔癸年館于君室三載不倦一言不失余成進士以有今日分少絕甘寔多君力何以報之瓊瑤莫惜而君乃舍我而長去余何能忘君而輟泣嗚呼哀哉人亦謂君素封厚積是其傷生殆繇多欲若此云云是爲目論而耳食君向語我此中岌岌懷抱作惡恐致他疾余以達生勉其自釋曾未幾時一跌而畢心病難醫始于中鬱嗚呼哀哉高情厚雅依然昔昔音響可尋形容可卽頓成隔世浮生何必君于此時猶慮周身後而泉臺中長戚戚也耶君家卽伯氏之家伯氏任之君子卽我子我任之君風知我豈能存亡貳適庶幾久要始終如一嗚呼哀哉尚饗

遠來堂集稿

文

主

祭龔印海太府文 庚子秋

嗚呼公古之良二千石也曩公拜命余始荆識坐語從容不覺前膝聽其言井如而訥不口出視其貌溫如而癯于骨立亦惟太府處優廬陽政逸臥而治之民安吏習曾日月之幾何竟勤勞而致疾嗚呼痛哉今天下吏治亦大非古昔矣上者名高下者厚積陽爲民憂陰爲自植方且蠅營

遠天聖書稿 一

書

而釐遂方且狼顧而脅息疇能身視黎氓家視郡邑如我公者貞古之良二千石也撫公治行更僕未悉余爲六產第以六實維茲山城地瘠而僻軍民襁屨此窳成癖弊莫深于屯糧困莫亟于馬匹頑窟之而腹充愚阱之而業失公甫蒞政力爲整飭委任責成務期足食改本爲折得請後什蠹壤頓起閭閻安集然此猶其小小者而

何足以見公之盡職曠使四征如虎而翼關之膽落矧于目擊叢爾一方俄焉波及百姓皇皇如焚如炙睠此諸山綿延北直猗歟皇陵此其來歷宗社生靈關繫最棘惟公毅然儲精秉筆具揭繪圖指陳事跡上之當塗斬爲轉日當此之時逮繫狼籍天聽旣高禍伏不測後事孰肩敢于嬰逆公更毅然有緯莫卹脫致紛紛髮

遠天聖書稿 一

書

膚奚惜至誠一念貫于金石封書朝上溫綸天錫民方危苦翻爲喜極日用不知伊誰之力嗟乎公厚施在民而不食其報豐功在國而不見其迹無赫赫而擅名益勤勤而自律而天曾不假之以卒也所爲報施善人者何如哉吾又安能與造物而相必然而百世之功鬼神可泣揆之祀典自當尸祝于無數仁人有子繩繩螻螻

則又造物之必然而不易者殆可左券而相質乎慶元與父老子弟席公遺休保有家室附名不朽無能爲役聊巷哭以過車布子民之百一公神在旁有風熠熠尚饗

祭秦異翁憲伯文

嗚呼先生古太丘之倫耶慶元嘗謂吾人涉世惟此一身卑者規利高者競名所趨殊途總之喪真惟泰然而各足乃漠然而

遠矣室存稿

一文

卷一

無營先生貌莊而樸語質而恂懷黃結紫賢倨矣而蕭如寒士從艾得白長老矣而抑如書生蓋自辛卯年來慶元仰爲先達奉爲典型方鄉閭之表正何梁木之遽傾嗚呼痛哉智士尚通節士秉貞貞或絕俗而亢通又失已而徇先生作宦久在江陵相臣柄國政出權門忤意或以罪廢適意或以情親超然評論孰是全人先生官于

其鄉十許歲矣既黜櫻拂亦匪逢迎不作繞指不蓄褊心自甘外署之失無嫌獨弔之行炙手可熱視若清涼之無事冰山旣泮屹如砥柱之中撐保身明哲持已端平人難而我獨易政其逸倫而超群者乎慶元每遇荆南人士靡不口先生慈心古道約已裕民不茹不吐有翼有馮愛人懇惻民懷到今自可取信于天下亦可託賴乎

遠矣室存稿

一文

卷一

子孫先生之所以爲先生也殆足少概其生平若夫福澤之厚壽享之榮承休襲采桂馥蘭馨固造物栽培之定理而豈繫先生之重輕慶元伏在草土情事未伸素車奔赴聊寄此誠陳辭酌酒惟爾有神尚饗

祭黃對玄文

嗚呼四丈胡一疾而遂不藥也夫子人世未始數數獨葆真醇自甘澹泊一譚一咏

一丘一壑後已先人知分守約謂宜長年
乃遙天奪壽不强仕子方嬰弱造物冥冥
那可測度嗚呼痛哉悅生怖死人情大略
疇能脫然不累不著我丈屬續冲夷如昨
諸昆訣別理真詞確譚咲而終神情豈樂
大非有出入生歿之方可不可一貫之學
也第亦其渾沌不以天根不鑿惟相刃相
靡之未傷故常靈常惺之自若庶幾免于

遠交堂存稿

文

卷一

再來矧復虞夫墮落吾方歌桑戶之返真
又惡乎云彼蒼之肆虐嗚呼快哉夫江臯
河瀕不比狷薄之場犧尊青黃不如未雕
之朴乃朴者復爲文章而厚者復爲畬穫
蓋其畱之者賒必其用之者博而後乃今
丈之所畱而爲世用者殆有式增而式廓
者乎感茲交情九原可作我爲若歌而爲
我酌尚饗

刻周忠愍公垂光集敘

蓋吾廬以忠節最稱不朽者宋則季肅勝
國則忠宣逮皇明而忠愍周公用諫歿
于其職海內惜之余每讀公行事議論未
嘗不悲其遇之窮而心尤獨苦也夫臣子
致身報主所辦一心卽官守言責異宜危
言危行異周斲于主臣相得天下泰寧而
止豈必其身之歿哉至于身歿而上不

遠交堂存稿

文

卷一

知己獨享其名而天下受其禍而臣于之
心始孤故余謂公忠與二公同而苦心與
二公異季肅當有宋盛時皇祐慶曆間與
韓歐司馬耦俱一堂之上願爲良臣足矣
忠宣值國家板蕩義與城存亡則亦一歿
之外無可爲者二公有歿有不歿然其事
畢其心安若公則未可以歿而不免于歿
不歿國難而歿權璫觀其言曰吾歿不足

惜第令忠義者畏懷可惜耳嗟呼此其心何如哉故獨立敢言不足爲公重不畏彊禦不足爲公高錫謚錫蔭血食無窮不足爲公寵而耿耿一念政不得以先皇知遇報之嗣皇使祖宗德澤法度蕩涸于纖兒之手則生有餘媿歟有餘責此公之自知自恨而不可以語人者如謂一歎足以塞責就身後之名而不恤國家

遺集卷之八

五

庚子冬

之大計褊心之士容或有之公不其然矣公諫草刻于許者若干篇并近日朱太史所爲垂光略行事議論大端備此公世孫某某合刻之屬序于余而總目之曰垂光集

陳北野并配夏偕壽七十賀言

庚子冬

蓋吾六稱隱德者首先大人先大人舉兒也晚顧能見兒成進士其與母夫人相愛

始終無間卽母夫人愛兒亦始終無間也人以爲難而又有北野先生余識先生久每一晤言未嘗不嘆先生長者先生亦晚舉子而孺人自子之列在章縫業稍稍見頭角而二老者日娛愛日吐納含飴弄孫強步善飯今偕壽七十殆正陽之月而方仲之春乎夫壽受也受于天者一定而人伐之受諸己者至足而物侵之內伐外侵

遺集卷之八

五

庚子冬

日以心闢形盡而神與之俱縱年有歲等天耳先生樸茂長厚與物無競于事無營位不憚德不加愠賓禮于鄉不加喜澹泊謙抑若不知其爲長年也者殆德全而才不形者耶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物莫之能傷也白首齊眉振振子姓天相之矣余每怪淺薄倖成之夫蠅營蠶逐已則不修而責報于天乃天弗與也唯是渾龐惇篤守

吾故吾以不失吾家之故步父父子子夫
夫婦婦兄兄弟弟曾不見有一毫外暴孔
揚之色而植基固畱澤長栽者培之蓋其
受也而後乃今二老之壽考且無疆陳之
家世日寢昌寢熾且無疆則以天道徵之
矣余心嘉先生孺人與家嚴行誼略相侶
故亟稱之若也希杖朝之榮逞輪蒲之
誕虛辭無當義不敢沾以謾長者先生而

蓮東室書稿

上

卷一

味余言乎請更進一觴以壽

序黃荊卿益笑篇

蓋世人少所見多所怪荊卿每時執出處
無不驚駭失措姍爲異物者故海內知有
荊卿而不知荊卿之有時執夫時執以傳
聖賢聖賢人也而言豈聖賢哉世每欲以
言求合聖賢故其失也滋甚荊卿近作甚
富大都老漙心切不惜鬚眉與人微獨發

世人之所未發實多發聖賢之所未發宜
世人之莫知也不惟皮相荊卿亦皮相聖
賢矣刻若干篇目曰益笑嗟乎世亦有相
視而笑莫逆於心者乎是故千秋而旦暮
者也

贈孫郡侯慶所入觀序

日者天子憂不足四出中賢人採山樵
水掇括無寧日所在不無釋騷惟是大江

蓮東室書稿

上

卷一

以北維聖祖龍興舊鄉特予報罷則
吾太實首被恩澤其以安靜宣德意
勞來而噢嘤之者郡守孫公也先是羅田
主公治郡得民和民尸祝之不置亦庶幾
絕盛難繼也者而公能繼之民殆日用飲
食然不知也夫六故豈不稱福地善治哉
自不孝始生時猶及見俗尚朴而民間稍
有益藏朴故馴馴故獄訟不繁而大猾無

所竄有益藏故重自愛自愛故重犯法而輸納以時蓋上下兩利焉乃其後月異歲異至于今蓋難之難矣往歲比不登流移者衆近雖稍稍鄉里而惰窳日益滋家人子喜爲吏不恥爲隸持郡記吮人血以自膏游手游食醵金結交贅良善重以東西多故日加賦無已時則難爲下自頃節省令行洗剔殆盡第守空藏而取應如故

卷之二十一

一

公搖手不得甚者出納無籍錢穀有名百相負也百相欺也監司十羊九牧頑不畏法訴訟繁興一彼一此越境勾稽簿書窮于間欲有所興除而當塗不能信心橫目以爲厲已也則難爲上嗟呼上與下交相病當此而直以蠹悍踔厲之氣力求勝之必不得之數也聞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公長者其治六亦安之而已矣因時順

流無門無毒未期年而涸者清虛者實頑者艾作奸無賴者稍稍自抵三尺而其群漸耗劣及衛所軍興蠹壞日振卽今庫無牟賦困有歲累屬歲亦頗惡民得衣食安全而不知誰之力第曰是循循無爲者耳嗟呼循循無爲者可易能哉古之君子不寶赫赫而賢悶悶赫赫名高悶悶實效公雖曰求安民數理之術不卞繩不外暴初

卷之二十一

一

一

不今百姓知故百姓亦遂以不知而曰我何有也此詎非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所在民富所去見思者能爾耶語曰室無空虛婦姑勃谿夫治道去太甚耳假第令公競其風力張其佗用日斬艾以求勝于民民將救死不暇而何有今日故王公治六于危苦之時見德易公治六于絕盛之後見德難公始不無難而近則易百姓遂忘其

難而亦易視于公是惡知公之苦心倍諸尋常數十等也不孝因是而觀天下之勢譬之病者起羸之形見要在從容調適以求其安惟當事者不求安而求勝故天

孫激而周威群小激而流毒縉紳之禍張百姓之生失豈必中饗人哉東漢岑公孝范孟博持南陽汝南之憲日事斬伐以鋤

豪強勢不容私及耳竊有不求勝如公

卷之六

七

其人者以從容調適之庸詎至此乎公入觀六人士不什公謂不孝宜有言以贈噫嘻天子不開明堂久矣儻一日翻然舉臨軒故事進諸長吏問政治得失狀公但以治六者而一揚摧之當必有長者之言令九重穆然顧命書策也

余林氏三陽先生少穎長顧養病也季王父唯是晚舉子不肯令就叔傳問唯口授而已然里中推博涉在

無先生先生推不意佐舉子業時有所禽發為詩文而不求工不存旬曰世人侈此道為千方能千左後人式上

二言蓋今日詩文之禍也余日左右先生

便收錄之如此爰請而付諸剞劂

氏

從子大器謹識

序

始長人通籍即以銜恤進
奇疾不官四肢悉不能有其
故吾死者數矣而僅得生而
亦復蕭然四壁救水之供災
亦具微子母者日譚于門蓋

僅生而更備生之苦矣長人夷
然不屑也獨以不朽之業寄之
聲詩古文詞片語尺牘珠璣
錯落向出病後一編向序不
佞或謂長人病不宜瘁心于
文以寫其窮愁不佞否之夫

文而瘁心而以發舒其牢騷
何足為長人長人必筆注
言妙天下嬉笑歎吐皆成文
章如水瀾風颭無意於文而
文生焉且儻之凌雲憤懣懣
懣不足入其胸次意到累舍

必有欣然自愉者矣云云戊戌
迄今逾九年同籍者多紆金
挂褙而長人尚未謂選假令
復不以聲詩古文詞自愉不
益岑寂無聊甚乎往年不佞
六嘗病矣萬苦交攢寸心若

喪其其三載筆墨乃廢不
侵以病廢業長人病而文益
豪負而著述日富即貧即
病長人其甘之乎弟周道
全書



遽來室近稿

六何慶元長人著

詩類

見徐益甫孫志喜

癸卯春

歌成二子擅徐卿秀出蘭枝正蚤春手植
三槐應有種毛生五色自無倫喜看抱膝
憐文若欲試啼聲問太真金瀝琳瑯驚拭
目執珪端不羨荆人

遽來室近稿

一詩

贈木醫植元

儒流聊市隱四海一青囊家自徐文伯壺
傳費長房華池清可酌白石裏爲糧大藥
何緣就于君覓禁方

寄劉海日

合肥令初以建言 欽降

淮南僊令漢王孫環賜猶稽 聖主恩諫
草千秋雲氣護頌聲百里露華溫朝來笏
拄西山爽客至譚傾北海尊却笑江州白

司馬青衫點點濕斑痕

寄蔡肖謙先生

時以符卿予告

薛王之後有先生鑿鑿真修豈近名鄉自
太丘推表正人從洛社識端明品題頓覺
千金重取與寧知一介輕滄海淵源今可
接慙予祇佗望洋驚

寄萬磨洲先生

時以楚憲忤稅鑄削籍

元禮風裁孰可攀壯心未擬漫投閒豺狼
滿道難開眼鸚鵡前頭敢犯顏白雪有歌
卑下里蒼生無計起東山絲綸暫寄滄江
釣爲報 君王且賜環

寄黃味玄先生

青蓮此日尚人間紫馬寧嗟蜀道艱三尺
寒芒紫斗廿年豐草遲東山愁增花鳥
春來劇夢到義黃醉去閒磊塊但澆鸚鵡
杓千金一笑買紅顏

懷黃荊卿寄聲

病去顛毛渾自羞懷人和雨到心頭精寬
浪說三生石湖海懸瞻百尺樓字析塞鴻
憐獨叫書憑江鯉結深愁春芽一寄長相
憶爲助詩髀兩腋颺

戲寄劉東塢并徐春麓

可憐短髻日蕭疎長憶高陽舊酒徒頭上
接羅曾倒著筆端草聖任胡盧乘船水底
四明客荷鋤驢邊萬物爐薄朵龍團聊作
供僊芽未許酪爲奴

話吳不貪秀才

少小才名氣食牛幾回明月暗中投原思
不道榮高蓋蘇季寧能老敝裘興寄白蓮
詩社外情耽黃菊酒壚頭薦雄應有長楊
賦此日相如正倦游

寄陳承一縉部

時分司杭州

交情回首憶長干，袂解燕山盟未寒。我自
殷憂嗟伏枕，君從先達笑彈冠。六橋花柳
詩髀壯，三竺烟蘿酒力殘。海內幾人肝膽
在，雙魚聊復勸加餐。

寄張許二節推

咫尺龍門未識韓，暮雲春樹望中看。相思
最苦三星迴，共話何當一夜歡。落魄自甘
嗤病鶴，平反人擬頌祥鸞。遙瞻江左蓮花

蓮花室蓮稿

詩

幕不道風流況謝安

寄王九臯社丈

時分教當塗

別來忽忽度三秋，搔首金焦足臥游。病我
未成梅閣賦，懷人長憶剡溪舟。春風壁水
橫經老，夜雨篝燈拂劍愁。偃蹇一官聊寄
隱，青氈無恙復何求。

簡錢養菴太府

蕭蕭短髻笑龍鍾，一顧何論萬戶封。折節

極知憐國士，登壇元自擅詞宗。玄飄玉屑
春風醉，清入冰壺曉露濃。遙憶晚衙人吏
靜，琴聲鶴語對從容。

立夏 癸卯夏

仲呂移新律，風高午漏平。茶烟看避鶴，榴
畔擲流鶯。東閣梅成豆，南山翠入楹。彈棋
聊送日，回首憶春明。

哭劉肖華使君十絕句

蓮花室蓮稿

詩

五

余爲孝廉時，公以紹興守左遷于六
相得甚懽。公素節純衷，精勤吏事，民
深懷之。後移南民部，竟以論罷。又數
年卒，計至佗此用寄哀思。

一時賦就擅機雲，海內雙難迴逸群。三十
功名成底事，憐才孰不痛斯文。

五載劬勲計部郎，漢廷試館會稽章。吳山
泚水春千里，彼婦無端鬪舌長。

德星入夜照龍山夾道兒童擁笑顏四野
頓潛狐兔跡花陰明月一庭閒

素衣薄食意蕭然不道劉榮一大錢寬恕
空民還用儉手書壁上墨猶鮮

相看倒屣便交驩促膝言言揭肺肝酒社
詩囊湖海性可知見客似無官

政成俄頃及瓜時還向南曹佗度支佳麗
此中堪寄傲任真誰復嘆淹遲

遠天室遺稿

詩

六

鶚鸞同樹不相容貝錦中山一篋封從此
拂衣長嘯去故園三徑有孤松

滄江歸臥靜風波手植三槐得蔭多道是
二郎應必做喪明又苦哭西河

投簪未老壯心違更此多憂人事非乘彼
白雲天上去不知化鶴幾時歸

遺像丹青月在楹碑前墮淚各吞聲返真
聊復歌桑戶赴義何當媿巨卿

寄倪申之年丈時爲奉廉

放舟猶記踏歌喧杯酒臨江矢弗謖愁我
病深風木恨思君羞上鵲鴒原兩京詞賦
推司馬十載雲山寄斷猿異日郊裡見長
乳副車誰解列星垣

何園走筆

春去難爲別顧園酒半醺衆芳開色笑一
枕靜鶯紛風急花飛雨歌狂坐入雲晚涼

遠天室遺稿

詩

七

歸路穩襟袖裏餘芬

寄吳鳳賓山人

俠骨長歌寶劍行江山游覽一身輕何人
爲指青鳥訣到處驚傳白鶴名中夜攬衣
占王氣傾都倒屣盡明卿景純亦自花兼
酒肯許流光負此生

話張隆字山人

梅雨堦頭碎玉聲相過有客倦趨迎課虛

自謂談天口浪迹寧辭避世名最喜停車
逢季主擬將支石訪君平千秋意氣吾曹
在肯負窮交此日情

自訟

去年此日廈將傾大勢那堪一木撐南面
已安獨樂樂前身今佗再生生詩書不墜
先人德香火同憂故舊情君寵親恩都
未報隋珠千仞豈容輕

蓮東室近稿

詩

寄劉士美

時爲季廉

五陵裘馬氣縱橫醉去狂歌亦慶卿射虎
功名千古恨屠龍伎倆萬夫驚敲殘夜月
憐新句目斷星河憶舊盟屈指春風燕市
近相將譚佛更譚兵

寄夏伯孺年丈

無端抱別爲藏珍十五連城恥售秦人自
建安才不易詩成長慶格偏新金臺醉月

驚時變赤壁擎舟入夢頻篋有子虛知舌
在漢廷此日重詞臣

寄何北愚年丈

時以件

旨謝肅須

一時民譽起淮淝況復分猷重帝畿直
節不堪投俗好畏途何事與心違日邊影
落江湖遠雨後春歸鴻雁稀遷客年來多
樂事芝山蘿月照絺衣

寄張積霞

須領三守

蓮東室近稿

詩

九

百粵羅浮萬仞開靈光秀出軼羣材風霜
有氣餘文字肝膽何人共酒杯練若素官
游刃去守同貞女結褵來傳家更羨徐東
海藥物殷勤爲我裁

戲送朱景虞秋試

懸河射覆落機搶匣內魚腸五夜鳴一自
白猿傳異術西風萬里任縱橫

長鋏高歌入建康吳姬壓酒鬱金香解衣

買醉壚頭月知是新秋得意郎

送張木公

新蟬撩客思紛紛扶曳殷勤一送君絳帳
幾年窺夜雪青萍此日會風雲坐中肝膽
憑誰合江上旌干觸曉分最是素心仍俠
骨遙看紫氣凜星文

寄何處侯吉士時當北上

池邊春草老爲妍好向吾家問阿連畏月
愁予仍落魄乘風送爾卽登僊幾經令節
逢梅雨依舊清光滿木天采得風謠趨獻
納四方鴻雁正噉然

朗和尚書來却寄

非病非禪半夢醒果生因地豈無情塵勞
不道仍千劫弘願何當了四生遠施楊枝
甘露水真冷雪浪海潮聲趙州投子宮商
別唱到誰家作證明

寄懷來奉常修吾

十載投簪一角巾無端白日蔽驚塵賜
環佇擬蒼生久曳履行看綠鬢新謀國入
惟求舊德愛君孰不願良臣亨屯幹蠱天
畱意未許江鄉老卜隣

五日感興

功名三十笑蹉跎長日攢眉枕上多樂事
直教愁裡盡端陽又是病中過修詞不用
誇梁苑懷古無從弔汨羅浪道五絲能續
命還應畜艾起沉疴

又

齋居逢令節午漏下簾櫳積雨浮新綠深
烟鎖暗紅泛蒲聊共醉蹋草定誰雄玉遂
吟三弄梅花落晚風

送劉雲池秋試

心在雲間身在水樓中夜夢魂勞知君

風力穠澹海指日天荒破白袍越女按聲
歌送酒秋江得意笑持螯大才自古都成
晚未許劉郎嘆二毛

送劉閻然

夏日可畏人送爾南征去匹馬亦蕭蕭琴
書足容與伏首二十年篋就三都賦時時
光怪生亦有風雲護砧敲建業秋花落長
干雨把酒醉江月應念相思苦我聞冀北

遠來室道稿

詩

三

良汗沫太行路昂首高鳴屈忽被孫陽顧
湔祓入天閑康莊恣馳驚又聞范蔡儔多
錢稱善賈繼踵取卿相雄名照今古丈夫
患無身豈終艱一遇嗟我弟和兄期許莫
相負行向燕市中迭爲東道主

送器姪

最是吾家千里駒過都歷塊豈凡庸香囊
賭去輸康樂玉塵揮時笑仲容足爾三冬

窺學海卓然五斗見詞鋒敢云慶積由來
厚賴得兒曹一亢宗

送馮靜父智君勇

健翮圖南破曉烟培風一怒欲無前文章
應手傾三峽長厚承家已百年人去可憐
雲樹迴梯題爭看墨花鮮秦淮江水蘆花
月收入奚囊爲我傳

送宋曉宇

遠來室道稿

詩

三

才名小宋號無倫同氣膠投味倍親癡叔
不癡珍韞璞浴人非浴妙疑神乘風翼擊
南溟水和露花開上苑春汝穎河東遺事
在知君家慶澤方新

病中爲僧書冊

癸卯秋

生長長干二十年偶從言下學參禪爲求
密意身投地密意還應在汝邊
小師神會不尋常早悟無生與世忘浪說

趙州三等接也應四太作禪床

寄贈張醫達泉

文園耽病渴何處覓倉公爲抱憐才嘆來
行度世功黃庭傳肘後絳雪出壺中萱茂
芝仍秀栽花滿藥籠

寄舒令錢泰宇

龍眠山月吐清光九里分波滲漉長最是
鳴琴宓子賤漫誇傳翰謝申郎縣牀不改

遠天宮道稿

書

百一

承家節看劍猶懷結客場煙雨村村農事
罷閒庭玉露送新涼

病中聞劉恆父爲李脩吾中丞論劾志

感甲辰春

江北江南千里春玉壺冰徹頌方新無端
疆禦那堪畏前度劉郎解任真

汝穎年來御李君豈干同器共猶薰有心
士爲知己數金書空傳寶號文

吳方之書來口占卻寄

相憐一水隔遙岑翹首經年不見音書到
十行疑是夢人居兩地信同心倦游賴有
臨邛令高臥慚無洛下吟屈指秋江紫短
棹憑將訪戴過山陰

李民部元祉書來卻寄

十載交游憶帝都少年落魄笑狂奴文
心駘蕩仍千古酒態淋漓自百壺署切紫

遠天宮道稿

書

百一

薇花事舊形銷黃葉鴈行孤朱門先達憐
知己爲問曹丘客有無

寄話盧芳菱

甲辰春
甲辰夏
得報

去秋捷羽出江濱姓字傳來渾未真我自
健忘隔世夢君仍賦就上林春冶山靈闕
開龍劍燕市歌殘憶酒人回首長亭深把

袂三星幾許限河津

席上話蘇郡公

經時伏枕困顛毛一識荊州二豎逃公事
湖中優兩賦閒情物外謝三高蓬茅上喜
瞻芝宇蒲柳何當報木桃我倦欲眠君莫
去重呼杯酒慰牢騷

寄龔我惺年丈

時署教霍山

去季共坐小齋春筭踞科頭各任真爾自
青氈交上古我將白眼對時人城輸十五
南荆璞水擊三千北溟鱗把酒瀟臺頻醉

送天宮江稿

一青

六一

月素心時復照河津

寄錢孝廉淇水

季梁先生猶子

相思十載各風煙色笑依稀似去年明月
照人梁上影寒江間竹夜行船公榮不飲
談無異奉倩多情雅自玄屈指清秋聯鴈
字可堪回首悵重泉

賀卜太母三封長歌

郡守養菴公母

天目有真人淖約藐姑射徜徉塵壺中厚

載坤比澤君不見太守書屏剖玉麟蜀山
肥水交生春星宿發源藍田種衍利揚輝
信有因當年鞠子勤樞拊篝燈伴讀熊丸
苦引得朝元海上來照乘明珠耀簪組隼
旗鶴鬣兩相懽淡食麤衣自卽安修成白
足塵無著吐出青蓮渾仙觀慈母流恩敷
四國十萬謳吟歸闕闕三加旂錫恰三遷
九命方將宣九德龍章奕奕滿床堆鸞

送天宮江稿

一青

七一

馭輶輶大耋來玉樹蘭枝千斯種國恩
家慶萬年杯嗟吁小人亦有母病骨支離
闕升斗出聲吟嚙效蟲吟遙呼更進長春
酒

劉海日書來卻寄

河陽花事滿西淮前度劉郎去不回左个
五雲曾日近尚方一劔自風裁宮商亡別
新詩調肝膽長傾舊酒杯爲勸加餐顏色

在屋梁明月共徘徊

五月初盆蓮大發

蚤狎花神午夢殘接天掩日秀堪餐香飄
雲錦湖中麗衣濺瓊珠掌上看承露含苞
鋪茵苔臨風解舞拂闌干先生心苦華而
實病挹清芬雅自寬

病起閒過萬壽禪房偶成

幾年不到上方來依舊蒼松點綠苔金相

遠矣空近局

詩

二

莊嚴渾自在竹窻閒靜爲誰開晴煙一縷
縈茶竈塵夢三生付酒杯老衲無言仍白
足天花亂墜說經臺

南郊觀稼

楊花罷舞綠盈堤南畝從容信馬蹏望望
郊原雲蔽野嬉嬉家室雨連畦穰田酒熟
趨扶耒打麥場開更採楫中澤劬勞都莫
唱薰風催起亂鶯啼

六月雨志喜

抱膝哀吟澤鴈孤簾櫳涼思恰來蘇黃矣
田起憐炊玉綠水疇添賸雨珠六月不煩
憂雲漢三農今已慰須臾清風有客閒相
過盡洗枯樵醉百壺

贈卜太府備兵徐州

淝水膏流萬頃波素心白日笑黃河兩淮
大治元長孺三命彌恭自弗何孔道枯樵

遠矣空近局

詩

三

新雨露嚴城鼓角靜笙歌雲龍山月離人
色可許窮交載酒過

栢師八十詩以壽之

騰騰兀兀閑青蛇坐臥隨身玉辟邪八十
人間都夢幻三千塵劫任空華毒龍光閃
澄潭月大象心開貝葉花自是壽公宗鏡
在等閒長馭白牛車

立秋

不耐炎蒸苦俄驚節候催據梧看葉墜流
火趁西頽翼鼓蟬方壯林樵鳥重迴天高
雲正斂恰喜故人來

初秋有所思 甲辰秋

不爲傷秋黯慘神藥欄幽鳥意中親一壺
荷鋤誰知己四壁彈琴有故人醉去烏鳥
歌白日覺來鹿鹿笑紅塵牀頭賸有奇文
在欣賞偏憐道氣新

遠來三首稿 一詩

三一

遙憶小赤壁詩以弔之 壁爲小州最勝
處三人處爲家禍遠廢之

經時不下剡溪舟片石無人自枕流古木
依依梁上燕寒煙泛泛水中鷗長橋折柳
悲行客斷碣沉沙識舊游兩浙三湘吟客
去空餘詞賦當千秋

危磯昔日話封侯竹杖綸巾自品流載酒
同舟推李郭當筵授簡擅枚鄒不堪幽徑

龍蛇走忍道荒臺麋鹿游寂寂澄潭秋月
老山川顯晦豈人謀

壽周印翁七十

星輝南斗色如丹七十人間誦考槃良壘
高翔開歲稔漢陰獨往恣川觀風生聲歛
當杯發月浸圖書枕石看更喜蟠桃多結
子迎春都到五雲端

中秋前夕對月偶成

遠來室近稿 一詩

主

薄暮塵飛遠天風敞玉樓執涼還把袂顧
影幾疑眸關巧誰牛耳呼盧得馬頭莫愁
明月盡來夜正中秋

中秋年兒冠禮成卽席口占二絕

萬頃寒光湧碧波十分秋色瀉明河素心
相對塵寰外可道輕雲薄霧多

三加禮罷迭笙簧法酒巖賓夜未央莫訝
時人多所怪千秋誰復講高堂

城西晚眺

城隅初步屨霜氣蚤驚秋青眼斜陽柳黃
昏野渡舟三山濃翠抹一水淡煙浮北顧
長安道紅雲天盡頭

九日

登高興不淺病榻豈秋傷剩綠回殘雨輕
煙護曉霜菊漿聊飲壽羊脯快迎涼華髮
愁吹帽茱萸沁齒香

遠天宮廷稿 詩

病起始出謁廟

一縷臨淵寄此生引車自笑市人驚玉樓
天上幾畱記香案班中不用僮羣望巖巖
昭亦保孤心炯炯對長明憂年向日愁方
劇莫擬途窮哭步兵

走筆贈高生東曉

一唱曼歌四座春還看點染妙疑神也知
筆畫難心畫莫貌當年傳粉人

過東禪堂 甲辰冬

聞來載酒問袈裟牢落空房古徑斜近郭
寒煙籠伏虎遠山晴樹帶歸鴉一泓止水
開心鏡十月春陽剩雨花自笑君榮胡不
飲客寮廣有漸兒茶

夢見李湘洲先生

師門振羽各翩翩七載離顏隔楚天相到
九方羞下乘夢迴一枕恣高眠梁間明月
愁孤影座上春風似去年獨寢歸來慚大
覺半窗曉日透寒烟

寄送何北愚歸楚

病裡相思強自寬同心咫尺見時難不堪
夜雨孤燈悄況是春陽十月寒行李半肩
餘若下及瓜幾度憶長安君家赤壁饒遷
客山月江風仔細看
方廬江考滿十絕

列宿輝凝漢簡葩賜金增秩寵新加蘭馨
桂馥應有種移作河陽一縣花
清時振羽襲芳儀節操承家雅擅奇百里
陽春三尺水青箱世業幾人知
瀟川如斗坐江臯征役頻仍鴻雁嗷賴得
哲人勤勞來不煩中澤唱劬勞
重農興學事同條勸課躬行化瑟調絃誦
滿城桃李發空庭涼月聳清標

遠天宮正稿

詩

七

無端俠少擁三河賽社釀金吏莫呵試問
年來坊市上媮衣甘食但謳歌
幾迴春省不寧居喜雨亭開萬彙舒穰穰
滿篝嬉婦子可知帶得使君車
城嚴保障飭輿梁祠啓褒忠選佛場悅以
使民趨事勇居然樂土奠金湯
一的招招擁百夫垣中伏寇社中狐純鉤
試燭何容翳似水平懸玉鏡孤

政成三載報明君錫得雙龍五色紋自
是考功優異等行看給舍薦雄文
瀟溪隱士九里波綠煙瘴苦沈疴遙瞻
治父餘朝爽提筆搔頭一放歌
後樂歌爲朱奉常園亭紀事

治父舉高濂水清主人住世學外名溪雲
山月閒來往身外浮榮萬慮輕當年橋李
分符竹花滿四封歌比屋獨操司命起文

遠天宮正稿

詩

七

章空懸大象衡人物盈門桃李亮天工至
今啓事憶山公進除恥被聖書譽前後諸
公最折衷奉常清貫驅華轂一觴一咏耽
巖麓解組歸兮十二秋故園剩有松與菊
翦蓬三徑竹參差細草鋪茵燕語遲呼朋
但醉鸕鷀杓買笑不須楊柳枝眼底朝煙
更暮雨造物無私任裁取抱膝全天擁百
城倚窻寄傲交千古南畝從容聽曉鶯穰

田酒罷踏歌行春草池塘蛙兩部絕勝明
光鐘鼓聲嬾就君平勤問世白衣蒼狗看
流逝物情都付浪中漚心事渾如舟不繫
湖上秋蓴巨口鱸牕梅夜雪冷冰壺後凋
長蓀歲寒節松柏森森識故吾當塗下里
時清問賴得太丘崇表正虛往實歸意也
消汪洋止水開明鏡手植三槐蔭過庭參
天掩日午亭亭行人爭指錦衣里太史應

卷之五

詩

五

占聚德星病予弱草支鷄骨咫尺登龍猶
歲月幾迴神往夢中遊色笑依然對恍忽
弱質殊慚附尾蠅藥籠謬擬備參苓諍言
可道呼小友濁世伊誰嘆獨醒何時捉鼻
維南渡蒼生翹首瞻雲樹與人同樂自同
憂江左安危屬謝傳

胡斗山乞詩自壽走筆應之

浪跡渾無住頎然正黑頭一瓢聊市隱四

壁故儒流諧世羞繞指曼歌亦剝繻小陽
初度日柏酒但澆愁

送先實入京謁選

十月天南一鴈寒蕭蕭匹馬向長安匣中
短策囊中劍莫戀親聞怯路單

年來我自病支疎上苑春光午夢餘爾作
前驅燕市裏逢人便寄數行書

寄話李心湖先生

遠天宮廷稿

詩

三

封書朝奏夕南遷前度俄驚二十年墮淚
有碑縈望歲賜環何日再回天九秋叢
桂開玄圃三徑孤松入素絃佇擬東山勞
捉鼻藥籠桃李正芳眠

送蘇守歸田二首步徐孟孟韻

人世棲塵亦轉萍浮華過眼不須評寨帷
南國春風滿支枕東窗午夢平早下雙魚
存故舊漫從二鳥羨光榮勸君且盡杯中

酒張翰終畱千歲名

不從身世嘆浮沉江上尊鱸得味深百尺樓高湖海性三生人共歲寒心祇今彭澤歸元亮記取廬山訪道林松菊故園應好在還看叢桂鬱森森

送徐達衢分教甌寧

一時詞賦建安流
輮蹇繩樞四十秋
好自青氈交上古
賈餘猶覺氣函牛

連天室近稿 一壽

三

路出新安到建安
考亭剩有說經壇
卓然五斗高談發
講罷同傾首荷盤

贈張魁齋

老隱衡門六十秋
盛名坎壈自優游
但將點漆供生事
白眼從他笑白頭
頻過潁上訪由巢
短筑長竿老去驕
絃上有詩詩有畫
點晴原不羨僧繇

先實倅祥符遙寄爲別 乙巳春

少小聰明男子身
榮枯一命豈無因
東京風土由來厚
眠食從容莫厭貧

椿萱綠鬢未成絲
最喜兒曹擅白眉
分得河陽花一半
前途尚有及瓜時

題瀛洲圖

勛勦草昧共修文
魚水懽投自擇君
王氣直從參井合
淵源千載憶河汾

干戈威定虎狼灰
造膝從容未易才
天策

連天室近稿 一壽

五

頻繁天下計
寧論授簡試鄒枚

不爲堯舜恥
阿衡劇主高
傳諫諍名試問
圖形房杜外
何當失卻魏文貞

英衛凌煙一代宗
帝帷定策謝從龍
誰知海上徐洪客
不落人間享萬鍾

寄送朱明京之比部任 乙巳夏 二壽山

鴈字驚分午夢餘
可堪交臂復離居
南陽治行推高等
東閣吟豪媿不如
天際白雲

長憶汝屋梁明月轉愁予京華故舊能相問爲道何生守靖廬

中秋獨自作 乙巳秋

去年此日禮三加閱歲相尋海上槎烏哺有懷深陟屺鶴歸何處渾忘家閒房靜閉形如槁險道孤懸野自花枕上鐘聲梁上月幽心未許逐紛拏

生日

遠天宮近稿 一壽

三

生來數一俗清稀回首金門願久違我命在天嗟蹇治不遑將母戀牽衣融融愛日輝南斗鬱鬱看雲隱北扉初度自憎還自訟應知三十九年非

憶母

鎮日思親莫解憂白雲千里漫悠悠夢迴伏枕機聲冷腸斷牽裾旅鬢颺鴈足十行餘漬淚蛩吟四壁解撩愁會須重整斑衣

色善養何慚百祿適

獨酌

千里親闈夢經年旅鬢婆孤衾開辟荔古壁擁藤蘿地遠人誰語林深鳥自歌倚牕聊獨酌紫氣滿山阿

宴坐

三秋金界迴二磊玉山嶢住住觀朝徹霏霏起暮潮東籬黃菊秀南浦白雲遙獨坐

遠天宮近稿 一壽

三

開襟納長風萬里飄

不得恆甫信一年矣憶之

三邑謳吟一笑中半生辛苦獨良工不嫌傲吏持彊項孰是真朋耐久衷雙鯉緘愁淹逝水孤鴻帶影惜飄風君方經世子遺世出處無心總大同

夜雨枕上遣懷

皮囊無著任天親翻笑黃花客裏身萬籟

聲沉清枕簟千林雨散洗烟塵古燈過隙
禪心老沆瀣爲餐僊掌新叢桂故園開自
好月華露酒獻長春

紀夢

夢到天涯攪客腸苦支皮骨倚繩床慈顏
慘照千山月子舍愁勻五夜香風動窻蕉
驚走鹿雲埋路草嘆求羊覺來盈把如河
淚鐘鼓淒其弄曉霜

遠天至近稿

壽

三

計行人抵家遙想慈顏無恙

最是親恩欲報難栖遲未許客心安斷腸
獨苦桑榆暮望眼還驚木葉殘書抵萬金
說不盡人居兩地淚空彈山深夜永愁如
織見面時當進一餐

夜寢不成寐月俄入戶枕上口占

長林豐草故優游目斷高堂老白頭五夜
清霜淒歲晚一江寒水向東流鴈書愁鎖

天邊傳語聽殘枕畔秋最苦傷心顏色
遠依依新月上簾鉤

重陽明日爲霜降節

九日黃花候慈顏隔楚天竹牀怡短髻桂
酒醉長年楓深千林赤霜凝一夜玄茱萸
看自賞鐘磬鎖窻煙

九日劉家賞菊

楚甸幽棲夏復秋居亭有酒蕩鄉愁桂飄
上苑人如玉菊泛東籬漏幾籌天際冥鴻
霞欲舉山中隱豹霧初收狂夫不淺登高
興醉把瓊英插滿頭

東歸初宿新店寺曉發途中口占

鴈足西傳枕上聳羊腸東邁楚天分不堪
圯畔違黃石最苦山頭望白雲客舍三秋
驛短髻僧寮一夜寂離羣肩輿軋軋乘新
霽漸灑金風蕩曉氣

曉發羅山道中有述

出山三宿已回首若爲逢夜雨舒丹葉朝霞裏赤松輕寒鷄骨爽還寧馬蹏慵畏壘高天際芙蓉第幾峯

過商城話李劬雲令尹

伊昔聯翩賦兩都白雲回首病胡盧八年勞結神千里一夜肝腸酒百壺戀主寧忘鵷鷺列逢人但任馬牛呼愁心倒極翻

遠來堂詩稿

壽

成喜不道燕山醉倚壚

坐中話王赤城孝廉

斗酒相過醉夕曛晤言千古對清芬金莖未賜天邊露玉樹先開座上雲別抱荆山看合璧良畱冀野詫空羣故園回首憐交臂愛把蒲葵乞右軍

憩崇福寺畱咏

東歸忽漫又深秋往復天涯豈倦遊望入

白雲親舍近心開古月佛堂幽河陽花柳年來色京國煙華水上漚三宿從容渾不住逢人無語自虛舟

枕上偶成

馬首東來已浹辰禪關隱仰一燈親鐘聲敲斷三生夢旅思驚回二月春客散香銷心自遠愁多狂在句偏新更長夜永不成寐正是黃花病裏身

遠來堂詩稿

壽

重

飲劉弘所藩伯園亭走筆

旅髯蕭索正暮秋相呼斗酒結綢繆東籬菊秀三徑北海尊開失五侯赤羽笑揮歌絕幕青萍神合儼虛舟佇看捉鼻幡高臥一識荊州掃百憂

渡河舟中口占是日爲立冬節

秋氣歸寒水潢流駕小航朝煙霏古岸曉日漾晴光拉柁開頭捷牽裳濡尾強平波

看似掌正好飭輿梁

過霍丘壽祝餘令尹以病閉閣作此訊之

清渠一曲繞城隈秋盡霜嚴畫角哀野鶴
愁予颺短髯祥鸞定爾擅雄才憂民小極
新詩瘦同病相憐舊酒杯十五年來餘夢
結可教題鳳抱琴迴

還過三劉集飲戴家

遠來室近寓

詩

美

親舍年來別屋亭此再過松筠堅晚歲萍
梗任流波樂事愁中劇交情老去何相看
成一夢把酒發清歌

歐陽宣諸憲史書來卻寄

乙巳冬

得來何處自廬陵玉鏡冰壺迴絕塵清海
無波看砥柱尚方有劍憤埋輪當關欲淨
豺狼道折節偏深薛荔親莫擬遂初工作
賦江湖廊廟總空人

自楚返信宿而雪客騎驢至紀之

故園回首又冬天蚤報江梅帶雪傳有客
相看仍白眼呼童但解舊青氍橋頭酒散
驢敲句爐腳茶分鶴舞煙姑射山人清如
許疾風汨海笑掀髯

題卷贈朱太常

顧園小隱印瀟流傲寄南窗失五侯只恐
東皇畱不住移將絹素作神遊

遠來室近稿

詩

美

當年花事滿江村桃李成谿總在門坐玩
一枝拚一醉閒庭槐影照清尊

觀音閣

近郭毗羅此上游屏山帶水坐中收摩空
露浥僊人掌直北雲開帝子洲地枕頭顧
饒王氣梧傾肝膽共清流杞憂切切江湖
遠敢道身居百尺樓

話元靜初

前一日

淮安節推以查盤至時冬至

長安振羽昔聯翩，目斷天涯已八年。
孟博澄清重攬轡，相如消渴匪耽玄。
二星朗照千林喜，三尺平持一鏡懸。
坐久夜光慚合璧，浮葭欲動管中煙。

冬至對雪口占

揭來畏壘學無生，望若規規渾自驚。
坐久雪深三尺冷，神凝冰對一壺清。
浮葭已動迎陽氣，弱線重牽愛日情。
世諦方殷塵不

掃還將道長憶春明

壽戴敬岐

三劉主人

湖海相憐意轉雄，肝腸片片酒杯中。
陶朱不受將軍印，田甲猶存烈士風。
入掌明珠光比月，論心白首氣流虹。
剡溪雪棹淮南水，咫尺家山有八公。

別先人墓六年矣重來寫恨

不堪草土病侵尋，鷄骨支離歲月深。
原上

松楸悲著淚枝頭，烏鳥解驚心遠山。
落日隨寒影，剩雪荒村擁素襟。
兒勸加餐姑飲酒，詩成陟屺醉中吟。

朱奉常召飲夜歸口述

廬江縣

六載人天際，重過榻下懸。
蒼生顒望歲，青眼對忘年。
前邳分更漏，屋亭任往還。
起莘當日事，附尾若爲憐。

園亭卽事

洛下耆英會，端明正黑頭。
林臯耽獨樂，廟社隱先憂。
寒歲松筠節，深山鹿豕游。
陽生冬日至，道長應芻求。

重遊冶父山寺

山靈六載笑緣慳，臘日暄妍共往還。
寶相裝成金界迴，寒林望鎖白雲閒。
寸心歲晚知松柏，丈室歌清雜珮環。
勝具不堪情自在，收來蒼翠染斑斕。

往庚子夏月余偶劉恆父年丈始遊
于此與邑之孝廉鄧澤華偕病起重
來恍疑再世屬寺之棟宇爲朱奉常
先生倡義鼎建煥然改觀孝廉偕門
人楊生朱生邀余爲文字飲樂而識
之蓋乙巳季冬朔日也

謁大忠祠有述

遜國當年仗節人獨支大廈扼江津戈操
同室甘俛首刃飲中軍豈失身授命特空
勞 睿眷矢心端不願良臣離離白石山
頭草萬古丹青月一輪

公姓陳諱植靖難兵南公以少司馬
董師江上誓歿不屈督將殺公以降
文皇帝誅首事者具禮遣官護葬近特祠
予春秋祭錄其孫一人

題黃省菴學博北堂日永卷

草解忘憂色未渝白雲親舍久蕭疎碧山
學士貧無肉絳幔宣文富有書善養不辭
屋五斗玄修長自御三車裙裾剩有朝霞
彩香案依然舊直廬

出飲友人家奉常先生過我不遇遇諸
塗歸而志喜

清懽罷卜夜一日隔三秋正喜龍門御虛
教鳳字畱松雲閒几席梧月映簾鉤巷遇
憐傾蓋城頭紫氣流

臘日偶成

玄臘臨南斗親闈夢裏單一寒怜范叔高
臥有袁安椒熟迎陽酒松縈愛日懽倦游
病司馬消暘對冰盤

西歸渡河大雪張吳二友騎而先

昨共春風坐今來雪夜舟巢危鴉羽戢野
曠鴈聲愁庾嶺遲書信江村憶釣鉤敲詩

看二客驢背若爲酬

題李鄴侯架書圖醉中走筆

舒城程年家

鄴侯牙籤萬卷書中興事業故蘧廬四朝
軍國紆長策十載劬勩等太虛不是終南
趨捷徑亦非天祿草玄屋從來出世能經
世道德文章總緒餘

畫檜

百尺槎枒萬壑秋
食風傲雪老蒼虬
會心

卷之三 詩

詩

卷之三

有客移清供正是當年顧虎頭

過飲嵩嶽與晚二友俱載賡往韻兼憶

鄧三

洞門雲構幾何年忽漫三過意惘然仰屋
向來疑畏月覆盂未許浪漫天會心有客
青萍合險道無人紫翠懸歷盡歲寒山不
改可堪老病必相憐

東吳北陽

霍山令

魚書近捧出明光
護草忘憂醉北堂
清入

琴聲鳴單父種來花色滿河陽
劬勞中澤

嗟鴻鴈治行東膠集鳳凰
歲晚正深來暮

頌可堪畚鍤在宣房

時傳有河役既不果

登潛臺賡舊韻

霍山縣

病骨那堪破浪行
歲寒聊此問蓬瀛
疑臨

弱水風爲馭看到浮漚世亦輕
江上曲終

頻對酒濠梁物化不容聲
汪洋千頃同心

蓬萊宮近稿

詩

卷之三

賞縱飲何辭北海鯨

三遊天柱峯賡韻

勝情廿載自如如
不是尋幽學隱居
陟圯

壽傳青鳥信履巖憂切紫薇墟
祥鍾少海

知重潤

時聞孫生故云副在名山懶著書
對酒

清歌拚一醉白雲紅日兩躊躇

竭來畏壘話登僊
岐路亡羊興杳然
過眼

浮華容易老名山攬結自何年
流潢一線

朝宗近佩解雙珠照乘圓時晚兩生濟勝只
今假羽翰寒林冬日起暄妍

迎春卽事

傾城冠蓋擁月魄導春來野色歸晴樹清
歌艷落梅上林看日近左个幾時開游豫
乘陽泰顧慚作賦才

翁家除夜

一年好景客中嘗寒歲交情味倍長斷竹
燒殘簾外雪遊絲飛落鬢邊霜尋常物色

驚時變四十功名過眼忘此日故園椒酒
熟三春花柳永西堂

寄話潘麓原太府丙午春

玉人重見宰官身詩禮庭摹切孟隣畿輔
試才花事舊御屏注選墨痕新隼旗勞
來春千里鶴語從容月一輪愛得識韓榮
萬戶可堪孤劍老延津

南遊入金陵話孫拱陽侍御

一識榮輕萬戶封重來容接擬登龍囊中
白簡渾閒事江上青峯何處蹤邂逅祇今
深薜荔陸沈敢道老芙蓉顧憐鷄骨慚蠅
附心斷明光五夜鐘

金山畱咏

萬頃波澄片玉浮東南半壁鎖咽喉登臨
此際塵心遠攬結何年王氣吞孤嶼一峯
遙天雲近隔

天上坐流雲八面鏡中收扁舟朝雨新回
柳春色平分十二樓

余不佞耳金山之勝廿年所矣輕舟
解纜所見殆溢于所聞屬友王君夢
鶴吏隱茲土把酒攜登俄成五韻時
丙午仲春望日也

入杭吳令方之招泛西湖對月偶成限
尤字

閒宵一舸盪清流袖爽天風起石尤濯濯
柳新三月雨蘆蘆客醉五湖秋照入顏色
忘歸鳥與子徜徉任狎鷗幽賞祇今方托
足會心濠濮自相求

賀吳年伯暨母榮封二首

濡須秀攬卽滄洲獨釣清江正黑頭松竹
爲心聊市隱羲黃有夢儼風流毓雛瑞啓
河東鳳玩世機忘海上鷗織就雙龍紋五
蓮來室近稿

色一時君寵叶民謳

盡道于門駟馬高過庭詩禮亦劬勞西堂
共切三遷教北極方來九命褒最是畱
餘饒食報還看嗣響奮鳴臯小人有母當
垂白愛得榮分曼倩桃

酒中走筆

東南賓主渾相忘歌盡落梅夜未央堂上
燭滅看纓絕甕頭酒換洗杯嘗自憐髮短

仰天笑卻趁更長隨地僵醉去夢來蝴蝶
化虛教神女赴襄王

書衲雲和尚冊

法相寺
丙午夏

住住塵心浣僧寮自啓關三車棲白足一
鉢託青山古木新篁徑孤雲片石間彈琴
聽指上聲入午風閒

五日同孔我敬泛湖

瀟江伊昔泛龍舟七載篋牀托夢遊此日
還來室近稿

西湖殊地勝當年北海自風流入煙暖入
千林醉水氣涼生五月裘簫鼓踏歌鳬影
亂不堪暮雨動鄉愁

登天竺上房小憩

塵勞不可極上竺且高眠步履疑無暑穿
林別有天竹牀空野性蓮社愜初緣回首
江城暮閒雲自往還

飛來峯

賦目何天造靈根不世遷風穿清次骨石
皺乳流鮮恍惚雲爲構分明地湧蓮飛空
本無迹來去總安禪

玉泉看灸

一鑑淨於練遊鱗自在波生機沿活水黛
色影青螺住住疑聽法行行不礙多濠梁
千古意樂事竟如何

法相獨坐

遠天宮正稿 一詩

史

武林佳麗地此地擅清幽叢薄雲爲護懸
崖翠欲流銀潢開一脈金骨老千秋是法
原非相龕虛月掛樓

又書贈衲雲

孰是醍醐口人間解鬪茶衲頭隨住世雲
領住生涯會得琴中意培來象外花濟顛
詩共酒禪悅自名家

謁于忠肅公墓祠有述

次公舊韻

乾坤長自鏡相磨孰是忠勳得數多一舫
孤心懸日月千年正氣任山河亭亭原上
蒼虬色歷歷枝頭黃鳥歌喚醒奸雄多少
夢精英如在百靈呵

龍井烹茶

一泓天上落沁入酒人腸露解相如渴風
生陸羽方坐觀毛骨冷大嚼齒牙香得味
看魚樂徜徉雲水鄉

遠天宮正稿

詩

史

偶成

少年無賴任登徒走馬看花憶 帝都放
浪一枝茶博士消磨千日酒家胡柔心未
擬泥沾絮瘦骨那禁鵲彈珠回首自憐還
自笑滿船明月載西湖

胡司李光六誕辰口占以壽

師席聯翩憶 帝都九秋勞結蕩西湖痛
分艾炙憐鷄骨幕入蓮漪識鳳鷄十萬無

寬深解網八千伊始正懸弧祇今荃宰推
衡鑑壽此蒼生願不孤

書周叔隱詩卷

經時梅雨亂鄉愁忽漫逢君總倦游去住
天涯人是客消磨酒債氣相求閒看絲筆
成三絕醉理綸竿亦四休傲骨生憎稱不
相莫將傅粉貌風流

病骨蕭疎借武林湖山以自快暑濕

遠來室正稿

一詩

五

困人久之作苦忽叔隱來自吳興居
亭比屋因出其繪事與客共觀涼生
絹素不忍什手聊書此識之時丙午
夏五晦前一日也

湖上吟

扁舟載得一枝春十里笑藻帶雨新醉裏
那知身世在且將蝴蝶狎花神

自杭歸舟過江頭爲道士書冊

江干聊寄隱老去一黃冠浪跡閒雲性遺
榮止水觀笙瓢長汗漫詩酒但盤桓媿我
風塵物芙蓉夢裏看

貞壽詩爲霍山周母賀

丙午秋

三十年來老受辛玉臺鸞鏡久生塵含光
影對瀟臺月畱得孤貞汗簡新
昂藏令子號雙難記得啼衣淚未乾桂酒
滿斟麟脯劈酸辛猶自想熊丸

遠來室正稿

一詩

五

寄劉弘所

黃花對酒盪輕輪桂子香飄玉露溫千載
才名羞狗監一時容接擬龍門西園授簡
偏憐客東閣耽吟幾斷魂芳草鏡湖秋夜
月屋梁孤影憶王孫

又題周母節壽圖

丙午冬

臘日嚴寒百草稀貞桃獨自抱春暉亢顏
匿笑枝頭老不肖輕飄一片飛

右貞桃

漫誇紅紫鬪春葩孰是孤心永歲華蒼蓋
不凋陰蔭遠畱將隆棟宇 皇家 右古柏

讀王南莊外傳有述 桂宇文

五陵裘馬氣縱橫俠骨何當請漢纓最是
姓名通湖海還看揮灑落攬槍風飛殘寇
雲無色星隕前營夜有聲贏得汗青人不
朽精魂千載作長城

挽王桂宇鴻臚

蓮東室近稿 詩

卷

最苦孤帷在北堂手攀遺劍淚痕滂壯心
未遂伊吾水先志寧拌結客場肝膽傾來
千日醉姓名流去五雲青槐陰滿地君家
事不盡畱餘永百昌

題郭吉老壽意

八十人間世遺榮老自寬閒庭無剝啄遶
膝永團圓紺髮嬰兒色玄文聶許觀香山
蓮社遠移入畫中看

送胡守葵臺入覲

淝水龍山春復春雙鳬奕奕傍星辰離顏
愁對梁間影望眼驚飛去後塵佇擬一年
容借寇祗今萬口祝生申 臨軒有喜知
何似記取歸來慰遠臣

送周幕君

素節仍青鬢含光紫欲流一官聊吏隱百
計不身謀伏免愁草盡金牛解刀遊相思

蓮東室近稿 詩

卷

今夜月何以結綢繆

送葛養吾學博上春官

長楊工佞賦江左舊風流乍別都青眼相
思欲白頭清貧聊鄭帳揮霍在吳鉤篋底
雄文似黃金此日酬

送王我辰孝廉

多君白壁出入間正喜高堂髯未斑素節
真成安陋巷文心妙入解連環筆花彩擲

千秋業宮錦香浮五色爛燕市相逢舊相識
道子畱得此身閒

題卷寄劉弘所

千秋遺愛在東萊王氣朝霏結層臺此日
故園花滿徑相看如勸紫霞杯
秦關晉險大河隈浪道名花羯鼓催獨樂
園中饒雨露孫枝早傷五雲開

送張木公歸皖

楚東堂近稿

詩

舊

揮手難爲別知貧此叔牙湘靈餘鼓瑟江
筆老生花青眼頻投轄玄心不住家殷勤
雞黍約未許逐紛拏

胡守有寄依韻報之

丁未春

蕭蕭五馬不禁寒得句吟風想據鞍我病
尚稽封禪藁君行趨整進賢冠清風江上
難爲和明月懷中幾度看寂寞梅花三尺
雪敢將高臥擬袁安

寄黃孝廉權宇社丈

當年結社互參盟睥睨相看渾自驚酒但
沾唇風四座花爭買笑月三更鳳毛襲采
朝陽近龍劍掄輝北斗橫落落故人生老
病一鳴何以慰離情

胡守之上思識別

淝水龍山秋復秋循聲漢簡頌優優尋常
萋菲嗟何及十萬雲霓思未休玄屑頓塵

楚東堂近稿

詩

舊

徐孺榻丹梯遙指葛僊樓天南一鴈人千
里到處啼鴛解攪愁

寄楊調宇先生

丁未秋

都亭解袂十三年南北天涯萬里懸高足
我仍門外見龐眉誰共地行僊汗流籍湜
牛方喘字析風霜鴈不傳烏石山頭饒紫
氣何當就乞五千玄
賀潘太府考滿十絕

風流太守玉爲姿
孟里庭摹今在茲
三載政成歌比屋
乘飈送響到龍墀

當年賦就對彤廬
福德光躔列宿墟
兩地花陰繁去思
歸朝深鎖白雲扃

治獄先寬懼燎原
決平三晉頌無冤
滿庭槐影高門駟
蟄蟄繩繩想慶源

聖主憂民選御屏
德星一路更文星
治隆大指蠲苛細
鶴唳空堦月滿庭

蓮東先生稿

詩

卷

嬉嬉扶耒趁芳春
紫馬郊行布澤新
勸課有方鞭後勇
霏微細草咽朱輪

耳目多岐戶曉難
無端文罔自家干
手脩八諭開沈錮
歷歷因心揭肺肝

漢循臥治此淮南
千古棠陰幾樹甘
獨羨官閒無剩事
新詩和客滿琅函

西京優等試扶風
久在宸旒夢卜中
最是功名初郡國
潘郎應作黑頭公

鄒嶧山頭紫霧紛
重闌淑氣藹氤氳
繁椒雛弄三春酒
蔽帝龍光五色紋

慚余十載病胡盧
一識荊州漫自吁
弱羽不堪千里附
放歌聊復醉烏烏

送太玄王公歸洛

公初以比部郎作
旨左遷時傳有永平

之擢已弗果

寡和人間自太音
素心端不問升沉
龍登久快青雲附
驪唱今和玉露森

孤竹千秋誰尚友
昌黎異代此冲襟
天扶社稷揆畱

蓮東先生稿

詩

卷

近綠髻如油
蚤作霖太玄獲玉兔
甚異詩以志之

曾向山陽趨趨游
公置野獲恰深秋
赤睛神授來丹穴
皓魄孤妍冷玉樓

彷彿乘槎支石伴
依稀搗練夜光投
素絲天遣昭玄

貺不羨當季舞鎬周

入廬江話趙尹嶠瀛四絕

入廬江話趙尹嶠瀛四絕

瀟水膏流出冀方冶山朝爽漾清漳分明
公事湖中了花滿河陽句滿囊

三尺平持一鏡懸園橋壁水夜珠聯春風
秋月看龍化千載文翁亦比肩

草盡霜嚴孤兔愁公庭如水政優優不煩
禁火民安任何羨當季五袴謳

九里波澄湛露偏千家絃誦福星懸倦游
初許臨邛過擬續廬陽製錦篇

東坡先生集

詩

卷一

三游治父時恆甫音問久絕奉常公亦

下世矣廢韻遣懷

九載三過興不慳山靈眷客去珠還茫茫

論世入非昔漠漠知音鳥自閒湘芷一方
思解珮滄桑幾度任循環南宮此日仍顛

絕拜石徜徉且著欄

哭朱奉常先生五首

園中歷來舊韻

正在人亡矣天高北斗懸有懷寄明月無

藥駐長年風雅行看盡江流逝不還閒庭
成獨坐啼鳥解相憐

冬日溫如許秋霜未上頭縣綿神理在落
落故人憂白石驚雲暗滄江阻夢遊通明

還徧直天際若爲求

東去秦淮水西來蘆荻秋人倫冰鑑邈婦

女姓名畱振羽高儀世潛鱗不繫釣瀟瀟

松竹韻響在古風流

東坡先生集

詩

卷一

招魂魄欲斷豈爲客心單小峴懷羊傳東

山失謝安流雲閒底事涼月慘追憶磨礪

同歸盡空華八角盤

大道方波靡誰爲萬斛舟愛君思舊德論

世起新愁鳴鳳天家瑞巨魚公子鉤彼蒼

應有意畱與後人酬

月夜泛舟

載酒玄霜下輕風蕩小船懷人寄明月擡

看青嶺橫翠靄朝爽翔鳥破晚煙金波
看不定恍坐水晶簾

壽劉見山先生

時年九十餘矣

百歲方昇此達尊九華紫氣接西崑丹爐
妙合景中景綵袖翩聯孫復孫衛武國風
垂抑戒伏生家學啓專門地行不老人間
瑞未許驂鸞返帝閭

賀呂仕觀獲雄

房婢有娠爲妻家遣去已而生男抱歸喜

多男初應祝抱送喜從天妙叶熊羆夢驚
看弧矢懸明珠旋照浦寶劍自騰燕人種
不可失何當累騎還

廬山吟

聞說匡廬勝徒然嘆希有三江紫衣帶五
老捫星斗不見遠公心長懷陶令酒何當
枕飛瀑洗耳蕩塵垢

往劉恆甫信云當入匡廬余勃勃神

與偕者數矣適山僧住齋募造佛像

邂逅間索詩甚懇因走筆書此付之

僧未離文字禪我亦非襲綺語戒聊

寄故人思耳

賀趙令臺薦

爲鄧澤華

琴聲騰柱下歌管沸花封似水三尺法如
雲四野農無書通政府有客過臨邛奕奕
雙鳬鳥乘風傍九重

賀太室近高

壽

孰是人倫鑒相成國士知御屏應簡在

簪筆借聲施冬日霜稜勁春和露冕遲一

龜還一鶴家法有餘師

話周喜聞

丁未冬

歲寒把酒問明河孰是汪汪千頃波窻草
吟風家法在庭蘭帶露國香多朱門彈結
無心計白雪賡酬有客過八載相思一夜
話徐卿二子若爲歌

對月有所思

十月月始望臨臯興可適蛾眉此一輪顧影問何夕

話孔我敬

時且北上

執別西湖上重逢解珮投芳尊援桂樹清夢遶滄洲十日平原酒三冬剡水舟相思新楊柳春色共君收

自瀟還入會城蘭潘麓原太府

高山仰止瞻鄒嶧

詩

於赫秦皇昭劍石灝氣東來接海堧德星斗轉騰奎壁果臝羊車羨玉人承家詩禮孟爲隣八千松鶴齊眉壽五百雲龍名世臣彈琴試理懸秋水父母神明聲蔚起于門容駟信有之淮南臥治無乃是因心廣愛布優優比戶笙歌月滿樓但就湖中了公事風流太守競蘇歐考功課最揆畱近臺閣勳猷看治郡 綸

縛海加異等書光揚烏奕過庭訓官梅欲放一枝春芝檢香浮綵袖新把花勸脩長春酒稽首南山又 北辰小人有母方垂白志切遺羹還跼踖望塵今許識荊州附尾何當假羽翮

潘郡公招飲賦謝

十年潦倒不忘君劍老豐城未足云望井
向來銷紫氣乘風今許附青雲
言駿骨千金市驚拭龍光五夜文杯酒和濟國士
遇歲寒何以藉慙慙

別合肥曹令

最喜登龍願不孤鸛鷺坐擁瀉金鑪片言
獄折神君號一束書傳令子圖笑比河清
觀法近休揚山立照人都彈冠我亦乘風
去送響天邊當續姑

寄劉弘所

柏府聲高漢大夫秋風後樂飽尊鱸光揚
有赫傳芳遠看取終天永慕圖

天街走馬踏花歸四戶清嚴切紫薇餉轉
白檀超距勇門庭鎖鑰局皇畿

二千石綰漢廷章東海無波去思長獨障
西郵烽火靜還拌白羽卽滄浪

不盡畱餘駟馬門和鳴雙鶴在西崑如環
愛日陽方長椒酒頻呼笑弄孫

何槐泉六十祝且規之

戊申友

長子兼孫萬慮輕歲週花甲恰新正承家
舊襲封君號慕義高標俠士名削櫝孟公
無遠近呼盧彥道亦縱橫機忘病後天
意頭上星星不世情

話金麗陽侍御

彈冠夢久遲長林一顧于君見素心潦倒
十年憐髮短晤言千古寄情深絕塵漫擬

蒼蠅附下里驚看繡虎臨戴白西堂來日
暮喜生捧檄幾知音

書彭大參遺冊兼哀若鳳秀才

吾鄉先達總丘墟仰止子今漫自吁獨秉
風裁推臥虎高標冰節想懸魚千秋人去
何長夜四壁家傳只舊書清白子孫菴忽
盡天心默默遠畱餘

壽程養素先生

脂日玄霜點翠微長庚彩映木公
歲晚名如累玩世機忘識者稀
聞矍圃鳳騰五色照斑衣何當
聖主臨
雍拜杖屨從容出漢畿

遠來室近稿

六何慶元長人著

文類

書呂新吾先生省心紀後

癸卯春

元不佞自辛春邁疾纏延至今大似沉錮
勉就醫藥終未霍然覺此中昏昧忽忽茫
無著處茲紀舊張屏上間讀一過恍然直
然頓覺身心有據因刻而廣之或謂子亦
不知務矣是脩己方非尊生術也古語
事此何益竊謂不然張忠定有言病中學
得移心法但一心嚴敬如對君父久當自
愈夫性命非二物脩己尊生寧有二事然
則茲紀也正對病之藥所謂移心法也

吳不貪詩稿小序

夫詩以道性情也世之言詩者舍盛唐輒
屏置弗道夫盛唐也者豈其決性命之情

而爲之無亦其才大氣厚合節自然有非
人力所及故唐之不賦與宋之不詩也一
也卽中晚之不能盛與盛之不能初也亦
一也未得國能猥從皮相于是摹沈鬱爲
澀滯擬頓挫而警牙失之遠矣晚友吳不
貪氏富于詩余得其所爲歛泉亭稿者而
讀之諸體具備湛有古色不佞駭高躍
語亦無他離窮蹙態而沉鬱頓挫自不
乏是能不失其性情之正者耶不貪好讀
古人書睥睨一世其爲制舉言蹶而益奮
下至法書繪事往往精絕茲稿可以窺見
其一斑矣嗟呼海鳥聽樂眩瞀而不能食
非情也犧尊青黃不殊溝中之斷非性也
不情不性而句字以爲工深險以爲奇非
詩也余故曰詩以道性情也則不貪旦暮
遇之已

跋徐孟益女教直解後 甲辰夏

易重咸恆詩首關睢婚姻人道之始古先聖曷嘗不兢兢哉後世若劉向列傳大家女誠好古者傳之而留心體實者歟矣代而今也義方之道蔑如慈子耆利日偷日下育女之家貧者啖苦自甘井臼躬操非頑頓無恥猶可不失門範乃富厚錦綺膏粱情竇成習間一二聰明自喜亦不過刺

繡組文游心翰墨極于蘇蕙李弄玉之流止矣上不崇禮下不興行欲使漢無游女而繼葛簞彤管之遺奚異卻行而求及前人也何慶元曰余讀劉曹之書嘗慨然于古今之不相及也乃茲徐孟益先之矣徐自阿翁中憲公有命德孟生不好弄拳友若天性忠厚之風一言無間而能畱心及此儻亦空家教國之思乎小人有母垂

白娶妻爲養幸減內顧憂然生長里中父訓姆儀未講未諳僅能不忤而止孟女與我仲子婚得親提誨四德且嫻異日者諧和琴瑟庶幾崔門之昌大乎余不佞特喜而識之如此

六安賢守李公劉公孫公祠記 甲辰秋

溫陵李先生以弱冠知州事閱六年政成人和內遷比部郎以去去時民懷思如昨日

更浹辰而清漳劉肖華嚴陵孫慶所兩公相繼至劉與先生同年兄弟孫則道兼師友有一體相成之義焉余不佞有髫年以青衿問業先生門下真冷妙解快若發矇既不佞舉于鄉而清漳公自會稽守左遷于六相與爲文字飲蓋忘年交云迨戊戌不佞猥捷南宮旋嬰大憾則嚴陵公捧魚書來投膠推分藹如也先生蒞六歲比登

施澤于民久經畫厝注有橫目之口碑在而大指則興學重農平徭釋滯校宮射圃有葺城隍文昌有廟勸農洗冤有亭以至垣衙廨堂齋心置義田社倉勅五經書院並鑿鑿爲地方永賴而他可知已清漳公解金章而綰墨綬蓋兢兢有戒焉卯出酉入暇食不遑而寬簡褻躬常恐拂百姓之欲至鋤積梟禁鬻子肅庫藏二價覩實

遺事堂遺稿

卷五

五

倉粟則其政之大端可述也嚴陵公締交先生久能自得師一切厝施大都是則是效任未期而溷者清虛者實碩耆艾佗奸無賴者耗而剛腸疾惡遇事風生古所稱不畏彊禦吏警民安殆近之矣嗟呼吏治不古民生日蹙千年一遇旦暮比肩而吾六鑣聯踵接代不易人人不易治豈高皇神靈軫念豐邑湯沐地而默相之也耶

不佞竊擬先生言動風采溫溫栗栗譬則南金荆璞利民用而擅國等雖沙之蝕而石之胎精充故自不沒清漳若蒼松古柏不淦世之滋垢凌風傲雪亭亭不屈而嚴陵則谷蘭嶰竹幽韻自賞塵泥軒冕涅而不滓至其合志同方先民後己政如鼎足互峙澤媚相輝直可耀汗青而陋西京矣方今國家多事黎庶貼危崇廉黜貪之

遺事堂遺稿

卷五

六

誠不啻三令五申而吏治蒸蒸未也大抵肥家之念多而富民之念少競名譽之念多而脩職業之念少蓋古之擅循良者不賢赫赫而巽悶悶名實之判所從來矣馮長樂之頌劉汝州者是已曰劉君所爲皆衆所能爲但衆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若此三公得民之深且久也何非公廉慈惠真心之所綰結乎吾州介在

江淮地僻而民窮撫字雅多良牧其後李而先孫者有錢塘錢公士鼇羅田王公榆錢以比部郎出守福寧與王同歲卒業有專祠不佞心許勒石以誌病未能也茲因而竝及之儻亦沒世不忘之遐思也耶公祠在疊宮道右爲堂三楹維舊守北平劉公溱富順唐公可封廢祠故址三祠中李而劉左孫右其劉唐二主仍耦劉同室義

遠矣室通稿

一

二

各有當不第存亡異也祠經始于癸卯九月告竣于甲辰三月李先生名懋檜別號心湖關之安溪人萬曆庚辰進士以建白左遷後量補祠部郎服除未上劉公諱庭芥別號肖華閩之漳浦人萬曆丁丑進士晉南民部郎歸而卒孫公名一俊別號慶所萬曆己卯鄉進士其劉唐二公自有紀茲不暇詳云

重脩六安洪山寨廟碑記

甲辰冬

真武者北方之玄武神也宋避玄祖諱改稱之封號佑聖真君至于今沿不廢神衣黑水象也玄龜而武蛇宿象也而圖誌乃云樂清王太子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脩煉飛昇其事不經見 文皇帝起北平而靖難也相傳神有顯相且主北方而 文皇自北起是爲

遠矣室通稿

一

二

輪轉治世其語幻難知大抵真主應運則羣望效靈山嶽藏珍則明神窟宅 聖王制馭寓內明法度而幽鬼神神之所司法之所不及也國依于民有民斯有土神依于人有人乃有神 聖王以人治人以人心之神而制人心之邪惟是太和太嶽之封獨居五嶽上人民奔走焚脩輻輳無虛日卽窮鄉下邑強狠頑愚靡不知有神而

瞻依震聳同心無越志也神之功德赫奕
豈淺淺哉六之南有寨曰洪山去城可七
十里危峯獨出神廟居其巔歲久滋敝鄉
之善信某輩撤而新之更範銅像爲經久
計乞記于余余不能從史外道玄武水德
第言水夫水天一也而地六成之民非水
不生活江淮濟漢四海五湖靡非衍利以
前民用者神寔鍾其德而握其權方今南

遠來室道稿

文

九

旱北潞河伯橫行近京師大被其憂園
陵城郭強半墊溺北地天下之背形勢孔
高而水性失常如此豈人爲感召氣運從
之卽神有不能自主者耶抑金水母也金
逆其常故水失其職五行具乖萬民喪業
有繇然矣開採遍天下而陰禳日熾求水
之安行而效順何異潰防決堤而徒恃捷
聞之勞乎且也水質弱而用則彊弱故人

視之易彊故人蹈之難五雷七曜大足動
人耳目潛驅響應用以奠下土而安羣黎
而擊蕩迅奮駭不可測信乎神之爲神昭
昭也民賴神以有生無媿神乃無媿此生
今金碧輝煌衆觀易矣暮鼓晨鐘邪夢醒
矣生不忝而福不回自天佑之其有旣耶
余願諸善信平而心和而德以訓飭而子
孫母第捐貲德色而俸福冥冥也庶無負

遠來室道稿

文

十

文皇神道設教至意而威靈永托與茲
山霄壤同堅哉廟經始于某年某月落成
于某年某月其鳩財赴義後先宣力者爲
善信某某而常住焚脩則道士某某例得
並書

六安學掌教成先生生祠碑記
乙巳夏
蓋聞經師易得人師難遭夫人一心一
致耳本來自足歸求有餘庸詎如積疑起

難辨志解頤者之焦唇敝舌疲於津梁哉而所重若彼所輕若此無亦口耳起教者自外索也難而實易身脩爲範者自內出也易而實難醞之久故出之也時積于躬者真故其入于人者彌久而彌不替華實厚薄之間所從來矣吾六入國朝以來代多良牧士民每于遷轉後相率爲祠以志去思黌宮衢路左右皆滿然未有祠及

遠來軍道稿

五

博士先生者微獨吾六卽光天之下亦未有祠及博士先生者而有之自玉弦先生始先生初令江浦以愛民課負應重譴主爵廉知罪不在先生左遷六博當是時余適以病在筐牀久之始得一識春風和氣歸而有餘爽焉顧近久復陽日惟醫藥是輔不獲頻頻望見第以投膠之分得先生手札爲多而學之弟子員相過者往往口

先生行誼之槩不置也其提躬如女之貞一切塵累若染若畏其育士如保母之衛體其欲惡而卹其所私其與人如冬之日雨之時回寒煙而起枯節若此皆人之所公言亦人之所可能未足爲先生張也夫學而不厭推己及人吾儒家法具在先生以積學擅名吳下士之從遊者龍驤虎變鞫鞫響振中原而先生老艱一第旣勉就

遠來軍道稿

本

五

青氈自講學課藝外絕不眞念每辨色嚮晦輒手一編正襟危坐目無他視耳無他聞直有雙趺隱然之致而弟子中屈而不申蹇而不振者則不憚蹇裳濡足以拔之沈澗而蕩之清波也噫此豈隨時易節一曲自好者能爾耶嗚呼荆璞不離其文自郁南金百煉其色不渝若先生者眞金玉君子也余又聞先生博極百家而近益栖

心內典悟入無生絕迹房帷者且二十餘
禩世出世法自在如如矣何意于人之知
不知而名之永不永耶而遺範在人尸祝
在廟寰宇所未有之事自先生作古焉豈
非誠則必形之明驗歟余不佞不能以文
字從與俗好而獨喜茲之附青雲也祠經
始于某年某月落成于某年某月先生姓
成名心學玉弦其別號直隸常州府無錫

遠東定遠高

文

三

縣人萬曆丙子科鄉進士自浙江金華府
浦江縣知縣左遷至時方以內艱在疚云

祭朱渭川文

乙巳冬

嗚呼渭翁何一視而長瞑也曩歲辛卯余
入都門實始被奉常公之容接因晤言梧
酒而識荆聽其詞井如而訥訥挹其貌玉
立而恂恂維冬之日維夏之雲時雖未深
于結納而竊竊乎有意其爲人襟分七載

望阻三星雖瀟六共茲一塊土恍若風馬
牛之不相及且也鴈足之無憑逮戊戌假
差而南有子之戚未脫衰而爲雞黍之尋
去常下榻懼若生平繫翁投轄日近日親
始知其先民之軌大雅之音持已穆如寒
素行義皦如日星其處衆合大小而無敢
慢其與物渾非是而無所爭少入成均竟
藏珍于不試中甘林壑第直已而無營東

遠東定遠高

文

古

臯舒嘯北海開尊塗泥軒冕城市山林有
子翼翼有孫振振義方啓教詩禮過庭而
翁方頽然未老野服角巾太常能弟天顯
至情繾綣杯酒欣賞奇文樂聯一體去彼
耆英昔司馬公之事伯氏奉之如嚴父保
之如乳嬰觀其家庭之肅範可覩廟社之
崇勳以視今日殆謂知音而翁遽大歸而
莫待太常哀思其何以自禁也耶某從庚

子一別二豎相乘故人天際函丈莫申茲
繭舍而東邁決出處于來今奉常語次凶
問驚承蓋棺兩閱歲矣而余猶近履之詢
茲誠有慚于赴義亦可自諒其無心望風
懷想頓隔幽明生芻一束惟爾有神尚饗
賀節壽周母張孺人六十序

丙午秋

蓋余不佞生好遊也而天柱瀟臺共我一
塊土蠟屐特熟其以聲氣應求膠投不倦

遠交室近稿

文

五

者無先海宇周公又因公以識玄溟兄弟
從容杯酒縱談家世稔知若母張孺人操
節良苦嘗思以不朽托咏歌而積病頻年
執筆旋廢歲丙午孺人花甲初週不佞不
獲從諸親故稱觴于堂上而吳君輩來徵
一言壽之義故不容已已聞曰得全全昌
夫天地尚有缺陷也何論于人惟其植本
之深有基勿壞故春華易落而桃以貞名

紅蓀白蕙戰彼朔風不肯輕飄一片抗顏
匿笑凜如也凡木易凋而松以節勁亭亭
立立掩日參天植之久而用之宏明堂宇
棟廓如也于人亦然艱難辛苦之備嘗乃
富厚福澤之不替造物栽培理固然爾周
維吾瀟鼎望而母以名閥作述賦性剛果
澹泊自勵內外截然無譁奉豫重闡必勤
必慎無何而太母黃稟養肖峯公草土鷄

遠交室近稿

文

六

骨竟亦溘焉母榮榮在疚芳年棄捐侍繼
姑如黃母在綜家政如肖峯在而若子玄
溟甫六齡建吾更在襁褓汲汲趨就外傳
迨成人有室則又罄紡績需出粧奩佐遣
游成均與四方賢豪相砥礪今有談瀟之
名勝者指首屈云孫男三一一教如其父
銀鹿不試而熊膽嘗操真丈夫也嗟呼閭
左闌闌之家女子矜容飾類情竑性成中

道捐棄不辭膏沐而爲悅已者容無責矣
間能堅貞不二亦不過圖潔一身事而久
者未了之志誰與了也生者未成之身誰
與成也母惟以婦而兼子職以母而肅義
方有翼有嚴式增式廓卽今鐘鼓在祀賓
客在堂含飴弄孫壽且期頤未艾回視一
身未亡百凡拮据可爲愉快可爲酸辛人
定勝天履信達順豈非人間一盛歟哉詩

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不狩不獵胡
瞻爾堂有懸貍向之勛勞今之昌熾母蓋
以左券收之矣抑母之誕日籬菊始華夫
菊歷炎蒸抱霜露不與嬌花寵柳競芳爭
媚故萬卉方凋而寒英獨秀余不佞尚圖
與貞桃古柏並入詩篇以爲彤管光也

送胡守葵臺八

觀序

丙午冬

蓋聞安靜之吏悃悃無華華者實之賓也

而驚華者勘實故安靜稱焉抑安靜未易
言矣飲醇不事則有蕙澤一丈之譏抱奇
安施則有胃臆結約之嘆故長民者非無
材之患有材而不用者之爲難語曰下令
如水之源天下之重平莫水若矣君子平
其心以平其政因欲順流曾不見激搏之
迹而經理秩然行利蕩然夫豈無所事事
謂其行所無事也乃今于葵臺公見之公

之治六兩閱歲矣當始下車值大盜閭自
西北公行焚劫寔繁有徒或中于市肆或
中于村落百姓皇皇不保朝暮縱卞繩莫
裨也公至第以靜重鎮之而無何解散迄
今絕警儻亦有陰制其奴命者耶隨會爲
政而晉盜入秦不禁火民五袴置其然矣
夫衣食所安必以分犧牲玉帛必以慎洽
于神民殊非瑣細而終不若大小之獄必

以情情者合上下而同然也以已情通于
民情而合民情喻于我情故獄無繁興而
百姓知愛六民愚且易動有不得輒溢詞
以鳴誠有濫而不可聽者公槩不之禁第
一一虛心平氣務得其情曾不因喜怒厭
欣輕爲出入訟者靡不饜心以去而不情
者亦且易轍是圖長此有終淳風可還已
傳有之曰治道貴清濶而民自定平陽相

遠來軍通稿

一

五

齊淮南臥治說者謂其黃老是宗夫黃老
何可當也養知於恬宅心於澹我好靜而
民自正我無欲而民不爭各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俗樂其業斯上理矣不此之務而
簿書期會以爲辦蠹悍踔厲以爲威豈欲
治加于黃虞上乎方今利網稍寬而陰祲
未艾卽目 廟堂之所申飭上計之所取
裁疇不以政平訟理爲第一義顧 上雖

以名求之而下務以實應之 上方以法
束之而下得以意寬之假第令海內長吏
皆公其人休養安全用擴 皇恩于不逮
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子駿三難殆非虛
語公以入 覲行人士不釋而余不佞聊
撫治行大略一二于祖筵如此嗚呼有其
備者易其獲故植本之深基在人可勿壞
也畱餘之厚報在天可勿爽也公惟樹不

遠來軍通稿

一

三

見之功于民而畱不盡之享于後槐滿庭
而門容駟余不佞與父老子弟日夕望之
若也 錫宴賜金璽書增秩則有 熙朝
盛事在無煩寘喙矣

祭徐吉軒文

丁未秋

嗚呼余不肖弟之邁疾也先我大兄數年
乃幸後歿感念疇昔心焉如痛茫茫九原
愛之莫起嗚呼悲夫世運江河浮游弔詭

自余曉事波流爭靡孰障狂瀾維兄父子
歲可浹辰後先其藝典刑無人誰爲仰止
嗚呼悲夫人不易知山川莫比亦有好脩
忠信自矢顧神雖爽於平旦而哭泣田獵
夢相畸也氣可定於天廷而形影衾裯垢
莫洗也貌常脩於應感酬酢而焦火凝冰
遞如駛也求其無二三無完礪居易以俟
命近裡而著己余未能友天下士寧敢謂

卷之五

七

七

世無其儔據所知見大兄而已季友通於
神明洵爲至德忠信行乎蠻貊矧於州里
其生也卽兒童走卒皆親如姆而肅如師
其終也卽田畯饁婦亦相誦歆歆而莫知
其所爲使乃余輩之所最痛者則以哲人
云亡後生焉倚哀此下民踰閒軼軌登徒
俠少方將眦裂而公行守劍偷兒疇與布
遺而知恥蓋自兄之病不出也而日就披

猖逮兄之沒蓋棺也而競爲營壘非特恬
不知畏以時無彥方故至此而後乃今曷
極其底嗚呼悲夫斯文型範人倫綱紀邇
者醉心遐者傾耳故腹笥吻筆博涉遠稽
兄之學也而僅其枝葉絕少分甘親賢樂
善兄之誼也而僅其皮毛嘖笑不苟然諾
必慎兄之度也而僅其跡象家溫而蕭然
寒素養盛而芥彼科名兄之高也而非其

卷之五

七

七

根柢惟是平易溫良之度足令鄙夫寬而
薄夫敦忠厚正直之風足令賢者愛而不
賢者悔若余不肖弟忘年之交洞然表裏
曾未見其一情容一謾語雖終日羣居而
放浪形骸如束焉而不敢肆雖披肝見赤
而里巷諧謔顧瞻忸縮如攝焉而還自鄙
嗚呼悲夫心爲嚴師旣不能百體之從令
而生平畏友又爲天奪此生此世惡能身

之不失而親之有喜也耶情均骨肉痛切
肢體初奠告虔重違遺旨聊乘令節總幃
載啓臨風一哭薦以明水其它先德承芳
後昆濟美自君家固有之常義不敢襲溢
詞而夢夢兄神在天翩然莅只尚饗

重修關王廟記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此何心哉心之用
爲氣而妙其用者爲神氣則靡之而弗貫

遠天室迂稿

一文

卷

也神則靡久而弗貞也夫惟有正氣而後
有正神今天下琳梵之區糜汰極矣薦紳
學士往往擯斥弗欲道至所嚴翼而不敢
喙者自我孔聖外無先關王王之精忠大
義耀三光而維九有卽田畯婦女靡不知
敬知畏不佞元居恆讀王遺事想見威靈
直是以管窺天不容贊一詞者惟是持議
家褊心膚見論次失真敢揭以俟後之君

子立効報曹顏良授首說者謂王曾不念
昭烈而爲之地噫言何容易夫昭烈東西
南北之人也徐州失散王義當歿而昭烈
猶在何得泰山而鴻毛之老瞞存我爲漢
之身安可無報而兵事尚密矧於瞞乃令
王知昭烈在袁許耶說者非特不知王亦
大不知瞞矣久假荊州迄爲身禍而漢事
遂不可成從來論者都扼掣爲王惜而以

遠天室迂稿

一文

卷

語知王未也夫尺地漢有一民漢臣王特
以荆我固有之爾吳兒盜有江東僭據已
甚又安得並噬乎荆且一軍自漢嘉出秦
中一軍自荆襄向宛洛草廬本謀也荆存
則漢興有期荆亡而漢蹙無日逮白衣詈
售南都陸沈王遂奉身以歿說者何不悉
其終始而拘拘形迹間論英雄耶王弇州
讚王有曰樊城一師炎燼幾燃前無衡操

後有伏權天手數也公則奚愆旨哉九原
可作已至如明燭達旦今古嗟爲美譚抑
此鄉黨自好之常耳老瞞何如人方且執
信義以延攬天下何至作此兒戲事且作
此欲何爲乎黥淺鄙近之譚無足道也嗚
呼三綱五常生人大本千古不易王季漢
人也西京尚事功樊也廉恥日微拱手而
授人以國東京尚氣節究也激昂太過身

遷天室近稿 一文

五

久而獨成其名利欲聲華之溺人心久矣
王以一身砥柱末流迴瀾既倒君君臣臣
兄兄弟弟之間天地爲昭鬼神可泣膠漆
不足喻其固金石不足喻其堅自有生民
以來孔門師友於斯爲盛論世者果何所
贊一辭哉六有王廟枕英阜而帶淝流爲
城中最勝前任溫陵李心湖公特起崇殿
而歷年滋圯旋葺旋罷道衆四散日就傾

欹于是印君太玄王公捐俸入爲標設策
鳩工期於底績自殿及門塗茨精整而兩
翼之無室者室之四圍之未垣者垣之瞻
禮有肅香火有嚴巋然吾州一鉅觀也公
天性慈和清而不耀弱冠登朝無色喜
忤旨左遷十年不調無色慍食蔬衣素
約已裕民蓋無一不可對天知與人言者
治務蕩佚休息曾不一用吾民而獨畱心

遷天室近稿 一文

五

王廟儻亦精神之默契也耶語曰人無所
不至惟天不容僞長民者不務以真心崇
實政而粉飾文章蒐獵名譽反之屋漏庭
除不勝慙德顧往往輕百姓力廣營修作
佛事愧於昭昭而倖於冥冥所在而是嗟
嗟真之不存文于何有而神有不吐之者
乎誠如太玄公其人其心而志壹動氣神
應天隨庶幾貫古今於一息正不在一事

祀一虔脩之爲兢兢也蘇子謂韓潮州所能者天所不能者人然百世之下人卒不能違天也王以之而公亦可質之不媿矣是役也經始于年月日落成于年月日王公名金星太玄其別號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萬曆己丑科進士前刑部江西司郎中

祭朱太常脩吾文

蓮末室近稿 一文

嗚呼余不肖之與徐益甫友也義稱兄弟許偕而北初因益甫而識先生于時先生方以掌選晉奉常懷黃結紫貴倨矣而一見便盡懽若生平余喜沾沾比于龍登頤之下第還里先生亦謝事而返相城雖屋止遠不三駕書生兀守祇箋函往復之殷勤逮戊年猥博一第旋棲草土先生慰籍藹家人父子之情無何而劉恆甫來知瀟

事余不肖同年畏友也鷄黍相過其利斷金寔始展謁先生里第被容接者連旬歸席未暖家難頻仍俄焉病榻六載浸尋苦兩地之相思哀一綫之僅存自惟五官半廢萬事蕭然咄咄書空不無翹念于是竭蹶而至訪先生以出處之經方其危殆痼瘵乃身花外車來眉宇生春南州下榻北海開尊披衷見底前鄰分更神爽用豁肌膚欲清且也勉之以出設之以誠仰聆勅勅內視遂遂夫既病病亦復病貧病非貧得貧以病增徒荏苒乎歲月未符合乎聰明言徒在耳誼實次心別來一年春未夏何遽爲千古之淒清嗚呼先生早被聖訓晚理佛乘德充之符嶽峙淵渟雖庚週甲子而丹顏綠鬢依然少年之風況雖位歷華要而接人禮士飲然布素而規繩初承

蓮末室近稿 一文

三

病間謂是采薪繼奉教言滿紙煙雲方期
勿藥有喜秋風可待而胡昊天不弔箕尾
上昇嗟嗟悲夫吾廬襟江展淮寔惟豐邑
重地達官長者寥寥晨星不肖元嘗謂吾
生也晚弗及見古之人第所敬事而師者
先生所嚴憚而友者益甫益甫與元生同
里長同業舉又同門而先生始以結社親
益甫後以下體遇鰥生不惟忘年抑且忘

遠又室近稿

本

五

形此其歸依嚮往豈特始興之小友鍾子
之知音乃先生先益甫一月生今亦先後
一月化造物者有心耶無心耶皆不可測
而恆甫西旋江山阻絕外無賢師友惡能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手嗚呼先生去此
將何之想其朝遊北溟暮讌西崑通明儼
直香案司綸適去適來何戚何欣而余不
肖莫能已已於懷者則以 朝廷失梁棟

地方失人倫蒼生失所仰望後學失所典
刑若夫有基勿壞不盡畱馨三鳳昂霄羣
玉蜚英則人人有心有口余不肖第發其
所甚悲而聲有餘痛據其所欲吐而筆有
未能也素車一哭絮酒三傾靈爽在天翩
然降庭尚饗

廬江縣新闢文明河記

河以文明名志文也志文而明也夫文天
之爲也文而明之則人也易曰風行水上
渙天下之至文文豈非水之所自有哉而
渙之必待于風當其起于青蘋之末亦渺
渺爾墨墨爾橐籥之而萬籟鳴鬱宣之而
百昌遂人知鼓管導和功用莫大而至文
之渙乃在風水相遭之間質有文矣渙則
文而明矣君子家視邑子視民而子弟秀
出等夷尤所拳注儻其文采湮塞而弗獲

遠來室近稿

二

三

耀于光明君子恥之于是深惟其故默致轉移庶幾天之權不自用而爲人用若嶠瀛公之闢文明河是已文明者公命名之名也余不佞頃以赴義朱太常入瀟適告成事學博馬君伍君率諸弟子員介社友鄧季廉就索文以誌不朽余因卽公所經畫歷諦觀之見其坊表聳峙宮牆環拱一鑑清流不舍晝夜而內之若敬一亭若東

蘧夾室近稿

文

卷一

西兩廡夾室靡不堅茨丹雘有翼有嚴則竊羨族之治識所先而瀟士之日自振拔也語曰不爲不應不倡不和故民風士習每視上以爲轉移傳所稱絃誦比鄒魯鳳凰集潁川彼其地故習于椎結紐于萑苻而俄頃顧化之速矧瀟也詩書之地豐邑之鄉乎其興起可勝道哉蓋公之治瀟幾三年矣精勤敏練大都以至肅成其至寬

首緝巨梟卽竄匿都門不可詰必得乃已禁抑買平市價民免三月無鹽之謠廉積胥窟左右爲奸者剗鱗立絕田畯履畝省勸以時隣附質成片言立決直有家視一邑而潤漲疆外者嗚呼農夫之去草也芟刈蘊崇勿使能植稂莠之除嘉穀之茂也一經一緯一宮一商公之文炳矣而瀟士有弗化于汝訓者當不其然余不佞與

蘧夾室近稿

文

卷一

奉常及前令劉恆父有師友之義恆父蒞瀟余鷄黍相過者再其治邑良工獨苦若于太常構李之政先後同符而茲也璧合珠聯有嶠瀛公在瀟民何幸若士子又何厚幸耶昔程伯淳謂一生得力在任縣時蓋令于民切于事專古稱君相不言命惟所造也君相造命在天子令造命在一邑夫天下固一邑之積也藉第令今長民者

皆興學育才如公等虞周師濟之盛可旦
幕遇焉恆父雅意作人嘗謂余盧吉甫此
中白眉無何遂成進士今公獎翼者若而
人會見其雲蒸霞變而振響中原也天啓
之矣杜詩有云承家節操尚不泯爲政風
流今在茲公之先治縣有譜能自得師而
詩思清嚴比蹤北地余不佞尚圖博采民
風叶之歌咏繼廬陽製錦錄後且乞公唱

卷末室近稿

文

重

于而我唱喁也河橋濬建始末具在公自
爲記中公名恆表字舜握嶠瀛其別號
直隸順德府平鄉縣人由選貢登萬曆庚
子科鄉進士

祭姜太君文

丁未冬

嗚呼惟余之先締好高門三世通家愈久
愈親憶先君子與兩泉伯翁年相若氣相
求而得子之晚亦復相似忘機渾俗抵掌

談心茫茫塵世希聲太音當是時先慈江
於母有中表之戚歲時相過余以童稚長
依膝下因得近顏色而被摩循兩家有子
比于掌珍翁時投轄前鄰相存問奇識字
教之數與方名逮余弱冠而游鄉校令子
亦問業而入成均翁素彊少年不逮乃忽
焉溘焉箕尾之乘母守孤惟教育酸辛門
闌雖肅方幅流聲雖親嫺罕見其面矧童

卷末室近稿

一文

音

僕敢越其繩人皆羨兩翁之不舛繫姜宗
日元而日增旣焉子婦好合如鼓瑟琴母
耽閒而謝事第含飴以弄孫景福方來如
日斯昇通家子姪正擬獻百歲之觴于未
艾而況小人有母亦欲重霑芳潤相與致
白首之殷勤胡天不弔倏徂西崑慶元與
令于論交二十餘載雖未必擬同心之斷
金顧此不欺一念素所自盟追惟我父母

之喪其始終用意良厚余矢心圖所以報而病未能也初奠既不敢開饗事之端永藏又未由效執紼之役謹操筆書此積悵爰令室人鷄黍二子駿奔蓋二子于高門俱葭莩之末猶孫憐愛諄切情深惟母不棄翩然降歆尚饗

重修廬江縣東小缺口官埂碑記

蓋勸善書侈言編渡之德夫亦肖翹鈔細

文

文

文

已耳而神之聽之至格重玄而移定命矧同形一體之人乎其利濟可勝道哉顧天下事莫病於前有志而後莫之繼前有作而後莫之述何者絕盛難繼而匪繼則先猷之盛亦斬矣不作何述而匪述則作者之迹亦熄矣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而善繼善述達孝稱焉故太上立德父道也其次因之子道也嫩而章盛而傳余蓋於

朱奉常先生父子三擊節也非是父莫生是子有味哉有味哉廬江故澤國縣之末水次曰小缺口去城三十里而遙寔維宣歙四達行者病涉嘗鳩通邑之力堤而障之名曰官埂遠邇稱便而附埂圩田數百畝歲獲有秋至嘉靖丁未洪水暴漲埂隨崩沒田悉蕩爲洪波遺糧棲畝大爲民累廢不治者六十年所矣先生既

予告家

文

文

文

屋絕口不及時事惟是正鄉閭而弘利賴者不憚竭蹶以圖憫田沒類存橫爲子遺累也則悉水糧而哀任之念大埂不復終非永世利也則出金錢累萬計募夫役趨畚鍤而役之竣也又雜植榆柳以固之當是時邑令趙嶠瀛公捐俸鑿石橋來往攸賴而先生若長君繼芳更施渡船以佐之屋無何先生捐館舍空城相弔泰山之頽

則水亦失常堤爲剝啗于是長君偕二仲
繼華繼周重加壘葺完好孔固鄉里稱嘆
行道悲慕目其堤曰朱公堤橋曰趙公橋
渡曰橋梓渡口念而心維不置也余不佞
于先生爲忘年交赴義而來快覩成事邑
之耆舊郭希和輩過余謀勒石用垂不朽
嗚呼先生園開獨樂與天爲徒塵垢鑄陶
未究百一於天下皇皇好行其義此何足

墓表宜近稿

七

七

爲先生張雖然用人積薪已復不名當
事者之責也老成凋喪而文采弗宣論世
者之羞也昔范希文先憂後樂之懷殊絕
百代位不滿德殆與先生方而若子丞相
堯夫麥舟贈故實得翁心於不言之表蓋
家庭授受所從來矣乃今有三君哉韋氏
一經于門四馬繩繩翼翼豈有既乎之人
也之德也雖與江流終始可也先生卒于

萬曆丁未之五月而記成于是冬之十一
月朱先生諱來遠表字文甫別號修吾歷
吏部四司郎中太常寺少卿萬曆丁丑科
進士

朱奉常修吾先生行狀

余不佞之知先生蓋忘年又忘形也吟
風弄月化爲白馬素車不慙一老吾將安
杖泰山喬木歌之聲有餘痛焉歷夏徂秋
遠又宜近稿

庚

始一弔諸里第視三公子巋然頭角又人
也先生其不歟乎無何則相率拜屋亭乞
言狀先生行嗟呼先生規施在朝著表
正在鄉閭論定蓋棺名滿天下何所藉井
窺而蠡測爲然義不敢辭也迹象模擬第
就耳目近易者勉爲臚列抑附驥顯名余
不佞誠厚幸矣先生姓朱諱來遠字文甫
別號脩吾晚更稱白石主人蓋山爲邑之

最勝遊履無時且堅白自況也邇來之先
有諱楫者舉孝廉爲廬州總管因家廬江
之南慕鄉鳩鳴山數傳而至用和公族始
蕃支析者凡十有八本澄公其一也澄子
璩惟是先生大父天性好施予值嘉靖甲
寅歲饑人相食公出穀無遠邇取給不責
償而疫不能興者則令家人爲之炊哺病
已然後去衆賴以全活者累千朱氏之昌

遠來室近稿

本

卷一

繫公造福于躬者厚矣子曰贈文林公銀
號鳩山個儻有氣節博學能文弱冠卽有
聲膠序性正直無私好醜一鄉咸取則焉
配贈孺人薛氏育三子伯莘野來聘仲渭
川來宣先生其季也生而岐嶷性穎甚一
目數行下終身不忘甫五歲文林公時
抱教以詩詞一二過輒成誦遇兩兄課藝
輒從旁作滿紙無稚筆視者咸驚異之年

十三就外傳十四補弟子員明年廩于學
官應試南都棄不錄歸益自淬勵讀書治
父山房業大就歲庚午舉鄉薦典試事者
爲馬文莊公自強見先生文擬優錄而謄
紅者訛失數多遂抑次辛未上公車不第
歸而薛孺人病先生左右湯藥衣不解帶
者積月坐臥涕泗形神實悴夜籲天祈以
身代夢寐間若有告之者曰數旣定禱無

遠來室近稿

文

卷一

爲也其精誠至動神鬼云屋無何而文林
公亦病先生心益苦審知不救亟走蕪湖
市棺具步行往還數百里蹣跚赤不可視
先生若不知也文林公且卒執手泫然曰
苦汝苦汝旣屬纊而泣血號啕米漿不入
口者累日幾至滅性苦塊三年晨夕起屋
足未嘗一履外戶孝哉人不聞于昆弟之
言矣當是時先生與伯仲三人各有室育

子食指繁勢不得不析居以自樹所有田宅悉聽伯仲主裁推腴屋瘠怡如也既免喪丁丑成進士筮仕浙江秀水縣澤國又巖邑也舊例有坊廂差推富有力者以應雖積業累萬不數年化為烏有先生卽立法除之民之媮衣甘食而相保者不知其幾矣閱庫藏數不應者千八百有奇先生嚴訊主吏則前令私借爲橐中裝審知非

遠來室近稿

文

星

妄于是悉俸入更設策以補之其約已不彰人過如此秀水壤接太湖鹽徒數積以病公商而自爲私帶者則又倚錢神賄積胥姦如山不犯先生首督官兵緝得私鹽五萬許私船幾百隻奸徒百許名履廠按稽聚書吏閉之一室手自驗比情干者一切置不聽罪人得而齟政頓清我國家財賦大半倚辦東南故解糧差累最重而

冊籍浩繁總計者窟以爲奸飛詭那移不可詰先生悉心料理精察如神凡解糧差出民間莫不稱均刊由票給花戶時納時銷披籍一一可覆而詭冒者無所容嘗大造黃冊綜闔縣里甲而均徭役也有強弗友者抗不承先生徐謂曰汝某所陂田幾何某街樓屋幾何爾避誰當任者其人皇恐輸服吏民相驚古所稱父母而神明不

遠來室近稿

文

星

虛爾秀爲水陸衝冠蓋相望迎送之擾閭閻重困先生于親臨外但空函往拜曾不輕用民力以養交市恩客雖意忤而心服卒無一人有後言者爲邑六載問訟自罰穀備賑外曾未科一紙一鐸于民間取人第原告里長訟旣構而願解者聽歲饑則不遑屋處出舍于郊亟發粟以賑待哺嗷嗷所存活者不知其幾蓋後已先民素所

蓄積也先生治最甲天下 特旨徵入爲
銓司主事計治縣逾六年所矣單車所至
郡邑望風趨承一切饋遺拒弗視邸中薄
衣淡食仍不給則稱貸以繼之當是時今
南大司馬孫月峯公雅負人倫鑒適掌選
事與先生同堂沈毅不可測識而一見深
相敬重虛已延訪謂使才履履間皆當自
是由司封改文選選君行事有稍不合者

選案通稿

文

里

從旁力持不得當不置也久之循例 予
告還家杜門卻掃深居簡出自課子外日
尋二三老友話舊吟風月中更伯兄莘野
之變倉皇無措先生力爲置辦附體附棺
略與文林公等既三年入補考功主事時
天下方大計入計者咸相告曰是公出黑
白庶幾有辨矣歲戊子奉 命典試關中
持主考體廉內外毫不假借按使者揭內

選案通稿

文

里

閣將撫誣奏 御申少師雅知先生非可
私之人卽以原揭付先生而止歲庚寅晉
司封郎中廉吏樊鳩同官力覈獲僞印開
納不登籍者百八十許 奏請遣戍宿蠹
頓清已歷考功而文選管銓事念人才進
退高下在心必請托不行然後可乃立鑽
刺簿一置邸寓一置選堂由是樊絕風清
法至今治不廢故事陞轉序遷大都循限
年格以徵聖書之譽先生心弗善也爲官
擇人委任而責成功才望卓犖者超擢細
謹局促者序遷人孰得而議其後凡所簡
用慮靡不當 上意而孚輿情者選人之
有文憑以赴任割付以持身 制也而庸
無識者視爲利媒往往順挈之與衆爲市
冷局下僚每至稱貸以贖甚有坐視沈淪
而甘心違限者先生特 請給各省巡按

御史賁發著爲令匪特恤羣情重 文告

也昔有楊監丞者恃舊識懷千金叩案下以投先生正色曉譬之曰故人誤矣某掌選而天官可以賄得乎諭使歸次日竟得劣轉以去其持法不可私干皆此類也而奔競苟獲之徒不無觖望于是先生轉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無何科臣露章以擊蓋其人始佗理私求引入銓司不得故發

蘇天宮道稿

文

卷

憤以逞部議且畱而先生三引疾乞歸顧向所投私書尚在因檢出對而焚之殆所謂舉朝欲唾其面者 旨下卽日出都輕裝還里人之見之猶然做秀水時風況遇衆無小大一接以禮而飲以和于時叔父南岡翁春秋八十餘老矣先生迎而養之家如所以養文林公者翁性嗜奕然劣于先生先生每祥北以娛其意日命諸公子

迭跽勸觴翁樂甚陶陶無倦色久之歸歸

晉子若孫曰渠賢人奉養我如此何以汝豚犬爲蓋先生敦倫睦族其天性云宗有堂兄弟相構積年不解者先生置酒會宗親反覆開導以一體之義各感泣去好合如初後小有違言輒兩相責而自爲解勿使先生知歲癸卯仲兄渭川病先生日夕侍湯藥既卒躬爲處分家事送往恤居一

蘇天宮道稿

文

卷

依往送莘野之禮伯仲旣沒二姊孀居先生事之如事母也每朔望必過其家起居無間寒暑歲時蔬果饋遺務從豐厚併送終衣物具預製付其子收之族遺姑姊姊若而人待先生舉火者十餘室皆歲有定給使不苦治生之難性好種樹每冬月則恣族人採取爲薪至屢植屢盡亦不問平屋深念圖置義田以贍義塚以藏而天奪

之速志未逮病中語諄諄不置也存卹故
舊凡子弟貧無室者爲之娶生無業者爲
之資每暇則名語以察其勤惰先是萬曆
己庚間歲大饑疫殍殍相枕而里中屋積
者不時發以待高賢先生在 京師聞之
亟走力歸倒積困任衆恣取計捐穀二千
三百斛民賴以存當是時闔邑仰先生爲
慈父爲保姆偶有狂生夏姓者挾細卻入

遠天室近稿

一

卷

都謀評 奏當路獲審無情欲重譴先
生力懷輕貲贈送護之使還誠所謂以德
報怨者其厚於鄉人而不卹其躬又如此
既一子告里屋有犯略不校但和顏慰諭
其人悟自悔責先生恐其退而懷媿心必
畱坐從容令之兩忘乃已縣有男婦三人
爲族屬所構其父自首于官官偶失察繫
獄令自盡先生聞遽入縣力爲昭雪出然

後知先生生之也先生家食久惟表正鄉
閭爲兢兢凡可爲百姓永利者靡不饑溺
由已悉心經畫有南慕新溝圩及缺口丁
宅圩自嘉靖時埂決田悉化爲巨浸先生
審新溝勢壞不可復乃設策授之縣長吏
申請當塗糧得減半而丁宅爲宣歙孔道
病涉良苦更捐貲數百金力爲修復事具
不佞元所爲碑記中先生既夙類天成屋

遠天室近稿

一

卷

恆手不釋卷講學論文真冷妙解令人之
意也消任縣時月課季考品騰精當人人
自慶得師再分校浙闡綜全經五魁嘗得
三四一時名勝搜無遺珠而關中得人前
後無兩人物鑑衡文章司命二者蓋兼擅
焉名位既崇厚自謙抑遇人柔聲下氣如
或傷之卽僮僕頑冥不事事未始有疾言
怒色勤勤勸飭欲令並生凡世人誇詞矜

高之習都爲剗盡體人之情覆人之過約
敕家衆不得苦里中人撓官府法圖書四
壁門庭悄然則又先生之細行小善而婦
女童子能言之者無煩贅矣先生廣額
豐頤素彊力無恙丙午冬忽深霜露疾靜
處十旬已復不起遺誠以缺陷世界炎涼
人情惟退讓一步足以獲福語不及他將
訣之夜猶盥漱加朝服命子翼之謝天地

遠天宮近稿

七

聖一

伯四叩禮復移身北向謝 闕不能拜矣
遂卒先生生于嘉靖戊申八月廿二日卒
于萬曆三十五年三月十九日享春秋六
十歲登丁丑科進士初任浙江嘉興府秀
水縣知縣歷吏部四司郎中翰林院提四
夷館太常寺少卿娶孔氏封孺人相敬如
賓先生卒子三長繼芳次繼華俱國子
生季繼周縣庠生女一適國子生徐敏穉

俱孺人出幼女三側室出孫男女各二繼
芳子應期女適舒城程南石季子仕忠繼
華子應時繼周女聘王感恩子某方先生
自秀水入銓司民追慕不能已立祠請祀
名宦刻有治行首稱錄行于時治父山在
邑東北先生旣賢念舊遊傾貲撤廢刹大
爲修飾未病之先有人見伽藍導先生以
往輿駛若飛云嗚呼人不易知知人亦未

遠天宮近稿

七

幸

易有味乎其言之也先生易直溫恭口不
能道人過家居十又六年客有談及 朝
政者輒爲攢眉然絕口不及時事耳食者
褊心膚見或以中庸模稜疑之抑何蠹管
見也先生甫出 國門而後來秉銓大都
臯廢貌且執之而心且隨之得一旦謝去
卽厚幸矣求其秉心塞淵薦賢爲 國光
明俊偉獨立不懼者指可數數屈哉余嘗

奏記先生謂：聖皇在御，豈其重壽祿而輕士大夫要以未中上旨耳？天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而今已矣。詩云：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請識斯語以備國史採擇焉。

祭張大將軍陽泉文

維茲黃髮表正鄉邦，世風浮靡蕩檢踰坊。老成凋喪誰爲主張，嗚呼悲夫人亦有言。

遠堂室遺稿

文

七

得全全昌翁之家世勛伐輝煌，文武爲憲。佻述相望，說詩敦禮如卻縠，延攬大度如襄陽。其填撫西南而未老，謝事也爲弘農之奐。其賓朋嘯咏而抑戒自持也爲峴山之羊。抱膝以吟而手不釋卷，含飴以弄而與物相忘。凡此世人傳誦之槩，惡足以見翁之所長，乃余心服而不敢喙者曰：儉素曰謙光，閭左兒席汗邪十斛之入徵朝。

廷升斗之饌則已飾輿蓋，揭囊箱洋洋誇耀于隣里。中日餒而外日獨，乃翁高華奕業寵祿彌昌，無論衣帛無腴食，梁無馬卽其左圖右史，瓦枕竹牀，依依寒儒之風。況殆于先太中翁庭訓彌久而彌彰者乎？夫人當受經而伏首業翹然，有一旦得爲之念，故半通之綸甫寄窮簷之志，頓荒主如帝而門如鬼，傲言白日之臥羲黃翁則無小大無遠邇，一一怡聲下體，容接不倦，曾未有遽色疾言加于至愚極陋，懷黃結紫之賢，倨渾如農夫，漠叟之徜徉嗚呼翁之懿行更僕未數卽此二端固已高振衣于塵表，遠濯足于滄浪耳。食者妄議其賢顯而不行，胸臆處優而過爲斂藏，談何容易而斥鷃之笑鳳凰乎？昔錢季梁先生政空民而敬老，揭數翁以名堂，我先君子實以

遠堂室遺稿

文

七

韋褐仄翁後十餘年來番番六叟并季梁
俱化吾六于今無長年矣感念疇昔哀思
徬徨不獨爲先君子一人痛又豈獨爲翁
一家一姓傷也耶粉榆後進仰止大方宅
兆旣卜我心孔傷臨風一奠絮酒是將若
夫畱餘不盡介祉發祥清時奮羽天路聯
翔此自六人公共之願而亦君家固有之
常薄言宣涕惟靈洋洋尚饗

遠來室近稿

七

重修冶父山寺碑記

冶父之得名江淮間不知其幾千年也山
之東展達路枕幽巖而爲寺寺之初不知
其幾千年也歲庚子西川勿所劉公時俊
知瀟事余不佞雞黍相赴載酒躡其巔瞰
龍池問歐冶鑄劍處湖白當前松風四入
相與嘯咏者久之折而北爲伏虎崖爲觀
音庵又東下里許逾小澗高木陰翳而寺

出焉四顧蕭條籬落多鳥獸迹內殿僅存
不蔽風雨傾仄勢危甚縋徒四散蹉然人
音第殿前屋數椽新敞可憩爲前令豫章
趙公國琦特構仰視廢垣有鑿石爲龍頷
狀吐清泉一脈而已更理殘尊撫時悼景
不免兔絲燕麥之悲當是時邑孝廉鄧君
令在坐云太室公方漸次有鼎新志未逮
也勿所笑顧余曰不有廢也其何以興是

遠來室近稿

七

誠在我子昌說募疏頭以勸諸善信乎余
歸旋佗傷付僧去無何勿所調桐城余亦
病病幾不救微聞繼勿所後者爲莆陽如
菴方公演始大修葺而不得其詳旣乙巳
冬余稍病可走訪朱奉常先生以出處之
諒乃知身肩其事者先生也于是鄧君復
邀余往至則金碧輝煌別一世界始入門
爲天王殿再進而峻屏聳峙藻麗奪目屏

之內甃池如偃月引泉以注曰鉢盂池面池爲大雄殿莊嚴甚盛背殿級而上爲官廳最後爲法堂中奉前三公生位而殿之兩掖各爲長廊棲僧作佛事巋然雄峙蔚然大觀顧瞻咨嗟嘆未始有旣還語先生先生深自歉也汲汲皇皇日與新令襄國趙公恆衰力經營飭所未飭工甫竣而先生旋歸化矣余不佞鄉里晚進爲先生忘

遠來宦道稿

文

卷一

年交赴義而來快觀成事邑之名勝徐生敏穉輩乞文用誌不朽蓋余初入灊道路喧言先生違豫初有鄉人晨起見其肩輿適寺伽藍導之故荒唐未可深信然生爲明德沒爲明神憫世而來厭世而去亦理之常無足怪者而況下帷于是歸根于是殆與茲寺相始終焉夫佛乘有權權宰官權菩薩言所寄也先生以菩薩現宰官身

以宰官行菩薩道尸祝在民勤勞在國設施弗究于天下而小之乎一鄉福德不遍于蒼生而藉之乎佛事意念深矣要以目前現在素位而行達觀者又烏所趣舍于其間哉而猥以功德果報讚嘆先生孰知其沒世不忘山高而水長者正不在區區福田利益間也是役也創議于丙申秋落成于丁未春歷十載更四令均有義助

遠來宦道稿

文

卷一

而經理拮据寔維先生一人計獨捐金錢數十萬許宋先生諱來遠字文甫別號修吾歷吏部四司郎中太常寺少卿萬曆丁丑科進士其他倡募贊議則永豐令邑人芳菱盧公謙督工宣力則糾首薛一恭等例得備書

祭周印菴先生文

嗚呼余不肖之與徐益甫遊猶弟兄也初

因子及父而仰止徐伯旋因親及友而締好先生雖萍蹤聚散之不定亦庶幾儀刑在望彌久彌新挹其度昂昂而玉立探其衷灝灝而淵渟持議務依名教而引掖他人之不倦行事悉遵禮法而機祥小數之不徇肆筆成書而風露煙雲盈于几席審時度勢而是非利害炳如日星塵軒冕而不御甘林壑以終身蓋余共益甫聯牀夜

蓮來室近稿

文

卷一

童冠誦讀相聞皆其一體之胤自門闌以逮屐履使才悉當靡匪析義之精余每緣表以察裏卽物以攷真東南著姓孰與挈長而比倫未幾徐伯下世先生獨葆乎稀齡重邀雞黍意念愈深守吾之素任天之行余不肖家居數載憂病浸尋今雖未完吾故而彊步善飯方圖再望顏色快此生平乃先生不我待矣余不肖其何以爲情

蓮來室近稿

文

卷一

不欲以藥言忤意第從容彈指曰可惜可惜余惟說而不繹致七年病苦之相仍近稍悔悟尚爾因循追惟徐伯詩教聲色牽人一線長之句益甫諷諭汝不可以常理論之箴中宵三復祇有涕零余于今上下遠近無嚴憚切磋矣安保其後之不傾也耶痛老成之凋謝訝彼蒼之不靈盼伏龜而慘阻慚白馬之逡巡冀後人之顯赫邀

遠天室近稿

一

主

寵命于黃焚謹拜詞而遣奠嗟莫展乎寸忱哀哉尚饗

有明特旌義烈南莊王公墓表

戊申春

余不佞與王鴻臚桂宇義氣交相善也其伯子茂才尊賢能繼其業則竊慶王氏之有人嘗手厥祖南莊公遺事一編乞言表墓余以病不時應既三載始勉成之于是鴻臚卒且九年距公歿四十年葬亦二十

有三年矣夫表所以標也表之石所以標不朽也公之靈爽熠熠天地爲昭行道能口而生惟盛徽弗傳是愆季思哉太史公有云富貴而名湮滅者不可勝紀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此語殆爲公設余不佞豈曰諛之而泉臺重寔則筆之而彤管光也南莊王公者諱國祥家於霍山之南去城邑可二百里許先世有暹二者以武功得

遠天室近稿

一

主

官旋棄去九傳而至廷瑞族始大瑞子壽則公父也幼有勇力舉百石持俠好施往往致千里客公生而脩偉喜劍善騎射綽有父風歲已巳倭警至霍雖么麼曾不數十輩顧承平久如躡無人始劫臨江藏流轉滁和旋至六官兵遇之輒劒歛者相屬而賊勢日猖公亟自請于邑令楊君耦兄國禎鼓家衆若而人誓翦滅此而後朝食

賊聞風先遁去公持矛疾馳及手擒副賊
殲其渠大敗之單騎追逋賊悉力攢以衆
槊俄飲刃立絕絕猶豎矛挺身立不仆也
當是時鴻臚甫髫齡痛父歿號泣請行國
禎復率衆與俱及于楚之羊角山餘賊俛
首就擒無得脫者當路撫實上請有
旨復其家立綽楔表曰勇士而鴻臚以恩
陰補邑弟子員雖賞不酬勞然草莽布衣

蓮花室遺稿

一七

卷一

至勤 當宁一字榮于華袞矣方餘賊在
羊角時恍惚見山頭有絳衣將軍揮戈躍
馬中夜聞罵賊聲狼狽失魄兵至不血刃
而駢首歸命則公神之爲也先是邑令龍
君廉公材武勉之效用行間公應曰某長
田中生得保障鄉里足矣義豈以封侯累
萬骨哉卒也爲鄉里歿公故無地方保護
責也神之聽之當何如爲報耶公丈夫子

三長曰芳卽鴻臚慕義好施子未及官而
卒仲曰芬讀儒書不耐兼習武事初爲國
子生棄去就材官列播之役以都司當墓
江一面深入疾戰歿 詔贈都督廟祀婁
山關蔭子世千戶秩余不佞初識都督于
柘酒間旣入霍與鴻臚爲文字飲得其家
世頗詳歲時箋函往復不倦而都督殆一
交臂失之惟是父子兄弟英風義槩千載

蓮花室遺稿

一八

卷一

猶生仗節于昭昭而食報于冥冥固自有
毫髮不爽者余于公若二君俱有紀咏茲
復表公墓以應生請惟公父子有完節乃
余前後無媿辭哉

刻大忠祠集敘

大忠之有祠也志不朽也而祠之有集所
以寄不朽也余不肖家居十年入瀟遊者
三四每瞻禮祠下生氣凜如內省惕若始

林湖山應接不暇嘯傲自放極矣而間詣岳忠武于忠肅則斂躬屏息不敢一謾語一縱容蓋正氣警人千古常新若此三公外事異而所以以正同乃岳與于或先公或後公考其嗣人都云烏有嗟嗟竹帛數行天壤相敝固不在于嗣不嗣也有其嗣之而所以極思光揚無忝厥祖者當何如奮勵耶公諱植任兵部侍郎以于建文四

遷來室近稿

文

卷一

年之六月歿數夕而金川不守矣

北發祭別徐吉軒文

嗚呼朋友大分列于倫常必本于內之不忍欺而密于外之不相負余于大兄殊自慙還自傷也兩人累世締結之情繫兄生平行誼之槩具向所爲伯翁母及近中元兩奠章中茲不復贅而獨以兄不負余余每負兄者反而內訟且忸縮且徬徨憶年

總弁習爲對句以奉長者懼于時兄長余可三十歲居然先輩行也而獎勵之如不及保護之如有傷逮余年十八略曉誦讀則拉之于中憲里第解衣推食篝火連牀教誨殷拳惟立身揚名爲第一義余蒙不省務任性顛狂抑且昧于事長時或唐突兄雖意忤旋復兩忘但斷相與有成而永無離合曾不細謹苛責而中有匿藏既同

遷來室近稿

文

卷一

鄉舉觀國之光兄俄引年而終身沐麓余僂博第而延譽詞塲還家十載憂病相望自分不復與兄共瞻日月寧知後歿而猶奔走于名疆也耶嗟嗟民生有三義比天長君寵親恩報稱無地今方圖竊升斗以資甘毳臣子之職習習茫茫乃兄雖友而成我實師也情難更僕第卽我先人之喪其藥餌斂藏者云何余不肖幾以之

際其痛心拯溺者云何余于兄病雖未能
暫置諸懷然習嬾若性殊歉褻裳逮屬續
之辰業知勢必不起姑徐徐且退而足未
及室訃音已彰誠昔人所謂負負無可言
者嗚呼吾兄取友今世無雙其以筆石投
而肝膈傾者不下十許輩而彼此相成始
終不替未數數見也是何人之無良耶余
自擬不欺一念永矢弗忘而中宵循省容
有懷而不盡隔而不通者則言不欺乃欺
也彼何人斯維范與張千里赴義萬古流
芳余不送葬冷此一腔亦惟兄成我是亟
嚮令天假之年將身爲勸駕之不遑也體
兄之意雞黍載將臨風一奠惟靈洋洋尚
饗

序

余與何長人同籍中宗稱莫
逆或者臭味偶會長人不余
棄余實以慕長人甚長人通
籍於病卧山中且十載余
知其齊居臥坐恬出世法

長人益甚比入都叩之謝無
有也屢叩之則惟言病間出
詩歌文字相示輕鐸清越任
山意所適盡舍名奏玄心逸韻
隱見毫端殆不類困頓岑寂
者余併病無疑其無有矣比

奉

簡書治河余病得
請歸長人招飲兩日假筏放余
行沿河之民以及南北飛輓
稱頌功德謂得免魚鱉者公
賜也余益疑耽玄逸虛之士

多漫不事事長人言病人又
言長人深於禪乃發為聲詩
播諸治以振頽風而障狂瀾
揮霍炳蔚如是是何道能然
嗟夫此長人所為深於禪也
夫古今人不相及寧遠風氣

祇為種種纏縛不能洗世緣
而空之故其神力卑弱即所
展希顧前慮後勢能盡洩會
中之奇長人深於禪禪心內
照萬界皆空此外身且置無
鳥有以謂詞華治以諧世韻

而奏奇名哉瘵病而病瘵治
河而河治為詩歌文詞而會
以體物情寄深遠各極其妙
惟其所作故無不有餘屢叩
長人而謝無有非欺我也長
人舊有刻茲金近州重梓命

余一言余何言長人出而余
歸矣余悌而伏空澗之野不
復知世路種種也又何言又
何言年弟黃國鼎題



南北游草

六何慶元長人著

詩類

還都畱別送者 戊申春

十年回首望春明
草色遙看笑寄生
日薄西山歡捧檄
雲開左个切遺羹
撩人短蘆催花信
揮手長橋折柳情
今夜相思何處宿
杜鵑喚起月三更

南北游草 詩

過河宿小店

一舸桃花水滔滔
萬古新飄風吹旅鬢
齊月照愁人茆店塵
初滌萍蹤酒共親
慈闈顏漸遠目斷幾沾巾

枕上偶成

半月淮南夢臨城
一醉豪沉陰閒綠綺舞
絮撲青袍撫景傷春邁
彈冠怯鬢騷東方明
漸啓回首白雲高

曉行明日爲立夏節 舊韻

留春不可住客路古昌平
麥信雙飛雉花朝百轉
鸞層雲籠遠岫一水護
前楹望入龍樓曉雞人唱
啓明

入汶上飲路家 時帶河尊人宦高唐二子招集

槐柳饒門巷尊開汶水陽
歌狂風入座客散雨聯床
一夜春暉遠三齊道路長
明珠看照乘盼子在高唐

南北游草 詩

立夏雨餘曉發

趁曉驅車出樂平
心驚淑氣轉朱明
紅塵不動風前絮
綠樹行看雨後晴
過眼春光嗟逝水
回頭朝爽失孤城
故園花發忘憂草
乳燕將雛萬里情

過恩縣孫拱陽侍御生祠 時公憂歸弟玉陽余同年

千秋尸祝永花封
楊柳煙含去思濃
來逞十季歌舞地
枝頭濯濯儼遺容

輶車一夜戴星馳南國當關虎豹誰遙想
鵲鵲原上樹攀條幾廢蓼莪詩

過涿州念劉恆父且旦夕晤并憶劉二
未之戊申夏

客路風塵遠天顏只尺臨勞民嗟道窘
游子繫情深獨鹿春餘夢雙龍會有心琴
聲悲上谷流水失知音

良鄉道中卽事

尚北游草

壽

三

舉頭紅日是長安蹀躞丁夫不忍看濡沫
無時魚處陸追呼何怒虎而冠叩心敢道
君門遠慘目翻忘客路難赤汗流乾生
意盡伊誰繪此達宸嚴

壬辰春余始憩天寧與老宿秋谷語連
日別去既戊戌逮今更一再來而谷師
及其徒礪菴先後化對月作此并識旅
懷

新月娟娟萬里情松風子夜墻鈴聲紅塵
眯目長安道方便于今化一城

十載閭提一擲梭迎門笑語失三過身前
身後茫茫事簾幙春歸燕子何

朝見吳不貪以詩投贈屬而和之

金雞唱徹漏聲沉紫禁天高列仗森望入
螭頭初霧斂鳧搖豹尾重淵臨千官隊落
孤臣影萬里春歸游子心此日葵花初穎

尚北游草

壽

四

秀寸丹長共捧堯欽

送周文岸孟晉醇封藩便道還里

望阻三星欲白頭相逢又苦不相畱愁予
捧檄春暉遠羨爾含香畫錦遊載筆卿雲
工作賦登仙李郭儼同舟風謠博采趨
廷獻莫漫乘槎泛斗牛

寄于州守邗陽

春歸河畔柳條長折寄相思矢不忘大雅

祇今孤白雪高門依舊擅青箱人居兩地
空回首話到同心欲斷腸千里循聲遞送
響飛鳬何日傍明光

送楊大洪之官常熟

邯鄲夢遠若爲求世諦錫膠不自由大造
無私金在冶小人有母雪蒙頭漢廷射覆
從吾好葉縣尋真任爾游獨羨海虞佳山
水天教僊尹擅風流

兩北游草

詩

五

送濮琢如之官長興

魚書捧出五雲頭高柳橫橋客思悠業擅
三都工製錦養宜百祿遠添籌越王石迥
開新爽願渚茶分憶舊游罨畫樓臺溪月
曉長安共此一輪秋

官署對月

戊申秋

閒庭風入夜明月上松梢玉宇高鸞掖銀
河隱鵲巢一簾疎影亂兩地旅寬交水部

吾家舊新詩好自畝

卜養菴憲史入賀歸賦贈

爲憐傲骨渾忘形紫馬當年下草亭病裡
相看成一夢天涯今許聚三星涼風遞爽
銀河淨秋水澄波玉露零烟惹御鑪趨壽
母壺關香火正熒熒

贈張鳳臯憲史

順昌旗幟莫須誇名世文章幾大家夢到

兩北游草

詩

六

池塘神有合情深湖海瀟湘雲房不遠
人間世丹竈真成鏡裡花南北觀風勤攬
轡漫勞洞口覓胡麻

送劉恆父給諫之金陵

風起吹花淨客程青峰江上踏歌行嗟予
畏月仍牛喘看爾排雲作鳳鳴少默爲真
羞伯雨多言不信苦陽城更憐一日無無
可流水高山萬古情

送熊芝岡侍御按遼

電斧初持出尚方，星軺遠引下遼陽。
千秋彩筆花餘夢，十月玄霜劍吐光。
中澤卽看歸祔席，長城端倚奠金湯。
還朝何日瞻芝宇，共醉忘憂永北堂。

送李憶筠之官新城

星文遙動大江西，草色忘憂信馬蹏。
杯酒不堪雲樹迴，琴聲猶帶薜蘿啼。
種花耐可

南北游草

詩

七

閒調鶴望木，眞成養鬪雞。
爽氣東巖明月夜，光涵九曲印前溪。

送吳无咎南還

戊申冬

小陽愛日遠分襟，眼底窮交幾斷金。
弱體勝衣饒俠氣，全天望木朗文心。
句尋晉草塤簾奏，家富青箱翰墨林。
挾策長安驚市曉，十千買酒待知音。

送戴少尹宣和之固陵

歲晚那堪唱渭城，都門把酒暫班荆。
故園一帶潯河水，蕩漾乘春萬里情。

送侯碧塘按甘肅

甘州廣塞大河陰，漠漠風開繡斧臨。
白簡賸添朝著色，黃沙不起暮笳音。
師門旅進羞連壁，宦海心交幾斷金。
回首天街神欲醉，葡萄美酒若爲斟。

送吳嚴所按宣太

南北游草

詩

八

纔許相逢又別離，清霜古道凜旌麾。
高山綠綺誰同調，大內青蒲自得師。
手植綱常存舊案，烽銷笳管入新詩。
雲中上谷鸞花曉，賦得明王守四夷。

送毛具茨按閩卽問李心湖先生

行不果

兄弟天涯亦轉蓬，相逢最苦不從容。
三山雲物迎陽早，百歲春暉照酒濃。
剛道當關騰虎豹，愁教揮手脫芙蓉。
溫陵逐客方青

髯莫遣滄江老臥龍

送潘鄧北叅政漳南

相從幾許醉醇醪袂解三冬客思騷最是
金鐘宣大雅不教瓦缶奏同曹雲閒極浦
鯨波澹雨帶前旌馬骨高更喜過庭家學
舊文章一一鳳凰毛

寄候曹翼野先生

己酉春

十年函丈楚天分心斷南飛鄂渚雲轉石

海北詩

九

九

却教誰下石愛君端不遠忘君憂時幾枝
長沙淚望歲徒瞻北斗文脈脈春風河畔
柳一枝千里寄殷懃

送閔昭余出守漳州

姓名選自御屏來紫馬行行淑氣催白玉
庭除榮謝樹黃金聲價滿燕臺東南澤國
春千里兄弟天涯酒一杯輯瑞祗今顏色
近共看屈軼長堯階

送朱寰同按蜀

漢使西行多作冠錦江曙色擁旌干占星
忽訝長安遠叱馭寧辭蜀道難草報春暉
娛酒熟柳催朝雨怯衣單屋梁明月蛾眉
共照我婆婆寄一官

送顧桐柏按江西兼懷恆父

直指乘風下紫霄相看揮手上河橋蘭臺
諫草君何壯水部官梅我自驕取友必端

海北詩

九

九

嗟兩地愛人無已慙同朝繡衣趨整班衣
色喜趁春暉遍柳條

送孫二仰峰倅安陽

柳色含烟乍有無送君匹馬出皇都春
風銅雀餘歌舞隱吏看囊可索沽

西河渺渺近連漪隆慮巖巖遠獻奇匣裡
青萍初淬鏑從教一呖掌中吹

送戴傳巖分校姑孰

己酉夏

雄飛健翮復何如，俛首窮經一命初。
白紵山頭歌舞舊，安居莫苦食無魚。
生憎燕市別離輕，肝膽從教杯酒傾。
任此虛舟聊吏隱，于君及見古人情。

南還泊張灣留別同志

柳拂春明過雨新，藍輿將母出河津。
依棲水部饒同調，省識天顏幾近臣。
強向人前詩鬪捷，久拋架土藥生塵。
中宵汎汎檣

南北游草

詩

十二

烏影曉丈傳呼入夢頻

寄送孫仰峰入覲

己酉秋

燕山別酒貫空囊，爾向安陽我故鄉。
千里交情憑雁足，一年生事付漁郎。
幕蓮豈厭貧無肉，市駿還看骨有香。
北道主人慙避客，依依雲樹兩相望。

入金陵宿萬玉僧寮畱咏

性癖長耽木石居，碧雲天際遠愁予。
燕山

客路秦淮水，生涯諳療人。
費掃除十九年來夢，幻身久忘忽憶一番新。
紛紛蘿月雲生几，淡淡茶煙竹友人。

壽高母八十

己酉冬

衣上明霞照酒卮，西堂晝永笑含飴。
雞鳴警憶齊眉日，熊膽丸操下幾時。
五夜藁砧，婁子舍三春花柳，舊孫枝小人有母通家。
舊喜咏南山不老詩。

南北游草

詩

十三

寄送彭守紫雲入覲

澤國千年此壽陽，循聲萬口頌甘棠。
政平似水優齊相，客至如歸陋鄭莊。
主爵祇今廉異等，臨軒端擬宴明光。
荊州未識心先醉，一寄陽關寫恨長。

送于守入覲

兩地循摩萬口吟，金鐘大雅奏遺音。
提身若畏真誇節，治郡如家最苦心。
念格重玄

雲被野祥鍾繁祉玉成陰君行莫戀明光
寵竹馬兒童遠望霖

輓李年伯二首

乾脩考

家學淵源泗水濱考槃人遠義方新高門
四馬留東海遺教三遷叶孟鄰宿草蔭凝
天上露潛鱗日耀掌中珍谷神不歎何長
夜謾羨充揚五色綸

令子昂藏意念深與歌陟岵尚鳴暗登堂

西北游舊

詩

三

莫達山陽拜論世因知滄海心雲漢天章
歸碧落詩書手澤作甘霖祇今門巷多槐
柳日午亭亭滿地陰

輓潘元齋先生

坐對盤餐撚白髯吁嗟同病若爲憐三杯
耳熱渾無事一榻心和大似僊清白向來
推世美支離今許盡天年故家風範堪維
俗勿用留餘在後賢

送駱虛山分教武進

當年文字飲分更觀德亭中夜雨聲莫道

廣文飯不足酒錢耐可乞源明

歲寒送爾適延陵季子流風百世興一片

青氈三尺雪臣心如水亦如繩

輓李少松先生

古心懶與世推移七十年餘我自知鹿鹿

生憎五斗粟烏鳥醉況一篇詩過庭自詡

西北游舊

詩

四

青箱富對客相忘白話遲名位何當不滿
德天教留取後人馳

寄張鳳臯并問鳳遠民部

庚戌春

都門交臂各風煙雲樹遙遙又一季雁足
北來春夢杳龍光東表德星懸愛將樽酒
譚清夜愁折江梅寄遠天爲問阿連詩中
律還朝索取帝京篇

方賓廷得雄志喜

度務無心嬾折腰。空男有種嫩抽條。陽回
脈脈三冬晚。川至源源萬慮消。好德龜疇
應斂福。承家鳳彩自凌霄。門前送喜知多
少。湯餅春盤費阿喬。

送周敬所入都

瀟溪家學遠流芳。況是真源出渭陽。藜閣
向甘嘲尚白鹽車。何苦遲騰發長橋。愁折
三春柳。短劍雄鳴五夜光。燕市酒壚明月

西北浮藍

詩

五

照相思相見轉清狂

于邗陽晉貳荊州遙寄爲別

楚天一望黯傷神。楊柳依依去思真。落莫
風烟千里別。淋漓肝膽十行親。珠還目斷
當年浦。劍合雲迷何處津。咫尺幃帷獨不
見。屋梁明月迴愁人。

送劉漢星山人還楚

不侵然諾往來頻。玉尺青烏渾自珍。彥道

呼盧仍俊邁。嗣宗累騎亦清真。醉恩俠骨
心相許。擊節狂歌醉有神。行矣據鞍高覺
句。莫耽花柳漏陽春。

送耿葵軒倅棗陽

庚戌夏

射虎功名積數奇。壯心聊與世推移。蓮花
幕裡清如許。正是青錢出水時。
君游都市我南旋。君去春陵我向燕。
斗酒莫辭今日醉。楚天一望兩悽然。

西北浮藍

詩

五

山行憩寺中遲凌高不到憶得舊韻廢
之

山容不改客如何。十九年來隨意過。翠嶺
淡添和雨色。翩飛巧度踏田歌。穿林剛道
人家少。覓句翻嫌景物多。古寺上頭蒼
午含毫獨自向。誰哦。

夜雨曉起有所思

鄧家

客居人事少。雨遞早涼新。落筆往時興。連

床何處親三農催及耒百舌巧畱春回首
巴山迴相思一夜真

雨中彈棋

長日深山靜圍棋信手敲贏來故矯矯輸
去亦嚶嚶客氣中季倦機心午夢拋簷風
吹子落不厭雨聲殺

喜晴

客窗初雨歇返照破沉陰綠樹青山色丹

兩地游草

詩

七

葵白日心手談翻案淺泥飲限杯深牛背
雙橫遠梅花隔壠音

憶嵩崇

望望嵩崇境嵩崇厭客不三過留半偈一
枕夢雙脩突元天巧錯蒙茸野服幽勝情
慳勝具徒此托神游

栽秧歌

四月清和雨後天作頭牽引下秧田催耕

不耐枝頭鳥咕噪多時怎得眠

小鳥林間叫插禾作頭埂上快篩籬早栽

還要深栽好打起精神且唱歌

雨聲一夜侶傾盆新水高添舊水痕好趁

天晴齊下手家家社鼓鬧黃昏

郎挑秧把莫來遲女唱秧歌莫守癡頭不

擡來腰不轉養家辛苦自家知

男婦分工各逞強日中歸饌喜洋洋飽休

兩地游草

詩

七

依舊爭先去越發心慌手脚慌

莊家不慣抹紅粧無語低頭一捻香儂自

有夫君有婦只愁泥水浣衣裳

坐草嬌娘月未過拖泥帶水不知愁緊綳

綳起丟開去忍聽呱呱覓姪頭

日午當空雨汗澆王孫公子扇輕搖隣家

少婦擡頭望偏我爹娘養我嬌

山農歡喜畝農愁道是山田有水頭遇著

雨多還怕澇山田原不靠天收

主家釀酒甕頭香主要當家也自忙兩兩
三三羣展客這中滋味可曾嘗

雨中過方子扶南念阿翁久化志感

深山風雨自朝昏十六年來禮數敦氣挾
食牛看二仲情深投鳳鑲重門吳歌涼入
當杯酒楚些招歸何處竟聽取催畊乘曉
霽莫辭展齒印苔痕

南北詩選

詩

元

夜雨晨起卽事

此日單衣試蒲葵辰自舉梅花落燈前一
夜清如許

住住客心倦涼生侵枕畔睡眼起模糊棋
聲和雨亂

四月麥登場秧田新水足雨後坐看山芙
蓉朝染綠

乘興過誰家小車行勃窣指點索銀餅清

謳併雨發

夜飲

入山且再旬游展何曾著長日枕簟清悅
對臨臯鶴

往住高陽生月無一日醒今夕是何夕擡
頭覩酒星

葛巾亦可漉寧妨冠倒著山靜不知更何
處雞聲惡

南北詩選

詩

三

梅雨乍晴天簷虛留月白揎袖共呼盧探
懷帽可擲時有客持服故云

山歸曉行

乘興而來斂興還正逢梅雨乍晴天山辭
曉霧淨如拭柳裊朝霞芳自眠望眼生花
緣中聖回頭顧景欲拋簪谿田綠漲栽秧
水白鷺拚飛下採鮮

鄧子追送喜而有作

客床夢好遂歸心
輒輒柴車曉色侵面上
風輕吹短髮
溪頭霧淡斂叢林
少焉單袂
猶思減屬爾炎煇
渾不禁珍重主人遠相
送桃花流水共情深

送姜充宇入都

沙城坐惜袂初分
世好于今幾見君
小試功名欣就日
久要義氣欲干雲
長橋垂柳攀枝恨
短蓬吹花載酒勤
八月月明佳會

南北游查

詩

主

在看囊早辦十千文

吳鳳磐公禱雨有應

屯膏不作潤十日
且無禾却蓋誠如此
隨車應若何
瓣香簇陰靄
倒井起洪波
滿慰三農望
傾城發浩歌

翁晴村六十初得二孫

青林深樸素
綠鬢未成絲
義俠高如許
心交老更誰
三難千里邁
三世一堂嬉
甲子

看重數長齋舉案眉

入金陵送別恆父

庚戌秋

秦淮惜別漫躊躇
逝水流雲總自娛
論世愁看新物色
居身豈改舊頭顱
布颿此日安無恙
芝宇當年望不孤
南北東西天
子使素心未擬戀江湖
歸舟夜雨有懷

江天斜日暮雲遮
回首巴山望轉賒
孟浪

南北游查

詩

三

半生須藥石
淒迷一水護蒹葭
湘靈渺渺當秊珮
漢廣盈盈幾度槎
咏到河梁黃鵠句
蓬牕夜雨落燈花

阻風

買得扁舟訪舊游
江楓漁火趁中秋
生憎暮雨吹巫峽
坐惜天風阻石尤
楊柳依依凋旅鬢
芙蓉寂寂老詩愁
遠山四合波千頃
何處雲迷帝子洲

曉望

蓬窗睡足眼朦朧
一棹烟波透幾重
紛錯千林寒赤葉
霏微數點淡青峯
倚人狎浪神初王
遊子看雲思轉濃
欲駕長風破萬里
江靈耐可笑龍鍾

聞鴈

一字穿雲傷曉星
晨光欲散起沙汀
聯行喜趁金風爽
振羽高翻玉露冷
蘆荻飛花

南江游草

詩

卷

時矯矯瀟湘過雨
但冥冥傳聲好繫天邊
信願我离羣不耐聽

入濡話劉紫芝

河梁執手各悽然
頻歲相思脈脈懸
最是文心繁月露
尚留諫草凌風煙
野航一水愁何許
夜雨孤燈況可憐
迹暫江湖憂轉大
彈冠未許遲當年

何玉立有詩見投賦報

芝山邈語笑掀髯
道是同宗五百季
結駟總輸原憲恥
廣騷寧謝子
雲玄江皋蘭紉
神初合漢女瓊
投況可憐
論到池塘春草
句阿連雅擅六朝先

錢靖符出守貴陽詩以勸駕

慷慨寧論柱後文
封書聊自寫殷勤
離羣更進一杯酒
叱馭遙瞻萬里雲
有命自天何擇地
孤忠在遠不忘君
黔陽路出潮陽

南江游草

詩

卷

外化鯉當年未足云

寓三清觀爲道士書壁

不用丹封起白雲
黃梁炊熟酒初醺
亭亭野鶴樊籠外
羸取仙家十賚文
等閒游戲一壺中
甲子于今又始終
案上黃庭庭下鶴
更從何處訪空同

過飲吳弢父淮浦子也詩以述懷

赴義吁嗟一束芻
傷心十載憶潛夫
兩旗

尸祝天涯迴三徑烟蘿手澤孤投轄祇今
尋舊好分更耐可索新醅握拳賭墅閒中
客上駟還輸汗血駒

挽劉景白士美兄

金馬門高豹隱深軒墀不降考槃心燕山
別酒芝山淚灑向庭槐日午陰

吳弢父招集坐中走筆

萬卷家藏八斗奇析薪手澤尚淋漓騷翻

南北游宦

詩

三

白雪才名早酒泛滄洲客夢遲醉去呼盧
爭獻笑往來捉筆更尋詩劃然長嘯驚風
雨正是臨臯鶴語時

道院秋月

娟娟素影溼雲鬟不離塵囂也自閒谷嘯
巖觀人世外叅來猶隔一重關

坐上贈吳守翁

歲星此日尚人間廿載追隨遇不慳表正

祇今優洛社義方還自藐燕山三春花柳
齊眉壽五色絲綸遶膝爛既醉有歌繁玉
樹含飴一弄輾醅顏

贈朱念翁

身繡光浮綵東垂齊眉蒼鬢未成絲山龍
稠疊五花錦海鶴竝棲千歲枝玉立亭亭
高範俗雲來翼翼永含飴臨雍拜老當年
事几杖傳呼帝者師

南北游宦

詩

美

朱弢之以新詩臨帖見投賦答

燕山袂解各東西濠上驚看綵筆題賦就
長卿仍病鶴書傳大令豈家雞傷秋有客
蕭黃葉問字當場落赫蹏完樸不雕神穎
透顧慙老醜重淒迷

席上話李守劍城

龍門容接重客子浪乘秋桂魄高懸鏡楓
江晚繫舟當杯豐劍合促膝梵鐘悠去住

天涯迴何年續此游

湯伯衡坐上走筆憶而紀之

故家槐柳鬱高秋有客相過汗漫遊萬卷
圖書翻鄴架一簾風月迴庾樓情深薜荔
驪投鳳膝擁芝蘭氣食牛回首白雲歸去
疾江煙落日遠含愁

送沙憶羅入都

二十季前共舉場于今相對髩毛蒼數奇

南北游草

詩

三

幾用三冬是昔年
誰屬和青萍入手定飛揚秋風玉露君先
發燕市遲予舊酒狂

紀夢

鄉心渾欲碎恍忽到家庭問竹高抽筍看
魚俛撥萍小樓蔭叢桂疊石拱疎櫺夢斷
驚風雨歸歟不可停

苦雨

恒陰傷穠事遊子定何如元元三杯後騰
騰一枕餘腕輕欣捉筆眉重嬾看書回首
吾親舍雲深望轉舒

積雨枕上書懷

江城秋作客強半遇沉陰浸假未生耳交
愁溼擁衾三湘神女意十日子來淋滴滴
不成寐詎堪欹枕心

喜晴

南北游草

詩

三

積雨辰初霽歸心客轉多層雲天自在還
潭馬如何秋水逞新漲孤帆蕩遠波愁看
白日速未許遲江沱

雨霽有客過飲

玉露凋白蘋金風鼓黃葉夜長枕簟秋孤
燈對疲蕭

秋水灌百川芙蓉極南渚捉筆裁小詩臨
窻獨自語

王郎偏好客移尊過我室室小酒人多浮
雲駛白日

客倦不勝酒但得酒中趣乘興過東鄰挑
燈還覓句

舟過居巢晤蔣尹桂廷賦贈

小艇搖搖蕩客襟一年一度爲知音分帆
坐惜秦淮水入國真冷單父琴人去三秋
嗟解佩花栽暮月儼成陰燕山目數雲中

兩北海草

詩

元

雁九里波長別思深

秋興八絕 高井道中

客中忽忽度三秋獻笑安排幾醉休道是
澆愁須用酒可知酒不解真愁

雞黍相過一水航千秋義氣九秋霜秦淮

別酒蛾眉月不負生平幾范張

偶緣訪舊到濡須徵逐無端亦大愚記取
河西三罪案不須岐路泣楊朱

巢父當年傲許由九官不易一牽牛熙熙
穰穰悲流俗簞豆何人肯掉頭

性自耽閒豈好遊秋光忽漫駛如流一行
惡客都青眼回首高堂正白頭

假合浮漚不是真況他長物與誰觀轉思
摩詰詩中語解道從貪始覺貧

不慣爲容學楚腰也須戀主問星軺等閒
尸素羞傳食車馬何堪驛使驄

兩北海草

詩

王

爲貧爲養主恩深客裡從容醉裡吟心上
總休三宿戀髣髴邊不管二毛侵

董漢醇按君贍冊 庚戌冬

純鉤燭處橐含光繡斧飛迴重 帝鄉雷

厲一方勤攬轡天知五夜靜焚香力撐大

廈人何遠調鼓高山思轉長行矣繁霜愁

十月歸朝端倚鎮講張

題明妃出塞圖

輦路荒草不可說南宮歌管腸千結決絕
辭君出雁門琵琶一鼓山石裂單于歡喜
若爲容怨恨曲中流水咽馬蕭蕭風烈烈
黃雲黯淡交河雪伊誰筆底寫愁心絹素
寒生指上血青塚南枝復何如至今幾闕
詞人舌

吳郡公招集醉歸枕上口占爲謝

蒼松不改歲寒心榻下南州話斷金坐擁

西北詩堂

詩

三

鸛鵲懽卜夜情投薜荔幾知音小人有母
還羹切往客無端中酒深歸臥月明清枕
簟宸難何事苦相侵

李節婦贈言

藁砧別後幾酸辛斷送韶華不計春效績
自甘文伯母懷清人頌丈夫身未忘影隻
孤鸞照式廓門容四馬輪地下有知神有
相昂藏一一掌中珍

久旱喜雪有所思

水涸三冬未見霜驚看滕六逞新粧飄搖
乍轉因風絮滲漉深潛入地蝗棹下剡溪
魂欲斷歌殘郢市韻偏長愁多喜極翻嫌
少赤脚農夫也自強

大襄之母姚七十詩以壽之

辛亥春

朱明草色解忘憂七十籌添海上樓安素
無求嬉善養舍館有待衍孫謀膝前雛弄

南北游草

詩

三

三聲滿夢裡砧敲兩鬢秋最是人家風範
舊好從吾母百年游

還都畱別送者

薄宦三冬重倚閭行行就日幾趨趨支離
但擬天年遂檢點何堪世務疎思結垂楊
輕解佩心將寸草重牽裾瞻烏剩有泉臺
恨趨叩彤墀早上書

時有謂考滿及嫡江者故云思不

過二忠祠恭述

睢陽城下睢水流忠魂耿耿浪悠悠獨支
大廈江淮障未了孤心李郭酬異地久歸
餘百戰雙瞻生氣凜千秋晴沙落日驅行
晚橫簷依稀隱戍樓

利國阻雨

絮辭官柳試單衣暖送紅塵撲面飛夜雨
將寒清客夢等閒不肯放春歸

過雄縣畱話林尹浴蒼口號

辛亥夏

商北游直

詩

三

千條柳色互橋濱溪水蘆花別樣春客子
倦遊驚拭目河陽花事一時新
化行俄頃頌神君異地謳吟太史賚愛得
識韓輕萬戶燕臺遲爾共論文

紫金寺書壁

子舍疎違客思濃禪關三宿夢從容纖纖
新月開眉鎖又被浮雲障幾重

見朝口號

觚稜月墜曉鐘遲燕雀風高列仗移彤管
雞鳴 皇自儆深嚴那復近臣知

送何武義使楚藩便歸遷葬兼憶李師
使車五月下江沱回首泉臺慘策我情事
未伸封事苦親恩莫報 主恩多一腔血
灑長沙淚三嘆聲畱郢市歌湘水盈盈獨
不見龍門容接爾如何

送黃雲蛟京兆出都

南北游直

詩

三

湖海汪洋此素心豈從世法問升沉避人
諫事都焚草傾蓋交情欲斷金京兆眉長
偏誨妒湘靈曲罷幾知音在三不朽天
意洛社端明況可尋

六月雨特甚偶書遣懷

天街滾滾望成河破壁懸牀走白波市冷
人烟煙冷竈從來暑雨怨如何

送黃任余主教六安

何來黃叔度相對眼初青抱月憐和璧解
頤擁漢經芹鐔聊任達竿牘豈勞形燕市
風塵走于君羨獨醒

題李翁繡毬花

屯曹增華考

名花滾滾玉爲姿珍重前脩手澤遺素入
芸編窻影動先搖藜火杖頭垂玲瓏水月
心如此圓滿煙霞老更誰勿用畱餘根轉
大臨鳳長繫百年思

南地清畫

詩

畫

寄送劉雲池通判雷州

雷陽門外海連津送爾南行別駕春伏首
咿咿文字老論心片片酒杯真不辭五斗
優僊吏如隔三秋悵遠人我仕爲貧還爲
養相期長奉白頭親

送龔我惺之克州貳守

聯翩鴈字響高秋寒暑俄更二十週憶昔
滿臺文字飲于今燕市酒人游相思乍合

財青眼欲去難畱總白頭幸是 聖鄉東
道主何當縱目倚南樓

送王侶萊倅華亭

樺嶺關中勝行行此壯游壁經先世業蓮
幕古風流氣自三秦俠養空五斗優王尊
應叱馭昂首趁高秋

送丁敬脩之巴縣任兼懷恆父

行行趁流火一劍指西清玉壘垣朝爽鴻

西北清畫

詩

畫

鄒方舊盟寸心千古日萍萍東五云云會見

劉郎面巴山夜雨情

送周封魯倅玉山

年少早含靈吳鉤試發研葉辭金井碧眼
對玉溪青隱吏蓮爲幕承家草在庭一杯
燕市酒坐惜語惺惺

送戴鎮樸以大叅分守建南

辛亥秋

畫省從容詫積薪素心聊復任吾真爲郎

十載初開府惜別三秋重故人轡攬東南
山嶽靜杯分肝膽夢覓親顧瞻白鶴趨將
母何日登堂再飲醇

中秋寓南庵與高二振乾夜飲久之月
出喜而口占

都門朝雨暗愁雲把酒虛簷子夜分雲破
半窻花印影還將杯酒印星文

舊游十載漫如雲與子交情定幾分明月

南北游夏

詩

五

蛾眉清影瘦令人苦憶沈休文

松舍幽輝鎖衲雲故園千里一輪分高僧

話了三生業聖主恩深五色文

意同流水共行雲夢自邯鄲枕上分方寸

澄澄月皎皎白頭長此醉論文

送人之官五絕

長溪入望海連津不擇南州一命新珍重

少季趨努力高堂慰爾白頭親

壯年才貌號無雙一劍凌風下楚江出水
芙蓉初展幕清芬原自舊家腔

少小承家積善餘爲郎初許試相如山莊
一水連清汝好趁春暉飭板輿

綵袖雙輝南斗星純鉤初發少年劘一官
千里乘春早烏石山頭柳眼青

一行簿領不辭勞握手彈碁轉自豪坐隱
于今聊吏隱閒情長對九疑高

南北游夏

詩

三

對月

蘿月紛紛點客衣江天無數鴈南飛徘徊
顧影愁何極不得同行一路歸

秋夜獨自作

閒房坐冷一檠燈眉重拋書轉自憎起步

月明燈較小隔牕問取念經僧

秋興八絕

偶聞閱武引類而成

九月風高北地霜三營魚鳥按圖張太平

糴武庫閒事聊借天聲警犬羊

長齋腰懸五色襪鮮衣怒馬恣輕肥休營

醉買壚頭月若介當年荆飲飛

聞道遼陽斬敵麥血衣新浣劍新磨金錢

可惜瓊林藏一點醪投萬竈歌

膏流既竭髓仍枯烏鵲填河有若無日甚

內家傳奉事朝共未了暮追呼

中涓椎採勢蒸蒸孝順舟車日夕仍內飽

南地海章

詩

元

外乾供一笑癸庚正苦乏軍興

大水飛蝗半菽枯流移漂泊忍須臾殘軀

自分溝中瘠逋賦應從地下輸

鳳閣鸞臺耳目疎太阿獨秉念深居小臣

那解其難意浪道天高轉石如

方輿何地不搶攘驕子依違上谷盟省識

內憂兼外懼轉移一念起昇平

遂騰彤雲傳曉江

江城行作尉清潤此潘郎在頰朝餘爽探
懷夜有光柏鴻先世節裘馬少年場別思
隨葭葦中宵苦夢長

至日別姚明齋幕君

相逢燕市酒相別歲寒心歷試才游刃重
拈語盡簪精長添一線春到喜千林我亦
淮南駕君行早寄音

鄧澤華高振乾相過略飲旋入碧空丈

北地海章

詩

元

室出卷共觀索題卽事

履長節自帝城開風日淒迷短鬢催千
里慈闈身作客三生午夢酒停杯重闌靜
閉天花冷弱線愁添寸草堆陰受謝時還
未謝微陽消得許多摧

壽周柳濂友人轉索

籍繫儲宮傍紫宸孤懸賀客半朱輪
枕中鴻寶初無價匣內龍光定有神三楚

才名湖海熟千金義氣酒杯真阿連故自
難爲弟春草遙憐得句新周之弟以甲楊
令高要故云

之任南河別同志

邗溝不遠故園林趨整籃輿慙寸心有美
千斯輕解珮非才無補遲晉尋宗更作
官梅隱戀闕神迷御柳陰近日回天公等
在浮雲未許重相侵

留別鄧澤華社丈

南北游草

詩

星

交情廿載若爲眞筆墨淋漓肝膽親白雪
聲高孤郢市青萍氣老出延津同盟落落
當杯酒別駕駢駢何地春揮手歲寒各好
在詩筒莫惜往來頻

過壽陽簡趙明字憲伯

時上元次夕
壬子春

秋月春風別思騷登龍重擬醉醇醪鉤探
應手看懸鵲壁合連宵儼駕鼇一路福星
神有相八公朝爽望彌高裁詩學布雷門

鼓轉魏吾家舊水曹

池亭宴坐

南河官舍

揚州水部舊吾家覓句尋宗轉自嗟梅閣
千秋虛步影藥欄三月幾名花看魚有酒
閒拌醉見客無官早放衙親舍乍疎雲滿
望澆愁還憶雨前茶

暮雨卽事

思親獨語意無憑官署蕭蕭一衲僧吏散

南北游草

詩

星

登樓雲似布客來問字酒如澠殘暮驟攪
簷前滴瘦影孤懸枕畔燈柅鼓桃花春且
邁鸛鳴何事轉生憎

之濟舟次王公隄看工

春漲桃花水齧隄河淮千里望中途黃金
埽隱蓬拖咽白壁沉將舂錫齊捧土異時
嬉燕雀漏卮何日飽鯨鯢顧瞻物力心如
有勞止寧忘早刻犀

一信宿風雨漫興

清口維舟穩夕帆春光漸老怯春衫思親
夢轉牽裾苦明庶風餘刮地黯檣動頻窺
憲曉透橈吹又被雨聲攪川靈解有畱連
意把酒尋詩好自噉

之鄒曉發夏鎮

暫穩檣烏夙駕駢紅雲望轉白雲飛月臨
仲呂占陽元地切三遷誦母徽麥信在舒

雨北游

詩

卷三

前夜雨楊花亂點別時衣舉頭不見長安
日霧障于今定幾圍

過訪潘麓原憲伯深飲園亭限無字

可是滄洲舊釣徒相過昔昔恣酣呼園開
獨樂權投鳳酒汎長春慣弄雛苦爲君
憂懸北闕憶將公事了西湖祇今問字如
雲至還有疎狂此客無

坐久再賡之

范張雞黍亦吾徒千里尋盟豈待呼最喜
同聲來問鶴翻忘弱體不勝雛殘膏尚自
流金斗巨楫何當穩鏡湖珍重北牕高臥
處故人有夢到君無

春盡鄒署偶成

居亭亭午倦餘醒一夢親闈又帝京往
復車徒煩地主淋漓詩酒見交情雲移未
穩山中豹風煖時傳陌上鶯最苦畱春春

雨北游

詩

卷三

不任何當坐待曉鐘聲

鄒令胡肖山晉駕部詩與爲別

壬子夏

天孫製出錦江湄仰止巖巖自得師力翦
棘荆精儼若聲諧鸞鳳遠淒其久要坐惜
身猶客去思行看口佗碑漢賦才推蜀司
馬好從樞筦賦平夷

五日醉吟

節臨重五坐邛溝畫永庭萱客思悠香漱

蒲根澆酒熟齒漸梅子欲酸流紉蘭九畹
開新浴畜艾三年展舊愁遙想雲飛龍御
月競鳧宮女笑聲稠

話朱天谷山人

潛川揮手淚沾巾忽漫相過意轉親花鳥
愁教詩思苦水雲心共酒杯真清虛衛玠
非關病寂寞楊雄幾卜隣爲具買山錢十
萬當今孰是有心人

南北游草

詩

星

中秋前夕熱殊甚對月口占

舊韻
壬子秋

浪說涼風滿宵中月轉樓雁來焦鍛羽牛
喘倦開眸欲寢妨揮汗驅煩快解頭不波
江上水游子正乘秋

年兒方應試故云

李彬齋園亭偶成

文定公猶子

槐柳門高午正陰相呼世講快登臨堂恢
綠野深投轄酒戀黃花雅盍簪具體三山
歸綺席曼聲一唱滿楓林君家賸有琅玕

種問竹何當再抱琴

壽張謙山翁九十

壬子冬

曩從問字擁臯比黃口相憐飲棗梨四十
年來羞短鬢八千春始現龐眉濟南舊識
傳經事河上行看賜坐儀眠食自娛形自
煉不須更覓枕中奇

送黃玄益給諫之任

一杯揮手出長安過眼三秋歲又闌聖

南北游草

詩

星

主其難煩補牘良臣不易遲彈冠素心雅
信常如矢青簡昭垂永不刊脉脉陽回機
已轉莫將鍼芒漏毫端

送董正所掌教臨江

漢儒推篤行孰是董江都古骨青城鶴玄
心赤水珠一氎寒兩地短棹穩長塗閣阜
巖巖迴朝來爽氣殊

日至次去年韻

江天過雨霧初開望祝雲霄曉漏催緹室
非灰嚴候景彤廷法酒遲當杯占星意想
珠璣合愛日歡承襪履堆道長祇今剛一
線蒙陰未許重相摧

送周季瑩學博春試

緹灰乍動九淵雷欲賦長楊馬上催白壁
向甘投暗道黃金初許購層臺巴山夜雨
當杯瀉春草池塘入夢裁去去杏園看遍

南北海

詩

是

日逢人好寄一枝梅

贈熊芝岡學臺歸楚

癸丑春

獨立當關渙小羣笑看覆雨共翻雲但存
汗簡千秋案且拭斑衣五色紋進退祇今
餘綽綽是非何日定紛紛憂君倍切江湖
遠黃鵠高翔未足云

走筆送黃九石宮諭南歸

春來春去惜離居肝膽長傾立義初天祿

暮光盡古在江干柳絮一杯餘寸雲
眈眈虎只素愁牽脈脈魚漫說三年容易
別相思相見轉悽如

寶應南開看運良詩以紀之 癸丑夏

桃花波定轉生憎一脈咽喉萬櫓陵南北
相持甘自敵軍民兩利若無憑為憐勞止
焦唇舌纔略調箒箒苦踐躑躅倦胡床風倦
眼重紆國計敢回輞

南北海

詩

四

沿通濟開運涉天妃壩卽事

萬頃汪洋百災蒐尋流輓却登堂鐘聲
恍自星槎落樹影遙依玉鏡開中流向來
虞噓塞上謀今許奮規恢淵漫羨年如
掌目數檣鳥幾度情鍾散守風一葉如織
寄送黃權亭之官詔安

山命魚書捧

御題行行山海懷雲霞

憑雅在千秋上遠近荷當百里栖蕭落星

河餘射虎愁分夜雨獨聞雞天涯兄弟遙
相望花滿巖城月滿谿

話方子謙

李本寧先生友也時憩舟中

才名許可自元龍暑對從容話宿春爲愛
家鷄形放浪亡親海鳥服蒙首論文尚遲
柸中酒作客相忘水上蓬坐久蘆風應得
句好將紉素寫青峰

盆魚

南地游草

書

見

一勺分江永堦除集小鮮芳妍疑錦濯潑
刺解風旋驟雨沉潛得全天吐納綿相看
生意足湖海若爲憐

咏竹

虛牕素影弄鮮妍暑氣平消穩晝眠見
殘枝垂委地俄驚直幹起參天多君不深
從吾好疎節無心轉自堅回想故園拳石
畔經年秀色冷芸編

送酒方子謙旋得詩謝和之

赤日燒天徹連宵體倦蒸愁多長畏月詩
到已凝冰遙對一杯引渾忘千歲稱參盟
君得霸未許祝如渥

得翼野先生復書

書來詢去使開讀儼風流響在鳴陽鳳機
忘汎海鷗會心姚姒遠卻掃桂蘭稠獨惜
如油髻蕭騷爲國憂

南地游草

詩

五

得湘洲先生書

春風函丈遠書到寫心微苑結三閭怨芳
眠九畹菲逃禪誰與縛入掌獨含輝世出
還經世長源望久歸

偶成

琴書過雨淨連天荷自無塵草自鮮亡卻
炎蒸清夢穩瀟瀟竹透滿窻烟
雨餘池亭卽事

一氣貫通過邦降
拂新看信
日斜對酒坐
歸應池添綠漲
涵書幌
寺近黃
驛穩法
幢重上小橋理殘
局料頭箕踞儘

遊罷對月

長日渾無賴
炎黃苦
勝無
新浴後涼
動晚風前
暮
動
清
踐
瘦
影
蒼
蒼
明
河

周綿真侍御寄別

十年夢想若爲容
纔得相聞
可探袍落
江城入漸遠
杯分覺
社酒初
濃
綠
柳
烟
天邊月涼
思青青
水上
暮外
自流通
中自
滿
波
臣
何
愁
極
纔
纔

驟涼看花志

驚梅聊爲爾
臨池緩步
細荷風迎
永動
月破雲
寒恍自
裁
皮
爛
傷
宜
羯
鼓
難
歸
更

清可適且盡掌中杯

徐十洲侍御行部入孟城病不時晤聊

致一茶

秦淮一水共居諸
容接非遙望
不虛形穢
故慚珠玉照地高
時遣夢魂紆
巡方君
停青翰伏枕余
纔檢素書幾
顆月團佐風
雅醒
口吻自如如
簡熊思城
思
時
性
教
前
夕

南比清夜

十季弱體
姑抑抱更此
炎蒸計莫驅
自苦
蘊隆支槁
木君來灑濯
凜冰壺
經時湯餅
情何戀對證
清涼飲不迂
一夜西風趁流
火蒲葵聊復寫
胡盧

夜醒有懷卽事

晚坐虛簷暑未降
炎炎鎮日逞
愁
書帷
蠶聚街頭鼓
花影螢輝枕畔
釭一夢幾驚
風動竹三更
獨語月臨牕
迷離腸斷相思

苦錯把邗江作錦江

立秋感興

一夕涼風至涼風重久違陰繁蟬自語巢
空鳥何歸肇肆嗟毛附膏新幾貌肥流螢
光暗逞未許眩重輝

送朱廣野年丈春試

壬子冬補選

愁數江皋鴈影寒猶思相見轉辛酸尋常
物色當杯劇上才難盡藏貴難異地應驚

大問符同心真吳如蘭君行勉矣趨平

詞得意看花想據鞍

南北游草

文類

六何慶元長人著

陳調寰官龍溪簿贈言

戊申冬

余不佞垂髫識調寰尊人紹菴公以刳股
感松篁君入夢立起母疾瘳而好行其義
鄉里稱焉調寰生穎異自得師操舉子
業且就穎念于人長不逮母氏劬勞勉赴

南北游草

選人借升斗為七堯歷三轉而得龍溪簿
是維漳郡會城蒼東南頻海大都會又巖
邑也當是時余始服官冬曹與調寰朝夕
于此俄焉南北殆難為情而一時親故在
都門者並索一言壯其行因為母壽余寧
無說而處于此聞曰有其備者易其獲夫
獲之自天者也而備之自我者也古之人
素行于已順受于天初未始銖銖責報而

神之聽之若樹建鼓若持左券故曰人非
天不成天非人不因因材而篤理固然耳
陳家世萬戶侯聞人代著不佞幼識紹菴
公讀書曉道理對客揮灑慶慶不倦嘗牽
車牛作魚鹽隱多得與海內賢豪游極困
扶危無倦色蓋朱公之晦跡田甲之義聲
人人能口乃今有調寰哉調寰初倅滄陽
孔道罷民滯不暇暖博舍其官則亦傳舍
其事調寰獨苦心設策客至如歸而吏卒
不擾繼陽至今懷焉既尉季義緝大猾服
僚寇大都效職如滄陽時俄晉幕欽州
家將母而母適不快遠涉改選遂得龍溪
龍溪海隅名勝地籃輿綵袖母行而喜可
知也調寰持俠樂善綽有祖父風貌溫而
栗詞辯而嚴遇事輒了了而略無先人之
迹綜理周密會文切理古所謂治中別駕

乃可展其驥足此語殆爲調寰設調寰勉
手哉一命之士存心愛物于物必有所濟
爲民父母第因此心而廣之秩何必崇牐
斬于和衆權何必津要斬于矢貞母易而
慮毋變而度俾百六十里之民靡不愛如
姆肅如傳叶氣橫流凝爲佳瑞母夫人方
且拊雛而弄含飴以嬉槐滿庭而門容駟
天之驥施施固其章明較著者也調寰
勉手哉余不佞不美而官稱羨而世德不
徒以見在之光顯可娛親歡而深以後嗣
之昌榮重有光于閭里也小人有母于是
手書

葉節母詩卷題辭

戊申冬

葉瀟之望族也瀟去六不百里而近山水
叢翕少平田重厚深穩俗甚靡習余不佞
生好蠟屐之游游且數知葉家有母壽而

貞諸孫並顯昂青衿中未識也歲戊申不
佞捧檄而北承乏屯田則母之孫允元以
賢爲郎始晤于此間出一帙述母節槩良
苦思獲品題都人士而更不佞弁其端蓋
觀于母之艱辛備歷論定蓋棺乃知天以
完節付斯人其最章明較著者也夫母以
榮榮冠然一寡婦擁七月不知何許兒百
折不回之氣靡悔直令聞聲者起敬致整
老灰心卽今家益饒子姓漸通籍而貴至
有談瀟之名勝者指屈不數數焉其始願
豈及此今及此豈非天乎語曰莫爲之修
雖盛弗傳允元勉矣微名賢紀咏以附
雲乘順風之呼而叫 闔闔異日者 旌
書下逮泉壤垂光乃不負母氏一腔熱血
而高風義烈與大河天柱共流峙稱不朽
哉

戴宣和官新蔡丞贈言
宣和戴君吾六之望族也其尊人吳莊公
好施樂善行誼重一時君生而穎敏有遠
大器顧無能伏首作經生業年甫冠薄遊
京師者數禩閱世故曉暢開朗鄉里推
服循例得遵化叅軍已改平涼在事久賢
聲譽起循資且佐郡而今以縣貳行辭尊
居卑漢如也新蔡爲中州名區與吾六近
可謂駕風氣人情其則不遠捧檄而往殆
庶幾衣錦畫行哉夫天之生物每因材
植基厚者用物弘所從來矣君之先尊人
旣終老衡門鄉邦歸厚而畱餘不盡瘡痍
于子若孫今君與仲質菴錚錚竝利而若
子光甫渥洼汗血行且空群天之大之固
不以區區一佐郡爲光寵也且也君之群
從兄弟若而人羣從子姪若而人大都奮

首青衿昂霄國器而伯長兄傳巖壯心績
學竟艱一第方以明經待次旦夕入都
門稽古之功豈其望韋氏一經而回視吾
鄉殆未數數君行矣新蔡夙稱禮義之鄉
節烈文章比比相望君母小縣貳而屑越
視也不負于官乃能不負于所官之士無
忝于而職乃能無忝于而家精白其心堅
忍其節無論異日持衡者顯秩以待但使

南北游草

文

六

浣河一水送響流馨數百里間望其人樂
道其事舉六之父老賓從具有榮施無論
新蔡百姓又無論戴氏一家矣余不佞竊
祿于朝與君昕夕相從者屢月義不容
嘿屬邸中知舊數十輩乞言壯行而聊述
其梗概如此

遣祭徐吉軒文

嗟哉人生皆復于土何仕隱之異趣均草

木而同腐兄當盛年蜚聲執圃內奉庭趨
外勤樂取余爾時黃口喔咿謬當期許速
弱冠而成人快連床之風雨同業而操同
籍而舉臭合芝蘭嫺聯子女久而能敬恭
則不侮繄終身之可宗豈末世之矜詡生
以真情寸心可剖嗚呼痛哉憶昔中憲伯
父母之喪余始通籍于朝倉皇赴義猶
得傍總幃而歌蒿里茲乃地北天南有懷

南北游草

文

七

莫吐當其易簣既未獲啓手足而一言逮
今永藏又無絲素車馬而相祖此際此情
殆不堪處嗚呼痛哉余不肖承乏冬曹身
輕飛羽病骨支離重慚簪組惟蒙不省務
忽慢乎長者之言以至此靜夜迴腸愆尤
縷縷繼自今敢不繹兄德心佩兄遺語期
無負于母無負于君以庶幾無負于夙
昔之交與體魄全歸音容莫覩陰誘于衷

聳其情竄萬里懸瞻兄神栩栩尚饗

郡州于邗陽公入 觀贈言 己酉冬

萬曆庚戌春郡國復當大計 天子若曰
予一人雖深居念未始不日周天下其有
循良異等主爵亟表章爲天下鵠一時台
省申飭旣益加詳而大冢宰黃髮無愆執
玄鑑而臨照之當是時 天子十三開明
堂肆觀矣久道化成慮莫不精白以承

西北海堂

文

八

麻德于是六安守邗陽于公先期戒行長
年髦士謂公適三載考成循聲濯濯 朝
廷將有不次之遷念公非復六有言心之
寄也贈以言可已乎何慶元曰人不易知
知人亦未易蓋余觀于邗陽公而知大君
子用心非尋常之所測識也當公下車日
余耦衆趨而逆於郊一望而知其豈弟作
人也者然第曰豈弟而已旣與神誓而入

官薄衣淡食曾不取一縑一蔬於民間此
古所稱廉士哉然第曰廉潔而已公故世
家子質清癯腰肢不盈數握而遇事精詳
不厭熟復治獄明允務盡下情持平似水
不動如山余從旁竊嘆公之勤勞而周慎
如此然第曰勤勞周慎而已斯數者遂足
以盡公乎未也吾輩誦法孔子子謂治民
本於獲上而信友先之今天下友道盡矣

西北海堂

文

九

劉恆甫亦憺剛陽余所畏事去年待次
都門見不數數而每見絕不及時第一字
直言苦口髮豎舌吐旣因恆甫而得顧衷
瀟其相規而不相諛也亦然乃兩君所畏
事者公也余宦 京師望公使書不再至
稍得其通問者劉顧外惟韓邃之有之然
皆蜀產若門下士合志同方者耳嗚呼舉
世芒芒少復知人間廉隅事干謁而懷刺

漫滅問遺而捆載入 都實意蕩然虛名
若驚而公生平素交未始數數然也此豈
特無書通政府哉秋蓬蔓蔓無風亦什非
生于麻中不直也而歲寒松柏合抱于霄
就之而清蔭合材之而大廈成獨立亭亭
苟無依附公之謂矣公不以養交市譽爲
賢而第精白一心爲 天子愛養百姓卽
余別公一季有奇歸而獄訟日清倉廩日
實荒蕪墾而流復歸追呼省而所興化庫
藏澄積年之實而較若衡分城垣絕意旨
之窺而屹乎嶽立雖未嘗履畝而勸計口
以賙而在在力田人人甘食富而教之六
其有興乎公行矣余知公初不能盡公十
許年來目覩地方骭骭閭里彫殘銳思得
彊有力如趙張兩京兆其人者以蠶悍蹕
厲之威爲引繩批根之事書生隅見惶恤

南北游草

二

一

其他而公默默循循徐以歲月黎民舉安
元氣不損老成卻顧政恆甫之所亟取裁
而終身師友者也嗚呼矜功不立虛願不
至生人血脉惟此一真恆甫真人也余因
恆甫而知公公亦以恆甫而友余頃里中
有彙歌詩投行李者余序之亦以真言
天子儻一旦奮焉開左个嘉與臣僚考求
先朝故實設誠力行 臨軒之問首應
及公當必使特立一班以表清純而他人
內視逡巡敢望而不敢卽者余六縱不獲
長有公而霜節冰心振羽儀而光 朝著
庶幾 上以真求下以真應兩相得兩無
負哉

南北游草

文

五

詩冊序

邗陽于公以述職觀 闕下于時公治六
既二年邈始蒞清澗恰三年報政矣余不

倭從諸長老後攜文以贈公力遜卻之郡
弟子某采民間詩歌彙爲冊用投行李公
又力遜卻之顧士若民靡所寘懷雖重違
公意莫什也嗚呼太上忘言而衢壤之吟
首發于天德出寧之世蔽芾甘棠勿翦勿
爰尚矣兩京吏治蒸蒸照耀千載里巷歌
謠爛焉史策豈有言耶豈未始有言而殷
青者耶忘言之治上治也而無心之言真

南北游草

文

三

言也公治六初不爲赫赫名第以實心豈
弟潛滋默澥真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
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者而民亦順焉不知
飫焉不饜卽今家室胥慶汗邪滿車里
追呼門無剝啄距不倭去春入都門還
視別一世界民方日用不知曰我何有也
不知之知是謂真知忘言之言是謂真言
然則茲帙也曷足溷公而言以公重千秋

萬禩後縱不得躋美甘棠亦庶幾哉沒世
不忘與兩岐五袴並垂不朽則不倭之所
深信于公而鑿鑿無可疑者弁片言志真
也

文林郎清苑令殷築劉公墓誌銘

余不倭垂髫聞合肥有劉未之者籍甚諸
生中一時若黃中翰德卿竇叅知燕雲並
建旗鼓耳食者相睨錯愕詫爲異物不數

南北游草

文

三

歲三人者鱗次捷南宮羣情大帖當未之
舉雋余不倭兩榜猥肩隨之自視瞠乎後
也俄余居恤已而病病且亟爾時未之方
自蠶吾調樂鄉治行濯濯昏瞶中竊爲引
快殆不去心無何而凶問自北來且信且
疑不覺涕泗之交頤也夫旣才之又復折
之取精用物略與德卿等嗚呼痛哉轡車
南還竟未能憑焉一哭迨余病利可竊祿

于朝來往居亭始悉未之刻木尚在淺
土于是若子開胃開宗以襄事在近輯遷
行拜堂下謂知未之莫余若微爲誌且銘
之余辭弗忍誌曰未之者姓劉諱濟未之
其表字也別號殷築厥考贈文林郎一槐
翁積善好施予持誦佛事既老不輟今晉
方伯皓畦喬公守廬時廉翁行義勉冠帶
賓飲于鄉鄉里推服未之始生有白鶴降

西北海草

文

五

庭之異長而頽然山立聲吐風生事兩尊
人望意承歡無倦色歲庚午贈孺人許抱
危病羣醫束手未之焚香籲天刳股和藥
以進一飲病良已更含飴以嬉者十許年
先一槐翁而化當是時未之甫補縣校弟
子員娶妻爲養罹此降割毀幾滅性已服
除耦二三良朋若黃賓單緝業五星禪林
五星故名區閱世久滋敝則又耦黃刺史

延鄉諸善信庀材飭工起壇說法迄于今
香火僧宿井井有則未之力居多壯歲數
奇屢躋塲屋胸次悠然略無屈塊意惟日
羞腆洗堂下爲一老歡夷如也辛卯領鄉
薦旋丁翁艱孺慕哀號如所以慕贈孺人
者戊戌成進士已亥令蠡吾蠡故罷邑歲
比不登米錢二千乃得一石治暮年旱正
熾未之隱然捐俸設糜隨地以啖廉邑之

西北海草

文

五

拜贊起家有才行者言之而身親者視之
猶慮漆室窮鄉遠不相及力請當塗發廩
藉運以週之更勸率富人出粟增秩以佐
之履畝計口日昃不遑自是蠡之人免于
溝中瘠而安土樂生守法親上蓋雖旱不
爲災云次年春雨時行二麥有穫未幾疫
已而蝗雖復遶醫施救懸格捕羅莫之獲
止未之嘆曰事可力勝者吾當不惜髮膚

灾絲天降且奈何閉閣齋三日昕夕籲天而拜無何二害良已于時東作方興自四月不雨至于六月禾苗莫布萬口嗷嗷念惟側身積誠以回天意未之碩而豐行頗澀及是卻蓋步禱汗流至踵不少衰歇無何大雨少止復作歲還有秋民皆欣欣相告曰公活我也蠡俗醇而樸號易治觀醇近愚樸近鄙往往競爭小忿輒鳴平官未

兩北游草

文

六

之諗其情事重大者精加鞠理哀諸瑣納悉開誠曲諭使易氣平心以休未久而澆俗漸損民風丕變焉葺學宮嚴講課弟子員貧不能自振者助之婚助之喪保誨殷殷如有不及其嘉意作人如此未之既治邑有聲當塗以清苑會城繁難殊甚吏非其人不可太宰李公審未之賢欲老其才以大其用亟從僉謀調知清苑縣事清古

樂鄉也旋得 旨蠡人士皇皇遮道係畱撫臺汪公特疏爲蠡請 命不報未之遂行蠡之民無所寘懷相率醵金建祠肖神以祀其去思得民又如此莅樂鄉首詢疾苦鄉搢紳先生里居者登堂請益毫不以賢智先人緩刑息訟一如令蠡吾時樂鄉久不雨歲頻饑汪公 疏畱漕糧累萬以賑猶未贍未之更民飢由已單車省視設

兩北游草

文

七

粥給粟賴以存活者若而人招挾流徙願還生理者若而家開墾荒蕪起石田沃土者若而頃爲政首重人材延其饒廩籍小學童幼每政暇呼之至前者其所學樂地居四達迎送重累益以中賢戚畹羅置最苦調停稅權者進奉者芻牛于塗黎民重困未之作宰而驛傳無擾賢近無譁至士大夫乘傳來者迎居送往必

敬必親靡不起客至如歸之頌樂既會城
應酬如織則日取錢穀簿領目披手校訟
無小大必往復參互以盡其情辰出酉入
或至夜分真有暇食不遑者壬寅春實始
病病曾不外見藥物自輔力事劬勩雖痰
喘日增亦日彊起檢防以窒弊竇夏五月
三年秩滿具狀上聞遂決解組計而監
司愛莫什也入秋病頗增顧起居如平昔

商北游

一丈

六

第日謝案牘作逍遙無事人而醫家欲以
速効見奇強藥助長疾再發遽不起矣未
之天資英爽性頗俠好氣杯酒論文人人
自謂親已至居官一切嚴毅嘖笑指顧間
略少假借吏胥甚有願謝役而乞身者家
居喜賓客縱飲狂歌貌無天地軼宕豪華
不耐作經生氣習至居官則爲民恤財把
疏斗米公平交易寧斂于已而不忍斂于

民引拔下僚推誠禮遇人人自謂親已生
平交游中質直不能容人過而內如矢無
他腸黃德卿早世俗子妄有短長必痛折
大言不少賞雖天奪之年不究厥用而風
槩大端可觀矣未之卒以萬曆壬寅距其
生嘉靖辛亥僅春秋五十有二配李孺人
有淑行丈夫子二曰開胃禮部儒士娶于
劉曰開宗府學弟子員娶于秦續娶于

商北游

一丈

元

女曰開秀適庠生王世美女孫一許庠生
趙自抑子鶴齡未之沒八年始大葬墓在
城東三十里岡銘曰事親無違交友不欺
政敷兩邑曷究厥施有子國器戩穀爾貽
淝水之西蜀山之崢嶸終焉永藏安我未之
松柏依依百年之思

敘劉巨卿寧靜堂詩稿

語曰雕蟲之技壯夫弗爲夫夫生不適時

牢騷憤發者勿論己身盛心心盛智士業
以身許國授綬而往庸詎鮮衣怒馬養交
市譽抑哆口長槍大劔安用毛錐爲大耳
彼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者豈異人任哉
劉巨卿以材官世其業而世亦雅擅文儒
余不佞逮交先大將軍因友巨卿巨卿視
余數歲以長驪循兄弟庭趨之暇能自得
師間出一篇洋洋盈耳別去宦游數年而

兩江游草

一

三

業大就今所爲寧靜堂稿是也或謂天下
方脊脊多事強虜跳梁生得爲縣官當一
面足矣焉用文之余唯唯否否若所云是
謂其畸重文也巨卿則彬彬乎武有其文
者也今觀所爲詩泚筆淋漓持滿徐發絕
不作大曆以後語而忠孝之氣隱隱見見
于毫楮間意念深矣殆亦三湘七澤川藪
之所助焉巨卿英姿環瑋內沉謐而外恢

宏方且爲非熊爲臥虎居平則悅詩敦禮
遇變則躍馬揮戈蓋有儒而不能將者矣
未有大將而不兼乎儒者也李岐陽郭定
襄皆以賢胄子桓桓仗鉞亦復表表登壇
青帙爛焉先流來襖余不佞深嘉巨卿能
爲李郭兩忠武之文也非如今之懷將驕
語文以自覆也是爲敘

霍令吳北陽公應 名贈言 庚戌春

兩江游草

一

三

北陽吳公宰霍山政成人和循聲濯濯當
是時大冢宰 三朝舊德吐握深心念臺
省額不充繩愆糾慝之司若不繼力請簡
賢良備任使久之得 報可弓旌肆出而
北陽公行 君命名也計公之治霍五年
所矣霍叢爾僻在山中視聽無厖耕稼重
自愛漸積以往囂囂競而巧僞滋用罔杆
文相恬而不知怪非盡民之無良也地小

而陋有奇安施我故非十室才也則厭薄而不屑用吾心流俗相沿日引月異非我發而我收之也則因循而不肯用吾心大都通邑養交延譽之資此區區第遽廬託耳旦夕改步驥足斯遲則有待而不卽用吾心嗟乎心之不用治于何有賢者或不免焉而卑卑勿論已公始蒞霍民之望之如景星卿雲之希有又震霆甘雨之莫測

西北海草

文

三

公曾不卞繩也亟取數言六諭金口而木舌之躬坐講堂羣弟子員譚經辨志憂慶不倦導民知所嚮方逮暮月化行頑梗者徂不自革于是刈鬻狐鼠數十年之盤據頓清稂莠雜而嘉穀茂古所稱不畏疆禦吏畏民安公之謂矣霍雖無腴而稍居山藪之饒顧無如習窳何也公手著育物編教之農桑織悉具備開千羅畝宿莽官

給牛種以耕而一方起溝中瘠遇旱輒步禱禱輒應錢穀勾稽叶于畫一絕不開預支移解之端飛詭清而守藏者亦仰成無後患自堦除以至村落謚如也公清貞不名一錢左右胥徒竊窺嘖笑不可得至爲民興除利弊無小無大設誠致行焦勞見于顏色卽令百里春臺錢法沛而市價平折閱之累獵校時而棲畝遠磨至之虞攤

西北海草

文

三

博者馴而廛井畧游民游食之蠹穰穰滿家嬉嬉滿塗疇非緒餘之所陶鑄也耶公惟不鄙夷吾民而殫其心不有其躬五年如一日百姓亦相忘乎大造甘其食媮其服日用焉而不知而公不可畱矣抑因心廣愛公之治蓋有本焉黃河之水涵萬有長四瀆風動而至文渙坎止而利賴長夫星宿其原本也公父母此一方民行膺

天子股肱耳目之寄乃封太孺人含飴引
年逾八望九川至未艾慶源之篤天寔相
之繼自今公之勳伐且無涯太孺人之壽
考且無涯有本者如是亶其然矣北陽公
行乎哉 聖天子雖深居睿思未始不日
周天下 慈寧色養人無間言公資事親
之孝以事 君而推治邑之勞以贊 國
副大冢宰上臣之義廣 聖天子錫類之

西北游草

文

五

恩無窮之附自今日始而小試之效自霍
山始最爾霍其以公重而得名乎公且行
唐諸大夫一時共事之證莫釋也徵言
用授行李小人有母其曷敢辭

明鴻臚桂宇王公行狀

余不佞居恆媿不能如史遷諸君子上下
古今著書名山垂不朽每聞人誇節瑋行
輒津津欲托三寸管風示來茲曩於義勇

南莊公墓有表都督馥宇公歿有歌然皆
耳而未之目也迺鴻臚與余交頗久知較
深歿且十二改曆中間雖有哀詞有輓句
而表章未盡心寔闕焉公伯子茂才尊賢
罔極深思久且益劇手綴公生平行誼拜
書讀往者家務搶攘刻木尚在淺土近始
得卜行永藏地下祈先生一言狀之余始
而泫然既而迨然遂作狀公姓王氏諱芳

西北游草

文

五

桂宇公別號家霍山之南可二百里地曰
上津崇嶺湍流界扼吳楚其先世爲豫章
人至宋中葉避金戎始徙于霍 明興有
以武功起家者王父爵生而神力倜儻好
施予里中人德之子南莊則公考也兄弟
竝錚錚有父風後以倭難 先皇帝予祠
祀賜復之公始被 恩爲弟子員當是時
年甫十七墨衰殲寇語具南莊墓表中公

家去城遠歲一再至望先人勇士坊涕泗
嗚嗚不已感念 君親銳思得當以報既
季弟總角讀儒書每手厥考持矛輒飲泣
公異之日縱與賢豪交長而勇不減南莊
公喜且懼逮成人可自樹則推產處後惟
所擇日相過從怡如也公天性好施予門
無擇客四方之饑者凍者倦遊者病莫醫
者養而無食無兒者衰經行哀而裸未塋

南北游草

文

五

者治方技者挾書算者雲湧川至靡不望
風而來饜心以去亦往往飽而颺背而毀
曾不足以懈好客心慕義樂施其天性也
鄉隣有難必請請必應應亦即忘曾不希
焚券已責之譽遇歲凶倒廩以賑寧儉于
躬而不使一夫餓中瘠佃人有盜發倉
積者覺而自首遇之如初其周人之急覆
人之過如此公身不滿七尺而氣凌萬夫

居恆不飲酒而遇客則肆設清歌羅呼達
旦性嗜茶自煎連啜不少置而齊魯邾莒
之會娛客不倦而得味即休其清真絕俗
又如此嗚呼世趨日靡惟利之驚刺競刀
錐仇生骨肉今天下數數然也求其愛人
無已厚施不報年來所覩記如公指可再
屈耶而忠孝萃于一門義槩風乎百世則
又山川靈萃厚積而徐發者當永永未艾

南北游草

文

五

也公生于嘉靖壬子七月朔三日卒于萬
曆己亥七月十五日始由鄉校爲國子生
增級至鴻臚序班待次久生不善病顧往
往齒痛有搖脫者竟以此殞享年纔四十
有八惜哉惜哉娶鄭氏有賢操子二長即
尊賢時爲縣學生娶某氏次鼎賢娶某氏
孫某鼎賢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
觀陳伯膳宗譜題辭

新安陳伯膳市隱吾六富而好行其德余
曩從客譚耳滿之去年冬使事過家則伯
膳方以貲爲郎籍春官往來通刺其貌溫
溫其言恂恂余又婁從客坐目攝之無何
手宗譜一編乞言爲家世重蓋伯膳祖若
父僑于六者三代原原本本溯始封而當
吾世且三千年噫嘻盛矣余嘗歷覽古今
開國承家大都神明之後維周卜年八百

南地澤堂

文

宋

後來無兩矧士庶乎其興替可勝道哉而
君家聲望繩繩保世滋大豈有虞氏之裔
苗爲天所獨厚爾爾耶非然也君與敬仲
完同出胡公始占之繇曰不吝此其在
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斯言若符左券而
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子嘉之曰酒以成禮
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忠也
禮也者夫非國家之楨榦也耶先世秉禮

而作法後人循禮以元宗卽乃祖乃父行
狀中所云守繩墨黜紛華門風世範舍禮
奚歸伯膳行友天下士豈其狹小前人而
忘而家之素必不其然余所爲告君者止
此耳君之姪居霍有曰養充養盛者余舊
識也其以是語之

陳母周孺人七十賀言

蓋所稱吉祥善事靡不曰壽考維祺而論

南地澤堂

文

元

者曰百歲榮華者徒長年也一德馨香者
垂永世也斯語殆與俗所矜尚者不類無
亦壽靈冥而賢趙孟者無足道惟是不待
生存不與形盡不倚勢而立者始不朽乎
六自建啓以來累千金侯萬戶者不乏而
好禮敦儒術首誦指于陳其先曰繼菴公
者隱君子也厥儷周孺人諧雅雖雖人推
爲伯鸞爲德耀乃公先母廿年而化于時

長君濟寰甫成人而少君震寰猶然依孺
祿覓棗栗母以一身兼二責日機微以操
之螢聚以佐之間截髮留賓翦髮充杯以
延譽之屹屹孜孜蚤作夜息亦既瘁心苦
志勵勸甚矣卽今年登七十川至方來而
兩丈夫子巋然奮頭角怡然脩腴洗鐘鼓
在凡賓客在次龐眉久視含飴弄孫言念
夙昔之酸辛可倍今日之愉快安和吐納

西紀壽堂

二文

子

結爲長年吾以人事卜之矣雖然是足爲
二君壽母已乎未也余嘗誦往詰致令圖
未問尊養先問不辱孔曾之言孝已作子
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吾身親之身也
故以不敢毀傷言其始顯吾身所以顯吾
親也故以立身行道揚名後世言其終余
自喔咿時與長君有同堂筆石之說其貌
亭立其辯風生顯顯昂昂立義不侵爲然

諾繫少君締交也淺人言更醇謹敦飭與
徐邇可結兒女姻余因親及親觀之溫如
挹之恂如步趨聲歎大端不苟余歸輒舉
示兒輩彼何人也乃彬彬雅飭如斯也夫
崇實抑美以滋蔭也樹脩明德以昭聞也
敦軌矜紉以閑情也若是皆母之教也順
正有嚴自天啓佑壽寧涯涘測也耶嗚呼
妻子好合兄弟既翕而大順歸于有懷今

西紀壽堂

二文

至

上方季養 慈寧聚順無間小人有母
惟是竊升斗邀 絲綸以佐含飴之弄維
茲八月方腴洗用薦長秋乃陳母差二歲
以長其壽之日後可再旬錫類情深登堂
誼切余不佞深嘉二君之能養而卜母之
介壽永永未艾也遂喜譚而快書之
壽瀛海劉母章太夫人九十序 代作
余不佞猥以邁會承乏夏官卿會 聖天

子獨斷深居重惜名器九列之地寥寥若晨星其先余受事久而積勩最者少司空用齋劉公也歲壬子三月九日維厥封母太夫人設悅之辰蓋閱五百四十甲子矣當是時長公復齋少宰得予告歡膝下而司空從事獨賢末繇羞腴洗親色笑則有冬官之屬若而人茫焉所籟念遡慶源過而豫圖所以佐萬年觴者語有之得

南北游草

一

三

全全昌夫得言自我也而縣之鑒者天爲政夫昌言自天也而作之契者人爲政世徒求在天之天而不求在我之天忽于昭昭偉于漠漠挹土龍而需甘露操蹠豚而祝汙邪虛願不至此之謂矣抑天之生物裁者培之豈其握錘尺筭銖兩哉而究也斟酌飽滿弘敷滌灑若鼓宮商若操左券叩靡弗應印靡弗符人見其然第謂天所

獨厚庸詎知夫潛滋默召人也非天也以今觀于太夫人之壽殆所謂人定勝天者耶余不佞鄉邦晚進自髫年聞封少宰柱翁先生雅負經濟徒以伉直資不諧世甫僉臬輒卷而囊之伯鸞東海寔緣德耀觀志而决既歸杜門卻掃如賓相對司空兄弟朝可嚴而夕于慈方且爲熊丸方且爲荻畫毓成名世維國之禎仲出伯處聲

南北游草

一

三

滿天下太夫人養空百祿天錫九齡永日令節出至未艾噫嘻教啓三遷而師友故艱同氣難推元季而楷模遠遜太丘以古況今殆人間世所希有獨不覩徂徠之松柏乎合抱于霄連枝蔭日其規度寧繁尋常尺寸間亦惟是厚土之所鍾靈名山之所孕育用能力支大廈隆棟明堂壯九五之鉅觀而廓瑋麗于終古因材之篤

彼蒼其有意耶無意耶安貞利用應地無疆進而百歲又進而舜年長生久視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夫天道惡盈而好謙故厚積者徐發僥倖得者斯終司空兄弟竝以弱冠後先登朝黼黻絲綸敷歷中外勸勸甚矣乃少宰久負公輔之望侍養東山俄逾十載徒令婦女知名而司空撫兩湖平邦土大都皆久任不遷近復三殿

南地游草

一文

重

鳩工兼行天司寇事勞苦功高仁不滿德如或靳之余不佞竊嘆天道福善之權若顯若微出人意表也聖天子雖大內高拱不見羣臣然日月之光無微不燭一時忠佞判若衡分徒以其難其慎之心爲一嘖一笑之愛茲亦數窮理極時矣儻且暮奮然改絃因勞授任水衡將作烏能久縻司空哉且也政府單微人惟求舊舊庸爰

立會特起瀛海之濱少宰從容鼎鉉板輿將母司空郊迎首謝溫清久曠聖天子因心廣愛類錫慈寧行修張晉國故事手詔安否特勤宣問作我國家一段佳話風示來茲其爲同朝光同里光永永無厭數也天且不違余不佞敬歌日升月恆之章以壽

有斐堂稿敘

南地游草

一文

重

四載而不佞之絕跡函丈也亦如之先生清放邁俗政事文章膾炙人口再履諫垣會天子大內深居厭薄言者上封事輒不省省輒得臯而先生諸所擘畫動與俗忤顧往往當上心報可著爲令者逮于今不廢然竟以此失柄臣懼更蛾眉誨妒投荒萬里且下石焉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非上意也不佞自春明祖別憂病相仍
分不與人間事近乃勉爲親出行李往來
遂得所爲有斐園稿而讀之旋熟復之先
生殆無意于文漸近自然矣夫文心聲也
聲之變至于不可勝窮要不離本真爲是
而世每拾唾餘窮門法一以爲繩墨一以
爲步趨弊至心口不相肖本末不相符刻
畫摹擬顧自家茫無干涉則謂文自文人

南北詩草

文

美

自人耳噫言不盡意固也而言豈心外物
耶以今觀于先生之文若詩大都蓄極而
流因應而變依天理而寫性真曾無有矜
躍遠于人情佶屈駢乎里耳者望之則長
矛大戟蔚矣森嚴按之而芳芷秋蘭初非
點綴此豈與世之淺衷薄植者同日道哉
嗚呼澤畔行吟離騷寫怨三閭蓋先生之
鄉人也愛君遺世千古傷懷先生去國之

迹略與昔等而議論和平情寄委篤憂虞
既慕雖時或隱見篇中曾未有身世之悲
牢騷之戚足以滑靈府而警齒牙者先生
之自得淵乎遠矣稿凡若干卷以園名志
隱也園以有斐名志志也義具先生之長
公跋中然而置諫書不錄何也不欲自爲
名蓋其厚也古之焚草意也世有讀其文
想見其人而不能終釋先生者乎請以不

南北詩草

文

書

佞之言爲左券

祭禮便行序

先儒有曰祭禮廢而天下忘其祖矣誠哉
是言吾州僻在山中習于簡陋祠堂惟潘
氏一家有之不曉近作何狀斯編豈曰矯
俗第斬自盡乃心行既數年酌爲儀節大
都省之又省期于可常而見者猶難之也
夫六故非無事之地也不佞向有警語一

聯云賓游左顧肆設鋪張而祖宗曾難尺
寸棲神之地狎友時過傾懷飲食而祖宗
曾缺歲時享祿之文習俗漸靡恬不知怪
平旦之氣何以爲情噫亦甚矣不佞自顧
涼涼銳思就正有道若曰爾非宗子是名
爲僭因噎廢食所不敢知

公奠曹方伯文

辛亥秋

維萬曆辛亥秋仲有 明大方伯洵翁曹

南北游草

一文

文

老先生考終正寢工部具銜某某于胤君
憲史爲同寅之舊人去千秋情聯一體乃
涓季月某日束生芻酌明水相與酌堂下
而告以辭曰嗚呼百年大齊誰短誰長惟
甚盛德得全全昌荷天之休奕葉彌光衍
龜疇于綠字標鳳彩于青箱諦觀人世孰
與頡頏我翁少年賦獻長楊二難一體白
眉最良素絲之節煉金之剛臥虎在山懸

魚在梁公輔試材僉曰龔黃維臬維藩之
紀之綱勞來起哀鳴之鴻雁澄清遠當道
之豺狼瞻中外之敷歷既勞苦而勩勩西
蜀地險正紆憂乎 宵旰東山念結旋獨
樂而徜徉耽琴書以遺世資吐納以休糧
大耋方來 帝念菊皇國有養耆牛酒特
將繫胤君之篤孝戀膝下之不遑叩 闕
而請終養騰章我 皇錫類報可非常曾

南北游草

一文

文

未幾時哲人云亡陟岵興懷何嘗斷腸某
等痛老成之凋謝墮涕泗之浪浪顧小子
其何述訝無知于彼蒼計百身之莫贖望
箕尾而悲傷敬合辭而奠酒嗟長夜之茫
茫翁神在天翁靈在堂嗚呼哀哉尚饗

序程瀛渚文稿

往余栖息二磊因劉仲以識程生舞象時
旋復別去殆所謂交臂失之者既七年而

余官都下生乃勉作一來相視而嬉意適甚也語次出所爲制舉義與客互觀爾時余正苦腸風支脚匡坐血流盈股目不數篇篇不數行輒掩去然慧心實詣已自窺見一斑恨不三復終卷用當七發生之于文深乎其析理探微意不可一世玄言如屑洞竅擢髓深造而化漸入自然楚故多材士生殆未易材也余不佞舊于此道影響非真更年來多病卽課兒亦未目涉然終不免見獵喜生生且行余媿不足爲三都重抑神物異寶有目共珍咄咄少年生其可以自信矣余方有南河之役恨不能遲而燕山爲北道主神情來往故自不隔歸見所謂劉仲玉磊者余莫逆也其以是語之

高雲江先生像贊

淵渟混混玉立亭亭天倫之篤泰宇之寧醉百觚而怡三徑抱五斗而衍一經白首葆孩提之性青冥叶處士之星此所謂先民典則後進儀型畱餘勿用而明德惟馨者耶

祭朱念翁文 壬子秋

噫噓兮余所思乃在芝山之巔濡水之湄胡然一老兮天不憖遺憶庚秋之八月兮

南北游草

文

聖

操小舫而訪故知爰返棹于秦淮兮兼覓句以尋醫于時翁若吳二老兮雅同氣之塤簾眷 申命之用休兮亦竝壽而齊眉欣拂拭以登堂兮展通家猶子之私繫翁既壽而且康兮被豸繡以含飴偕吳伯而殷殷容接兮勤下榻以先施寧雞黍之繼繼兮殆肝膽之中披仰神王而面渥如丹恍躋嬰圃之游嬉顧芝蘭之繞膝兮覺

高陽名里之卑卑余深醉酒而飽德兮每
獻笑以忘疲快五福之咸備兮計莫贊手
辭偶狂態之不自禁兮各按景而爲詩
詩有臨雍拜老之句兮奉几杖而稱師
書之扇頭以壽兮希盈觴而解頤俄夜
闌而重翦燭兮更酡顏之有餘姿美得全
之全昌兮感地下而興悲孰非人子兮而
胡先君之見遺甫歌呼而放浪兮忽惋慟

南北海章

文

聖

以漣而旣吳伯倏焉其奄沒兮曾爲別之
無幾時翁固異姓而同胞乳兮嗟連理之
折一枝慘傷懷而不自得兮若猷敬之追
隨兩兩言歸乎太清兮後先甫經歲之相
睽睽侍御王事之靡盬兮轉風木而迷離
允立身行道以揚名兮孝終始而無虧方
且著補浴之功于百世兮用顯無窮之令
貽矧季方之難爲弟兮行踵接于皇達

若孫枝竝穎秀以參天兮見後來之愈奇
翁固閱千古而一視兮果何不足而用吾
黨之妻其某辱侍御之論交兮每道義以
相規逮持斧而西征兮遠矩範者三暮媿
邗溝之承乏兮慨心邇而身羈承二老之
大歸兮祇夢想而神馳謹百拜而遣束芻
兮慚素車白馬之多儀惟翁靈之有赫兮
翻然下覽而格斯尚饗

南北海章

文

四三

序周季瑩秦郵近稿

蓋余當通籍時業已識季瑩姓字旣來孟
城而季方託青氈一片卒業于茲非其好
也居有間出所爲近稿以投手披疾讀道
然莫逆懷然自失嗚呼文亦小技爾而精
言之所以傳聖賢之神神者吾心之神也
余每慨制舉家言其卑卑者勿論卽極才
情而標鼓吹要不過資適逢世捷取榮名

而止豈不自稱束于功令勉就平調噫亦人自爲束耳夫言心之聲也而文則根心之華也人骨既朽獨其言在以心會心其則不遠庸詎摹擬刻畫執玄黃而遺神駿者之爲斤斤乎以今觀于季瑩之文大都披雲見月洞竅擢髓如物在口而必吐如鍼應手而得穴獨往獨來玄言如屑其于文也深哉進乎技矣嗟嗟三毛逾益神明

同二卷

文

同

一點便爾盡去良工心苦寧適區區粉黛間而況進于此者乎其靈化可勝道哉季瑩神情朗博極羣書泚筆揮灑叱咄立辦行且就公車對大廷明光視草匪異人任余不佞快茲忻賞奇文而慰十五年願見之思也遂書以弁其端

有明孝廉葉長公光宇并配徐合葬墓

誌銘

癸丑夏

孟城葉朴甫之舉賢書也余不佞猥肩隨之相攜而試禮闈者三情好轉篤不自意以一日先朴甫鳴急謀就燕山酒壚爲澆礪塊而前期奮策行矣無何余嬰家難苦沈疴不能復問人間事雖大江而北共茲一塊土邈若河漢歲戊申竊祿冬官逢人道故則朴甫棄世且一年所悲夫南河承乏卽次孟城實始與若子郡諸生道敏相

南北游草

文

聖

接見生猶見朴甫也生方承重斬然家難頻仍言之不大了了既數月乃具章逢緝還事再拜堂下謂往者葬不得吉今茲永藏斬誌銘用昭不朽當是時余方遣文字業應之未能卻之弗忍既半歲乃勉成之誌曰朴甫者姓葉諱榮本別號光宇朴甫其表字也舊籍廬州合肥之開原鄉當高皇帝起淮上奄有四海先世諱遇

清者以從龍守禦功授高郵衛總旗是維
入國朝始祖遇清子曰仲榮更數傳曰
傑有兄積功陞百戶嗣由東去而傑始徙
家平阿之東村定居焉今所稱湖西葉家
累繩繩皆其胤也傑傳景輝景輝傳永珍
永珍傳欽欽傳庶徵庶徵則朴甫考也補
州學弟子有隱德入稱繼湖先生配紀子
四長卽朴甫生而顯美好讀書孝友性成
朗徹通曉繼湖翁嚴厲嚴遇諸子少借
容色朴甫委順繼湖翁嚴遇諸子少借
勤意年二十襲繼湖翁五年游黌校未
幾紀母考終朴甫以家督偕內助出奉繼
君下撫羣從送往事居終理嗣給五等
式增而式廓者頌表繼湖翁是勛第表當
是時仲弘本叔一本李崇本與朴甫共先
康學宮而一本崇世襲改適朴甫取其遺

女令配徐躬親撫育寧後所生自襁褓訖
婚嫁無間也胞乳至性豈特以者復生生
者不媿爾爾耶歲壬寅配徐卒于是年方
壯盛家務助勦親知者從吏續絃以自佐
聞之心弗善也曰母二則子護每覺蘆花
失刺丹柰抱泣輒掩卷嗚嗚况吾力不逮
古人寧自廢事而已遂不復娶時皆以爲
難朴甫勁氣剛腸直道不能容人過拔衷
竭憐城府盡捐而內積森嚴不雜非類望
之溫如叩之井如曾不希千里一曲之譽
居恆重然諾謹隄防趙職方麗陽始汝楊
之司李分校得雋雅稱知己往往有非時
之見而見絕不及于請一字至有與除利
病可爲地方永賴者則不憚苦口規規人
被其恩而竟不知難之方極因扶危義不
反顧所爲里東村地形窪下徭賦最繁

朴甫思猶已溺也身任減豁以甦痼疾必
得請然後適至自舉于鄉例有坊金之數
時當歲澇念不圖溫飽以困父母之鄉一
語盡捐而不自任德嗚呼士趨浮靡世運
江河競枝葉而遺本根驚虛名而薄實詣
文詞家大都然矣求其天倫之惇素位之
定獨行壹意永矢弗諼者可數數見耶雖
獲道與時違年纔強壯未剖文采弗

南地游事

文

卷

彰而立義較然英標如在不間于父母
昆弟之言其視齷齪泯泯者相去遠矣朴
甫自壬辰迄丁未六上春官皆不偶纂裝
且南而一夕病作遽不起啓手足而含斂
如禮尾轎車而途次卽安則同年徐君璽
蓋卿備諸勞瘁高誼哉而朴甫之取友必
端殆難爲俗人言也朴甫生于嘉靖丙辰
年七月十一日卒于萬曆丁未年三月初

南地游事

文

卷

六日俱丑時享年纔五十有二而繼湖翁
後五年始正寢養生未週送死弗逮朴甫
之視不可含者此而已子三俱配徐出長
道敏州庠生娶任氏次道承娶張氏次道
貞聘孫氏並通朗力學有父風女三長卽
所撫叔弟之女適張迴次適邑庠生陳五
典又次適王孫驕孫男三長延年聘徐氏
蓋卿子庠生日裕女次延祥聘陳氏五典
女俱道敏出次延嘉聘王氏孫端女道承
出女孫一道敏出朴甫先以戊申二月葬
天長之黃泥岡配徐權厝祖塋之側至是
開壙合葬歲壬子閏十一月朔一日襄事
禮成銘曰飛鴻在天羽漸于磐排難魯仲
抑情幼安持酒德頌作流水觀令緒永貽
俠骨未寒石梁之西覆釜名巒順受全歸
遺體斯胖寧而窀穸陰而芝蘭如賓同穴

來去般般

劉巨卿近草序

曩余序巨卿詩謂彬彬乎武有其文也自
謂篤論于時余方以鄙解之便取次南歸
居無何而巨卿亦自楚歸歸不以臯相視
而笑此胡爲乎來哉今天下不可謂不多
事矣而直令胸臆約結臥綠沈而種青門
乃巨卿厚自謙抑委適數奇時或酒酣耳

南北游草

文

五

熱忼慨風生指點天驕東躡蹠而西挾
倭狃小醜螳怒當車恨不得奮長組繫致
闕下譚方磊磊倏更恂恂觀其意侶有
所蓄而不能言也久之余還官更一年而
被南河之命過家祖別淋漓中則有扇
頭吟累累出諸懷袖余笑語巨卿此殆不
平之鳴憤發其所爲雄乎嘿不應已而披
玩視嚮集氣愈和詞愈工雅奏鏗錡嚴重

深穩亦復胸次悠然略無牢騷礪塊意余
知巨卿而不能盡如此詩矣別既一年奚
囊滿不勝負行就刻而余書以從臾之鳴
呼干莫偶鬱紫氣橫流不有茂先誰與神
識不有延津誰與天飛夫夫患無身耳巨
卿季當強仕如虎如羆屬疆場多事之秋
不卽效用行間第夜檢陰符朝殪白額雄
心猛氣聊且寄之聲詩計斗間異氣亡明
亡沒而行不復見也光彩艷發夫獨無華
陰土哉余日困暑濕言之無文曷足爲巨
卿重亦藉以博一笑而已

南北游草

文

五

蓋余病、更病痛詩、若文非
其任也、眉重既多、中輟而心
久又苦相規勉、絕棄玄者數
回、官以注、庶所短、長間一吮
毫久而成帙、二惟文終、取應詩
勘、長言、任止、任情、聊以自適、語曰

張

為之猶賢乎己、人其謂我何
癸丑初秋慶元自識



甌社游草序

小子鼎自舞象操觚時誦習六
陽何先生制舉文知為海內宗
王詰匠欣慕執鞭之日久矣願
屈首言荃句趣不能自廣如醯
雞夏蟲無以與乎域外之觀又

一

二

如臨池摹帖真得一波一撇肖
侶而終瞠乎其後比隨牒高沙
則先生以河使者建節之所臨
也彩雉疇昔仰止為景星慶雲
祥麟威鳳可聞而不可見者猥
得捫心歷井問奇函丈豈非青

雲之附而御李之榮哉先生宏
博精詣於學靡所不究更旁通
多可嘉惠抽揚不惟忘相臨相
轄之分并忘其淺固小儒時進
而縷教之譬則谷王之於百川
任酌取焉任其赴壑而歸墟焉

一

二

何善潤又善下其天性也先生
以此道行河批卻導窾而不與
之櫻諸如建閘築壩疏淤決滯
因時相度悉中機宜明可以鑑
乎可以準凡奸蠹之窟穴金錢
者掃除殆盡本之以湛虛運之

以清淨不為察潤索癡而人自
不忍欺數載安瀾斯民寧宇非
先生明德為觀此乎暇日揚權
今古與所司言經濟與師儒明
宗旨與諸生譚羔雉靡不虛往
實歸彬彬乎激頽波而還大雅

序

三

迺至梅嶺汪聲鉢池丹憲一切
籠為几案間物南檢溪沙東採
海若遠而太白近而四賢即景
得朋不取不捨亦不染著人則
見河伯效靈運行若遊座幾太
上之相忘即先生每自稱慵不

事事而孰知其審機消息觀化
踟躕就詩篇中游攬所及十步
九回頭倍覺良工心苦庸詎侈
風雲月露為觀美哉俄歷再冬
彙之成帙小子得受而卒業焉
願以塵務鞅掌未能了公事於

序

四

湖中以從壇坫之末但覺所為
詩若文浩漾滂礴變幻神奇靡
所不有而徐而按之卒歸於明
白坦夷優柔醇厚任天籟之自
鳴運郢斤於意匠一一倣其為
人曾不刻畫建安六代開元大

曆而屋熙建安六代開元大曆
超乘而上之舉忠孝大節經濟
深心聊且託之毫素益宏博精
詣於此特露一斑耳先生擘畫
淮河業有成績玄圭旦晚
錫矣而詩文行世者鏜鏜震旦

序

五

海內宗之亦猶百川東注小子
寡昧何能揄揚惟是啻弦感秋
而動草蟲應辰而鳴聲氣所召
不能自止亦以志相慕蚤而相
遇殷儻所謂於水見黃河於人
見歐陽公者其在今日乎其在

今日乎爰承命而僭為之敘如
此
歲甲寅除夕前一日淮海凡吏
林銘鼎謹書



序

六

覽社游草

六何慶元長人著

詩類上

七夕聞王式弘寅丈且至爲別恰一舞
矣時守鍾離 癸丑秋

今夕是何夕涼風拂枕過孤妍輝半壁巧
度穩長河瓜果論心素機絲入鬢蟠佳期
動隔歲縷縷別情多

覽社游草

壽王

喜雨吟二十韻時林守禱應

秦郵號澤國中乃無燥土歲運漕東南咽
喉出萬櫓量勢節所受最不堪久雨雨久
水盈溢田且化川藪意重疏防纔疏勢
莫堵但懼滂爲蓄今胡早稱苦祝融灑
風燭灼如有怒草腐盛流螢枝焦絕飛羽
屬爾白盈膝俄焉青易弊燭燭者三旬噉
數盡萬戶況當處暑臨禾苗望成稔龜坼

漸以開鴻鳴哀無主賢守亟憂民精誠內

竭取一愈達帝聞艾環寧比數正警肥

示旋兆商羊舞晨風捧雲興暮杵催

移時滿溝澮計日登倉庾三農慰而

車饒助補守曰豈其然吾皇篤祇祐

與子庶民共戴皇恩溥

聞六守何三明公新政志喜

家書夏往更秋來郡守天敎借蜀才頌

覽社游草

壽王

神羊三月異魂銷稷鼠一時灰耘苗澤

隨車雨拔薤風飛震海雷福路亡從洛

度旱封氣色儼重開

多年宵小煽陰燐一燭純鉤百度新威

廉生良畏志教將刑弼且還淳垣中伏

冠川嚮允門外如傷顧復親歡喜故園諸

父老數音偏解寫容真

舟中自訟

一水淮陰注十旬始再過因人成事少積
懶廢時多詩卷聊爲爾簡書畏若何蓬牕
漁火市羞照影婆娑

舟入清江浦卽事

伏水連秋漲平添幾尺強上流逢怒勇夾
岸剝膚狂先事徒彈指後時魏褰裳浪痕
看已定風雨正蒼茫

江母忌日寫哀

登社游草

詩上

三

當年血灑淚痕稠忽忽俄更十四秋同穴
永藏楊可柱終天遺恨水悠悠

推乾就溼幾多年不到成婚不異眠含續
心驚脣吻動斷腸回首隔重泉

我生多病歷孩提母茹酸辛幾暗啼大事
甫襄危證見相憐猶遣夢魂悽

最是恩深重所生 皇綸墓頂若爲榮迴
思口授經三字風木增傷負米情

清江對雨

紛披蘆荻病中身不到河干定幾旬鼓櫂
一來緣底事漏卮百孔若爲嗔天高玉宇
流雲亂暑退金飈送雨新欲破愁心聊對
酒洪波拍岸轉愁臻

王公隄

危隄行未遠功次不堪譏還寧雲方溼飄
風浪欲飛補苴嗟物力指點困心機卻坐

登社游草

詩上

四

蓬牕晚何人穩釣磯

偶念

專城喜借蜀才良素節真心說華陽于邢
此日江津明三推合璧有隣還自想榮昌

劉勿所

聞何守病閉閣

病亦人時有胡爲病乃公隄防賊在內情
竊習成風恰自勞心得何當走望同民情

天不遠勿藥喜由衷

自淮還一夕走寶應審疏洩之宜入夜
風雨大作聞隄有決而西注者紀之

南河碌碌兩經秋此際皇皇欲白頭歎薄
三千懸沫遠貼危旦夕處堂憂建瓴狂走
翻蛟室倒井宵迷暗蜃樓計洩支流流自
洩傳聞不定轉生愁

寶應極密溝與決口並洩適陳撫臺

寶社詩草

詩上

五

微求紀懷示河官二十韻

砥建河淮合湯湯百里闐審幾漸曲突過
眼逕臨淵歸席懷溫清揚帆望邈綿罡風
強拂面宿雨暗霏煙纔繫城闕切符飛斗
極先淺丁泥桴桴津吏鼓填填坐守嚴隄
撤驚看細草妍滌洄奔陸續蕩析會安全
北去濤聲惡西傾決口遙無端續黃浦有
相賴青天日者清江泊危哉兩岸懸周防

心目困搖曳夢魂顛返櫂行多懼窺臆悉
衆睎分疏稱洞古脩築任時遷展轉迷當
局枝梧甚昔年程功摹畫盡國耗全
錢電掃隨他諉雲興祇自便因循三尺闌
經費幾人股底事聊爲爾同憂曷勉旃一
勞希永逸未許習重牽

看鶴

昨來一櫂水雲賒拂拭辰興集早衙草若

寶社詩草

詩上

六

生機過雨暢鶴看比翼舞風斜橋梁不羨
溶溪飲招放應忘處士家坐久相親如對
語朝煙未擬卻烹茶

初晤王按君見虛賦贈

得御纔教滿風裏神凝秋水筆春工傳心
雅在筌蹠外前鄰相忘鼓鑄中七子參盟
優北地兩淮象指肅西風天高聽遠時多
異旋幹流通總屬公

熱甚

露說三朝白居易然火未西庭間繁炳語浴
罷苦雞栖開卷攢眉棄彈棋入指迷蒲葵
搖不定清冷憶刀圭

母壽寫懷

母氏加餐正白頭壽來青島恰長秋劬勞
自昔經千苦七十于今展一籌有客登堂
官事少無方就養 生恩稠毀傷顧影縈

雙社海堂

詩上

七

慈抱綠酒清歌但攪愁

周季瑩以詩來壽和之

涼風八月爽湖濱獻壽何須脯擗麟我自
斑衣羞殺水君將綵筆走芝輪珠含璧社
當杯影葆建瑤池過雨辰庭桂眩宵香
發論文記取甕頭新

新月

未晚長空遞玉鉤俄看素影迫西樓花迎

重露嬌全溼風蕩輕雲彩欲流

哭何三明大夫二首

公益六未半載愴
弟神明日新月異

而一疾遽不起矣哀此下民遙爲引痛

地阻親芝宇心驚掩鏡臺如神三月化何
怙二天顏得訃初疑夢聞歌轉助哀彼蒼
殊太酷十萬不能回

早怪烏啼切那堪虎視耽民窮應罷市天
奪未宜男照自餘千里清非著一簪不忘

雙社海堂

詩二

八

碑在口沒世起頑貪

儲皇祝壽口號

曙色平分曉露灑前星默默拱天皇重輝
漫檢千秋鑑諭教寧誇有道長

中秋前一夕對月

仍舊韻

放衙先得月鼓興一登樓魄淨寒生臂雲
輕翳捲眸素波凌暈腹鳥影定枝頭圓透
疑無欠回瞻怯鬢秋

中秋依昨韻

萬戶涵清影依稀蜃結樓相攜小兒女重
豁病心眸濤渡廣陵曲時二子舟歌翻水
調頭青天不可問杯酒當千秋

看桂

向晚矚庭柯天香和露發紛紛葉底金濯
濯枝頭月

憶昨月未朏苞含香蚤泄尋香送酒籌恍

覺社游車

詩一

九

爲壽筵設

天高一鏡明良宵恰三五把酒坐花前相
輝共吞吐

花摘更花開秋風俄兩度我自權主人過

眼聊相聚

萬壽節足疾不能趨事枕上自傷

南極星臨丙曙輝波臣有夢歎黃扉憲餘
月影依稀入心近天顏只尺違檢點下

堂悲錯趾迷離問夜想求衣始終言季季
何在撫枕拋衾訟昨非

走筆送王時山民部還朝

淮水盈盈兩度秋情聯一體義同舟重紆
庚癸煩心計矢指煙波遞酒籌袖滿清風
天上去梁懸明月望中悠歸朝但遇南
來鴈莫惜金篦破遠愁

生日

覺社游車

詩上

十

四十七年渾擲梭其如寡過未能何天刑
莫解神明少心病徒煩藥物多顛倒夢魂
羞獨寢胡廬官事與同波強顏獻取高堂
笑桂酒重拈且放歌

哀陳成所

同科同第復同寅誰侶同門意氣真鍼砭
每從言下盡草蔬不憚主來噴余寓城東
陳不遇直入臥性存可憶三生石情歎單

畱半士身獨喜佳兒能負荷論文衣鉢蚤傳神

林守偶恙詩以問之

恰侶三秋隔慙無七發豪橫生容鄙各自醉減醇醪勿藥清虛賢因心撫字勞黃花看獨坐遲爾破牢騷

季秋月朏賞菊

暝色初收靜晚衙攜兒呼酒坐黃花杯衝

雙社詩草

詩一

上二

纖月浮香蚤簾拂輕風遞影斜青眼借紆陶令癖白衣還憶野人家寒英瘦魄經年照欲賦傷秋思轉賒

九日清江浦舟中有菊

天空雲淡曉風柔藍水淅淅彩鷁流何處移來三逕景相看引去一帆秋前川不減高山興長遂生憎短髻颺強自寬愁聊對酒甕頭未擬破心頭

王筠野夷丈招集

朝來斂柁定風幢景對黃花酒撲缸氣合星文傾北海坐移日影上西牕同心雅聚迎涼快異世名標脫帽惹地遠秋高堪覓句願慙楓落冷吳江

歸舟趁月

雲斂長空夜色澄中天皎月共波凌蓬牕坐久衣裳溼水氣涼生枕簟冰

雙社詩草

詩上

三

來去楓林葉未稀蘆花拂水鴈南飛耀金沉壁三更景著線添綿九月衣

壽李彬齋五十

玄霜十月下邳濱酒媚椒花脯擗麟大壺源源剛半百小陽脈脈鵲長春沙隄玉種承家近甕社珠充入掌新金馬門高紫海秀吉祥善事許誰倫

嚴忌寫哀之濟道中

烏啼霜後慘傷懷
陟岵何心戀計偕
一日三公嗟負米
十年九死但支柴
終天莫解黃焚墓
忌日初臨血灑淮
無路相逢除是夢
夢逢卻恐笑顏乖

韓推部襄宇畱飲卽事

通宵忽忽恨成堆
知己相邀緩步來
坐久不禁嗤口咲
杯長還許唱聲催
同舟共濟情何戀
一醉千愁計莫開
歸臥蓬牕揮擢

雙社詩草

詩上

七

穩風吹絢雨落燈煤

清口守風

荒城返照古甘羅
下瞰漕渠領大河
浪拍周遭人定勝
纜牽覩縷客愁多
北來鴈影三秋色
西去豬渚萬頃波
坐久頻呼桑落酒
當風記取醉時歌

枕上憶得舊韻賡之

時立冬前夕

昨來一擢信風帆
權斂風迴冷客衫
過隙

殘陽支枕熟占星
獨語隔窗黯禹功
四載應誰繼賈策
三籌未可攬水氣
寒多霜氣重秋光
不待使人嘆

立冬寒甚舟行又爲風阻

冬日節初臨冬風
氣何凜晝寢不成
夢添衣更引飲

昨來多陰靄今幸
披杲日寒溫若雨
懸氣候初無失

雙社詩草

詩上

五

我長自南方秋高
熱猶苦一夕驟寒
生分明漸北土

秋氣歸寒水水深
風愈急風水解相
遭擢聲轉咽澀

出清口宴坐

向晚風恬信去航
歸鴉古木帶斜陽
當牕一望人家少
回首三秋客思長
詩省推敲聊自適
功加苴補若爲良
平波極目容忘

寢漫檢圖經習禁方

曉行

一櫂辭清口連宵阻石尤莽蒼行未達灝
渺目交愁夜色侵牕冷朝曦曝背休開帆
彌曉望安穩北來舟

晚眺有所思

輕風凋客鬢緩櫂拂波紋葉密霜千樹沙
平鴈幾羣桃源懷舊隱桑落醉殘曛一水

龍社游草

詩上

卷

三秋隔淒迷過隴雲

加河

望望加河水迎流一櫂過節宣調地脈容
與定風波橫議徒爲爾前功轉見多因人
悵往蹟歲晚惜蹉跎

暮行

晚去三杯適臨牕祖落暉平湖風鷁渺遠
樹宿鴉歸坐久看雲度思長逐浪飛丹林

透燈火砧杵韻依依

曉行遇淺旋發

癸丑冬

漠漠霜天淨橫空信鳥過如李清獨語可
愛影迴波阻人勞只交愁客去何披衣
遲曉望取次恰盈科

阻淺

三夕舟行未半加風輕浪淺若爲賒自從
驛置遷移後棹挽何人不戀家

龍社游草

詩上

未

永落風高十月寒懸隄有署署無官官船
一閣民船守不是尋常上水難

夜行

新月初披隔隴雲試拈杯酒不成醺蜚蓬
暗度愁交鎖蠟燭重燒夜幾分

偶拾潘麓原憲史所寄扇頭句賡之

經年帶得許多愁省識梁間月一鉤字惜
塗鴉應解吟詩成刻羽若爲酬因緣問遣

端陽後鄭重書來白露秋詘指歲寒難黍
約蓬牕倦倚暮雲流

晚眺

風輕去櫂晚月朏恰三夕對月試占風波
紋逞金壁

舟行半月多元坐形支搞簾捲月窺人塵
襟淨如掃

對月擬呼酒顧影慚酒力憑風望久之衣

帶真消息

入泐在月晦行行日彌苦兩利趨便空會
須煩地主

偶成

獨立斜陽水上天依依衰柳尚含煙遠山
紫氣平湖白鷺見前谿穩釣船

入濟周水部霍太移尊舟中卽事

萍蹤無主遽泐流三宿凌風亦快游櫂鼓

泗亭中夜過撓停濟北素心投經年勞結
凋雙鬢抵掌從容破百憂冬日飲和先自
醉蓬牕杯酒重綢繆

留別周霍太

泉源脈脈地行安三載劬勩一指彈片見
隨教肝膽盡重過莫放酒杯乾同心共濟
應天合對面輕拋恰歲寒別後相思隔煙
冰不堪揮手勸加餐

濟還

輕風習習盪歸舟素月娟娟重旅愁獨坐
寒燈姑飲酒夢魂先已到邗溝
清宵無賴幾拋書風透牕紗月影疎對景
自消還自息等閒來去損居諸

風寒自遣

來往再浹旬茲乃張帆下飄風吹左側迫
淺費撐撐望遠一推窗如刀撲面打天高

斂薄雲草枯被連野山光半有無去櫂列
奔馬吮毫指欲墮對景不能寫縮縮顰毛
森連呼拂尊罍

舟阻

去去遲加水株守心欲折歸出泗亭南朔
風吹凜冽曉發趁風駛洳口忽已閉彼閉
此應開其如開未徹丁夫墮指怯坐視無
人說一望維檣擁拘拘客思掣曝背想南
牕冬日真可悅宿醒未盡解元坐轉疲茶
呼酒爲解之行止從天設

夜寒特甚

風急龍潭小雪天寒威先到夜行船明河
欲凍三星迴離葉爭飄兩岸旋屬爾顛毛
蒙蜩縮伊誰赤腳走鵲懸微山月照平湖
滿遙羨沙鷗穩對眠

舟過洞山 大浸頗劇問知故平田也

瀟瀟小嶼列眉低漁艇分馳望欲迷道是
游波淤不去十季前此麥連畦

阻淺晚接袁觀察位宇書

涼月披輕霧歸航著淺灘書開疑晤語酒
到足驅寒恍惚千山隔推移一水難何當
連夜發自在榜人歡

舟出浮橋寫恨二十韻

袁觀察新造爲舟擡散數行

三宵離泗亭安穩北歸艘櫂出洞山湄湖

雙社海直

詩一

五

光浸左肘彭城望莽蒼淺閣遲株守丁夫
向曉集邊曳多氣嘔脫淺近浮梁橫帶長
虹走往來行蟻貫編渡祇見醜功德頌無
量川流共不朽歡喜奮而前渾忘節所受
開頭把柁人名曰長年叟恣意信波下到
乃莫措手梁纜一道通重輕勢非偶衝排
薦有聲纜解無能糾忽忽去遠而迴瞻心
侶剖媿分同室憂躁進亦何有寒風小雪

天內熱汗顏忸憶昨膠阻時消愁姑飲酒
夢裏定驚魂覺仍開笑口胡弗忍須臾徒
然滋病詬往者不可追若爲鞭其後珍重
袁使君生平躬自厚

舟過三山決口

洪波西去渺舊道北來稽功補三山潰行
看萬力齊如雲揮畚畚計日起塗泥積埽
懸標識黃河係保障題

雙社詩草

詩上

三

望夜對月

霧捲月初澄水天連一壁舟子弄槁梢碎
影俄歸宅

過邳

夜宿呂梁水下邳信筆航帆張清曉發瓠
建濁流長一卷懷黃石孤桐在嶧陽放叅
日近午曬髮且疎狂

夜過宿遷

晚櫂孤城出巖更漏下三月明波自蕩夜
永夢方酣候吏駢趨苦勞人歎寢慙起看
蘭報喜脈脈想空男時知兒房中當婉因舟中盆景一及之
過桃源范令投所條地方事宜讀之志
感

入境呼名便欲僊停撓問俗早淒然痼瘵
今有賢良在歷歷規條得意先

桃源非復昔桃源恨不凋疲手自援一片

雙社詩草

詩上

三

真心流紙上花陰佇擬再逢潘

將至清河趨行短句

晚風不動水流涇斜日初沉現一星指點
槁梢各努力月明早已到沙汀

發清河旋爲風阻

朝趨清口浪聲淙凜冽寒風撲面從一水
邳溝容易下石尤何苦遲舲舫

曉日晶熒照影單涇流回首重瀟漫十姨

無事嬌態逞岸隔茫茫左右難

過淮而南夜醒有述

早謁龍門午放舟清宵一水信中流過河
且喜寒稍減撫景還傷歲不畱望近春暉
萱草色愁窺月冷荻蘆洲往來傳食曾無
補衾影何堪獨寢羞

到衙

霜天暝色暗前旌望切城闌十里明柳剩

建社海集

壽上

五

長條隨浪去月流素影趁舟行

去月今宵作遠游白頭纔破倚閣愁酒傾
一榼兒催寢漏下三更語恰綢

寄速黃樵

初時令

霍山晉楊州府船政

清真不受一錢高簡命初酬撫字勞挂

笏朝畱衡嶽爽吹簫曲度廣陵濤竹頭木
屑長材試渭樹江雲短髻騷數載神交天
伯合攀車未許遲嗷嗷

寄送黃農父參兩陞任東萊未達

三載饒民譽丰標迴逸羣量移才益煉遠
別思如焚海市迴朝爽江城隔暮雲清貧
行莫厭勉矣鮑參軍

日南至祝聖恭紀

夜肅霜嚴漏水沉葭煙初破管中陰夢憎
蕉鹿衾裯恥鞭香銅龍歲月深落落晨星
憂鼎足紛紛國是竦天心臣恭稽首歌陽

建社海集

壽上

五

長極重行看散釜驚

哭妹

字之

至三夕遣兒往哭并取二甥來

一身分二影有妹隔居諸力盡事生歔眉

交鎖拮据摧肝傷溢爾賈淚灑漣如強爲

高堂解茶將暗裏茹

四七年爲婦酸辛百種淒淒釵釵餐荆布兒

女孺孩提別日驚顏瘦經秋慘夢迷甥甥

眞結領取護媿媿

之寶應看壩工

痛還思痛定無賴強登舟足國咽喉切
勞人畚鍤稠波恹心倍苦霧散眼交愁
疲寒方重伊誰挾續謳

工所卽事

水落三冬正小寒丁夫楫楫曉風餐因時
導利難謀始併日趨工又歲闌被野彤雲
看閣雲回頭朱夏慘驚湍一勞永逸當時

璧社游草

詩上

圭

計力疾循行敢自寬

吳公祠二首

臨漳浪拂海雲高憶取江城再夢刀響在
人間清絕俗勞宣河上遠流膏承家節操
來茲厚比屋謳吟去思牢黃口時予聞故
老嬉嬉俄頃頓嗷嗷

一錢選受凜冰盤手起泥塗衽席安舉毀
從教滄海變神明如在斗星寒眉脩豈謂

芴生妒碑仆翻成永不刊近水極思功在
水暫棲小閣俯飛湍

慶曆之間兩湖大溢肖渠吳公筮仕
吾六者數月而備才於郵疏障安流
民獲免於溝中瘠任後特祠旋爲仇
廢余到官久之始識舊宇所在爰就
其畔小樓闢門設位蓋廢且三十年
往矣工力不逮聊寄存羊因緒恢張

璧社游草

詩上

圭

敢俟君子

送徐蓋卿年丈歸隴

白馬傷心土一杯迴瞻道氣古人求我來
計日親芝宇君早承虛記玉樓破瑟聲沉
流水恨論文韻冷暮雲愁指窮浪道薪傳
火有子昂昂負荷優

偶成

冬寒初應節入臘損寒威滕六慵妨獵陳

三快卻衣鶴閒駢足跛梅倦逞顏肥獨喜
安平役乘時應指揮

喜雪

濟上舟歸早見冰暄好冬自轉生憎朝來
幾片因風雪閣筆幽人也自興
經時莫減病胡塗清冷空拚藥物迂坐久
虛牕容一白會須掃取入茶鑪

夜雪曉起口占

卷之九

詩上

三

曩雪朝徂午今茲恰以夜曉遞冷如刀飛
英未蔽瓦

薄驅地下蝗淺照壚邊鶴豈謂不封條太
平符可佗

贈袁醫

班

一杏花開五葉新金鍼入指妙疑神尋常
愛爾敦儒行與物同春不厭貧

吳醫

一俊

完璞溫溫渾未彫虛舟不倚任消搖承家
指訣承螭手獨葆恆心故自超

雪

時兒當過廣陵

孟城三見雪一見一番清瘦影還憎素枯
枝轉佗瓊披頭延竹友却掃定茶鐺遠憶
橋頭客衝風度馬輕

遣船迎兒連朝苦雨

時立春前夕

烏栖驚不定心斷廣陵西夢自春先結兩

卷之九

詩上

三

多雪後淒呱呱兒共女縮縮水和泥官舫
相遭處一寒酒當締

迎春且至閉閣看梅

孤梅小閣送寒天瘦影橫溪又一年積雨
飛英風弄雪含香破臘水浮煙波臣有淚
愁銷骨遊子無心唱扣舷聞說春來春自
好却嫌歌舞重淒然

暮雪

一冬寒未徹冬去轉寒增雨雪交愁溼池
塘再見冰解醒長自醉望遠定誰憑却喜
豐年瑞 皇綸建鼓應

時得新雪之報數夕耳

立春壽母

雪明杲日照邗濱梅蕊含金送臘新歲歲
酸流五斗戀聊羞杯酒獻長春

臘去春來正午分涼涼菽水若爲慙低迴
忽實高堂淚強笑那堪一斗醺

雙社游草

詩上

毛

甥至

雙來甥傍甥亡見慘如何失乳吞糊少啼
衣漬血多毛森趨抱膝指墮想提戈悲極
容生喜鳥鳥早定窠

除夕

時郭高二子以送甥在署

生憎鹿鹿醉鳥鳥又到春風甕社湖眠食
從容憑藥物居諸來往媿頭顱折柑莫破
連枝苦爆竹那消癭影迂守歲歲寒情不

相呼杯酒汎屠蘇

元旦祝

聖 甲寅春

元旦初開日月新維 皇悠久輳長春雞

人五夜聽銀鑰鷺序千官拱玉宸化日空

亨君子道俊風未掃諫書塵紛紛厭薄都

桃梗左个何當展四隣

又時聞邸報有喜

去冬寒淺雪霜稀臘破三陽信不違辨色

雙社游草

詩上

毛

更闌澄夜氣呼嵩炬偃接朝暉威伸造膝

何容易愛割分桐可庶幾歲運曷隨天意

泰六符無取贊 巍巍

二之日拜年歸飲卽事

睡起臨窗曙驅車請謝稀宿醒思卯酒朝

爽薄春衣大放尋今是雞鳴省昨非還將

同調客坐隱對忘機

寄送李元祉還都

五載睽違一水分 天高室遠思如焚
痛深慘割應憐我波障狂奔擬待君
僊舫醉邀湖口月客梅香破隴頭雲
何當雞黍紆相過坐對春宵檢異聞

曉行

同舟酒散夜漫漫曙色臨窻睡未闌
起櫂忽驚蝴蝶化拈衣不減鸛鵲歡
地當婺女迎春蚤景遞條風拂水寒
卻憶萱闈晨省

健社游草

詩社

圭

闕儘將婦子話團圓

淮回畱別樊致虛比部

已未卽行

十載神來往同舟願不違岸容人日麗
歲首客星稀片合譚方淺臨岐手重揮
詩筒一水近蚤晚寄心微

知兒生子得報

睡起蓬牕曙披衣接喜新夢蘭香是國
坐草日爲人色動充閭蚤情耽抱膝真
含飴

三世弄慰我白頭親

樊致虛相過小飲

共坐蓬牕日影移論文未了更論詩
應求調合傾杯酒歎吐風生拂水湄

穀日忙從客裏耽茶煙一道添黃柑
雁行喜御龍門蚤雛弄心將鷁首南

孫生三日

砌蘭朝入夢

吉祥草一名報喜蘭夢生東壁上根深入而葉鮮韶前是

健社游草

詩社

圭

國之句辰報喜添孫湯餅三朝戀金錢
百歲溫愛深疑不定室遠思如奔自笑
胡爲爾以金注者昏

抵衙志喜

歸進兒詢一索男胎懷十月重逾三
出胞不血湯辭洗拂額如油髮自繁應
共翁長形濯濯但須乳飽睡酣酣更憐
阿婦春宵永與庶同心饜苦甘

初見孫告廟命名曰淵如乳呼淮生

淮來問喜話連宵曉起看孫恰七朝質粟
充融無玷缺家傳清白有根苗呼名記取
川流近告廟欣承世德遙望色高堂歡介
福好將春酒頌繁椒

元夕醉中

時年家業生攜厥弟子來共飲

風急三朝鼓百昌依稀春草動池塘六街
燈火星輝發一醉闌珊月滿梁世講不辭

覽社游章

詩上

章

分漏永朋孚坐惜引杯長徹明已緩金吾
禁遙憶飛塵擁建章

林大夫王鉉招集東山與周學博李瑩
俱山主有四賢祠

文游載酒快登臺萬井煙花逐夜開松月
窺人迎火樹鼓簫逗景落江梅先搖銀海
當杯炫掌媚珠湖入浦來仰止四賢標格
近長明漫佯指窮猜

懷古登歌亦吹臺十年襟抱爲誰開連盤
影競梁間月著節愁舒隴上梅頂自六鼇
芳苾戲膏將五鳳御溝來側流歲吐天家
粟漁火分明不用猜

坐久口號

陟彼高岡月轉窻蓁蓁街鼓鬧銀缸杯分
白墮知多少袖檢黃柑贈一雙

千金一刻損清譚急管繁絃漏下三惡客

覽社游章

詩上

章

濡頭容潑撒歌兒匿笑逞嬌憨

出廟遇佳處輒坐記之

酒闌錯趾倩人扶趁月西歸景遞殊五夜

絃歌沉漏水六街燈火照流蘇

更殘人氣薄春衣鼇駕連雲到處輝汲汲

如狂回顧景行行且止竟忘歸

韓民部襄宇權竣還次走筆送之

聯翩二十四經秋燕市春風想壯游狎主

齊盟人異世是劉曹分共濟爾同舟膏而
不潤長心醉規以爲瑱蚤氣求別後詩筒
知近遠青燈夜雨結深愁

寄黃玄蓋給舍

牕梅纔放幾枝鮮坐惜春風又歲遷我自
飛槍時控地君將氣力擬回天三文構彩
朝陽重一水分江夜雨綿披瀝尚煩滄海
釋波臣何以佐涓涓

龍社海車

詩上

龍

孫滿月時寒疾初解

淮來鎮日下簾鉤花信風高不自由蜩縮
浹辰塵閣筆雛將滿月酒如油絲延弓冶
鑪煙爇檢點茶湯室語綢草報春暉足生
意重重摩弄果忘憂

入淮謁撫臺考滿便之清江

斜日扁舟照晚汀依稀葦草色望來青春光
但飽長身粟藥物那銷短髻星

六載郎官二載河補苴莫展一籌多等閒
尸素重書考岸自紆延水自波

侯生予民部招飲

是日爲春分節

朝來斂柁浦中清令序俄更意轉驚坐惜
三春容半老相呼一水快平生顯昂玉自
兼葭倚繾綣杯教肺腑傾底事波臣籌莫
借上流節制爾分明

胡環水榭部同日飲

龍社海車

詩二

龍

蓬牕醉倚恣安流杯酒重拈薄暮留波東
桃花尋舊蹟時看板開去留之宜曲繡楊柳破新愁
素心雅聚風生几春色平分月滿樓義氣
亾從傾蓋合盈盈一水信同舟

花朝口號

輕風習習水沄沄花信朝來定幾分一半
春光隨浪去客牕無酒亦成醺
漫說乘風破浪沄坐消好景又春分可知

未飲心先醉欲飲翻嫌不到醺

草色含煙拂艦云岸容送暖逐簾分朝來

却想春風坐一飲醇醪蚤自醺

早謁謝考故云

杏花初吐浪花云春到枝頭可十分最苦

韶華容易過憂心忽忽已如醺

遇風

花朝初不見花開但見長隄柳浸迴懊惱

連朝花信惡白頭人重倚閭猜

雙社游草

詩上

卷

看梅

底事春過半牕梅剩逞菲有風香送暖無

雨笑看肥濃杏容疎魄青楊照縞衣顧慚

東閣咏杯酒醉斜暉

暮雨賡韻

是日爲丙子生辰

日漸行拋卷方塘柳自菲伏雌春酒熟睡

鴨晚春肥隙過風搖燭寒生雨薄衣蕭蕭

松竹響轉眼戀晴暉

風雪寒甚卽話高二振乾

春色平分又浹旬強風鎮日惱愁人與君

襖抱勻香晚擡眼雲迷送雪新柳線搖搖

長次骨桃英嫋嫋淡傷神添衣無賴忙呼

酒一任顛狂且入脣

是日發滿牒對雪紀懷

六載冬曹二載河拘拘莫展一籌多生憎

傲骨輸人柳取次柔心後女蘿未易敢云

雙社游草

詩上

卷

官事了不驚其謂考功何桃花半吐風吹

雪化作漕渠幾尺波

雪後寒

退食慵拈筆臨池又見冰蜚推昆小縮惶

斂穀精凝吐秀花仍倦含嬌柳暗憎迴思

冬日日冷暖若爲憑

舟南過露筋祠

荒祠岸立曉雲開古屋依依燕子迴多少

鬚眉隨浪盡見筋千載不沉灰

泊文昌閣

二月行河入廣陵向來底事苦因仍人煙
簇馬橋頭度江閣維舟水氣凌約莫風恬
雲自漫須臾客去主無憑梅花嶺上春多
少計日從容載酒登

瓜洲道中

莊家過雨麥盈畦一徑河干午正鷄地接

覺社游草

詩上

覺

伊婁迎水上江分京口列眉低思牽弱柳
深停櫂步仄危梁淺架谿雙鬢漸凋滄海
寄悠悠世網重淒迷

想金山

時漕使且至多官羣集京口

不到金山既九春安流咫尺迴迷津尋真
本自拘凡骨作客何堪避主人句覓青峰
神授遠心懸丹壑夢遊親呼兒拉友操舟
去寄語川靈莫浪噴

晚行

浪花輕捲菜花肥草自平鋪柳自菲斜日
江邨催櫂穩東皇故遣報春暉
暝色行來古岸分層雲結去晚炊紛開簾
襟袖生餘爽自在東風拂水紋

泊儀真

珠金何處檢溪沙細雨吹風度柳斜餽罷
推牕寒拂面杏園初見幾枝花

覺社游草

詩上

中

一時桃李種真州夾岸連谿雅自綢嫩蕊
柔條生漸徹山桑省識舊風流時王今謫
自蒙城未
月也

清明寫懷二十韻

意緒無終薄搖搖畫舫旌通渠遊汗漫令
節轉清明身自支離係過緣悔吝萌猖狂
容土木潦倒戀簪纓病與時俱長慵將學
不成補苴慙事寄檢點媿生平淺滲桃羞

面空疎竹度聲宵啼憐杜宇朝爽迫蕪城
幾見歸梁燕愁聽出谷鶯柔桑樓戴勝嫩
柳擲倉庚草競鋪茵細風迴拂艦輕踏青
寒食邁脩禊上除迎瓠子嗟沉璧花神省
弄瓊蕭然僧興味老矣客功名雨驟紛紛
落雲迷冉冉征何當高士咲空想少年行
詩思繁茶竈文心付酒鎗五窮虧子職再
考辱官評列權看鱗次層波起鶴鳴歲儲

壁社游草

詩上

三

漕百萬一水望盈盈

又口號

無花無酒若爲心多雨多風解助吟正是
蕭蕭饒興味自家真味幾人尋

三汊河

真揚行一水汎汎雨中槎江接伊婁近湖
連邵伯賒國儲容萬艘地脈衍三叉晚
霽雲垂溼桃含幾樹花

江都晤趙父咸熙俄而別去

無意相遭一識荆江干過雨正清明望親
芝宇雲停鶴春曉蕪城柳度鶯廣愛怡教
僕志滿論文還許素心傾娉婷河上經季
事歸聽絃歌比屋聲

抵衙看蘭

來去清明候春暉願不乖白頭看詐跌黃
口笑投懷思減青峰句杯分繡佛齋蘭開

壁社游草

詩上

三

芳澤滿日影漸西階

三月三日倦筆

是日

試士俄傳

哀詔

歸舟纔初定流光去何駛清明雨乍晴比
舍繁桃李薄霧散朝暉良辰逢上巳思長
入柳紛愁結縈波起未午放頭鼾覺回牕
倦倚嚙哀過使車授簡廉才士悲喜一
時并倉皇渾非是有花閒度鶯有酒潯浮
蟻脩禊想蘭亭斯文畱曲水感深今昔視

如醉還如痛

感興

時福藩行李由黃之

旨執

花信高揪水信風桃花瓣瓣舞殘紅小窗
靜倚看雲閣白日分明過眼朦

歲運由洊百萬擔黃開洊阻若爲堪王躬
但願行安穩何不先驅一路探

慈寧遺詔至恭紀

徽音文母頌重光玄默文皇藥自嘗四十

薨社稷草

詩上

聖

二季天下養回頭一笑踵先皇

大練含飴內則培濯龍流水外家裁喁喁
感泣聽遺詔廣愛無方一念推

之寶應

青滿長隄綠滿陂蓬牕睡起日遲遲雲披
穀雨春將老路出安平景遞移無酒白衣
趨夾岸有心黃鳥戀交枝輕風緩擢桃花
淨袖舉茶煙拂水湄

閱寶應誌

楚州獲寶十三多但借天聲壘兩河浸假
卻從烏有去特書其謂考亭何

妃主纍纍戴竹筭唐家法祖真源祥符
異日天書降北敵將無也被謖

歸舟午睡起

仁雨仁晴天通津銷水怪柳長絮欲辭鶯
老花如懈極目送波紋閒情輸酒債歡逢

薨社稷草

詩上

獨

運艘稠望轉重閣邁庚癸競相呼泥沙

胡不戒思深白簡繁句淺青峰殺獨往信
紛挐普存省勞瘁拘拘宦味疎逐逐春容

憊抱膝喜非遙倚閣羞用介拋書午夢回

聊寫歸心快

柳花

明庶高翻午絮飛穿簾送編著人衣飄搖
歷歷青開眼點綴盈盈玉損肌舞雪描真

憐謝女黏泥作證省禪機臨池漫惜春將老
賸有長條過雨肥

樊致虛以上已家集詩卷見寄

時封翁在署子

姓皆從

愁中寄我夜光靈起燭寒芒睡眼醒句自
池塘標玉樹書將禊事走蘭亭墳麓競脩
長春酒几杖堪橫下里經取次一歌爲母
壽青峰江上幾人聽

陸社游草

詩二

五

畱春 是日酉時立夏

春色平分未減寒寒銷忽漫又春殘慵多
拋卷憎眉重睡久拈衣省骨酸荷信翻風
錢自舉竹萌帶雨玉初攢徘徊過午情尤
戀只恐西階日漸闌

璧社游草

六何慶元長人著

詩類下

黃儒一相過卽話畱之

甲寅夏

二載分違一水綿君來恰喜豔陽天開樽
坐惜巴山雨擊檣行呼白下船盟狎東南
誰執耳機投笑罵總參禪相思相見何容
易且就平原十日便

璧社游草

詩一

二

周霍太入淮旋去寫恨

濟上分襟十月寒歸來鎮日望旌干飲醇
自醉生平盡莫逆于心禮法寬難黍舊要
餘夢結龍鍾獨語又春殘等閒坐爽樓頭
約脈脈相思指暗彈

袁觀察二臬 命下家茶恰至寄而賀

之

邳溝衣帶接淮徐一水同舟悵索居空洞

汪汪容半士既依昔昔剖雙魚衝塗只恐
生民盡累伐還需太史書取次序遷君固
有山茶過雨寄情疎

寄賀周霍太改銓

相憐一水共三春河上真詮豈異人我自
機忘容放浪君從吏隱餐清貧泉源有相
勞心舊水鑑無私宰物新爲問歸朝何
日發遙遙雲樹幾含顰

寄馬六初侍御

都門袂解更三春世路于今幾局新披瀝
傳將封事苦醇醪醉接手書眞盈盈一水
青徐近落落千秋管鮑親茶自故鄉鮮未
雨有心好在故鄉人

馬之先爲
六堂故云

寄候高中丞東溟先生

函丈興居久未通五秋填撫浙西東叱嗟
有意龍沙澤收拾無邊蜃氣龐遠志遂初

何小草高山容與自薰風故園松菊寧須
戀九列晨星擬待公

陶蘭亭公昔以二詩見寄依韻報之

一顧當年費品題起居日遠若邪西臨池
小篆閒看鶴載月長歌自捧犂犂塊祇今
澆琬液綸竿何以卜磻溪世臣雅負安邊
策聞道雲中欸息鼙

三十季前汗血驤叱嗟應手欲飛揚一行

通籍憂多病再考當官職半荒合調有文

容天罵沾脣無酒亦清狂會須杖屨從君
後國有人焉紀太常

送賈元一入京

手種繁花一縣勻流鶯朝轉出邗濱相知
雅信粉榆舊獨立行看瑣闥新旋幹伊誰
恢八面光揚未老正三春長風破浪待公
等取次雙魚慰故人

陸瑞亭觀察舟過旋別走筆寫衷

六載相思別後勞八公爽氣望中高當關
爾自脩眉妒佞吏予將短鬢駭紫電遙飛
名異代青雲早附客同袍河干坐惜披襟
語忽漫驚分首重搔

哭劉大司空用齋先生十絕句

海麗蓬瀛屬太行門高金馬切 明光連
枝玉佗難兄弟折一何從問彼蒼

陸瑞亭

書下

田

行道揚名蚤壯游劬勩三十五經秋得天
厚矣胡天奪花甲居然減一籌

水鑑精裁最折衷高牙填撫浙西東功名
數歷渾閒事與世相忘一笑中

千頃心淵萬彙滋九秋邦土一肩支去年

簡正司空席勞苦功高髻未絲

一時官府競嘈嘈傳奉其如 天聽高因
應不隨還不激鞠躬盡瘁渾忘勞

虛舟不倚後調停大冶無私植范型松自
峩峩崩萬丈空虛在 國幾晨星

過庭師友共淵源夢卜非時老臥袁一日
三公良不易詎堪少子獨辭萱

金母人間九十三陳情有血灑輿籃 特
恩剛被非常眷屬續還應不可含

移孝爲忠廣愛周宗彝圖畫古人求亭亭
秀出承家節不盡畱餘負荷優

陸瑞亭

書下

五

半士容容大廈遮泰山喬木遠咨嗟臨風
一哭神千里匏繫空懷走素車

之淮舟中晚浴 時旱甚望水口占
春去桃花水不興輕風緩擢意無憑挑鐙

兀兀科頭踞亂入飛蟲打著鐙

隄中青雀奮千頭隄外黃雲簇幾坵輕汗

不乾茶力透拋鐙且佗浴人游
芒種將來種未鋪愁看衣帶隔長湖農時

不敢分涓滴農事那堪任有無

極重纍纍竹木多運行著淺自家蹉等閒
疏瀹徒爲爾慰滿須臾可奈何

過飲樊致虛出詩文纍纍并家藏名賢
手跡共觀意不在酒但聞正始之音是
快歸舟無見聊爲近體思之

斗酒朝呼眼見青從容徑午醉還醒賞音
未擬投痴嗜饒舌何當撥手馨寶藏亡繡

卷下

六

六

清次骨金鍼幾度覺開形歸舟向晚月將
晦巧入疎簾箇箇螢

還過寶應

浪切城闌去剝膚金隄如帶柳平鋪一帆
安穩舒簾幕四月清和長荻蘆無雨經時
波信淺有風途暖岸容夸運行櫓比愁膠
閣恰喜連檣走貫珠

五日坐小牕憶庚子共恆父泛舟依稀

昨日而出山無期音問五年不再至因
檢昔詩愴然若失爰踵韻一賡之用識
長相憶耳

永日渾如醉何如不繫舫半生行落落一
的赴招招絮白當頭著榴紅過眼飄才情
容易老歲月若爲標立義鬚編虎同羣帳
集臬臣心端水侶物態競風潮獨往看朝
徹相謀送晚潮曹分方訛論調合幾消搖

卷下

七

七

影照懸梁月湍驚洑海颺歲寒共矢門
戶阿誰慄爾自天游素子還吏隱驕葛仙
巖畔竈楊子浪頭橋但苦論心遠寧靜得
趣飢想懷紛午夢縷思結千條信阻梅花
落江城客度蕭

是日接清口阻塞文書次朝忽報水長
運行復通詩以自慰

五日常從病裡過三年父畜竟如何涇流

適爾乘高入重運那堪著淺多鬱鬱有茶
難破悶源源無雨自增波朝來得信開眉
宇取次呼僮習按摩

大雨旋止

隱隱雷開鬱雲簾墮雨珠煩澆仍用酒涼
沁亟添襦正喜旁皇洽翻憎斂卻無何如
清口墊滌蕩省工夫

憶大觀樓

百尺岑樓俯大江巖城一片拱疏牕高高
刁斗張關吏歷歷雲林隱法幢歲運尾銜
京口上天家氣聳白門麗等閒來去忘
收拾空惹川靈笑客愁

之清口看淺因憶昨來所見

多番雨閣自西雲內灌黃流牒報紛忽漫
成灘二十里泥沙和水七三分懸來天上
難爲意做在人前幾出羣著眼芒芒趨信

地還愁所見不如聞

子嬰力約淺爲深淺著那堪運艘森滿縣
無官容自住經時不雨若爲心調停下計
高懸榜緊急前頭媿捉襟勉作宵征簞度
急蓬牕徑午日陰陰時縣官俱赴郡聽考

相淤吟二十七韻

忙裏作川觀倉皇困藜藿三朝血減便旋
苦河魚疾辰進粥匕箸行看檣比櫓攢眉

坐清口權想去年侯云胡變灘淺大轉費
据拮尾銜立馬排道出幾曾出丁夫競淘
犀運卒倦捧綽久之片帆通平安羣言吉
滿泓疑著根株守何能畢竹木饒九江順
帶多而室申令簿笈拖直視逞啾唧權空
審所重人情非弗恤嚴驅佐以刑刑之中
愴怵經時旱不雨雨會不終日風燒波遞
少西布雲徒密疏淪媿先機于頑胡忿嫉

回首責波臣兩全計莫必底事供天府
成事應天鵬檢點出口數還餘什之一完
策且柰何焦煩鬱捫蝨靜思黃與淮治法
難窮詰彼從天上來此乃地中溢以淮仰
受黃引賊入爾室所賢治上頭黃家口汨
汨立義矢同舟廣詢較畫壹目前塗苟且
祇蹈愚公術因緒省紛拏毋然損紙筆
溫長卿宮諭過邗未晤晤清口有詩見

投和別

經時寂寂鏤牕居嬾慢空過花外車強作
一來神有合領將七發病爲虛滿心自醉
忘呼酒前路入逢便寄書世道幹旋公等
事波臣潦倒但躊躇

清口轉角看運卽事

運行刷淺出甘羅抹角新添淺柰何向曉
併心全力送游泥剛去復來多胡床慘沮

炎炎日晝榜迴漩住住波出口漸紆愁底
事詎堪口外正愁窠

坐甘羅城後驀見長卿舟尚淺著走筆
訊之

匆匆揮手若爲心鄭重淋漓語斷金淺著
從容何信宿深思只尺恍遙岑石尤故遜
杯中酒河伯疑憐江上音兀坐岸邊無紙
筆相呼取次省長吟

晚看長卿舟欲出不出

密雲閣雨望成空腰浸丁夫曉夜窮曲曲
游波迂鳥道逢逢伐鼓出蛟宮奇峯遠映
維檣畫弱羽輕承返照紅暝色漸高風轉
急同心未許各西東

夏至 是日西風水減五寸

妬自天風利用須生生未許亢龍孤雲帝
坐擁三山市雨閣心懸五月珠最苦朝來

消浪白還憎東去穩檣烏阿嬌長日慵拈
線後此慵降一線無

飲樊致虛舟中屬和

欲去難爲別相看日影移論文杯酒熟解
慍午風時慍直淮陽守苾芬東海祠祇今
流水上千載對鍾期

送邳守沈松日致政

未達

栽花兩地夢刀三介石孤心月一潭鳳德

龍社存草

許下

主

不諧荆棘住鷗盟還作水雲耽青峰江上
行舟穩黃石山頭去思含世講詎堪交臂
別栖遲媿我怯投簪

走筆話樊致虛

不必勤相速從容薄午過君方朝拄頰我
尚睡爲魔共餅東湖祇相嬉玉井荷餐從
譚屑屬風雨助人多

喜雨坐致虛荷亭分韻得江字

入夜涼生滿客牕楚天膏雨應時降朝雲
乍添絲絲細午漏驚翻霽霽涼鷁首遙占
辭運口鸛鳴早許報邗江池塘對語清相
發荷錯珠璣酒歆缸

又分得咸字二十四韻

燠燠當長夏焦風拂水巖候將臨大火術
已竭巫咸目遇枯懸岸軍興淺閣帆分疏
惟視力潦倒不驚讒勉作宵驅懼生憎汗

透衫往來知已在酬唱阿誰監竝坐冰壺
映孤眠瓦枕誠夢回十載恨句到五更詎
涼沁頻拈被朝飧屬饜饒仰看雲侶布紬
落雨初雪屏翳攢膚合藥師灑鬣多瀟漫
隨地起銷灼當時芟客思清繙卷豪吟快
啓械歲漕寬恐泥糝穫省憂穰趨共綢繆
語還非襍襪攬登車行汨汨過市喜誦誦
望自三農滿潤寧九里函更衣溫酒亟著

砌鎖牕黯調叶仍探韻鑾和匪軼銜綠荷
舒茵苞素節淨松杉襟解山頽玉塵揮柄
捉城會心容點綴開眼失塵凡義切參盟
重詞慚應手慘停杯高興發迭奏響淪淪
話李聶許侍御時以僦運至淮

使者蘭臺集歲儲臣親芝宇沁冰壺時巡
恰慰雲霓望宿飽潛銷庚癸呼君自素心
存下體予仍清口佗前驅行將意指宣河
伯卻借波餘引舳艫

看塞張福口是爲袁觀察決策歸櫂口
占

淮豈與黃敵胡爲洩去多支分當日便運
閣此時何張福剛堤口清河早益波因人
會成事小艇快行歌

再至運口

淮陰坐對兩流鮮清口行看火侶燃來去

三餐猶果腹傳聞百里不同天綱軍卸撥
情良苦福口洄漩力較專灘著莽蒼彌午
望蕩除何以辦金錢

淮陰雜詠

天妃宮

城隅佳勝小蓬萊煙雨樓臺一鏡開坐上
幾逢冠蓋集雲中那得鼓簫來

漂母祠

先人後已致柔聃黃石深心老姬參哀進
王孫不望報地微傳海定誰堪

淮陰侯祠

一諾登壇念致身崩通不用舄尤真千秋
血食淮陰市後人蕭張幾後人

楚元王廟

元王好士不遐遺十九人從異代祠醴設
穆生昭上客于今配食可相宜

東海王祠

謙執無如東海先念從本始析微芒但知
不順難爲子豈爲名高學子臧

范張祠

友道云亡靡靡波指天誓日竟如何素車
白馬容消歇一點真心永不磨

徐節孝祠

學從衾枕獨知脩但葆孤操一念周踐石

無心心自痛真儒學問有源頭

盛夏送李侍御發淮陰

時天微雨

畫舫追陪酒未醺旌干漸遠送南薰落梅
聲度江城雨倚柱心隨漢鼎雲萱草三春
蕃錫類藕花五月淨絲棼炎炎未解霏霏
絢手挽天河滿望君

簡施大參荆塗寅丈

安平初許結同寅此地追隨義槩真儲侍

雲流趨萬艘兼葭玉倚快三春論文卻想
巴山雨擊楫還銷瀚海塵梅雨不時小暑
屆清風佇擬拂邛濱

寄話章廬江

江城依舊擁潘花增秩新開漢簡葩久道
積勞輕就熟非時報可邑如家山頭爽
氣龍輝冶治上晴煙鶴舞茶數載相思慳
一識盈盈衣帶恍天涯

憂旱

時林大夫祈請未應

河濱焦灼坐如燁桴桴勞人在漢陰一櫂
言歸仍肺渴三朝送喜但踈泔誠將走望
天何遠勢欲焚巫衆有心聞道吾鄉畢不
減密雲西閭轉沉吟

看荷雨來旋止

方塘一勺水三見藕花時節自輕風定芳
將驟雨滋年來看獨盛午去坐忘疲蒿目

愁交劇何當玉井移

夜雨盛至曉未已十八韻

炎威歎毒龍長日燔無賴淮來半月多劫
火縈腸肺移臥小齋檐如燒風逾厲扇搖
半臂酸癢搔滿身癩三朝省夜涼兀處塞
我兌支枕試占天先幾誰能會翻身一覺
回森落牕前沛經時未始有探頭謝神賚
尋衣昧爽初仰視轉昏暖汨汨匪灌壇還

疑漏函蓋執筆彷徨形容傾耳聽沔霈油然
勃然生秧老不足嘔喜極騰雨珠禱久優
環艾廳草綠濕衣帙卷清生醑淨拭藕花
紛煩驅藥餌外濱河開正開遙想奔飛瀨
一塊江北土同憂復同愛吾州且柰何靜
思徒昧昧

次夜復雨

恰喜三農慰還驚六月寒睡來憎被薄漏

下雜聲攢隱隱陰仍積霏霏曉未闌雨師
勤補闕開眼正瀾漫

酌何璘長索韻限題字

繞翠亭中酒逃虛柱藿藜風來茶力湊兩
過藕花齊有客詩如屑何人醉侶泥會心
不在遠魚鳥自爲題

周念昔宮諭舟晚道邗纔得一晤次蚤
往探行矣

與君七載別燕都南北交馳魂夢迂倉卒
加河憎逝水淒迷江雨接來吳論文杯酒
心先醉應手鉗鋌望韓孤大暑正臨消渴
劇詎堪積日遠冰壺

鶴歸短句

鶴去志在遠鶴來違信宿匪爲稻梁謀雅
厭樊中畜兩兩摩雲姿脩翎安並育分飛
亦屬爾連宵孤跂足乍見舞相迎旁觀快

心目新主遇汝優其如舊主熟勉矣抑凌
霄時哉適飲啄荏苒住三冬卻歸和靖屋
余擬行時送林守時適自守許來

立秋蚤涼

時王我辰孝廉借郝賓杞住
三官道院甲寅秋

七月三朝辭大暑繩床過雨積清楚柳陰
有鳥宿交愁蓮蓋當風晨自舉風吹謾謾
灑梧桐一葉先凋過眼紅卻掃其如茶竈
溼逢人莫放酒杯空杯空聊復閒拈卷雲

氣樓臺停片片涼生雞骨怯單衣力小蠅
飛休便面面上擎容轉見多玄都金相道
人窩居亭客省悲秋賦學取黃庭換白鵝

陳總臺楚翁七袞壽詩

間氣分明嶽有神瀛寰萬口頌生申澄清
七月涼風起滌漉三湘化雨新坐制中原
調國脈躬操大治范人倫伊周事業浮
雲爾賸取真詮入治身

蚤歲雲間理貫城芒芒國是屢紛更高岡
獨立何門戶薄海同風信老成彈壓久推
耆德重軒渠時仰道心貞大僚歷歷晨星
在側席容當識履聲

巖巖聳立重如山獨往多經虎豹關淮海
一天歌湛露東南半壁拊安瀾玲瓏樓閣
雲開曉輻輳星辰月滿園脯當擗麟膏煮
鳳三千瑤水照酡顏

二十年前江上麾淮南濟北快雲霓世勢
坐解神如水天室憂懸髻有絲空洞容人
何百數轉輸足國已三暮君王保乂思
平格特引還看賜坐儀

中外勛勩歲月深人情物態幾浮沉九
重穆穆思黃耆八面恢恢信素襟北斗瞻
依名世望西方只尺聖人林蘭孟廣注長
生酒飽滿諸天水月心

地親肺腑重玄圭劑量從容導窾批太宇
星羅涵萬彙新秋月普照千谿其難積歲
天非遠不老含生福共禔繁祉壽躬還
壽國真人長在藐姑栖

淮南枕亦後天功漫遣山名著八公江漢
鍾靈生不偶典謨致主道惟中坐調鼎
鼎千秋藥興起頑貪百世風泰運清寧純
氣叶熙朝眷倚屬宗工

閱歲初逢七十過金僊轉自玉皇城星文
正燭中台麗天樂還驚滿谷多慶衍執珪
川始至道通重譯海無波望洋向若寧須
讚欲讚其如蠡測何

舟中曉起啜蓮

溝開陸漫藕花勻歲歲花開照眼親雲錦
平鋪三十里星槎恍隔大千塵嚼膚剛減
如靄眩剝肉忙餐出水新卻想西湖和露

啜比將圖畫定誰真

看清口壅開是爲陳總翁壽之前夕

二山開水秀千里接流涇狂忽客凌主游
淤屋建瓴歲供艱淺閣力撥遲揚舲底事
虧心計有孚賴德馨聲收凝帝祉屏翳自
民聽不必章通闕無庸智挈瓶澄泓披宿
霧灝衍失沙汀曉鏡平開匣奇峰迴照屏
會直看活潑先意恍神靈望逼中元節祥
迎大慶莫源源暢悠久碌碌娉娉竊比
河清頌無疆叶泰寧

周絨吾侍御初度新第產芝

東壁文光北海尊蚤將丹訣後乾坤蓴絲
江上渾無繫芝草庭前恰有根新第落成
饒大白小山容與揖朝暾盈盈一櫂吳中
水紫氣長縈馬門
除功服遙真亡妹

妹亡和夢香多病此身餘心斷三年別服
當九月除呼名腸貫矢瀝酒淚漣如仰盼
高堂戚含悲忍自茹

送王我辰入都

室邇心仍切秋高月漸圓往來青眼兒
女赤繩牽別思淮南水長風冀北天小陽
君返旆愛日共暄妍

中秋前夕熱甚

秋光一夕滿冰壺處暑三旬暑未輸餅罷
裸身衣漬汗簷虛對局眼蒙糊歸鴻遠遠
占風信睡鴨深深坐水隅腕斷枯腸扇不
透茶澆還恐近茶鑪

中秋月不見

西流火遞蚤秋涼涼到中秋熱肆張最苦
枝樵鄒鵲羽謾思雲破數蟲芒茶煙坐濕
單衣露蠟燭燒殘五饋漿皎皎素心懸一

水月華不見幾迴腸

贈彭幼翔僊師

御風來往信鴻冥天上人間此歲星二磊
晴嵐餘氣紫一江秋水照眉青虛舟不倚
誰同契大夢相仍祇獨醒謾說金鍼言下
悟十年空自老櫻寧

送別歸春陽給諫

相逢兄弟此虛舟碌碌拘拘幾應家瘼地
察心真一體當杯揮手忽三秋淵含暖日
珠光奮闕補高天錫類優比鴈剛來聲漸
遠青燈暮雨若爲愁

生日適吳鹽法省臺過郵畱飲別後睡
起漫咏

六八虛生矣體虧天年仍許遂支離讀書
有意嫌眉重賭墅無心下指遲坐惜秋光
歡愛日杯分舊德語憂時亭亭王宇浮雲

散一夢槐安午漏移

庭桂初發折贈坐上諸廣文

暝色秋深玉露霏天香輕上酒人衣等閒
摘取交投贈莫遣吳剛素手歸

天高碧落酒星懸露漸青氈客興綿無月
菊香宵正永何當香滿月仍圓

秋日酌方伯文年兄卽席賦贈

春明杯酒汎居亭十七年憎水上萍聚散

渾忘千日醉升沉好在幾人醒龍蟠東下

澄江練鴈字南飛具眼青今古蘇臺成一

劇悼亡聊寄鼓盆聽時伯文喪偶席間戲

話喬方伯皓畦先生來去舟再過今始

脈脈春風憶欸扉旋驚畫鷁廣南飛神迷

君蒿拘家忌坐失飯依愴昔非畫錦堂開

函丈遠星羅菊秀賞香稀燈前解贈茱萸

佩露濕征帆手重揮

九日邀李順衡中丞讌東山適劉無美

出守金華停舟共席坐上口占

黃花對酒集飛岑藍水滄波滌素襟涼月
坐邀江閣醉商風吹起露華森朱輪暫遠

含香侍綠野還耽抱膝吟雙倚玉山清不
夜隔湖燈火透丹林

壽趙成熙父母

商風吹素景遠羨阿龍超象罔玄珠得黎

丘白日銷餐英聲吐鳳敲帚手承螭香火

家家擁三千雜鼓簫

廬阜黃花酒尊開瑤島西萊衣雙舞鶴秦

鏡一燃犀川至澄秋水煙生叶楚圭稱

人共醉偏我隔桃谿

追詠郝母武節婦

伊昔呱呱泣血盆未亡一念老乾坤孤燈

淚滴牕前雨半藁砧敲月下魂綽楔星輝

標植景昂藏玉立子兼孫不容假借孩提
性腸斷西風暗吐吞

子賓岐亦以孝著

樊致虛一舉雙雄

九月玄霜搗練衣白雲深處彩雲飛詩情
脈脈嗙風素家慶綿綿愛日暉遠遞一經
韋氏業輕翻百歲老萊衣栽花易地江頭
雨種玉交枝掌上霏元方季方難品第仲
突仲忽此光輝木看連理榮丹穴星自分

曹燦紫微博陸學生書有異穎川膝坐季
無違珠明手握雙驪照喬蔭門容四馬駢
秀實天香娛桂酒海山壽域捧椿闈遲子
滿志須湯餅就爾論文受指揮灝氣長河
澄貫索元聲流水叶金徽鴈來喜伴登堂
拜共汎黃華醉舞歸

飲致虛園亭得令封翁書言遇風破舟
狀志喜

青楓江上走青翰不戒舟師淺著灘險視
若夷何造次書來送喜報平安一尊重慶
堂中酒九碗同心膝下蘭共醉月明人既
醉歌聲還許漏聲攢

淮陰看工

涇流東下拍危隄柳浦灣頭午正雞九月
風高波信淺千林霜斂客襟淒耕牛放蚤
連肩適塞廩歸還顧影迷來去浮雲閒自

度寒鴉未許戀栖栖

高堰道中

向曉拈衣作水觀宿醒未解夢初闌單車
左側清流遠殘月高懸素影寒小鳥風輕
飛信信危梁步轉望漫漫三年兩度徒爲
爾浪說悲秋強自寬

高堰謁關神二絕

渺渺茫茫入望迷忠魂天遣佗金隄四維

不與狂波墜獨障分明省刻犀

底定俄更四八秋漕渠歲歲穩行舟神謀
默許人謀協上下安平減百憂

歸舟午睡起吟是日爲霜降節

淮去月未滿淮歸弦欲下一夜露爲霜輕
帆趁曉檣日午度飛蠅揮刀草被野天高
雲正閒客侶傷秋者宦味洵難助流光駛
野馬三載迹栖栖無取亦無捨赤葉滿千
林伊誰別檣櫓下里歌獨酌豈其屬和寡
藥物等閒親歲時不我假夢與涼風恬虛
舟共瀟灑

口號

天高秋晚度輕輪穩掛征帆印水痕自醉
自醒還自語汀蘆十里又黃昏

嚴忌

官舍三逢忌哀哀思靡涯無風寧赤葉有

淚著黃花草宿來歸雁霜淒反哺鴉起聽
腸欲斷兒且莫呼爺

初冬宴坐 甲寅冬

露被邗江冷庭柯習晚粧葉稠深深赤花
瘦老鋪黃曠宇流雲淡虛牕鎖月涼砧聲
轉街鼓欲睡苦宵長

漂母祠

牢牢古屋坐城陰落落流風愴客襟青眼
王孫哀進食白頭老母最深心一簾曉夢
煙披岸十月寒條血染林慘澹霜天懷古
意弓藏高鳥不堪噙

淮歸晚行

蓬牕倦倚月初圓安穩涇河走暮煙上下
清光容一照布帆無恙水雲便
多病耽詩思不流一鐙帶影坐交愁宵長
睡蚤寒生被露重行遲月滿舟

冬曉看菊

小雪剛來斂衆芳，花神自喜傲留黃。
枝頭殘月高開曉，檐際輕風緩送香。
三徑漫稽五美韻，白衣還憶紫莖漿。
獨憐病影相看瘦，拾取寒英轉藥方。

夜雨有所思

徹夜強風曉未闌，小窗過雨夢初殘。
沾衣獨省連床舊，結襪還愁錯趾難。
曙入疎簾雲閣溼，香消剩墨指憎寒。
詩成欲寄長相憶，漠漠霜天鴈影單。

初見霜

雨過寒初徹，霜明五夜淒。
風林和葉墜，雪色亞枝低。
目送江天鴈，愁聞枕畔雞。
朝曦容一照，莫遣鷓鴣迷。

感興二十四韻

彊陽少小不知愁，簞豆狂歌拂蒯緱。
景暮

椿萱險子愛，胸盈磊塊醉鄉游。
分更驟影供塗抹，合調逢場儘踐蹂。
通籍十年渾是病，當官再考若爲酬。
耽吟開卷嫌眉重，多睡沾衣恥骨柔。
生事從天須藥餌，畏途適志等沉浮。
漕綱蚤倖週三運，襪線終慚展一籌。
補綴總教當局眩，胡盧漫損素交糾。
工興需後嗟時詘，吏議蒙寬積歲遁。
造物拘拘餘土木，夢魂擾擾媿衾裯。
虛庭徙倚聊看鶴，應務紛拏且狎鷗。
五夜珠光甕社斂，六朝煙雨大觀收。
尋詩未省奚囊句，謝客還存坐隱流。
爲養主恩蕃錫類，佗忠子職凜家脩。
孫知覓棗容調笑，兒解操觚習恭譎。
辨色堂前羞菽水，慘懷原上老松楸。
嗒焉喪我神明蝕，逝者如斯手澤留。
呼馬呼牛隨口應，獨行獨寢放心求。
任真曼衍何欣羨，屬餒清貧匪怨尤。
碌碌長身凋

短髻高高北斗挂西樓
依有淑開青眼
左右無方擁白頭
緩步池塘楓葉褪
閒情
丘壑杖藜優論文韻減
江雲案訪舊思牽
剡雪舟嘹唳鴈聲街鼓靜
半規明月冷汀洲

南游

風蕩江雲閣雪初
扁舟夜冷透牕疏
朝來起趁溫溫日
緩帶從容曝背書

平湖西去曉風腥
逆浪颿張十里斜
柳剩高枝垂拂岸
索綯幾處野人家

孤洲寂寂水洋洋
霜拂殘碑曉鏡光
道是聚民完節繫
伊誰暗地數民蠶芒

名伯循隄近晚春
黃花釀酒故人逢
折將屐齒輸安石
採去湖蓮想醉翁

皆墟中故事

自訟

一年兩度引舟南
過眼工興苦未諳
從事

徒煩馳歲暮當機莫展積時耽
簡書可畏容潦倒畫諾偏宜弛
負擔百里行應半九十飄風詎
掃向來慙之淮晚櫂

斜日下平蕪風輕省
酪奴凍雲蕭岸柳暝色冷汀蘆
波定湖光濶宵征雁影孤娟娟
東上月拂水趁檣烏

抵淮致虛夜話

朝來四塞暗愁雲
襖被初回午夢紛
過眼流光驚歲晚
不堪杯酒絃論文
薄暮相過坐翦燈
人生聚散若爲憑
須臾客去畱孤影
月滿疏櫺印水澄

夜飲致虛爛醉歸
而月當空矣挑鐙漫筆

聯袂出轅門相呼酒一尊
草蔬情共適松竹念長存
坐久嚴更靜官閒絀語溫
半生

甘自老一夜與誰論繁絮鑽重翦顛狂蟲
儘捫無營安短髮有夢擾游魂獨檢幽心
路相成穩脚跟簷虛風驟入節亂眼交昏
洗盞如泥縮肩與帶月奔寒威驅重襪古
岸穩輕輪露氣濃飛墜波光淡吐吞搖搖
歸獨寢作客信乾坤

讀汪招討立信遺事志感

江南大勢久披猖顧却空嗟一水清

何曾重招討狂言猶自逞平章念惟淨地
分明外虜亦寒心計策長讀罷遺編容耻
裂千秋仰止媿維桑

公吾六人也郵誌誤
作肝胎

悶時吟

宿醒未解更朝朝欲解還應著酒澆浪逆
打頭風正惡坐教日影度西橋
總披風緊透人衣鳥趁高天幾倦飛左盼
長隄畱隊葉西渚野水蕩斜暉

冬日分明可愛人往來纜索走紛纒這回
恰苦當風引愛得溫溫也不噴

疏簾一望水浮浮幾個人家住水心使得
小舸如使馬顛掀自穩又穿林

須臾岸隔眼迷離幾道寒煙報晚炊寒到
捧夫捧不得行行入夜且遲遲

冬至祝聖恭紀

金鐘初動五更雞肅肅玄英列仗齊星轉

聯珠光遞曉月懸半壁景移西當陽御冷
雙瞻座生意萌開一線緹最喜嚴霜蕩陰
靄從容淨掃向來迷

樊致虛生日十六韻

一陽來復見天心玉琯吹回太始音長夜
旦開青眼重僊曹吏隱白雲深狹松幹老
儒門素鉢水機投性純鉞點易易通優孔
思明刑刑措秉虞欽坐銷魑魅秦西冷飽

飲丘墳鄴架森雅操懸魚昭屋漏游情關
鶴匪書淫但憑炯炯盟幽獨還其怡怡鼓
瑟琴順聚壺中嬉甲子芳傳掌上盛球琳
無方就養懼先意有淑過庭念惜陰叶氣
近流淮海潤德輝遠自豫章臨胸羅星斗
花生筆調合宮商利斷金半士慚予容碌
碌兼人望爾步駸駸仄聯鴈影澄江練幾
蹴雞聲帶月砧分得忘憂春後景領將既

商霖

醉適時吟官閒好勸加餐餘日至行看散
釜鬻稽首南山又北闕壽家壽國晉

邀詹見五郡公集張園

與君來往作川觀松柏依依歲正寒臥治
蚤分淮海潤行歌莫放酒杯乾肩輿造竹
心仍素杖策探梅蹇自安坐弛負擔春日
近文章煙景共誰看

初雪

小牕霏雨破朝雲化作西風柳絮低佇倚
虛檐飄片片天花到底不沾泥

深深玉琯漸生煙瑞兆豐嘉想去年指墮
飛碁將進酒茶翻活數慢掀簾

壽金春與偕配七十子孝廉署學賓應

考槃騷既醉雙鶴在雲間不老松爲食忘
憂草共閒難稱元季並響嗣盛初還旦晚

宮傳錦香浮五色欄

嚴寒呼酒

曝背宜冬日何須兀擁貂冰凝剛到研雪
舞未終朝驟覺寒生凜應教臘釀饒午牕
風不動獨酌儘容椒

話汪雪亭侍御

澄清一水亘三吳芝宇初親願不孤白簡
風裁耀東壁黃山佳勝接西湖高岡噦噦

鳴陽鳳前鄰依依繞柏烏杯酒未沾容自
醉歲寒雅惜舊粉榆

咏眞州張孝婦

剖肝已姑疾夫曰周祥

嫁夫從夫賤生長樓田畝鵲結被體衣雞
鳴忙到酉下堂餐糟糠上堂奉姑甥甥亡
姑蚤衰勤勤操簪帚小意白頭歡當前不
叱狗秋高農事歇唱隨其姑守姑仍宿病
纏昏曉痛疾首莊家遠城郭醫藥難應口

況乃病在心勢不及鍼灸姑爲天上天姑
重身何有計慮無復之恍惚神明牖念惟
人補人刀裁新葉柳靜焚五夜香紉語望
空叩坦胸快飲刃右脇自家剖手探肝見
端割將血盈肘趨廚試煎湯殷勤供阿母
湯纔進七箸痛俄銷八九少焉體卽安眠
食終天壽兒女覺其然抱哭驚隣叟遠邇
聲四騰讚嘆不容口令長重表章當塗亟

采取撫實達 重閣論定寧須久綽楔耀

星文 皇恩徹豐蔀拖泥帶水身渾忘利
名藪所以念頭直安和無矯揉荏苒二十
年姓氏燭台斗卒哉婦中傑孰與東海偶
彼畱身後名此卽生前受縱談香齒牙望
里輝井臼滿眼具鬚眉若箇天倫厚鄉標
朴樹朴霄壤垂不朽我來跡芳踪捫心容
自咎吮毫爲寫眞聊附觀風后

寄話黃樵初

經時不見汝南君忽忽從教鄙吝紛爲惜
論文遲杯酒還愁閣雪冷江雲心舒愛日
三春草袂舉清風五色紋我亦西堂捧白
髮若爲念檢最初分

話吳小汀訂後約

悵別西湖六月初相期莫放酒杯疎採蓮
漫省題紅句行李頻煩尺素書冬日飲和

剛對汝歲寒揮手重愁予春風先到迎春
柳高閣何堪望小車

雪

值趙父使至兒方尋友燕城

冬日信溫溫三朝寒始劇睡眠驚窺牕天
光連一白

近午但霏霏胡不大如手梅花憶故園寂
寞杯中酒

客去廣陵遊夜行操小艇有意戴安道相

呼其酩酊

雲深佯形色飛鳥戢其羽莫惜指頭寒圍
碁試一賭

雙鯉來自西爲寄長相憶勉爲地方憂披
衷無粉飾

吮毫寫報書硯倩簷前滴綺語謝不能都

付山陽笛

行李正紛糾歸心何太切邗水跡仍拘青

山盟蚤結

寒雲薄未消冷入茶煙淺心膽徹欲飛吾
師越人冕

郭荆麓太守生日詩以壽之

江城樞拊恰三冬嶺上梅花海上松孕毓
淵容無盡藏顯昂玉倚最高峰霞觴燁燁
萊衣舉天語輝輝婺彩環二十四橋簫管
沸青鸞又到紫泥封

請代有 旨寄話致虛

虛牕過雪斂游塵得代欣開邸報新弛于
負擔輕稅駕收將行李快乘春容容謀
慚無補落落窮交賴有隣古柏依栖原上
鵲歲寒呼應且相親

張園

侍御曾孫廷璋讀書其內

閒來坐嘯辟疆園城市山林不近喧白簡
回天畱竹素青樽醉月敞芝軒平塘樹

色連畦淨小閣書聲入夜繁
取次探梅成一聚霜空笑指德星垣

寄話王咸所督學

杯酒難爲待論文望轉孤萊衣標五色歐
冶鑄三吳香信梅花嶺春風甓社湖莪莪
臺上柏愁對繞枝烏

送王見虛按君還闕

紫電飛迴秋復秋淮南淮北暮雲愁
畱將

蘇軾詩集

卷七

書

一點真心在嘉與羣生古道遊
妙解匡頤恢大治坐清范轡凜純鉤春風漸遠朝陽
色獨立高岡幾應求

家人來是日記竈

春信來何晚牕梅萼漸舒披牕尋臭味又
到故人書

墨子無黔突寧論却老方
炎炎行欲別熟未省黃梁

憶太白樓在濟寧南城上

夏雲冬雪眼交愁不再拈杯太白樓
金粟劫超隨地出青蓮響在幾人酬
泉源舊識咽喉暢歲計容寬肺腑憂
簷際松花谿畔柳牢騷一水望悠悠

除夕友人共飲橘酒接得遠來書

三度孟城飲歲除星星白髮上頭疎
洞庭景瀉新篴色淮水波濤舊隱居
火照當軒開鶴語杯分入夜剖魚書
曉鐘未到容拌醉莫遣年華過眼虛

蘇軾詩集

卷下

書

璧社游草

六何慶元長人著

文類

玉芝堂制執序

癸丑秋

語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與行果且有
二乎哉世惟文自文行自行伏首而楮葉
摹當官而敝帚擲摹祇象形擲非本有適
來適法判若兩岐耳食者亦岐視之而滋

璧社游草

一文

二

爲詬病嗚呼我 國朝自有制科文名不
乏而言與心符行爲時鵠鑒鑒不爽者幾
何肆則發青標奇競異中令人起敬起慕
而沒世之志者幾何文以行重所從來遠
矣莆陽林玉鉉大夫明公子弱冠登壇雄
鳴宇內余往以公謁過下邳一識舟中語
次丐制舉執用式兒曹而來得既移借秦
郵寔始朝夕久之得所爲玉芝堂稿呼兒

共觀餘暑困人不覺涼生肌骨殆超然聖
賢會而確乎政理通者不啻海內之鉅麗
已也余不佞以病餘官河上伴食從容大
夫雅有同舟共濟之誼審知其素心矯節
處女讓貞視止行遲庖丁解族受事以往
曾未科片鍰斗粟于民間而獨見獨行旁
無窺竊重農重學化起因心頃入秋不雨
而禱禱輒應則又神動天隨造化在手大

璧社游草

一文

二

夫之于文矣乎治務蕩佚簡易而一經
一緯巧然縹緲絲念自悃惓無華而一宮一
商妙諧節奏豈與世之模擬點綴語不從
心者同日道哉余深嘉大夫能行所學而
匪直以文字雄故掇大都爲弁其端如此
若夫玄著匠心朗中神識則有年友胡徵
吉之重言在無能贊一辭矣
有明王隱君賓菴墓誌銘

癸丑冬

蓋余甫通籍而先大人棄養見侶焉者猶見先大人也久之里中王徵若舉孝廉寔始因子知父而識賓菴隱君行安而節和視家乘所紀略相彷彿無何余官水部假差而南則孝廉與弱息締兒女姻庶幾乎日親日密也者既余還朝可一載被命邦溝中間得孝廉書云隱君屬有霜露疾意適然爾過家省母勿勿僅一再見信

卷之三

三

三

瘠甚殆不勝衣顧雙眸炯炯澄而不墨從容坐語亟告以眠食重娛愛需後驩別曾幾時而不諱之音至矣嗟呼熙熙穰穰江河愈下不有表正孰障積波隱君閭然好脩超然自得去住如如于先大人足稱地下知己顧謂此後生末俗何孝廉宅兆得卜爰述遺行介書索誌銘爲泉壤光余應且慙懼不得當也而義不可卻濟行舟次

乃捉筆勉成之誌曰隱君者姓王諱廷臣賓菴其別號也系出新安之休寧先世有諱紋者始遊六日廣居積成富人因家焉紋生義義生聚聚生存禮是爲隱君太父富而好行其德鄉里懷之王氏之興所從來矣存禮有子二次曰玳號佩川生而穎銳志舉子業擬名不就而家難相仍數奇弗偶始勉娶于胡試爲吏見時有枉

卷之三

三

三

法入人外者從旁嘆曰夫夫與周來羅織何異子孫寧有種乎遂棄去生平義俠不問家以故家日益落計存河上屋數椽田數塍而已舉一子卽隱君至性天成絕不識人世機巧事佩川翁坎壈終身每深居悒悒不自得更賦性嚴毅妻兒間有意忤輒動色譴呵隱君慄慄望聲繾綣朝夕或逢盛怒而夏楚隨其後怡如也既有室數

年而翁病病且羸獨寢處堂之夾室中隱
君饗飧藥餌必親必慎母氏起居一切委
之內子每昏定卽度榻寢翁旁無間寒暑
者二十年屈免喪乃已翁異母兄伯氏習
于賈挾貲遊中州久而忘返隱君奉其妻
不後所生屋數歲訃自北來摧毀哀號亟
束裝爲負骸計所親爭諭以無及歾者而
徒苦生者且途長力不逮柰何隱君泫然

卷之五

五

曰吾伯與吾父一體而分又無後而聽其
委棄他鄉更何心向人間視息吾惟力是
視他非所計也遂冒雪扶剗木還葬成禮
而後卽安嗚呼愛親敬兄孩提始念而一
移于少艾再移于妻子世味愈深天親愈
薄人情大都然矣五十而暮晚近世指可
數數詘哉隱君貌賦清癯躬循循而言呐
呐質任自然勞不乘暑不益食不二味衣

履不敝盡不易爲恒操嘗口占題小齋云
任我疎慵邈世外收人機巧入棋中其自
道也遇衆壹意退讓好醜莫形至橫逆屢
加亦不校性不喜治生有勸以經營產業
者笑不應日瞻饗飧惟是厥祖遺田是耕
是守偶有姓袁者以隸自雄窺隱君好讓
可力脅謬指漑田水爲其家墳前明堂惡
語橫加陰謀肆煽隱君若罔聞也者無何

卷之五

五

而州守蔡臺胡公以文字識季廉雅相重
從容語次謂而家豈有事欲言者乎季廉
歸稟隱君容圖一洩隱君弗是也曰人心
不以公道自在兒且圖其大者何物鼠雀
乃損珠彈耶而其人終亦自悟媿悔無所
容蓋寬而畜物類如此于是隱君年逾艾
鶴骨松姿孝廉偕厥弟養志無方日腴洗
羞堂下齊眉介社含飴弄孫布素蕭然直

有白曰義黃之致歲辛亥冬當事者採輿情以鄉飲大賓相肅隱君引疾謝卻之次年春群學官弟子員更申前請卻愈堅遠諸子問所以則曰吾兒倖舉賢書徵天寵莫報我何脩而濫此典耶矧事關風化第守故吾亦可以媿彼蠅營忝竊者爾曹須識此意竟已之益篤信而不規名又如此余居恆每歎世趨日下相靡相漸三家

之子墮肢體好貨財借父耰耨慮多德色而富有力者則又飾與馬後宰割甚不憚毀人以自益嗜人以自膏畫而皇皇寢而怵怵迄智盡能索然後已乃至一體所分根聯蒂結藐若行道痛癢不相關如載籍所傳妓妾不勝珠翠而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者所在而是疇如隱君愛起因心天倫特重謙冲若性儉德靡遷以耳目所

觀記殆所謂居易俟命積厚而流光者耶雖復寵綸未被壽享畱餘而有其備者易其獲天之報施善人固其章明較著不爽也隱君生于嘉靖庚戌年十月初二日卒于萬曆壬子年四月二十二日歷春秋六十有三配宋氏舉三丈夫子俱重厚超朗不失門範長應期卽孝廉萬曆丙午科娶萬氏次應時候選省祭娶金氏李應昌州庠生娶侯氏女二長適徐次適何孫男六應期之子曰道脩聘余子秀才大年次女應時之子曰閻脩敬脩自脩應昌之子曰躬脩度脩孫女三三子各一出以癸丑臘月十九日葬於城南七十里九公山之龔家冲銘曰元氣渾成旦始旭兮通于神明孝友篤兮任天而行來去足兮九公之岬地靈淑兮歸斯室斯遠樵牧兮戢穀永

貽適百祿兮

跋黃可予經秬

甲寅春

蓋余當髫年而友徐益甫因友可予內視
瞠乎後也可予負奇自喜每操觚咄咄驚
人知我者希俛而爲邑政得海壖大如斗
天乎文章惜命達余于可予尤信顧曷益
損乎其真計且迫然遽廬託而超然海若
觀大小之家辨之其蚤辨矣可予獨行壹
意英英隼擊更脈脈蘭抽數彌奇氣彌勁
所爲文自知自信往往不輕示人然而紫
氣橫流終名山藏之不得同年馬泰符侍
御爲遴經秬若干首從臾就劂而目之曰
泣玉麟嗟呼荆山之璞以不常有故珍以
婁朋不售故逾珍麟之爲靈昭昭也而出
不以時徒滋反袂知希則資豈區區耳食
者所能揶揄耶可予素心精幹一行製錦

緒餘糠粃饒爲之余深媿先二子鳴而信
文章政事非截兩岐且余與可予故非媒
兩譽也

祭劉大司空用齋先生文

甲寅夏

惟瀛海之地靈兮遠接麓乎太行伊間氣
之獨鍾兮切日月於帝鄉憫下土而撥
覽兮思與世而掃秕糠擇高門而托止兮
通明暫輟乎含香瞻前人之用休兮旣善
價而善藏爲神龍之在潛兮爲威鳳之鳴
岡當吾世而不做兮果必做于二郎服詩
禮之過庭兮競難弟于元方奮彩筆之于
雲兮蚤獻賦乎長楊捧魚書而出宰百里
兮花陰滿被于河陽歷銓選而綜人倫兮
清真信淵止之汪汪階奉常而出撫兮奠
吳山越水于金湯洵王事之靡盬兮悲陟
岵而斷腸逮起家而佐冬官兮獨勇任而

擔當維 聖主之其難其慎兮比諭訛議
論之譸張公纍纍而垂攝兮苦予子而劬
勩值大工之糾紛匝沓兮更中官傳奉之
披猖公固備四時之淳和兮仍恢八面以
周詳嗟物力之告匱兮匪徒悉心計而低
昂每節宣而不免執 奏兮容駕言沮格
之如簧乃 聖心鑒在其精忠兮曾不意
忤而入中傷念邦士卒無以易兮倏 異
命之孔彰公以積勞而始正席兮天下信
股肱之惟良首披瀝而叫 重闕兮陳情
趁金母之康彊乞推恩以廣愛兮喜 報
可之非常 覃異數以爲人子勸兮絲綸
播 天語之琳瑯時母年九十又三兮含
飴介福而全昌公既殫忠于報 主兮久
甘旨之未親嘗乃 寤詹之巖築野耕兮
每左右就養之相將公黑頭而強無恙兮

正我我玉樹之顯印眷西堂之後天不老
兮居不數駕而相望衆方覲 宮詹之爰
立兮捧籃輿而上 明光同聚順以承顏
兮歡迭捧乎霞觴胡彼蒼之不憖遺兮公
乃箕尾之超驟嗚呼大僚落落兮世態茫
茫 國無典刑兮誰與平章徒令名滿乎
天下兮恍一夢之黃梁所幸餘畱於後人
兮擅千載之青箱公其靡所不足兮長嘯
言歸于太蒼公抑視不可含兮終身將母
之不遑職某某仰大造之兼容兮屢覆短
而用長恤所私而曲體兮謁家人父子之
相忘繼器使而管事兮同舟共濟于淮揚
迹日遠而念日親兮驚訃至而慘徬徨跡
匏繫乎一官兮媿白馬而素裳祗望風以
百拜兮歌荔子而焦黃公神兮在天公靈
兮在堂尚饗

何璘長詩集序

曩江頭別劉恆父秋水時至信權入濡寔始與璘長晤既別以詩詩有同宗五百年之句于今四改曆往矣夏日相過適暑病交愁中不能與相賡屬第得所爲詩帙累疊敍枕拈誦往往憊不終篇而不忤不求恍若有會余殆因詩而識璘長之心矣夫言爲心聲有不得則鳴謂不得于心而鳴

其心也而世之爲詩者往往競繁悅逐勢挈不極才情之所至不止重以世諦日深渾沌日鑿矢口而聖賢越席按實而心手不相謀譬則粉黛目挑強顏取悅出門轉盼成路人已耳噫亦卑矣以今觀璘長所爲詩未始襲唾餘標門法不過率其心之所欲吐而內無匿懷卽其分之所當言而外無出位優游涵適不詭不隨視若所爲

奚翅千里又況清夷簡潔綽乎孟東野賈浪仙之流風雖海內知不知難以戶說而才情榮實必有懽然與會而超然鑒賞于驪黃外者璘長其有以自信夫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憤發所爲作也璘長軼軼青衿數奇不偶一簞一豆人不堪其憂而胸次悠然初不見感慨悲歌態時時操弄總與有激而鳴者殊科心手應矣心口一矣余別恆父先璘長可再月凡心有不平不能忍遇言有不衷不欲視往來規勸直求卽心之所安綺語窈詞一行立絕恨不能遠寄璘長詩相與共卽可也吳方之序中語謂近多唱和容亦有感而興快事哉乃舊游若湯伯衡詩情故自橫絕而吳弢父朱弢之並嚮來蓮社中人也進脩何狀歸其爲我詰之

刻王汝變博士詩草序

劉文孚之在職方也余不佞以粉榆之誼相得甚懽退食過從輒見其手一編課諸兒夢夢不少倦間遇勝情亦泚筆爲詩而不至學古兵法余來邗溝揮手鄭重殆不勝伐木之感也者別一年而王汝變至蓋文孚兒女姻業同社見汝變猶見文孚也亡晤促邾視其人樸茂疑于少文關于首

僊詞矣又無何而出擬古諸近體矣廣文餅不足頓現郇廚余老饕終輸勝負每鼎或嘗一二嚮或僅染指俄焉陽氣上升幾滿大宅嗟呼世人賢耳而賤目抑目遇神遇之門也以目入以神會汝變之于詩何如哉歷選往籍自屈宋以還名詩者強半從愁苦厄塞來憤發爲雄時多慨寄而汝變則溫溫淖淖點綴風騷伏首帖括中籍甚一時竟遭滄海閒情自憇諸法略備何物老嫗殊覺嫵媚照人酒酣烏烏響出金石此其胸吹豈尋常測而風韻可世俗求哉文孚易直清虛筦兵樞安九塞關節不到前後最爲折衷頃歲自遼海移東藩舊績新猷允哉明時柱礎汝變雖數奇不偶乎而精力正彊前途甚遠諸兒汗血略與文孚方更季廣生博雅多技能適共兒佗

文字友余疎慵若性雞肋何心非久爲一丘一壑計後十年許當操觚訪若潁水之陽相與酬和母務以順昌旗幟厚自標而抑揄我也有心不與人異文孚聞此其謂之何

陳總臺楚翁七袞壽文

代作

楚石陳公以節鉞鎮撫淮上久道式蘇百度咸飭于是新秋月望維公初度一時南

粵社壽章

一

一

北邵使監司大夫承下風際盛舉念公秉憲吾鄉不遠千里徵文爲壽觴佐余近以非時之召起田間參樞筦方櫛櫛遠巡未上何意言文然義不敢辭也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夫保乂在國綦重矣而格天之業惟是一念之平司其契平也者方而不割廉而不剋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者也世之君子往往銳于自標初爲非常

可喜之容而植之無根叩之易盈能取而不能爲不敢能取而不能下能先而不能後殆矣惟有醇德不貳心之老抱冲含蘇遊乎大通苞孕絀而渾若未孩用物閤而神于轉轂安平以泰結爲長年若公於世未數數然也計公之蒞淮三年矣淮行地中襟東海而帶江河總漕握天下之樞以制四方之輻國之命脈軍之威容于斯

粵社壽章

一

一

焉在歲漕累百鉅萬仰給京師坻墉相比舳艫相銜寢假以往蠹朽叢生不可究詰自公駐節而功令明百廢舉弊革而利興罰必而賞信數十年嚙指騰咨芻觀敝舌者第從容坐嘯還至立效會河渠使闕天子穆然申爾書命公以司徒攝司空事無何三山底績中皖無壅河泊效靈安流若素澤被生民而不有功在社稷

而不屋太上因之卓哉淵乎遠矣余屋恒
抵掌時務服膺聖詮視躬治人莫如柱下
一嗇不知者以爲守樸之節其知者以爲
妙道之行也今天下人情物態何如哉極
奢極泰日浸月淫而公當有道之朝秉
塞淵之衷節宣愛養力遏其瀾壽彌高志
彌下祿彌厚守彌儉起家之次行李蕭然
有廉廚傳輕百姓力者顯斥之不少貴宴
會不飾包苴不行羣吏以察庶民用寧宅
如核軍實以節餉審編戶以寬徭革房號
以甦窮請漕折以賑饑疏新河以濟
藩王之輜重畱班軍停馬價以代募紓徐
淮數百萬之民力而四郊晏如未易更僕
數也蓋公惟後已而先人不爭而善下爲
無爲而無不爲蚤服而重積深根而固蒂
端不越此衆父之父有國之母豈特長生

久視云爾耶嗟夫松柏後凋勁也純金不
變貞也公初筮理雲間適政府後先相持
善合者爲左右袒國是旌縣而公屹如
山平如衡有識者已覘其大節迨入臺班
歷卿寺以至今日凡所論列上贊廟謨
下敷民瘼靡不光明洞達深衷切理海內
讀其疏想見其人方之伊呂伯仲未足多
也通籍四十餘年勞苦功高卽一日九躋
不爲過而天固若有待焉或者謂聖人不
凝滯於物公獨不與世推移此義義者何
足以知公公體備四時之和剛經百鍊之
精初未有希世駭俗之行以徼人知而天
必知之天必祐之其壽于天者何可量
方今海寓多事九列晨星我皇深居念
未始不周天下儻默惟崧嶽生申之意仄
席文武爲憲之臣特從時望簡命趣公

借端方正直之風挽凌碎紛華之習保以
我邦國輯柔我蒸民進而杖朝進而
賜坐相得益章惟和惟一庶幾哉不負平
格之眷而享長久之福也與哉

趙咸熙使君時執序

蓋余生而饒酒德其于文字游糟粕耳時
復病酒已遂病病自知自笑念終不能去
心而會心實難間嘗欣賞旋卽帖置乃今

蘇世著草

文

三

有咸熙公哉其神乎公舉南宮余始于坊
刻中從兒許識公名字第謂是清華婉素
秀出一時旣微符佗我衆父相思相見惟
是江以北一塊土廣陵舟次琅琅披肝語
移時信口信心傾蓋若故顧念文人高視
何帛謙執此最下士而鄭重之有加無已
別半歲而社友張生儋偕子壻白生之醇
以公篋中草寄示謂諸弟于員乞靈就鏤

若其序諸余時方奔走河干日困暑溼疾
更鄉里旱爲苗意懸懸不自得麴生屏不
進者累月而一噴公文如暍得涼如夢得
甦亟呼大白而揚抑其聲以度之初則碧
牕仕女涼月篴簾旣則維摩坐語天花不
著至周遭三四而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望
之而不能見逐之而不能及滿心歡喜俄
盡一斗而醉二參如灑龍皮天刑頓脫公

蘇世著草

文

三

于文有意然耶無意然耶蘇子瞻之自道
也是已吾文如萬斛原泉隨地而出行乎
其所不得行止乎其所不得止而先
達亟稱之謂頗頗間別有一般鑪鞴以今
視昔千古爲昭矣公殆自爲之而不知其
所以至公亦自知之而不可以語諸人者
手吾州介在江淮王氣銷歇士自爲學通
不觀天地之大全勝關河野無亦懼而息

急而惑惑而愚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寧直摹擬刻畫徂玄黃而遺神理之爲斤
斤哉嗚呼六橋煙雨三山市地以人勝
微子瞻不名公無意而文因心而治文以
神行治以文飾來春之仲余當謝河責而
理藥欄巴山夜雨杯酒從容蚤見士顧化
而金鍼人人言下悟也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耶而惡識其所以然

甦社詩草

一七

三

醒隄記

屈三閭之對漁父問也曰衆人皆醉我獨
醒而鋪糟餒醢義不以物之汶汶蒙身之
察察乃大人先生以天地爲棟宇日月爲
扃牖一飲一石五斗解醒雖復陶然物外
乎而無撓無著一與天爲徒一與人爲徒
靈府洞開純白不滑輕重內外之分辨之
其蚤辨已吳維海陽甲望代著聞人余往

以問醫入武林湖山嘯傲者累月則其家
玄懋秀才始相從爲文字飲酒酣指點往
往哆口黃山白嶽間數四神往終慙勝具
別久之而余邇溝承乏日惟煙波客艘習
近習親更溽暑消中不飲自醉清風來故
人推案起迎玄懋也相視而笑首道其家
季復中翰君俠腸義槩語娓娓不少休并
述近所爲醒隄乞言以記記非余任也而

甦社詩草

一八

四

好譚人間風雅事亦復有心聞之曰人非
天不因天非人不成故一命之士存心愛
物于物必有所濟補苴利用往往助天地
之所不及而有不有其功有則滅矣隨它嫩
不足術矣醒隄者與法緣橋近遠相屬仰
受商水之衝而仰止齋適當隄之強半君
之始葺之也齋以南聊復用因法北則壹
意用勑法因者力稍省更爲問水聽松亭

以憩行役勑者用最鉅積日累時拳石撮
土皆出獨見損全力費者忘倦行者忘勞
而醒之一言則君與羣從若而人日勤勤
交相礪也者迤而北爲方池爲小山山有
廟奉三官祀西去爲亭古梅環之標名香
雪而若御風若帶流亭館森羅芰荷掩映
見以爲宿構見以爲天成進至通德橋達
觀閣而願力之鉅流覽之雄佳哉鬱鬱蔥

覽社集

卷

蔥乎盛矣背展黃山腋屏白嶽朱欄迴繞
喬木陰翳登之者靡不飄飄然作塵外想
焉下躡清遠臺歷無他長春二亭之北有
堂翼如有池黝如芙蓉竹樹幽雅絕倫余
爲取醉而醒之義顏曰習習而亭之右特
啓三楹以栖有志績學者蓋其好也堂後
爲河與商水澎湃相屬洪濤剝蝕有志行
次第舉岸隅亭且廢徙而新之曰澤畱自

堂北下折而東各數千尺達繼志莊出于
達路水遙遙不復嚙而隄之始終成事大
都具此矣余居恆相古先攷載籍天人相
與之際豈其銖銖寸寸相挈爲比數哉而
聲施于此響答于彼若較衡分而操左券
達人信之愚者昧焉乃先名後實信不由
衷則千乘可讓萬鎰可捐而簞豆之微不
免柴于中而見于色余蓋卽隄而識季復

覽社集

卷

君之心殆長覺長醒實見得是固難爲薄
觀襲取道也今天下熙熙穰穰尤趨便利
哉君不自封而推以利物又不自名而觸
以醒心意念深矣因心廣愛光昭先人之
令德可以觀季係固一方之風氣而不損
縣官力可以觀忠綢而繆之與衆由之紀
而綱之與物忘之身體而力任之與時措
之可以觀義季子不墮永錫爾類徵斯人

吾誰與歸獨不見黃山之水平混混原泉
不舍晝夜坎爲美利溪爲文章小豬曲沼
亦足以適騷人助酒德有本者如是置其
然爾君方以盛年籍東觀節操風流行道
能口更剛腸如矢遇不孝不友者痛斥之
若將浼焉雖逢怨弗恤逮稍稍改行則懼
然隆遇有加等愛養擢節斬于竝生此其
處心積慮何如哉玄懋又言君有三丈夫

卷之三

太

五

子渥注汗血英英可兒語曰惟其有之是
以侶之方且爲于公門爲高陽里得全全
昌如取諸寄然昭昭之信節豈爲冥冥而
加脩君第獨醒其所長醒者而已法緣橋
自有記記出李本寧先生不更贅吳君名
懷貞季復其表字守中書舍人未上玄懋
名德昭籍國學得附書

樊致虛二山草敘

淮南之有大小山也跡勝也而大小山之
得名于淮海間也人勝也余吏邗溝望淮
陰有非時之擢顧勝情平不得一致虛至
可數月耳而嘯咏收攬往往負之而趨則
力勝也夫吾儕願力曾纍而上萬有不齊
要不離本始者近是而世之才人學士驚
其昭昭遺其脉脉習浮慕而昧最初庸詎
知聖諦真詮靡匪托基忠孝更西方始案

卷之三

太

五

揭二親最靈語耶致虛天性獨覺無著無
遷生不各一錢澹兮物外朝昏積慮惟是
文林翁色養爲孳孳再綰百里近平三尺
籃輿長御甘毳必親退食從容每偕羣從
子弟若而人卽景尋詩競矢歌佐觴政而
文林翁超然玄適浩然頤解全天而非以
自放出世而非以傲人融融一堂太和溢
而元氣暢有心者不能摹擬其百一而況

散焉者乎嗚呼大山小山之徒招隱隱以
跡致虛更隱隱以心一則人合而自全其
天一則天合而不遠于人當其矢口會心
誠有手舞足蹈不知其然而然者底豫而
父子定親長而天下平出有本根行無漸
次始于孩提終于四海當今而求大願力
人也舍致虛奚適焉小人有母惟疾之憂
得而順之中懷靡及曩佗對語揭坐隅有

龔社詩草

一

三

愛日方知色養難之句而致虛易之所謂
先得我心之同然不可尚已鉢池丹竈庶
幾與蘇隄煙雨嚴灘明月以人勝無今古
哉

吳州來武夷遊序

余不佞受事河上先州來可一年既入濟
返櫂相過翦鐙坐語語移時別去一水盈
盈詩筒不乏久之得所爲武夷游紀咏相

比瓊琚錯綴要余以弁弁弁之未卽應每
念向平五嶽千古會心而許掾不第勝情
兼有勝具異時豈其多讓哉乃造物巧相
妒日漸支離佗勢颺起旋復憊去不有大
力曷其負之而趨抑若自用若法我自用
我法方且檢圖經繪軟幃列諸名勝環坐
榻以恣臥遊甫布得鶴巖鐵板間書到開
械不與人異噫州來其武夷主人耶何意

龔社詩草

一

三

之所會不後不先兩相符如夙約也更決
辰而晤語淮陰率先舉侶州來輟然矣曰
若有心而待余要余無心而與若合心心
相證聞見皆真卽此可以序矣嗚呼江山
不異閒者是主州來才情超軼坐中腕制
上流時而節宣時而鼓吹日見呂梁之水
雲龍之月青峰湛而素影涵迴視昔游濯
濯千古幽人興寄殆所謂心手相應而大

知閒閒者耶余第有瞠手後焉胡言文也夫刻畫以文之無當也而況乎言之無文也

祁元任詩刻小引

祁元任詩情橫絕隱寄青氈卽白沙社爲金馬門非其好也余吏祁溝初不識元任佗何面目第三從子壻輩得所爲篇什纍纍開情逸致足當江左風流新蔡故多儒

卷之五

上

五

俠士節烈表表若殆質有其文者乎祁有鶴且馴忽失其一已復歸余政拈筆索短句而來鶴有記披裘照人元任鶴擇主余鶴戀主兩相提如有合焉大蘇之記放鶴亭也是已千乘之君鶴且不得好而山林遁世酒猶不害矧于鶴余酒德少成病不爲止元任勝情十百余以上吏耶隱耶有心人自別一觴一咏其子和之浮柏相

呼用適青田之養元任其蚤辦以遲我序劉別駕詩集

蓋余吏祁溝可二歲而曲沃劉本孝來佐淮陽舟次相過往往往不時見第得所爲泰山遊紀疾披快讀恍置身黃花日觀間伊何人斯乃能以勝具兼勝情流覽從容氣藐天地久之過我齋頭值酬應糾紛中不數語別去去而畱詩草若干謬以玄晏

卷之五

上

五

相屬余茫然未有當也每憶少年落魄酒人中亦嘗肆意尋討走幽巖賭躊捷一行多病祇餘夢遊更落落詩情不堪鼓吹嗟呼閉門造車豈其足涉得心忘象豈其言傳間拈以自解自矢爲大耳曠能對時按景全力濟勝詞不刻楮葉而肖生真行不廢躊躇而收羅濶旣雕旣琢表裏俱融如本孝者庸詎與才人墨士競槃悅而遺神

理可同日語耶夫三百篇之道性情也繁焉草木絢焉蟲魚兼綜博該直與日月山海同聲而施百代惟其真也我以真行人以真賞胸次悠然表裏俱盡余受代有日行與本孝別長遠矣渭樹江雲殆一交臂奇文共欣賞庶幾千里比肩余謏謏能無咏伐木而有遐思哉

序沈宗明薄游紀贈

龔世存

大

龔

曩余讀秣陵沈侍御韓峯公嘉隆間見一書極喜其善善義長病餘伏枕超然心會因思侍御公往不可見見似焉者猶見公也而人言厥長君宗明寔始屬筆政如司馬龍門論贊具歸名太史公義余旋以慕侍御者慕宗明久之則宗明假青氈一片栖息秦郵與余恰先後至相視而笑雖復貌癯立略見婆婆而先正典刑氣味自別

每晤輒數數目攝之如有合也余不佞病在神明性好勝終匙勝具官閒技癢間與子墨卿從事每逢疑城岐路憊不自支輒走叩宗明聲聞響答窮委探源略少疑滯余于時羨侍御公有子哉昔人謂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計宗明之不足者貧耳而貧而無怨左圖右史居然寶藏令先君子之清風勁節閱世彌彰一飽無時吾祇見富揮鋤不顧吾祇見貪以是詰宗明宗明其無辭以解庸詎趙孟之所能容賤而猗頓之所能招搖耶宗明輯有薄游紀贈唱和若干篇聲應氣求恍見六朝全盛亡一披函珊瑚鐵網琳瑯滿綴既貪既富宗明愈靡所自匿其端抑善與人同若殆視昔紀嘉隆無兩心耳卮言弁首大是不辱吾筆因并近所需振韓堂額榻以致而余

且旦夕解任行矣嗚呼承家節操舉目不忘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可因也亦可宗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珠湖會業序

璧社在郵城西可三十里與諸湖一水相屬昔傳有珠光夜燭于天人欲之輒風引去余始不信今乃知之豈地靈實然非也余到官既久頗亦有意探求試揭孤蓬游

卷之七

七

七

波侶掌若遠若近時復會心至覺所謂徑寸之光邈不可得將川靈有待非其人故不顯耶及得諸生所爲制舉文恍悟昔之光光以珠地爲政今之光光以文人爲政人因文顯地因人勝庸詎今古之不相及而川藪之有匿藏乎余生而多病淺易若自然此道恍兮惚兮殊未有見顧夙業相徂往往見獵喜生亦會林玉鉉大夫虛湛

圓明明照千里日與學博周季瑩目涉手披略玄黃而收駿逸余始得會意叅尋因此知彼積時以往彙而成裘噫其有知耶其未始有知耶諸生生澤國履輿區畫艇煙波白門佳勝清淑綺麗日漸月淫寧虞物采之弗宣獨慮浮游之靡底止今觀若所爲文雖繁約異陳穠澹異則疾徐異軌而要之淘沙取金批卻導窾閑于九累絢若蘭抽無或邯鄲學而故步失粉黛粧而素質殘者儻亦大江以北豐芑顧化習貫如自然故復爾爾諸生毋寧以年來王氣稍不競而有遜心乎夫珠靈物也不韞藏疑于求價不時出疑于闇投乃至合浦之還靈蛇之握有其具者易其獲颺流景合天且不違而後乃今余知大夫之與諸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爰從季瑩之請書

爲諸生勗之

卷之四

七

七

後跋

戊戌春

昭

從燕邸披公應

制文詮為神物異寶不敢

逼視及來郵西歲則公以

水部按淮南事了湖上徐

出蓬來室稿及南北游草

相視驅濤散霧雲漢為昭

疇不嘆公僊才匪直文也

每遇桃花波漲運艘紛拏

躬兀坐於飄風烈日中舌

敝吻焦迨迄事乃已漕以

內趨之若赴漕以外省之

若忘士民德公又似不知

有公者乃至利病興除謀

長經遠培風氣時節宣則

又聞斯行之毋待旦退食

戲絲高堂兩郎君翩翩過
庭義方有淑課迪諸生相
與印可夏雲冬日冷暑溫
然即不肖兒曹輩盡飲千

里醕至家而醉矣昭嘗特
被接引入書巢盡晚相臨
禮按酒兵築詩壘興到觀
梅萬斛泉湧地而出洋洋

纚纚行止自如頓令長卿
讓工枚臯讓速所稱片言
并古不虛耳此中地接金
焦名人不乏詩筒來往鍾

呂相宣客有東公者得公
報章恍得湖山之助便覺
烟飛劒舞獨佳句滿江南
耶昭每登文游臺望見湖

頭紫氣竊謂珠光燭天進
而讀公新草短什大篇絕
無今世減換法而應手望
簾神明四照始信面牛扛

鼎之力自堪作光怪也
子櫨梨之不知而解蹲鴟
以拊蕭蕭之掌不幾迂乎
惟是玄圭告成行在旦暮

凡辱下風者幽間鼓吹聊
克塞嘿若曰後勁昭不佞
主臣有餘忍矣

萬曆乙卯正月旦爲下散更

吳門周玄昭謹跋

張忠烈公存集三十五卷（存二十九卷）

〔明〕張銓撰

明末刻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

以上原缺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六目錄

詩 五言絕句

小園

春暮

春盡見花飛有感

聞雁

九日

武安道中

留別

塞上曲 二首

俠者

筆山

采蓮曲

三首

江南曲 二首

獨坐

江行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六目錄

八

漢中早春

春雪

江行偶憶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之句用韵

七首

閨思

自君之出矣 七首

明妃曲

落花 三首

題畫

咏竹

見雁

六友吟 六首

不寐

秋夜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六

詩 五言絕句

沁水張 銓宇衡甫著

小園

三逕無人到春風滿綠苔柴門長日閉只好待風開

春暮

艸色斜侵砌花香暗入軒春光看又過客思共誰言

春盡見花飛有感

苦恨芳菲節飄零已若斯只緣春去早不是看花遲

聞雁

九日

為客傷春早端居憶故廬殷勤南去雁好寄北來書

客館秋風夜黃花炤眼新隔離誰送酒不見白衣人

武安道中

留別

往日見山愁歸來見山喜客心自不同青山只如此

誰能畱夕炤生怕盡離觴試問寒溪水何如別意長

塞上曲 二首

塞上曲 二首

結髮從戎馬蹉跎鬢已斑漢皇不好武長閉玉門關

其二

漢兵初入塞諸將盡封侯誰念陰山下沙場骨未收

俠者

相逢酒家胡相邀過劇孟但看意氣奇何必知名姓

筆山

月映毫有光雨洗鋒尤紫千載草白雲紛紛落如紙

采蓮曲

采采芙蓉花輕舟蕩江水不愛蓮葉香願結蓮心子

其二

其二

結伴戲芳塘荷花十里香莫教嫩折盡留取藕絲長

其三

鼓棹凌波荇回船避急湍持將花比貌歸去待郎看

江南曲

風吹楊柳枝是妾別君時楊柳今搖落妾心那不悲

其二

一道秦淮水茫茫向海流徒能送行客不解送歸舟

獨坐

明月照人影清風吹我襟靜中何限意相對兩無心

江行

江水如碧玉江聲如素琴往來江上者若個是知音

漢中早春

客裏年華換客風不解愁歸心如漢水日夜向東流

江行偶憶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之句用韵率

成七首

漢水清如鏡舟行及好春月明江浦望不見弄珠人

其二

客身一葉舟客路三千里欲問客心愁量取春江水

其三

繫纜短篷邊篷牕起夕烟一聲歌款乃知是釣魚船

其四

蒼茫東去路客子意何如不待秋風起扁舟憶鱸魚

其五

漢水源通海銀河故在天乘槎如可問欲問斗牛邊

其六

咿軋向中流片帆自擺蕩平生藕關心牢落江湖上

其七

孤征意蕭索苦吟還獨坐繫楫發浩歌曲終無人

閨思

高樓臨大道一上一悽然渺渺雲山遠行人若個邊

春雪

積散連昏曉長空滿素華却疑春去早二月落梨花

自君之出矣 九首

其七
自君之出矣不復試新粧思君如絳燭到晚淚成行

其七

自君之出矣不復盡雙蛾思君如霜艸朝來憔悴多

其三

自君之出矣不裁合歡扇思君如車輪日在天涯轉

其四

自君之出矣不傍青玉案思君如葛藟纏綿難得斷

其五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金徽思君如楊花飄搖到處飛

其六

自君之出矣不結同心結思君如杜鵑夜夜啼紅血

其七

自君之出矣不和白頭吟思君如蓮子其中有苦心

其八

自君之出矣不耐繡鴛鴦思君如春柳絲絲漸覺長

其九

自君之出矣不忍上妝樓思君如流水悠悠無盡頭

其如曲

萬里赴龍沙行行別漢家獨憐官裏月相伴到天涯

落花 三首

苦被閒情惱傷春不自歸夜來風雨惡夢裏替花愁

其二

花開何太遲花落何太早惆悵惜芳魂殘紅不忍掃

其三

莫惜花飛盡花飛還復開可憐年少日一去不重迴

題畫

我本深山居出山成小艸不似畫中人長占青山老

咏竹

現現碧玉枝春來不改色自有歲寒姿那借東風力

見雁

客思三秋苦鄉書一字難不知南去雁幾日過行山
六友吟

余偶閱駱兩溪十友吟愛其有蕭然塵外之
想署中僅有友五人焉益以月香主人共得
六友此六友者雅致芳標貞心素質實可結
以要之契索居無侶笑傲其間若無情者之
有情也因作六友吟

蒼髯翁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六

此翁骨相殊不比蒲與柳我髯近亦蒼與君期白首

抱節君

君素抗高節終身秉堅貞余亦落落者願結歲寒盟

冰雪丈人

丈人有高行不肯近炎熱以君冰雪心勵我風霜節

幽芳處士

幽人抱孤芳清香常四射自從與君居臭味漸相化

雲華仙

僊子來何處雲水有深緣與君相遇曾在華山巔

月香主人

明月淡於水天香處處浮對君清夜永且奏廣寒謠
不寐

秋夜涼如水秋月白于霜憂來常不寐豈但爲思鄉
秋夜

沉沉更漏長唧唧秋蛩語何處最愁人簾外芭蕉雨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六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六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七目錄

詩 六言絕句

閒居雜咏 八首

長安道 四首

早春山行

春興

早秋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七

沁水張 銓字衡甫著

詩 六言絕句

閒居雜咏 八首

門外陶潛碧柳窗中謝眺青山造物容吾笑傲高門
長閉柴關

其二

花樹香飛蛺蝶晴沙暖浴鳬鷺最是流鶯有意聲聲
如向人啼

其三

折柳偶來大道尋花因過前蹊乘興杳然獨往不知
紅日沉西

其四

案上蠹殘斷簡枝頭烏汗殘棋玄晏先生睡足揮毫
且艸新詩

其五

疎竹瀟瀟曲逕玄蟬噦噦高柯昨夜秋風初到池塘
落盡殘荷

其六

懶性厭投羈勒孤踪愛伴烟霞世上憑人白眼草
且醉黃花

其七

籬下香清叢菊庭前葉舞秋梧箕踞自傾濁酒醉來
一任狂呼

其八

髣髴俄成白首滄波還變桑田轉眼繁華逝矣獨留
春色年年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七

長安道 四首

俠客連錢寶馬名姝流水香車雜沓東郊馳騁春光
先入誰家

其二

紫陌三千甲第青樓十二珠簾玳舞清歌酣宴那知
良夜厭厭

其三

獻賦尚須狗監封侯亦是阿奴世上浮沉莫問林頭
濁酒頻沽

其四

公子西園結客平津東閣延賓炙手須臾可熱白頭
肝膽如新

早春山行

天際寒雲獨鳥湖邊細雨千家昨夜春風初到山南
開遍梅花

春興

小苑烟花何處高樓歌吹誰家最好山中春色誰教
雷滯天涯

早秋

夜月寒吟蟋蟀曉霜漠落芙蓉客朱顏漸改更堪
憔悴西風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七 終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八目錄

詩 七言絕句

出都潞河舟中 二首 舟中夜生

過豫讓橋 二首 將謁退前一夕河畔獨坐

留別賈孝廉 青賈孝廉

曉發漳源 途次口占

春思 秋夜自遣

中秋宿新樂公署 九日

宿蔚州李委才園 夏店公署見菊 二首

宿雄縣 寒雁

北邙 入函關

溫泉 五首 又戲題一絕

塞上曲 四首 觀獵

夜雨 長安道

俠者 白洋淀舟

渡易水 鳳翔署中

三良塚 靈山見堯花

隴山 二首 端陽

立秋 七夕

對月 題望雲思親圖

河州鎮遠城和艇大紳酌

長城 二首 河州署內銀木花

塞上曲 三首 老將

登岷州署內樓 四怨 二首

磧石關 張伯公署置琴感賦

中秋 遊鄉人

九日 二首 望崆峒山

松林驛 宿鳳縣

見新月 江行

江石灘 四詩 四首

七夕 睡起

官詞 八首 苦雨

山莊 湖感事

曉發皂口驛 鎖道中

瓶梅 山行見梅花盛開

除夕 春道中

漫興

黃安舟中

袁州宜春臺在行署之左臺畔有桃李各一株

政對軒牕繁花盛開芬芳可愛余每凭几望

之不忍移目因賦三絕

讀書臺集

遊洪陽洞至半而返

聞遠陽三路師敗感憤成絕句十首

丹桂

九日

獨坐

觀奕圖

元宵

花前獨酌

園中閒步

對鏡見二毛有感

曉起口占

卽事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八

沁水張 銓字衡甫著

詩七言絕句

出都潞河舟中 二首

玉河南下駕孤航千里家鄉道路長何處月明今夜泊蒹葭夾岸水茫茫

其二

遠水長天一色平悠然四望旅愁輕如何半日扁舟上便覺胸中少宦情

舟中夜坐

孤舟獨坐思依依水暗沙明月色微獨有白雲如伴客夜深猶逐片帆飛

過豫讓橋 二首

朔風燕月滿邢關烈士千秋去不還料得復讐遺恨在至今橋下水常寒

其二

臣主誰無圖士知捐軀寧必論恩私可憐同是爲君死不死當年請地時

將謁選前一夕河畔獨坐

落日沙頭坐不歸
波心明月蕩清輝
來朝便是風塵客
何日滄浪枕釣磯

留別賈孝廉瑤坪

臨期相向轉相親
濁酒同傾莫厭頻
且向君前拚一醉
明朝便是異鄉人

寄賈孝廉

雲山萬里在須臾
超邁行來影漸孤
寄與東風無限恨
不知吹得到君無

曉發漳源

一夜秋風見曉霜
無邊林葉亂飄黃
獨憐山鳥依巢近
不似征人遠別鄉

途次口占

家園遠隔萬峰西
回首秋原落日低
山鳥不知人意苦
飛來故向馬前啼

春思

山中春色正芳菲
旅客天涯尚未歸
遙想小園人不
到朝來啼鳥見花飛

秋夜自遣

鬱金美酒鱖魚肥
旅館寒吟靜掩扉
張翰當年何意緒
秋風一夜便思歸

中秋宿新樂公署

幾向秋風嘆別離
忽逢佳節益淒其
不知今夜南樓月
一段清光好照誰

九日

登高何處一沾衣
菊滿東籬尚未歸
自恨不如邊塞雁
年年猶傍太行飛

宿蘄州李秀才園

九日他鄉客興孤
名園斜月滿平蕪
主人三徑門深鎖
爲問黃花竟有無

夏店公署見菊二首

幾種繁花曲檻邊
寒香帶露倍堪憐
閒庭深鎖無人見
零落秋風又一年

其二

九日陶家菊正黃
一樽風雨隔漁陽
歸來蕭瑟秋將盡
此地看花益斷腸

宿雄縣

旅館寒吟四壁蛩井梧零落逐西風三年薄宦天涯
意盡在蕭蕭一夜中

寒雁

青山如黛彩雲閒一片飛鴻海上還多少征人看不
轉秋風吹入雁門關

北邙

北邙原上列墳塋千古淒涼對洛城惟有春風吹碧
艸年年依舊曉頭生

長安先生集卷之八

四

入函關

風沙日日老紅顏三十頭顱已斑誰爲客程難白
料又隨秋色入秦關

溫泉 五首

遵仙池塘玉仙樓六官來往浴龍湫胡塵一起香塵
斷泉水千年咽不流

其二

君王行幸有光輝馬上笙簫擁玉妃鼙鼓聲中歌舞
散只今都作綵雲飛

其三

溫泉浴罷露華寒牛女橋邊共倚欄聞說上皇歸蜀
日張徽一曲恨漫漫

其四

玉輦倉皇幸蜀時千官星散萬民悲長湯百道無人
管都作胡兒飲馬池

其五

金鋪碧瓦雜蒼苔第一仙人去不迴爲問當年官裏
月夜浮清影爲誰來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八

五

又戲題一絕

華清樓閣已成塵詞客猶然替太真自是君王耽佚
樂傾城何必在佳人

塞上曲 四首

積日無暉塞草黃匈奴十萬寇漁陽忽聞夜半前軍
發遙望營頭太白光

其二

落日胡天殺氣來一時齊上望烽臺健兒直薄匈奴
陣射殺名王匹馬迴

其三

雲滿沙場月滿城秋風吹徹暮笳聲胡兒莫更窺關
塞飛將如今守北平

其四

臂上雕弓血戰袍當場意氣萬人豪燕支山下常驅
馬青海波心好洗刀

觀獵

塞州如霜兔正肥白雲不共紫騮飛彎弓一射雙鵬
落笑向胡姬貰酒歸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八

六

夜雨

月華星彩黯然收風雨千山動客愁且自閉關高卧
去恐防龍劍出牀頭

長安道

楊柳絲絲綰別愁西山落日爲誰留玉鞭笑指章臺
路盡捲珠簾十二樓

俠者

黃金結客少年場潛聽鳴騶入建章腰下吳鉤藏不
見逢人只說是高陽

白洋泛舟 三首

獨駕扁舟似五湖夕陽一片白雲孤蕪葭秋水明如
鏡爲問伊人竟有無

其二

蘭橈搖曳向中流蘆荻蕭蕭兩岸秋車馬如雲爭渡
急有誰堪共李膺舟

其三

一派寒溪十里清滄浪我欲濯長纓臨流却怕看容
鬢恐有秋風白髮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八

七

渡易水

蕭蕭易水靜無波千載猶傳壯士歌燕市從來多俠
客祇今誰復似荆軻

鳳翔署中

輕雲旭日雨初晴枝上鳴鳩已兩聲閒倚曲欄看修
竹不知身是異鄉人

三良塚

捐生原是爲綱常黃鳥何須怨彼蒼若不從君歸地
下祇今誰復識三良

靈山見桃花

草歇芳春四月來，靈山始見一花開。
不知遶地寒多少，尚有長征人未迴。

隴山二首

隴水潺湲不住流，可憐征戍幾時休。
更多一片關山月，照盡人間夜夜秋。

其二

萬里關河繫客心，故園回首白雲深。
隴山鸚鵡空能語，不向家人報信音。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八

端陽

令節又逢重午日，年年作客在他州。
縱教綵縷長千丈，難繫思鄉一段愁。

立秋

銀河如練火西流，纔別秋來又見秋。
一葉梧桐能有幾，却爲添得許多愁。

七夕

仙路難乘泛海槎，銀河一望思無涯。
願分織女機邊錦，來助江生筆上花。

對月

露下風高大火流，碧天如洗月知秋。
愁來倚杖看明月，明月何人解照愁。

題望雲思親圖

駐馬徘徊意慘然，庭帟遙望白雲邊。
憑將幾點思親淚，留得唐家二百年。

河州鎮邊樓和蘇大紳韵

黯淡黃雲塞艸秋，思鄉獨上鎮江樓。
無情最是天涯雁，不寄音書過隴頭。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八

長城二首

鑿盡窮邊萬疊山，只憂胡馬向函關。
誰知未築長城日，已有真人莅碣間。

其二

青史無勞笑始皇，王公設險壯金湯。
長城豈爲秦人築，萬古常留漢漢疆。

河州署內銀木花

誰許名花署內栽，無人到此看花來。
曲欄西畔踈簷下，閑逐秋風次第開。

塞上曲 三首

廣武城邊柳半黃，祁連山上草如霜。
數聲過雁三更月，斷盡征人萬里腸。

其二

夜夜烽煙海上青，高飛白羽不曾停。
將軍盡話封侯事，幾見鳴鞭度虜庭。

其三

謾說當年馬少游，書生投筆竟封侯。
世間多少田園叟，不到沙場也白頭。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八

十

老將

薊北關西四十秋，數奇李廣未封侯。
戰袍漬透刀瘢血，說着沙場便淚流。

登岷州署內樓

爽氣朝來萬里秋，思鄉無那強登樓。
胡人莫更吹羌笛，一夜西風已白頭。

閨怨 二首

秋深猶自搗寒衣，欲寄征人信使稀。
願得此身同落葉，因風吹得到金微。

其二

漢家西閉玉門關，長鎖征人不放還。
一片貞心將化石，門前少却望夫山。

磧石關

磧石關下黃河流，磧石關上白雲秋。
惟有關頭一片月，年年常照戍人愁。

礪伯公署置琴一張感賦

秋風已老籬邊菊，日歸日歸歸未卜。
坐對瑤琴不忍彈，彈時怕理關山曲。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八

十一

中秋

西風蕭索露華寒，深夜孤亭尚倚欄。
一樣清光天上月，他鄉不似故鄉看。

遇鄉人

走馬西來不計程，天涯纔見故鄉人。
縱然滿面思家淚，說到高堂尚滿巾。

九日 二首

歲歲秋來是別離，南園幸負菊花期。
不知離畔當時種，開到西風第幾枝。

其二

十畝田園已半荒，天涯風雨又重陽。愁來強欲登高去，却恐登高更斷腸。

望崆峒山

蒼翠高凌碧漢間，名山咫尺阻躋攀。軒轅去後無真氣，更有何人問道還。

松林驛

幾處清溪遶石田，數間茅屋起青煙。人盡閉柴扉，卧不問輕寒到客邊。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八

七

宿鳳縣

鳴鳳山頭落月殘，嘉陵江上北風寒。怪來不作還家夢，應畏千重棧道難。

見新月

碧天如洗彩雲收，新月娟娟素影流。試問嫦娥偏妬處，人間還有幾多愁。

江行

潯江春水縠紋平，又是扁舟一日程。兩岸青山看不盡，却疑身在畫中行。

江石灘

一葉輕舟下急灘，飛濤蕩漾客心寒。也知江上風波險，可似人間行路難。

四皓四首

避秦結伴入商山，一局殘棋白日閑。千仞冥鴻那可致，不應踪跡到人間。

其二

高皇亦自解憐才，四老何心誤見猜。只說終身不事漢，誰教却爲漢儲來。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八

七

其三

一出能收羽翼功，從龍爭似作飛鴻。如何白首深山客，尚落留侯掌握中。

其四

自逐紅塵向玉墀，啼猿怨雀久相疑。不知羽翼安劉後，何日歸山更採芝。

七夕

徙倚明星夜欲闌，故園回首路漫漫。人間未有銀河隔，却恨經年見面難。

睡起

翠栢陰陰映草堂秋風蕭瑟送新涼半生勞擾紅塵事不及南鵲午夢長

宮詞 八首

鏡掩螢臺粉黛消傷春暮暮復朝朝自憐不及金橋柳猶得君王顧舞腰

其二

何處風前奏管弦銀缸挑盡不成眠眼看春色能多少夢殘紅又一年

張忠烈公詩集 卷之八

古

其三

太液芙蓉宛宛香閑來結伴打鴛鴦亦知水殿清無暑自有同人同午夢長

其四

同輩辭來閉掖庭昭陽便隔萬重深大家不省親文墨空費長門買賦金

其五

淒淒秋色上簾櫳零落殘荷午夜風葉滿御溝流不轉懶將詩句更題紅

其六

金屋螢流夜欲闌笙篴斜抱露華寒近來舊譜渾無用學得新聲不忍彈

其七

環珮珊珊步晚風梧桐枝上月朦朧分明聽得笙歌過又引羊來別院中

其八

銀箭金壺夜漏長博山消盡水沉香無因學得行雲雨夢裏誰能會楚王

張忠烈公詩集 卷之八

五

苦雨

浙浙輕寒黯黯陰客懷連日苦淫霖願留一掬天河水洒向遠陽洗甲兵

山莊

一帶疎籬映碧流數椽茅屋隱青丘主人高卧烟霞裏傲殺人間萬戶侯

鄱湖感事

烈士丹心炳浪紅衣冠猶在水晶宮漢家漫自推蕭相紀信應居第一功

曉發皂口驛

日上高春乍啓扉長途四牡去駢駢白雲更比征人
懶戀住峯頭不肯飛

飲鎮道中

百轉清溪萬疊山肩輿危陜苦躋攀登高却笑王陽
慄纔入印嶧便道還

瓶梅

江干誰折一枝春斜插瓶中色尚新驛使寂寥難借
問無因寄與隴頭人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八

七

山行見梅花盛開

萬峰迴合鎖烟霞茅屋蕭條三兩家怪底客愁渾忘
却山村處處有梅花

除夕

坐聽更漏客心傷明日明年是異鄉何事無情也多
恨炤人銀燭淚成行

宜春道中

江南春色正芳菲故國烟花願已違最是子規知客
意聲聲叫道不如歸

漫興

生平踪跡戀烟霞每見青山便憶家辜負故園桃李
月東風閑殺滿庭花

萬安舟中

一派清江兩岸山棹歌呖下長灘魚龍寂寞浮鷗
遠只有孤雲伴客還

袁忠烈公存集 卷之八

政對軒窗繁花盛開芳芬可愛予每憑几輒
之不忍移目因賦三絕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八

七

天桃穠李傍僊臺占斷芳菲次第開一種天香春不
管暗風吹入小牕來

其二

玉質霞標兩鬢奇幽崖空自抱芳姿若非詞客閑相
賞寂寞東風總不知

其三

嬌姿嫩蕊已嫣然帶露籠烟倍可憐料得百年應有
恨移根難近畫欄前

讀雲臺集

詩到晚唐衰颯甚開元氣格已全無細評三卷雲臺集不愧當年鄭鵠鴻

遊洪陽洞至半而返 二首

婁葛飛昇不記年石牀丹竈尚依然探奇莫謂須臾事已得浮生半日僊

其二

人生何處覓蓬萊洞府幽奇此地開却笑凡身仙骨少未窮靈境便歸來

聞遼東三路師敗感情成絕句 十首

三月遼陽大出師登壇號令變旌旗中丞自有平胡策不道將軍盡數奇

其二

獵獵陰風殺氣多前軍夜半渡渾河角聲一起重圍合戰士如雲盡倒戈

其三

日落轅門促進兵自言十萬可橫行至今陰雨沙場夜猶有將軍叱咤聲

其四

誰遣輕探虎穴中五千深入氣如虹若非矢盡援兵絕破虜應居第一功

其五

數萬鳴弦鐵羽飛孤軍轉鬬抹兵稀鼓聲不起旌竿折應悔陰平計已非

其六

雲暗胡天壓漢營手援桴鼓一身輕未有封侯相錯學終軍浪請纓

其七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八
護軍碧血污英魂一點丹心萬古存不見偷生巾幗者也成烽火焰開原

其八

漢兵出塞若雲屯五道全軍獨一人不信驕姚有天幸生來原是衛家親

其九

漠漠黃沙掩戍臺磷磷白骨委蒿萊深閨只是空相憶那得遊魂夢裏回

其十

芳草會聞馬伏波從來烈氣不消磨何如運數終須盡莫唱遠東浪死歌

丹桂

會伴嫦娥試晚粧枝枝穠艷斷人腸便將海底珊瑚較不及風前有異香

九日

短髮愁看鏡裏霜天涯兩度見重陽蕭蕭風雨重門閉不用登高也斷腸

獨坐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八

子

霰霰寒雲壓樹低霏霏烟雨望中迷客愁何處堪消遣閑倚闌干聽鳥啼

觀奕圖

偶携柯斧入深山爲看彈棋忘却還不信百年纔一局仙家何必勝人間

元宵

一年難得是今宵孤燭熒熒伴寂寥記得故園明月下銀花影裏聽吹簫

花前獨酌

若上新紅爛熳開開來花下且銜杯惜花只恐花飛蚤一日看花定幾回

園中閒步

綠竹陰陰伏檻齊新花簇簇壓枝低閒園盡日無人到只有春禽自在啼

對鏡見二毛有感

客裏年華幾變更偶然攬鏡壯心驚近來白髮無公道偏向愁人兩鬢生

睡起口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八

子

簾垂清晝碧牕虛短榻塵封旋掃除一枕夢酣天欲午秋風吹落讀殘書

卽事

偶簡奚囊收舊題碧牕紅日忽沉西高歌一曲無人知獨立松陰聽鳥啼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八 終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九目錄

奏疏

直陳救時要務疏

請釋賢令疏

請福王之國疏

再請釋賢令罷煮稅疏

糾奸邪肆言亂政疏

屬番肆掠參處起邊邊將疏

條議馬政疏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目錄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九

沁水張 銓宇衡甫著

奏疏

直陳救時要務疏

爲直陳救時要務懇乞 聖明採納以保治安事臣
衡茅下士世受 國恩復蒙 陛下拔置西臺居風
紀之地充耳目之司適進若此卽披肝瀝血何能報
聖恩之萬一顧臣以言爲職者也有犯勿欺盡忠
入告此臣修職業而報 陛下之分也今 國家之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一

事疊壞多端上自 朝廷下及郡國當言者不可縷
舉若 郊廟之當親也 朝講之當御也 儲宮當
早講學 福藩當早之國 瑞王當早成婚與夫權
稅之宜久罷大察之宜盡補也此數者皆關治亂安
危之大計諸臣言之已舌敝腸枯楮竭額禿而如水
投石 天聽杳然臣卽有言不能加于諸臣之上而
陛下信新進小臣豈能逾于在 廷耆碩臣亦不
必拾旣殘之瀋補已窮之牘荷圖塞責第就目前時
事補偏救弊關切治理者條爲數款上塵 睿覽謹

陛下垂聽焉一曰振紀綱以維國勢臣惟國
家所以嘗治而不亂者以紀綱維持之也而紀綱之
振肅又在人主之一心故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若主心厭怠則綱解紀弛在上必有渙散頽靡之象
在下必有凌越皆畔之思神氣不張逆節萌起國
家之亂恒必繇之自陛下倦勤以來要領不羣綏
率無紀積弛成玩積玩成廢人人以苟且爲固然事
事以因循爲得計政不繇舊浸失初制之初法不守
嘗漸任低昂之意循資養望可獵清華修職抱功未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二

聞實效上作而下不應且令而夕不行習就推委之
類風養成骯髒之世界以致奸邪竊玩肆志橫行若
代藩廢長立少抗辯自恣綏帥憑借內援百彈不
動戚畹受辱于奴隸狂童鼓譟于郡城廢弁之妄言
朝政闕餘之擅殺平民諸如此類尚難枚舉惟紀綱
不振以至于是若乾剛震肅國紀森嚴上有必
行之令下無不奉之法孰敢縱恣狂逞以干三尺哉
臣望陛下勵精于上明憲勅法仍諭內外臣工
各修職業謹持法度毋仍因循苟且之風則精明之

氣立振奸宄之志潛消而國勢尊治象成矣一曰
公枚卜以重贊襄臣聞人主之職在論相故曰秉
心宣猶考慎其相蓋重之也我朝自華中書以館
閣之臣參贊密勿內掌機衡之重外總部院之權
任綦隆矣初循詞臣與別衙門兼用後漸詞臣什九
別衙門什一浸尋至今非詞林無繇入矣祖宗之
意豈偏枯若此考國朝以他途入相者若楊士奇
李賢張璁輩助業爛然豈獨遜于詞臣今一槩格之
使不得進而獨授衣鉢于私人植黨援干揆路債孽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三

接踵台曜不光有繇然矣夫館閣之臣論思啟沃其
所長而吏治民情或未習別衙門官考經據典或不
足而決疑肩鉅則有餘兩者參互而用之以長補短
若左右手之相爲乃克有濟今政本孤單枚十之
請旦暮可下望陛下下一洗積弊曠焉更始博採群
議勿拘翰林一途但擇德望著聞可亮天工者以充
其選想輔臣深維天下大計且鑒從前履轍必開誠
布公剖破已成之局面斬斷後來之振援以副主
上寤寐良弼之意則耆碩彙進而相業日光矣一曰

稽章奏以防壅蔽自 陛下靜攝深宮 召對久廢
獨恃章奏一脉通上下之情而強半 畱中不豫
省發外間揣摩橫生疑議臣謂 主上 神明未必
有此然而章奏出入左右得操其鍵上下兩不相知
疏之入也封章者第知其入耳 天關 九重其有
入而不入者誰敢問之疏之出也奉 旨者第知其
出耳門外萬里其有出而不出者誰能知之場電蔽
明舍吐任意陰陽不測詭秘難窺萬一有奸人竊弄
其間 國家之事去矣是不深長慮耶臣謂宜日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四

令科臣一員于 會極門總類各司奏章開具數目
實封上達 陛下覽後 批發該科照驗則在旁之
輩無所容其奸而上下之情通矣一日拔淹抑以收
人才臣聞治世賢人在朝奏世賢人在野賢人之進
退國祚所繇以安危也今 朝廷之上耆德英俊固
不乏人而隱豹潛鱗尚盈林藪蓋自 陛下吐棄忠
言推仰疆項一時奉公守法直言極諫之臣俱蒙
嚴譴錮之林泉厄之下位數年于茲矣此皆 祖宗
教化培養二百餘年而後得此仗節死義之士今

斥不返 賜環無期位壯者老老者死次第用殘若
秋林之落葉及今收之猶可得一半之用而敗事徒
煩轉圓難必將以爲其人非耶則公論共推矣將以
爲其言妄耶則言者既驗矣將挫折其氣耶則困頓
之又久矣且 陛下用臣等將用其言也未言者且
責望于將來而已效者乃禁錮于既往臣竊惑之臣
讀漢史至郭泰所云人之云以邦國殄瘁但未知瞻
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未嘗不廢書三歎以爲方今景
象大類斯言 陛下何不從銓曹之 請將廢棄諸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五

臣盡皆起用使其江湖魏闕之忠盡爲明聽翼爲之
用而沉鬱結轡之象轉爲彙征師濟之美此非獨爲
人材計實爲 社稷計也一日重言路以養士氣臣
惟 國家之有言路猶人身之有血脉血脉壅則身
病言路壅則 國危嚮者 朝端聚訟俚言穢語雜
奏 君父之前無入臣禮非獨 陛下厭之卽臣等
亦厭之是言路本重而諸臣自輕也故 聖諭諄諄
屢以多言爲戒臣竊謂官旣以言名而不言是謂溺
職 陛下旣以言官用人而復禁其多言何如勿用

蓋言不論多不多惟論當不當不當卽一言已病其
多當卽衆千言尚患其少故浮詞瑣說細事隱語不
當言矣而 哀職有闕軍 國大計何可勿言背公
植黨阿諛比周不當言矣而保護善類主持公論何
可勿言伐善妒能攻擊排擠不當言矣而明日張膽
擊奸鋤佞何可勿言借事發端隨人附和不當言矣
而循職建白指陳利病何可勿言總之當以用言之
法省言而不當以諱言之意防言懲妄言獎忠言則
言者自少不必禁也若不問當否一禁禁之防人之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六

口甚于防川恐禁之而愈以禁矣况天下慷慨敢言
之士少而全軀保妻子之人多導之使言尚恐異懦
者緘口禁之使不言將令鯁直者灰心三鼓氣竭之
餘而復抑遏之士氣從此不振矣異日 國家有大
利害 朝端有大奸雄誰爲 陛下折檻借劍剖心
碎首者哉臣以爲言路之當重者此也一日息紛爭
以讓和德臣聞極治之世君子和于朝而宋臣程顥
之規王安石者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心以聽
之夫心既平矣何患不和其不和者繇不平致之也

臣老士大夫議論分歧橫生角距絳紳禮樂之地幾
爲市里譁訟之場邇雖煩囂已息風浪漸平而臣猶
有慮者則以成心之未盡化勝氣之未盡降也臣以
爲人臣比肩事 主同爲王臣苟有大奸巨慝足以
亂政而禍 國者不得不盡力相攻若意見稍乖何
妨互劑口語小失寧必吹求我願獨爲君子人豈樂
爲小人自以爲正而指人爲邪非真邪必不受也詎
人爲非而自以爲自非真是必不服也美中有惡譽
其長何必護其短惡中有美指其瑕何必掩其瑜一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七

人自有一人之本末一事自有一事之是非只宜就
事論事就人論人何必株連蔓引推之爲何人之黨
牽之爲何方之脉要以虛丹應物易地相觀勿以附
已而加親勿以異已而力詆則議論自平是非自定
何必爲是曉曉耶臣願 陛下戒 論大小群工各
捐偏見盡撤周防同心爲 國勿分曹偶則渙小群
爲大群太和在宇宙間矣臣以爲紛爭之當息者此
也一日杜濫竊以慎名器臣聞惟名與器不可假人
故繁縷小物孔子惜之乃今名器之濫甚有可惜者

如奉嘗雜用羽流殿閣居銅臭此猶曰相沿之舊也自鬻爵之途日廣而指揮三品之職佐二親民之官皆得操值而取矣自恩倖之門漸啟而金吾禁衛之班璘玉異等之數皆可資緣而得矣等賜子同燭羊輕爵秩于敝袴雖得之者不足爲榮而予之者深爲可惜至 恤典原以報德酬功而從來亦多徇情濫予生前棠議仍竊倭褒歿後穢彰更蒙 優恤乞恩乞廕日見紛紛不聞寢格夫 朝廷勵世之具豈臣子市恩之資及今不爲限制濫觴何已臣請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八

勅下該部遵守 舊章若大臣果功德著聞在人耳目方予 恤廕不得一槩濫給大臣物故止許撫按如例具題子孫不得陳乞 國用不足戶工二部當推究耗蠹催督逋欠節縮冒濫不得濫開事例減值警官至中官品服自有 祖制不可以掃除賤役濫予章服奔走微勞輕給 恩廕則名器重而冒竊清微倖之途塞矣一曰禁僭侈以正風俗臣惟治先定分禮取寧儉所以別上下防淫濫也 祖宗立法服舍器用皆有定制載之會典僭踰者律有明禁不謂

奢淫之風日異月長犯上無等恬不知怪然四方則微始子京師今 輦轂之下人懷凌越俗爭浮僥幸弁費郎皆擁肩輿刑餘小吏儼然騶唱庶民之家僭擬甲第娼優下賤雜佩珠玉男衣紅紫女服袍帶至子山人星卜吏胥之類巾服皆無異子縉紳龍蛇莫辨 威蕩然若乃貪墨士夫膏粱子弟崇尚淫奢珍貴奇異甚至一餐之費當農人三時之勤一衣之值當紅女終年之績一器之費當中人十來之產下戶效尤糜費漸廣奸人射利淫巧日工若不禁止長此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九

安窮臣請 勅下該部申明 憲令頒行天下仍定冠制分途別式不得僭越又責成五城御史嚴行禁約犯者無赦庶奢淫可挽四方象之孰敢不率此亦移風易俗之一端也一曰責實政以核吏治臣惟吏治之汙隆民生之休戚係焉今天下吏治敝壞已久以務虛聲而無實政也然亦錄取吏者失之蓋吏之責在農桑教化而上之責吏在簿書筐篋吏之能在勤節貞心而上之望吏在柔顏媚骨是以其精神惟用之推訊才力半竭于趨承惟望積日累勞遷擢而

去誰肯真心爲地方計久遠者此猶就賢者言之耳
至于貪黷有司尤堪切齒彼其筮仕初心原無遠志
不過爲身家耳故不聞民瘼止營囊橐追徵以耗羨
爲固然問斷以贖錢爲應得苞苴之入寧畏四知挾
括之工肯餘皮骨一守貪而一郡空一令貪而一邑
空民窮盜起職此之繇及夫事敗不過降調耳削籍
耳又重則提問耳而贓賄千萬追者幾何彼猶得藉
其餘貲誇鄉里而貽子孫則何貪吏之不可爲也臣
居嘗謂海內空虛天下之財一歸內帑一歸中涓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十

一歸貪吏令內帑不可問中涓不可問貪吏豈亦
不可問耶請申飭懲貪之令卽不能如祖宗律
例數逾千萬者亦從重典盡追入官而又戒虛名崇
實政獎恬靜抑躁競如此而吏治不興民生不遂臣
不信也一日核欺蔽以固邊防臣惟國家遍鄰虜
穴寇在門庭雖貢市日久虜未生心而不虞之戒豈
在臨時今戎事廢弛將驕卒惰臣懼爲理官往來三
輔見馬僅餘骨士饑欲死朽甲鈍戈不堪擊衛卽火
罷中國長技然亦不過應點一時操演耳沿邊將

領謀勇出衆者實鮮其人中間統袴錢虜有不任受
甲者有不能攀鞍者有訊以扼塞虜情茫然不知置
對者此輩緩急安足恃乎夫舉一鎮而他鎮可知也
而遠左更可寒心連兵單弱原不足用且三面鄰虜
處處孤危卽一秒花猖獗數擾塞上邊已不堪矣倘
諸夷蠢動何以應之而彼中將吏猶然習欺罔之故
智以掩罪冒功者近日按臣所發覺者可駭異臣
嘗歎各邊塘報本未見虜而曰堵禦出境本無斬獲
而曰俱被鉤搭原以搗巢掩襲而虛張曰大舉入寇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十一

止望虜騎飛塵而僞報曰幾萬幾千亡鏃遺矢盡曰
奪獲官馬破虜則曰失亡更可笑者動曰虜大敗慟
哭而返不知痛哭者果破創之犬羊耶抑被虜之男
婦耶此等情態難欺三尺總之將吏國陞賞以欺撫
臣臣國恩廢以欺陛下而封疆之破壞邊民
之傷殘竟不問也臣請嚴勅邊臣大修戰守之具
盡破欺蔽之習若虜人入境果有虜掠但具實奏
聞稍寬其罰隱匿者定依律治之庶將吏畏法而邊
境安矣以上數款皆書生嘗談早無甚高論且有

經諸臣建白者但芹曝之衷不能自己倘 陛下鑒其狂愚採納施行微塵涓滴或亦可以仰裨高深臣愚不識避忌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月十六日題

請釋賢令疏

爲賢令久繫堪憐懇乞 聖恩矜釋以擴 皇仁以全忠直事臣適當 聖壽之辰隨班 嵩祝忽聞考選已有 俞音滿朝薦王邦才等皆蒙釋放一時班行之內歡聲如雷以爲 主上聖明明同符 堯舜恩威之用良不可測惟此一念太平可立致矣未幾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十三

忽又中格人情大拂今 陛下既下考選錄用臣等獨繫建諸臣尚淹狂狷豈 聖心偶忘之耶抑未釋然于中仍欲禁錮之耶夫朝薦出萬死一生之計力扼兇璫翦除翼虎爲 陛下救此才遺保安陝卽古破柱取奸據案數佞者風力氣節亦不是過前歲臣以分較入關見三秦父老言及朝薦爲令之賢被逮之苦未嘗不吁欷泣下也 陛下幽囚朝薦四年于茲矣白日在天覆盆不炤身親三木與死爲鄰淒風苦雨毒熱嚴寒人世之慘業已備嘗况朝薦二親

垂白懸隔天涯難慰倚閭之心空作還鄉之夢 陛下以牟治天下何忍令爲人子者至此極耶臣聞朝薦痛骨驚魂久櫻疾患萬一抑鬱憂愁猝有不測使陛下有殺忠臣之名書之史冊豈不可惜且 陛下不知梁永之惡則已耳既洞燭其奸撤還拘繫而猶移餘怒于朝薦久繫圜扉是 陛下是非之心本明而自蔽之也 陛下爲天下主乃以一閹宦故下仇小臣何示人以不廣耶昔 宣宗章皇帝時內臣劉寧奉差還道出故城縣丞陳銘醉而歐之御史論奏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十三

逮繫至京 宣宗曰丞固有罪然激于一時偏惡其宥之侍臣尚請治銘罪卒不聽夫梁永之貪橫何如劉寧之清諸數年之暴虐何如片時之假道陳銘以使酒而歐無過之中使何如朝薦以衛民而扼有罪之稅璫乃 宣宗旋建旋釋卽御史奏之侍臣言之尚且不聽 陛下建朝薦者四年前後救者無慮數百疏而堅如轉石亦豈爲善法祖哉至同繫王邦才輩與朝薦事體一同今正朝審之期望 陛下逮沛德音金雞一數繫臣更生萬世而下將頌 聖德于

無窮矣臣佩服從友之言願效回天之力伏惟 聖明鑒納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年十月十七日題

請福王之國疏

爲藩王就國定有定期養贍田土斷難盈數懇乞聖明深惟久遠至計以大義割私情以大信成重典事臣接邸報見 福王之國愆期大小臣工交章力請 明旨定于來春啓行然諷吉未聞羣情惶惑忽又有 旨以養贍地土切責戶部矣臣于是不能不中夜而思廢箸而嘆也夫 福王爲 陛下愛子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古

下臣民孰不知之今日者遲遲于之國汲汲于莊田母以出就藩邸遠離膝下不如此無以寄其愛耶臣以爲 陛下善用愛政不當如此也臣聞石碯有言愛子者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辱過也而賈誼之論封建曰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蓋帝王之子生長深宮驕淫易起欲以霸義以去邪惟在抑情以割愛從古蓋臣爲國忠謀大都若此今 陛下于福王寵祿亦可謂過矣寵之過則驕心易生驕故僣蹇不奉法祿之厚

則奢願難滿奢故請乞不遵制去義卽邪之端隱隱已見當此分封啓宇之時開國承家之始 陛下正宜示以制度教以節儉以杜其漸而防其派使維城之祚與 國同休豈非至愛何區區較量于莊田之多寡耶且莊田之錫原非 祖制而莊田之請又非令聞臣攷 太祖高皇帝分封秦晉諸王祿米各止萬石未聞有土臣之錫而諸王亦未聞有土田之請嗣後間或有之然多不過數千頃而止亦未有分外請乞者也惟 宣廟時寧藩驕橫妄請南昌灌城田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古

章皇帝遺書引大義責之竟不與 武廟時 秦王交通閹倖奏請牧地廷臣持不可 武宗逼大學士梁儲草勅中有不利社稷等語 上覽而駭之事竟寢此皆我朝已事可考據者 陛下將何法而福王宜何從耶 陛下毋亦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陛下地與 陛下子羣臣安得而執之不知羣臣之所執者非惟理不可行亦勢不能行也海內土田按籍計之不過七百餘萬頃此皆履畝而稅寧有餘田今二府遺地已盡河南撫臣又括諸閒田尺寸

寸皆湊補矣而猶必欲取盈匹萬頃之數勢不能變
滄海爲滄田化砂石爲膏腴必將取之正額乃國家
財賦所出合天下取給焉何可減也今 福王而下
尚有三王異日皆援例以請 陛下予之耶不予耶
不予則同爲 陛下之子何親何疎予之則無從取
給若皆撥額田 國家之地有限而 聖子神孫之
絕繩振振者無窮數傳而後將盡歸于 藩府此可
行耶不可行耶天舉朝皆知其不可行而 王尚再
三以請 王請而 陛下許之 陛下許而羣臣又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六

爭之臣知養贍地終無足時也養贍不足 王遂將
不之國也夫 王能終不之國也則可若桐圭之命
難爲戲言嫌疑之地不可久處則與其遲回于異日
不如早決于今日與其貪必不能得之土地而快快
不肯行不若順必不可逆之人情而幡幡以就道蓋
道路之口已自多端 王一日不去則人心一日不
安人心不安而 王亦不得安傳曰不患貧而患不
安奈何不深長思也况 王享茅土之封食稅衣稅
積賜予之厚萬篋千箱原自不貧無厭之求是亦不

可以已乎易曰天道惡盈詩曰如食宜饒老子云知
止不殆 王又何不深長思也 陛下動引 路府
爲例昔漢明帝封諸子地俱儉于濟南諸王曰我子
安得與先帝子並 陛下自處奈何居明帝下况
福王府土田較之 路府數雖少減而租已過之耶
臣以爲 陛下之計過也說者曰此非 陛下之意
貴妃之意也昔姜氏愛叔段爲請廢邑卒以厚敗趙
媼隣愛長安君不肯出質一聞左師燭龍之言即日
戒行 貴妃于二者將何居焉果如人言臣以爲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七

妃之計亦過也說者又曰此非 王之意而羣小之
謀也昔梁孝王聽羊勝公孫詭之流驕恣不法幾至
亡國東平河間樂善親賢至今稱之 王奈何不聽
廷臣之言而反爲羣小所誤臣以爲 王之計更過
也爲今日計但宜速渙 明綸定明春之國之期養
贍土田 王再勿請 陛下再勿言庶貽謀之道光
中外之疑釋而 王亦可長有令聞鞏磐石之基而
不拔矣抑臣因是而重有感焉 皇太子與 福王
執親天下與 藩國孰重今東宮輟講八年矣春秋

野盛之時正情情易縱之際而耳不聞政沃開陳且不觀賢士大夫終日所與處者皆宦官宮妾之流終日所習聞者皆聲色貨利之事卽 睿質性成臣不能保其不放佚濡染也而開講之請章滿公車 陛下竟置若罔聞於所應急者而緩於所應緩者而急輕重倒置 陛下又何心耶及今溽暑已退秋飈正爽宜速開講筵以慰中外臣民之望母使天下人有以窺 陛下之淺深也臣奉 命在外諸臣業已抗章臣亦似可緘口然謂諸臣已言而臣遂可不言則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大

臣不安逆料 陛下之不聽而不言則臣不敢不與不敢交集于心是以不揣狂瞽喋喋具陳懇乞 陛下鑒臣朴忠 俯賜採納臣愚幸甚 社稷幸甚 萬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題

再請釋賢令罷秦稅疏

爲賢令久繫國扉秦民久苦權稅懇乞 聖明悔過施仁釋無罪累臣罷無名橫斂以保無疆盛治事臣聞民爲邦本財爲民命故守位惟仁聚人惟財古昔聖王保成業而綿永祚者未有不以收民心爲急務

也然與人主共治安百姓者則惟良有司是賴故良吏更有能不愛官不惜身捍除大患保惠元元者方當專顯之嘉勞之未有反從而幽囚窮辱之者也良吏當幽囚窮辱此衰世之象而亂法之朝不意 聖明之世有此舉動臣竊嘆之臣拜官之日卽首 請釋被逮咸寧令滿朝薦而 皇上未之省也然臣昔日所陳者猶擬通國之公憤一時之見聞而尚未悉朝薦治邑之循績亦止知逮繫之非辜征稅之當罷而尚未親秦民困苦之情歟臣以奉命入秦目擊秦民之苦而益思朝薦之賢而益傷幽囚之枉敢昧死爲 皇上陳之臣嘗渡河之貽秦民扶老携幼夾道哀呼問之則爲朝薦鳴冤者也臣爲潛然泣下勉諭之曰 聖天子仁明當有不測之恩不久且釋矣各款款而去已接司道各官談及朝薦當日被誣之跡歷歷如覩臣于是不能不追恨于梁永之誤 皇上而因嘆 皇上之自誤也夫永當權稅秦中時無然恣睢擅作威福而群小附之者千百爲輩附虎以翼飛而擇肉于時聞以西行者不安于途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九

居者不安于室農不狎于野賈不人于市喁喁以目
莫不思食永之肉而寢其皮發難只在旦晚間耳秦
朝薦出萬死一生之計不惜要領力扼其吭而秦民
稍得安枕乃惡瑯瑯怨深怒于朝薦單詞人而朝薦
速矣朝薦逮而永始撤矣向使朝薦不逮則永必不
撤永不撤而秦必亂秦亂而海內之爲秦者皆將乘
勢而起不知今日域中作何景象 皇上得深居高
拱火是朝薦乃有功之臣非有罪之臣也無罪而繫
之且繫以數年之久 皇上果何心耶臣聞匹婦盡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五

冤三年不雨一夫向隅滿堂動色朝薦乃 皇上權
之制科寄以百里之命者反視之不匹夫匹婦若耶
此臣之所未解也朝薦衰親倚闕望眼欲枯稚子叫
闔心血盡灑聞且見者無不酸心 皇上止孝止慈
錫類之仁每及臣下而獨于朝薦父子間不一動念
又臣之所未解也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雷霆之威曾
不終日 聖度如天乃介介恚一小臣豈 帝王之
量耶臣願 皇上以雷雨之解成日月之更立出朝
薦于獄以慰三秦之望此今日收人心之大機也若

秦稅當罷又不可須臾緩者蓋海內之稅惟秦獨多
而海內之民亦惟秦獨苦秦地多層巒複嶂廣谷大
川非有原隰沃衍之饒也秦又僻處一隅舟楫不通
非有富商大賈之往來其間也西安一府稍稱繁庶
度隴而西原野蕭條煙村寥落居多板屋陶穴食多
木食草根衣多凋裘結毳臣一見之慘目痛心食不
下咽而今歲春多零雨夏又亢旱冰雹災傷處處見
告秦民此時苦已極矣卽生且不保而尚責以稅乎
卽正賦且無從取辦而况加以額外之征乎 皇上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五

但知有稅耳此稅所取出千苦萬苦于難萬難 皇
上未必知也市販不足責之行戶行戶不足派之閒
架閒架不足尅之驛站驛站不足加之丁銀展轉墊
累皮骨盡空有因而捐親戚去墳墓流徙他鄉皆哭
有因而哀原隰填溝壑不保軀命者矣有因而被
楊受楚楚淹斃囹圄者矣是 皇上所視爲日奉歲
進而不足者皆民之敲髓吮血而難完者也 皇
上所視爲塵埃涓滴之無機者皆民之破家殘身而
無算者也夫民窮則易動民動則難安語云度死不

擇音挺而走險此亦秦民走險之日矣秦三面鄰虜兼以回羅雜處其間民性犢好武輕生萬一不逞之徒因危困之衆奮臂大呼臣恐劉六滿四將復見于今日也是可不爲寒心或昔隋煬洛口版倉之積徒爲李密之資唐德宗貪而無厭及涇原卒亂大呼于市曰不稅爾間架陌錢矣繇此觀之卽大內之積尚當早發而况可剝削民間無已時耶蓋天下之物無有積而不散之理積之愈厚則散之愈難發之驟尚速而禍小醞之久則遲而禍大使逆取而順施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五

釀禍者反可得福若倖入而倖出則臣有不忍言者矣夫武帝漢之中主耳輪臺一悔千古以爲美談皇上可自處武帝下耶誠慨然洪登德音下罷稅之詔以與天下更始將萬世而下誦聖明之德于無窮而國家苞桑之業亦可維于不墜矣臣草疏已竟忽接邸報見御史翟鳳翀疏奏錦衣衛百戶劉光先言光先上疏請開陝西花馬等處鹽池臣不覺投筆而嘆曰有是哉奸弁之敢于欺皇上也花馬池大小鹽池歲有額課何得另有鹽場且涇原

一帶迫與虜鄰地寒土瘠民不聊生一聞此言必投憂思亂是又將爲梁永之續也臣請速斬光先以杜奸人之言利者臣憂憤激中冒昧上請伏乞聖明裁督臣不勝戰悚恐懼之至萬曆四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題

糾奸邪肆言亂政疏

爲奸人肆言亂政焚惑宸聰釀禍不小懇乞聖明亟加竄逐以警群邪以杜亂萌事臣惟自古國家之亂必繇于小人而小人之亂人國家惟無忌憚者最甚蓋其債盈之氣敢于發大難之端其縱橫之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五

鼓殺機其欺罔之奸敢背公死黨而陰竊國柄若其計得遂其言得行將使是非倒置忠佞雜揉日月黯淡宇宙晦矇黨錮之禍立興羅織之獄明起正人君子迄無噍類而禍移之國家矣故書嚴震師之防孔著覆邦之戒交亂有刺比于青蠅譜入之譏投畀豺虎皆所以杜讒邪之孽而弭禍亂之源也不意聖明之世乃有肆無忌憚若戶部郎中李朴者此正奸人之尤亂國戎首急當迸諸四夷以禦魑魅矣臣

臣即報見朴疏奏科道諸臣平空駕提信口汗馭俚
言穢語刺刺盈篇似有物以憑之如啾如呌若夢若
譫想其熱炎薰心狂奔氣盡五官已稿七竅不靈故
披猖迷悞若此夫鴟鴞之鳴無好音豺狼之噬不擇
類此小人天性固然亦無足怪然其所言開治亂安
危之大機臣有不容嘿嘿已者朴之疏曰科道官結
黨要錢驅逐正人紊亂朝政皆可斬耳臣請將此等
臣亦有何罪若朴者乃真可斬耳臣請將此等

皇上試垂聽焉夫

祖宗

朝設

臣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効之權蓋恐堂上有鹿馬之奸左右有楊墨之
臣專擅小臣營私故以耳目寄之科道許其聞風
事以通上下之情而撤壅蔽之害向來擊奸鋤倭決
癰去蠹何嘗不借科道之力朴槩目之爲結黨徇私
蒙蔽 皇上若此則科道可以不設矣是欲去朝
廷之耳目也紊亂祖制罪之當斬者一數年前
皇上猶震怒言官間加嚴譴邇來聖度如天未
嘗杖責一人卽觸犯忌諱者且薄罰朴一則曰當
斬一則曰此輩皆可斬是

皇上殺戮之端而引

之于非道也虧損聖德罪之當斬者二自皇上
深居大內章奏百入而百不報皆起于不信臣下之
心抱杞憂者欲撤疑開方嘆回天無術朴乃謂科道
之叅要錢叅說事叅結黨捏造流言者皆不足信將
使皇上愈疑言官卽與日者官邪盛而寵賂彰黨
與成而主勢孤妖言起而民心惑有以白簡從事
者皇上必曰此不足信此皆已貪而糾人貪已
邪而糾人邪者也否隔之形從此益結不開矣阻塞
言路罪之當斬者三人臣事君勿欺爲本有疑于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臣

不敢入告朴無風生波無形生影謂科道官交結
晚近侍何不指交結者何人謂挾制內閣部院何不
指挾制者何事謂各衙門無日不說事無人不要錢
何不指說何項事要何入錢且旣曰各衙門戶曹亦
在其中矣朴司錢穀又爲請託之藪科道官誰曾向
朴關說何不明指其人至宿娼何事亦可誣人盜賊
何語亦可出口皇上之前敢面謾無禮若此不敬
莫大于是說謊欺君罪之當斬者四此四罪者朴
已不容于死矣乃其大罪尤在密訪一語夫聖主

明目達聰洞洞朗朗揭日月而行之猶恐在旁之輩
窺伺意旨竊弄太阿况可寄以耳目使之伺察外廷
乎朴云託人密訪將託何人昔武周竊命恐人心不
附始開告密之門其後周興來俊臣等羅織朝臣屢
興大獄無辜而族者不可縷舉 先朝汪直劉瑾用
事廣布群小偵刺縉紳忠臣直士揭嘗茶毒或荷校
或繫逮或割籍累舉相望濁亂 朝廷幾危 社稷
朴乃欲效之耶王曰乾何等人所奏何等事而朴引
之意欲何爲此必有力神奸合謀群小密結中涓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三

下毒手芟除正人朴爲効首功出死力耳朴陰賊殘
忍卽爲周興來俊臣作奸人鷹犬爲劉瑾汪直以屠
虐善類固所饒爲亦所樂爲乃 皇上何如 主朴
何人斯而敢以此事嘗試耶言至此卽寸斷朴尚不
足贖其罪矣朴言自大臣至百姓無不知科道之貪
橫無不罵科道之奸欺又言俞憲祥等數人惡其敢
群頓足長嘆不敢明言 皇上試詔問大小臣工及
憲祥等使從實具奏科道官果皆貪橫耶皆奸欺耶
皆當一一斬之耶且朴之所言者非人之所不敢言

與所不能言也不過爲行勘年例而發而歸重在東
林耳夫行勘年例二事其人各有本末其事互有是
非諸臣聞發無餘不須朴饒舌也若東林聚徒講學
豈非美事然使其隱居樂道閉戶讀書不預 國家
之事誰得而議之顧憲成誠賢者也乃三書之失畢
竟爲千古難洗之愆其他若高攀龍劉元珙輩直節
清風超超塵表臣等方望其旦晚 賜環豈反相厄
惟于王立以押閹之奸邪竊道學之名目翻雲覆雨
暮楚朝燕攪亂世界不得一日清寧此士類之憂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三

東林之誣賊諸臣交章攻之亦何譬于王立夫亦爲
世道計耳如曰王立方以道學爲名不必深求則孔
子不當辨小人儒孟子不當憂處士橫議矣王立久
居潞河自負知囊嘗爲人入幕畫策朴前年一疏人
已疑所從來此疏出而肺肝畢露矣攻一王立便謂
難爲講學以臣所聞篤志潛修端心性命者東南則
有鄒元標西北則有馮從吾時方仰之如泰山北斗
誰能指摘之耶又謂難爲林下夫林下諸賢不止東
吳一隅屈指海內以臺諫郎署廢弃者蓋不下百餘

人誰非忠清正直之品若趙南星王德完鍾羽正白所知龐時雍等數十人尤爲世所推重中外望其進用方若景星慶雲又誰忍齒齒之耶什爲此言不遇借以蓋其奸計耳從來小人巧于行險者未有不假途于正者也一茅蓋頂呵佛罵祖惟所欲爲蓋一見于沈正宗再見于賀煥至朴而愈出愈奇矣臣聞躍治者謂之不祥之金自鳴者謂之不祥之器出位而妄言無端而發難者謂之不祥之人人而不祥乃

國家之妖孽也尚可一日容之哉 皇上卽不加錄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天

竊當速就其職斥歸田里庶可奪群邪之魄不敢效尤而 國家享清明之福矣然臣于此而不能不咎臺省諸臣也語云木必先腐也而後蠹生之垣必先潰也而後盜乘之使諸臣大道爲公同心體國無嫌無疑相和相濟小人卽欲規苑枯之枝分左右之袒自無隙可入乃淪淪訛訛相怨一方不爭大政而爭通言不爭名節而爭爵位不爭義理而爭意氣以鉤距揣摩爲精神以擠陷搏噬爲風力以怒罵叫號爲敢言以執拘偏戾爲公是人不論賢否所愛則升之

九天所惡則墜之層淵事不論可否同已者非亦爲是異已者是亦爲非事本微也而故張之張之不已而事外之枝葉煩生矣意本私也而公假之假之不歸而意中之小計日固矣今日言黨明日言脉不見黨與脉在何處蓋東西南北皆被株連而蔓猶未斷也此曰翻局彼曰翻案不知局與案爲何物舉大小臣工多遭焚灼而炎更轉烈也閭閻之圖方酣反借一臂于陌路同室之戈已慘更延群盜以分羹彼小人者浮動而喜事幸災而樂禍平居嘗有攘臂鼓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天

之心况示以瑕釁有不利螭蚌而收功者哉諸臣何不自反也臣又不能不責備于輔臣也輔臣佐 皇上平章天下其大者不過辨人材之邪正議論之是非然謂之平者如權衡然低之昂之而後平非無低無昂而自平也今輔臣主調停之說游移兩可曾無把持不知今日之人情決非調停可安今日之國事決非調停可了輔臣獨膺 眷顧受 恩不可謂不深柄政七年當國不可謂不久周旋于人情世故之中邪正是非之辨不可謂不明且悉何不舉目前

所爭諸事一一爲 皇上陳之某事是某事非某事
是非相半某事是不勝非非不勝是孰爲賢孰爲不
肖孰爲大賢大不肖孰爲瑕瑜不相掩使 皇上
然知天下之情而行其黜陟賞罰以成平明之治豈
不休哉然臣知輔臣必不能辨此蓋輔臣避權而遠
怨者也臣謂權而私私之則不可權而公用之不必
避也怨出于君子不可有怨出于小人不必遠也輔
臣若以天下心辨天下才處天下事是非付之宇宙
威福聽之 朝廷 忠誠質之天地亦何遠何避之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三

之心况示以瑕累有不利螭蚌而收功者哉諸臣何
不自反也臣又不能不責備于輔臣也輔臣佐 皇
上平章天下其大者不過辨人材之邪正議論之是
非然謂之平者如權衡然低之昂之而後平非無低
無昂而自平也今輔臣主調停之說游移兩可曾無
把持不知今日之人情決非調停可安今日之 國
事決非調停可了輔臣獨膺 眷顧受 恩不可謂
不深柄政七年當國不可謂不久周旋于人情世故
之中邪正是非之辨不可謂不明且悉何不舉目前

下一切封章束之高閣忠言無折檻之旋謏言無却
遂之斥則邪佞之輩所憚而不爲誠獎忠言誅謏
言彼小人者敢以要領試 皇上之斧鉞哉且也名
賢久錮之有 皇上之責于丘園 廊廟空虛宵小
得乘間而逞若盡起廢棄諸臣布在要列衆正盈庭
則陽明盛而陰氣消魁魁魑魅不敢盡行即有一二
敗類亦改步回面之不 矣此在 皇上一轉念
間而竟不省悟不知所亂者誰之國是所弄者誰之
人才耶臣奉使在外儘可藏拙然見 朝廷之上紀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三

綱不成爲紀綱議論不成爲議論每接邸報輒爲嘆
息感事觸衷竭其狂瞽是非毀譽臣所不知也臣愚
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二年
正月初六日題

屬番肆掠叅處起雲邊將疏

爲屬番肆掠有因邊將啟釁難貨懇乞 聖明重加
議處以安孤塞以飭馬政事臣惟 祖宗朝設置金
牌招番納馬而以茶償之蓋以諸番環處西塞爲我
外藩所以結羗戎之心而斷匈奴之臂制至善意至
遠也而番人食酥飲酪以茶爲命我制之以不得不

從之勢而招之以不得不趨之利是以諸番二百餘年謹奉漢法歲納馬恐後而國家因得收雲錦之良資戰陣之用爲利不小蓋番之利在得茶而我之利在得馬故私茶開出有禁恐其竊公家之利也私馬冒中有禁恐其侵番戎之利也載在令甲法紀森嚴朝廷歲遣使臣奉璽書督察于上而嚴關隘禁交通使私販冒中之姦不敢射利而執法則惟沿邊將領是賴邊將卽奉公守法猶恐其左右因緣爲奸利執意有罔上營私自撰文網如西寧副總兵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三

祁忠者臣不容不以白簡從事矣初臣奉命入關正值招中之期冒暑疾馳駐劄羣昌就近調度見去歲馬尚未完以爲國家大事不應悠悠若此嚴行各道使之如期開中如期報完已聞各邊土官多有冒番中馬者復舉行各道云招番中馬原爲繫番心而固疆圉非中國無馬而必取于番夷也訪得本總官豪勢將衛役奸民往往以不堪老瘠馬匹冒番頭中各官有爲所蒙蔽而不能覺察者亦有受其賄託簡縱使冒中者虛費茶筴濫受驚駭無怪乎官

領解斃于道途槽檻者疊疊不絕也以國家和戎之利反爲奸人盜竊之資使番人有馬而不得中國得馬而無所用之阻壞茶法盡敵馬政莫此爲甚此後若有仍前冒中者定炤例問遣委官參究等因通行去後彼時卽有以祁副將每歲冒中爲言者臣密以手扎詢之該道隨據帶管西寧兵備莊浪道參政杜詩回報云西寧冒番中馬牢不可破不獨祁土官一人而祁爲甚臣復答之云冒中之奸三尺難假望速廉其實若剪得一二大患勝于狐鼠輩千百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三

矣及臣招商事竣以七月初巡歷洮岷見洮岷馬已中完且皆騰驤之選而涼州甘州次第報竣餘皆中已過半臣竊私慶以爲賴道將之力可畢畢事借手以報簡書矣忽于本月初四日接祁德塘報據南川守備羅一貴塘報卑職于六月十二日到任本日據夜不收報稱隆卜雙善二族番人搶去田家寨居民蔡官等牛二十隻射傷蔡應其等四名十五日又據陳考夕二馬三匹仍將陳考夕二射死卑職因係納馬屬番隨差通丁李得成并銷爾加族番賞

和尚傳諭去後隨提二族回稱我係朝廷

勅旨

中馬西番洪武至今並未壞事因何把我中馬賞賜都革了將我七年的馬何人頂中賞賜何人關領臣將我百戶腿打折告天天高都茶老爺又遠無人與我作主只是壞爾地方先年殺了守備也罷了等語卑職領兵防護間前番于二十二日仍復搶居民牛八十隻卑職統兵禦堵奪回當陣射死番賊七名各番倚山險峻滾放礮石潛藏深林暗射官兵射死家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四

五

人一名軍丁三名官馬七十二匹卑職臂中二箭盡衆兵寡難以追逐請兵剿除等因到臣先是齊阿巴匪族番人射殺武生蔡尙用搶掠官馬臣已批該道嚴查至是復又見告臣疑漢過不先屬番未必一旦猖狂若此且執有詞矣隨批逆番屢次犯搶射傷守備射死官兵罪大惡極不可不與問罪之師但既係中馬屬番何故革去賞物啟稟有因使賊得以借口西寧兵備道速查明報至本月二十六日據該道稟稱查得隆卜雙善二族每年原中茶馬一百四十匹實段二疋茶十篋銀牌十面去年因中花馬五百匹

二族止中馬六匹各番爭攘通事張旦零將伊百戶

推倒跌折一腿各番惱恨騎馬徑去以後絕跡不入

西寧屢屢刁搶其二族應中馬匹俱係西寧祁副將

家人頂中賞即隨馬關領今年二月初十日搶去民

婦張氏牛二隻又搶民人西滅驢二頭送與守備番

文一紙內云祁副將節制不容我中馬賞亦不容我

番子有錢的著中馬我錢不著我中馬我故壞你

地方有一日大那顏來到那是我主如今說與你知

隨經守備譯送祁副將隱匿不報此啟稟之繇也第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五

因到臣臣撫案嘆曰此弁冒番中馬事果不虛糾之晚矣夫雙善隆卜二小醜耳世受國家養善之恩輒爾背逆敢與官兵爲難法在不赦乃所以致之者誰歟祁德協守西寧膺撫夷之責顧不能廉以律身嚴乃馭下通事打折夷足而不能問家僮冒中番馬而不能禁番人屢掠邊境而不能禦則將安用彼將哉且番即無道猶願撫臣及臣爲之主是尚知有天朝之尊也而德乃隱匿番文不報釀禍愈深以致決裂人臣欺罔莫大于是且自火酋盤據西海以來

窺伺內地之謀未嘗須臾忘也甘寧河洮之間處處有剝膚之患尤幸諸番爲我藩籬通彼聲息虜中一動一靜我得預知而爲之備我以中馬繫番之心而因使諸番保我之塞番卽畏虜暗與交通而猶未敢顯然逆我頗行者固懷撫賞之恩實貪易茶之利也若輩其賞絕其茶則番人失望不爲我用矣不爲我用必爲虜用歷年中馬邊疆之險易道里之遠近盡在胸中若爲虜嚮導誘之人犯西邊寧得安枕哉言至此而祁德之罪不可勝誅矣叅劄得協守西寧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副總兵祁德身膺重寄念切私圖冒番中馬已難解瓜李之疑敢繫攜羗又自撤藩籬之固馭下無律罔上不忠所當重處以戒邊將之徇私啟釁者也伏乞勅下兵部將祁德重加議處至于冒番中馬家人臣已行該道查實姓名據法論罪逆番旣稱悔罪容臣等酌議處置另題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題

條議馬政疏

爲巡歷旣竣聞見頗真謹陳末議以裨牧政事臣至愚不肖叨奉 簡普巡視茶馬受事以來日夜飲水

雖不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圖稱塞而知識有限端委難尋于是廣詢博訪窮利弊之原講變通之術以佐臣之所不逮至于令胸中稍覺洞然而臣已弛于責擔矣然法有敝而當更情有隱而未達者皆臣未盡之職而未了之心也敢不一爲 陛下陳之夫臣之差以茶馬爲名則觀于茶法之通塞馬政之修廢而臣之職業見矣自湖茶復行已來商賈樂趨業已疏通無礙而臣于去歲招商之時多方鼓舞一時人情踴躍報引兩倍原額不患于易馬之無資矣惟馬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政大壞極敝已非一朝臣雖與寺監各官極力振刷而蕃息之盛未臻虧損之報日益在臣督責雖嚴徒下紛紜之檄在各官拮据良苦未敢尺寸之功非法令難行而窮于刑之無可加也非人情易玩而苦于力之不能辦也譬之久病之人元氣虛竭非需以歲時漸次滋息豈能驟起今日之牧事若不通其窮寬其力與之以生養休息卽令張萬歲王毛仲復出亦難收雲錦之效也除臣可以徑行者若輩積穀之科罰通餘駒之頂補禁包攬以實圍牧揀群馬以裕草

生皆已嚴行死馬寺不啻三令而五甲之其有法
還不敢擅更 恩當上請不敢私市者謹條爲四
議上呈 唐覽

一寬課駒夫牧馬之盈虧係于孳息之多寡而孳生
之繁衍歸于馬力之有餘舊例三年兩駒法至嚴
審其爲裕課計意非不善然馬以一年生駒必以
一年乳哺前駒未成後駒擅至定餉動則驟病生
駒密則駒病况定矣而未必育即生矣而未必成
而爲一切之法以繩之可乎蓋四年而二駒者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之嘗也三年而二駒者馬之偶也今不以嘗者
制使人竟然有餘而顧以偶者爲制使人局促無
地大非情矣考 會典所載洪武二十八年定在
補額或孳生三歲課駒每二年納駒一匹永樂三
十二年令民養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成化元年
令孳生馬每三年納一駒三年奏 准復二年納
一駒 典制昭昭可考今陝西死馬之例獨與
會典不同無所考據不知起自何時說者爲始
阮聖錫一清然考弘治十七年一清奏 請

種馬廐內又有兩年一駒之說是又非自一清始
也夫使三年兩課果可嘗行則今日之馬固宜生
生日積雲錦成群而自三十四年起虧欠課駒之
千九百有奇其生而倒死及死而賠補者尚不在
內此其數亦可觀矣蓋馬之難于三年兩駒也形
氣生化之難強此物理之所易知也牧軍之累于
三年兩駒也需妻買子之堪憐此人情之所最苦
也比較之苦于三年兩駒也剝肉錐髓以不前此
官法之所難行也法久則敝事變乃通而尚焉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柱之鼓刻舟之求操必不可行之法以驅必不能
從之牧而使之日貧日累日遘日亡果孰得而孰
失哉臣以爲宜以 會典爲准仍復四年兩駒之
例其有例外多生者亦炤餘駒處之庶乎馬力有
餘則孳生必盛而人力有餘則芻牧亦勤法有急
之而愈病寬之而反通者此議是也伏候 聖裁
一清牧地夫蓄養之道在求牧與芻芻牧不足而求
馬之蕃息必不得之數也查得弘治十七年都御
史楊一清查出七監牧地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七

十三頃有奇其牧馬草場高山陡澗四萬一千六百二十餘頃尚不在內乃今賦役冊所載僅僅三萬一千七百九十九頃有奇其餘竟屬烏有計回山地以二折一坡地以三折二故其數縮于前然三分其數而約算之亦纔得地四萬七千有奇而已仍該八萬之數竟歸何所乎先是嘉靖隆慶間御史劉崙王相等亦曾疏請清理而委任不專後竟草草結局迄于今而原額日削矣蓋嘗細究其故縣牧地雜于藩封郡縣之間有爲王廟占據者有爲豪右吞并者有爲牧軍轉賣者有爲佃戶霸種者卽以武安一監言之初設監時原額荒地二千九百六十六頃五十四畝有奇今冊載川坡山折地實止二千一百五十頃六十六畝減去凡三分之一其中有坐落長武縣四十八頃有零竟被彼處佃戶曹湖等占據朦朧丈入縣籍今雖清出尚不肯退還坐落鎮原縣四十頃餘亦被該縣民張應泰等占種其他如楚肅兩府牧軍陳第馬恩等固原川民李柄楊廷宰等占據

者尚有數千頃或已斷明而仍占或經告爭而未明或認租糧而不納諸如此類尚難盡查夫軍以養馬而地所以養軍也牧地日削則牧軍日貧牧軍愈貧則牧馬愈耗及今不爲清丈將來牧事愈不可爲雖自其父祖以來侵占既久視爲故業一旦欲取之喉中似丁人情不便然彼種無糧之地嘗享其利而使軍牧無地之馬日受其害不平謂何且原非其業久假不歸非奪其所有亦還其所本無耳臣請專責接差茶臣轉奏苑馬寺卿會同固原關西兩道凡與各監相隣藩府州縣軍衛田地一切清丈各查原額使盈者不致占于額外縮者不致損于額中卽王府宗室及鄉紳侵據者俱盡法清出勿爲浮議所搖勿爲奸民所阻而又于行法之中稍爲通融之令其侵買者或成業難割不妨量令認餉以示寬或願爲受厘更可分養馬匹以廣牧如此則既順人情易伸國法于事體當無窒礙何牧地之不可清也牧地清而芻牧自賄芻牧贖而蕃息自易矣伏候聖裁

一酌賠補夫考牧之政生必報數死必責償者法之
嘗也而化育之理生未必盡成死不能終免者亦
物之常也蓋使馬之死者果盡勝壯之時芻牧無
法所致責以賠補本色亦復何辭然未有成馬而
死者有齒已長而死者死之因不一而賠補之法
則一非政之平也且各軍困守固牧既難經營以
治生又無月餉以糊口所恃者惟此牧地耳然設
監之地必係磽确開墾之田風高而少寒早燠遲
得天之偏層巒深壑石浮沙得地之偏土曠人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聖

稀農多糞少得人事之偏卽豐年所人尚不足供
人馬之食况荒歉頻仍十室九空芻牧不贖倒失
必多倒失既多賠補益苦前欠未完後課復至卽
敲骨剝髓亦不能足監官嚴刑逼之不勝垂楚之
苦則賒取客馬每匹定價銀十八兩卽竭二三年
之力尚不能償而况倒失者又相繼乎此賠補之
難完也據該寺條議欲招騎操馬匹事例追納積
銀然死馬欲其蕃息若盡納銀而不補馬則馬日
耗減何以備緩急之用况操卒有衝鋒對敵之時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聖

而牧軍特安坐牧養操卒每月有朋令之納而牧
軍居嘗無徵此不可比而同也惟當于賠補之中
稍廣法內之惠查得弘治九年有大馬一匹徵銀
五兩鈎一匹徵銀三兩之例正德三年有兒馬追
銀七兩驛馬五兩之例弘治之例則載在會典
者也正德之例則載在馬政誌者也誠斟酌于先
今之例而稍爲變通孳生馬三歲至十歲者茶易
馬一年至六年者仍照近例賠補本色駒二歲以
下追銀三兩馬十歲以上茶馬六年以上者追銀
五兩馬十四歲以上茶馬十年以上者追銀三兩
駒未及歲者追銀一兩五錢如此則在牧軍既不
苦于本色之難求在監官亦不苦于追徵之費力
而苑馬寺積貯餘銀亦可備買馬之用變法而法
在行法而仁存此事理之無礙者也伏候 聖裁
議俟兌夫苑監之政原以資戰征之用故羣內之
馬國孳蕃羣外之馬備倭給其來久矣羣內盡情
則閑廐虛而無以壯戎備之盛羣外不倭則收力
困而無以募重牧之苦嘉靖三十五年議准陝西

苑馬寺孳養馬匹每年准給固原延綏寧夏二鎮馬二千匹內一千五百匹專給固原五百匹延寧二鎮分年輪給載在會典可考也後固營軍牧馬不堪牧軍苦養馬無地始改爲固鎮官軍徑赴茶司親領二千匹歲以爲常自萬曆十八年起積今二十餘年不佚矣惟陝西泰將營尚有僦牧然每次不過一百五十匹乃三茶司歲額之給牧孳養者則千二百九十四匹出數如彼其少入數如此其多日增一日年增一年于是一丁而養三四匹者有之一戶而養二三十匹者有之舊制羣內騾馬每匹給地三頃一十六畝八分羣內兒馬及羣外兒騾馬牛之其羣內騾駒羣外餘駒三歲成馬者亦給如兒馬之數今地不加增而馬日漸益查七監有馬無地軍每監一二百名不等夫無地而責之養馬已自不堪養馬而生則責之孳息死則責之賠補更爲偏苦且世間無二十餘年不死之馬新者日積而日老舊者漸老而漸蹇以有用之馬置無用之地豈不可惜則俵給之規當復也

張忠烈公集

卷之九

張忠烈公集

卷之九

聖

但查各鎮自給茶馬之外用銀買者亦少惟歲買馬大約用椿朋銀三萬餘兩其涼亦兩次買馬用萬餘金蓋此兩處年來有剿伐之役是以損馬獨多而靖虜新增營堡亦議添馬一百四十匹至于固原軍士與各監雜處亦樂于近兌而憚于遠領合無將七監牧馬每歲額外俵給榆林鎮三百匹令該鎮差官自領應用草料炤例增派兌給固原鎮二百匹卽于河州茶司應給固原鎮馬內除二百匹給甘涼一通融間不惟苑馬不至積耗且可省兩鎮七十餘金總之皆國家之財也若後來種馬缺少卽便停俵停兌其靖虜道俵修堡完日先炤數俵結苑馬一百四十匹後不爲例俵缺馬之日許該道臨時請詳量數多寡撥結至于應俵馬匹皆要四歲以上十歲以下者該寺官預先點驗註定七監中量馬多寡分爲二班輪流撥俵不得偏私又軍士多揀擇騾馬不願兒馬騾馬以裕孳生若俵多而種馬有虧必以兒七騾三配不然該寺預計應俵之數擇堪俵者先扇之以

待亦一便也此法行則馬不積于無用而空憐駘
骨之收人不苦于重役而稍有息肩之日恤牧之
法計無便于此者伏候 聖裁

萬曆四十二年
九月初一日題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九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九

集

小民何以爲生臣曰舊等樓息水面與魚鼈爲隣若再添一二尺將盡漂流何不速去此土逃生他鄉則又泣訴曰小民生長於斯去將焉往且出無路資必道殣等死耳與其死于異鄉不如死于故土臣聞之而爲較較泣下也隨即解行九江道賑恤去後顧此臣所目擊耳其所不見者尚多也此饒陽一郡耳其餘十二郡尚不知何狀也夫江右土故磽确又無富商大賈百姓惟以力田治生一遇災傷束手無策臣等豈不憂方極救而倉庫如洗無米之炊巧婦所難請獨請折尚待勘明具奏爲今救荒急策獨有罷湖口稅百姓即得甦生矣蓋湖口爲江右咽喉上通荆蜀下接三吳商船之所往來百貨之聚集往未抽稅之前賈客如雲帆檣脚尾有無交通物無踊貴及既說稅厥商旅裹足民日困弊益有繇然何則江右地狹民稠卽豐年所獲尚不足供本地之用一切皆抑給楚中今轉鬻不至米價日騰是外者不入也本地所產竹木陶栢皆蠹惡之物然猶借四方來鬻者稍圖尺寸之利今賈客不來欲售無主是內者不

出也外不入內不出米涸中乾餅壘亦竭欲民無困得乎然而憂猶不正此也語云獸窮則擾民窮則亂今江湖亡命烏合嘯聚出沒標掠者實繁有徒臣入境兩月來而見告者屢矣萬一不逞之徒乘饑荒之際煽惑愚民垂涎利窟則徵權之鏹且將爲大盜之積念及于此而可不爲寒心耶湖稅之罷蓋不容一日緩者也抑臣于此而更有感焉皇上二十餘年推探所入者蓋已罄山海之藏矣其積之也蓋將有以用之昨遽左告急發帑之請借得十萬猶且有吝心皇上留此將何用耶財于天地則泉府而于人生則血脉也水壅而潰傷入必多血脉滯結必爲瘡痍爲癰癰終有性命之患故財積之久則釀禍愈深攘之多則悖出必捷洛口敖倉徒爲李密之資璦林大盈祇速奉天之狩將來之禍臣蓋有不忍言矣皇上儻思及此則不惟江右之稅當罷而天下皆當罷不惟未徵之財勿貪卽已積之財當速發又何俟臣言之畢耶迺臣在江右則言江石目擊災民困苦爲請命于皇上獨有先罷湖稅一策爾伏惟

聖慈鑒矚 慨發仁恩以救此方之民臣愚幸甚

地方幸甚臣無任懇切望澤之至

萬曆四十六年六月初七日題

論遼事疏

爲天人交警亂萌已著懇乞 聖明亟圖消弭之策以保治安事臣聞國家禍亂之作必其其萌不微于天則徵于人其微於天者必先告以災異而後降以勸訓其徵于人者或發難于一隅而動搖乎率土稽之往事歷歷不爽自非見端知委杜彙防微未有不亟于覆敗潰裂者也臣觀邇年以來災變疊至如牛

妖人恠渡鼠飛蝗史所不數書之異與古所不經見

之孽駢集一時而

四

妖人恠渡鼠飛蝗史所不數書之異與古所不經見之孽駢集一時而都城之內往年風折門鍵矣今年河水變血矣咫尺宸居豈宜有此明明上天顯以象告有識之士莫不寒心而陛下恬然不以爲意臣愚不得其解豈不以內外諸臣歲歲告災日日言亂而天保之菲祿彌長全盛之山河不改遂謂天道遠而無徵人言繆而不驗歟不知災屢見而應未彰者天之所以愛陛下也亂已成而端未發者又天之所以驕陛下也陛下狎其愛而徇其

驕曾不能脩德脩刑知危知懼則愛者將轉而爲怒驕者將變而爲罰挽回無及而國家之事去矣

陛下尚可泄泄已耶若夫奴酋者我之屬夷世受秦養之恩而戎索約之者也一旦狡焉躡入攻陷撫順總兵張承胤提師採援隻騎不返羽書告急京師戒嚴陛下赫然震怒下詔征討在廷諸臣共奮請纓之志同矢借箸之籌議兵議餉議人議法亦既不遺餘畫矣臣復何能贊一詞顧臣所憂者不在外夷而在內地不在邊疆而在朝廷不憂奴酋爲

中國患而恐中國之患或因奴酋而起也何則奴即

五

黠悍然當陷城覆軍之後不能乘破竹之勢長驅而窺關門此其伎倆亦可槩見况有北關犄其後彼能無覆巢破卵之虞卽或秋高再舉亦不過攻掠沿邊城堡爾似不足深患也惟以一小醜而欲徵天下之兵與之爭一旦之命于疆場之外此則臣之所大恐耳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百戰而百敗今陛下聽輦鼓而思將師選舉謀勇之臣經略則起楊鎬矣廢將則起李如栢杜松劉綎柴國

柱輩矣此數人者不知能制奴酋之致命否耶奴酋
控弦之士名曰六七萬實亦不下三四萬皆人人堪
戰我兵可與搏鬪者不過諸將家丁而諸將家丁多
者不過數百人此外則部議挑選召募調發者也挑
選之兵臣嚮爲保定刑官往來三輔間屢從校閱之
後熟知其習玩情靡不堪臨敵召募所致皆素未荷
戈之徒所謂驅市人而戰者古今能用市人者獨淮
陰侯一人今之爲淮陰者誰耶至調發之兵未心慣
戰就使堪用而近者千餘里遠者五六千里比及至

欽定四庫全集

卷之十

六

遼已困頓不支語曰三鼓氣竭况强弩之末乎且用
兵者必兵與將相習若指臂之相使而後可取勝今
以五合六聚之衆而聽一人之指麾耳目不習心志
不通使之用命克敵勢必不能如必待訓練齊一而
後用之則曠日持久師老財匱又非計之得也此臣
之爲中國自料者也而料敵則更難焉夫大師出塞
必期剿滅非徒以虛聲恐喝之也然而山川之險易
能熟諳乎部落之聚散能盡窮乎懸軍而入能無憂
後繼乎出境而運能無憂抄絕乎且夫突騎如飛縱

橫野戰者夷之所長而我之所短也以短擊長以勞
赴逸以客當主無一可者故曰難也 世宗肅皇帝
時虜屢入雲中上谷間殺掠不可勝計甚至胡騎直
薄 郡城而不聞伸撻伐之議者亦度不能制其命
爾且以 文皇帝之神武兵精將勇而膽胸河之戰
五將不返全軍殲焉則出塞之役奈何可輕言之也
夫封疆失事 主憂臣辱滅此朝食臣亦與諸臣同
心而持議若此者臣非獨懦也天下事謀其始當圖
其終發其端當窮其變不在倖勝千一擲而在決

欽定四庫全集

卷之十

七

千萬全爲今日計臣以爲且不必徵兵各省騷動天
下但就近調發召募之衆益以遠兵俟經略至日分
佈諸將屯集要害脩復城堡多製火器練習營伍且
以固吾圉而厚撫北關以堅其數多行間諜以潰其
黨然後用計以國之乘隙而報之期于一創犬羊以
伸中國之威雪撫順之耻已耳若夫絕幕空庭之事
言之可聽而行之實難臣不敢從史也說者謂 國
家西平呼南珍播東掃島夷易于拉朽以 聖天子
之靈將士之力何有于蕞爾之奴臣以爲非可槩論

也。噓賊叛據孤城楊酋死守一隅若釜魚蠶獸大兵四面蹙之何慮不克倭亦倦而思歸非我實能破走之也。若奴之兵力既非倭比而雄據東偏勾連比虜又非噓與播比且三方之役失亡士馬靡費金錢不可勝計今止議兵十萬議餉三百萬耳尚且撙括難足戶兵二部束手無策不知此兵此餉果遂足了此役耶萬一不足兵又于何處調補餉又于何處那借耶兩敵相當無兵無餉得中止耶勢必將加賦選丁動搖天下臣所憂大患因此而起者政謂此也。雖然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七

八

此較量于利害之間而非制勝之本也。語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又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陛下則誠有道之主也而今之國家治耶不治耶陛下深居高拱置天下于度外即邊疆大事亦且有畱中不報者而內帑山積尚惜朽蠹之餘易戰士之命則誰肯爲陛下出死力者東宮輟講幾更寒暑而屢請屢格終不舉行皇長孫英茂之年正宜出就外傳陶養磨質而曾不置念貽謀燕翼根本之計謂何以致政本單虛閣臣以一木支厦而

枚卜之不行如故也九列晨星強今代署而大寮之不補知故也臺省空虛守候諸臣困頓旅邸而考選之不下如故也漢廷有一汲黯面淮南寢謀宋相司馬光而莽丹相戒不故入寇則今日禦侮之方用人非第一義耶臣又聞昔人有云平居無直言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義死節之士若臺臣劉光復者忠貫白日名滿折檻而尚使之幽囚囹圄之中又何以激天下豪傑之氣哉此臣所謂不在邊疆而在朝廷者也陛下誠深察天人之變亟維社稷之計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七

九

德省咎行政聽言於臣所謂儲講枚卜諸事一具慨俞宸衷一轉天心助順神氣自張奴酋小醜叩關請罪之不暇尚敢逆我顏行哉臣愚不識忌諱杞憂切念冒昧陳言伏惟聖明採擇并勅下部覆議施行臣不勝戰戰待命之至

萬曆四十六年六月初七日題

再論遼事疏

爲奴酋罪在必討廟算當出萬全謹抒末議以備聖明採擇事臣頃者天人支誓一疏中言遼事不宜輕戰非諱戰也蓋謂戰非難戰而勝非難必先勝而

後可戰若戰而不勝不如無戰此臣愚軫軫過計也然亦意奴已還巢或俟秋高再舉近接邸報又見其突入衝邊攻陷三堡勾連北虜所在告急全遼之勢岌岌將危夫遠危則前危前危則京師危此時機伐之議不再計而決矣顧戰危事未易言也必選能戰之將練敢戰之兵備堪戰之器而後可以戰語曰將不知兵以卒予敵今所用李如柏杜松劉綎諸人雖皆身經行陣素立戰功然止遏小醜未當大敵奴酋狡詐多智老嫗用兵此亦勅敵未可輕也不知諸將中誰可當奴酋者宜令經略楊鎬分別上請就堪前鋒孰堪中權為糧使各領一軍總聽經略指揮其偏裨以下必是有膽略憤戰者充之或取之廢棄或拔之營伍無拘常格便宜題補見任將領若統率子弟文墨書生及庸懦昏愚者亟宜汰斥更宜勅諭兵部移文各省招募材勇果有曉雄出眾智略過人者聽本部官司驗實量行資遣于軍前効用四海之大豈無起剋干戈狀在林莽必有寃左足而應者此亦選將之一道也然有能之將無制之兵亦

不可戰今之兵可謂無制之極矣平居操演原同兒戲坐作進退尚不成行及遇虜入寇不過遙為聲援相離數里早已劄營前挑濠塹預放鎗炮使虜不蹂躪便為上策迨其出邊已遠方敢追躡拾取餘族疲馬以報擄獲敢有覲面衝鋒以一矢相加遣者即即如近日援遼之兵曾經挑遇然出關者如赴湯火在道者已多逃亡此輩未遇虜而膽已裂一當行陣非抱首而奔即俯首受刃耳所謂有兵之名無兵之實即幾所幾萬將焉謂之徒費國家金錢耳近覽經畧議調選延緩諸路家丁似為得策今各邊無事且以援遼為急仍宜懸厚格募敢死士若得數百人便可當脆卒數千之用至練兵無他奇術惟在信賞必罰法令嚴明使士知進生退死寧死敵而不死法自然如山之不可撼矣若中國長技所恃以制虜者惟在火器蓋以我之戈矛遇虜之騎射固十不當一以虜之騎射遇我之火器亦百不當一使撫順諸堡大器風備連發不斷更必不能陷城為今日計勿惜小費多置火藥火器即本地不產硝磺第委官于近邊

收買倍高其值傷人趨利如鶩數百萬可以猝致火器具備教習得法戰可以摧敵之鋒守可以堅我之壘善用兵者以長擊短政此之謂也迺其大要又在明功罪重事權何則今日之將驕卒惰而不可用者繇于法令不行而法令不行繇于事權不重權輕法玩則經略不能制大將大將不能制偏裨偏裨不能制卒伍此敗道也況杜松輩皆以宿將並起勢不相下不有以制馭之非軋而爭能則殆而潰事不可不慮臣愚謂必得 天語嚴切責成楊鎬使之趨事將如臨敵不用命者偏裨以下以軍法從事大將即奪其軍列狀奏 請如是既可作其敵愾之心又可抑其跋扈之氣卽有囁強不可使者不敢不俛首奉法矣昔李光弼與僕固懷恩同爲大帥河陽之戰懷恩少却光弼卽命取其首懷恩死戰卒能破賊經略初出關門亦旌旆變色之時再假以 陛下威重行法益易將士用命未有不克捷者倘其用法偏私則臣等操白簡以議其後必不使軍中之法行而朝廷之法不行也顧後來之法令宜明而目前之功罪

尤宜核目前不核則人無勸懲法終不行張承胤身爲大將不量而進喪師辱國一身之死豈能贖萬人之命而其子猶妄請優 恤曾未聞覆軍之將得微褒贈之恩也梁汝貴頗廷相突圍而出見失主將復陷陣以死一腔忠勇甘蹈白刃宜加優 恤其陣傷而死者次之如全未受傷者非臨陣處後卽見敗先逃當亟斬之轅門以爲不忠不勇者之戒李維翰身任封疆之重平時旣設防不周有事又束手無策縱不建治亦當戮職乃 明旨僅令回籍聽勘則以正失事之罪示將來之鑒乎總之功罪明而後法令可行法令行而後將士用命克敵取勝必繇于此如使循姑息之故習守邊疆之舊套玩而無威亂而不可使卽將卒如雲亦何益于勝敗之數哉臣遠在數千里外邊疆事宜不能盡悉亦據邸報所傳者以臆度若此一得之愚知無裨于盈 廷之議然亦區區杞人之憂也至于急糧餉以備轉輸脩險要以防侵越簡京營以固根本則公車之章已滿無俟臣之贅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臣

愚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題

糾劾橫宗鼓譟疏

為橫宗借事鼓譟凌辱憲臣大傷法體懇乞 聖明

立 賜輒斷重加懲創以肅紀綱以杜亂萌事臣奉

命巡按江藩入境之初咨訪地方利害即知省城

諸宗驕縱不法責繁有徒呼朋引類橫行市井管理

不能約束有司莫敢呵問已有尾大不掉之形漸成

養癰必潰之勢臣于是嚴行禁約諭令自新拿其黨

惡市棍夏國登等數十人悉置之法仍令司道不特

訪拏剪其羽翼比臣今歲正月內巡歷吉安按察司

又揭報惡宗統高謀祿及黨棍李二等事蹟方在寬

治間突聞省宗有變鼓譟臬司即行牌布政司禁嚴

并查訪首惡去後隨據按察司署印副使魏濟呈為

諸宗無端鼓譟恃眾擁入憲司大肆凌脅有傷憲體

事職蒙委署司印本月十七日投文時一人高聲喊

鬧而入門役不能止職見其戴舊藍小帽衣舊布袍

口中嚷嚷不知所言何事索狀無有旁觀錯愕意必

市井刁悍因此責之始言係是宗室遽命止杖詢之

則云父被二庶宗打倒在地倉卒口急不能詳語是

我自錯但乞作主職差二役隨往拘審久之未到至

未時分乍聞宗眾聚集街巷誼嚷細訪之始知告者

其名謀坐而所告者則多煩多耗也于是惟知處置

聞藐法之告人豈期有破帽舊衣之宗室職生平行

法平恕耻為苛礮此際情境本宗自知最明故當衆

嚷之時與其父若兄挺身勸解返彼毆擊諸宗遂潛

闖入司堂擊鼓誼置橫口肆詈打壞公座吏書衙

及守宿官兵四散走匿更鳴時分尚不肯退兩府

理親來戒諭亦被訶詈而去巡學二道委曹同知親

至堂上諭解既而撫臺命中軍官執牌曉諭方以漸

引去竊思謀坐之來既不以宗室自表本道之處亦

豈因宗室生憎推原其故因職近詳庶宗統高父子

送府墩鎖又訪幫惡李二等發張推官廉實呈詳本

院行究諸宗忿恨適與事會鼓浪乘風一揚百沸遂

不可止竊矧江省久苦橫宗至此已極無 親王之

統揖分屬不專多從逆之餘魂種性難改覆金手

覆

禦人于途者往往見告道路側目士紳掩戶卽宗室
中之賢達善長者亦每遭其齟齬何論此庶職備員
臬寮見署司印秉法制橫乃其職分今處一橫行屢
犯之羽翼遽懷怨毒治一衰衣無別之宗人輒興大
難將使法紀盡淪于地宗族上熏于天勢日益張安
所底止事出臧異密詢係爵宗數輩鼓倡孽庶繼以
號呼其間宗親僕從幫協市棍實繁有徒雖疊起謀
坐自知悔過退藏歛跡然其凌之聲徹于都邑法紀
之地變爲鬧場將來司憲者何以秉持三尺可容其
張憲烈公存集 卷之十

憲于紀一至于此理合據實呈報等因該臣批謀生
青衣小帽突入公庭不通名字倉卒之際何繇辨其
爲爵宗卽受朴責亦所自取而諸宗乃敢鳴鑼糾衆
數百爲群鼓譟狂逞打毀公座憲司何地可容此輩
橫肆也法紀凌夷于斯極矣閱詳令人髮指該司卽
嚴查首惡數人五日內速報本官隨卽具文乞休臣
兩批慰留迺本司以憲體已傷諒不受辱遂將司道
印送巡南道移駐境上布按二司訪實倡首各宗爵
名開報到臣該臣看得 國家之所恃以立者惟此

紀綱法度固不可以 懿親廢不得以強橫撓者也
而按察司號爲外臺又紀綱法度所自出戢暴抑奸
于是焉在必有凜然不可犯之法而後禁令易行必
有載然不可褻之體而後彈壓始重若以一事之微
一時之誤而強宗悍衆遂得以凌轢而詬詈之則紀
綱法度蕩然無存所關于 國家治亂之幾者非小
也謀坐以衰衣投愬口期期不了該司未詢來歷叱
而責之蓋亦懲才太過無心之失在謀坐已自認錯
矣諸宗有刺傷心之痛而鳴鑼集衆至數百人

謹譚填街塞巷闖入臬司鳴鼓公堂打毀公座橫置
狂逞管理勸之而反被辱府官解之而不能止及撫
臣遣中軍執牌傳諭始漸次解散次日而仍聚衆
狂譟口不擇音如此景象真同夷虜豈清平之世所
宜有哉雖衆號數百難以盡法繩之然一呼百應倡
首有人攘臂當先稱雄有人平日肆毒于市井而此
時咆哮于公庭乘隙洩忿有人問誰鳴鑼則 弋陽
王府輔國中尉統鉅也問誰出帖則 樂安王府奉
國將軍謀塔也問誰召號則 建安王府奉國將軍

多鯨 宜春王府庶宗謀墜也有以魏濬爲當斬又打毀管理肩輿者爲 宜春王府奉國中尉謀殺有沿街遶署呼名大罵者爲 樂安王府鎮國中尉統鎧有翻倒公案率衆打毀者爲 石城王府鎮國中尉謀墮 瑞昌王府奉國中尉謀殺其餘鼓煽狂逞則 樂安等王府庶宗謀越謀越謀調謀竇謀盜謀陵統鎧銳正統祥統鎧議廣鳳哥等此輩綽號海龍王五閻王鐵布衫鐵掃帚之類皆平時著名惡宗廟昌之人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者是皆罪之魁也

蓋各宗生成養之習既逸居而無教自恃 天潢之派又橫目而誰何平時作奸犯科各懷不逞之志一旦乘機借隙遂發大難之端千人成群兩日方解金鼓騰于通衢誼譁環于公署憲司何地可容蹂躪憲臣何官可使凌辱履霜有戒長此安窮及今不一大創恐逆濠之變再起于江藩而楚宗之亂又見于今日也伏乞 皇上 勅下部院將爵宗謀墮等庶宗謀越等查例從重議處以正 國家之法而杜將來之禍其僕從市棍容臣等徑行拿究若各府管理

是嚮所選擇而使令之鈴束諸宗者也乃既不能禁約于平時又不能解紛于倉卒則用管理何爲臣以爲均當罰治內宜春府管理拱李久患癰瘕弋陽府管理多榮年踰八旬老病奄奄望輕人玩速當更易別選賢者代之多憤多疑違 例謀封逼兄出結且肆歐辱釀此大變亦宜併懲至副使魏濬真品清修久孚輿論三年考績又有成勞偶爾事出無心變生意外受侮既多拂衣遂決在本官愛惜名節因不難愴然長往然惡宗一謀而去一秉憲之臣若發蒙振落則益長其驕凌之心而後來者將何三尺而授之矣臣以爲本官當循資陞調未宜徑予休致非爲濬一人惜爲 國家之紀綱惜也抑臣猶有憂焉蓋江右宗藩今日之事驟發而變小異日之事遲發而禍大則以宗祿之難繼故爾查江省秋糧內止祿銀九萬六千一百四十餘兩嗣後節將各項收抵祿銀五萬六千七百七十餘兩總計之止一十五萬有奇今歲支至二十萬六千七百六十餘兩浮額者幾六萬矣嚮來藩司來那西借勉強支持至于今而那無

可那借無可借去歲年終應散兩季祿糧藩司卒無以應諸宗環門號擁已有變徵過此以往名封日益歲祿漸增而帑藏已竭既無天降之財貧瘠之土斷無加派之理至于無所措處諸宗貧困無聊急不能待其勢必至于釀亂構禍決裂難收爲今日計思患預防獨有限祿一法可以善後臣查十八年間經科

萬象春條陳禮臣于慎行議覆此法已行于周

藩矣豈獨不可行于江右耶請斷自今歲宗祿爲額以後卽有加封總于數內通融均給而臣等再查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

可以抵祿者湊補足數則裒多益寡在藩司既不苦于無米之炊而挹彼注茲在諸宗亦相安于有限之數順導均平之欲逆銷爭奪之萌法無便于此者若以爲祿額有定而息無窮宗支日益繁衍則宗祿日益削薄非以廣朝廷親親之仁臣謂此不足慮也蓋今日封爵之多非盡盡斯麟趾之繁庶也其以冒濫得者往往有之同宗以害無聞亦相容隱若祿額一定多一人之封則減一分之數倘有花生傳生之輩滕騰請封者諸宗恐分其利必不相容將

起而攻之矣如此則冒濫難竊封爵自少又何虞于削薄耶然而清冒濫之原又在復名封之制查得宗藩要例凡報生請名請封俱繇長史教授

結勘明白申報巡撫衙門轉行布政司覆勘無礙按季類奏法至詳且善也自萬曆三十二年禮部條陳簡便之法止用報生一結而報生之結又單以五宗爲據夫五宗亦何可據也有以賄而求者有以情而耶者有以勢而挾者且彼各爲其子孫異日之地互相容隱誰得而問之而王府書掾惟利是視簡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

五

有暗結具奏併五宗亦不知者禮部第知爲簡便爾豈知流弊至此極乎夫奪撫臣之事權而專予之王府以藩司爲不足信而取信于五宗臣未可其可也據其初意不過謂多一結則多一事爲諸宗惜費耳然使其冒濫一奉國中尉則歲支六十餘金等而上之至鎮國將軍則歲支二百五十餘金此視所費孰重孰輕孰多孰寡人謂禮臣不識大體者此類是也臣查江省三藩萬曆九年間總計將軍中尉夫叔人六百三位至今三十餘年而食祿之宗幾一千

八百位豈盡皆應封之人耶蓋繇稽查之目疎保結之法廢院司無報生之案名封無覆勘之人是以年月任其那移生死惟其代頂或嫡生殤而以庶生代之庶生殤而以婢生花生代之又或匿已殤之子而待將來之胎甚或以乞養之兒而亂天潢之派諸如此類尚難盡舉臣自抵江藩屢見揭告如此則封爵安得不多歲祿安能繼也部議以爲止責成五宗如有虛冒者將本宗降級五宗罰革祿糧然自行之數年以來豈無虛冒何嘗見參罰降革一人耶又以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

五

爲可省府役誣騙部役指索之弊然則誣騙指索日甚一日何嘗見省即臣以爲宜復舊制凡報生請名請封者仍令長史教授取兩降收生人等保結繇巡撫衙門題請而當請名封之年必繇布政司親驗其年歲果與報生相符然後呈詳撫臣具奏則欺隱無路○蓋必清是亦補偏救敝之一術也此二議者皆窮則變通之時亦防微杜患之策臣故因俾宗之變而併及之至于庶宗犯法與齊民一體究擬明例具在而江藩向格不行遂養成驚

無所忌憚一以三尺繩之則羣譁而起法未行而體已傷必得明旨申飭有司方可奉行而奸生花生傳生乞養之輩亦別名宗室呂牛莫辨螟蛉亂真豈不汗王肅而辱天潢臣以爲宜通行各藩查實盡復其本姓不許濶稱庶宗而江藩從逆子孫亦宜能其屬籍隸于齊民所謂非其類者鋤而去之根莠除而嘉禾自茂亦宗藩中守法循理者所深願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勅下該部覆議施行臣愚不勝悚息待命之至奉聖旨該部院知道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

五

萬曆四十六年
月 日題

糾駁經略疏

爲遼將死事不同臣疏持議非刻謹再剖明以質公而以前聖鑒事頃接邸報見遼東經略楊鎬報清河亡失疏中有云以張承胤之死已蒙賜恤者尚有憂臣之駁其言蓋指臣也臣先是疏論遼事內有張承胤臣辱國不宜褒贈之語臣何嘗于承胤哉蓋引春秋之義以責覆軍之將爾而鎬遂借臣言併欲浣鄧儲賢張旆死節之忠則臣實不得其解蓋死

一也而所以死者不同有力屈而死者有潰敗而死
者有慷慨仗義而死者有窮蹙喪元而死者有死而
繫綱常之重者有死而貽社稷之羞者承胤于此
數者何居乎承胤不知奴之佯遁以誘我而輕進取
敗是謂無謀猝與敵遇方始分營行列錯亂敵遂得
而乘之是謂無法古尚有張空拳冒白刃者承胤率
數十之衆不能竭力死戰而束手待斃是謂無勇然
則承胤之死亦何足惜所惜者以無辜卒旅而委之
鋒鏑至今白骨成丘殘兵泣遼水者伊誰之咎也臣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

請借往事爲喻趙括長平之役其母諫免從坐則是
敗軍之將法且戮乃其家未聞優恤也好水川之敗
任福揮四刃鐵簡力戰而死而韓琦自表貶秩不聞
爲福請恤也承胤之子何以獨異于趙括之母而爲
鎬者豈以韓琦爲不足法乎大凡論功罪者必以朱
子綱目爲準綱目書死之例有三曰死之曰戰死曰
敗沒死之者子之也戰死者功罪半也敗沒則直貶
之爾若承胤者固當在敗沒之例者也執此以定功
罪則承胤之死宜恤乎不宜恤乎總之臣只以夷師

辱國四字定承胤之案恐千萬世而下不能易也若
張旆果以力戰而死鄒儲賢果以罵賊而死卽羅士
信洛水之忠顏杲卿嘗山之節詎能過之而鎬妄引
臣言責以不能全城之過則謬甚矣鎬智人也豈不
辨此然而爲此言者臣知之矣鎬蓋欲加臣以掩抑
死節之名謂上負聖王褒忠之典而下解將士效
命之心因臣之一言起也夫臣不嘗謂梁汝貴頗廷
相之當優恤乎臣何嘗過責于死節者乎至謂已蒙
優恤臣尚駁之則臣發疏之時固不知已有明旨
也且使臣言不謬則以是非之公佐聖明刑賞之
用亦職分當然何遂當緘口結舌哉鎬之詞若無意
而暗伏深機知二臣之節必錄而故謬其辭怒臣言
之相左而陽引爲證其用術亦巧矣而所以加臣者
亦至矣臣實饒舌以自取此若鎬果能制奴酋之死
命則臣方且翹首摧陷之功以爲社稷之勳又
何必介介于臣言哉然而臣自川臣議鎬自用鎬法
生營敗死而歸咎身肥援將逗遛而及于寬政鎬之
用法如此又何惟以臣言爲非也鎬方受事行間肩

荷重任 國家安危實倚賴之臣亦何敢求多于鎬
但鎬不當自恃其智以機鋒中臣臣不得不爲剖析
若鎬借臣言而圖爲脫卸之地則臣罪滋大臣從此
絕口不談遼事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題

遼師潰敗陳備禦之策疏

爲遼師潰敗 國勢可虞敬陳備禦之策懇乞 聖
明採擇以固根本以保萬年治安事自奴酋發難舉
國張皇興師動衆至竭天下之力與爭一旦之命
會言其不可亦自謂迂而無當也乃人不幸而驗矣
楊鎬本大言無實之徒杜松一匹夫疾視之勇而
廟堂之上信之爲韓白倚之若長城若謂非此兩人
不能辦賊而今竟何如方鎬之初出關也臣見其舉
動鹵莽心竊訝之數月來坐費金錢一籌莫展僅僅
以掩襲虛報首功臣尚意兵事尚密或者鎬計畫已
定俟時而發即鎬亦自謂機難預泄似乎意思深長
者及得分路進兵之報臣乃撫案而嘆曰鎬不知兵
亦至此乎夫兵分四道聲息弗通揀援不及一敗也

將軍深入兵無後繼易于抄絕二敗也山林險阻易
進難退不諳地形三敗也身不臨戎而委之監軍道
將頡頏難施節制四敗也兼此四敗不待兩敵相當
而已知其無幸矣杜松自往迭死失一匹夫有同腐
鼠亦何足惜獨惜以數萬生靈之命而付之一擲楊
鎬誤 國之罪可勝誅哉嚮惟賞罰不明祀覆軍之
張承胤寬失事之李維翰是以人心不振法令不行
致有今日若不斬楊鎬則東事尚未可知也 明旨
乃止令策勵供職而鎬尚 請盡發四鎮大將出關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 七
天下事豈堪再誤哉議者或謂臨敵以將兵家所忌
卒無可代鎬者耳如必求不世之畧若謂侯忠武輩
誠難其人若但求才智過人可以御諸將安邊境者
恐自不乏原任兵部尚書田樂臣未識其面然臣嘗
巡歷西塞見其恢廓松山及西寧戰功有古名將方
畧如其精力未衰方叔壯猷尚可當關外之寄而原
按遼東御史熊廷弼才畧無雙策遼事于數年前如
持左券若用之遼輕車熟路尤易見功諸將中若其
肅總兵李懷信者姿貌魁秀膽智沉雄結髮從戎屢

經血戰臣向在臨洮與談兵事察其可用曾與科臣
趙興邦言之科臣亦以爲然臣謂懷信可當一面也
此皆舉臣所知耳在 廷諸臣議鑒百倍于臣者不
知幾何 皇上詔令各舉所知必有應者豈 祖宗
培養二百餘年而無可備緩急之用者哉然此猶爲
遜言也今日之事憂不獨在遼而在 京師計不獨
在守封疆而在固根本使奴無大志僅僅攻掠遼左
但 勅諸臣固守勿戰保無他虞若其乘勝擣虛直
窺關門則人心動搖患且不測蓋從山海達 涼州
張忠烈公集 卷之十
無名山大川之限虜騎可以長驅 京師守備無一
可恃若不早計預圖至臨時束手則天下事去矣臣
謹陳備禦數款一曰簡京營京軍名雖數萬日糧買
臨陣卽荷戈登陣亦不可使請 勅京營嚴查缺者
補弱者汰別招精壯充之一曰募死士燕趙古稱豪
窟豈無擊筑屠狗之流卽長安惡少什伯爲羣不急
收用之一旦有事且將內亂宜募爲一軍優其月餼
與家丁等分統以謀勇之將時嘗閱校以備衝擊之
用一曰嚴門禁奴多奸細宜備非嘗九門 請各用

兵部官一員管鑰御史一員巡視駐信地免其
朝參入署仍多撥官軍防禦 臣卽請于巡視鑒
皇城禁地尤宜加謹嘗以科臣一員宿直官兵旗
盡皆精簡勿容內臣占役罷內帑停 大工禁行人
以防奸宄出入一曰脩城池京城百雉可恃無恐
有樓堞損壞者宜脩葺往歲挑塹之役工未及半
且聞狹而可越當倍濬深闊以壯金湯一曰備器械
臣竊見京營兵應操者手持白挺身無片甲卽
內庫兵仗久已朽鈍其各省解運弓箭腰刀內臣
足鋪墊一槩濫收聞無一堪用者宜速 下該部開
局打造不如式者以軍法繩之火器火藥尤爲緊要
不妨多置其餘一切城守之具皆當夙辦以備不虞
一曰調邊兵京兵卽募未便練習且人情久玩驟用
實難宜于宣大延綏甘肅諸鎮各調精兵數千人衛
畿內其保各營亦量簡赴京至則與新軍相雜分駐
各門以備戰守凡此皆書生嘗談亦杞人過慮然寧
使備而不用毋使用而後備至近京一帶城池關隘
皆當急爲修築挑選民兵置造器具不可少緩而急

下招選之 詔以致林藪之才大破拘攣之格以闡
豪傑之路又今日第一義也然其本則在 皇上一
念之轉移爾 聖心一轉而 臨御 召對 發帑
用人則神氣立發兵自精餉自足天下事不足慮也
聖心不轉而叩 閣不報 請帑不報補大寮用言
官不報則神氣終索即日言備日言守天下事不可
爲也臣度、皇上之心毋亦以奴方在遠諸臣故以
此恐喝要求遂執之彌堅耶安祿山起漁陽會幾何
時而遂破潼關玄宗倉皇入蜀若非靈武之留兩京
幾不可復宋家議論未定金兵已過汴河靖康南渡
中原遂淪于左祖此非萬世之燭鑒哉夫以金甌無
缺之天下一隅小警臣何敢以此不祥之言然以天
時人事觀之必常有變若 此外亦必在內而 皇
上悠悠泄泄略不動心縱 四海蒼生計獨不爲 皇
九廟神靈計耶縱不爲萬年 社稷計獨不爲 皇
上一身計耶言至此 皇上當憬然悔惕不俟臣詞
之畢矣若遠事決裂至此收拾敗局爲力倍難再差
一着滿盤盡亂臣計李如栢所統及馬林敗卒與川

兵尚可五六萬遠兵或仍有一二萬戰雖不足守猶
可支但當謹守各城且固吾圉若以抹敗之急者再
舉傳朕之念兵更調騷動天下臣恐變不在奴
而在蕭牆之內也是在當事諸臣慎圖之臣奉 命
在遠一腔熱血恨不得碎首 玉階敢竭其區區之
愚如此詞甚危而情甚迫伏祈 聖明留神省覽
採納施行臣愚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萬曆四十七
年四月初三日

請更招兵疏

開遼事雖已決裂根本不可動搖懇乞 聖明速更
招兵之 令以安人心以杜亂萌事臣接邸報見兵
部遼事危急一疏 請於北直隸及山東河南山西
陝西四省招兵入衛 京師竊嘆以爲失策無何而
奉有 俞旨矣 聖意淵深慮京兵單弱招募勇敢
以備緩急此自先事預防之計然臣以爲今日之患
不在無兵而在無人卽如邇者遼兵數萬不爲不多
而一敗於地則以用之非其人也且兵取之營衛則
調發易 而取之郡縣則騷擾難堪北方風氣剛強

雖多驍果亦惟沿邊郡邑與虜鄰者習聞戰伐膽氣粗壯可以卽戎若腹裏百姓耳不聞金鼓之音目不辨旌旗之色小有寇警猶恒怯不前況敢當大敵乎雖其中任俠輕生願效死疆場者未必無人然止可聽之自投不可強之赴難今部議每州縣定四十名卽取數甚少而徵發之命一下報選拘捉無安家以荷鋤負春之夫使之赴湯蹈火斷不敢前有司束於功令勢必催迫上道小民畏死非聚而拒捕卽進而爲盜此時草澤奸雄乘輿而動鼓造訛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

言竊恐志恐大難之端將從此起一萬兵濟何事而搖動半壁天下何勿思之甚耶夫國家營衛基布星列未嘗無兵也其人亦未必盡不可用也顧簡練何如爾誠令拔十得三統以材勇之官給裝遣發猶簡而易集如以管兵各有防守衛餘多係老弱恐相簡不足計必出於名募臣請差科臣或部臣分往各省募之毋拘定數願應者聽不願勿強旣可得驍敢之士又可免騷動之虞法莫便於此者臣前疏招選之說意蓋若此耳至京營之兵三尺豎子亦

知難用然平日旣竭民力以養之而有事又用民命以代之朝廷歲靡餉百萬泰此輩何用乎臣以爲亦絲立法未善統馭非人所致也助臣生長貴近旣不知兵諸將又多以平常者內轉望輕法廢威令不行積習相沿驟難振作宜勅兵部擇其庸懦者盡行汰革別推就近有才勇者補之至協理大臣有任甚重薛三才清謹有餘經略不足嚮者東事初起三才倉皇失措用非其人致釀今日之敗尚可付以緩急大事哉太抵今時之弊在推諉縮朒之風成而擔當認事之人少顧惜體面之意勝而急公忘私之說微拘文牽俗之議多而破調更弦之力怯大臣游優循默以鎮靜之名蓋其用避之實小臣流連徵逐以養交之念奪其憂國之心泄泄沓沓痿痺之證已成而皇上又外距中堅略不省悟繇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恐解瓦之形便在目前何用紛紛召外兵乎臣愚不識忌諱敢竭肝膽伏乞聖明裁答勅下該部施行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萬曆四十七年四月十三日題

請振國勢杜亂萌疏

爲朝政日弛 宸衷未轉懇乞 聖明急奮 乾剛以振 國勢以杜亂萌 臣惟 國家之治亂繫於紀綱之存亡而紀綱之振廢繫於 主心之勤怠 主心勤則精神奮而綱紀畢張無論臣民奉法卽外夷小醜不敢起窺關之志此治象也 主心急則精神萎而綱紀盡隳無論戎狄生心卽悍卒強臣且將有逆節之萌此亂徵也試觀今日之 國家治耶亂耶今日之紀綱振耶弛耶而 皇上之心勵精耶倦勤耶 皇上深居日久身旣與天下不相習而天下亦若與身不相關視天下事無可一理視天下人無一可信下見爲急而 上偏見爲緩下爭之彌力而上持之彌堅是以 國家無事不廢弛無人不淹滯而目前急務又無大於枚卜考選者枚卜之 請閣臣叩 闕月餘而後得報斯已奇矣及 廷推已上又復杳然卽云考慎其相不應若此之遲疑也考選諸臣困頓已極嚮云陸續 點用而無末、下矣嚮俟 冊封差遣而今又改期矣不知 皇上何以厭薄言官抑扼諸臣亦至此也夫輔弼者 皇上之

股肱而言官耳目也無股肱耳目則不成爲人無輔弼言官而得成爲 朝廷耶 皇上試一思之贊襄者誰之機務補缺者誰之關失扶翼而安全者誰之社稷人民而可若有若無置之也若今日之紀綱則廢弛之極矣宣府不急徵調而反構脫中之呼楚兵中道潰歸而竟磨司馬之法此則 皇上何以號天下耶至如李如楨雖錄金吾 策遣然以總兵出則總兵也總兵而行總兵之禮非屈也 朝廷之法也如楨井底之蛙妄自尊大過山海則不見總督抵遼陽則不禮經略是其目中已無二臣矣夫其輕二臣非輕二臣也輕 朝廷也何物統禔之子敢萌跋扈之心豈謂 尚方之劍不利耶夫將難以謀勇爲先然必忠而有禮始可事上而御下如楨之謀勇臣未之聞乃無禮不忠如此豈勝推轂之選乎萬一臨敵之時行其傲上護前之意令之而不從招之而不應則杜松之覆轍又將見矣可不爲寒心哉且用如楨爲遼帥者以繫遼人之望而緩奴酋之入也臣以欲勦奴酋必不當用李氏用李氏而奴終不可破

誠恐其緩挾之以爲重而急與之爲市也欲安遼土亦不當用李氏用李氏而遼終不得安輯恐遼人惟知有李氏而李氏不知有朝廷也今雖名將難得若如楨兄弟者自不乏人何必專在其一門耶抑臣于是而歎用人之難也卽如劉相本一書生無他畧而過情之口附溢虛名遂蒙特拔是以軍旅爲戲矣相自量甚明已具疏控辭或猶疑其委避然實非疆場之任臣亦不敢爲勸駕也臣巡歷在外職業未修何樂能舌連接郵報見夷難未靖而聖心已

寧國威未張而國法先廢治亂之機關係不小

是以鯁鯁竭其狂愚伏乞聖鑒採納施行臣不勝

悚息待命之至

萬曆四十七年七月初七日題

請減派疏

爲民窮已極加賦無已懇乞聖明深維根本至計

亟命減派以恤民生以杜亂萌事臣惟自古國家之

亂或起于戒狄或起于叛逆或起于盜賊然必有所

繇起亂所繇起不過曰民窮財盡而已今日之象母

乃類是國家自有奴患以來軍興煩費司農束手

不得不履畝加賦者勢也然亦斟酌輕重之間務畱不盡之意乃參釐未已而七釐七釐又未已而九釐矣夫此處者民也其何以堪皇上固不知域中貧困之極也豈諸臣亦不知耶若曰祿加貳釐不過取民錙銖不思小民一錢不得卽關生死朝廷以爲錙銖間閭以爲性命矣又若曰有田者多富民納亦易不思天下富民少而貧民多貧者將重困而立斃富者亦重累而立貧矣蓋地止此利幾民闕止此物力正額尚苦况于加徵加徵已難况于增

逋餉雖可勉完額賦必多逋欠有司門多方催徵而肉已盡剝皮難屢剝如民力之難辦何是朝廷雖有加賦之名而未得濟邊之實小民未見急公之義而徒聞訕上之聲亦何利而爲此無益之求以買傷心之怨耶在諸臣之議曰遼用兵十八萬歲費餉肆百萬自加派外別無策耳然以七釐計之亦以足額而况有捐助有扣畱有平糶有搜括事例銖銖而積之孰非可以佐軍興者奈何又索之田畝也卽謂爲兵工二部分派而加臣不知爲已往耶爲將來耶

爲已往則兵已足矣安家器仗可無議矣如爲將來則調發召募將何時止也若調發召募目前可止此一百二十萬金錢解之兩部何處歸著耶且今日既可累三而九異日必將絲釐而分長此安窮誰階之厲臣以爲卽不能減于七釐之內斷不可溢于七釐之外母謂既往不咎成命難反而爭分寸之間失四海之心也臣非不知遼事方急遼危則京師危京師危則天下危卽竭天下之力以爲遼亦不足惜願遼禍背地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猶借腹心之脈滋灌未便傷生若腹心先潰則心已可立而待臣恐竭天下以爲遼遼未必安而天下先危不可不深長思也蓋今天下病極矣水旱頻以呻吟未起而重以轉運之難苦徵調之騷擾牛車之括取況地畝之加編又日益也百姓膏髓已空竄匿無路必不肯坐而待死不肯坐而待死必出于萬死一生之計一人倡則衆人應一方倡則四方應之恐斬木揭竿將起于潢澤而赤眉黃巾之輩再見於中原矣爲今日計第一在收拾人心以固根本豈可腹腹削無已舉

之使爲亂耶臣竊謂諸臣之爲國謀者非也乃皇上之自爲謀更非矣皇上積金過斗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與瓦礫糞土何殊而發帑之請卽聞不報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臣殊不知其解豈財爲皇上之財而民非皇上之民耶夫有人而後有財若以散矣財誰與守分日人欲之而皇上不與恐異日與之而人不欲也今日屢叩不應而臣下之情窮恐異日一呼不應而皇上之勢孤也此數百萬朽蠹可懷袖而攜扁鑰而守否耶臣有所不忍言矣伏乞皇上軫念民生艱難國計勅下戶部將加派田畝酌量減免併乞慨發帑金轉給遼餉則民心聯而元氣固士氣奮而神氣張外患內憂立刻消弭宗社無疆之祚若泰山而四維之矣臣愚不識忌諱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四月初六日題

恭慰 聖懷疏

爲恭慰 聖懷事臣接邸報知中宮皇后於四月六日上仙不勝哀痛除俟報訖使臣至日成服哭臨外合先奏 慰以伸下情伏以 大行皇后 承天

作配 儼日爲明 嗣周室之徽音 著虞嬪之至

德 理陰教而刑萬國 端表儀以率六宮關雎正

風化之原樛木廣惠慈之澤萬不持載方期厚地之

無疆忽爾 升遐不識彼蒼之何意歟塗晝病儼

鳳質以猶存總帳宵懸悵鸞輶之不返 哀繼率土

痛切遏音恭惟 陛下 情篤好述 恩隆儼極

嚮時之佩劍莫濶不忘撫今日之危絃摧催在抱其

爲槍刺豈易寬紓但修短之緣在人生從來有數而

骨肉之變惟 聖爲能忘情豈以 社稷之身

爲壺闔之痛所願發而中節庶幾哀而不傷勉抑存

歿之思用慰臣民之望且 母后侍 皇上四紀八

禩永無間於令聞而 陛下於 國家一日萬機多

有資於內助追念無成代終之德宜厯視亡如存之

懷恩盛服以賀直臣諫容止輦想脫簪而箴屢起聲

惕聞雞恩勤推啓後之謀寵昵却嘗尊之座則恩禮

始終不貳而幽冥玄感潛通 中官未盡之心可以

無憾 陛下從厚之 諭不爲空文矣臣羈栖江介

阻隔 官庭莫伸日下之攀號徒隕風前之涕泗敢

陟哀悃上瀆 宸聰伏乞 睿顏 俯垂省覽臣不

勝悲愴瞻慕之至 萬曆四十八年 六月初二日題

恭慰 聖體疏

爲 聖體違和臣心憂惕謹推究病原并陳採藥良

方懇乞 睿鑒茹納保身保民以延無疆之休事項

接邸報見 聖躬不寧 命醫診視又 宣召輔臣

從哲於 御榻前 面諭諄切臣驚惶無地羈縻在

遠不得與諸臣百叩 天關恭候 萬安葵藿之陳

何能自巳臣生平多病頗習方書雖無見垣之職

觀折肱之驗敢以眩之藥爲 皇上陳之臣惟

人主之病與嘗人異嘗人以一身爲身而 人主以

天下爲身嘗人病則一人之病安則一人之安也

人主病則天下之病安則天下之安也而 皇上之

所以致病者亦與嘗人異嘗人病繇於好動而 皇

上病繇於好靜嘗人病成於過勞而 皇上病成於

過逸何則人之一身止精神血氣四者爲充周即

天地而運四海亦此物耳精神用則有不用則無血

氣疏逸則有餘底滯則不足故曰戶樞不敗流水不

廣此養生之善喻卽治世之良方也以臣觀 皇上之病大約起於鬱積於否成於虛請直言而無諱可乎臣所謂鬱者何也自 皇上靜攝以來陽明之象絕少陰凝之氣獨多方寸結轉堅固不開是謂神鬱聞聲而聲復稀微代言而言多恍惚膈噎礙塞呼吸艱屬是謂氣鬱茹之而不能消積之而不能運腐癥填滿橫據脘腹是謂食鬱百脈之滋榮無色四體之灌注不周衝逆債盈玄黃交戰是謂血鬱此四鬱遂生三否亢而不降遏而難升有 上下不交之否陽友居外陰願居內有邪正不勝之否膏屯不流情隔不達有 朝野不通之否而繇此三否乃成兩虛才能凋殘於摧抑命脈戕伐於剝削是處有空竭之患無時非愁嘆之聲而元氣虛矣剛強化爲嗶緩偃息養成縮朒終日昏昏黑黑之間大家泄泄沓沓之習而神氣虛矣夫人惟無虛也虛則病無所不虛則無所不病是以痿痺而不能舉怯憊而不敢任而股肱病前有痿而不見下有謗而不聞而耳目病中乾而外瘠液銷而肉脫而形體病進而不可使令而不必

從而指臂病養癰成潰決之勢邪氣中要害之間而肩背病至於偏體痼痲滿目瘍瘡節毛髮之間無處而不病夫治於未病者上也治於既病者次也病已成矣尚且諱病而忌醫不急求所以救之之方浸假而往將毋使倉公望而却走耶臣以爲此不難愈也知病之所繇起則知病之所繇止得所以致病之根則得所以去病之術今日對證之藥不過在通其鬱耳鬱通則否自除否除則本自實本實則病自無皇上誠與大臣通 簡賢任德委信不疑則三事允列共效助勤而股肱振奮矣 皇上誠與言官通舉直 旌忠諫行言聽則補闕扶壅 續瑱不蔽而耳目聰明矣 皇上誠與庶民通散財罷稅屐屨停征則膏液流滋民生潤澤而形體充盛矣 皇上誠與將士通信賞必罰霆疾風行則 威靈震疊爭先用命而指臂順從矣 皇上誠與邊圉通旁求異能兼舉羣策則禦侮多材厥愠可殄而肩背平復矣若乃存 堯舜猶病之心懷周文如傷之視繹大易治蠱之義修子輿耆艾之方又何痼瘵之難軫瘍瘡之難

除哉蓋天下事一鬱則無所不鬱一通則無所不通
皇上既與羣臣通則大臣自與小臣通百官自與萬
民通 宮與府通 朝與邊通乖心戾氣陰闇踈盤
之象一切盡化而和平之福可立臻矣雖殊臣所能
言者病之情形治病之方術也若和藥餌搽七箸而
進之 上則非臣之所能也更願 皇上之擇醫焉
今夫閭巷千金之家主人有患必遍走四方博求名
醫者不敢以性命嘗試於庸醫之手也豈以 九五
之尊四海之富而可嘗試乎今日之病將入膏肓非
國手不能以治七毒若委命于二三庸醫攻積積
積其害幾急不中其節中無定見隨人轉移今日進
一方退嘗試之不效而明日又更一方又不效而後
更所以治病之方皆是增病之術一審課用必有
審損傷元氣幾何堪此消折至其治藥不暇安能
病哉臣故願 皇上之蚤擇醫也抑更有進於此者
人情疾病必時時父母有方難濟 皇上居 天
位為 天下之主 皇上父母也請曰父母
其疾生矣 天心仁澤 皇上宜慎而養之

忍使 聖躬之不寧而今若此者毋亦欲若順承之
道實闕有以干 天之怒歟明明在上居高鑒卑視
聽惟民 皇上欲回 天意在先得人心誠 下尺
一之 詔省躬罪已發政施仁則四海臣民必歡呼
祝誦為 皇上祈無疆之壽未有合四海之歡呼祝
誦升聞于天而 上帝不降祥者也 純叔爾嘗不
卜可知昔宋景一小國之君耳善言一發而災感
舍况 皇上為 天地神明之主感格又最易易
乎臣不惟願 皇上通于臣民且願通于 天也
張忠烈公奏 卷之十
職在補抹不敢效婦寺之小忠而妄效法弼之針砭
語云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臣
言雖非忠言或庶幾于苦口之藥乎伏乞 皇上
而納之臣愚不識忌諱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八年五月
十二日題
奏報遼危情形請督撫移鎮疏
為川將死戰堪憐援兵赴救不力謹據實奏 聞伏
乞 聖明恤忠魂治懦帥以明功罪事據左監軍道
高出稟據川管督哨千總廖正權稟報于本月十三

日辰時發兵至瀋陽應援于午時至渾河橋南總兵
陳策童仲悛傳令言瀋陽已被劫各兵撤回黃山等
省土兵漢把頭目不肖聽傳回營各言有進無退必
要廝殺又奉經畧差官令旗催督因卽扯過渾河橋
北制營五營官兵隨同制營陳策童仲悛戚金帶各
將官張名世周敦吉吳文傑周世祿鄧子龍袁見龍
秦邦屏於河南賀總兵營盤內浙兵三千各將官家
丁共二千於內制營河北土川兵遇陣對敵達子分
五路一路竄指耳山一路水下頭截橋邊打五陣
子已敗斬級二千餘其後又換步馬達子對前敵
耳山一路順河下來放箭截後尾川土兵見此齊心
向前仍又殺退後被圍困中心橋北川土兵各亡大
半周叅將在內次就圍着三總兵營盤一枝繇白塔
鋪截殘兵一枝繇指耳山制營三總兵管初聞砲響
三陣後不知動靜至酉時復響達子衝趕小的後營
已攻破將官不知存亡又據副總兵朱萬良姜弼續
報十三日辰時瀋陽失陷具稟馳報外本職等陳兵
渾河迤南多賊漫野從大路之西土臺子半已渡河

本職等率衆馳擊在陣斬獲首級五顆達馬四匹正
在相拒間忽報川兵渡河北進俄賊望見步兵復添
多賊兩河分股撲衝本職等慮恐川兵不保撤據河
之兵撫死赴救時未轉刻而川兵營亂隨有前賊
我前軍四面衝砍我兵勢孤力疲死戰突出重圍
兵回營所有傷亡士馬察明另報惟是我衆因以
陽失陷有矣人心戰氣俱散而孤軍西據東救力
無効等因各到臣臣初聞瀋陽失陷卽與經臣議
令箭總撤川兵還守不意差官來至而川浙兵
敗覆矣臣細詢其潰卒當瀋陽圍急陳童一將尚在
遲疑是以臣前有結營自固之語裨將周敦吉等欲
直前薄賊謂與瀋陽兵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卽士卒
亦踴躍爭先阻之不聽及知瀋陽已陷諸將益忿激
曰我輩不能殺賊抹藩在此三年何爲石柱司秦邦
屏遂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止畱浙兵三千餘兩次
將與戚金張名世在河南制營兵旣渡營陣未就而
虜以鐵騎四面撲攻諸軍奮勇搏戰殺賊落馬者二
三千人賊劫而復前如是者三後虜益衆諸軍機疲

不支遂被衝散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死周世
祿從西北殺出不知去向鄧子龍袁見龍奪橋南奔
走入浙管賊追及圍之數重初用火器擊打賊死者
甚衆後火藥已盡復接戰良久乃敗而大將裨將一
時俱沒矣當川土兵渡河時朱萬良姜弼之兵去
河不過數里觀望不敢遽進及賊圍浙兵兩將方
兵而前一與賊遇即披靡不支東西分散而賊乃得
專攻浙營其塘報之語非情實也臣初疑南兵難用
後北巡經過其營按轡徐觀見其部伍整齊器械
備而諸裨將周敦吉等皆慷慨激烈願一當虜以報
朝廷臣竊壯之私與諸臣議謂以此步卒翼以騎兵
蓋我全力扼賊咽喉可使不得出穴而後版築之役
可興乃今已矣其亡歸殘卒有以首功來獻者臣
時炤例給賞乃痛哭階前願不領賞但願爲主復仇
臣亦爲流涕不已此亦足見諸將之得士心而士卒
果有忠勇之氣也使將士皆然何憂逆奴哉自奴
狂逞以來敗衄接踵從未聞一戰一場今諸將以萬
餘當虜數萬殺數千八陣無寡不敵力屈而死其烈

烈英氣尚當爲厲鬼殺賊足以愧偷生巾幗之輩此
不待覆勘亟宜從優褒錄以鼓士氣者也先諸將東
戰沒時曾具呈於臣求調川土兵五萬願獨以步軍
滅奴臣以爲未可再調寢之今川浙土兵守營及敗
陣逃回約尚有萬餘人可成一軍然已是中下之驍
勢既孤单又無將領統之誰爲督勵則川兵之調似
不容已雖遠汲不挾近渴然今大勢已入用兵方始
則此者不可緩也若朱萬良姜弼畏奴如虎臨數越
起胡馬一嘶棄曳相踵雖兵止萬計衆寡強弱之
自不相賞歟旣不能解藩陽之圍又不能抹南兵之
覆則將焉用彼將哉按法而議自當治以逗遛之罪
姑念其兵單士靡不能抗強敵之鋒且遠之戰將死
云略盡用人之際暫寬使過之條所當削職令立功
自贖者也再炤經略袁應泰忠心爲國竭力籌邊
死生旣已早忘利害詎能逆覩但旣任疆場之重寄
宜効安攘之成謀而一日之間失堅城覆偏師殺名
將死者暴骨于原野生者逃竄于四方遠陽有繫卵
之危士民切瞻烏之懼則有不得辭其責者蓋平日

手口拮据亦多綢繆牖戶之計而臨事耳目隔絕未見發縱指使之功月旦恐不相假桑榆或可收此在皇上酌衆論而獨斷之也賊尚盤據瀋陽遼陽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斷絕胡騎充斥已撤奉集威寧之兵併力守遼而敗卒亦稍稍漸集粗可布置但遼城二十餘里城守實難一時人情惶惑爭思南徙臣以爲一舉足則遼非國家之有恐不能以九泥封山海但當竭力固守保此危疆與經臣諸道日登埤環壘預戰守之具安撫城中率厲將士人心寧惟恐賊出別計深可有虞此時宜使撫臣薛國用帶河西之兵移駐海州督臣文球帶山海之兵移駐廣寧以張應援之勢揀貼危之急而山東水兵從海道直抵蓋州通州團練民兵速遣出關更發內帑數百萬以佐軍需臣身在焚溺中情勢迫切語多不倫伏乞皇上畱神此關係天下安危不止三韓已也臣愚不勝悚息跂望之至奉聖旨覽奏川浙兵將戰歿奉集各兵撤回遼陽勢益危急該鎮文武各官協力守禦撫安人心務保無虞陣亡川浙將血戰

捐軀不必待勸着卽加褒錄各將一體優恤守營併收集各兵立營團練候另調本土將官統領朱萬良等臨陣退縮着先革去職銜戴罪立功袁應泰矢心殫力調度不前仍着策勵任事山海蓋紫要地方集兵設防其督撫移駐事宜該部作速議奏

天啓元年三月十四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終

卷之十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一目錄

駢牘

答潘王

答秦王

答韓王

答肅王

上益王

答益王六

別益王

答筠谿王

上方中涵相公

從哲

賀沈銘鎮相公

淮

答吳曙谷相公

道南

賀趙吉亭冢宰

煥

賀周敬松冢宰

嘉謨

與張誠宇司農

同達

賀王霖宇司馬

象乾

賀黃梓山司馬

嘉善

答郭青螺司馬

子章

慰孫藍石老師總憲

瑞

賀許少微總憲

弘綱

賀李旭山總憲

記

賀方中涵少宰

從哲

賀史聯岳少宰

繼階

賀李孟白津運少司農

長庚

賀周心銘戎政少司馬

盤

賀崔振峰少司馬

景榮

賀陳松石南少司農

學所

答陳松石南少司農

答衛桐陽南少司馬

鳳一

賀饒映垣南少司馬

元

與羅柱宇南少司空

迎徐海石副院

兆魁

上顧鄰初老師官詹

元起

與韓象雲官詹

礦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一

沁水張 銓字衡甫著

啓

答潘王

恭惟殿下胄本神明德全睿哲居然大雅陋鄴下之
摘詞允矣好修邁東平之樂善茂衍本支之慶屹爲
盤石之宗撫唐叔之遺風卜年卜世篤周親之顯赫
令望令聞忘勢卽古之賢王下交不吝維城實令之
宗子與爾同休某密邇桐封久欽玉範曳裾無幸
庭之醴空聞授簡非才梁苑之詞未賦頃叨簡命
廁一員鵷在梁而濡翼凜矣冰兢馬立伏以無聲赧
焉尸素猥承慈眷遠損貺頒珍寶充庭驚覩七襄之
爛袞章盈楮榮踰一字之褒登拜顙歡省循汗漬有
心可鑒永矢沒齒之盟無德不酬願祝千秋之祉

答秦王

恭惟殿下磐石大宗珪璋令範居本支千億之長穆
穆宜王撫河山百二之雄決決望國親賢樂善卓爾
不羣說禮敦詩居然大雅其在于古遐哉忘勢之

原若求之令屹然維城之良翰某猥承策遣幸入提
封磧塞馳驅及門之長裾未曳瑤函鄭重充庭之珍
貺先頒感激難名稱塞無地

答韓王

維城令望夙推磐石之宗下士高風過損兼金之貺
省躬難稱拜手爲榮恭惟殿下大雅不羣爲善最樂
多聞博學學工鄴苑之詞忘勢好賢嘗設楚庭之醴
雍肅交字於官廟穆皇協舉於邦家某久慕東平之
懿範未覩髮髯偶來西土以觀風得通姓字
駐命使遙頒旣折節以下交且承篋而加璧珠璣落
咳揮尺牘之琳琅雲漢爲章貢一言於華袞

答肅王

恭惟殿下珪璋令望藩翰大宗振秀披華筆扛龍文
之鼎抽玄啓秘枕藏鴻寶之書泱泱夙冠於羣封穆
穆重光於奕葉某方馳聽馭未覩玉階忽來飛翰之
頒更損投瓊之貺撫心增感揣分奚勝入疆而勞使
臣已荷駢蕃之寵授簡而遊上國還陪清燕之光

上益王

雲漢爲章侈百朋而委賜瓊瑤未報馳一介以宣忱
下逮已優上交非詔恭惟殿下璿源衍秀麟社分祥
玉質金相穆穆宜王之度江襟湖帶泱泱大國之風
客引八公不羨懷南叢桂書藏萬卷幸論鄴架牙籤
卓然磐石之宗允矣維城之望某北鄙墜儒西臺未
隊濫忝乘驄之使幸居賜履之封授簡非才敢擬遊
梁之賦長裾可曳忘思解乘之招何意入彊卽煩折
節一言華袞增氣色於征人十襲玄黃爛光華于族
瀛有懷難數無德不酬期信可羞敢採溪毛而荐

高深不擇望恢唐度以兼容

答益王

天潢疏派式推磐石之宗玉牒垂芳丕著惟藩之望
瑤函遠逮瓊宇遙瞻恭惟殿下祥鍾虹渚秀毓珠璣
建國表諸藩七葉桐圭承帝鬯推城誦宗子一方
土輦皇輿永膺姬祐之鰲圖茂衍虞封之麟趾某
竚驄使謬按鴻都戴斗有懷深仰龍光之氣停驂未
幾遙承鳳藻之題

答益王

恭惟殿下胄本神明性全仁厚親賢下士有姬公吐
鳳之風好學自修如衛武磋磨之力陋彼淮南之鴻
烈恥談鄴下之浮華磐石久重於周宗玉牒有光於
漢册某珥纓觀風幸親泱泱之大國游園侍宴喜聞
秩秩之德音辱寵遇之有如承蕃錫之無已交也以
道知意重于百朋卻之不恭謹登嘉于九頃

答益王

恭惟殿下顯昂令望駸翼純衷撫七葉之桐封屹然
磐石溯萬年之寶曆允矣維城好善親賢惟率
祖訓敦詩說禮能不振其家聲信穆穆以宜王真雍
雍乎大雅某夙瞻睿範从沐宏施頃珥纓于鄴封更
題緘于遠道亟問亟餽極知折節之虛懷贈物贈言
自愧微恩之過量

答益王

猗新盛典謬承綱紀之司海嶽隆情特枉瓊瑤之貺
省循知愧登拜爲榮恭惟殿下仙源疏派雲漢爲章
親賢樂善吐握勤姬旦之思好客憐才醴酒設楚元
之席凡此寶興之彥孰非養育之功某頗攻拙愧

乏銜爲國求賢雖抱殷殷之意因人成事難逃碌碌之譏自職分之當狀何注存之已甚奎章麗日珍光庭敬百拜以登嘉肅八行而陳謝

答益王

西園良夜曾陪飛蓋之歡南浦春江忽在題緘之詔叨承踰分登拜懷慚恭惟殿下式金式玉令望令聞好賢有如縑衣下士嘗爲吐哺卽以謫劣屢辱優隆珍奇顯出於雲笥問餽亟頒於霜署雙南失重九無難離師之不恭已饜小人之腹乃施于不報難圖大德之酬

答益王

入國觀風快親決決之盛出疆先導疊頒纍纍之施拜手何堪捫心自愧恭惟殿下卓爾不羣謙以自牧古訓是式每教禮以說詩世德作求惟親賢而樂善某夙詢宗牒久仰令聞頃奉簡書得依眷範蘭亭桂殿追飛蓋於西園王露瓊華灑雲章於東壁駢駢載道翰札重宣授簡無能未就遊梁之賦加食有貺頻增行李之光祗有藏之難忘蓋亦不知所報

別益王

攬轡而遊上國湛露恩濃歸闕而報簡書瞻雲戀切肅將明信仰答崇深恭惟殿下虛懷好善折節延賢唱和風騷友建安之六子編摩鴻烈集淮上之八公士車千里而來名擅諸藩之望如某者才非授簡任忝乘驄載馳載驅咏皇皇者華之叶以遊以豫觀決決大國之風醴設瓊筵曾接兔園飛蓋珠揮玉管屢煩鴈使卿書玄黃頒在詩之珍華褒賁征途之色感懷無敢報稱莫繇茲當嚴駕以出疆用敢削箋而告別采芹采藻殊慚沿道之成悅式玉式金徒想於皇之令範

答筠谿王

恭惟殿下麟趾疏祥桐圭襲慶文成七步才名追鄴下之芳門引八公賓從秩平臺之盛惟爲善之最樂卓爾不羣且忘勢之可風居然大雅國人于焉矜式公族賴以主盟某謬辱簡書觀風大國欲通姓字方報阻于未同廼損瓊瑤荷先施之特異謹受章而完璧卽附使以宣心

上方中涵老師招公

魁三成象具瞻台斗之先吹萬同思私淑門牆之澤
積懷有素制牘告虔恭惟某官文明中正肅括閭深
知覺先民伊尹任天下之重經綸蓋世武侯真王佐
之才進思盡忠有謨猷必告於后事惟以道非仁義
不陳于前自參密勿以來久著弼諧之益鎮羣鷲於
蜩蟬沸羹之後時靡有爭扶正氣于摧殘剝落之餘
陽方漸長豈惟陳力殆欲嘔心運斗杓以平四時妙
成功於無跡仰窺穹而鍊五色補造化於不言肆今
國步之多艱又值天心之告變夷氛甚惡民怨滋生
風雨飄飄有大厦將傾之勢膏肓沉痾亦越人却走
之時賴一柱以擎天且三年而畜艾自有撒桑之計
以免厝火之憂九廟莫安萬靈悅懌某北鄙豎儒西
臺末隊淵源有自得因尹公而遊孺子之門吐握不
遺曾借嚴助而入公孫之閣自涓牛馬幾閱春秋駟
叱王陽徒有懷而靡及書投光範敢無因以至前蓋
亦桃李之知春爰比涓潦之宗海愧青蘋之采采用
下非蓋想赤鳥之几几居高不擇

賀沈銘績相公

顯渙制麻榮躋台袞聖人作而萬物覩會雲龍風虎
之期王者出而名世興乎舟楫鹽梅之契慶歸宗社
歡動華夷恭惟某官直方而大清任以和知覺先民
見唐虞於寤寐之際經綸蓋世失蕭曹于指顧之間
當學焉而後臣必行可而斯仕值乾坤正位之日乃
君臣相得之時詢諸大夫國人皆曰可也簡在昊天
上帝實式憑之考卜宣猷宅揆爰立千里趨道鋒之
召九重厪側席之思鼎有足以承乾匹三成象鈞無
垠而播物吹萬同恩在國家內外并急專待非嘗之
入而台臺經緯兼資正是救時之相豈如十事之要
主行將一德以格天尼父用而反侵疆却敵于壇坫
之上畱侯入而借前箸折衝在帷幄之中社稷從此
安矣黎民亦有利哉某側聞盛舉頃忭歡欣空持賀
厦之私實阻掃門之役陰陽調而萬物理佇觀大政
之新元首明而股肱良擬獻中興之頌

答吳曙谷相公

赤鳥几几夙仰休容之度瑤函累累特頒優渥之施

誼篤下文感懷內結恭惟某官格心大學經世宏猷
日嘯曰吁矢虞廷之匡弼無偏無黨履周道之蕩平
系土綱繆豫國計于將陰之候斗杓斟酌回元氣于
既剝之餘一人獨鑒純忠四海具瞻膚碩頃緣苦塊
暫解機衡惟良相嘗係明君之恩而忠臣必求孝子
之門想甫御夫祥琴定過歸于揆席某濫膺策遣於
役名邦咫尺台光謂未過乎半刺駢蕃鼎實貺乃侈
於盈筐愧無德以堪祗有心可勒片言華袞謹當什
襲而藏一物珍奇有過百朋之賜

賀趙吉亭家宰

伏審光奉蒲輪召還銓部德尊望重久殷四海之瞻
地近班高特領六官之長人雖求舊命乃維新恭惟
某官剛健以中直方而大三朝耆碩天子望而改容
一代典刑人倫式爲師表在昔統均之日適當異議
之興衆口如川屹立折枉瀾之倒長安似奕片言定
當局之爭關荆棘爲蕩平息蜩蟬而寂靜忌撓多口
身索先幾雲本無心任卷舒而自得水流不兢付得
失於何知翟公之門徑蕭條洛社之耆英聚集五千

載飄搖風雨美靈光之獨存億萬人瞻仰星雲嘆碩
果之不食惟天明聖念國老成騰焉東海之濱久矣
南陽之臥渙頒芝簡環賜鈞衡安石起自稽山蒼生
愜望巨源再居選部墨綬彈冠况當三載計吏之時
正是百辟觀刑之日明昭式序使大臣莫不法而小
臣莫不廉陰用抑扶俾小人有所畏而君子有所恃
薪無前機結約之直氣陡伸艾必先鋤蠶航之私羣
終渙坐致官方之振飭重觀王道之清夷某遜聽郡
傳深懷頓頌皇華僕僕方載驅原隰之車而赤

凡几莫繇聽星辰之履肅裁蕪牘聊在歡欣聖王得
賢臣已擬續王褒之頌一人扶衆正更將和石介之
詩

賀周敬松家宰

光奉王綸峻躋天部德隆望偉允惟百辟之刑地重
權尊兼總六曹之長者英柄用海宇歡呼恭惟某官
明允篤誠含宏光大世莫不爲瑞也祥麟感鳳之表
儀人皆望而仰之太山喬嶽之氣象修名早立直節
挺持麾不去而招難來衆皆醉而已獨醒歷中外者

四紀卽兒童走卒盡皆知名繫安危於一身在大夫
國人羣然推轂遂繇簡注特銓銓衡官以天名惟天
工其克亮邵爲吏統乃吏治之繇清若鏡之空若水
之平夙負人倫之鑒如茅斯拔如距斯脫預知世道
之亨疏滯振淹仕路絕積薪之嘆抉疑啓銅進賢無
轉石之艱豈循佑甫之停年將續巨源之啓事蓋人
才凋落之際顯需雨露之栽培而吏道穢雜之時又
待風雷之盪滌標指方樹流品已分在廷服舉措之
公斯世荷清明之福爲天喉舌方統百官而均萬機
非帝股肱將莫四維而安九鼎某過門曳履喜切彈
冠江汜羈棲致阻趨蹌之末隊雲霄翹望徒瞻吐握
之虛襟敢貢蕪詞用旌賀悃

與張誠字司農

北斗崇巖時望五雲於天表南州羈泊久馳四牡於
江臯雖跡遠而神親亦心疎而儀簡暫紆鞅掌謹酬
緘封恭惟某官氣涵剛大行道中庸珥筆飛瀾吐納
渭水秦川之秀振衣抗節睥睨終南華岳之奇白遼
羽以登朝久蜚聲而震世漢庭補衮凜然審諤之風

楚國擁旄籍甚安攘之譽載繇卿貳乃陟司徒文景
聯八座之班去天又五邦計總九州之賦掌國倉儲
惟理財必先用人肆得君乃可籌國按圖而窮方域
旣戶口錢穀之周知借箸而酌泉流自内外公私之
兼利坐享陳陳相因之積足應嗷嗷待哺之求萬室
其盈炊不憂于無米三軍盡飽籌何州于量沙劉大
夫之心計不勞肅相國之功名堪並蓋本絜矩二字
雖平天下以有餘而用周禮一書於經國計乎何有
某夙侍下風久瞻台曜皇皇弭繹嘆踪跡之揆違華
草濡毫愧情文之濶略所恃寸衷明信雖溪澗以堪
羞更知大度包荒卽消埃而不擇

賀王霽字司馬

渙號彤廷晉籌樞府尚書乃帝之喉舌僅次三公司
馬爲王之股肱特顯九伐謀于衆口在大夫國人皆
曰賢簡在一入若諸夏蠻夷因不服慶歸社稷喜溢
紳裾恭惟某官器兼文武道備天人生齊魯禮樂之
鄉近接聖人之統負伊周經濟之略真爲帝者之師
自陟名經休有華問泊乎蜀播芳成克靖西南半壁

肆及劉遠節制屹立東北長城銷戾氣於樽俎之闕
玩戎寇在股掌之上逆則用討講驪姚出塞之圖順
通能柔收魏絳和戎之利遂使塵斷胡天烟清漢月
漁陽塞上不聞羯鼓之聲細柳營中閑老沙場之客
虜功懋矣輦三輔以奠皇圖簡命隆哉統六師而平
邦國召韓范于閭外揆注宸衷得頗收于禁中允乎
人望當此文恬武禧之日佇看內安外攘之猷復三
代講武之規以仁義勝節制而節制勝技擊申六月
出師之法使士卒畏將帥而將帥畏朝廷精神漸
壯

卷之十一

七

里之衝威望落四夷之膽馬若飲於宮下只可折箠
以笞之兵不弄於池中何須傳檄而定也飛書揮羽
永無赤白之馳介社錫圭行有丹青之勒某幸忝夙
屬快覩新綸依屢有年賀敢後於燕雀承筐不腆獻
薄采夫蘋蘩惟願早上星辰佇聽漢官之履更期卽
爲霖雨和調商鼎之羹

賀黃梓山司馬

天子之守在四夷時方有道司馬之權額九伐政出
無私合夷夏以宴然都笮紳而仰止恭惟某官猷兼

文武身繫安危量納百川橫斷斷休休之雅度節凌
五嶽挺磊磊落落之孤標績在邊疆已著穆戶撤桑
之遠畫心存社稷時陳徒薪曲突之深謀折衝銷干
里之氛舞羽兩階之化卽今邊鄙無事孰非運籌
帷幄之功况在邊事方艱止須折箭報管之力予曰
禦侮且兼疏附之親王之爪牙更寄心腹之托帝方
簡在民所具瞻某久荷生成更蒙優渥自西秦奉使
駕言四牡以旋歸而北斗遙瞻徒望五雲之縹緲近
聞輿履於星辰不覺彈冠於江汜薄陳一介用候
如自慚蘋藻之微忱所付海天之大

卷之十一

七

答郭青螺司馬

受一廬而爲氓夙被仁人之澤駕四牡而于役幸觀
大國之風辱翰旼之先施戴高深而志感恭惟某官
世所具瞻國之元老文詞法先進綽有永叔之遺風
事業紹家勛足繼汾陽之偉烈功成身退跡隱台高
洛下閑居司馬之早未老隆中抱膝臥龍之意當深
卽霽然處猷畝之中實屹然負巖廊之望明主當
側席老成豈外懸草况嚮時撫定西南曾已制幄中

之勝而今日用兵東北政宜叩囊底之餘卽欲從
松以遊終當爲蒼生而起某舊屬編民竊蔭甘棠之
蔽芾新承簡命方驅難駭以容詎式間之敬未將題
絃之訊先至瑤華奪目誰實充庭學書未成伏覲
卿之著作懷璧爲罪敢因趙使以完歸尚需行部之
期願展驥門之精華戰草謝泚筆神馳

慰孫藍石老師德憲

避世先幾義章勇退雖大臣之道不可則止而聖人
之行歸則其身則茲嘉興交攻之時兼是訛言
之會林柯不靜擇枝無息羽之安風浪難平望渡有
塞塞之戒自匪善懷其堅白孰能早脫於磷淄恭維
某官抱用行舍藏之具監腫進義退之標等富貴於
浮雲何當一盼砥節操如介石豈易三公適以執法
之無私遂致浮言之悞及巧成妻非貝錦之織米俸
傷比弋繒冥鴻之飛已遠叩閣不報拜表輒行望紫
氣於函關識真人之將隱指白駒於空谷嘆嘉客之
難留長孺不容朝廷虛無人矣晉公一去社稷將何
賴焉雖則人語之嘵嘵還是天心之夢夢雪消見壘

終無不散之雲陰風捲重陰介見大明之宇宙商止
有約雖暫從赤松而遊謝墅難安終當爲蒼生而起
停觀蒲召早應枚求某遙聽錦旋未能弩道望門墻
之數仞空想春風采澗沚之一毛敢將冬曝

賀許少微總憲

漢特簡晉領中臺握九伐之權已見威馳異域爲
萬邦之憲更聞風凜寰中國有龍光朝皆燕喜恭惟
某官尹任夷清房謀杜斷品比千尋之壁仰之而彌
見其高器同萬斛之舟用也而尚虛其半九文
武表嚴瞻之紀之綱準新憲度棲島府裏知夜語之
無聲列栢臺前見歲寒之不改將使賢者進而宵
者退仕路一清行看大臣法而小臣廉朝端不變某
行役西土快觀新給庇借二天幸有門牆之覆蔭身
懸兩地悵無羽翮以翻飛

賀李旭山總憲

漢綸鳳陞統憲栢臺權壓諸司兼總六曹之務班崇
獨坐式標百辟之刑國有龍光人胥鼓舞恭惟某官
德自天生材優王佐備四時之氣人偏挹其清風存

三代之心身獨留夫直道凜矣歲寒之不改巍然
木之可依弼教明刑衆已服卑陶之直秉憲貞度上
獨稱李勉之賢迺自秋官特移臺院五年虛左頃生
榮戟之光二載兼官益振紀綱之肅從此小廉大法
在廷之氣象一新行且黜幽陟明舉世之人心兢
某夙蒙庇蔭倍切懽悰情同繞樹之鳥願依劍馬身
類因風之絮阻隔江天

賀方中勳老師少宰

衡鑑之司乃大臣事君以人遂縣較之總銓綜之任
君子得與善類彈冠恭惟某官道滙三才目營四海
揆天文藻獨擅承明著作之庭弼聖嘉謨夙見旃厦
論思之地進不擾情於纓冕處惟衡樂乎詩書風雨
數椽李相庭惟旋馬蓬蒿三徑翟公門可張羅繒紳
之注望彌隆續絃之春知有素乃因典試特起司銓
汝作鹽梅本急需於調鼎衆推氷鑑乃暫借於持衡
永叔知貢舉而苗胤一新文體頃還大雅山公在天
曹而啓事日上人才盡列當途豈但軼張馬之蹤行

且接夢龍之武某夙托門墻信淵源之有日今違山
斗苦瞻望之徒勞情深舞忤于鴻遠地隔趨起於燕

賀

賀史聯岳少宰

漢廷考卜將登宅揆之尊周典明昭先寄銓綜之重
時維燕喜國有龍光恭惟某官道滙三才性苞九德
明光射策卿雲符太史之占天祿抽書藜火叩老人
之杖司雍樂有多士之集如雲秉察澄清大奸之去
假距以斯嫉惡之嚴遂犯羣邪之忌箕雖有舌壁
無瑕宜衆正之交推爲一人所特簡如弦斯直蓋百
折以不回匪石之貞必三辭而後進山公再居選部
其軼裴馬之名伊尹實維阿衡行接揆龍之武某北
鄙監儒西臺下品以家君曾附驥尾締交於北頃篋
是孺子欲御龍門仰止有同山斗遙瞻赤舄迴隔青
霄敬削牘以起居敢承筐而唐突

賀李孟白津運少司農

光膺帝簡特總軍儲統十五道之轉輸繫數萬人之
命脉新綸一渙衆志交孚竊惟自奴酋有寇邊之患

而聖朝興問罪之師志欲吞胡亦曰滅此而朝食糧
徒資敵反至師老而費財海內騷然民力竭矣况三
十鍾而致一石運事維艱且二百萬而括九州人心
更渙自匪濟時之略難操經國之籌故古來足兵必
錄足食而今日議法乃先議人恭惟某官文武憲邦
經綸益代起家民部既戶口錢穀之周知更歷外藩
又道里山川之熟習以上卿之尊貴奉特命之威靈
自下令於流水之源知部餉若屯雲之集馬騰士飽
振旅何用量沙數擊肩摩轉舌寧煩流馬此日漢三
軍司命他年當第一元功某遜聽郵傳通爲國慶青
蘋采采聊申燕雀之微忱亦烏凡几伏望海天之大
茹

賀周心銘戎政少司馬

五材之用重戎兵法嚴克詰九伐之權歸司馬威用
張皇况屬羽衛之森嚴尤賴壯猷之彈壓詔書初下
紳弁交歡恭惟某官洵智且仁允文乃武曾吞雲夢
落珠玉於毫端手挽銀河洗甲兵於塞上屯田充國
千策中羌虜之背首經略韓公一人破西賊之心膽

酒泉張掖不聞胡騎腥塵大宛月支盡受漢家戎
昆夷喙矣邊境晏然姓名久識於番酋勛烈已標於
麟閣遂膺帝簡特領京戎號令一施將十二營旌旗
立變指麾若定使數萬衆戈甲生輝再見六花八陣
之圖重識三令五申之法王靈丕振神氣斯張盡
爲社稷而生原負運籌之略而君有股肱之托可無
撫解之恩十羽行格於兩階烽煙盡消於萬里某
里小生稍臺後進昔見渙綸北闕喜切彈冠茲來
路亞塞騎驟實履矣矣東帛僅同野獻之忱

毛敢作王公之

恭周心銘戎政少司馬

詔還節鎮晉總戎兵不勝彈冠情有同於賀厦何勞
飛札報反侈于授瓊感切大來塊成虛性恭惟某官
身係安危器兼文武居朝廷而持議論獨標謬謬之
忠安邊境以立功名共仰桓桓之績惟國家承平日
久致京營武備久隳鐵騎數千半入私家之籍金錢
百萬多充內寺之囊鼓且不揚寧問吏綬之用鶴何
能戰將貽噬臍之憂嚮令督理之得人未必廢弛之

至此乃者聖主聽聲而思帥羣公推轂以升賢特下
制書召司戎族標騎數年出塞新略久熟于習中
淮一旦登壇旌旆丕新于帳下昔李文達之陳五
已爲膠柱而難行若于肅愍之練團營尚有成規之
可考時看雄略爰變軍容某仰社稷之龍光竊鄉鄰
之燕喜薄言一介殊慚沼沚之微鄭重七襄反辱環
瑤之賜惻心自悚拜手何堪

各期心銘戎政少司馬

行踪落行旌勳雲新之色百朋寵錫綽綽有餘
之光忽拜隆施反慙虛往恭惟某官韓范等表靈蕭
亞匹埋輪望重姓名夙著于寰區秉鉞功高心膽嘗
寒于胡虜八年保塞久經沙磧風霜一旦還朝復近
蓬萊殿閣晉公凱奏宜歸闕之有期定遠功成且未
關之未老司馬用而驚聞夷夏重看今日宣傳李勉
入而始成朝廷尚憚舊時丰裁君命召不俟駕象魚
就道之遲遲虜未滅無以家爲何故鄉之戀戀某通
聞振旅未遂歌驪薄陳祖道之消埃翻辱報章之贖
渥感當次骨謝未宜心伏願曳履星辰早慰紫宸之

眷幸勿畱心山水遂尋黃石之盟

賀崔振峰少司馬

渙頒內召晉貳中樞惟司馬掌九伐之威率夷共憚
而夏官居六卿之重文武具瞻旣岳牧之同推宜績
旒之獨簡邦家有慶紳弁交歡恭惟某官性裕經綸
心涵宇宙善謀善斷集易壯之偏長用守用攻妙韓
范之方略自朔方秉鉞兩河絕胡馬之長驅惟靈夏
輔戈四鎮免漢兵之騷動機槍盡掃桴鼓奮開功在
封疆帝若曰子有禦侮生爲社稷人皆謂王之爪牙

肆鷹拳知召還樞筦倏更爭傳其歸袞衣東方切
憑軒蓋以獵狘于襄正吉甫歸鎬之會而遼陽多事
須畱侯借箸之謀誠欲安夏而攘夷豈云重內而輕
外佇觀石畫仰贊皇猷收千里折衝之功致舞羽兩
階之化旂嘗之駿業在此行矣台之崇階若有待
焉某聞命自天彈冠累日肅顙牛馬之走敬致燕雀
之忱

賀陳松石南少司農

萬邦爲憲夙崇秉鉞之勛九扈顙司新簡持籌之任

瞻依孔邇惟忭惟均恭惟某官卓識際天大猷經綏
吞八九雲夢浩蕩無垠具數萬甲兵韜涵莫測游軍
郎守藩臬所至有稱兼司禮樂軍農無施不可自
節府益暢鴻猷內順外威邊塞絕風煙之警小廉
法間閭無愁嘆之聲使晉國天下莫強知漢廷無
其右惟豐鎬乃國家根本而儲積繫兵食樞機况
書狎至之秋又瓶罍交罄之日非大經濟疇能足
而兼足民廼屢續旒先問治人而後治法與顧天
晉祚維新近文昌之座兼衛和

風憲之權事雖主於理財秩實尊於計相贏縮均輸
孰美何勞馬上之懷戶

夷吾居江左皆稱留後得人蕭相運關中何患軍前
乏食行且有鈞衡之拜豈久煩金穀之司某沐恩有
素聞命若驚歌彼鱗魴嘆褒衣之信宿駕言駒駟苦
蓬跡之綏遲母能臥輟以遮留祇用削後而稱賀
衰束帛聊紆野曝之榮勲子子干旄遙想仙塵之縹緲

答陳松石南少司農

細衣好切薄言一介之將赤舄情殷遠辱兼金之訊
大來何幸虛往真慚恭惟某官九德在躬萬邦爲憲
恩流威暢日兼冬夏以皆宜文令武齊才裕經綸而
不倚撫唐虞之故土績懋康侯鎮豐鎬之舊京權尊
亞相遠無多轍已靜西北之風塵時急輸征更領東
南之財賦旋麾總總光雷三晉雲山劍珮珊珊色借
六丁水行蹂躪貳晉陟公孤豈獨戶口錢穀之周
知將見舟楫鹽梅之兼濟某彈冠有慶臥轍無因聊
紓燕雀之忱反餌瓊瑤之報解推澤渥豈徒鼎肉之

頌蓋載恩深願續甘棠之頌

答衛桐陽南少司馬

榮膺特簡晉書曰桓賀履有懷忱僅同於燕雀投桃
自愧報反侈於瓊瑤何幸大來真誠虛往恭惟某官
天生名世王之蓋臣直道不回矯矯千尋之幹處躬
自厚汪汪萬頃之波經緯素裕於胸中韜略如指之
掌上縣郡守藩宣而開府所至澄清自左右大夫而
國人同聲推譽惟留都乃國之根本王氣嘗新而本
兵爲王之爪牙卿材獨重遂縣憲府陟貳夏官得頗

牧於夢中政須借著寄夢龍於鴻署暫與觀兵想龍
蟠虎踞之都金湯增壯肆豹變鷹揚之士組練一新
國有人焉時之慶矣某忝依鄰里又附同舟喜極彈
冠自視恒情百倍薄言束帛何勞厚報七襄感永結
於中心謝難宣於寸管

賀饒映垣南少司馬

推轂盈廷莞樞特簡臥龍治蜀宣昭綏定之功司馬
居畱克詰張皇之烈維揚我武允穆師言恭惟某官
才稱人傑孕巨廬彭蠡之精靈品擅國華飛千將某
邪之光彩杜武庫之韜涵莫測李文饒之經略非嘗
蓋左之右之以咸宜是治內治外而兼濟一琴入蜀
清澄錦水之波五月渡瀘威掃焚林之瘴安南人之
反側寬西顧之焦勞化洽風行飭高賞懋惟畱都肇
基王迹日月雙懸而聖主注意時危文武並重乃紀
殿邦之績畀忝有府之謀總七德以臨戎想七較之
旌旗變色統六師而講武知六朝之山水生輝得丈
人以師貞用真儒而無敵周邦咸喜玉國有光雖信
宿遮畱尚繫蠶叢魚鳧之望而威靈宸疊已徹龍蟠

虎踞之區暫領圻父之爪牙且司尚書之喉舌五兵
載戢三錫頻來某叨承夙蔭快觀新綸薄言采藻之
忱用識彈冠之慶置夷吾於江左已增天塹之雄還
吉甫於錦京尚受王明之祉

與羅柱宇南少司空

元老居畱社稷倚安危之寄名邦問俗斗山厓瞻注
之私瞻懷折節之交已後題緘之訊恭惟某官直大
以方智仁且勇節標嶽立匡廬削五老之峰才沛川
流彭蠡倒三江之浪自登華籍休有令聞巨源啓事
知綜叙之清通山甫納言惟出入之明允迨分節鉞
坐鎮陪京練水西數萬甲兵風雲八面壯鍾阜千年
王氣日月雙懸是簡在於宸衷遂晉階于起郤班崇
嘗伯地近文昌噫若予工既交推于曰岳克熙帝載
將正席於三台某本以西晉監儒謬荷南州策遣入
疆而訪名賢之蹟幸有儀刑馮軾而過長者之廬于
焉矜式顧以塵途之執掌未遑濡牘以披心先辱隆
施彌增厚報謹馳一介上候九如劍浦煙雲想像斗
間之紫氣金陵佳麗遙瞻天外之青山

日中管樂笑舉世之莫知在承明著作之風
右者彼名世治平之佐舍此其誰哉然以守道之貴
每懷難進之意玉堂金馬久辭五色蓬萊鍾阜石頭
且訪六朝營水壘穿謝屐蒼生野望于東山巖起商
霖丹詔屢馳於北闕注看考卜用翊熙明某身在陶
終心依皈附天高地厚感成我之德同生我之思日
居月諸愧國士之遇無國士之報昔年關隘曾侯起
居方從西塞而歸實有比堂之變棘人坦坦友鹿鹿
於楸梧桑者歸爾梓薪無於丘隴情因禮廢跡隨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一 天
疎雖以海表之尊和缺離賦之遺克誠有非尋常
課項來江右以觀康幸與吳門而接漢皇拳關
苦耽征采邑北山每憂執掌澄清無效登臺傳
車險阻備艱登叱玉陽之馭出同小草願委過之
栽培佳涉大川尚望迷津之指點庶可因循報主以
不負於吾師教訓素箋用披丹悃大江東去潮湧
赴於朝宗明月西來皎皎光分於空絕伏願東寬鳴
鼓雖後至費雖珍誠鑒東修於東者諸君拒楊玄昆
就早應騰紫氣陸庄春荒驚水調恩於知門

與韓象雲官詹

五雲天上久殷台斗之瞻一介江干敢薦溪毛之悃
物輕意篤跡遠神親恭惟某官學爲帝師才優王佐
完三光五嶽未分之氣獨擅精靈讀九丘八索以來
之書全抽與秘詞翰變西崑之體大雅重還道德仍
東魯之風先民可作方絲綸於北掖旋羽翼乎東宮
出入詞館矢啓沃論思之益雍容金馬養弼諧調燮
之猷扶日重輪不數商山之黃綺擎天一柱佇倚虞
臺之阜夔某世譜後生鄉邦下品慙慙自叙敢同
海之前稱跡同徒勞猶恨荊州之未識肅通魚素上
候鴻禧想赤鳥之休休不遺詩非異青瑣之采采得
備筌蹄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二目錄

駢牘

上吳節菴老師宣大總制崇禎

答涂鏡源老師宣大總制崇禎

答馬宣大總制 賀崔振峰宣大總制崇禎

答王霖宇勦遠總制象乾

賀黃梓山固原總制晉階廕子嘉善

答黃梓山固原總制 賀劉定宇固原總制寬

與許少微兩廣總制弘治 答許少微兩廣總制

與王太蒙總河佐 答王憲葵總漕紀

與王憲葵總漕 與樊昌南晉撫漢

答樊昌南晉撫 與徐雅池晉撫紹吉

與吳繼疎晉撫弘治 與文受宸雲撫球

與劉斗陽勦撫日梧 答劉斗陽勦撫

與孫藍石餞撫璋 與韓鼎宇餞撫沒

與陳蠡源操江道亨 答陳蠡源操江

與劉華石淮撫 答劉華石淮撫

與劉華石淮撫 迎李瞻宇泰撫起元

與劉華石淮撫 迎李瞻宇泰撫起元

賀李瞻宇泰撫 答李龍峰泰撫二柳

答周心銘甘撫登 錢周心銘甘撫

賀荆額吾甘撫州土 答荆額吾甘撫

賀楊楚石榆撫應聘 與楊楚石榆撫

答張誠宇楚撫同達 答董誼臺楚撫漢儒

賀梁醇宇楚撫見龍 答徐海石楚撫兆魁

答衛桐陽鄖撫一鳳 與包大瀛豫三見捷

答包大瀛豫四 與錢浩川虔撫桓

與錢浩川虔撫 錢錢浩川虔撫

與周春臺虔撫應秋 與周春臺虔撫

答周春臺虔撫 賀吳本如蜀撫用先

與饒映垣蜀撫元暉 與李玄白梁撫養正

答李玄白梁撫 與李孟白齊撫長庚

答李孟白齊撫 與王岵雲齊撫在晉

答王岵雲齊撫 答劉石閭越撫一焜

答王斗溟閩撫士昌 答黃與參閩撫承玄

答陳匡左粵撫二 與陳匡左粵撫

答張鳳臯黔撫鶴鳴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二

啓

沁水張 銓宇衡甫著

上吳節菴老師宣大總制

文武萬邦之憲盡清邊塞之風烟斗山一代之師
涯門牆之雨露況是受塵之列彌深依履之私採
肅將翹雲躋謁恭惟某官尹任夷清房謀杜斷左
右有才投之萬應而難窮規圓矩方塞守之終身而
不替
十年互市以來不見兵革久矣而數十萬控弦之衆
豈能戎索約之狼子野心方且跋胡而蹙尾胡雛側
目又將饑食而飽颺賴有帷幄之妙籌獨執瓊裘之
要領緩之而急急之而緩示以不測之機權或離而
合或合而離構其可乘之隙隙使之信信於投骨
幕內之戈若或倖倖以當輪直搗陰山之穴既
取魏絳和戎之利又何難嫖姚出塞之功有萊公
紀門國無憂矣微管仲而左衽功莫大焉彤弓之

于方新麟閣之形閣不朽某竊以駑駘辱蒙陶鑄
朝無垠垠之固詎云桃李成陰攬轡之涇清之功
謂藜藿不採獨是寸心凜凜自不敢負君并不敢負
師顧此四牡駢駢周爰咨諏且周爰咨度倘簡書之
不辱庶輶策之可加

答徐鏡源老師宣大總制

龍門夙御恩深桃李之蹊鴈使遐傳寵溢瓊瑤之貺
雖雨露不擇乎物豈弟子可得之師拜手何堪捫心
有洪濤惟某官覺在斯民之先身任天下之重
武緯授以左右而藜苴嶽峙淵涵望之高深而難測
自居諫諍之地久標蹇諤之名正色立朝使君子得
所恃而小人有所畏忠言悟主使朝廷受其益而天
下蒙其休迨仗鉞以臨邊蓋紆猷而懋績揚威榆塞
西賊之心膽嘗寒移節宣雲北門之鎖鑰愈壯貳而
懷服而舍玩夷酋於股掌之間來則拒去不追鞏封
疆於磐石之固使之信信於投骨自有不測之機權
卽欲蠢蠢而揚鞭絕無可乘之瑕隙是以呼韓稽首
盡格塞外之虜裘圓氏請盟世受漢家之戎索周得

上策漢得中策參之者獨有我朝房則善謀杜則善斷兼之者實惟夫子何用五餌三表別試陰謀將使四塞九邊盡欽顯望昆夷駭矣曰有禦侮之臣疆圉宴安盡是折衝之力炳旂嘗之日月終尋帶礪之盟上劍履於星辰野正公孤之席某夙蒙陶鑄忝屬編氓庇受一廛成我者又且生我跡羈千里相望兮未能相從每耿耿以有懷奈蹇蹇而靡騁頃微天幸濫厠台員步亦步而趨亦趨鮑桓之丰裁且在聞所聞而見所見范韓之威望赫然雖小技之易窮混簪弁愧乃高山之可仰指輟何迷方圖削牘而上陳慙枉函箋之下逮袞袞榮於片語况爛矣雲錦之章珍睨侈於百朋顧缺然桃李之報謹因還使肅布謝悰惟天一方兮此日企旌麾於塞上是時之師也何時奉杖履於朝端

答馬宣大總制

受一廛而爲氓夙荷生成之大德輕千里而命使仰欽吐握之高風拜手懽愉省躬踴躍恭惟某官一代諸人百年名世峨眉雪霽霞標峙天半之孤峰錦水

波明灝氣倒映中之巨浪文推四匠掩揚馬之風騷學爲帝師駕夔龍之事業踐中外者數載憲文武於萬邦履近星辰任隆鎮鑰雖天千有道守在四夷而价人維藩控茲三晉軍中殺氣揚范老之先聲塞外降王憚萊公之宿望管中行之背家徙天驕飲月支之頭威馳絕域兵戈盡洗手挽銀河草木皆春坐銷金甲鴈門簡外耿風斷塞馬之嘶狼胥峰頭白日懸漢軍之幟卽胡雛長嘯未敢跳梁而關氏請盟永矢忠順遂使國家四十年款市要約愈堅空朔數千壘山河綢繆益固維時尚父膺揚之烈何以加焉若彼嫖姚麟閣之功方斯蔑矣有安社稷之臣豈止封疆之任固將簡屏翰崇勛卜鹽梅重寄者也某西鄙豎儒編氓下戶安攘俾望自見童久已知名生聚洪恩與父老共相依戴顧以風塵鞅掌未能未赤馬以周旋且也綮戟尊嚴不敢削素襖而唐突何期高謚不吝下交墮雙鯉於雲中箋橫綺錦分百朋於筍內龍溢瓊瑤想怙恃於生平方謂有天足庇乃禮遇之若此真是無骨可刊

賀崔振峰宣大總制

憲府策勛炳旂常之日月彤庭錫命渙綸綍於雲
燕喜非嘗龍光有赫恭維某官王之蓋臣國之節
朔方仗鉞赫赫南仲之威靈西夏提師隱隱范公
兵甲寄封疆於千里爲保障者三年胡馬不嘶窺
鮮青煙之警漢兵盡驅邊頭無白羽之飛予曰有
侮之臣帝實鑒忠勤之績適因奏宸爰發褒綸秩
魏階鄰孤卿而荷寵賞延奕世列監胃以觀光蓋
貳允文勳代源獨隆於斯我而懋功懋賞思
盛於一時從此三錫九錫而益恭且將大書特書
未已某欣逢盛事喜倍恒情燕賀有懷薄采溪毛
獻悃鳬飛無術謹憑尺素以宣心

答王霽宇薊遼總制

恭惟某官一代具瞻百年名世登泰山則天下小
巖萬仞之標惟滄海爲百谷王汪汪千頃之量文
武緯左有右宜社稷恃以奠安寰海望爲霖雨履
星辰已特顯乎九伐手扶日月行晉陟於三台某
標散材缶孟小器操刀未割慚非磔鼠之神明持斧

何能敢望埋輪之丰采幸參栢署總屬鈞陶酌水
源久盟心於飲德養花圖報思借手於投瓊穆以
塵僕僕未遑二介也修何期注咽慙慙又損百朋
貺

賀實梓由固原總制晉階廢子

恭惟某官師貞丈人壯猷元老胸藏萬甲折衝揚
里之聲謀出九天指顧制諸酋之命綢者獵從匪
邊鄙不寧馬飲長城臂斷漢家之索旗泉湧汗
壯武進建瓴建瓴以嚴嚴發設奇而破虜
一戰而血漬沙場震霆摧枯屢駕而塵清大漠
發縱捷奏犁庭餘無亡矢遺鏃之勞已收執訊
之效匡王定國旣雪恥而除兇告廟郊天遂論功
行賞綵綸赫奕恩敷聯蕃陟樞筵之巍階掌兵戎
大事王欲玉汝旣特進以公孤官世金吾且施及
孫子是以有慶矣侈覺報於彤弓又何以予之頒
藏於文綺蓋功懋懋賞原國家激勵之賞而得全
昌極人臣寵榮之盛固將三錫九錫而未已也
命再命以益恭吉語遞傳塗歌互應某憤淚隳

重樞趨敬將燕雀之忱肅顯牛馬之走伏願
咸平三十六國而帶礪重盟位極上台歷二

節其表永振

答黃梓山固原總制

威彰薄伐助昭日月之旂寵錫殊恩地近星

喜事無窮賀魏孫鴻施恭惟某官忠誠許國文武

先事無窮賀魏孫鴻施恭惟某官忠誠許國文武

先事無窮賀魏孫鴻施恭惟某官忠誠許國文武

先事無窮賀魏孫鴻施恭惟某官忠誠許國文武

先事無窮賀魏孫鴻施恭惟某官忠誠許國文武

先事無窮賀魏孫鴻施恭惟某官忠誠許國文武

先事無窮賀魏孫鴻施恭惟某官忠誠許國文武

先事無窮賀魏孫鴻施恭惟某官忠誠許國文武

先事無窮賀魏孫鴻施恭惟某官忠誠許國文武

先事無窮賀魏孫鴻施恭惟某官忠誠許國文武

先事無窮賀魏孫鴻施恭惟某官忠誠許國文武

先事無窮賀魏孫鴻施恭惟某官忠誠許國文武

先事無窮賀魏孫鴻施恭惟某官忠誠許國文武

賀劉定宇固原總制

渙頒給簡晉總制一第大武之具瞻頃肅華夷之

氣色恭惟某官天賦壯猷世推神略左室右有才授

之萬變而不窮外攘內安用效之一隅而未盡吾儒

稱爲大勇天子鑒乃精忠特移憲府之麾兼總制臺

之鉞鎮九邊之要害王國視以安危撫全陝之與國

大酋盡歸控馭息烽烟於萬里何須西閉玉關固鎮

於三陟不用東封函谷慶延社稷歡動紳縉某忽

聞得與溪切彈冠燕雀依人自有情而賀厦範瓜終

繁苦無術以飛鳧薄將束帛之忱用寫登堂之悃

與許少微兩廣總制

張忠烈公存謙

卷之十二

八

秉憲西臺夙仰風猷之肅建牙南國遙依北斗之

荷垂注之殷優感激懷其倍切恭惟某官補天巨手

貫日貞心爲諫官則能言爲大臣則能行不負生靈

之學在朝廷則重內在封疆則重外真稱社稷之

嚮者朋黨之論繁興若重陰之蔽日於時忠直之

被逐如隕種之從風卽以憂國之老成亦引潔身

大義小羣既渙泰道斯亨起之於湖山嘯傲之中

惟求舊爵之以橫海勳勳之寄命乃維新總兩

撫安統節肅而節制聲靈赫耀威德馳流海不揚

鯨鯢其若徒山皆消瘴黃草木以知榮何須試
湖之樓船自可標勳功之銅柱其猥以驚庸曾承
東僅隨旅進之次仰政清光何意朝人之中偏微
達有心可許每懷知己之恩無德不酬况沐先施
惠薄挹沼沚敢報瓊瑤五嶺雲漢徒望天南之紫
三台星廟佇看斗北之丹綸

答許少微兩廣總制

西臺竊絲風葉覆露之恩南國省方近接炤臨之
計枕藉義大藩旌旆肅維兼官尹在夷清易
孤標屹立掩雲漢以靈霽報量渾泓橫滄溟而
執正論於舉國若狂之日聲息沸騰持獨醒於衆
皆醉之時氣消嘔亂令嚴彰殫使大臣無不法而
臣無不廉權妙抑扶俾宵人有所畏而君子有所
迴瀾既倒見親將龜祗因黑白之太分遂致離黃
驟起箕雖有舌信哆侈以難窮雲本無心任卷舒
自得天心既定入望爭歸爰馳北闕之蒲輪特起
山之謝傳征南幕府威生斧鉞之光橫海樓船氣
鯨鯢之魄風清身傲百蠻之瘴癘全消日麗度關

嶺之荏苒頃絕異文武萬邦之憲當東南半壁之天
龍已錫平彤弓勛行圖於麟閣某幸以驚庸得承
東島棲栢署曾依劍珮之崇階駘駕江藩又附節
之鄰壤入疆伊始削牘未遑忽來飛騎之臨特枉
金之訊數行雲錦榮踰華袞之褒什襲玄黃寵過
瑤之錫循躬汗漬拜手魂縈

與王太蒙總河

雲漢爲章修百朋而委貺瓊瑤難報馳一介以直
先施之道未能後至之誅何建撫躬汗漬拜
恭惟某官名蓋八紘目營四海得靈之任恥嘗
納溝當世之平弱尚思於縣已若濟川汝作舟楫
虛丞弼之階惟轉運必始漕河先試經營之績集
黃導淮之羣策循繇汶達濟之成規智用不爭行
無事遂使夷順軌合九派以安瀾海若効靈納
川而善受秋風瓢子無窮壁馬之沉春水桃花不
蛟龍之浪西北之咽喉無梗東南之輪輓如雲功
平江勞齊鄴國河渠可紀將徵太史之書帶礪
行有玄圭之錫某共濟無緣朝宗有願冰心一片猶

聞玉壺之清膏澤百年尚觀甘棠之帶一函未奏九鼎先頒噓吸細流固知滄溟之善下汪洋巨浸真使河伯之難前薄言澗藻之微敬祝波鱗而上酌西江水難酬大德之洪深望東欲之雲徒結微衷之鄙

答王憲葵總漕

恭惟某官性裕經綸氣全剛大招不來而麾不去人稱社稷之臣醉獨醒而濁獨清世鮮公忠之匹寅清典禮望煥變龍輿輔建牙助高鎮鑰宜交推於廷選迺特簡於宸衷維茲環鳳之區實繫吳龍之地千條王氣式龍擁護之權百萬軍儲更重轉漕之任顧江南民力竭矣方痛嘆於斗箕而遠左兵事騷然又目蒿於庚癸賴資長策宏濟時艱酌恩惠以兼施合公私而兩利舳舻卸尾競萬艘以雲飛稅稻連翩委于倉而露積蓋足兵先於足食而安內始可安邊彼斗筭小器方拮据以難前乃霹靂大才遂咄嗟而立難民之慶也國有鴻禧當此注意安危之時正煩整頓乾坤之手佇膺綸綍便上星辰某檮杌散材鄉鄰

千惟桑梓之必恭况山斗之可仰嚮也嬰鳴出谷膠托契於忌年已而萍跡因風遂分携於異地三年於伏一札全疎茲策遣於豫章幸比鄰於淮海周爰執掌未先一介之馳鄭重投瓊忽枉百朋之貺長者之賜侈矣禮以隆折節之謙君子之交淡如意尚滋承筐之表

與王憲葵總漕

三晉莫強謀帥簡詩書之望萬邦爲憲居留資文武之才惟北斗以南一人卓然名世是大江之北于臺屹若長城社稷有光桑輪增氣恭惟某官明允篤誠宏深肅括摩霄峻節歷行霍之嵯峨滙海宏襟臨河汾之浩瀚自躋膺仕休有令聞惟江淮當天下之中而轉漕關國家之命遂膺宸簡特借總麾統數遂之徵輪作一方之保障四百萬軍儲輻輳盡歸京洛禾倉幾千年王氣鬱葱嘗護芒碭五色肅相國綽軍無僣應居第一之功劉子安轉運多奇自是無雙之智形弓旅矢以錫西伯原在豐邑之鄉圭瓚和壺而似召公必於江漢之游某斗筭下器鄉里小生聆謫

之德音言猶在耳想凡几之碩範諒豈忘心頃辱嘉訊之慙優彌激私衷之感結薄言一介上候九如積寸念以迴環匪曰報也望周行之指示庶其謂之

與王憲葵總漕

高山可仰夙殷嚮往之私台斗非遙久缺起居之歡肅裁鯉素仰候鴻禧恭惟某官氣備四時身兼九德人皆知爲瑞也祥麟威鳳之表儀國所恃以安焉益日補天之經濟處衆則不隨不激得聖人之任衆得聖人之特已而無伐無矜有大臣之才且有公之量踐更中外懋著名濟變匡時固已失蕭曹之顧之下調元贊化還看參伊呂伯仲之間淮揚之節鉞久淹極陞之絲綸適召簪紳屬望社稷憑依某猥以寒庸夙承盼昧勞人草草頓疎一介之將束帛義爰用候九如之履

與樊昌南晉撫

恭惟某官品冠人倫才優王佐嶙峋勁節卑太華之三峰浩蕩宏襟隘黃流之九曲含香清譽風冠仙臺借箸許謨咸推武庫迨憑熊而出守甘棠畱勿剪之

思及建華以臨邁尺劔倚長城之奇肆膺宸眷載錫彤弓權假事征丕振戎麾之號令班崇獨坐聿新憲府之威儀穹廡仰息以歸心紳弁承風而被志蓋才本萬邦爲憲允允武久著赫聲而國惟三晉莫繼以援以安式資宏略已奠金湯於永固特鄰鼎鉉以平隄某公受一屢幸遂小人之懷土駕言四牡偶來大國以觀風遠道馳驅倘逡巡於燕賀隆儀珍重駢錫乎瑤函一言之褒重千袞何期雲錦之來投此裏之報不成章妄意溪毛之可荐

答樊昌南晉撫

恭惟某官名世人豪殿邦偉望爲憲惟周之吉甫運籌若漢之雷侯錫弓矢以專征予曰禦侮用詩書而謀帥王之好仇五部名王盡仰冠裳之化四封生齒同霑雨露之恩是特簡於帝心用晉貳乎司馬掌光伐之柄將弼千羽於垂裳鄰八座之班會上星辰而履衆心所屬人望攸歸某自顧朽材久依大造風塵薄宦無能伸好於淄衣榮戟巍階未敢漫投夫素簡頃徹台底濫備諫員若小牘之當輪深憂履轍道

寒蟬之抱葉可望好音方省已而懷慚敢泚顏而受
賀極知不棄曲垂臨炤之光顧念何修可答茲榮之
造

與徐稚池晉撫

紫禁渙綸丹霄授鉞天生名世原爲社稷之臣帝簡
長城特簡詩書之帥八鷺止至四履欣歛恭惟某官
宏深蕭括明允篤誠生本不凡鍾玉壘錦江之秀氣
文推大雅若相如子雲之喜鳴四牡皇華屢乘雲霓
之節九天閭闔能回日月之光世每聆雖雖悟
音衆共仰巖巖泰山之象聲名遠暢物望攸歸衆口
交推一人獨簡撫唐虞之故土總侯伯之專征惟天
子曰有禦侮之臣在晉陽真爲保障之任之綱之紀
吏民共仰三章爲翰爲屏廊廟亦馮九鼎威靈震疊
早開行霍之雲丰采澄清已徹河汾之水三關增壯
從今盡絕烽烟四郡同歡此日新沾膏雨某通家兩
世頴藉一屢聞命自天竊彈冠而忘慶羈身異地欲
賀屢以無從薄陳沼沚之微用紆燕雀之悃

與吳繼疎晉撫

一屢衡宇夙沾湛露之膏四牡皇華幸近臥雲之轡
瞻懷明德肅布微悰恭惟某官名高北斗望冠南州
世篤忠貞若鄭桓之有嗣武家傳經術如韋相之得
玄成夙掌絲綸池上之鳳毛猶在曾持衡鑑閭中之
駿足全收司鈐軼裴馬之芳典樂接夔龍之武迨壽
節鉞益著勛名衆惟卻縠之詩書獨任晉陽之保障
三關塵靜偃鼓角以不驚四郡風清胥室家而相慶
偶以尊鱣之動念遂尋松菊以歸來道固善於卷懷
特則需夫幹濟逢萌北海雖掛玄武之冠安石東山
實繫蒼生之望佇看蒲召卽下楓宸某舊列編氓渥
承覆露依萬間之棟宇願授淄衣歌九戩之鱗魴未
親赤舄頃入仁人之里願事大夫之賢謹削牘起居
敢承筐唐突我之懷矣徒勞翹首以馳思何以畀之
尚須長跼而請教

與文受宸雲撫

恭惟某官識蘊高明氣全剛大卿材讓美敦卻毅之
詩書韜略夙嫻富仲淹之兵甲譽望積孚於中外風
猷益著於邊鄙惟猷猷舊號天驕而雲朔風稱牛

天限南北國倚藩屏自四十年款貢以來久已恃安而忘戰而數十萬控弦之衆每思饑食而飽颺夫惟文武之謀猷能執夷酋之要領扣關有使不聞胡馬之驕約部無譁盡受漢家之索真四夷之爲守故三晉以莫強禦侮才難豈匹千城之佐和戎利大安金石之音寵已錫夫彤弓功尚圖於麟閣某分受一厘身羈千里江鴻紫帛曾傳佳信於青旻代馬嘶風久結勞思於紫塞肅將葵非仰潤尊嚴知承米之非恭特茲明信諒休休之不擇總在涵容

與劉斗陽薊撫

恭惟某官王國龍光人倫師表兼吉甫之文武敦若實之忠貞自開府於薊門久宣威於漁塞乘風伺月邊塵不聳夫狼烟臥鼓橐弓戰士久閑於虎帳予曰禦侮國有長城卽以逾警之震鄰羽書狎至賴有壯猷之經遠戶屬周防主上寬東顧之憂朝士倚北門之重安危所寄社稷是憑某通李有年識荆無路頃以出山之小草偶來大國以觀風雨大夫之賢于焉矜式辱長者之惠曾不遐遺薄言一介之微愧彼七

襄之報

答劉斗陽薊撫

才疎望薄幸觀大國之風寵溢題號特枉兼金之訊省循知愧登拜爲榮恭惟某官天生名世人所具瞻器受萬鍾用也而尚虛其半剛經百鍊試之則所向無前維薊鎮爲東虜藩籬地控三隅之塞而開府乃北門鎮鎗身當萬里之城是惟文武全才可屬緩急大事議招議討夷酋在股掌之間足食足兵封疆若磐石之固頃以建奴之犯順遂至幾輔之震鄰辱之張劉公存集卷之十二 次
而齒則寒旣旣征誅於騎虜枝披而本先撥又勤恤於勞民固雖徵發之騁騷未見閭閻之愁嘆豈獨一方恃爲屏翰實則四海倚以安危某仰斗久殷披雲未遂賦皇華於周道方在咨詢望紫氣於青霄徒懷踴躍未先一介反辱百朋感則惟有骨可刑藏之而願言勿斂

與孫藍石幾輔代

揆畱帝簡寵峻朝階統三輔以建牙之剛之紀奄四封而賜履爲翰爲屏何幸受成敢言共濟恭惟某官

一代具瞻萬邦爲憲占叶渭水詠符王輔之期書
圯橋學契帝師之略經文緯武國步視以安危移孝
作忠人倫仰爲師表道乎天下之望忠結主上之知
海歷清華久疏優渥惟王畿作鎮控大勢以毀邦而
价人維藩寄重權於分陝式于鉅範大咆宏施調化
瑟以空民兢綵不觴握玄鑑而察吏澄汰無遺山川
兵食之周知不數文饒之略水旱災傷而必奏何勞
鄭監之圖塞警全消穹廬騰落海波不蕩島嶼風清
六年安撫猗腹心爲干城千里邦畿莫股肱於
續時書之大府眷日注於重瞳身上鳳池行東
之履名圖麟閣且申帶礪之盟某幸佐下風欣依太
厦愧澄清之未效每切儀刑嘆啓處之不遑遂疎開
訊輶軒初駕榮戟遙瞻乃辱先施惠加後進珍百朋
而均重藻五色以摘華誼薄雲天藏溪肝膽

與韓鼎宇幾輔

紫禁煥綸丹霄受鉞以一時之人傑撫千里之王
漢詔初馳周邦咸喜恭惟某官參天偉幹浴日精
養昌黎山斗之名具雅圭經濟之略嚮以真御史

殿中之鑑人欽范蠡之澄清既聞名廷尉持天下之
平自卜於門之高大遂繇推轂特昇建牙簡文武以
憲邦用詩書而謀帥襟黃河而枕恒嶽形勝甲於
中左山海而右宣雲扼要通手塞外况奴氛未靖漸
欲窺關而虜孽爭強陰將啓縶網繆桑土全資未
之先謀樽俎折衝獨賴運籌之妙美旌麾甫蒞號令
維新變將駢卒情之風修柔遠能通之政皇圖鞏固
措三輔於覆孟戎醜宵奔聞一韓而破膽民之模矣
獨有利焉某迭聽郵傳溪懷燕喜碧幢青幕遙
府之威儀簾雨棟雲猶想乘驄之丰采肅陳舊
突轅門

與陳蠡源操江

漢綸北闕秉鉞南都王氣千年夙重豐鎬之地長江
萬里式隆鎖鑰之權寵服惟新傳聞胥慶恭惟某官
斗牛間氣舟楫長才標仲舉之君宗具瞻一代兼吉
甫之文武爲憲萬邦盛名早著於登朝素望積學於
應仕繇曹郎而方岳所至交稱自大夫而國人同聲
延譽惟陪京爲國家根本而中丞乃社稷于城後

延推膺茲特簡防嚴天塹控吳越而制江淮守重
爾擁舟師而護陸寢撫龍蟠虎踞之勝奮鷹揚豹
之威責草木以皆兵偃鯨鯢其若徒睽焉南顧不
觀艤艫之師赫矣先聲早已壯樓船之氣佇看鴻
卽上麟圖某幸觀大國之風更竊鄰光之矜有懷
賀私彈貢禹之冠亦阻馳征政叱王陽之馭薄言
獻唐突槐階南浦西山徒望天邊之紫氣石頭鍾
又侯江上之朱麾

答陳源孫江

乘鉞居雷萬里壯金湯之勢題緘訊遠十行垂
之光拜手知榮省躬增報恭惟某官山斗具瞻文
爲憲响嶙勁節迴凌五老之峰浩蕩宏才倒瀉三
之浪自登華貫休有令聞惟金陵爲國家鼎奠之
式隆鎮鎗而長江乃東南天塹之險必慎隄防遂
文武之猷特寄安危之任連吳帶楚自越達淮
千航盡煥帆檣之色水犀萬甲一新組練之容責
不以皆兵偃鯨鯢其若徒鷹揚豹變壯猷陡起風
虎踞龍蟠王氣長懸日月已受彤弓之錫行圖

之勛某仰斗有年班荆無分交緣孔李敢自取乎
家才謝鮑桓謬觀風於大國何期遐注疊辱隆施
漢爲章真一言之逾褒瓊瑤難報惟十襲以爲珍

與劉莘石淮撫

績懋錫圭纘禹平成之烈寵優晉秩繼臯明允之
功在國家歡同紳紱恭惟某官量納百川目營四
道濟天下之溺引手無難覽在斯民之先納溝是
誓以作楫之樹出駕司空之樺決排疏淪智以無
涉沮惠利潛沉玉璧於泥沙但知防川何知防
肆收功于砥柱乃大障其狂瀾九曲安流不起桃
之浪八年底載何煩軼子之歌特簡楓宸升華棘
且暫于休沐紆四乘之勞將卽下徵書正六卿之
其觀風大國景仰台階執掌邊塵久缺魚書之訊
衡淮海徒紫雲樹之思謹憑尺一以宣心敬采溪
而薦信

答劉莘石淮撫

誤煩簡書於役大國方行李一介以往歌皇華圖

之章乃使者千里而來荷錫我百朋之既捫心自懷
拜手何堪恭惟某官無器可名有容乃大生原降嶽
卽居名嶽之鄉才本濟川因借濟川之用民艱盡拯
溪切繇已之心河伯效靈真是回天之力功已收於
白馬報將侈於玄圭某容容處後碌碌無奇竊祿中
臺溪抱績貂之媿觀風西塞謬膺覲轡之行從不議
相馬之天機恐難得和戎之要領念茲擔負凜矣冰
兢乃辱隆情遠頒華札雖則維桑與梓用意良殷歟
而投瓊及瑤念惠已甚

錢崔瑞軒秦撫

抗章勇退優詔辭榮體國忠貞久篤匪躬之誼操身
明哲還高止足之風簪紱雖觀閭里相慶恭惟某官
履道直方抱身修潔不可則止懷難進易退之心與
時偕藏標衆濁獨清之概迺者榮情于燕解忽驚動
念于鄉園歸去來兮世上之浮名安羨身將隱矣人
間之榮寵何知主恩特予以還山道體從容而休沐
百駒皎皎難羈如玉之人綠野閑閑喜遂歸田也樂
三秦父老爭臥轍以遮留一介使臣欲叩闕而無力

蓋功成名遂身退乃天道之自然而見可知難先幾
得聖人之家法鴻方高舉又何慕於弋人鷗已忘機
自不驚夫漁父東山小草寧來安石之譏北海清風
再見伯夷之節詎肯辱身而降志自能激懦以廉頑
求之古今寔爲希曠然而甘棠蔽芾召伯之澤方新
洛下閑居司馬之年未老暫歸綉袞佇聽蒲輪雖欲
從赤松以遊終當爲蒼生而起某遙聞趨駕莫遂歌
驪想旌旆之悠悠徒殷躑躅望雲山之渺渺祇切翹
馳薄這一介之將聊代百壺之饌

迎李瞻宇秦撫

擁麾分陝增氣色于山河仗鉞入關肅風聲于草木
歡騰四履號渙十連恭惟某官性樞神縱王略天威
才同芒刃解批更十九年而不缺器若虛舟容納受
千萬斛而有餘民望允孚帝心獨簡惟關之中天旌
國也須資文武之猷而陝以西周公主之遂拔翰墨
之寄綸音寵被鸞輅儼臨氣滿函關護仙塵而縹緲
雲開華岳迎神劔以飛揚凡在幃幙于胥鼓舞某
規守株無能負弩謹馳介使肅候前旌

賀李瞻宇秦撫

三秦屏翰安危仗出羣之才四塞河山鎖鑰非賞
之任歡騰將吏氣肅風雷恭惟某官器兼文武望重
華夷品立千尋仰焉而莫窺其際剛經百鍊試之則
所向無前輶軒幾半于域中籌畫猶多于塞上惟茲
分陝之任爰頒禦侮之材既兼四岳以時次遂自九
重而授鉞綸音北下羨寵命之從天旌節西來聽歡
聲之動地紀綱振肅一新憲府之科條神氣奮揚重
整掖門之號令偉矣一方保障屹然萬里長城某
辱簡書幸同封壤聞絳騶之至止不勝彈冠悵轡
之遠羈無能飛鳥薄致芹藻之獻聊申燕雀之忱

答李龍峰秦撫

周分二陝夙稱天府之區漢重三秦特簡節旄之寄
軒車至止紳弁歡如威靈早震于遐荒老盛瘕陸梁
之計德澤行淪於下土閭閻還安輟之休雖云杼軸
其空久苦誅求之剝肉自有經綸在手立起指瘠於
納溝民之莫矣如關內之又安國有人焉見周邦之
咸喜某幸附同升叨陪少歌皇華於蜀道阻御

門望紫氣於函關過依燕厦何期輕鮮反辱崇隆
藻巧眩於七襄珍品重逾於九鼎益念維桑與梓
誼體意倍爾綢繆而誦投桃報玖之章循省終焉
踴躍

答李龍峰秦撫

情殷賀厦肅將燕雀之忱惠損承佳節重瓊瑤之
大來何幸虛往還慚仰某官才裕經綸器兼文武
此千尋之壁仰之彌高貞同百鍊之剛撓而愈勁
龍聲震土久富甲兵綢繆收於禁中新加節旄
某辱簡書幸同封壤聞絳騶之至止不勝彈冠悵轡
謂安否不遑當如蒼生何今日司馬復用名聞外
矣某舟托長年幸免寒裳之懼績分貧女願資鄰
之光聞擁戟以來臨自彈冠而志喜跡遠趨謁過
一介以號表禮篤綢繆反辱多儀而枉訊愧滋浹
感結鐫心

答周心銘甘撫

恭惟某官當代夔龍西邊韓范犁庭剪醜歷歷
之圖保境茲民收充國屯田之利膚功懋著燕

光昭當萬里之長城受九重之特簡絲絲新錦已總
羽親親翽翽節鉞暫留尚佩玉關鎖鑰某梓里後遊
府備員方有事於三秦幸受成於四履路車未駕猶
得瞻繡袞之光駉馬初維忽已拜褒瑤之賜感當
骨拜則欣顙

饒周心銘甘燕

伏聞某官振旅西歸還轅北闕六年安撫山川應樂
旌旄萬姓遮留父老共攀齒櫛軍中貔虎劔戟典
日爭輝關外羌胡縹緲共遠威並修驛傳
老六師之神氣方飛而遠塞與一長城萬里之煙塵
恐動某仰仙塵之東下喜切彈冠望真氣之西來願
淚負弩謹陳潤藻用佐傳餐

賀荆衡吾甘燕

漢家開五郡用離羗虜之交聖世重三陽特簡節旄
之寄截勝將吏威肅華夷恭惟某官道直以方器
而教名高龍臥抱管樂之才獻氣含鷹揚富范韓
種略衡嶺摩於河外躡躡魚於窮荒拓千里封疆
止閉關係境疆百年戎馬真同絕幕空庭膚功久

必重瞳龍命顯需夫推轂通者騰焉正視曰子
之臣遂爾起自東山弄以專征之任酒泉列郡夙欽
定遠之威名罕開諸首復聽營平之撫馭舊時父老
迎劔鳥以歡呼新開山河繼軍容而震疊宿無飲
勇將遠徙於聞風帳有饒敏士豈久疲於暴露瀚海
之青燐盡斷玉門之白羽不飛真當萬里之城允爲
百辟之憲某謬辱觀風之使幸同賜履之封榮戟通
瞻竊彈冠而志慶苞瓜終繫難飛鳥以將忱薄陳
潤之微仰祈海天之茹

答荆衡吾甘燕

行邊修使職虛衡轅掌之勞飛翰訊征人重辱
之既有懷欲慶無德不酬恭惟某官明允篤誠閱
蕭括汪汪千頃之量澄之不濁而撓之不清矯矯百
鍊之剛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折衝衡嶺妙借前
指畫山川較如聚水擊靈精濯草木亦憚威名神
奮揚風霆信爲震疊是以諸羌解服鳴鵠康我以
普澤刺海旁跳梁犬羊亦馴其驚性歸還萬望浸
長建勅銘將靜三苗在止管平方略某奉將簡命來

入封疆載道之歌聲隱伏韓范歷沿邊之城壘屹
若金湯重譯來庭未羨有魏絳和戎之利乘黃在野
衛無九方相馬之神徒使邊境驛驛受一介行李之
累每懷主事靡監魏四杜皇華之章且踟躕而靡寧
河海存之展及逆之磧石餽之湮中餞之廣武使命
相望以辱臨錫以錦綺飲以壺觴授以餐餉膜貺有
施而無已顧茲優渥卽肝膽皆鏤刻之私奈此消移
魏桃李非瓊瑤之報

各制新舊詩

恭惟某官韓范才猷夔龍品望旌麾威聲壯河西
郡之金湯惟魏謀神握塞外群胡之要領烟銷青海
河須絕幕空庭甲洗銀河只見韜弓臥鼓求之於古
惟文武吉甫之備其在於今鮮將相衛公之匹某謬
膺策遣幸共封疆驅馬西來見壁壘旌旗之生色憑
車四望覽山川風物之殊觀未服諸羌徒羨營平之
故略欲通絕域難尋博望之仙槎方稱塞之未能登
注存之敢望何期隆渥曾不遐遺雲錦陸離黃及鳳
塵之倦客獲華鄭重損來筐篚之珍藏

賀楊楚石楊撫

竊惟靈夏之封疆實繫華夷之界限自昔分爭之世
多爲割據之區泊乎我朝亦稱多事宗廟亂曾動
破斧之師逆卒弄兵幾隳屠城之禍迨于戈之既寢
已財力之交空休養數年仍苦瘡痍未起逼鄰二虜
更憂烽火時傳自非經緯之才曷致輯寧之效恭惟
某官席前借箸早收發縱之功掌上談兵勝有折衝
之略特席宸簡晉總師于錫弓矢以專征予曰禦侮
用詩書而難師至之野仇命南仲城方再賦
咏昇韓公於陝重聞破膽之謠赫赫明威已動山河
之色堂堂薄伐行清沙漠之塵寧論燕領之封終入
麟臺之畫某幸因攬轡得倚同舟紫氣秦關遙仰斗
光於幕府皇華周道阻修燕賀於轅門

與楊楚石楊撫

恭惟某官名世真才殿邦碩望甲兵數萬胸中藏
老之奇韜略三篇圯下受黃公之秘用詩書而謀
錫乃矢以專征手挽銀河欲洗妖氛於塞上氣吞
虜塞興銳鼓于師中飲月支之頭馳聞異域斷匈奴

之轉難絕天驕漫言西閉王門直淨峰烟於萬里何
用東封函谷已堅保障於三秦功名久著旂常姓字
行標麟閣某仰斗有年同丹此日奉長者之教與指
迷津荷先施之頒過叨賜職載馳關隴未能上謁
門薄采藻芹敢用將佐馬使

答張誠字楚撫

恭惟某官高標拂漢平拳嶽之三峰雅量涇渭臨洪
流之九曲掖垣珥筆非仁義不陳於前楚國擁麾有
晴澤必流之下已紀游嘗之日月將上劍履於星
某樗櫟散材斗筭小器鵠在梁而濡翼稟矣冰兢馬
立仗以無聲賴焉尸素並期庸品誤辱簡書萬瓦龍
團恐難竟和戎之利千群駿足詎易辨在壩之良方
拜命而永懷敢洪顏而受賀

答董誼臺楚撫

秉鉞而撫湖湘愁著經營之績抽簪而娛泉石獨高
恬退之風方仰霄漢之難攀詎意璫珞之遠逮恭惟
某官人本猶龍名真過斗水劇陸解批執握內之輝
戴武緯文經軒軸極賞中之變化舉望積子於鵠序

之轉難絕天驕漫言西閉王門直淨峰烟於萬里何
用東封函谷已堅保障於三秦功名久著旂常姓字
行標麟閣某仰斗有年同丹此日奉長者之教與指
迷津荷先施之頒過叨賜職載馳關隴未能上謁
門薄采藻芹敢用將佐馬使

賀梁醇字楚撫

變化之奇具數萬甲兵掌上運折衝之略正議定群
幕於一是矯修矯泉濁以派清衡鑑無私舊識山公
之啓出納惟允新傳吉甫之詩簡在宸衷晉居憲府
畫山川而賜履盡三湘七澤之區錫弓矢以專征兼
五侯九伯之任之綱之紀吏民共仰三章爲翰爲屏
社稷亦逢九鼎威靈震疊早開衡岳之雲風采澄清
已徹漢江之水某猥緣夙雅幸借鄰光聞命自天竊
彈冠而有慶焉身異地欲賀厦以無從

答徐海石楚撫

恭惟某官天子許臣正人執友自昔西臺露簡久經
審謫之聲于今南國擁麾益展安懷之略在朝廷則
重內在封疆則重外古爲社稷之臣爲諫官則能言
爲大臣則能行時鮮公忠之匹之屏之翰允維百辟
之刑作楫作霖佇膺九重之眷某嚮于旅邸幸一披
雲直道而行亦惟從夫先進高山可仰頗自信於生
平久承鄙望之光聊致野人之獻何期輕鮮反辱崇
隆

答衛相陽郎撫

魏忠獻公集卷之十二

恭惟某官轉旋偉略經緯長才望久屬於樞衡任先
隆平節鉞提封千里據江漢之上游控制三藩扼楚
秦之要害聲靈赫濯綱紀森嚴吏披拂於清風民瞻
依乎化日之屏之翰已作憲於萬邦爲龍鈔光將平
躋乎八座某恭渙仰斗每思先進之從今附同舟素
有長年之托征車初駐未遑削牘以將忱飛騎忽來
已荷函箋而損珣先施渥矣高誼殷然

與包大瀛豫撫

恭惟某官精忠自矢心懸赤日立朝正色人孰

笑比黃河一時仰若斗山四海待爲霖雨爰乎特簡
晉撫名邦佩玉鳴鸞蒞止勤江山之色杖鳩騎竹來
侯慰旄稚之心憲度維新知小廉而大法新猷丕振
自綱舉而目張十三郡共戴福星億萬人同歌食報
某誼托同舟情殷依履騶樓江畔苦無術以見飛軒
望台光祗有心於燕賀爰爰東帛敬已肅於未將采
采浮毛量想容於不擇

與包大瀛豫撫

九重授鉞漢庭推特簡之榮平里建牙江國仰

之烈軒車至止會弁惟如恭惟某官揆天文藻障揚
馬之風騷經國許讓軼買晁之奏對珠探驪領曾聞
威觸雷霆鳳書梧音鳳仰名爭日月方賜環之無幾
已推轂之紛如惟茲江右名區特屬宸衷簡在星分
翼軫映劔珣之寒芒雲擁衡廬拂旌旄之紫氣八鸞
清道初鳴以以來臨萬戶傾心已欣欣而相告某得
拜下風幸度逢之有托願從先進知型鑄之不遺肅
將采甸之微用展豫鳴之悃

與包大瀛豫撫

恭惟某官王國龍光人倫師表剛經百鍊試之則所
向無前器受萬鍾用也而尚虛其半一封排閭閻何
知虎豹雷關三載動風雷共羨蛟龍起陸既特極於
皇鑒旋授鉞於丹階撫吳楚之封疆決決大國控江
湖之形勝隱隱長城戒令初頒蓋已風行而草偃紀
綱頓肅自將吏習而民安某夙仰高蹤叨陪下乘維
絳江介煩委觀之頻仍策蹇周原苦耽征之軟掌披
雲未卜承藻先陳無德不酬徒內慚於報李有懷難
盡尚願待於班荆

張忠烈公府漢書卷之十二

答包大瀛豫撫

仗鉞蒞南州萬里風雲連斗極題城來北道十行宛
琰貢江皋瞻高誼以色飛威先施而汗浹恭惟某官
性裕經綸氣金剛大石渠珥筆賦成擲地之聲頌闕
封章語有回天之方立仗恥伏駒之踟躕批鱗折兇
檻之岫嶙人瞻鳴鳳於梧崗天起臥龍於雷雨滄蹊
同寺晉拜中丞錫弓矢以專征權壓諸司之貴畫山
川而賜履班聯五等之崇蓋惟光武而允文是宜爲
屏而爲翰某蓋承策遣幸共封疆想旄戟之初臨心

股負弩奈驂駢之乍弭思滋濡毫猥辱隆情特頒華
札亟問亟覲頻屬使之頻仍載笑載言阻龍門於咫
尺

答包大瀛豫撫

恭惟某官一代具瞻萬邦爲憲直節挺于尋之壁仰
之彌高虛襟弘萬頃之波容而益大漢庭推轂風聞
補浴之歆江國建牙丕著翰屏之望危南駐吏民
爭欲承風符采一新山川亦爲動色如某駑劣承乏
省方喜陪初履之光華幸執鞭弭於封域同行在望
引迷資南指之車彼岸難躋共濟倚長年之機夙緣
良厚遇合真奇客路孤航尚淹留於江浦波心雙鯉
已傳致夫瑤函藻五色以摘華珍雙南而均重

答包大瀛豫撫

伏念某樸樸散材錢匱小器西臺逐隊慚無立仗之
聲南國省方愧乏登車之志拜命而有懷靡及詎詢
謀度未通宜達之宜入疆而欲見施行絳綬剛柔詎
得張弛之機刀未操而難割足方駕而已疲惟望某
務敦去跡存恭惟某官環珥披腹煉五色以補天經

壽生心莫六驚而負地名宣宇宙忠感風雷頃渙
關之新綸來撫南昌之故郡一星人部尤播牛斗
墟十乘啓行氣壓匡廬之峻風行大戒百僚之聽
維新露瀝前驅萬姓之謳吟恐後並期塵跡履
兼兼殿形穢自欣倚玉之榮蘭蕙香清欣托斷金
刺雖芝蘭之孔邇奈軼掌外周原想一榻塵封徒
西山氣爽通十行霞爛忽隨南浦雲飛拜鼎脫之
蕃知鍾精之優渥有懷難述聊抒謝於荒筵無德
酬富報於蓬萊

答包大瀛豫撫

伏念某愚乃承割攬轡非才駕駟駘以容諷每懷
及歷隰原而跋涉豈敢告勞已閱潯陽載移星渚
風吏治曾無振肅之能名山大川徒極遊觀之勝
素餐良愧負乘堪憂恭惟某官誼凌巨嶽量滙蠡
軒掌之征人頻頻特訊修承筐之異品疊累多儀
信小往而大來兼情深而文至雖據得隴望蜀之
願已足發心而誦投桃報瓊之章能無汗顏不恭
是懼兢拜爲榮藏之中心莫喻懷思之惓願以異
日庸舒明

與錢浩川度撫

與錢浩川度撫

建牙望重真瞻安撫之勛晚譽才疎全賴提携
先施已渥不勝是將恭維渠官身肩宇宙名震
允武允文雅負嚴廊之具善謀善斷妙持惟愷
節鉞坐鎮平四藩氛祲永渚於千里鴻勳懋監
銘日月之旂簡命重神行且曳星辰之履某叨
省幸共封疆甫入江湄即荷投餐加璧之雅薄
並有親報

賀錢浩川度撫

恭惟某官鍾鼎元功升山偉望三十奏賦正
批鱗數萬甲兵運神機千指掌自浦宸眷來總
兼文武以討賊酌憲嚴而敷政天清日霽嶺南
屬全消雨潤風聲江右之疲瘡盡起日成月
歷幕府之星霜王功圖勛民庸紀太嘗之典藉
猷之懋著宜思數之隆願何以予之新章
是有慶矣多蒙報形弓朝野登觀吏民舞躍
開新命倍切歡欣肅陳結縷之微用展燕雀之

願助慈賞懋歷二十四考于槐階大書特書光百千
萬年之竹簡

錢錢浩川虔撫

秉鉞而控名藩懋著安撫之績抽簪而返初服堅韋
泉石之盟道有攀轅人歌歸袞恭惟某官抱文經武
緯之略植禮進義退之標珥筆西臺天下想聞丰采
擁麾南國諸藩共載恩威祇因蒿目而憂時以致廬
心而違像抗章勇退引義辭榮惟聖人歸潔其身而
君子不候終日深方濟早忽捲霧以龍潛德政境輝
事也制野事集 卷之十二 完

乃翔雲而鳳舉隱矣周柱史香紫氣以難攀賢哉疏
大夫張自勵之莫繫士女爭遮苗穀山川猶戀旌旄
名遂功成暫學西溪之癖穀道高望重終起謝薌
徵書某世譜分華到舟耗濟以數年之依庇忽收鋒
之分携九戢歸勳懷公歸之不復一枝楊柳縮別意
于無窮薄言一介之將有愧兼金之贖

迎周春臺虔撫

天方授楚建牙須文式之材陝以分周節鎮倚安危
之寄新綸一渙迷以惟恭惟某官略不世出顧自

天賦賦才之才人獨推乎姬且備四時之氣世偏
祀其春風登稱國士一人既宰王幾百里瑤徽有韻
清得安子之聲水鏡無波紹入山公之啓迨司三禮
自足一夔維此虔州夙稱重地跨足襟楚三江蟠帶
帶之雄連粵引闕五嶺控藩垣之勝巍欽開府屹若
長城爰簡社稷之臣用作詩書之帥得武安于中禁
若有待焉置文成于上游豈無意者惟緩急可當大
事故弓矢獨昇專征無競惟人有虔秉鉞幾百年聲
烟瘴雨晴望氣似全隋方十里金城湯池因建藏
增壯星輝斧戟光搖翼軫之雄覽動旄旌勢撼嶺
之峻若此先聲之赫赫宜乎喜色而欣欣某嚮常未
達已仰高風自愧雕蟲曾引斤於大匠更欣附驥得
接羽于仲方回想流旒屢更寒暑居諸之變堪憐
跡竟是東西南北之人雖曰半而未同實則寸心以
結何竟攬轡之將歸幸值擁麾之至止仰巾簪而
陸豈止彈冠捲詩書以欲狂便思削牘知都門之
餐手錦里乎趨迎儀以將心拜而進使所祈十乘
行早慰髦倪之望或睹四駟朱鸞猶瞻劬馬之光

與周春臺度撫

攬轡非才未奏澄清之效請綴無志豈堪軍旅之司
荷獎率之懸優增驚席之跼踖敬披微悃用答鴻施
恭惟某官才裕經綸志安社稷袍將相之兼局應笑
臨陸無武終羅無文計夷夏之大防嘗思天保治內
永徵治外頃以奴酋之犯順致煩天討之張皇將儒
兵驕未見破虜平胡之策主憂臣辱宜激忠倡義
之心想夫感事而撫膺必期滅此而朝食如某者生
無俠骨職雖智囊未逢黃石一編可度龍沙萬里悞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二

答周春臺度撫

某夙欽先進通廁下屬因壯皇華徒竭周諮之力三
年休守祗懷素食之慚幸托大厦以護身得畢長途
之執掌弛于擔負方圖棲息于林阿畏此簡書又使
馳驅於戎馬念一身天雨塞北真同柳絮因風思兩

地斗仰雲霓頗似征鴻憑信方擬修辭而告別忽承
損賜以先施敬從繼于進歸絕勝陽關三疊修光華
於行色真逾寶劍千金感之惟有骨可刊報也而永
言勿數

賀吳本如蜀撫

大廷推轂式隆專席之權重地建牙特借殷邦之略
既時咨於四岳將爲憲於萬方凡有識知於胥鼓
竊惟西蜀之地形原號中華之天府屏翰繁非嘗之
任安危仗出群之才從文翁化導以家風蜀禮樂種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二

武侯經略而後丕著聲靈趙清獻之績懷存方張華
星之鎮定不擾光於史冊流入傳聞其在千古益異
夫舊自播酋倡亂原野之膏血猶腥及隴士尋兵吏
藏之朽蠹若掃榛木之征輸未已猥夷之猖厥方張
遼境騷然誰論馬卿之檄民力竭矣難形鄭監之圖
必煩經綸拯濟之猷始收平定安輯之效恭惟某官
洪深涵括明允篤誠敦節穀之詩書兼吉甫之文武
才同利亦更十九年而若發於新器比虛舟容千萬
斛而尚餘其半久半民望特簡帝心錫弓矢以專征

宛旌麾而作鎮威名震疊同劔閣之薨戰等六輝煌
助錦江之澄麗一琴伴鶴墨夫解綬以潛逃五月渡
江配類問名而嚮化南人不後矣西蜀亦有利哉
是奉使秦蜀之間幸在封疆之內若鳴鳩乳燕之棲
簷棟庶幾依覆而安托長年三老以涉江湖敢謂同
舟而濟遙隔滯止不勝欣然望蜀道青天恨之是飛
之術逢隴頭驛使聊將燕賀之快申長茂之求昂敬
在未將猥喋喋以陳詞喜能盡喻

與饒映垣蜀撫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二 望

青天蜀道遙欽秉鉞之光明月在江近式鳴珂之里
感先施之甚渥於後至乎何誅秦惟某官翺運真才
補天妙手兼吉甫之文武敦卻毅之詩書劍閣嵯峨
聲靈其倍蕭錦江澄湛流膏澤以弭長略可籌邊
不假長卿之檄心堪告夜獨携清獻之琴諸夷奉漢
法之尊嚴四路仰明威之震疊自昔武侯治蜀爲三
代以後一人及夫文定鎮川亦百年之中僅見有如
盛美真可匹休安危仗出群之才予曰禦侮社稷屬
非嘗之任人望爲霖某世譜小生受歷編戶縉衣有

願未御元禮之門烏府非才溫策王陽之駁識荆未
卜飛翰先投無德不酬誦瓊瑤而自愧有懷欲獻未
沼止以非恭

與李玄白梁撫

秉鉞有度據天下中原之會承筐不腆紆生平仰止
之私儀在物先情因詞達恭惟某官參天植幹滙海
橫襟扛百斛之龍文強哉其矯振九苞之鳳翼煥乎
有章白襪被而爲望郎每囊橐以上啓事時稱水鏡
人比山公公結朋生之知是有重臣之任嵩高而祿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二 望

良翰繼彼甫申洛水以作師徒保茲公室星臨是福
雨澍成甘八郡之文飭武修兩河之民安物阜蓋拔
海內之輿圖莫如中土而較諸藩之節鉞獨數明公
將寵錫夫彤弓且策助於葵鼎某心殷仰斗綠阻登
龍雖赤舄之前素無介紹而溜永之好豈昧生平數
曰未同而言詎有無因而至伏望恕其造次收之于
藏納之中加以矜容亮之於形迹之外共爲感激曷
言名

答李玄白梁撫

悅宣一介方紆景仰之衷寵賜恩忽枉駢蕃之賜
開緘愉快拜手悚惶恭惟某官仙李盤根白星誕命
才同苦刃更十九年而若發于新器止虛舟客千萬
斛而尚餘其半撫與圖之要會敷經緯之宏猷威靈
恩流遠來近悅卽加以師旅因以饑饉人懷修救修
備之憂而居有積倉行有裹糧自裕足食足兵之策
兩河倚爲覆載九鼎視以安危暫勞屏翰之功旋策
公孤之命某交疎先達雖未御元禮之車志慕名流
久已羨山公之啓項者一函之唐突蓋亦積歲之懃

張忠烈公集

卷之十二

四

李立謂芹將乃煩瑣報永以爲好敢再咏乎風人御
之不恭謹三肅夫使者吮毫以謝鏤骨勿諉

與李孟白齊撫

高山可仰遙瞻東嶽之雲大德難酬薄挹西江之水
物輕意篤跡遠情親恭惟某官人本猶龍本龍張楚
驅馳風雅踐屈宋之騷壇經緯乾坤兼絳隨之器局
自登華於郎署迄更歷平藩宣居則愛而去則思是
處有垂棠之蔭聞者慕而見者敬何人無御李之榮
孫赫赫之具瞻撫泱泱之大國周齊之封五百山川

獨甲于區中鄒魯之士三千禮樂全收于域內易二
東之告困厘百計以周援起自溝中奠之枕上偃潢
池之兵甲固已賣刀佩犢賣劍佩牛復闕里之絃歌
且聞受齊至魯變魯至道府功可紀將磨泮水之章
寵錫非密定侈彤弓之賜某辱知有素對晤無因身
在南州悵遠羈於異地人非北海敢自敘乎通家荷
嘉惠之駢蕃感激微衷其蘊結薄口沼沮仰答瓊瑤念
芹聯心久懸匪日報也想滄溟之不擇庶其鑒之

答李孟白齊撫

張忠烈公集

卷之十二

四

恭惟某官瑞應金甌根盤仙李胸吞雲夢爲筆下
之風騷手挽銀河散作人間之霖雨譽收物望忠慈
主心畫山川而賜履若岱之高海之深同歸震疊秉
節鉞以專征卽親如姬賢如呂莫並尊崇屬有饑饉
師旅之加曲盡撫綏安集之術呼箕呼斗東人不困
於七抹佩犢佩牛海國無憂於潢澤豈獨一方之屏
翰誠關四宇之安危允推社稷之臣宜正樞衡之席
某雖疎半面曾受一塵召伯垂棠風被仁人之澤通
家稱李敢締長者之交踰伏山中懷好音於空谷駕

言江右馳信使於遐天不遠千里而來錫我百朋之
貺慰慰雅意情居翰墨之先榮鼎多儀惠修瓊瑤之
重感之鐫骨報有矢心

與王岵雲齊撫

漁綸北闕開府東方召伯巡宣想甘棠之蔽芾魯公
啓宇美節鉞之尊崇凡在知交于胥鼓舞恭惟某官
受天間氣爲世具瞻龍鶴雲間綏嶺之風標如鳳
麟文苑兪州之聲價堪齊自染翰以待君王絲綸榮
彩及投璧而授河伯汶泗安瀾楚材盡拔於荆南

張忠烈公存案

卷之十二

七

氣重恢于越國星臨是福光騰翼軫之區雨澍成甘
澤溢彭蠡之潤縣治行之第一爲岳牧所交推克當
上心乃眷東顧畫山川而賜履界弓矢以專征江左
夷吾復入青齊之域北門平仲今居鄒魯之邦知大
東小東之無憂將一變再變而至道顧以震鄰有警
至使徵發無停唇亡而齒則寒事誠急矣皮去而毛
安附患更甚焉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人謂桓公
之才能攘夷狄卽加以師旅困之饑饉自可使有勇
知方之民若左執鞭弭右屬健橐必能收摧陷廓清

之績蓋緩急可當大事無逾明公而社稷安以爲
又懷素志此一人所倚毘而中國以重輕者也某世
譜分華同舟借庇省燕嘗紫猶餘去日之香列栢
青共勵歲寒之節感先施之過腆于後至乎何誅愧
此涓涓聊酌西江之水望芳渺渺遙瞻東嶽之雲

答王岵雲齊撫

惠茲南國久留棠樹之恩任彼東方新秉戎麾之重
睽違異地間訊通天感督履之不遺恍笑言之伊邇
恭惟謀官身兼九德氣備四時經以文緯以威掩不
張忠烈公存案

卷之十二

七

世之兼才居則愛去則思數安民之大德頃以鉅
而上宸特加節鉞於雄藩錫弓矢以專征畫山川而
賜履昔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疆域全歸于宇下肆貨
宗若礪滄海若帶形勝獨甲于區中屬以遼營之震
鄰又聞天災之沴至民危易動時難方殷然而大旱
爲霖澤隨車而是雨先聲奪氣威破膽以如雷固知
赫赫之千裏已見欣欣而相告子曰有禦侮主上釋
宵旰之憂民其無仇離大東絕七抹之嘆固將一變
而至道徐俟三年之有成某世譜分華杖履宜從夫

先達同舟共濟風濤幸托於長年自解帆于江于風
肝衡于雲表勞勞軼掌未將一介之將鼎鼎投瓊忽
枉百朋之訊心手愛矣情文自別于尋嘗久而敬之
嚴事敢弛于終始

答劉石問越撫

恭惟某官命世宏猷殷邦偉望持衡銓部軼裴馬之
清名典禮容臺接漢龍之芳躅肆建牙於東越益馳
譽於中朝秉七德以臨戎霜威凜若按六條而察吏
風紀森然海不揚波島息鯨鯢之浪民皆安堵
鴻鴈之歌豈獨兩浙之福星實炳三階之泰曜某世
譜後生臺班下品悞膺策遣巡行文獻之名區過辱
記存惠逮瓊瑤之大貺

答王斗溟閩撫

恭惟某官殿邦經略名世品流體國忠貞濟美有同
二鄧傳家經術高文真邁三蘇風居獻納之司曾補
聖明之闕九關虎豹叩閭闔以難通十載風霜視潮
陽爲倍苦既下賜環之召端踈前席之思明主知人
舉卑陶而不仁斯遠士師執法得定國而民自無寃

宜人望之攸歸爲帝心所特簡維八閩當東南要
而中丞瀕文武兼才授斧鉞於雲中人歌良翰建
麾於海上國有長城軒戟南臨旄倪交慶舉周典明
昭之政布漢廷寬大之條解疊綬以潛逃循憚批鱗
之丰承體赤丸而斂跡頌還佩領之淳風南粵請成
委璽琛而畢貢東夷象息靜島浪以安瀾新聲已
於先庚虜績自操夫左券某北鄙豎儒西臺庸品
班碌碌慚無立仗之聲馳馬行行速有登車之志入
其疆而問小民之苦方在周咨居是邦而事大夫之
賢政圖請益祗因軼掌未暇濡毫何期高誼之優特
枉兼金之訊一言華袞彌然雲漢爲章十襲玄黃侈
矣瓊瑤難報竊撫心而自愧矢沒齒以難忘

答黃興參閩撫

詮托同舟未挹清風之穆惠來遠道忽投明月之光
情篤雲霄感深肝膈恭惟某官品值千尋董弘萬頃
調高白雪軼楊馬之風騷慶襲黃裳振革平之事業
譽望夙孚於海內功名更著於關西席已久移表正
具瞻之地棠猶勿剪纓綈去後之恩某共事一方朕

踪異境徒勞寤寐難瞻紫氣臨關過學綢繆忽親
花到隴函封雲錦榮逾一字之褒篋貯瓊瑤愧乏七
襄之報

答陳匡左粵撫

登車無效仰慚孟博之風秉鉞有虔佇奏文淵之績
惟江海之善下致瓊玖之先施拜而若驚服之無數
恭惟某官胸瀝三才目營千古出風入雅踐屈宋之
騷壇右有左宜兼范韓之器局自留曹而行省居則
愛去則思歷郎署而藩宣位彌高望彌重遂繇推轂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二

五

特簡建牙蓋斗以南一人皆指爲卿雲景曜而粵之
西千里盡銷夫瘴雨蠻烟豈惟俗變于炎方將使威
行乎海外某憤憤無能硜硜不達想埋輪之家法不
能舍狐狸而問豺狼聽持斧之民謠真是來雷霆而
去敗鼓幸近高賢之里于旌未叱于浚郊乃辱長者
之交篋能忽羅于偃室受素書而長跼拜嘉睨以汗
顏雖曰卻之不恭蓋恐懷而爲罪黃鍾大呂喜得聞
希世之音白雪陽春愧莫效巴人之和削箋陳謝舍
臆難申

與陳匡左粵撫

恭惟某官恬然道味閱濁世以難滯穆爾清風鼓羣
生而善入持已若圓規方矩太丘之表望彌尊濟世
則武緯文經曲逆之出奇不測夙揆保釐之重新加
節制之嚴五嶺烟雲望霜威而自斂百蠻瘴癘迎旭
炤以爭開尚未延見吏民已先聲之赫赫曾亦傳聞
道路皆喜色而欣欣想下車咨度之初卽開府功成
之日詎止風行廉法蓋將績著懷安斷藤之勦葉重
新標壯之聲名堪駕譯重白雉餘威應訖還方歌咏
彤弓殊錫終膺懋賞某迭聽郵傳深爲國慶欣欣若
繫難申晉謁之忱篋能肅將用展豫鳴之悃

答陳匡左粵撫

恭惟某官斗山師世文武憲邦涵萬斛之經綸兼擅
房謀杜斷振千秋之風雅寧論宋詭班香人望洋而
難測其源時欽寶而莫名其器游更中外懋著勛名
遂從藩翰之良特簡詩書之帥撫綏西粵控制南荒
漲海炎天一轉清和之日月簪林嵐嶺重開點漆之
雲烟政已孚於先庚頌卽騰於大戒稍恢經略歸德

以下原缺

張忠烈公詩集卷之十三目錄

駢牘

答許仰亭銀臺

賀鄒南阜廷尉元標

與韓鼎宇廷尉汝

答朱玉槎容卿世守

與姚震宇同卿鑄

答姚震宇同卿

與徐正宇同卿鑒

答陳通菴給諫

答晏懷泉給諫鳴春

與劉泰階山西直指懋

與江完素河東直指日

與徐正宇督學直指懋

與龍某海甯縣直指過

與毛孺初漕運直指

與畢東郊陝西直指懋

與姚震宇茶馬直指

迎龍紫海陝西直指

與姚震宇茶馬直指

迎黃武臯茶馬直指十彥

答錢梅谷湖廣直指春

與俞淳初廣西直指誨

答徐若谷四川直指良

與吳伯易四川直指之

答楊任南河東直指州

與陳中素江西直指延

迎劉耳揚江西直指蘭

與張憲松河南直指至

答楊任南河南直指

與張憲松河南直指二

與郭振龍直指

答陳中素山東直指二

與郭振龍直指

答鄒蘊水直指德

答丘鍾扈直指兆麟

賀新選省中

賀新選臺中

與候命臺中

答章仲山吏部允岳

答涂溪如吏部國

答葉明生吏部

答錢泰宇戶部

與劉情宇戶部

答劉情宇戶部

答翁桃槎戶部

答鄒匪石南兵部惟

與李心白中翰成名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三

沁水張 鈐字衡甫者

啓

答許仰亭銀臺

恭惟某官剛健以中直方而大岫嶙植節匡廬削五
老之峰浩瀚儲才彭蠡倒三江之浪自登華貫休有
今聞作龍汝作納言帝心簡在若甫王之喉舌人望
攸歸暫爾居留坐鎮鎬京之重地行將入關游鄰鼎
鉉之際班某仰斗有年識荆此日奉長者之教藏之
而何日忘之尊大夫之賢事也而敢云友也風塵勞
攘別來之問訊全疎雲翰淋漓遠至之情文倍雋感
當鐫骨謝未披心

賀鄒南皋廷尉

綸宣北闕詔起東山當聖主中興之時正名世見行
之日在廷交慶薄海同歡恭惟某官道覺民先才優
王佐精神通百世而上見唐虞寤寐之間人物是三
代以前參伊呂伯仲之際養其剛大歷艱難險阻而
不移休乎中庸凡願效涓埃之盡黜世皆知爲瑞也

若景星之麗天士而宗之同衆流之歸海言動

樹人倫之法則出處關天下之安危雲本無心任卷

舒而自得龍惟有德合潛見以皆宜茲天欲平治之

期乃聖作物覩之會人惟求舊務急親賢衆論衆同

啓事首推乎耆碩大君有命蒲輪先責于文江簪裾

共切彈冠山川亦爲動色舉臯陶而化群枉暫持法

紀之平相尼父而反使疆行建安攘之力某忽親邦

傳頻生舞踊聖賢相得擬將續頌于王褒社稷有靈

還願圖彰

與韓昌字廷尉

五雲天上鳳股古斗之瞻一介江干敢薦溪毛之朝
跡遐心邇楮短情長恭惟某官氣全剛大行道中痛
巨手補天時鍊錫皇之五石驚濤振海難搖蒼背之
三山當舉國之洵洵獨一人之謗謗蘭臺執法若行
父見無禮則誅之棘寺升華舉臯陶而不仁諸遠遠
將使刑期盡措豈惟民自不寬某舊級班行今承步
武高山可仰徒歷巖石之思前事足師止效郡縣之
跡蕭蕭尺素止訊起居敬已先於未將量或容於不

擇

答朱玉樵容卿

恭惟某官屹然介石，鬱而清風，生道義，節氣之鄉。具聖賢豪傑之學，乘銓維微，裴馬同聲，典禮寅清，夔龍方駕，晉爾諸林，之暇，恬然高難進之風，薪已積，鉞當過，授某碌碌無能，經經不達，偶以出山之小幸，幸來問俗于名邦，望長者之虛于焉，矜式敘通家之誼，欲致慇懃，微承翰墨之先施，深荷情文之篤摯。

與姚震宇同卿

太微麗天，光曜江離之境，卿士惟月，特專問牧之司，被寵命之維新，乘錦遊之足樂，情深賀履，敬肅承佳，恭惟某官，斗下雙龍，桐陽一鳳，驂騑開路，騁汗血，于天衢，鷹隼凌穠，擊霜威于雲表，自攬巡方之轡，丕彰貞肅之風，蜀道秦關已著澄清之化，維揚淮海更壯震疊之聲，國人群然而賢之在廷，無出其右者，遂蒙宸簡，特晉閣卿，心秉寒淵，會見三千，駉壯收成雲，總歸十二天關，導賜車之清塵，嘗來五龍之舜，馭訪遊仙之奇跡，肯隨八駿于周王，千金不市于燕臺。

過應空于驥野，蓋自昔同伯之命，惟用正人而于今出車之時，亟資馬政，自是駉駉道大張，薄伐之威，且使閭巷咸奉重親，數馬之富，徐展御民輔世之略，以佐馳王駉帝之猷，超乘當先，繁錫方始。

答姚震宇同卿

一函燕賀，慶甫鳥于彈，于里魚傳，情更殷于墮屣，室遐人邇，薄往厚來，恭惟某官，道直以方，器弘而毅，韻非倍調，鉤然黃鍾大呂之音，品絕塵流，熾爾太山喬嶽之象，在蘭臺爲與御史珥筆生靖陸之風，八關寺則名公卿振佩玉龍盤之氣，今日五花雲錦，且嘆翺翺在野之章，異時八翼丹霄，行看翺翺傳天之采，晉有人矣，國亦利哉，某鄉里小生，班行末隊，維與桑梓每懷借蔭之思，若墳與篋敢謂同聲之應，鶯遷有喜，莎振不禁，薄言采藻之微，過損朱金之貺，永以爲好報，乃侈于瓊瑤懷哉，難忘感當偶于肺腑。

與徐正宇同卿

知已恩深，未有涓埃之報，同人誼篤，豈承優渥之施，循省難堪，感懷曷已，恭惟某官，直方而大，純粹以精。

匣內雙龍射斗牛而吐氣袖中五色補造化而不言
標南州孺子之清風人爭爲友裁東魯諸生之狂簡
士慶得師是曰天子之諍臣實亦斯文之盟主秉心
淵塞暫膺圉牧之司爲國龍光卽寄節旄之任某曾
忝屬吏于役名邦方奏一函荐微忱于滛露更煩再
命損窳貶之駢蕃豈薄往以厚來真有加而無已難
維桑與梓之誼不吝酬隆而誦設桃報瓊之章龍無
覲渙

答懷麓堂給諫

卷之三

五

恭惟某官道韻欲仙才名過斗完光嶽未分之氣豈
但鍾匡廬彭蠡之精靈讀丘索以來之書不獨窺鹿
洞鵝湖之妙義行標月且仲舉爲一世所宗思提鳳
雲孔璋稱七人之舊猶皇皇者華之咏卿命于宣聽
雖離其鳴之音覽輝斯下固已上啓事而待金馬行
將捧天書而拜瑣闥聖朝之闕事方多顯資補袞君
子之道長有日佇俟彈冠某有願執鞭無緣倒屣居
是邦也雅知事大夫之賢過而式焉未得近高人之
里乃承繼注加惠顧仍七壤期若簡枯腸而難報

朋修矣量滿腹之莫容

答晏懷泉給諫

恭惟某官世所具瞻邦之司直節標獨立矢嘖嘖之
梧音議折盈廷定啍啍之鼎沸有嘉謀則入告見無
禮而必誅共謂天子有爭臣自得從繩之益卽今聖
朝多國事全資補袞之功望積著於六垣位行躋乎
九列某憤憤無能庸庸匪比偶以出山之小草幸來
大國以觀風事大夫之賢徒聞聲而寄慕辱長者之
惠乃損貶以光旒藻五色以摘華珍百朋而均重
之無數懷哉難忘

與劉秦階山西直指

北闕渙綸補袞仗糾繩之益西方代符乘驄欽震疊
之威簪裾登觀編緝加額恭惟某官道直如弦名高
過斗琅玕披腹煉五色以補天經緯填胸莫六蕞而
負地特受纘旒之眷拔居綱紀之司鳳凰鳴而梧桐
以生虎豹藏而藜藿不採益治亂安危之夫計惟宰
相能行諫官能言而正直忠厚以立朝使君子有待
小人有畏行行且止已聞丰采於都亭皇皇者華將

見澄清于郡國霜飛玉斧威搖三晉之雲山手挽經
河澤沛九天之雨露豈特士民將吏共凜風猷將使
草木昆蟲均沾德化想先聲之赫赫應喜色而欣欣
某名廁班行幸兼葭之有倚身歸履庇惟桑梓之必
恭薄言澗藻之微用烏兒觥之個

與江完素河東直指

恭惟某官龍見從王鳳鳴儀世忠貞自許有古人謬
謬之風夙夜在公真王臣寒寒之節問當道先及于
謝狼逐無禮豈寬夫鳥雀行行且止都城屬息行
聽皇皇者華山岳動搖於綉斧惟茲監政關于軍
暫借調羹之手不須煮東海之波重揮解慍之經
見奏南薰之曲從此國課陳陳而積將使賈客熙熙
而來萬姓同歡三藩交慶某幸廁班行更蒙覆庇想
法星之臨炤久切瞻依望真氣之陡來益殷躋躋

與徐正宇督學直指

二天席庇夙蒙國士之知一介宣忱遙致野人之謝
喃身可許無德不酬恭惟某官南州間氣北斗崇
空萬馬之羣步騁燕臺蹀躞折五鹿之角名爭朱紫

胸襟志慨登車獨攬范君之轡途喧避乘人欽鮑氏
之馳丰采卓冠於蘭臺忠赤獨傾於楓陛惟盛世重
撫薪之化而留都屬豐鎬之鄉肆簡宗工特煩較閱
引郢斤而斲削振木鐸以琳琅課實祛玄江左之風
流瓊洗披華啓秀兩京之大雅重還蓋聖主壽考祥
人正文運中天之日而君子英才樂育當教行化雨
之時豈獨續鄒魯之絃歌將盡收淮吳之麟鳳某其
野豎儒無幾舊吏自涸牛馬之走久隔清光一隨渠
流而遊魯齊問通以出山之小草幸陳述以
風未式德履徒望斗間之紫氣嘗懸封禪曉塵
之清塵藉藉緒之迴環式濡毫而唐突承筐無實
取飭於未將豈存存有孚量或容於不擇

答龍紫海兩淮直指

四牡將歸聊薦歌鸞之個雙魚忽至遙頒報訊之
何意大來耆成虛往恭惟某官明允篤誠洪深肅
養以剛天扛萬斛之龍文煥爲文章振九苞之鳳
並朝正色挺然砥柱於中流謀國漢心灼矣徒薪
先見入需霖雨世仰斗山惟鹽美之虧盈關軍備之

血脈剔數十年之積弊絃一解而遂調畫千百世之
芳規泉濤流而不壅綱紀一新于四省經綸小試其
一斑此日巡方天下仰范滂之丰裁他時入直朝廷
得李勉而尊嚴某幸以同心兼之共濟遠聞爪代寧
無戀戀之情不謂芹將反辱累累之貶

與毛孺初漕運直指

彤輪策命領東南財賦之邦繡斧巡行總軍國轉輸
之任新猷一渙衆志交孚恭惟某官道濟九州目管
四海身如砥柱任洪濤巨浪以難搖器比虛舟即萬

卷之十三

九

斛千鍾而兼受矯矯棲鳥之府雖雖明風之音國人
羣然而賢之在廷無出其右者惟國家之命脉以漕
運爲咽喉四百萬軍儲合楚豫越吳之物力三千里
運道會江淮河濟以交通雖法久而弊生必人存而
政舉是資風采特遣紀綱赫濯先聲知河伯江靈之
効順調劑妙用自民生國計之兼優合萬艘以雲飛
委千倉而露積於此行也亦有利哉某既廐馬行又
聯鵷序江南冀北久殷對月之思楚水吳山徒結因
風之恨喜聞特簡誼在同舟便折屐以欲狂且彈冠

丁志慶謹頌萍使代布雀私

與畢東郊陝西直指

烏府聯班陪從喜參手振鷺皇華策遣省方幸次於
花廳仰後武之難攀感先施之下逮五束久勒一介
初馳恭惟某官王國龍光人倫山斗立朝以正直忠
厚爲本操無偏無黨之心修身惟聖賢豪傑自期養
至大至剛之氣補主闕而避人焚草豈曰過則歸君
憂民溺而引手納溝直似推之繇已埋輪都亭之下
先問豺狼登車攬轡而來盡清狐鼠觀風問俗則咨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三 十

諏咨謀咨詢咨度不憚車轍馬跡之勞發政施仁則
不兢不綽不剛不柔已收吏習民安之效黃河渭水
盡洗濯於教化風聲華岳南山亦震疊於紀綱法度
實係具瞻四海豈徒大造三秦某晉鄙監儒燕都舊
吏誦漢史二天之語夙荷悃悃咏周詩四牡之章今
承約束光分鄰燭竊餘炤以生輝濟同舟賴長年
之可托函關初入華札頻頒累疊多儀授食而加璧
不是過矣區區不腆投瓊而報李此之謂乎

與畢東郊陝西直指

國家之利在和戎專資茶馬使臣之職惟分陝兼控
川湖必有經國之才始副簡書之托如某者樗散無
奇斗量何弄識非伯樂豈能相上駟之天機材謝張
謬料難得西夷之要領雖龍圖萬篋嶺山之利無窮
而駿足千羣在壩之良難致顧茲套負每切冰兢恭
惟某官世所儀刑邦之司直批驪龍而抗旋力欲回
天駕聽焉以觀風問先富道善通愛國畫成百世計
謀察吏安民盡畫一腔心血總出其餘緒皆爲南指
之車而奉以周旋可作西秦之鑑豈獨嘉惠於後進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三 上

庶幾共濟於同舟

廬畢東郊陝西直指

三秦問俗隨車流雨露之膏西壯歸潮反旆勸湖山
之色士民望失紳弁心摧恭惟某官道直以方氣剛
而大有謨入告時矢曲突之忠無禮必誅每見尚方
之請蘭臺執法正士望而彈冠續各觀風墨夫聞之
解綬所至卽問民疾苦不殊召伯之巡行有言皆係
國安危寧讓賈生之通達利規百世福造一方茲正
及夫瓜期式遄歸乎驂駕雲開華岳隨錦飾以飛揚

氣滿函關護仙塵而縹緲想板轅臥轍定環轂道之
遮畱奈折柳歌鵬莫遠臨岐之飲餞薄言一介用代
百壺渭北江南只有肝衡而凝盼天長海濶惟祈勞
力以加食

迎龍紫海陝西直指

皇華周道喜陪法從以驅馳紫氣函關遙望仙塵老
至止無因負弩有幸合簪恭惟某官靈鍾人傑品擢
國華見龍在田抱雲行西施之經濟同人于野橫海
涵地負之襟期昌言寧憚於批鱗介節豈同於畫地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三 上

爰膺帝簡代符泰藩持斧而望風暴公子之威儀

矣登車而澄清有日范使君之意氣慨然黔首觀德

以杖鳩壘夫聞名而解綬氣蒸華岳霏拂載道之清

風肅捲黃河灑灑隨車之膏雨某蘭室舊交栢臺新

契自珮聲之南去每軫臨岐思馬首之西來有如某

歲忽聞蘭節溪切彈冠奈跡繫隴頭自恨薄書之狀

寧使心懸渭曲徒瞻雲樹之蒼茫薄言一介之將

寫三春之思

興姚震宇茶馬直指

栢署聯班托質慚倭平王樹楓宸拜命省方幸後於
花廳仰止可欽俯循自悚恭惟某官世所具瞻邦之
司直有嘉謀則入告稟矣藥石之可師見無禮而必
誅隱然藜藿之不採攬轡足搖山岳埋輪先問豺狼
撫定西南夷何用長卿之策揀窮中上駟寧須大宛
之求三省共仰聲靈四方將爲則做某識本懂懂材
原碌碌績貂堪晒馬立伏以無聲持斧何能領當轅
而恐覆轍傲天幸得步仙踪大道爲公想舊政爲新
政之告周行在邇惟前事卽後事之師敢曰望丰哉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三 三

以相方庶幾守畫一而勿失

迎黃武阜茶馬直指

國家之利在和戎獨資茶馬簡書之任專分陝兼控
川湖自非經緯之才曷繫華夷之望遙聞策遣溪切
歡愉恭惟某官天驥神資金莖沆氣澄不清而撓不
濁汪汪叔度之冲襟麾不去而招不來矯矯長孺之
直節賦皇皇者華之咏早驅周道以容諏播行行且
止之謠衆望桓聰而屏息殿中執法裴冠偏指兇邪
猶裏彈文抗簡獨先權貴隱然藜藿之不採藥矣松

栢之後凋時稱真御史乃骨鯁之臣上謂子大夫宏
封疆之任惟氏羌散居塞外爲我藩籬而茶馬互易
國中繫其命脉爰膺寵命特借巡行利盡摘山立致
月團萬艘功收市駿行看雲錦千羣番酋爭貢葡萄
宛馬總肥苜蓿自有范使君之丰采何言班定遠之
功名某驚足難鞭朽株無周心勞叱馭空持漢使之
旌旄謀乏籌邊未得夷情之要領瓜期已過正懷
蔓之羞擔負難承从切息肩之願何期相代得養同
心喜聽彈貢禹之冠望切肝張衡之目清風易水
已驅使者之車紫氣兩關願早度英人之駕

答錢梅谷湖廣直指

策遣分馳从張重雲之隔函書遠訊忽來明月之
水桃何意於瓊瑤玉案乃酬夫對菲恭惟某官學本
家傳才真國器西臺丰采挺然寒栢之後凋南國
行帶矣甘棠之勿剪氣吞夢澤山川亦憚霜威澤
銀河草木同沾雨露蓋埋輪之勁節自昔有聞而
轡之風猷於今再見者也某幸附同舟瞻寵異地
受東帛方戒使以將忱繫繫承筐乃緘題而分惠

與俞淳初廣西直指

恭惟某官素節崇貞心淵塞祀雷霆於天上曾批
經天之機逐鳥雀於秋空獨奮凌風之羽聲高嶽嶽
爭朱檻之嶙峋威進行行騁桓驤而踔躐代一人而
巡符志四海之澄清雨潤風壺席布通宣之德山搖
岳動總欽震疊之靈已知綱紀之幸新自見朝廷之
增重歸闕在邇受祉必多某幸綴班行忝同臭味嚶
鳴出谷曾教伐木之交萍跡隨流徒切停雲之望昔
期滿雖不職還遺感雅莊之慙優肺腸可優轉
之明信蕙蕪堪羞庶其鑒之知意在玄黃之表匪曰
報也願永堅金石之盟

答徐若谷四川直指

弭節分疆異地張星河之隔題緘遠訊同春沾琬琰
之施拜惠知榮開函若觀恭惟某官偉幹參天晶光
射斗名高月旦真是南州孺子之風志在澄清豈止
西蜀文翁之化誅佞請尚方之劍觀風埋當道之輪
巫峽嗟喪應讓威靈偉峻錦江明麗可如衡鑑虛平
三巴共仰風稜四牡何勞容度某幸陪後履且托同

舟璫紫氣於天邊方見一星人蜀笑紅塵於馬上俄
驚雙鯉來秦想戀戀故人遂枉兼金之訊奈悠悠遠
道徒深倚玉之思

與吳北陽四川直指

蜀道青天萬里壯澄清之志吳江白露三秋紫離索
之思厘寤寐以瞻懷題緘封而問訊先施有腴後至
何誅恭惟某官荆壁連城楚材頑國郢中高調掩屈
宋之風騷柱後直聲軼鮑桓之丰采補袞龍于楓陛
謬謬昌言矢鳴鳳於梧崗雖離振響惟西蜀據地
之險而直指代天子之巡駕四牡以馳征皇華帶露
驅五丁而辟道丹嶂飛烟埋輪都之已先聞
豺狼後問狐狸叱馭叩琤之阪誠哉陽爲孝子尊爲
忠臣錦水波明光映繡衣之彩巫山雲捲遙欽霜斧
之威人依携鶴之清風治敷臥龍之大德西夷冠帶
何更傳司馬之文東魯絃歌將再觀文翁之化蓋自
登車之始已嶽動而山搖迄今按部之時自風行而
草偃民之莫矣國有利焉某吹叶填堯班聯鷺鷥交
致伐木久結嚶嚶求友之情貺損兼金深感戀戀故

人之誼薄言沼止仰答瓊瑤遠道懷人徒寄愁心於
明月好音惠我顯需佳信於長風

答楊丕南河東直指

東帛肅將用展豫鳴之悃函書遠逮猥叨鼎貺之施
虛往自慚大來何幸恭惟某官直氣凌霄丹忠貫日
謨入告真同藥石之陳無禮必誅豈遜鷹鷂之擊
長孺在廷而淮南謀寢偉哉社稷之臣敬與一疏而
臺閣風生凜矣逢千之匹觀風驅四壯詠謀詢度之
周咨約法御三藩綠苑剛柔之不綺民胥鼓舞帝自
辰也烈公存集 卷之十三 七

與陳中素江西直指

花驄按部吏民共仰風猷繡袞還鄉閭里欣瞻畫錦
前徽已述後思方殷恭惟某官道蘊閔溪氣全剛大
文九苞而振羽梧崗矢噦噦之音威一甫以觸邪楓
陛著稜稜之節凜矣藜藿之不抹挺欽松柏之後凋
出代天巡萬里沐澄清之化歸稱家慶一堂紆燕喜

之休符簡命之重申將登車之伊邇某官接清塵仰
師成憲駕駘難策惟依造父之馳驅躡躡不前賴有
邯鄲之步武自旋旌節遂隔山河腸一日而九迴每
切悠悠之思目千里而四望難禁渺渺之懷

與陳中素江西直指

恭惟玉節榮旋仙航適發花明繡斧裝一路之香風
日麗袞衣映千層之錦浪鳬鷺爭隨高舫魚龍應避
震威夾岸歡呼集紳縵之趨附隨車慰遣擁旌雅之
過畱某官親芝宇即唱驪歌搖曳心旌同揚舟之氣
汎離迷客路望雲樹之茫茫東歸之赤鳥難攀西來
之好音時騰

與陳中素江西直指

恭惟花驄風駕繡袞言旋雲擁旌旄到處動山川之
色霜明劍珮逢人欽斧鉞之光早解攬於江皋已停
驂於珂里徑存松菊迎畫錦以滋榮膝遠芝蘭舞班
衣而稱慶其爲豫樂豈可形容某片時晤謝武餘江
浦之清芬千里懷恩徒望吳門之真氣

迎劉耳陽江西直指

太微題天執法臺中台之象荆楊分域省方畿南開
之風節簡初傳澤冠解慶恭惟某官嵩嶽降神河圖
授道氣全剛大扛百斛之龍文聲播離暗振九苞之
鳳彩當茲情之鼎沸獨中立而砥持正色昌言既駁
輟下駒之局促平心易氣又消殿上虎之紛爭言路
視以重輕人倫望爲模楷惟此豫章之地夙稱文獻
之邦特借澄清于否震疊霜風南指威攝匡嶽之雲
霧而西來潤滋彭湖之浪民俟後至吏惕先聲某攬
轡無能伐植有與瓜期已過常懷抱蔓之羞擔負難
張忠獻公存集 卷之十三 九

與張憲松河南直指

立朝廷而正色夙高折檻之聲代天子以官方丕著
埋輪之望新猷一煥衆志交孚恭惟某官謬謬昌言
世景鳴陽之鳳稜稜風采人誦避路之驄批淵底之
蒼鱗寧虞濤浪隱山中之白額不採藜藿獨是孤持

辭挽蛟螭世界周行自殷恥尋荆棘岐途諫草流傳
已貴國門之紙彈文數出須生臺閣之風一人鑒乃
精忠百辟推爲司直肆膺特遣代狩中原駕四牡以
觀風秉六條而察吏繡衣持斧不羨暴公子之威名
攬轡登車騰有范使君之雅志威靈疊疊氣搖嵩岳
雲開法紀澄清化徹黃河色變赤子無戴盆而泣墨
夫將解綬以逃八郡風流兩河雷動某選依雲樹遐
望旌幢匏跡堪憐獨抱因風之恨芹忱可獻聊傾懷
玉之私

張忠獻公存集

卷之十三

十

答楊任南河南直指

折梅逢驛使方紆燕雀之忱剖鯉得素書忽狂琅玕
之贈投桃有愧加璧何堪恭惟某官胸蟠二酉背負
六鰲鳳凰鳴而蒼梧以生德輝有爛虎豹藏而藜藿
不採威望隱然見無禮則必誅有嘉謨而入告羽方
集苑翩翩矯翼以凌風流正噴瀾屹屹孤標而砥柱
邦之司直民所具瞻頃來代狩于中原益著登車之
丰采雲開嵩室嶽靈欽震疊之威色變黃流河伯象
渴清之指雖以兵荒之交警自知經濟之餘曷某幸

聯桂籍久習蘭薰嬰其鳴矣用敦伐木之情責歟來
思反辱投瓊之貺

答陳中素山東直指

攬轡風清猶仰高賢之躅題絃誼篤特煩長者之旌
拜手若驚省躬何幸恭惟某官德抱清貞氣全剛大
凌雲聳秀情高岱嶽之峰浴日飛瀾量濶滄溟之水
義冠執法一時丰采無倫持斧省方到處澄清有頌
興嗟于東楚飛芻輓餉勞民愷嘆于積薪且聞旱魃
之降殃以致平原之若赭民心易動天意難知然
膏澤汪洋德隨車而是雨威靈赫濯聲轉轂以如雷
將使彫枯盡起于溝中濤浪不驚于海外天災不能
困而夷醜不敢窺也某仰止有年景行如昨典型在
望庶幾蕭規而曹隨聲氣相求敢云墳唱而篋和天
長地濶江山頃隔于東西物煥星移歲月俄更大寒
暑溪懷耿耿遠道漫漫忽來飛翰之投重以報瓊之
既開函而如承色笑意溢情真訊使而備悉起居室
遠人邇嬰其鳴矣于喬木可知求友之殷我所思兮
在太山徒切側身之望

答陳中素山東直指

某幸承後武得踵前徽雖間別之日長乃儀刑之時
切奈遙遙雲樹瞻晤無繇而僕僕風塵起居亦缺乃
勞還漢感高情自昔禮義之鄉必稱鄒魯於今山
海之勝猶數青齊盡歸統轄之中益覺經綸之略即
加以師旅因以饑饉自知撫定之有方若後問狐狸
先問豺狼特是澄清之餘事有如潰潰徒爾悠悠器
棲有類于匏瓜素食空慚于稼穡不意堂之上局
以軍旅之司闕下請纓雖有封疆之志席前借箸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三

無帷幄之籌所望共濟之同心不吝周行之示我
需拜命容再乞言

與郭振龍直指

觀大國之風澄清未効感長者之誼寵渥先施矢肺
腑以勿諼誦瓊瑤而難報謹馳介使聊布微忱恭惟
某官道秉直方養全剛大完光嶽未分之氣靈孕乾
坤迴江河既倒之瀾力肩宇宙忠危厝火時上流涕
痛哭之書智豫徙薪豈等爛額焦頭之客自盈廷之
聚訟迄時局之更移嘗獨立以獨言豈人趨而人

驚濤振海難搖鰲背之三山巨力補天每鍊鳩皇之
五石蓋畱都本清議之地而正人居獻納之司蓋惟
言路之光實繫朝廷之重某叨承簡命于役名邦事
賢友仁實切斗山之仰安民察吏虛窮夙夜之勞即
啓處之不遑于素餐乎何補頃煩遐訊彌激私衷無
德不酬聊酌西江之水有音可惠仍祈南指之車

答鄒蘆水直指

恭惟某官南州間氣北斗崇標家學淵源陋韋經之
咕嗶朝端慷慨爭朱檻之岫嶙排虎豹於九關

卷之十三

霜者廿載忠過汲孺臥更久於淮陽才比賈生席未
前於宣室道光身絀跡隱名高聖主不畢世而怒忠
臣鳴鳳豈嘗棲於枳棘天心倘一朝而開霽色臥龍
當立起於風雷此實舉國之公心豈獨一人之私願
某憤憤無能碌碌不達偶以出山之小草幸來大國
以觀風事大夫之賢於焉矜式辱長者之惠頃爾先
施既儀物之豐隆且情文之篤摯庭充篚篚亦知猗
之不恭投以瓊瑤又恐懷而爲罪敢因簡使謹用趨
歸若披先哲之格言已足發蒙啓矐而得鴻儒之側

作又如拱壁藏珠九頃以承八行附謝

答鄒蘆水直指

某雖在各天久殷仰斗曾披諒草已欽陸賈之雄文
及入蘭臺又拔絕桓之後武何以登龍之無路即欲
窺豹而弗繇所者攬轡名邦停驂德里因過廬而去
段得設榻以延徐道氣溫如飲醇醪而自醉和風穆
若羨桃李之不言得事大夫之賢自謂生平之慶何
期高誼更辱隆情出先哲翰墨之珍揮大雅風騷之
緒數行一軸價重揚金八韻七言聲高郢雪玩之不
盡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三

謝

能去手藏之何日忘心念無德以不酬豈有暇而莫
和塵餘倦眼怕臨殘燭以將心灑久枯腸強對墨池
而抽繭聊裁短句奉答好音所愧下雪之詞卑恐見
大巫而神盡驚洲返棹早回雪夜之舟文水開筵難
坐春風之席

答丘鍾扈直指

恭惟某官人傑鍾靈國華擅品生而爲瑞應聖作以
徵祥鳴必於陽覽德輝而振采編摩簡冊讀窮丘索
以來之書鼓吹風騷洗盡漢唐而下之語方陳詩於

四國賦彼皇華忽簡命於中臺光茲烏府法星初耀
芒寒翼軫之區隱豹猶藏威儀藹藹之採入則無法
家拂士久懷憂國之心出而矢謫論忠言顯行補天
之手某神交有素覲臨無緣簪而揚之愧棟樑之居
前入而化焉幸芝蘭之在邇羨君駟馬莫繇弩矢以
前驅錫我百朋反辱瓊瑤之遠逮心乎愛之瞻雅誼
綢繆何以堪之增微衷之踴躍

賀新選省中

伏聞啓事榮遊掖垣茅茹彙升溪漲彈冠之望鶴慶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三 五

遙羽更繁倚玉之恩於國有光同歸之慶恭惟某官
氣剛而直道直以方鵬在霄
千仞覽德輝而下之國人羣然曰賢在廷無出其右
遂從異籌特立上知天子有爭臣木從繩而必
直自此聖朝無闕事幸未起而先焚况當議論之多
岐又是紛囂之乍定龍戰於野餘碧血以猶腥隼集
在墉驚朱弦而未定所賴昌言之謬謬共扶王道之
平平某幸忝屬庠快覩鸞遷入則有拂士法家極言
路一時之過徐而觀忠言直諫舉明主三代之隆肅

奏賀箋薄將非物的西江之水愧此涓涓瞻北闕之
雲勞思但但

賀新選臺中

渙號振宸陸華烏府司存獻納宏紆補衮之忠時際
彙征頃慨彈冠之望有識交慶不謀同詞竊惟本朝
之建置最重諫官今日之艱屯無如言路暗塞落落
僅三五之嘉徵元氣奄奄繫絲毫之斷續鯨龍未醒
雖批逆以不驚猛虎方興欲扣關而難達人心結轡
世道晦冥用才同轉石之艱式序有積薪之嘆雖大
長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三 五

夫國人皆曰可尚爾進回卽法家拂士之盡無何憂
孤立直弄印者七載方轉圜于一朝想應天意之亨
通始得聖心之開霧君子得與正士伸眉恭惟某官
氣全剛大道履直方鵬運九霄擊扶搖以上者鳳翔
千仞覽德輝而下之允爲社稷之臣特重紀綱之地
拔茅連茹羨諸公衮衮之升獨立敢言聽一人謬謬
之論聖朝多闕事頗有待于匡扶明主可忠言更亟
煩于啓牖况以夷奴之犯順謙之災沴之頻仍論事
勢卽外寧而內憂料禍變恐速小而遲大全賴齒突

徙薪之計以杜土崩瓦解之虞蓋將維九鼎之安何
止免四郊之耻某夙缺芳開快觀榮除幸厠驚鷺之
班得遂兼葭之倚得賢有慶擬續頌于漢臣求友同
聲願賡歌乎周雅

與侯命臺中

漸鴻簫羽近依日月之光振鸞聯班遙切斗山之仰
彈冠有慶束帛用將恭惟某官有扶巨力搏抗宏猷
奠三神海上之山補五色天遷之石夙以經綸之望
援居耳目之司待詔金門尚結棲梧之響題衡島府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三 毛

已生列栢之香天子有爭臣衆共推其骨鯁聖朝多
闕事端有待于糾繩雖弄印者久之知渙綸其可矣
某久欽譽問幸厠班行慚糠粃之居前竊揚堪哂喜
兼葭之有倚形穢何妨心隨南浦之雲懷哉渺渺手
挹西江之水愧矣涓涓

答張仲山吏部

駕彼四牡觀泱泱大國之風錫馭百朋荷戀戀故人
之誼開緘色喜拜手神搖恭惟某官直擬朱弦清涵
玉鑑出風入雅共推小陸之能文方矩圓規皆謂季

方之難弟自升華于水部旋標譽于天曹澄汰品流
盡塞羣邪之竇彙征茅茹宏開衆正之途士彈貢禹
之冠人頌山公之啓想平衡在手即稱量天下以無
私若皎月當空縱炤徹人倫而愈朗此時裴馬異日
夔龍某幸因薦譜得識芝眉想伯氏之吹埴同聲已
遠羨仙郎之襍被世籍有光

答涂侯如吏部

恭惟某官世道羽儀人倫師表節標于勿凌塵墟以
震靈氣備四時舍中和而玉潤啓事著山公之豐稔
才推水鑑之明真軼裴馬之踪佇接夔龍之武某久
懷仰斗未獲識荆嘗聞居是邦而事賢詎有過其間
而不式顧叱王陽之馭啓處不遑而御元禮之門次
且未果

答葉明生吏部

百里絃歌懋著分符之績三銓衡鑑超躋啟事之班
方遙注于斗山迺枉投夫翰札謙摛已甚踟躕難安
恭惟某官量涵萬品鑒徹九流雙鳥初飛奏牛刀于
雞肋一琴自伴懸范饒于魚塵畏壘何私家爲尸而

戶爲祝甘棠勿剪居則愛而去則思惟騰譽於口碑
宜晉階於天部廉平範物應追宣伯之蹤雅操繩特
豈讓巨源之美從知賢者進而不肖退仕路一清當
使大臣法而小臣廉官嘗不柰何論當年之裴馬郎
爲異日之夢龍某有懷慕蘭無路識韓採歌咏於民
詩宗聞遺愛訪循良之政蹟恨不同時豈期盛德之
冲虛猶厯後來之存注題緘鄭重固難還刺以璧歸
拜使使皇聊假濡毫而荆請

答錢泰宇戶部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三

元

恭惟某官材惟人傑品擅國華近聖人之居尋源有
自生王者之世應運非膏姿千仞以孤鶩器萬鍾而
大受漢庭起草名高題柱之班計部持籌望重含香
之署當邊儲告匱之日正戍卒待哺之秋獨能酌盈
以濟虛豈至提襟而露肘粟紅貫朽何須萬斛量沙
士飽馬騰不數三軍挾纊日見京坻之積永無庚癸
之呼某久懷仰斗今幸同舟甫入關門卽荷授食加
璧之雅薄陳沼汜有愧投桃報李之章

賀湯開生戶部

恭惟某官人本猶龍望原過斗金相玉璽標國瑞于
名家夕秀朝華挾天葩于蕤苑綰銅章而出牧資秦
牛刀列粉署以分曹香浮雞舌爰從妙簡特借邊儲
惟茲數萬之金錢實係三軍之命脉民力竭矣豈能
剗肉以醫瘡官廩蕭然每至提襟而露肘坐看長策
立濟時艱酌盈虛以灌輸炊何爰于無米合公私而
瞻潤七不嘆于有抹士飽馬騰咸生戊巳之較膠投
纒挾患銷庚癸之呼元氣因而神氣益張懋功隆而
懋賞且至某既聯世講又偕同舟紫氣函關幸得挽
東來之駕朱塵隄坂恨莫攀西去之塵

賀劉情宇戶部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三

辛

恭惟某官瀛海人龍燕臺神駿孝友擅季方之譽才
名標小陸之奇早射策於巍科旋割符於邊郡爰從
最考晉秩版曹舉于魚鹽夙諸管仲父理財之策權
乎取予衆推劉大夫心計之工惟此溥闢夙稱利藪
控荆吳之要會賈客摩肩滙江漢之巨流舳艫卸尾
法存抑末例有征商况當司農告絀之秋益借諸道
權輸之利遂膺特簡來領分司議而不征難難後先

王之舊取之有制已預知德政之新恭當行旅蕭然
寬一分卽受一分之賜而幸仁人蒞止早一日則沾
一日之恩聞諸道途皆欣欣然喜色相告傳於遠邇
自熙熙然爲利而來某夙忝世譜今托同舟望真氣
之陡臨匡廬色動想清標之遠映彭蠡波明砲聲
人莫遂披雲之願芹將介使聊紆賀厦之忱

與劉情字戶部

司檣南州九派溢江湖之潤還轅北闕重霄依日月
之光幸托同舟悵分岐路恭惟某官筆落星辰才雄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三

河漢領國家財賦之計洞晰源流分司農征催之權
盡除煩擾澄江似練堪比使君之清畫舫如雲不問
關津之禁酌上下相通之脉旣以利國且以利民常
公私交匯之時寧知額內安知額外蓋寬一分則受
一分之賜已聞近悅而遠來而留一日則沾一日之
恩猶願舊政而新告某經年依附一旦分携望紫氣
於雲間莫挽真人之駕想錦帆於江上難隨博望之
槎感夙誼之綢繆瞻前期之綿邈酌九江之水聊當
清酒百壺修尺一之詞用代陽關三疊

答劉情字戶部

恭惟某官靈鍾五嶽之精身備四時之氣文壇載筆
才名遠駕應徐臬府持籌心計恥談系孔新領權關
之命寵開解網之仁一片冰心清徹魚龍之窟千帆
雲影歡騰江漢之聲聞商至以如歸知國儲之依舊
某猥緣攬轡得倚同舟旌節初臨殊切彈冠之慶風
塵遠隔未紓傾蓋之私

答劉情字戶部

四牡將歸未賦清風之誦雙魚忽至先來明月之投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三
如歸擊汰揚舠榜聲與謳歌并起浴鳬飛鷺宦情同
煙水俱閑近悅遠來衆方思夫借寇月會歲計期忽
迫于及瓜雖則前事作後事之師守而勿失尚須舊
政爲新政之告惠及無疆某幸共封圻夙同聲氣廬
岳峰頭時有鴈雖頻來逸少之書潯陽江上不通潮
竟阻泛子猷之棹誰期離別又在須臾尚未折楊柳
一枝逢人驛路迺反辱瓊華五色貽我江皋如玉案

之難酬想木瓜之可咏

答翁桃槎戶部

新恩隆重幸叨兩世之榮雅誼殷優遇辱百朋之甄
感懷莫喻抱悚殊深恭惟某官心弘涵茹交篤應求
道在兼成視有美皆已之美善能錫類每因親及人
之親伏念家君無適俗韻乏巧宦才自通朝籍者三
紀每苦前薪忽膺簡命于一朝得移右轄敢云濡翼
實切循牆猥厯鴻德之周遐特枉瓊箋而賜賀以其
子并念其父古道猶存信乎友可順乎親微生何幸
但未奉經庭之對敢當鼎寶之頒謹百拜以受言肅
三辭而完璧

答翁桃槎戶部

駕四牡以省方未奏澄清之效行三軍而誰與謬當
紀嚴之司聞簡命以若驚辱瑤函而增愧蓋自遑臣
不戒以致醜虜生心蠢爾何知敢逞當輪之背役焉
犯順人勤破斧之師中外戒嚴神人共憤伏乞某請
纓無志學劍不成突陷未與曾妄獻徒薪之計席簪
難借豈能參入帷之謀縱膂力之方則奈軍旅之未

學何期詔旨俾往視師智豈陳平足護山關衆將才
非衛瓘可監入蜀諸軍雖碌碌因人自有權操指縱
而明明飭憲亦當法肅行營志既切于枕戈慮更汲
于負乘維今聖主中興之日正是匈奴運盡之時元
首明哉安內自能攘外昆夷駢矣服德甚于畏威玄
菟之羽檄不飛肅慎之楛矢且至恭惟某官匡國真
忠籌邊遠略兼吉甫之文武敦卻縠之詩書義激同
讐欲靜烽烟於塞上情殷篤舊先加食壁于江干馨
績可以雅思車馬頃爲生色振揚愚懦敢不着祖德
之鞭指授神機尚俟叩黃公之畧

答鄒匪石南兵部

伏念某登車無志攬轡非才咏皇皇原隰之章未盡
觀風之職想予子于旄之誼嘗懷問道之心方叱馭
以周咨忽及瓜而望代聞之在昔每云搖山岳而問
豺狼自反厥躬真是來雷霆而去敢鼓雖勞執掌終
愧素餐難逃有道之鑒觀敢辱過情之許可恭惟某
官南州間氣北斗高名珠璣星羅蟠胸中之武庫風
翔日動飛筆下之文瀾揭石談天異聞獨惟鄒子漢

延題柱風流誰似田郎誠哉廊廟之珍蔚矣龍光之
望某久仰光華未同踪跡居是邦也幸得事賢而友
仁國有人焉所當式廬而設榻祇以風塵之勞攘遂
成間餽之疎懈忽荷先施益增厚報交以道義雖曰
卻之不恭投之瓊瑤又恐懷而爲罪

與李心白中翰

恭惟某官仙李盤根白星誕瑞吞雲夢者八九浩蕩
無垠擊溟海而三千扶搖直上身依鯨禁真三神海
上之山思沐鳳池羨一佛人間之世此日紫薇省裏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三

三

推敵金戛玉文章他時屈軼堦前看襦袞批鱗事業
誠社稷之倚毗而海宇所具瞻也某鹿鹿散才魚魚
末品看花一日曾追蹀躞于曲江苦李三年自嘆羈
棲于上谷祇奔馳于牛馬忽荏苒乎居諸萍跡久淹
徒切因風之恨瓜期已過溪懷抱蔓之羞所望引手
於雲霄或不失足于泥壘敬因冊使薄貢芹私縹渺
五雲此際斷張衡之目離岐兩地何時御李膺之舟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四目錄

駢牘

答趙鳴宇方伯

賀閔曾泉方伯

洪學

答沈何山方伯

與周鶴岫憲長

懸相

答楊致吾憲長

答林中翰憲長

答談中約大參

與南二太學憲

居益

與梁懸黎憲副

答陶元暉憲副

明先

答饒業明憲副

答盧見臺憲副

惟屏

答詹起鵬憲副

答王憲副

與傅咨伯郡守

答王漕河別駕

賀楊念庭糧馬別駕

與王賓吾州守

所用

答何縣令

答王縣令

夢庚

與董二菴縣令

答王蔥嶽長垣令

洽

答翟凌玄任丘令

答吳星海廣文

道長

答黔國公

答豐城侯

答劉總戎

答柴總戎

答張恭戎

答潘內監

與潘內監

答張真人

終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四

啓

沁水張 銓宇衡甫著

啓

啓

答趙鳴宇方伯

受一廛而爲氓尚昔甘棠之蔭輕千里而命使忽來
明月之投禮篤下交感溪內省恭惟某官瑞世鳳麟
濟時舟楫文經武緯既左有以右宜規圓矩方豈前
跋而後定歷登應仕休有令聞先保章而後繭絲吏
有羔羊之節以催科而寓撫字民無鴻鴈之歌甘棠
蔽芾於郊原膏雨沾濡乎禾黍維茲三晉均戴二天
某夙薦淄衣之好蓋嘗仰切夫嚴瞻親承陰雨之膏
豈獨與沾乎河潤結中心而莫喻誓沒齒以難諼茲
者守株除目澄同北郭之竿索米長安尚乏東方之
俸介于難進難退之際已固苦於樊籠置爲可有可
無之人衆亦厭如麗贊廼辱過注曾不遐遺遠煩瑣
簡之煩更枉兼金之訊有新如桂有米如珠應過憐
手羈客投瑤報桃投玖報李翻倒愧於風人藹括枯
腸肅載短楫臨南風而惆悵望眼迷離仰北斗以瞻

依心施播現

賀閔曾泉方伯

歲德在晉會逢熙豫之辰价人維藩特借保釐之重
瞻依孔邇舞蹈不知恭惟某官朗識造微太猷經遠
一生清節行已在顏冉之間奕代徽聲家世出東楊
之上滄更中行懋著勛名日冬夏以咸宜歲穀玉而
並濟頃從外臺之長擢居右相之司移南國之甘棠
番陰并翼酌西江之波潤滲漉河汾細侯之竹馬爭
迎尹鐸之蘭絲安問薇花正茂風生行省之香華
初臨氣壓山河之勝堂吟蟋蟀知復見乎唐風國有
龍光將嗣歌于周雅某夙世有緣傲天之幸駕四牡
而于役濟托同舟受一廛而爲氓庶歸大厦聞旌麾
之蒞止若燕雀之相依薄貢箋私庸抒賀悃捲西山
之雨猶聞玉佩珊珊嘶代北之風徒望雲峰縹緲

答閔曾泉方伯

恩受一廛已慙小人之願惠來于里特煩長者之施
拜手若驚捫心有踧恭惟某官身兼九德氣備四時
撓不濁而澄不清汪洋莫測左之宜而右之有經緯

無端人飲德而不知其功世欽實而難名其器聲宏

實想居愛去思何茲三晉之民獨有二天之戴星臨

是福光偏燭於井參雨澍成甘潤倍滋於汾沁之綱

之紀來旬來宣使唐虞仁讓之風于今再見將山河

表裏之勝跡昔加強信价人之維藩保釐庶慶君

于之得與膺受王明泉自慚薄劣得共周旋濟托長

年幸脫波濤之險庇依大厦知無夙雨之侵既遂懷

土之私復枉兼金之訊賜出長者卻之卽曰不恭如

于匹夫政恐懷而爲罪

答沈何山方伯

兩世尋盟分誼本同猶于同舟共濟風濤幸托長集
受廛之願已違仰斗之心彌切題函遠訊拜手深慙
恭惟某官心涵造化性裕經綸世德齊桓武之芳科
名壓郊祁之雋渾渾噩噩先秦兩漢之文章蟲蟲巖
巖太山喬嶽之氣象踐更郎署望重兩都出任藩宣
風清一路憂民慮切痛嘗抱于納溝謀國心長計每
先于曲突屬以封疆之多事界之保障乎乃聘侍
并州道路之欣欣已久遷鶯聞海雲霓之眈眈成虛

登其北而重南奈何奪彼以予此人皆缺望我獨
彈冠某世譜小生朝班後進才陳曉轡敢云孟博之
澄清心切執轡久慕荆川之丰采偶來巡省幸得周
旋所賴左提而右携庶無前跋而後蹙心乎愛矣知
收之肝膽之中儼然貺之更溢于玄黃之外有衷可
結無德以堪

答沈何山方伯

甘棠勿剪纏綿去後之思尺素遙傳感激平生之誼
開誠如覲拜使爲懼恭惟某官氣韻欲仙時名過斗
網羅千古讀窮丘索以來之書陶鑄聖賢取爲後
而下之品籌國則如指諸掌惜民而若納于溝自鄙
署以及藩宜去則思而居則愛從國人而至大夫開
若慕而見者欽西江之閨澤猶新閩海之徽聲更懋
紫薇省署香浮北嶺之雲煙丹蜃樓臺氣壓南溟之
瘴癘暫爾巡宣于四國行將燮理于三台某自昔攬
轡以遊幸得同舟而濟周旋恭履已知德盛而禮恭
採納蕩蕩更見道高而心下自分岐路久曳心絳情
在遠以不遺厥有和而無已尊者之賜必拜雖曰

之不恭小人之腹易盈又恐貪以獲戾

與周鶴岫憲長

金城千里韋彰守塞之助水國一方深切懷人之感
有思何遠無德不酬恭惟某官性裕中和器兼文武
昌言諤諤觀鳴鳳之在梧丰采稜稜稟乘馳之避路
自移關隘益著聲靈洞悉羗虜之情形妙制柔威之
方畧雖敦詩書說禮樂不改儒者之風而安邊境立
功名足奪武夫之氣烟消青海波靜黃河已宜譽於
綢繆行斥華於廊廟某幸同聲氣謬托生平嚮也西
塞周旋所賴左提右携之力茲馬南州策遣益切事
賢友人之思奈隴樹秦雲徒吟解句而螺川鷺渚空
式于廬穀狀杆軸之思命此崑崙之使尋源萬里寄
驛一枝米彼蘋蘩庶鑒予之明信聽焉金玉尚惠我
以好音

答楊致吾憲長

恭惟某官道韻清夷清峰卓犖寸衷耿耿心傾日以
嘗丹百尺亭亭節凌雲而挺秀左宜右有蓋兵刑錢
穀之周知經武衛文凡楚蜀燕雲之徧歷人皆欽

國所憑依維夜郎萬里之天繫輿圖一方之險民生之艱危不易全憑德澤維持苗衆之叛服無嘗獨恃紀綱彈壓惟憲典嚴而貳懷服舍故從來之反側全安且吏治肅而大法小廉雖頻歲之凶危不害澄清已效牙節將加某曠達已久寤寐徒勞六轡入疆失候人之夙戒七襄飛札煩信使之遙臨曾無乘葦之先敢拜兼金之訊

答林中漢憲長

某病毀餘生疎迂下品蓬蒿三徑久尋松菊之盟聞闌九天已斷鷓鴣之夢豈期承乏復忝巡方遂迫在澗之幽人還作出山之小草皇華載咏夙駕於征風送舳艫夜泛湘波之月星分翼軫曉瞻匡嶽之雲蓋將攬轡以入吳亦欲刺舟而訪戴顧簡書可吳敢曰遲遲吾行卽芝宇非遙徒有悠悠我思盈盈積水隔仙珮於星河歷歷晴川望清塵於江樹方擬停雲之賦忽來剖鯉之函導之出疆禮已加於在昔交於外境誼更篤夫先施非君子之至斯授餐顏赧恐匪茨之爲罪懷璧心搖

答談中約大參

青雲携我曾追天驥之塵明月投入忽枉江魚之訊開緘色動拜手心搖恭惟某官玉質金相文經武緯奏鳴琴子單父心在水臺上啓事于山公人稱水鏡卽此鄖陽之重地獨當江漢之上游特簡旬宣專資彈壓還勞求於鴻鴈民無佩犢之風倡節儉于羔羊吏有懸魚之守憇多召樹口有羊碑某結契旣深契離亦久渚瀾汀汴懷思空結於佳人簾雨棟雲凝佇徒哦于高閣何期雅注曾不遐遺七襄爛兮旣淋漓子楮墨百朋侈矣更珍重于玄黃感之誠無德以堪服也而非言可述敢因遽使敬用趙歸

與南二太學憲

學校爲教化之原聿先模楷文章乃懷世之業必重鑑衡惟盛名久著于士林是妙選首膺夫帝簡斯文何幸後學交歡恭惟某官望揭斗山才雄河漢完三光五岳之氣獨擅精華讀九丘八索之書全抽奧秘筆非秋而垂露文異海以生珠頃從治郡之良特借作師之任關西夫子方振鐸以琳琅冀北人文將聞

厚而鼓舞家傳經術何須楊子玄篇門有生徒
馬融絳帳伯樂顧而凡馬盡空北牡驪黃安問太
過而羣材膏集梗楠杞梓俱收學有本源獨開源
以來之正脉詞歸大雅盡洗成弘而後之類風四
之陶鑄方新三晉之英才盡育某感鄉邦之禮貌
有德有造之兼成幸子弟之得師將不中不才
變彈冠有慶欣輸燕雀之悅飛鳥無因苦恨鵲
繫謹馳介使并荐溪毛鑒此未將冀葑菲或取乎下
體量存不釋知山海無棄于微塵

與梁懸蔡憲副

受一屢而爲氓下里沐天河之潤驅四牡而於役重
霄瞻北斗之光戴高厚以難名瞻瞻依其倍切恭惟
某官品重鼎彝氣分光嶽含香粉署夙高題柱之名
剖竹專城懋著褰帷之績迨任旬宣之寄益弘安輿
之猷調寬猛以平施冬日可愛而夏日可畏酌民財
以兼利薰風之穆而時風之和澌澌河汾難擬流膏
之渥裁哉行霍僅同巖石之瞻已合三晉而同休將
膺一人之特簡某藉恭端身荷鴻私維桑梓之

恭况受仁人之利想父母之孔邇彌深赤子之依歸
削牘以起居併承筐而唐突

答陶元暉憲副

問海上之征鴻方將繫帛剖江心之雙鯉忽枉題
感不遐遺愧當殊錫恭惟某官人龍品望天驕風神
探禹穴之奇胸蟠二酉奏漢庭之賦價重三都爲耶
標題柱之聲出守敷寨帷之化爰從宸簡移鎮海邦
崔藪全清潢澤無憂于佩犢獲薪息憚憚人不嘆于
北林雖當邊警之震鄰征輪正急歎以大猷之經遠
調發何難不特息鯨鯢之波且將奪犬馬之魄二東
提福百辟傾心某因緣世誼敦篤神交一介區區未
寫中心之好七襄臚爛乃煩外境之施報真侈于瓊
瑤感當鐫之肺腑

答饒業明憲副

才疎攬轡澄清未効南州龍溢承筐問訊特來北道
感茲隆誼愧彼先施恭惟某官明識鑒微大猷經遠
麟聲名于元凱異表白眉騰光燭于斗牛奇峴紫氣
爲望郎而襍被進憲使以擁麾淮海維揚據天下

夢之會芒碭豐沛屬聖朝湯沐之鄉惟重地必需重
臣若鉅才何難鉅任威其有赫雷破柱以不驚澤以
無心雨隨車而成潤整軍經武秣給一新闢野勸耕
汗萊盡治縱鯨鯢弗靖當不驚白馬之詩卽鴻鴈未
安亦何慮黃巾之變屹乎保障允矣翰屏某風承後
武久應同聲觀大國之風席曾未暖過高賢之駕
乃虛懸何辱記存致煩問餽百朋之錫侈矣七襄之
報缺如

答饒業明憲副

張忠烈公詩集

卷之十四

十

十行訊遠氣分蘭蕙之香一介將忱報愧瓊瑤之重
先施甚渥後至何誅恭惟某官祥鍾靈傑運翊休明
繞電凌霜龍劍飛芒而射斗翻風動日豫章挺幹以
干霄自歷華躔倚有休問惟江之北千里王氣所鍾
而斗以南一人帝心獨蘭予曰禦侮國有藩屏責劍
易牛兵不憂于潢澤撤桑繆戶謀已豫于陰晴控天
塹之上游淮海金湯益壯據地形之宸勝芒碭氣色
彌新以斯經緯之才佇有節旄之授某辱交有素拜
貺猶鮮敢將采藻之忱用杆纏綿之思報也而永爲

好也敢云酬惠於錯刀懷哉而何日歸哉尚想論文
于杯酒

答盧建臺副

千里懷人悵阻重雲之隔十行訊遠忽來明月之投
瓊玖爲珍木桃自愧恭惟某官文濤振海情嶽千雲
出本神奇遂空千羣之騷足養以剛大能扛百斛之
龍文飛鳧標仙令之聲題柱起望郎之譽迨分藩翰
益著風猷隨左右而咸宜豐年之玉而荒年之穀酌
寬猛以交濟冬日可愛而夏日可滅甘棠已植於
河霖雨將濡於四海某生同桑梓誼結芝蘭自岐路
之分携歷數年之契濶嬰其鳴矣方敦伐木之精儼
殊命之重損兼金之貺室遠人邇式懷好音薄往厚
來敢忘大德

答詹起鵬憲副

恭惟某官北斗崇標南州間氣含香清望風流不數
田郎借箸計謀兵甲爭推范老遂從特簡出領名藩
浩渺洞庭之波盡作隨車膏雨蒼茫雲夢之澤皆披
鼓物雄風不須吊古以懷沙行且觀南而張楚某因

上尾得比馬行把臂論交處結斷金之契喚喚來
友久虛我木之情偶以小章而出山得於大邦而問
俗千旌牙牙曲果造請於浚郊環玖紫紫早已先施
於軀室

答王憲副

某年少集繯曾負請纆之志生平跨馬嘗懷撫體之
思自聞小觀之跳梁致使大軍之覆沒髮脊上指創
每宵鴻鑑亦屢疏以陳言直欲滅此而朝食不期當
事謬昇監軍陳重任以若驚雖切循牆之懼事長
張忠烈公南漢卷之十四上
之可效類胡投杖之心想螳臂之何能擬龍庭之畫
掃猥承新誨遠示與形無勞聚米畫山川忽已三載
掌上但一截圖計兵食了然諸虜目中借此前籌用
期後效軍旅之事未學敢云千里以折衝胡虜之選
將衰晉使雙輪之不返義懷所激誇誕自慚惟望鑒
原恕其率爾

與傅容伯都守

明庭射策上林分機繯之華嚴郡剖符下里沐銀河
之潤敢言倡和彌篤瞻依恭惟某官至德無名大猷

不器學窮元始蒐九丘八索之藏生稟精靈萃七澤
三湘之秀郢曲曲高而國中寡和荆壁重而海內爭傳
弱冠登朝應千年之夢卜一麾出守符百里之星占
棠陰遍植於東郊去思綿結膏雨倏加於西鄙殊暮
歡騰瞻惟桑梓之丘盡屬那翼之物轉曜靈而普照
羣分負日之暄決溟渤以流仁各滿飲河之量固已
家尸而戶祝何殊雷動以風行虞典陟明知虛班於
銓署漢家增秩定首及於潁川某四境編氓二天怡
恃因叨升斗之祿羈勒天涯敢奉咫尺之書塵寃陳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四上

答王漕河別駕

楚材擅美式揚江漢之靈周俊登庸出贊郊圻之佐
功高疏濬譽起澄清恭惟某官吐鳳文名解牛才畧
蘭滋湘澤香流九畹之芳璞剖荆岩價賈百城之重
器堪作楫从虛夢卜之招才本濟川暫試虞工之任
惟津海為神京門戶而漕河乃天下咽喉千里來同

盡東南供獻之國九河合派植西北川澤之饒往河
伯蕩淫曾泛桃花之浪致海濱沮洳幾成魚窟之澤
帝曰警予君斯拜命行所無事妙通脉絡之空逸而
有成盡塞奔騰之賓波濤偃恬循順軌以朝宗稅駕
聯翺望安流而會集助斯茂矣寵豈後乎某幸托鄰
封獲承懿範兩地而情淡企仰久慕芝眉一見則歡
若生平遂投蘭味何期優渥過辱宏施燦爛幽章與
七襄而爭麗續紛庭實視九鼎以加隆

賀楊念庵權馬別駕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四

五

疏榮玉陛題輿分幾何之猷竊祿金臺合墜帝寅恭
之雅昔切高山之仰今欣大厦之依恭惟某官南州
間氣北斗高名亮節表喬嶽之岫嶙靈心澈重淵而
映炤惟此股肱重郡是簡經緯長才綸除方下于九
天舞忭已騰之三輔方今民力已竭長聞長楚之悲
吟漫道馬羣其空未見桃花之蹀躞佇觀妙手大闢
新猷凋牧如雲不必千金市駿骨催科不擾寧憂二
月賣新絲是誠一路之福星豈獨甘城之師表某爲
儒未就作吏無能喜名德之來臨庶周行之可望祇

稽奔馳牛馬未遑一介以先驅何期錯落瑤瓊忽與
五雲而下擲感之刻骨愧且汗顏謹布意于穎君代
歡迎之竹馬

與王賓吾州守

名高五馬專城膺簡命之榮庇受一廬下里沐天河
之潤瞻仰孔通懼忤惟均恭惟某官中原間氣北斗
崇標拔藻天庭直軼盧楊之詞調分符閩海早揚阜
魯之循聲何期渡澤之僻區得借冠君而移守茲餘
五稔已聞來何其暮之謠麥秀兩岐將有樂不可支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四 五

之咏某分列編氓身羈閭塞欣欣相告未得關竹馬
之迎采采欲陳敢自比野芹之獻

答何縣令

棠陰垂愛去思騰尸祝之聲河潤流仁孔邁繁瞻依
之望無能報德有愧施恩恭惟某官名世非嘗全才
不器生當京洛獨窺義畫于先天策婉治安可屈漢
庭之前席爰從簡命暫試花封游刃有餘四顧而全
牛立解膠柱不鼓一變而化瑟均調酌寬猛之機機
冬日可愛而夏日可畏弘解阜之大德薰風之穆而

時風之和一片冰心可對洛陽親友千家碑口獨超
晉國循良方喜歌廉俄驚借寇無以公歸嘆遵鴻之
不復誰爲吾主奈臥轍以難留凡屬需恩莫不舐望
况如某者雖列編氓實同臭味分庭抗禮何殊設榻
以待徐生折節下交有同倒屣之迎王粲百年知己
二載交歡自隔封疆遂成河漢追思舊約魂與夜
月齊飛回首故園歸鴈并行雲俱杳忽來雙鯉可抵
萬金既得蘧伯之音又拜鮑叔之惠瓊瑤投我施之
不以爲恩肝膽銘君藏之莫知所報肅陳寸楮敬寫
縷衷輯玉來同望旌旄之至止授餐適館負弩矢以
先馳

答王

縣令

身受一塵情均怙恃心懸千里望隔關河自飛去雙
鳬久結清霄之夢何傳來一札翻投明月之珠延蘧
使以色驚發瓊函而汗漬竊惟敝邑如斗一城彈丸
四壤山川盤繞野無可耕之田草木凋枯民鮮取材
之藪兼以頻年饑饉遂致滿目蕭條皮骨僅存欲醫
瘡而無肉室家不保泣血以誰呼人已厭其餘生

夫惟其將斃恭遇某官德益如春澤時若雨下車
卽名詢疾苦臨堂而軫念艱難赤子無知若置而加
諸膝上匹夫向隅如推而納之溝中是以膏液膏流
薰和廣被花封夜靜門無里胥之經過扉屋春長家
有妻孥之相慶睨茲瘠上頃是樂郊某分列編氓生
歸覆載萬家桑梓均倚蔭於垂雲三徑蓬蒿偏沾濡
於湛露感則刻之肺腑報未效夫涖埃反辱優隆遠
加溫渥百朋寶貺特分冰檠之餘尺幅素箋愧匪瓊
瑤之報

與董仁庵縣令

符分百里山城依仙鳥之光身受一塵下里沐天河
之潤戴均怙恃情切懽呼恭惟某官秀擢金莖清涵
玉鑑廣川家學與獨探乎天人魯國儒風用風燭千
禮樂盈壇屠龍之技遂騰薦鶚之書暫寄青瑣旋司
赤社星所臨而是福幽遐盡耀于光明雨隨澍以成
甘原隰均沾夫膏澤秦牛刀於雞肋遊刃有餘揮玉
軫于瑤琴清音自遠萬家棠樹何須問潘岳之花一
片冰心不必置任棠之水來何其暮重聞五袴之歌

樂不可支行見兩岐之瑞某分列編氓心歸覆翼
千異域未先騎竹之兒童隣彼公室已後稱觥之父
老卽瞻依之孔通奈道路之阻修薄言芹藻之微庸
展燕雀之悃

答王慈嶽長垣令

一奉徵書久淹旅邸天心未卜空憂轉石之堅人事
日非莫問守株之苦蹙蹙若無枝之鳥何處依棲悠
悠如不繫之舟終焉漂泊羨人裏馬腰下之組未懸
笑我頭顱鬢間之絲已見精魄坐銷於偃仰姓名虛

張忠烈公年集

卷之十四

六

溷於風塵金馬婆娑尚乏東方之俸玉階寥杳徒瞻
北闕之光米如珠薪若桂釜甌塵飛棋度日酒爲年
居諸電迅若此旅懷之落莫豈堪秋意之蕭森強欲
登高羞落參軍之帽無人送酒開關處士之門計客
裏之九秋已過想天邊之三徑全荒孤雲繫故國之
心叢菊開他鄉之淚不有綈袍之戀戀何來華札之
慇懃投我瓊瑤鮑叔之惠修矣銘諸肺腑王孫之報
云哉

答翟凌軒任丘令

漢庭射策同出師門周旬分猷幸依鄰壁芝眉久
方溪寤寐之思鯉素遙傳足慰浮沉之想開函色喜
拜手神馳恭惟某官列宿儲精兩儀毓秀生富勝地
居齊魯禮義之邦學有真傳接孔顏道德之統登太
山而天下小高標一代之雄惟滄海爲百谷王俯視
羣流之濶文九苞而爰止藹藹吉人音八變以成鳳
泱泱大國擊水起圖南之翼長鳴空冀北之羣鶴在
宸衷符分鉅邑一琴隨鶴猶開宓子之聲滿縣栽花
不讓潘郎之韻烹小鮮而不擾批大窾以有餘黃

張忠烈公年集

卷之十四

七

渤海之區無不賣劍佩牛賣刀佩犢畏墨庚桑之仙
行且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不獨漢代之循良實亦虞
廷之爲翼也某才不逮人年方及立看花上苑附驥
尾以蠅馳倚玉燕臺登龍門而雀躍自分佩帶嘗曳
心旌何期理郡以來乃得同舟而濟所望開其盲瞶
示我周行迷指周車免起臨岐之嘆矧懸秦鏡少開
對面之疑卽片言重於九鼎况多儀錫我百朋揣分
難堪捫心莫報謹易箋而完璧肅托穎以宣情伏冀
汪涵俯寬罪戾歸鴻標杳此時將問訊之音春樹蒼

茫何日把論文之酒

答吳星海廣文

綢切斗瞻班荆未遂過微天幸倚玉交懽奈宦海萍蓬合離無定使岐途星散去住難憑歷時序之悠悠奈浮沉而汎汎恭惟某官靈鍾人傑品植國華豫章之幹干霄豐城之光射斗辨河飛瀑屈鄒衍之談天學海滙流陋張華之博物擊三千而鯉化指百里以鳬飛一片冰心漫置任棠之水四郊棠蔭誰言潘岳之花爲厭五斗之折腰聊借一麾而振鐸馬融絳帳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四

二十

門庭負笈之徒楊子玄亭客有問奇之士綜百家之同異挾千載之幽微鄒魯之教大行燕趙之風一變金歸爐冶士固喜于得師石受磨隴余亦欣于益友接紫芝之眉宇自覺親依浥叔度之襟懷頃消鄙吝方幸盍簪之雅不殊傾蓋之交忽聽遷鶯遠難繫馬塵浮仙蓋渡易水以遐征風旌星輅別金臺而遄發身依禁闕佩聲日上雲霄化敷國橋泮水晴沾雨露從茲履坦漸見升華某自遠清風載離離暑星馳遄塞王陽之馭不停日近長安孔璋之書未達離迷望

眼斷鴻隨野樹交橫搖曳心旌秋色與長天共遠揭來華札忽墮層雲不忘少原之簪情殷念舊尚合延平之劍氣篤相求詞麗藻之翩翩拜珍奇之纍纍威鵠肝膽報乏瓊琚因遽使之言旋托穎君而申謝三秋賦別嘗懷承玉之悲四望懸思欲斷張衡之目

答沐國公

恭惟某官忠貞許國帶礪傳家勛載金符翊社稷萬年之運威標銅柱撐西南半壁之天爵冠五等以獨隆禮視百僚而殊絕於臣稱世與國同休某久企英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四

二十一

風遠居異境欲通姓字交有阻于未同忽枉瓊瑤量自宏於不擇恐懷璧之爲罪敢借蘭歸惟感德以難謏容將李報

答豐城族

恭惟臺下帶礪名家簪纓華胄勛在王室久聞召虎之光前品重人倫共道西平之有後于臣稱世巍然喬木之存與國同休倬矣丹書之誓頃以松楸之念暫輟鵷豹之班擁傳還鄉人誇畫錦鳴鸞歸闕友誦清風某未先一介之將反辱百朋之貺懷璧是懼敢

以完歸威德難忘敬勒箋而布謝

答劉 總戎

請纓繫虜威名久著于遐荒撫髀思賢簡拔特繇於
中禁人飲元老國有長城恭惟麾下氣擁玄雲忠貫
白日六韜變化師中推長子之貞三畧神奇圯下受
老人之秘揚威島嶼曾聞弓掛扶桑撫定西南共道
名標銅柱天生爲社稷安危獨繫一身帝倚作爪牙
緩急可當大事適以邊人不戒遂使奴虜生心突掩
關門如入無人之境盡俘士女同爲異域之囚此誠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四 五
援以窮追更喪師而辱國五千溪入嘆李都散之
歸十萬橫行惟雲驃姚爲可使玉赫斯怒聽擊鼓而
思將帥之臣衆皆曰賢授節鉞而起熊羆之佐君命
召不俟駕矣豈就道之遲遲虜未滅無以家爲何故
鄉之戀戀先聲奪氣已寒醜虜之心一鼓成擒定掃
降奴之墓佇見邊馳露布預知功上麟圖某久慕雄
名未親德範想恂恂大樹之度徒望旌麾歸依依楊
柳之章未能祖餞乃勞飛騎遠辱長箋橫渠賦詩已
露英風於筆陣據鞍草檄更覩猛氣於戎行

答榮總戎

充國之在金城氏羗坐困定遠之通西域夷虜來王
嘗聞麾下之英名不讓古人之方略久懷大樹今幸
同舟方初駐乎征輶乃疊勞乎飛騎品兼水陸惠多
玄黃謹中心而藏威授餐加璧之推誰借手以獻爲
椎牛享士之資雖曰不恭庶其無敢

答張參戎

功著北邊保障重燕山之險望隆南斗澄清息桂海
之波側仰英風恭讀明德恭惟某官胸藏黃石氣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四 五
玄雲持一劍以答君心惟許國散萬金而酬士義
爲家惟茲閩外之建牙實出禁中之拊髀伏波銅柱
重標五嶺之助下潮弋船遙奪百蠻之氣山無鳴鏑
卒可橐弓周有虎臣樹廟清于江海漢開麟閣旌功
伐于旂常應知庭剖虎符會見肘懸鵲印某分殘班
荆未親緩帶輕裘之度心期傾蓋徒企乘風破浪之
姿猥辱先施殊欽高誼溫詞過于故舊珍品來自遠
方

答潘內監

其不逮人關難通務臺班逐隊幸參鷄鷄於中朝
都下埋輪未問豺狼於當道謬辱簡書之寄來觀江
國之風攬轡登車殊愧范使君之非不遠來持斧徒
襲暴公子之威名憂稱塞之未能幸提携之在望恭
惟門下誠結主知才優國計雲門問閩嶠頭日近天
顏露濕旌旗魚輪時聽宮前速專司于江右益篤
于公家征之去尚待年月上章而請罷何殊鄭監
傳圖陶以寡不可爲國肯日益以求工有類江南花
石旣爲民而造福前得天以延禧某初入封疆未幾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四 五

爲慚

與潘內監

恭惟門下珥貂貴近乘鸞清高日侍宸龍五色載御
璫佳氣口銜丹鳳十行承天語傳宣督陶政于江蘇
碧玉金星奇麗極尚方之奉總權關於河泊彩帆畫
鷁委輸供內府之藏曾請稅以採荒何止萬民全活
議去征而爲國還期千載流芳某忝竊巡方幸同封
攘獨曾聞內外一體之義惟在同心卽今值商民交

困之秋尚思共濟甫入疆而繫艇卽命使以投瓊無
德不酬敢謂隋珠之報有懷可致庶幾趙璧之完

答張真人

秉錄清都夙仰赤松於霞表卿書遠道忽來青鳥於
江干拜手何堪感懷無旣恭惟門下真氣誕生仙源
疏派本支綿衍歷漢宋以彌昌世代宗崇兼天人之
位號家傳舊物惟餘一劍龍精帝授靈符皆是數書
鳥跡雲邊雞犬人間別有蓬萊洞口烟霞方外自成
宇宙一麾白羽招風雨於握中半幅丹砂走雷霆於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四 五

筆陣碧冠鳳詔已膺寵渥於王朝絳節鸞笙行見飄
飄於天路某混濁凡胎塵埃俗物五千道德不逢柱
下之青牛三冊陰符欲訪橋邊之黃石竭來大國得
望龍盤虎踞之奇未識仙巖遐想鶴舞鸞翔之勝何
期信使早已飛章一札輝煌已作費囊之佩兼金鄭
重用爲趙璧之完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四

王忠烈公存集卷之十五目錄

駢牘

與王府元旦

答王府元旦

與相公元旦

與督撫元旦

答督撫元旦

答直指元旦

答鈔關元旦

復司道元旦

答督撫上元

與王府端陽

答王府端陽

與督撫端陽

答督撫端陽

與直指端陽

與王府中秋

答王府中秋

與督撫中秋

答督撫中秋

答鈔關中秋

與王府重九

與督撫重九

答督撫重九

與王府長至

答王府長至

與督撫長至

答督撫長至

復司道長

王忠烈公存集卷之十五

沁水張 銓宇衡甫著

啓

與王府元旦

王正啓序帝震乘樞淑氣方新重轉幽陰之景繁禱
伊始肇開純嘏之祥恭惟殿下心通三極體備四時
地迎紫宸信得春之獨早枝分玉牒知卜居之偏長
當此青陽獻歲之辰正是碧殿凝和之會銀幡綵勝
仗簇陳郊栢酒辛盤筵開北海想宮內之和風
樂化日之舒遲抑國人之喜色欣欣幸吾王之遊豫
以沼沚敬將獻曝之忱伏乞海涵可勝雀忭

答王府元旦

天廻北斗春先到於王門氣轉東皇光特分於仙苑
愧無善頌辱及隆施恭惟殿下法天行健與國同休
慶襲璇源默應璇璣之運寵分玉牒益調玉燭之和
宜茲獻歲之辰愈懋迎陽之祉廻承睿注遠逮瓊華
綢綺輕羅侈出在筭之服辛盤栢酒遙分內殿之春

謹九頃以登嘉肅八行而陳謝伏願益養元和幸
新祿堯天之日舒以長永歌亨泰魯侯之福昌而
願祝岡陵

與相公元旦

天地方交日月啓三陽之泰君臣相悅明良協一德
之符既燮理之宏多宜休徵之萃集恭惟某官心
三極道濟八極握斗柄以平四時陽不愆而陰不伏
代天工而理萬類民以皞而物以熙轉一氣於洪
敗太和之宇宙履端方屆純嘏畢來紫禁春融
鳳池之色著精瑞鴻偏生給閣之華肇茲三
待旦法天之行健從此二十四考成功與歲而更
某欣值佳辰彌增結戀羈棲遠道難稱栢葉之觴
簡枯腸未就椒花之頌念東風之桃李發生長
陽和望北極之星辰旋轉嘗依於台曜

與督撫元旦

皇建有極綿萬曆四十二稷之太平王次於春闈
正三百六旬之正朔履端伊始分社方新恭惟某
道滙三才身備四氣調太虛之元軸陰不伏而陽不

愆措斯世于春臺民嘗熙而物嘗阜茲者斗柄回寅
靑旗出震乾坤旋轉覺和風之融融日月光華見卿
雲之爛爛普天偕樂更紆後樂襟懷一世皆春大
同春意興柳條梅蕊總足關情竹節桃符何須隨俗
福履若陽之方盛寧言如阜如川成功與歲而更新
何止計時計月某際此芳辰瞻懷北斗奈浮沉萍跡
難稱栢葉之觴而搜簡枯腸未就椒花之頌

與督撫元旦

天廻北斗蒼穹生萬象之華春滿南州憲府集百
張惠烈公存集 卷之十五 三
之祐履端伊始長發其祥恭惟某官心涵造化德體
長人健法乾行每謀新而除舊和如春霽獨排禦以
進暄以茲乘鉞之初適會改杓之次萬年卜曆又嘗
四十八稷之大平四國承風且仰三百六旬之新政
乘陽氣而布令遵夏正以授時知幽遐與滌咸耀於
光明將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柳條梅蕊應舒茂對
之高懷栢葉椒花共侈迎年之佳事某欣逢令節遙
祝純禧謹將一介之微用佐五李之荐伏願有假令
終其旋元吉轉洪鈞于一氣熙熙登老氏之臺贊泰

階之六符奕奕過周家之曆

答督撫元旦

天地之交曰泰陽德方亨日月之首曰元夏時肇建
同春有慶大賚先頒恭惟某官心涵太始體備元和
昭回萃萬象之精華文爲經而武爲緯慘舒調兩儀
之化育物以皞而民以熙舉三秦并囿於春臺宜百
順攸同於福履消除氛祲辟邪何假於桃茢醞釀陽
和燕飲顙宜夫栢葉某自憐蓬跡莫舉椒觴何期借
樂之仁遠逮分甘之貺感則額手謝未披心化國之
日舒以長已快觀六符之象君子之福昌而熾願早
協一德之交

答督撫元旦

璇衡轉象頃回宇宙之春榮戟分輝大煥江山之色
履端伊始泰道方亨恭惟某官行如天健德與日新
總百福之原天獨隆以戢穀備四時之氣人偏挹其
和屢茲者三微啓運萬象昭回幕府樓臺想春光之
駘蕩轅門簫鼓知勝事之喧闐辟邪無假於桃茢燕
豈惟宜夫栢葉君子之福昌而熾有俶令終化國之

日舒以長無物不樂某欣逢佳節迎啟清光驛使三
枝方寄嶺梅之信江波雙鯉忽傳尺素之書

答督撫元旦

紫氣臨關過值迎春之候青陽布令恰符頒政之初
天時人事偕新世道民生共泰仰惟某官德孕天和
心通太始被溫綸於北闕春協天地之交酒甘液於
西秦澤成雷雨之解扶杖共欣漢詔吹枯不假鄒生
值獻歲之方新知履祥之有淑某椒花有頌甫馳驛
使以將忱栢葉分甘忽枉雲箋而扶惠

答直指元旦

恭惟某官心通三極化贊兩儀日居月諸行健法天
之不已星移物換成功與歲而更新茲值桃李之辰
益懋松椿之祉如某者官遊驚物候之新孤跡結鄉
關之思枯腸簡盡椒花之賦難成殘燭燒窮栢葉之
樽堪擲猥承高雅不我遐遺辛盤分推食之仁蘭商
寫同春之誼青嶺雲而生色煦霜署以知溫無德能
名有衷可饒章江綿邈此心同流水之長騰閣清虛
何日坐春風之側

答鈔關元旦

玄律告終青陽載啓梅催寒盡迎淑氣以飛香柳帶
春來映晴光而吐秀對此融融之景能無脈脈之思
辱惠瑤函祇承佳貺持將貰酒足忝栢葉之觴欲贈
報章奈乏椒花之筆

復司道元旦

天迴北斗春滿南州新宇宙之風光麗江山之物色
曉茲佳節注及同人煥乎有章映卿雲而就爛藹然
在念黃霜署以知溫感之難忘懷哉曷已所願與物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五

六

同熙乘陽行令政比春風之穆民遊化日之長其爲
提携尤深慰藉

答督撫上元

良霄三五天開佳勝之辰斗酒十千人醉太平之月
萬山燈火關子夜之風光九陌笙歌喧午橋之士女
彩色與天光並爛晴雲逐香霧同飛曉茲佳景空負
賞心宜邸蕭條獨有琴書爲伴旅情寥落誰將簫管
同遊何意高情忽承借樂散銀花於小院巧奪天工
酌玉聲於寒齋溫生春意深幸積小夜之歡所愧乏

長蘅之報

與王府端陽

我賓應律炎后司衡日方中以向離適象昭融之祀
陽得令而居夏還舒茂對之懷樂事駢臻良辰燕喜
恭惟殿下襲萬年之慶備四時之和揮玉調絃鼓薰
風而解愠範金象鼎懸夏日以祛邪值茲重午之辰
並迓方申之春浴盤有警何須九畹之蘭卜世無疆
久蓄三年之艾榴花炤夜想西園之宴方酣蒲酒如
繩知此海之樽嘗滿某欣逢令節未曳長裾三沐三
醺聊承溪毛而荐信一絲一縷願膺遐祉以徵年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五

七

與王府端陽

天數有五惟離位之居中日象爲陽在太夏而得令
節應亨通之候福叶昌熾之占恭惟殿下皇穆無間
昭明有融南風之薰應朱弦而阜物夏日所畏苦炎
景之麗天雖罔逸于遊觀亦乘時而茂對適者律屬
漿賓辰逢重午梅霖乍歇徹玉宇以生涼樨火爭飛
映丹恩而炫采梟厨夙戒殺分漢殿之羨蒲酒盈樽
座設楚筵之醴萬靈呵護辟兵無假于丹砂百祿駢

蘇續命何須夫綠縷惟有浴蘭初蕙懷南國之佳人
且須切玉包金引西園之上客其味同舊歌跡比龜
爪攀叢桂於淮南莫問綠雲高蹕泛龍徒於盱水難
依銀渚仙標

與王府端陽

炎后司衡表賓應律葵開五葉良辰喜值天中艾結
千門樂事喧傳王國恭惟殿下德與時增福如陽盛
芳原遠播何須新沐蘭湯愜已咸舒不待重揮玉軫
吳羅扇扇賜出尚方羌笛秦箏宴開清邸天和方覽
張惠公存集 卷之十五 八
鵬浮九節之蒲鶴筭無疆命續玉絲之縷某遙羈匏
跡悵隔離筵敬將一介之忱用祝千秋之祉

答王府端陽

炎景方長薰風應候葵開五葉天時正值天中艾結
千門人事歡同人意辱頒大賚溪荷鴻施恭惟殿下
度弘寬裕福備昭融風動朱絃阜物每思夫解愠雲
飛彩鷁懷賢獨切於投沙西園之飲宴方酣北海之
樽臺嘗滿通懷借樂遠暢隆儀接賓札之輝煌不假
辟兵之籙燕珍綺而披服何須續命之絲

與督撫端陽

日麗中天重午炳離明之象風清西塞三朱協泰定
之符慶與時臻道因陽燾恭惟某官夏鼎辨奸虞絃
解愠艾三年而預畜久醫國之方絲五色以嘗紫
自得延年之術蘭湯新浴文虎高懸羽扇一揮用蔽
元規之汚龍舟競渡還招屈子之魂手握靈符民物
之氛殺盡辟心涵造化陰陽之愆伏全消某快覩昌
辰知延茂社艸瓜空繁難稱北海之觴蒲黍肅將聊
效東方之獻

張惠公存集

卷之十五

九

答督撫端陽

節臨重午陽司大夏之衡訊往衆金惠拜同人之祝
頻沾寵渥倍切歡欣恭惟某官昭並離明行維亨吉
納羣生於壽域人懷續命之絲莫四塞於覆盆家執
辟兵之契虞絃解愠重看薰入南風夏鼎祛邪無復
妖呈白日畜艾久思醫國沐蘭快覩彈冠當此燕喜
之辰乃辱瑤函之賜包金切玉幸分九子之甘細綺
輕羅莫致七襄之報

答督撫端陽

時臨地臘序應中天艾結千門燕喜同歡于兢渡蘭
滋九畹沐芳新視夫振衣馳念同人乃來大賚恭惟
某官文明離炳德澤解融贊翊玄功揚不愆而陰不
伏煦濡庶類民若皞而物若熙醫國豫畜艾之方懸
生結傾葵之儀兵銷不試何須配辟兵之符財裕無
窮不用鼓阜財之曲值茲令節益豐宏禧蒲葉浮樽
載集清閒之燕榴花灼席應舒茂對之懷猥辱解推
特頒翰貺輕羅細綺旣佩拂乎薰風切玉包金且分
甘于珍品感深刊骨報未成章天一方未得相從徒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五 十一

與直指端陽

日逢夏午普揚離焰之輝節屆天中茂衍亨嘉之祉
化因道洽慶以時行恭惟某官忠傾葵赤節初蘭芳
銷氛侵於無餘不借揮塵之羽握靈根於旣固何須
續命之絲溫盡解於南薰澤遍流於西土會逢佳節
益增弘襟焰夜榴花偏映投醪之席迎風艾葉獨光
列戟之門雖君子與民同之惟賢者而後樂此某自
慚抱跡莫獻蒲樽切玉包金政擬芳筵之荐采蘋烹

藻聊將野曝之忱

與王府中秋

秋色平分寄景全歸上國月華普照清光偏在王家
欣值良宵並膺多福恭惟殿下秀毓銀潢清涵玉鑑
揮毫作賦平臺多整墨之英秉燭夜遊西院集簪裾
之盛想瓊樓玉宇高處寒多况桂殿水輪飛來香滿
轉盈盈之皓魄水洗山河降冉冉之素娥雲流環珮
危欄遍倚聽千家砧杵之聲良夜歡娛奏一曲霓裳
之調實心樂事天上人間某四牡方馳未奉南樓之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五 十二
宴千秋有願聊陳北海之鰐

答王府中秋

秋色平分月華正滿一年佳景天當澄爽之期午夜
清光人慶團圓之炤獨此塵映之勞擾其如風氣之
蕭森關山淚落千胡笳庭樹情憐夫烏鵲悲秋作賦
徒軫騷客之離憂望月卽盈姝乏謫仙之雅况乃承
殿下番情借景遠遶宏施瑤札翻嗣信自兔華楨下
香風習習知隨桂魄飛來想其樂于西園徒有夢魂
得到望清輝於北斗恨無羽翼相從

與督撫中秋

桂闕香浮獨麗一年之景轅門瑞霽通分兩地之光
節慶良宵枕將下個恭惟某官靈涵三宇煥若金天
造品崇隆高出塵埃世界積功圓滿補完缺陷山河
搗盡玄霜自得長年之藥移來丹桂還看奕葉之華
福如月以嘗盈文似秋而番實碧天涼夜應開北海
之樽皓魄重輪益暢南樓之興某得把末尤幸分鄰
壁澄輝在望與同近水樓臺清影堪依自比遙枝烏
鵲借通雙鯉敬佐一觴太平有象喜家家戶戶同樂
今宵景福無疆願歲歲年年當如此日

與督撫中秋

玉律司中金鴈薦爽香生桂殿平分天地之秋光滿
瑤臺普運華夷之炤欣逢佳節遇把清輝恭惟某官
氣稟秋空心澄月朗綢繆牖戶補完缺陷之河山橫
蕩烽煙成就清明之宇宙每來時而行令還對景以
舒懷值此良宵彌增佳貺把蟾光而遠眺興不減於
度樓觀兔頰以揮毫調應工於謝賦莫問廣寒宮裏
自飄飄欲挾飛仙不須天柱峰頭已矯矯俯凌塵世

寒宰分餘照招展獨重雲北斗遙瞻蓬跡若淹於蓬
南枝空遠烏棲恨阻於簷枝薄將斷軀之微忱聊佐
飛觴之宴樂

答督撫中秋

天涯節序又逢搖落之期寒上風光共仰廓清之烈
多嘆責錫冷節同歡恭惟某官心徹水壺手調玉燭
虛涵萬象納山河於靈臺一寸之中明昭羣生攝
物於寶鑑千層之內喜值良宵益舒佳貺桂宮虛敞
方升凍海之輝憲府清涼正集南樓之宴樂願同
萬壽無疆

卷之十五

七

世福永卜于千秋某作客經年逢秋兩度金風
飄重生宋玉之悲玉魄關關再識嫦娥之面政機
月忽損瓊瑤分沈淦於仙盤頓消病肺竊廣寒之
藥願駐修齡

答鈔關中秋

秋氣爽清月華圓滿憑欄望遠遐思逸興夜樓把酒
問天自恨孤吟膝閣想吾廬三徑空欲乘風嘆烏鵲
一枝何能接翼似此旅懷之落落其如良夜之靡靡
辱損雲箋惠寒水暑况又授食而加璧真是投機

報環流影入懷願寄愁思於明月分輝照壁還期佳
信於清風草草勒詞懸懸致謝

與王府重九

序屆三秋節逢九月霜飛紫塞輕寒不入溪官菊
芳園佳景偏歸上國何期飛翰遠及征人恭惟殿下
幼時五福慶合千秋飲沆瀣於金莖不用濃酣綠蟻
披蕨聚於玉葉何須爛熳黃花賓客如雲豈少龍山
之落帽車旌相望應追滕閣之鳴鶴將國人相告以
欣欣維賢者而後能樂此某乍違磨範未堪
承珍賜之從天至使踈窮而無地登高望遠徒瞻佳
氣於瓊樓拜手陳詞願祝繁禧於玉履

與督撫重九

序屆三秋日逢重九霜前白鴈衝寒吹以遐征籬下
黃花殿羣芳而擢秀天開佳節人慶良辰恭惟某官
清澄玉露峻挺金莖承菊陶圃偏愛南山佳氣賜朱
漢殿先承北闕恩光當此九尾咸登懷抱益舒於借
樂况值四郊無壘登臨豈假以銷憂遠追巖館之勝
遊再續龍山之佳會賓筵方映落帽風流

全菊何用佩囊仙術某羈跡異鄉眷言遐念顧茲
落獨派杜老之悲秋酌波行潦敢效江州之送酒

與督撫重九

允禱告幕商律迎寒日月如流節序俄驚吹帽驅馳
畏苦風霜尚未授衣對素景以興懷撫芳辰而增愴
簪菊老空憐思發花前天外鴻飛自嘆人歸鴈後
九野之長征未已龍山之高會成虛送酒何人豈有
白衣劉掾插茱無意任從烏帽欲斜迺承某官樂與
大同賜從天降慶服雅惠較湛露以尤濃輝輝瑤華
視芳英而倍榮受當百拜敢云還壁而雷食懷切三
秋只有登高望遠

與王府長至

天開於子喜圭景之迎長道長乎陽冰璇宮之介祉
盛大來乘夫剡極復其見天地之心而有假啓千金
終益乃如岡陵之象葆天和既開闢而養息憂民事
還望景以占年繡樓初增閑玩五紋之刺繡吹簫乍
暖微調六管之浮灰美矣芳辰休哉豫慶某官
將大獻嘉瑞函慈遠以承筐感則同冬日之溫

致施毫之末

答王府長至

恭惟殿下中含元氣復見天心采絢銀滿俾彼簪雲
之瑞光融璇室熙然趙日之溫值主景之迎長政鴻
禧之游至葭飛御律調鳳筒以噓和雪滿梁園擷象
毫而撫賦哀時之對與國同休某獻曝方陳投瓊遽
逮寒灰乍冷喜逢春藻之如春襪線難長幸借宮秋
之半刺感而百頌謝附一言伏願德比陽剛惜寸陰
於禹啓福如日至綿百祿於周宗

與督撫長至

周正應候軒紀得天曉奏觀臺蒼綠紀五雲之瑞曉
回宮壁洪鈞轉一氣之和是維介人克膺繁祉恭惟
某官識泰元化體備中和德如冬日之溫道見天心
之復扶持善類使陽氣之嘗亨遏塞宵人俾陰邪之
盡伏值此迎長之景可知開泰之徵某方修獻腹忽
枉承篚質比枯芳屢費吹噓之力心同弱線嘗牽絲
縷之哀惟願幹旋回宇宙之春不假卯生之律感召
致禎祥之慶嘗符太史之占

答督撫長至

生表測長轉淑光於亞歲璇臺占瑞書嘉采於五雲
遙知百祿之適會于一陽之復恭惟某官才蓋八紘
道涵三統觀乾坤之會既獨復以亨陽握臨泰之機
更朋來而引物遠寄梅花之信真同葭管之春某
窮愁之一線冷獨閉關拜蕃錫之兼函溫如袂纈

復司道長至

三正肇始七日開元時占陽德之亨復啓天心之嘉
際斯嘉節宜有繁禧某心比寒灰處同幽谷瞻天北
極無從瑞紀五雲滯跡南州祗有愁添一線聊自
關而僊息可能吹律以生和忽逢驛使之梅陡融
筒之黍詞同春煖情與景長

張應烈公存集卷之十六目錄

駢牘

壽益王二

壽方中涵相公

從哲

壽李旭山總憲

壽李龍峰泰撫

梅

壽錢浩川虔撫

壽彭嵩環四川直指

香

壽吉獻丹甘肅直指

人答吉獻丹回壽

答督撫賀生

答鈔關賀生

復司道賀生

謝婚

張應烈公存集卷之十六

沁水張銓宇衡甫著

啓

壽益王

天潢疏派共推磐石之宗皇覽揆初茂衍靈椿之慶
狀均纓弁慶集宮庭恭惟殿下地重親賢德隆藩翰
漢皇孫子龍種自與人殊周室本支麟趾知爲國瑞
玉膺純嘏誕降嘉辰曄曄祥光瞻南極老人之宵見
鬱蔥佳氣繞西園公子之夜遊擘麟脯以爲饌飲借
麻姑之瓜待蟠桃之結實還陪王母之鵲聽華封之
祝有三多多益善翼今皇之曆維萬水永無疆恭惟
直君而宜王是以得名而得壽某適跼蹐阻陪珠
履獻南山之頌象取臺萊佐北海之樽恍將蘋蘩
恭惟殿下發祥帝胃疏派仙源克明克類克君備配
命凝休之德去太去奢夫甚握長生久視之根福與
年而俱增如川方至壽始升而未艾若月之恒頌當
永壽之辰愈衍箕嘯之祝榮南國從知八寶慶

春八百歲爲秋桃薦西池應是三千年而花三千年
而實人歌以遊而以豫天錫俾熾以俾昌某欣逢嶽
誕敬采溪毛愧此涓忱莫效千齡之祝恭承嘉惠過
煩九鼎之頒沐銀漢之恩波魚鳥起舞砥金丹之寶
氣雞犬欲仙

壽方中涵相公

五百年而名世有開合德之符八千歲以爲秋願啓
長生之祝壽曜高懸於南極祥輝近映於北辰樂事
駢開歡聲環匝恭惟某官稟天地中和之氣膺聖賢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六 二

亨泰之期非仁義則不陳孚一德一心之契安社稷
以爲悅圖卜年小世之休正帝眷之方隆宜天心之
助順時維華誕序應長庚方啓中秋之令旦正天人
鼎盛之時况逢聖作之昌期尤君臣泰交之會階符
同耀拱宸極以嘗尊神岳比崇鎮坤維而益固祿壽
名備人間之完福齒德爵稱天下之達尊某猥以周
容羈於江介望公孫之賓開莫遂稱觴歌史克之頌
詩祗陳削牘壽命長矣弗祿應矣百僚矢召夷之音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千載廣臯陶之什

壽李旭山總憲

鴻禧天錫箕嚚協五福之占鶴筮日升華祝效千齡
之頌簪紳喜溢黎庶歡騰恭惟某官神降生申精符
應昂手扶日月莫萬曆之靈長氣轉乾坤躋八荒於
仁壽望崇曳履慶集懸弧南極呈祥紫氣映霜天而
曉燦西池獻瑞青鸞帶日影以朝飛惟大德必得壽
而得名肆天錫且俾昌而俾福某幸值華辰喜同燕
賀驅馳遠道難稱祈祝之觴濡削素箋敬寫瞻依之
臆伏願益養元和永綏後祿作朋三壽鼎鉉調羹克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六 三

壽劉定宇固原總制

綿實錄億千隸籍羣仙蓬島遨遊嘗住瓊樓十二
仗鉞策勛身繫安危之重懸弧紀瑞時逢福履之初
合萬姓以同歡祝千秋而采已恭惟某官扶輿間氣
河岳精靈學夙貫乎天人才兼綜乎文武齒德爵稱
天下之達尊祿名壽備人間之完福惟茲穀旦實應
郊媒豪傑信非偶然必玉百年而始出春秋豈曰儻
爾將八千歲以爲期駐顏無假于丹砂過道何求于
具茨九宮山下敝羣仙存壽之筵五色雲中擁王母

傳書之使曰耄曰耄曰期願自今伊始如岡如陵如川至以莫不增順乾坤之紀以方長佐日月之光而未艾某自慚羈旅未側賓筵敬羞澗藻之微用代兕觥之祝伏願壽國壽民茂衍千齡之遐祉卜年卜世永期萬曆之靈長

壽李龍峰泰撫

恭惟某官靈鍾降嶽瑞集懸弧八百歲以爲春武衍莊生之頌三千年而結實重來王母之書既得位以得名壽民而壽國某遙隔叱取莫遂稱觴仰南極之祥輝身遊壽域望西方之佳氣情繫賓筵薄將綈綈之毛用代岡陵之祝作朋佐命長依日月之光祇鼎得仙溪切雲霄之望

壽錢浩川虔撫

天開於子祥符望景之占嶽降生申瑞紀揆初之慶祝千秋而未艾合萬姓以同歡恭惟某官體備中和運逢亨泰手扶日月翊萬曆之靈長氣轉洪鈞躋八荒於壽域既得名而得位且俾壽以俾臧茲惟懸矢之辰政是飛莚之儀影移蒼陸舒化日於冀階氣應

黃鍾襲融風於蓬島某會逢華誕倍切歡悰敢稱北海之鰲用効南山之祝登龍沙而引跳擬共怕洪崖之肩擘麟脯以爲羞或可借麻姑之爪預除塵榻仰候光旌

壽彭嵩螺四川直指

塵清攬轡肅風紀於西川瑞集懸弧現祥光於南極人心胥悅天佑彌隆恭惟某官質本星精身忝元化五百年而會合誕鍾嵩岳之神八千歲爲春福迥邁彭嶽之筭屆茲穀旦適值揆初日方中以向離喜曜明之象陽得令而居夏政符鼎盛之年將俾熾以俾昌且壽民而壽國丹砂玄牝何須求永命之方蓬島瑤池久矣注長生之錄某身羈輓繫恨難稱北海之鰲筆謝花生媿莫效南山之頌薄言沼沚代禱國陵綵綵縷願一綵一歲以徵年祝比封人敢三祝二多而獻壽

壽吉獻丹甘肅直指

天地之大德曰生用造萬靈之命人世之至樂者壽宜居五福之先肆直接初必徵祥祉恭惟某官扶輿

聞氣宇宙完人知性知天抱立命修身之學去太去甚握長生久視之根正春繩鼎盛之時佐日月中天之運詩嘉耋老方任四國之經營莊咏大年初啓八千之歲月羨南極老人之再見想西王使者之重來樂只萬年且壽民而壽國華封三祝祈多福以多男看他時鼎鉉作朋瞻瞻稱黃髮之老迨百歲崆峒間道飄飄與赤松而遊某欣逢穀旦萬奉瑤觴敢借不腆之將用祝無疆之壽淮南雞犬得沾飴鼎之餘榮海上蓬萊願與添籌之勝會

答吉獻丹回壽

壽域宏開方效無疆之祝瑤函寵賁永有爛之輝飴鼎分榮投桃翻瓊恭惟某官生鍾間氣道契真源爲國龍光已播萬年之頌隣民仁壽願登三代之隆喜逢弧矢之辰益茂椿松之祉如川如阜慶人世也得全俾熾俾昌知天錫以難老某跡羈叱馭情阻振衣酌彼行潦魂乏祈年之大斗投來腆貺遇分益筭之仙丹

答督撫賀生

歲月浮生魏韶華之虛度雲霄高誼荷鼎既之延頻有朋未喻豐隆一介敢云稱塞恭惟某官德體一元心周萬彙躋斯民於壽域熙熙登老氏之臺瑀國祚於靈長奕奕過周家之曆凡在生成之下俱無天札之虞卽以小年亦歸大造顧念某人本蓬樞果戶生而孤矢空懸質同樗散蒲輕惜矣斧斤自伐年壽不惑猶然汶汶無聞日已向中尚爾悠悠不學鄙哉亦何足算壯也已不如人逢茲初度之辰轉切後艱之懼銀蟾隱迹影及微生華筭輝煌不數爲書寶蘇

答督撫賀生

伏念某駢枝刺物擁腫微材生也懸弧空有四方志志少而不學枉虛初日之光將四十以無聞嘆半生之漫度大馬之齒已長回憐隙裏青春蒲柳之質先凋早見鏡中白髮况倚門腸斷憂劉日之西斜步晴窓驚指秋雲而北望當此揆初之候益增旅客之思恭惟某官德盛好生至人育物人莫不欲壽普其錫

等之戀愛之欲其生昇以嘉生之貺光分瑤札疑從
青鳥卿來寵益精繆不數丹砂鍊出威當次骨謝不
宜心投之以瓊瑤尚有指於李報生我者藥石更跋
望于周行

答督撫賀生

某潦倒浮生支離棄物蹉跎老大愧無一事如人在
再居諸真是半生虛度朝來攬鏡憐潘令之頭顱靜
裏撫膺嘆劉郎之髀肉百年鼎鼎其如歲月難留四
狂耽耽奈此風塵易老况白雲在望徒勞陟岵之
臨清鳥難逢莫問瑤池之信揆初將屆旅思彌增
大德之好生眷雌辰而損脫錫之金簡何殊寶籙靈
符饒以瓊漿不數丹砂火棗陳人增色霜著知溫從
此未盡之年總是感恩之日

答鈔關賀生

王正啓序皇覽揆初計男子懸弧之辰逾廿人強仕
之日歲華冉冉曾一瞬之難留少壯悠悠嘆半生之
易擲蹉跎白髮引鏡而脉脉自悼在苒青春撫髀而
清清出涕况百憂之交集致五內之如焚慕歸關心

已履風塵之苦林林太夢將尋鶴之盟倘偷安
大塊之勞或以全其不才之質詎意好生之大德及
於虛度之小年錫以駉蕃曲爲引異濟之於壽固已
窺君子之心愛之欲生敢不拜仁人之賜

復司道賀生

不佞大塊勞人兩間利物空懸弧矢經營未効於四
方枉費居諸在苒已迫於中歲笑孤堅之無用枵腹
形骸愧釋散之苟全但欲視息二毛增感每虞滿
鏡秋面病校授未有松徵入夢嘆百年有幾空
壯悠悠四十無聞真是浮生碌碌生時逢初度並動
溪懷猥辱好生之仁遠惠引年之貺瑤華鄭重已足
當續命之符珍錯續紛恐愈增美疾之疾

謝婚

恭惟盟契百年好諧二姓長絲久繫特煩柯斧之求
喬木可依喜遂萬蘿之托天作之合人定厥祥蘋蘩
有賴於宗祧琴瑟式誦於淑女知今愛賦姒婉婉自
將鳴鳳之占奈小兒稟性韻家未卜乘龍之器重荷
千金之諾塊無雙璧之儀依依有爛之光遙瞻燕喜

取耿未將之敬肅荐芹私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六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六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七目錄

駢牘

行取謝王霽宇制院象乾

行取謝王柱石撫院國

謝孫藍石撫院薦璋

謝方冲涵按院薦大美

謝黃雲蛟關院薦吉士

考滿與陳廉崖吏科治則

考滿與袁六休吏部

考滿與趙體衡太史乞文用光

答喻秉吾司理賀考選致和

答喻秉吾司理賀考滿

答喻秉吾司理賀聘考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七

沁水張 銓宇衡甫著

啓

行取謝王霽宇制院

竊念某西鄙豎儒南輔下吏仕而後學方抱懼于操
刀少不如人敢妄期于脫穎勞雖執掌祗泊泊于風
塵拙自守株亦悠悠于歲月誠恐匏瓜于繫空成抱
蔓之羞所冀升斗堪憐能解固鱗之厄不有雲霄之
引手寧生羽翼以翻飛伏遇某官生成大德吐握
懷賞善如懸旌片言于堂下使人以器收三語於
中自惟燹後之餘亦備藥籠之選取材不棄防朽斷
以丹鉛澤物無心滋枯荻之雨露遂使庸庸之品
得參濟濟以同升還念致身之自敢忘成吾之恩惟
求無玷於官嘗或不仰慚乎知遇顧今人情愈變時
事日非天聽彌高真若雷霆鬼神之神莫測民心難保
時有水旱盜賊之深憂廟堂聚訟之夫漸成蜀洛牛
李之羣山林隱逸之彥高標顧厨後及之名看此時
當局如弈棋方爭持于黑白恐他年在野有龍戰將

貽禍于玄黃念茲耿耿而有懷奈此區區其何補惟
明公精忠勁節舉朝推社稷之臣願及時乘輅握衡
天下荷清平之賜某嘗得趨承劔履近山中之光華
參畫箸籌佐勦蕘之末議則所爲寤寐矢之而且基
遇之者也薄陳一介上候九如愧沼沚之微難言明
信祈海天之大不却涓埃

行取謝王柱石撫院

五百年有名世身繫天下之安危方千里惟王幾任
重朝廷之屏翰仰澄清之憲度察吏惟明何吐握之
休容使人以器濫膺微選總屬栽培新于雖承嘔心
曷罄恭惟某官道直以方氣剛而大出風之雅昭回
日月之文章左有右宜整頓乾坤之事業自司執法
大著風猷雖與累累若若之儔比肩而事主實抱塞
蹇諤諤之節獨立而敢言恥君不及堯舜非道不陳
於前許身自比伊周在廷無出其右共知藜藿之不
採熟如松栢之後凋蓋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古惟
社稷之臣乃衆醉獨醒而衆濁獨清今鮮公忠之匹
踐更藩臬者幾省每留南國之棠恐優林林壑來數

年不見東山之履跡久協冀望特簡帝心謂畿南乃
天子股肱爲九牧四方之極而河北又京師戶牖統
三關六郡之雄非重臣節鉞難如必明公鎖鑰乃可
其自渤海以外宣雲以內皆屬紀綱凡若一命而上
方岳而下總歸震疊入境卽問民疾苦置赤子襁抱
之中下車先察吏貪廉使墨吏解綬而去議兵議餉
心以謀國而嘗丹請賑請蠲髮爲憂民而年白遂使
郊圻之地屹如磐石之安華榮誓語於丹書終流芳
徽於青簡某驚足難鞭帶刀鮮剖刑名未學徒縻亂
乎三章簿領空勞亦虛繫乎五斗方懼于夫譴黜乃
微惠於生成借絢飭于溝中忘其初斷賞枯音於費
後被以宮茲遂使縻檄之散材得同如茅而榮進想
大人篤憐材之意豈誠責報於將來而下吏思致身
之跡敢不歸思于此日飡花有素願同黃雀之投網
適館無因徒切淄衣之受粲謹齋心而跋牘敢沐手
以承筐

謝孫蓋石撫院薦

紀綱三輔股肱爲屏翰之助衡鑑百僚式序昭嚴揚

之典壽非不遺乎下體吹噓直徹於重霄感切銷心
報矢啣結恭惟某官忠孝自天文武爲憲靈鍾渭水
熊羆符玉輔之占瑞出藍田璫璣擅國華之品兼德
言功之不朽集清和任之大成三代後人傑共推殊
絕百年間名世誰與匹儔自弱冠而從王人蜚聲於
臚仕丹心補衮精誠結主上之知正色立朝丰采係
時流之望惟天子規方千里以爲甸服而國家專制
一面是維重臣爰自建牙開府以來大恢安內攘外
之略網開三而流寬大之恩膏鏡輝千層察食廉之
流品修備修教卽頻年水旱無肅肅之飛鴻足食足
兵使千里封疆如屹屹之磐石積日上之大府春自
注于重瞳謂國家多事之時值海內空虛之日官廩
蕭然無陳陳相因之積民力竭矣有嗷嗷待哺之憂
特晉憲臺筦司邦計蓋明主理財謂必先用人獨簡
經綸之手而大人以薦賢乃可事主衆拔茅茹之倫
得之詢精察之餘辨其才品節操之異一時俊譽盡
入刻章雖王畿風化之原人知砥礪而漢廷得人爲
重吏獨循良如某者朽斷微才斗筭小器濫膺刑名

之任實非聽斷之才每懼債軋敢希推轂執意畢難
沛澤不遺灌木之叢箕好噓仁遍及青蘋之細龍以
華袞置之簾揚蓋聞吐握延攬之懷逢人說項抑亦
鼓舞豪之意致士從愧獨慙穢質非玉樹之琳瑯自
愧塵心無玉壺之瑩潔雌黃莫辨詎云犀照重淵騰
蹶不前敢望驥騰天路惟有勉竭駑鈍可酬國士之
知或者少建功名無負作人之意一趨一步當仰止
於高山成始成終總歸功於大造身非黃雀報恩敢
后于投環心類烏衣識主自欣于依廈敬頌一介
貢微芹伏乞鑒沼泚之衷勿麾諸門牆之外身懸兩
地望函關紫氣以神馳心繫二天想渭水晴光而意
結

謝方冲含薦按院

澄清三輔風猷凜肅冰霜衡鑑百僚品藻高懸日月
葑采不遺夫下體袞袞直徹於重霄知遇若斯報稱
何地恭惟某官知覺先民文武憲世凌雲聳嶽陋小
魯之嚴瞻淮海飛瀾鍾全吳之靈氣是以鯢鱗擊水
盪溟渤者三千鵬翼垂天決扶搖乎九萬泊乎三臺

佐理法星懸江漢之濱四面祝仁化日映桃花之嶺
釋之持平不倚于公平反無冤簡花帝心晉司執法
瑞呈梧嶺載調丹鳳之聲寶索珠淵時探聖德之額
諤諤袖中之草裁裁柱後之冠補袞丹忱天日同其
洞明埋輪丰采風霆避此威稜累代天巡幾環海甸
周原攬轡花驄帶雨露以遐馳焚草封章白簡凜風
霜而迅激凡匡廬彭蠡雲夢湘江總震叠于紀綱法
度若嵩嶽洪河燕山易水盡洗濯于教化風聲願報
安民必先知人明析廉懦公邪之品猶以薦賢為
事主特拔監司守令之才吹送即使上天品題便成
佳士思皇豪俊盡入搜羅而且憐才無方取入以器
津蘆葭管發煖甲於枯荻材備藥籠收餘功于敗鼓
遂使驚駘下駟反為糠粃先揚形穢自憐豈是謝家
玉樹胎凡不類敢方漢苑金莖瓶簪小器虛擬八斗
之才瓦礫微軀自愧雙南之許蓋大人舊莩必抹不
遺小善之抽揚而孺子蟠朽無奇恐負洪鈞之陶冶
成吾等子生我並乾坤俱大于難名知恩敢不酬恩
即頂踵可捐而何惜顧念株守無能祇切循牆之懼

即今瓜期已及恐貽抱蔓之羞所望益篤沾濡終如
輶策使蹶躓駑駘望千里以騰馳响沫纖鱗指三津
而騰躍庶頑材鈍質永歸大造鑄爐而結實成陰長
作公門桃李身非黃雀投環敢後於食花心似鷗鷺
識主自欣於依厦拜馳介使唐突台階伏願鑒鴻禧
之微忱勿麾諸門牆之外自茲戴高深之厚德永結
於肝膽之中

謝黃雲蛟關院薦

繡斧行邊簡閱作六師之氣形輪報命激揚提有
之衡拔茹恩深循牆愧切恭惟某官乾坤真氣海濶
精靈經文緯武之才萬邦為憲出將入相之望一代
具瞻埋輪震懾於當途花驄且止攬轡澄清乎四海
白簡時飛栢署名高楓宸寄重惟此三關鼎峙原
護於神京邇來四面震鄰嘗竊虞夫驕虜故聖世
大蒐之舉而明公膺代狩之行節出烏臺塞上霜威
凌草木令嚴虎旅軍中殺氣遶旂旂凡介士如雲猛
將如雨盡在發縱指使之中肆行山若礪滄海若帶
永無震驚沸騰之患庸功數國真當萬里之城侵

酬勲行正三台之座願謂安邊境立功名豈惟介甫
面敦詩書說禮樂亦富甲兵况內寧可弭外憂皆有
桑土綢繆之責且安民必先察吏寧無繭絲保障之
分懸金鏡於當空持玉衡而論最累百而不當一絲
濫刻章於衆中拔其尤亟爲推轂何期葑菲之下體
更作糠粃之先揚過辱品題曲加栽植片言識之堂
下幸逢特達之知今日請處囊中或有毫才之見觀
生我誰其成我怙恃同恩人一天子獨二天穹窿并
翼顧念蹴躡千里足方縮以難前仰惟翔翔九霄羽
可引而下濟冀終駿惠大賚鴻施提攜嘗示以周行
鞭策不遺於駘駘此日覆瓿掩垢無非大冶鑄爐他
年結實成陰亦是公門桃李敬修尺一用荅高深愧
沼沚之微忱瑤瓊之永好

考滿與陳廉崖吏科

珥筆螭頭丹屐穎糾繩之益提衡驚序朝紳凜封駁
之嚴極知揭日之無私矣冀垂雲之可庇恭惟某官
定國訐謏補天忠盡取君不及堯舜非道不陳于前
致身自比伊周在廷無出其右折五鹿之角諤諤有

集賢堂公存集

卷之十七

八

一

集賢堂公存集

卷之十七

七

考滿與袁六休吏部

六察辨官藻鑒仰日星之炤三年報政栽培希雨露
之恩愧五技之已窮幸二天之可庇恭惟某官才優
王佐品絕人倫龍見在田沛商霖而應運鳳巢于閭
輝虞日以來儀人擬連城炤乘之珍士切太山北斗
之仰兼以清規月映虛涵不夜之城朗識冰融重攝
見垣之鏡是來帝簡晉秩天曹面求賢無方使人以
器拔幽疏滯汰佞登良朝興連茹之歌野跂彈冠之

望遠通簡要已駕裴馬之名明聽翼爲將接夔龍之
武某西鄙監儒右輔下吏雖家君拔援霄漢得附驥
尾以騰騰而孺子沉辱泥途空望龍門之巖嶭箋屢
濡而踟躕心永結以迴環茲當三載之報瓜敢修一
介之行李竊念某才不周務識未通方折獄謝礫星
之神明當機鮮斷蛟之鋒利祇是奔馳牛馬嘆空度
乎居諸雖復執掌簿書亦何益于殿寂知難逃于幽
察輒預跋乎明慈伏乞擴乾坤大造之恩恢山海兼
容之量覆取舍垢潤朽墟枯中山之篋未盈或曲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七 十

其既往澠池之翼可鼓且姑試以將來令得洗濯于
清流側聽鑄爐于大冶若乃水鏡靈臺偏施炤矚山
公閱啓謬辱篇題使九折羊腸不永虞于陰雨一官
鷄肋得早脫於牽繆雖化印無能感德自溪于食稻
而投環有願報恩敢後于喰花

考滿與趙體衡太史

天庭拔藻絲綸摘五色之華玉陛疏仁雨露沐九天
之寵祈片言之華袞作奕世之瓊瑤額手偃承齋心
政漬恭惟某官體備天人名揭日月道接真儒之統

會一言主敬之傳學爲王者之師陋半部太平之對
灝氣振龍門之飛瀑高標齊砥柱之凌霄自入金馬
之門盡壓石渠之彥夜來連炬平分閭闔清輝朝罷
香爐滿戟蓬萊佳氣篇章鼓吹曹劉制作衙官班馬
擅三長于史局爛矣日盈羅八駿于文衡森然桃李
北門視草暫煩珥筆之司東閣和梅行正宣麻之拜
某桑梓後進樗櫟下材久縈如斗之瞻竟阻及門之
刺茲當下吏報政之期適值明公代言之日遭逢何
幸舞竹殊溪愧乏小善之枯楊敢乞明章之赫奕出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七 十一

匠心之獨造爲天語之傳宣酒珠玉于詞鋒輝生寶
軸落煙雲于筆陣彩溢瑤函使傳諸後世對揚天子
之休將戴之終身永荷仁人之賜

答俞秉吾司理賀考選

某樗櫟散才無符小器操刀未剗愧無礫鼠之神明
持斧何能敢望埋輪之丰采蓋爲臣不易而爲諫諍
之臣更不易涉世叢難而涉險巇之世尤至難進則
却步于簡轅退又驚心于負乘憶昔備經險阻不勝
前跋後蹙之憂卽今幸脫風波誰非左提右携之力

顧祖方釋而負彌艱途本修而力未逮猶望周行好
我不改同舟共濟之時庶幾明哲保身得免入朝見
嫉之患

答翁秉吾司理賀考滿

某才不通方識未周務五詞莫辨謝礫鼠之神明三
觀自慙匪斷蛟之利器祇是奔馳牛馬嘆虛度乎居
諸雖復軟章簿書竟何益於殿最乃者三年報政已
自阻于修途不意兩院奏留使復還其故物瓦全何
幸水儼從漢蓋素奉教于君子發蒙振息每示我教
周行而陰受賜于仁人履垢匿取真培予如大遠舉
以不蜚不鳴之下品亦有計日計歲之微勞從此一
階而升盡屬九鼎之力不報明德有如皇天乃辱注
惠之慇懃更投瓊瑤之累累益增佩服愈結心藏謹
拜新璋之書敢貪鮑叔之惠伏念苦李無言自少盤
根之固而成瓜已過恐懷抱蔓之羞惟望大開泰鏡
時指南車庶明公惠顧舊好有同漢諸之舊而不佞
克全始終不類梁田之鮑

答翁秉吾司理賀聘考

折獄無能已愧明刑之任知人不易豈堪較士之衡
何意禮聘之遠來或恐虛聲之悞動夫三秦爲豪傑
之藪代有聞人而大比卽弓旌之遺厥惟盛典是以
廟堂敦遣特重主司郡國徵求廣延叅較要亦集衆
耳衆目之以用羅有馮有翼之英爲王國棟梁非
爲私門植桃李也某識慙水鏡才謝春花久已敝屣
乎詞章豈足持衡于魏院暗中摸索要難識佳士于
語言文字之間披衷推求詎意相天機于牝牡驪黃
之外卽於羣十而得一亦可附以人事君之誼猶
遠懷而拔茅庶不虛薦賢爲國之心惟虞結網之疎
使有遺珠之嘆負茲任使空往奔馳乃承雅意之殷
優遠錫瑤華之纒縵感當何似報且無章置對案之
匆匆率揮毫之草草聊鳴謝意伏乞矧原何時四馬
騶驪望金臺而過發又是三槐隔別想玉宇以神馳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七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八目錄

駢牘

送益王試錄

送各院試錄

送督撫試錄

出閣答督撫

迎正主考

迎副主考

迎兩主考

請主考

餞主考

請孫藍石倉場倬

請李龍峰中丞楠

請包大瀛中丞見捷

請錢浩川中丞桓

請吉獻丹中丞二

請錢泰宇餉部

陝西別啓

江西別啓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八

啓

沁水張 銓宇衡甫著

送益王試錄

千里分茅茂衍親賢之澤三年登俊宏開新樞之途
幸盛典之有成仰作人之無數恭惟殿下玉質金相
周情孔思禮元若元筵設穆生之醴摘詞逾建籤分
鄴架之書惟此泱泱之大國實生濟濟之多才輟
荆山俊玉人之珣琢秦麟文囿特虞者之網羅盛
之數年而合之一日豈曰無待而興卽取之王國而
貢之天朝不過借手以獻況因人成事何關主者之
權而爲國求賢本自人臣之誼濫厠紀綱之任敢居
蒐簡之功謹循成例藉奉賢書袞鉞片言尚有頒
大雅日星數語庶足範乎斯文

送閣院試錄

竊惟選舉重賢科網敢疎於麟鳳文章關氣運瀾已
倒於江河若會際風雲似可侈一時之盛非望如山
斗要難起八代之衰惟聖主壽考以作人肆大人觀

文而成化休哉無斁煥乎有章廟堂操鼓鑄之權如
矢示鵠縫掖被陶甄之澤若草從風家傳闕里之書
人抱荆山之璧頃海內屬當大比而江西更號多才
猥以謏庸濫叨綱紀合內外而愆傍殫宵旦以拮据
士肅規條吏循法守雖文自歸主者祇惟碌碌因人
而事則有司存敢不兢兢奉職關嚴局倫早盡塞乎
旁途材別良楮幸未似手膺鼎開初徹練士若蒸雲
藉其名以貢者一百人錄其文而獻者二十首譽髦
濟濟庶幾拔乎衆尤文質彬彬蓋亦從乎先進既告
成事敢奏賢書遵新令以衡文或可寬茁軋之罰率
舊章而舉事亦惟憑新標之功

送督撫試錄

天網宏開共侈得人之盛洪鈞陶鑄全歸大造之恩
曠典欣逢膚公堪紀恭惟某官文武憲世知覺先民
秉鉞有虔敦詩書而說禮樂作人無數歌樸械而咏
菁莪凡此十三郡之英才同沾化育卽今一百人之
選舉總屬陶埏借鵬鶚以天風方能翺漢起蛟龍於
雷雨始得騰霄誰云較閱之能實則栽培之效如某

者監承綱紀擢之搜羅事則有司存雖亦兢兢舉職
文自歸主者終於碌碌因人荷寵錫之先施覺涵
其已甚薄陳菲物并奏賢書七襄之報不成章徒勞
杆袖片言之重逾于鼎敢借品題

出閣答督撫

撫斯盛典謬膺綱紀之司海嶽隆情特枉瓊瑤之訊
捫心知愧拜手爲榮恭惟某官文章宗匠山斗具瞻
稅履激詩瞻雍容之雅度憐才好士橫吐握之虛懷
之陶鑄栽培生香盡是春風之長養思皇多士利見
夫人茲者遷際風雲三年而當大比榜開龍虎六日
而舉百人以茲得士之多方見作人之効圃群麟鳳
始憑虞者之張羅林植杞楠徐候匠人之柯斧下和
識玉含輝終屬於荆岩象罔得珠毓秀應歸之赤水
探厥所自敢貪天工猥承獎借之優兼損駢蕃之貺
顏則有洪神且爲驚

迎正主考

天網弘開羅鳳麟於澤國文星遠映煥奎壁於雲霄

千載寶藏道之輝赫初輝冠之慶與開盛典
林光崇推某官百年以望其一代宗工書應藏胸貯
藏之萬卷筆花大夢而授簡之三長賦柳地以虛
文繁義而有獨集天祿數言之素光吹蔡烟供
特從之班龍分運炬徵文考獻已勞較載之編
後登琅特簡名藩之較閱思皇多士利見大人
惜而健鷄爭飛化雨敷而潛蛟起舞况歲德在
明正炳於南方而節序逢秋寶實登於西府
欲北河日愈潮培養於四十餘年見壽考作人
待試者五千餘士聽文章司命之權提玉尺以
引朱繩而削約黜浮歸雅知苗軋之全法損文
想成弘之再見蓋地靈人傑江右原甲於區中
寶物華鑒別須逢乎識者豐城之光射斗司空
千莫兼收豫章之軀翻風大匠遇而杞楠畢操
賓典之彥蔚為社稷之祿重舉爾所知之公成
事君之直也國有光焉某偶因攬轡而來得
與預聞之役兼分內外雖皆為主以求賢卷判
不過因人而城事煩難期特知不得已之意而臣

處無可奈何之時雖補版以有言恐扣關之無力
聞渙號不覺解顏想紫氣霏霏政望匡廬而南
素心耿耿已共章江而北流謹修羊牘以通遺
弩矢之前導伏願星言風駕慰雲霓天外之思
卜吉
入關收龍虎榜中之偶

迎副主考

鳳鳴在梧覽德輝於北闕奎光射斗昭文彩於南
士慶遭逢人爭瞻仰恭惟某官朝廷直諫天下
因事納忠每勤批辭之益避人焚草不邀折檻
之
履周道以如夷在漢廷而無右掖垣封事久居侍
之班棘院掄材特重提衡之任惟大江之西萬里
號雄藩而如雲之士五千實多名彥庠俟待試皆
當於主司剪拂爭憐獨欲伸於知已預聞藻鑑必
甄裁羅麟鳳於郊原寧使網疎一目望斗牛之光
怪
自能劍識雙龍當盡收澤國之杞楠斷不羨公門
桃李念此行也功莫大焉

迎兩主考

使節下樞宸萬里風雲千氣象文星臨棘院九霄

壁煥章光攬六轡以如絲頃八絃而結網朝降盛典
士幸奇逢恭惟某官品重圭璋望崇山斗披華振秀
揆文藻於天庭由雅入風斐英聲於詞苑美于虛大
人之賦人主恨不同時聽陽春白雪之歌國中誠然
寡和歲當比士上意作人暫輟侍從之班特借掄
之寄輶軒歷南紀先聲播五老之峰文章出上台彩
色奪三江之秀遙遙郵傳側聞車馬之音濟濟簪裾
望接芝蘭之氣某與叨共事彌切馳神知傳導之停
輪當望塵而擁篲肅陳肴俎恭迓千旌捲騰閣之騰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八 六

廉杜芴望西山之爽掃陳公之封樹開樽盡南道也
歡示我周行先賦呦呦鳴鹿于焉嘉客坐聽嘖嘖和
鶴

請主考

高懸日月瑣闥操司命之權玄感風雲開榜慶得人
之盛與聞大典樂觀厥成恭惟某官文起八代鑒微
九流北斗垂光久繫士林之望南州啓泰特提文苑
之衡合一國之英才歷兼旬之程較若探玄珠象罔
得詬離之後如求神駿天機相滅沒之間披層砂以

韓金集眾孤而取厥况流風靡矣亦唐文三變之
而異說紛如非漢代一尊之制力還大雅必道中
更朝暮以拔尤祛茁軋而歸正筆端造化點無假于
朱衣服底星辰迷豈窮于五色遂使操觚之彥皆處
入穀之名色動江山聲喧道路羅而致之几席爭看
髦士彬彬錄而上之朝廷堪咏吉人藹藹三年而逢
曠典稽古者固侈殊榮一日而得百入進賢者必蒙
上賞某職襄共事誼荷同心當局鑰之方嚴豈笑
之可假謙分内外地隔天淵雖有朝夕繼見之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八 七

缺杯酒論文之會茲者鹿鳴已賦鶴蓋方閒欲選
以開筵擬登高而命酌菊英未落好尋彭澤黃花劍
色猶橫堪眺豐城紫氣逢人江上頂傾袁紹之杯待
客齋中早掃陳蕃之榻伏冀龍光可勝鵲俟

饒主考

仰天命以羅才多士慶風雲之會奏賢書而歸闕重
霄依日月之先會秩離筵情淡投轄恭惟某官學際
天人道先知覺月旦操人倫之鑒文章爲士類之
項辭鴛鴦之班來頻鳳鄰之網暗中物色一過而

馬皆空信手技繪舉釣而六鰲兼致豫章合抱之材
盡充國棟豐猷沉埋之劍始出人間時欽衡鑑之機
士慶遭逢之盛鹿鳴方賦鸞馭言旋千旌生載道之
光自使山輝川媚車馬識歸裝之重無非天寶物華
集幸奉周旋瞻茲岐路鴻飛遵渚難留信宿之表衣
履唱陽關願駐飄飄之鶴蓋行厨夙戒啓牘敬陳僞
許停驂當先擁篲

請孫監石倉場

東征天路雲霄沾塵拂之恩仰止龍門山斗切斷
之願敬卜自公之暇肅申用下之忱恭惟某官道備
天人德全忠孝能罷應卜祥符渭水之靈日月高擎
望表華峰之峻允文允武俾內寧外順既經緯之威
宜之紀之綱使大法小廉見風猷之丕振社稷倚爲
鼎呂寰海望若卿雲而乃憐才勤于三握橫公旦之
虛懷旌善賞及片言懸叔向之朗鑑葑菲無以下體
滄海不擇細流某蟠木無先容之資駑足非遠到之
器自蒙甄拔卽脫泥塗恩同天高地厚以難酬感歷
日居月諸而倍切茲者玉律司穉金殿薦爽井梧凝

露流灑氣於涼霄月桂含華浮瑞香於素宇肅虔
吉選勝開筵盛集簪裾踰賒濟濟敢云揖讓以相先
恭迎劔舄步步趨趨庶幾儀刑之不遠載色載笑微
玉趾以來臨一藻一芹侍溪毛之可薦謹齋心而
俟顙傾耳于鸞鳴永戴鴻私用光燕喜

請李龍峰中丞

伏鉞撫三秦丕著作屏之望驅車歌四牡幸投傾
之帽厠近龍光敢修燕登恭惟某官名高過斗道直
如弦數鄧穀之時書富龍圖之兵甲某忝依梓里
干願識荆州欣御龍門此日得親元禮匪致慙慙於
樽俎何繇傾寫乎曾懷爰借公餘別開小宴採南山
之薇救味儉盤飮酌北斗之杜梨情淡杯酒德音藹
藹聆若玉之玄言威儀抑抑式如金之雅度庶其謂
矣願邀一顧之榮儼然臨之敬拜百朋之錫

請包大瀛中丞

方舟共濟久依山斗之光傾蓋論交新入芝蘭之室
欣逢嘉會敬秩初筵恭惟某官自牧以謙同人於野
嚶鳴求友道每篤于先施設榻延賢禮過隆于折節

士片言之重人爭半席之榮何幸席流得承下展
聞風寄慕千里有若比肩親面談心百年定於片刻
笑小自公之暇取稱不腆之觴選勝開筵蘼花西山
之雨披襟命酌樽浮北海之春正水天一色之時看
霞鷺齊飛之景雙龍氣紫引遐眺於張華一美河
接溫顏於包老謹諏吉旦夙戒庖人咳唾九天啟
祥霏屑玉驛驛四壯吟嘖嘖鳴鶴倚許班荆當
權

請包大瀛中丞

關門盛典謬膺綱紀之司設借高仙等招賢之
既歌醉飽敢講獻酬恭惟某官山斗繫望雲漢爲章
秘閣抽書叩太乙老人之杖項開封事邁洛陽年
之才迫秉鉞以有虞蓋作人而無致大江之西萬
同在陶甄待試之士五千總歸樂育如某者頗改
槩愧之鑑衡爲國求賢雖抱殷殷之意因人成事難
逃碌碌之譏自職分之當然何注存之已甚華筵載
跌勝地相邀飛鷺落霞再見王生之賦鳴鶴佩玉重
招帶子之靈卽當洗爵而勸酬奈此入簾之相逼謹

擬撤棘之暇肅修酌醴之歡緩佳會之期必有以止
寬後時之罰庶其謂之預跋龍光不勝雀躍

請包大瀛中丞

錫弓矢以專征獨總戎麾之令聽華鼓而思帥廣求
杖楸之才式憑秉鉞之威靈勉效關闡之較閱簪
香奮介胄同歡恭惟某官知仁且勇發強而剛抱
夷安夏之猷嘗思天休治內采薇治外兼出將
之其每笑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號令森嚴四壘
變色聲靈赫濯三江草木皆兵頃當蒐簡之期
紀綱之任群千五百之精銳合十三司之材官三
拔尤一句竣事弓開明月雖小穿揚飲羽之奇劍倚
長虹豈無投筆請纓之彥籍而獻之闕下予曰有樂
侮之才羅而致於轅門或亦備千俶之選薦揚已賦
燕喜當陳謹選勝以開筵敢先期而請命釋兵杯酒
沾壇修揖讓之威儀借著席前樽俎聆折衝之雄略
倘蒙移玉當早拜塵

請包大瀛中丞

追陪劍舄久依瓊玉之光鞞寧風塵將隔星河之影

難親載私別意方長恭惟某官範世襟期照人肝膽
動不踰矩允惟百辟之刑語則成文盡是六經之訓
乍瞻丰采若披霧以觀青天徐叩衷誠真望洋而觀
滄海猥以愚蒙之陋得承提誨之殷自夏徂冬匪朝
伊夕嚶鳴出谷方欣喬木之棲弱羽隨陽又悵重雲
之阻前期綿杳告別須臾肅陳樽俎于公餘邀惠于
旌之蒞止意不在酒敢云卜夜之歡贈惟以言尚借
周行之示伏祈左顧翹望前塵

請鑒涪川中丞

卷之十八

上

世誦分華曾躡龍門之峻同月共浴以依象服之光
初入封疆願承色笑恭惟某官天生名世人所共瞻
抱安攘之宏猷文爲經而武爲緯敷撫綏之大德吏
則畏而民則懷據四省之要衝屹一方之屏翰某幸
緣轡轡得待擁麾星麗月華近借一輪之彩蠅依驥
尾遐追千里之塵茲來南土以觀風欲卜西園之嘉
會分庭抗禮敢云玉帛以相先進最執綏庶假傳疊
而展敬行厨夙戒削牘先陳責然來思冀枉干旄之
牙子惠而好我還傾玉屑之霏霏伏乞龍光可勝鵠

侯

請吉獻冊直指

北闕叩恩同奉簡書而代狩西隅問俗幸陪法馭以
周旋慶集合簪懷溪投轄恭惟某官民所具瞻邦之
司直維天子命志在當世之澄清爲學者師身任斯
文之盟主繡斧儼臨於關右旌旄初駐於隴西天上
光芒法星與文星並燦人間歌頌髦士同介士齊歡
某濫竽茶馬幸共封疆交契芝蘭入室久投臭味生
同桑梓他鄉倍覺情親敬卜公餘用中私款採溪毛
而列俎酌澗水以烹茶揮塵尾清談聊遣思鄉之况
聽羌音疊奏先揚出塞之聲伏冀龍光不勝雀佇

請吉獻冊直指

恭惟法駕計日西巡方欣並轡之遊忽軫臨岐之悵
言思後晤未卜前期即今若不盡歡此去空勞相憶
想自公之多暇擬選勝以開筵酌醴焚魚媿乏盤飧
之獻吹笙鼓瑟聊紆燕樂之懷已成行厨預聞司馭
惠而好我知移玉趾以龍光責然來思野望鵠鵠而
鵠侯

請錢泰宇餉部

含香望重夙傾蓋之恩倚玉情深喜遂合符之願
非接殷勤於杯酒曷傾懷抱於立談敢卜公餘聊陳
私悃採南山之薇蕨味薄盤餐酌北海之罇罍敬將
獻酢霏霏玉屑聆揮塵之清風噦噦驚音望揚旌之
采色伏祈命駕可勝跂瞻

陝西別啓

伏念某擢下駑駘溝中朽蠹謬入皇華之道漢懷負
乘之憂策乏一籌漫道通商而裕國和兼五利詎賢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八 西

予遠以安邊巴山之雀舌成虛大宛之龍媒難致霜
蹄盡老空嘶嘶露葉葭駿骨堪憐孰飽春風首肯已
鳴呼隨五技木收駉駉三千畏此簡書恐貽羞于隕
越弛于擔負總微惠于提携竊鄰壁以分輝附長年
而其濟迷標南指免掩涕于窮途期促東歸快分踪
于岐路遙煩寵贖大責征雲茲當返轡以出驅迺敢
削箋而告別泊埃不泯規難報乎瓊瑤明信片可陳或
不遺夫葑菲盱衡劍履徒縈仰斗之懷回首關河殊
切停雲之思

江西別啓

三年于役久懷依廈之私四牡將歸倍切臨岐之感
龍光漸遠鵲望殊殷恭惟某官神情淵穆德量休容
恢乎蓋載之宏無人不任其含育沛若江河之決小
善亦與之抽揚如某者材同樗散器止符微偶來觀
江國之風嘗恐負簡書之托迷方未辨標指獨賴于
南車涉岸無涯嚮往惟恐夫比干若世去官引手左
提而右挈幾于狼狽卸肩前跋而後定時懷明德服
膺中藏茲當嚴駕而出緝又辱題緘而德慙心乎愛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八 十五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八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九目錄

尺牘 朝事

與臺省諸公

與張華東給諫 延登

與孫拱陽侍御 居相

與李素我侍御 凌雲

與錢梅谷侍御 春

與吉獻丹侍御 人

答楊伍南侍御 州鶴

與周句蕙侍御 即旦

與趙懷東侍御 發

與李際民 言星

與李涵初侍御 微儀

答董誥臺中丞 漢儒

與錢梅谷侍御 春

答楊弱水侍御 鶴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九目錄

答張憲松侍御 至石

與龔鳴震 侯部

與韋松超給諫 春

與龍紫海侍御 遇奇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九

沁水張 銓字衡甫著

尺牘

與臺省諸公

吾輩職司言路在內則規 朝政而操風議在外則

銜王命而效馳驅雖各殫心力同期報 主然內之

所條畫而陳與夫抨彈而擊者皆治亂安危之要務

賢奸邪正之大關使言聽諫行固 社稷之福即不

然留此一段議論於天地間猶可撐宇宙也若弟奉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九

使天末碌碌無所知長且偏差止司一事即竭耳目

手足之力其營幾何徒勞攘于風霜跋涉之中磨勘

乎簿書移會之細事固有勞而罔効者此之謂矣

與張華東給諫

接邸報見無黨一疏切中世俗膏肓可謂當今藥石

使人人持此論操此心何憂議論不消風波不息耶

無奈好事者之不肯相安也爾日長安景氣何如疎

逖之人聽聞易誤惟老年伯教之

與孫拱陽侍御

報代役還接老年伯手札甚慰懸企入夏以來想道履清適法馭按部始於何方三輔故多豪猾而官庄牧地及助費貂璫庄田佈滿其奴僕子弟憑借威煽魚肉小民莫敢誰何獨畏白簡彈文耳前見老年伯先問豺狼特參稅使此輩聞之自當落膽斂手矣朝中議論近亦紛紛多而無當誠如台諭安得渙小羣爲大羣不失同心共濟之誼乎

與李素我侍御

邸報中讀大疏極切時弊真通達體國之言視邇言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九

二

是爭者何如也邇來朝議益復紛紛同室之戈相尋不已非獨言路一變恐禍且移之國家憂心如焚補救無術年丈深識虛心何以挽回之

答錢梅谷侍御

一片將意又辱瓊報祇切汗顏然千里損貺不敢不拜也詢之使者知年丈按部將周三湘七澤澄清之餘當別是一番景象矣世事如蒼長安新局日變誠如來教顧此時多指亂視黑白不分旁觀雖明當局目眩卽有國手亦不能終此敗局須收拾殘枰從新

起手正堂堂勿用陰謀勿繇詭道要在使我無一敗着彼攻瑕翻局者將不戰自屈何用紛爭無已時乎一得之愚年丈以爲然否

與吉獻丹侍御

長安議論近復紛紛同室之中忍相割刃玄黃之傷將自此始詩云載胥及溺今日之謂也我輩幸出是非場中可免林木之禍然見世局若此國事日非獨寤寐言每增慨嘆

答楊伍南侍御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九

三

時事日非穴中之鬪相爭不丁叫號漫罵無復人禮不意于我輩同容中見此怪物來教所謂黑白不分陰陽亂亂者誠可永嘆惟天日不見魑魅橫行若主上斧斷霆擊小人且將變爲寒蟬矣憂心如焚莫能救藥爲之奈何

與周句葱侍御

邇來時局大變想邸報中盡皆載之向日翻雲覆雨之徒其伎倆遂已盡露而隨聲附和者又如醉如狂載號載嗽若火方焰更益之薪若關方酣更備之刃

使其氣焰不可嚮通而刈除不遺餘力則議論安得不沸騰殺機安得不狠毒也究將使正人君子俱福以燼而國家之事不可言矣一念至此憂心如醒以托在肺腑敢向年兄道之

與趙懷東侍御

別來忽忽二載餘矣永懷高誼夢寐以之獨恨天各一方無羽翮以相從耳年丈以何時抵留都南台公論所出而年丈又以公明正直居之屹然爲中流砥柱善類恃以無恐矣北台省又起戈矛同室之鬪弟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九

竊羞之但恐爭而不已不免有玄黃之傷耳向者同心之約弟願與年丈始終守之愚拙如弟斷不能隨人附和受人指使也奉使入奏驅馳良苦想長安聚首時光景何可再得人生如大海浮萍豈不信然

與李燦岩侍御

邇來朝事益不堪言玄黃之傷乃在同室誰生屬階不能不致疑于諸君子也老公祖所云激之一字致之真可爲當今對症之藥蓋天下事莫不壞於激而成于和激則過過則偏有偏黨必有忿爭有忿爭必

有攻擊有攻擊必有構陷有構陷必有貽傷勢所必然古今一軌使皆能捐去成心共致大雅言當輒止事過卽休和詩人伐木之鳴引蘭相避車之誼亦何至紛紛藉藉無已時耶甚可惜者國家人才能有幾何而東牽西掛幾無完人淡語微詞輒欲驅逐老成屏謝臺諫摧殘恐將來有空國之禍憂在社稷者方大耳嗟夫生盛明之世受主上之知不同心竭力共矢爲國之忠而爭意氣之私見護朋黨之私人剷除異己煢亂朝政豈人臣之節丈夫之度耶弟不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九

能爲諸君子望矣自揣迂謬必不諧時旦晚得代將偃仰王屋山下漱石枕流以畢初願惟恃老公祖砥柱中流首唱和德爲衆正蒿矢爾辱教之及輒布肺腸

與李涵初侍御

邇一函奉訊想輒記室聞首道印務借重年丈西臺網紀當煥然一新公論不明讒言接踵邇李朴一疏尤可駭異弟讀之髮豎毗裂恨不卽請尚方加此奸之頸濟草草無復論年丈得無哂之乎弟去都五

千里而遙比奏至日想年丈及台省諸兄擊奸之章公車已不勝收然區區忠憤不敢以在遠而委之不開也

答董誼臺中丞

國事日非衆言淆亂悠悠世情寧能人論而戶說之哉臺下品望素隆浮言何損卽不辯亦自洞然況大疏中剖析分明皆絕不相涉者盜嫂竊金古今一轍又何怪焉某濫厠臺班容容無所建白寒蟬之謂自知難免然目覩凌露詬誅之形攻擊排擠之害國體

張忠烈公字集

卷之十九

六

言路所傷實多是以寧爲緘默不敢隨聲而附和也日者區區兩疏亦知天聽甚高叩聞難報乃一片血誠不能自己方冀拾人唾餘有如塞白臺下何譽之過耶

與錢梅谷侍御

綉斧按部三湘七澤之間計車轍馬跡且半矣所至澄清寧顧問哉盈庭議論又復紛紛不意雁行之好遂尋同室之戈帝言思之每懷永嘆但恐交戰不已定有玄黃之傷爲之奈何

答楊弱水侍御

弟雅性木彊不能隨俗比周依人進趨而老年丈直節孤標亭亭千仞屹然砥柱中流是以弟慕之敬之直仰爲儀刑匪止謬托肝膽已也如蘭之契千里同室又何必結佩聯鑣始爲快乎向來諸宵人燭亂朝政欲盡驅異已獨據要津扼天下之吭而使之屏息惟命我同心二三兄弟晝日夜疚心疾首思折五鹿之角奈燎之方揚寧或滅之今幸社稷有靈衆正吐氣是非黑白漸已分明但小人之計甚深交甚密而君子之黨甚散意甚疎恐一旦伺機而動禍且不測邇日未卽發難者坐偵於李民部一疏爾異時之事責在我輩將誰諉焉

答張憲松侍御

國事至今日乃否泰一大機關所幸衆正協力讜論滿朝卽有力神好猶不敢顯試辣手然其心豈須臾忘耶哉鷹犬輩當先効力逢人搏噬伎倆固有限也但啓主上不信言官之心異日中外交構局勢一成將有不測之禍乃大可憂者耳前者小疏不過從

老年丈昌言後効一臂之力豈足爲輕重哉我輩持
論雖正而交甚淡防甚疎事至則言事過則已彼其
之子方朝夕密謀伺隙而動恐正終不能勝邪況敢
言如年丈輩者皆已次第出都彼視弟等若發蒙振
落耳憂心如焚何以抹之休沐之念實出本懷若萬
不得請亦當勉赴 闕庭竭區區以報 聖恩也

與賈鳴寰儀部

別論言言肝膈非親家不肯爲此言弟非于親家不
得聞此言把玩再四感刺心骨然弟竊有區區之議
敢以瀝白弟自思叨蒙 聖恩拔置言路拜官以來
容容碌碌曾無一言及于時事似乎首鼠兩端偷保
祿位足以感激公憤遂上此疏止知爲 朝廷擊奸
邪爲 國家明公論違念役他前小札中所云有人
不喜者亦以意見之不同爾不虞其遂疑弟爲指刺
爲有嫌也弟疏見在末後一段包者自廣豈偏指一
人且言官論事必有嫌疑始假公以濟私待人亦太
淺矣蓋弟所指于李諸奸中其隱痛遂不覺帶色發
露所云爭爵位一語非其本心也又曰弟信人挑激

是何言歟夫挑激人者必詭秘徂詐之流受人挑激
者必莽撞愚魯之甚者也弟平日與人寡交在都門
日自董觀星楊弱水周句葱李涵初三五人外有經
年不一面者自信頗不比匪人親家視弟豈受人挑
激者否耶况弟除日得報元日草疏數千里外卽暮
挑激者必不能飛至而弟亦無順風耳也弟卽至不
肖亦且有鬚眉稱人間男子又得列侍從之班奈何
一人當路便禁弟不得出聲耶來教云立 朝之日
少居鄉之日多待親戚亦自不同此見親家用意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九
厚之至弟竊以爲親戚之間若相傾相軋此惡俗姬
賜非人所爲如論國家之事則不得雷同回互何也
先公而後私固有所重也不然誰無年家誰無親戚
若皆爲年家親戚誰更爲 主上者議論兩岐稍涉
一邊便似左袒是矣顧天下無兩是之理擇其可者
亦自不妨親家但看今日議論不清病根從何而起
攻擊不已線索從何而操故攻潞河攻東林者未必
皆君子然而其心無所爲其言公也護潞河護東林
者未必皆小人然而其心有所爲其言私也公私之

間是非了然天下清議誰能掩之若行勘年例二事
小疏中互有是非一語原自不偏初時原云廷弼可
以無勘而瑋勘之此瑋之過也乃交攻醜詆使瑋不
得安其位而去則言者之過也年例可以緩推而煥
推之此煥之過也乃交攻醜詆使煥不得安其位而
去亦言者之過也臨發寫時始刪去此數語以渭南
知已而孫年伯亦攻冢宰者故耳親家即此便見弟
之論偏與不偏弟之意薄與不薄矣惟是弟生有傲
骨恥向人籬落間寄身脚根底做人快口直腸未
爲時局中人側目然弟惟有守此拙性是非付之清
議得失付之造物耳如使弟寒蟬自抱望影占風荷
且功名猶資遷擢雖三公九卿弟亦視之若乞墻登
塹羞而不爲也直布胸臆不覺瑣瑣恃愛若此惟親
家亮之原之

與韋崧翹給諫

方今言路日輕清議如綫然使二三君子秉心無兢
協和共濟國家之事尚在可爲年丈真修真品人望
所歸必有一段大力主持以爲衆正蒿矢邪之司直

今年丈其誰哉

與龍紫海侍御

弟前見朝議紛紛大臣相率徑去國體凌夷人情騰
沸欲上振紀綱省議論一疏腹稿已成再三思之最
安羣吻方囂而疏遠之人從旁解紛不能息爭于似
佐關已矣俟其興盡自息耳

與龍紫海侍御

役還接手教備見相念之殷感切肺腑即報至知
代吳年丈已得 旨喜爲鼓掌年丈方欲移旌而
者卽下機相符合信不偶然天下事何非數也我
次弟出疆獨獻丹丈一人落後其鬱懷如何清遣南
來不肯繇華後晤之期又未可知奈何連日炎蒸逼
人無處可避因想山中謾謾松風潺潺澗水枕石漱
流光景不覺神飛秋來得代且當偃臥林壑不令張
季鷹笑人都中因起廢一事又至大開國體言路傷
辱已甚弟以爲此時且當放寬一着激則忍 聖心
愈疑異日反難効力劉掌科一疏而及三人爭端將
又從此起一層浪息一層復興何日是清淨世界耶

慨嘆慨嘆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十九終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十九

士

謝與謝與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目錄

尺牘 遼事

答文受寰憲副 球

與武衷懿憲副 文達

與黃梓山司馬 嘉善

答江完素侍御 日絲

與趙澹舍給諫 興邦

與李涵初侍御 徵儀

與趙澹舍給諫

與徐玄扈宮坊 光啓

與文受寰總制

答劉斗陽中丞 日梧

答李夢白中丞 長庚

答沈泰坦中丞 徵价

答吳北陽侍御 之皞

答王岵雲中丞 在晉

張忠烈公存集 卷二十目錄

與商等 給諫 周祚

與熊芝岡侍御 廷弼

答王虞石侍御 九敘

與李祝垣侍御 嵩

答郭振龍侍御 一鶚

與劉總戎 綬

與趙懷東侍御 綬

與劉方瀛侍御 廷元

與龍紫海侍御 遇奇

與田雙南侍御 生金

與徐玄扈宮詹 光啓

答賈鳴寰大叅 之鳳

與李夢白中丞 長庚

與李載心給諫 若珪

答沈何山方伯 演

答周句意侍御 師旦

答陳松石中丞 所學

答楊任南侍御 州鶴

與江詩水侍御 鶴

答丘鍾龜侍御 兆麟

答靜峰總制 應蛟

答韓鼎宇中丞 浚

與唐素中侍御 壯麗

上顧隣初宮詹 起元

與衛桐陽司寇 一鳳

與鄒南阜廷尉 元標

與王虞石侍御 九敘

答魏滄水憲副 濬

與潘澄源侍御 濬

答韓鼎宇中丞 浚

答劉石閭中丞 一規

答駱沆瀣侍御 駁曾

與房素中侍御

張忠烈公存集 卷二十目錄

二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

沁水張 銓宇衡甫著

尺牘

答文受寰憲副

不佞入關未久門下卽有嵩祝之行竊計春初旋軫
尚得一布腹心政凝望間而遠左之新綸下矣覲面
之思又不勝彈冠之喜匪獨爲知交私忭實爲社稷
稷稱慶也方今國家事莫急于遠而亦莫難于爲遠
遠數年前尚無恙也何一旦危急至此哉蓋受病
深源時而發而年來又數易撫鎮迄無成功譬之
弱之夫尅期求起今日更一醫明日更一醫涼燠之
劑互投雜進病未必愈而元氣愈傷直至深入膏肓
有秦越人望之走爾夫遠以孤懸一鎮四面受虜計
兵兵微計餉餉拙卽良平之智韓白之勇無所藉資
亦安能空拳以搏敵而論者猶侈口狼望之助抵掌
伊吾之烈豈不謬哉所論言之則可聽試之則必敗
者也今主上勅廷臣會議百凡君子必有計謨然
恐禁舍盈庭終無石筭趙管平有言兵難逾度百聞

不如一見門下一入三韓虜情盡在目中以平日經

緯之斟酌臨時事機之會伐謀伐交議戰議守自有

長策蠢爾諸酋將屈首受戎索之不暇寧敢飲馬塞

下也遠之復振將在此行不佞所爲社稷慶者此爾

區區何能佐末議耶

與武衷懿憲副

客歲役車出上谷過辱延欸登樓夜酌出郊追餞雅

誼高情不數平原十日也旣抵錦鄉得聞新命與

誠宇韓太素對語同謂必是遠左及接仕諸竟

料主爵者可謂知人善任矣方今遼事岌岌奴酋

合西夷騷動邊境疲勞我師志不在小此首窺伺

土之心蓄之數年而未敢卽動者以北關爲梗恐議

其後也若合四夷之力以攻北關北關必不能支無

北關則開原危開原危而全遼皆危機輔有剝膚之

憂矣邇見張振海疏凜凜以兵食爲憂無兵無食固

遼今日大患而尤患無人有人則兵與食不足慮也

門下數萬甲兵胷中素具離兩虜之交保全遼之命

者自有奇謀雄略奴兒小醜只折馬箠咎之耳

與黃梓山司馬

謹啓奴酋一小夷耳螳臂當輪狡焉狂逞台臺叩囊底之餘自足取之愚者千慮何當芻蕘之採而一腔熱血常懷杞人之憂不敢不聞之掌記夫今之論遠事紛紛大約主戰者什七主守者什三然戰守原無定局而亦不相離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守但戰者夷之所長而守者我之所易則今日之事當先議守而後議戰守雖不能制敵尚可自完而徐規進取若以不練之兵輕試一戰萬一有失則邊疆之憂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

去矣此在老成謀國深慮而熟處之無搖惑于衆口可也蓋論事者大約有二賢者恥封疆之辱憤發而矢出塞之謀不肖者規倣倖之功據拾而覲處囊之利多紙上之空談少行間之實用台臺朗鑒高懸自有以辨之若夫無兵無餉誠難措手而愚之所憂仍在無人度遠諸將非不夙冒英名矯矯自負然以近日舉動觀之誰爲今之韓白者若秉鉞者無曲逆之態而資盜糧爾此在台臺深念之且不欲盡言

也至于調發川兵尤爲失策數千里赴敵兵家所忌而南人未嘗見虜恐柔脆不支且以一卒之安家行糧計之從蜀至遠當費數金若調三四萬人未得其一臂之用已費三四十萬金矣何不用此千北邊募敢死士乎而况調發之動搖道途之騷擾意外之變不可不慮也區區之見要惟毋動爲大耳在遠言內似乎饒古亦恃台臺夙昔之愛推誠相與輒敢布其狂愚

答江完素侍御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

遼師不戒又夫開原恐奴酋得志益輕中國萬一勝長驅爲患不小微發之煩方自今始竭天下以救危遠終必至以遠而危天下日見大疏述召募之擾誠哉至言定復有計謀謹論以紓國家之急也

與趙潛舍給諫

前報代使入都一函奉候想塵記室遠事告急老年丈運籌帷幄自有勝筭愚者千慮豈足仰佐末議但一腔憤議不能自己具在前後兩小疏中弟始謂奴無大志且可從容圖之乃今勢已岌岌矣而無兵無

餉卽韓白之勇良平之智抑將奈何况新起諸將
卽不能盡識如杜松柴國柱官秉忠劉鋹者或親見
其人或熟聞其素似不能制奴酋之命也弟爲理官
四載繼役秦中往來塞上閱人多矣無一可屬大事
者獨甘肅總兵李懷信廉勇素著沉毅有謀視柴國
柱杜松不啻倍之且束髮從戎身經戰陣擢在延鎮
曾以寡敵衆摧破虜鋒其年力方剛麾下又多壯士
足當緩急之用甘虜最弱不足爲患不如且移之
遼弟又思山海以西直抵京師無險可恃又無陸

張忠烈公年譜

卷之二十

五

重兵永平薊州止一守備兵不滿千皆脆弱難用
鎮卽有沿邊數萬之衆又須分以防虜愚意以爲薊
州宜另設總兵一員爲京師之衛稍分薊兵或班軍
及兵營隸之以備不虞不知可否此皆小疏所未及
者敢以并聞疆場之事倏忽變更而弟在數千里外
適度妄談知必無當然亦區區朴誠雖在外不敢忘
國事也

與李涵初侍御

物換星移歲華又易天涯兄弟南北相望軸杆之恩

如何可言聖曆彌長振古未有第天下事日就廢弛
而可憂者更在遠左徵兵徵餉竭海內之力以爲遠
而遠之當事者未見畫一策出一奇規進取之計但
循習故套糜費金錢師老財費不知後來何以繼之
弟度經略必不敢出兵所報師期徒以虛聲揚餉就
使出兵必不能濟前日之舉以數千人襲一寨博六
十餘級以報首功伎倆亦止此耳况諸將中無一可
恃者杜松本匹夫之勇又爲傲難使而劉鋹之狡
如柘之憑總非關將且權倖力均勢不相下進退

張忠烈公年譜

卷之二十

六

一心志不同爭功妒能之意多而決勝揀敗之尤
以兵家所大忌以李郭名將而尚因九節度潰于
州况不及昔人萬萬者乎至于兵力卑弱暴露疲勞
難以赴敵又不足論矣年丈所云賄虜求和者料之
最審但奴酋甚恐諸人落其術中將來決裂難收
此國家安危繫之非細事也弟在遠無所親聞徒以
臆決恐不悉其情實年丈忠心謀國妙籌在握幸不
時爲 主上陳之

與趙濟舍給諫

頃接手札千里如面談也計事期迫日望新命近得
邸報乃知 明旨以遼事久借運籌 主上神明知
人善任信非臣下所及遐方聞之無不稱慶奴氣不
靜徵兵徵餉竭海內之力以援遼而遼之當事者尚
借口川兵未集虛擬師期兵老財匱且有清人河上
之憂然而出師之說亦未易言也兵不難于戰難于
戰而必勝師不難于出難于出而善返聞奴巢去遠
六七百里其中山溪阨隘林木叢蒼車不得方軌
不得成行大兵必難徑進奴薄險以邀我伏莽以
長志烈公字集 卷之二十一 七

我皆兵家所忌而我師又卒未訓練將不同心紀
不嚴號令不一恐首尾不相裒彼此不相顧必無
矣老年丈所云奴人而我無以備奴我出而奴有以
備我真不易之談而使之計定後戰尤萬全之策善
之善者也此舉關係甚重萬一有失不惟禍在封疆
且憂在 社稷惟老年丈從中主持之

與徐玄扈官坊

客冬辱老年丈枉道數百里臨奠先慈之壙此誼當
于古人中求之山村鷄黍輒襲貴客至今思之汗淫

淫下接邸報知年丈乞歸未得已入長安矣當繇往
年運河水結停舟津門耶若爾則以迂道相過遂滯
歸程益令弟感激難言矣弟以首夏抵江右殫力拮
据苟完三府顧以疎庸之才當繁劇之地恐不能勝
其任而愉快也年丈何以策之遼左告急 廟堂之
上紛紛言戰弟以爲戰不難難于戰之必勝耳目前
無堪戰之兵無能戰之將而以數萬不教之衆付之
暴虎馮河之輩傲倖于一擲萬一有失善後更難
危則萌危國家之事去矣小疏亦杞人之憂不識
張忠烈公字集 卷之二十一 八

當于芻蕘之議否

與文受篆總制

雲中爲三晉北門自欵貢以來百姓久不見兵革然
狠于野心豈能終保老公祖威靈赫奕震驚遐荒塞
外諸酋自當弭首攝心長奉戎索豈獨臨邊郡邑永
無驛騷其自并冀以南得帖然安枕者皆明德之賜
也遼氛不淨徵調方煩緩急何嘗以一方而動諸鎮
似非長策僅可暫一行之耳神京右臂顧倚宣雲之
謀當事者抑未之思乎

答劉斗陽中丞

奴首犯順，勤亦實有戒心。然而征繕供億，無一非爲遠者是。前先進受患也。遠一日不靜，則勤一日不得寧。萬一兵連不解，騷敝難堪，恐門庭之寇未除，而腹心之變先起矣。

答李夢白中丞

遼事告急，登萊震降。徵兵轉餉，議者亦大張皇。所賴應變弘略，調劑苦心。兵發而無譁，餉停而不運，不至以邊隅之警，釀內地之憂。豈獨二東受福，功在國家？非小也。家君不過稟仰石畫，効宣布之勞，豈敢貪美？工哉！然以家君之質，個勤于修職，拙于取名，動不合于時格，乃獨爲台鑒所賞識，屢推荐于當途。此真所謂一人知己矣。

答沈泰垣中丞

奴首發難，逆我顏行。撫順之敗，至于舉國張皇。公車章滿，惟台臺卓識深慮，洞悉機宜，而一得之愚亦暗符瞻言之哲。然非當事者所樂聞也。彼人是哉，誰爲聽之？顧以今日觀之，徵兵而兵何在？議勦而勦何策？

虜急則急，便欲以動天下之衆。與小醜爭虜，緩則姑且幸一日之安。泄泄從事，邇者邊報寂然，不識經略作何舉動。萬一墮狡酋術，中春風一動，胡馬重來，安危之機，決于一戰。恐事有不可料者。廟堂之上，奈何不深思而預策之也？妖星疊出，顯以象言，杞人之憂，日甚一日。台臺乃心王室，獨居深念，將無同乎特托臭味，敢布腹心。

答吳北陽侍御

別日耿耿思日以積，而山川隔絕，晨風不借，飛翰難通。彈指南州日圓，一介問訊，奈塵鞅勞頓，啓處遑遑，想蜀道青天年丈叱王陽之馭，當不減江上征人。顧猶念天涯兄弟，枉札損貶巫峽峰高，寧足方此隆誼哉！勤在肺腑，豈其敢設遠師，不戒徵發四出，廟筭乏策，輕聽一人之言，調西南萬衆千里赴敵，兵家所忌。況幾及萬里乎？就使到遼，亦濟何事而迫遣騷動？且恐有意外之變，不能不費年丈處置爾。

答王岵雲中丞

遼氛不靜，徵發四出，海內騷然。而東省更甚，蓋東省

于京師則肩臂而于遠則輔車也調兵轉餉內以衛
京師而外以援遠遼事一日不寧則東省一日不得
休息聞旱魃爲虐赤地千里東人何辜疊遭厄運而
中州亦無歲二省乃國家之腹心咽喉關係最重誠
恐小民饑寒迫身加以軍興之擾盜賊羣起根本動
搖則天下之事去矣語云莫患其外且備其內此亦
備內之時也老年伯深識遠猷緩和安輯自有固結
人心之術桑土綢繆寧俟陰雨之日乎江右雖素號
弱國可免調遣然加派之苦民已不堪正賴和議
帑如洗每與藩臬諸公相對攢眉束手無策
嘆先見之明與夫濟時之妙也還念并州何以策
與熊芝崗侍御

癸丑歲一候起居迄今五易春秋矣耿耿有懷徒勞
杼軸台臺雲臥已久而棘寺之請尚爾中格然亦有
遲之數月而渙之一朝者主上不測之恩固非旦
夕所能定也遼事敗壞亦至于此台臺在事時奴酋
帖然弭伏豈敢逆我顏行一旦猖蹶遂不可制蓋雖
邊臣處置失宜駕馭無法彼謂中國無人乃敢肆其

狡謀耳今卽徵兵選將先後出關乃觀經略舉動似
終不能辦賊而廟堂之上輕以疆場之事付之萬
一有失再難收拾噬臍其何及乎台臺熟悉東事定
有計謀不審計將安出也

與商等軒給諫

遼事告急覆陷相踵乃主上若以無事處之悠悠
忽忽不知所屆杞憂嫫嫫率土同心而嘉謨入告未
見報可已當風雨飄搖之時尚紬桑土綢繆之
國家事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

答孫百六侍御

東事日急聖心日緩兵雖漸集而堪用者少餉已
不繼而設處甚艱廟堂之上泄泄沓沓苟幸目前
無事且偷燕雀之安塞草一青胡馬將動疆場之事
不知所終恐噬臍亦無及也

答王虞石侍御

遼事之敗不待今日而廟堂之上仍復悠悠議論
多而實用寡任用濫而鑒擇疎征調煩而防制略恐
將來之事尚在可慮且看新經略出關作何勦率勝

負之筭固不在兩敵相當之日也

與李祝垣侍御

邇來國事益不堪言遠氛稍緩 聖心愈急凡百君子亦皆悠悠忽忽偷祝蔭之安忘剝膚之戒從來卽甚衰微之世未有如此景象且徵發不已海內騷然但言增兵而不言汰無用之兵但言加餉而不言省無名之餉但知竭天下以爲遠左而不顧因遠左以危天下但爲苟且朝夕之計而不思經畫長久之圖其勢不至于魚爛鳥驚鼎沸土崩不已也嗟嗟瞻烏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 十三

之歎豈獨昔人此新亭一掬淚不知于何處洒乎

答郭振龍侍御

弟于役名邦碌碌無短長之效素餐抱愧斯夕靡寧今瓜期過矣而代者杳如秋風又動鄉思撩人吾家季鷹遺風可踵不久亦將上章請沐不使北山猿鶴久怨勞人也遠事初起舉固倉皇輕言撻伐用非其人致釀今日之敗然至今日而猶無石畫終日議兵議餉而不議所以制勝之方徒以徵發騷擾海內恐國家之憂尚有大于遠者也杞人亦覺饒舌但此一

寸血誠不能自己耳

答劉總戎

東事告急麾下朝拜召而夕就道忠于勤 王勇于赴鬪卽古名將豈能過之閱條議萬餘言無非石畫知虜已在目中矣但奴酋屢勝宜有驕心而邇乃按兵不動豈真偃伏或者欲致我老我如鷲鳥猛戰之技不可不防前旄已出關臨敵制勝自有長策不佞無能贊一畫邇策貴鄉諸武士以先勝後戰之指亦願以此佐末議耳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

十四

與趙懷東侍御

弟別年丈七年所矣憶昔燕市追游便如夢寐人生歡會那可嘗得但此寸心往來時如覩面古人云千里比肩良非虛也年丈留臺聲望表表一時蓋不獨直道清風爲時欽仰夫亦真實心信于士大夫自無人不飲醇爾遠左潰敗國家震驚盈庭之議幾同畫餅往見年丈大疏先得我心奈當事者衰如充耳何彼人是哉我輩徒有杞人之憂耳經略起自田間意其才必有過人者乃出關舉動張皇不愜人意恐終

不能了此而近以承胤之恤且以機鋒加弟則其
識量又可概見國家安危在伊仔肩亦可寒心也弟
自入江右眠食安穩但以年來積憂積勞精血頃損
二毛種種引鏡目憐誦張曲江宿昔青雲志蹉跎白
髮年之句不覺爲之慨然年丈邇想起居住適仍望
加餐自愛

與劉方瀛侍御

年丈入朝西臺生色讀遼事大疏精忠議論冠絕
一時方遼之初發難也舉國張皇爭議捷伐弟謬以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

爲不可且料出關諸人不能辦賊而當事者不謂然
也決裂至此誰執其咎經略本不知兵有此大臣豈
有四路進兵能不覆敗者乃猶譏罪于杜松而援街
亭好水川故事以自解何其大言不漸耶弟草疏時
尚未見此報不然必拈出此一段形容使自愧死今
日若不另用一番入而猶使此輩收敗局遼事終不
可爲也李如栢之憊馬林官秉忠輩之庸長安自當
知之若柴國柱者亦僅偏裨之才且有跋扈之氣難
干駕馭必不可重任眼中落落獨見一李懷信有兩

王威堪用者弟未識其入不敢輕信也弟在遠見邸
報不全小疏潦草知多未當然亦有暗合大疏者如
引靈武與靖康事此與年丈僉壬南幸之語正同但
臣子且不敢明言而修近京關隘但未便指居庸紫
荆耳楊臣南城蘆溝橋一語意亦深長敝省爲京師
右臂緩急可濟不知當事者亦爲之備否凡此皆我
輩所不忍言然亦惟可向年丈言之也

與龍紫海侍御

途次拜翰貺之辱潦略附謝入疆以來百冗如蠅
馬久不報懷歉殊深弟素性疎懶兼以山居日
焉自放乍理簿書憤憤莫辨手目亂營一月之內
了數案拙人之效亦可見于此矣年丈素愛我者何
以振之奴酋踰入遼左突陷孤城大將提挾援之師
纔一交鋒全軍覆沒遼事已不可爲遼危則薊危而
天下事有臣子不忍言者矣卽今京師戒嚴徵兵選
將之議盈于公車政恐議論多而主持少終成畫餅
竟亦何益且與師十萬日費千金今司農束手而發
帑之請主上端有恹心其他若補大僚催考選諸

疏依然停閣嗟嗟如此景象可不爲寒心哉我輩受國厚恩邊疆多事正宜效一臂之力奈奉使在外卽志切請纓謀矢曲突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杞人之憂年丈以爲然否

與田雙南侍御

潯陽使還得年丈手札如面晤也法駕行部想先聲所至江山震疊而吏民之承風仰德不待言已 豐鎬王氣不將增而壯耶頃從邸報中讀還事大疏洞切事情其于經略不以糾而以諷更見忠厚正直之至覺弟之叅駁稍露形迹矣然而今日之事政未易言邇來邊報寂若其中必有機穀或者陰與爲市而圖苟且結局倣倖不戰之功萬一墮狡奴術中誤國之罪此輩之內其足食乎

與徐玄扈宮詹

嚮從包撫臺奏使得老年丈手札嗣無顧役入都久未裁報歉歉年丈以經濟長才膺簡閱新命讀大疏區畫精密胸中具有成摹將使棘門兒戲之軍皆成河陽變色之壘以此卒戰一可當百何憂逆奴哉然

弟竊有所慮者則以事權之不專也錢糧之不敷也召募之難遽集也工料之難猝辦也造作之難應手也有一于此事便難就功使難成而况兼之手今日人掣吾肘而異日吾藉人口從來真心任事之難蓋如此矣年丈後兩疏已洞悉端委而竟無應者且奈之何年丈旣已爲舉 朝推轂膺 主上特簡一肩鐵擔斷無住手之理然就今日事勢觀之所需錢糧工料不惟目前難必卽遲以歲月亦必不能如意弟以爲年丈當再一酌之物料且取之近地簡選以之見兵衣甲器械且造其中等待行之稍有次第後漸漸推廣庶乎取材易而見効速不然日復一日人旣痛痒不相關而我名與實兩無着此局何時結耶弟于年丈誼則伯仲情逾骨肉不敢不竭其愚

答賈鳴寰大叅

遼餉轉運半倚津門親家以長才肩此重任三軍之命實倚賴之年來造船募卒儲粟括金千頭萬緒亦千難萬苦非親家計畫周詳綜理微密益未易辦此也功在封疆譽在 廊廟某且慶之仰之但當事者

不深維長久之計且屯且守坐困此酋而十八萬之師拱守而仰給內地母論蛟宮蜃島風濤險惡不可屢試于不測之途就使舳艫無恙往來如織而海內民力竭矣飛輓豈能嘗繼萬一有方千里水旱之災此百萬之糧何處收買三韓將士將坐而待斃乎抑不肯坐而待斃乎此事督餉當力爭之奈何其首鼠也總之今天下時勢悠悠忽忽言事者非有公忠爲國之心任事者又無真實濟世之品惟有聽天數之或剝或復國事之自成自敗而已流泉興歎于胥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

九

瞻烏預憂夫爰止深計之士能不撫膺太息哉

與李夢白中丞

一聞新命卽國遣賀勞人執掌不遑起居坐成疎節知汪度必相原也遠氛不靖饋餉艱難老公祖膺茲特簡總督軍儲任重權尊令行流水當使飛輓如雲肩摩轂擊士馬起飽騰之色軍中無脫巾之虞矣然海內之民力已竭而遼事之結局難期歲額加增久則難繼催科太急民且生心恐根本之憂方大耳且兵必有定數而後餉可有定額今當事者但言處餉

不言核兵數月之間已靡費金錢三百萬而又日日招兵加餉奈何竭天下之膏脂填無底之壑而老公祖亦安能獨任經營之勞以供泥沙之用乎局外之人本不宜饒舌亦恃老公祖夙愛敢竭區區之愚爾

與李載心給諫

國家多事言路空虛讜議忠謀回天障海惟老年丈是賴誦大疏謬謬昌言砭泄沓之膏肓刺頗諛之心髓與可謂揀時藥石凡百君子當人書一通置之座右提醒羞惡之心也東事結局政未易言當事諸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 二十

思長久之計但爲苟且之圖耗敝海內以事一隅恐外患未寧內憂先起而邇尚有持標本之論者世豈有剜心腹以醫肩背而人得無恙者乎千慮之愚偶與遠猷符合但爲時所不喜聞耳

答沈何山方伯

別來忽逾三時每想道範清談玉溫珠錯恍然若侍下風不知有楚山越水之隔也晉民無福得一仁人又爲閭中奪去然以愚見論之老年伯經濟宏才政當用之西北多事之際奈何遽轉移耶遠師必敗不

待智者知之而經略敢于以封疆儼倖可恨也尤可嘆也善後之策難更百倍廟堂之上發言盈廷苦不得其要領安得如老年伯計謀遠猷以靖夷氛而安社稷乎天時人事湊合一時不出今歲必當有變恐奴未必爲大患而大患或因奴以起也杞人日夜疚心寢不安席但恐猝然有不虞之警天下事不可爲耳

答周句荪侍御

遼事杞憂人多笑爲迂濶然以近事觀之則出塞之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

舉果未易言但又轉籌之竭天下之力以爲遼而遼之當事者悠悠歲月不敢以一矢加虜師老財匱必將有變恐患不在外而在內也近聞有賄夷求媾之說想智盡力屈必出此下策果爾則誤國之罪不容于誅矣

答陳松石中丞

方東事之初起也發言盈廷愚者千慮舉國笑以爲狂乃不幸而驗然封疆之事已什去八九矣今奴已破北關無復內顧益得以全力圖我倘果如謀言乘

我無備以大軍向遼瀋而別以輕騎斷三岔河則兩城入虎口中矣河東失則東西諸城不攻而潰破竹之勢既成恐一丸不能封山海奴若更連西虜分入薊門雖有智者不能爲謀矣

答楊任南侍御

自李氏鎮遼以來養癰蓄毒一旦潰裂遂不可支今河東半壁已去八九一遼陽孤城朝不保夕倘奴以大兵壓遼陽而以輕兵襲海蓋則海蓋必不能守矣倘以正兵圍遼陽而以奇兵斷三岔河并遼陽亦

可守河東失則河西如破竹矣一九豈能封山海惟苟幸奴不卽來我可乘而修備至來春援兵大集事猶可爲但恐奴未肯歇手耳

與楊弱水侍御

遼事決裂至此中外惟仗一經略爲長城而人不同心事不應手今塞草已青胡騎將逼尚苦無兵無餉不知寇迫遼陽何以待之萬一蹉跎大事去矣而一二謀國者止持腐爛之談循拘攣之格曾無有長才定力聽滯築舍視亂多指如此景氣看來有載胥及

漏耳

答丘鍾巖侍御

遘事初起杞人有言舉國笑以爲狂豈意不幸而驗也今遘尚未靖而爲遘者已窮遘之害未已則害之因遘而起者又且難測而紛紛之議苦不得其要領天下何時得安耶感開誠之雅竊敢深談不知有當否也

答汪靜峰總制

國家自有夷患以來老師親履山海選將徵兵張忠烈公集卷之三十竟乘所以爲遘者至矣而尚不免悠悠之口天王旁觀易而當局難夫兵機在兩陣之前而遙制于千里之外雖鞭之長能及股乎况當事者專恣雄行遠衆用獨始既不與同謀終安得爲分過也今老師已得請而歸浮雲世事自可付是非毀譽于度外然虜交訂之日一旦自撤萬里長城深惜廟堂之笑左矣

答韓鼎宇中丞

今之恒山上谷古之馮翊扶風也內以擁護王居

外以聯絡侯服朝廷所托重恃力者自不與他郡

國等卜有警急徵發必先况以逆奴之荐食烽火徹子甘泉京師戒嚴人情搖惑非借三輔之衛何以奠九鼎之安乎聞台臺自受鉞以來選將蒐卒繕城池兵先事豫備之防殆無遺策以天之靈社稷之福萬萬無已已庚戌之事卽或變出不虞有鄰侯在近畿知可談笑靜胡沙矣惟是朝政日益廢弛人心日益渙散政恐國家之憂不在疆場而在根本地也台臺以爲然否

張忠烈公集卷之二十

王

與房素中侍御

當東事方棘某憂憤激切至于終夜不寢已得達之報卽勃然投袂而起身雖在江右而心已馳玄菟樂浪之間矣

上顧鄰初老師宮詹

自客歲奏記函丈星且將週豫章望金陵一章可航而一介之遺遲遲至今疎慢之罪真擢髮難贖矣老師格君大學濟世弘猷舟楫霖雨之望海內久已傾心頃者夢卜肇舉師言允協亦謂夕推轂而朝宣

麻乃久覆金甌猶然弄甲 主上如不得已之心信
非臣子所能測也某黽勉及瓜 簡書未報又有遼
左之役奴氛日惡軍實全虛封疆之事十去八九此
時欲結既渙之人心而振久衰之士氣卽才略過人
者尚難以設謀而計效况庸庸如某者乎然 主憂
臣辱竝不敢辭當竭駑鈍以効經營耳

與衛相陽司寇

留都 王業所基雖 國家根本之地急資彈壓然
以今內訌外潰之時 主上憂勞草心惶惑必得老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

成持重識量過人如台臺者後可以鎮鎮物情戢定
時受想追鋒之召卽在旦晚聞耳某執掌經年黽勉
竣事積勞委頓倦鳥思林政欲上章請沐而當事者
又以適差相苦奴氛日惡玄菟樂浪之境半染腥羶
巡方之使是亦可省若爲禡師而往監護諸軍則戰
守之事業有經略主之是又爲附疵技捫也意欲控
辭恐涉規避人臣之誼事不辭難東西南北惟 天
子使只須待命而行耳

與鄧南臯廷尉

春初側聆誨言忽忽數月兼度秋水瞻望一方疎遠
心邇朝夕若杖屨之下也 朝家多事扶危轉否豈
伊異人龍德在田蒼生引領而當事者猶不能破拘
孥之格伸名世之用豈天真未欲平治耶遼事已成
敗局卽付之國手善後猶難而在廷諸君謬相委屬
侏儒負鼎仔肩曷易人臣之義事不避難又不敢預
陳控辭但恐潰潰不能辦賊有悞封疆耳

與王虞石侍御

于邸報中見老年丈陳情大疏懇懇款款卽聯離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

羽之歌無以過之今幸代者有人南陔之思一旦
遂何快如之弟與年丈同時入境而不得同時受代
想 主上不以適差經界庸人故留中不發耳然遼
事敗壞至此將吏軍民皆畏奴而不畏法卽經略持
尚方三尺尚不能制又何有于惠文彈治耶弟自揣
往亦無濟有如贅疣但以人臣之誼事不辭難只得
束裝待命不敢萌規避之私年丈累疏策遠洞于觀
衆想尚有秘策神機望授迷人以爲指南也

答魏蒼水憲副

奴■匪茹殘破三韓且眈眈窺我海運彼雖不能遠
離巢穴遠涉波濤然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况
青登萊一帶早魃爲虐赤地千里又恐季孫之憂不
不顧吏桑土繆綢自有長策惟望鋒車蚤發以慰東
人之望也弟本非用世之才妄談時事應而幸中當
事者遽以遼差界之雖監軍之責不過紀核功罪用
兵方略非所與聞然同舟禦寇利害共之豈得袖手
而遠則處處破壞事事疎虞人人畏怯時時欺蔽欲
以收既敗之局破久綢之習振已渙之心折方張之
長也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 天

主上耳

與潘澄源侍御

某江右之役龍勉及瓜鞅掌爲勞形神交瘁亦圖早
晚得代棲息林泉不意當事者又以遼差相苦夷氛
甚惡覆軍陷城勢如破竹北關奴之勁敵而二寨之
尅曾不終日况我軍喪敗之餘人人膽落駭羊格虎
其能有濟哉三韓之危有如朝露而前門之虜亦蠢
蠢思動兵單備弱左支右吾卽智者莫知爲計矣兼

以北方大旱齊魯梁趙之間赤地若掃流移滿目而
徵發騷然人無寧處危民易動恐腹心之患且起于
草澤之中也卽以 祖宗之靈 社稷之福萬萬無
土崩瓦解之虞然以天時人事觀之似非宴然無事
之日如此景象不至于大壞極敝不已瞻烏之嘆寧
獨昔人哉年丈忠心義氣素切憂時雖然衰經之中
當亦不忘國恤將何以爲挽回豫備之策也

答韓鼎宇中丞

遼事綢繆弋獲不謂遂有視師之擬也昔卿子冠軍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 天

能策武信之敗及自將林趙一奇莫展觀望不前天
下事旁觀易而當局難自昔以言失人類若斯矣况
某之庸庸者哉雖戰守之事自有主者監軍之職不
過在較簿書核功罪然同舟遇寇利害共之安得械
口袖手退處于寬閑之地則是役誠難之矣才力既
不能勝分誼又不敢避中心忤軸莫知所裁 主上
允而不發母亦懸以待能者乎豫章故非用武之國
材官俠少鐵中鉦鉦者間亦有之然多文弱僅能操
弓持矢耳責祿頗有志向願効軍前若某府需人便

當遣往蔡術士者老矣聞台檄物色之備有據鞍顧盼之意但未深叩其藏不敢遽引薦也

答劉石閭中丞

某周爰大國已再歷秋霜而悠悠忽忽止疲精于簿書塵鞅間至于官方之汙廉民生之休瘁關切大利害者曾不得其要領有負地方多矣輟駕將旋微軀以憊方思伴松筠而友麋鹿苟遂幽閑遠之役真夢魂所不及也奴氛日惡以此關之勁而一鼓夷滅曾不崇朝遠之將吏鼠思泣血遠之士民鶴淚皆兵以一走爲上策人心如此軍情如此寧待交綏而決哉且經略握尚方劍誅殺自如猶不能定又何有于文吏繩墨也某此行知必無濟乃主一猶弄甲久之意愚而無當于聖心懸以待能者耳

答駱沆濂侍御

東事急矣開鐵旣陷遼瀋孤懸破竹之勢恐非住手時也經略膽氣誠足辦賊然兵微餉絀徒手搏虎能有濟乎若某智術淺短才不逮人而當事者輕以此役相畀辭恐涉于規避往又不能仔肩進退維谷莫

知所裁昔人云肥者應客今班行之內英杰如雲而使于車載斗量之輩奴首聞之不將益輕中國耶然而主憂臣辱敢不勉厲有竭力以効勛勩耳

與房素中侍御

某積勞委頓倦羽思還惟望弛于負擔棲息林莽不意謬承喧拔題吹遠差封疆多事主憂臣辱政同仇戮力之時誼豈敢以病請但從江右至敝鄉幾四千里敵鄉至山海半之此後天寒暑短跋涉甚難而某復有太母在堂望九老人三年離別過家之日便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 三 經裾又恐有稽王程前題差疏旣免候代則某冊完亦無所事事淹留境上虛費光陰倘仗台鼎催疏中或得沿途候命一語下劄催促則某可報命過發公義私情得以兩盡感戴明德當叩結朱之矣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一 目錄

尺牘 西巡公事

茶馬報代

送閣部院揭帖

復固原道

復鳳翔韓司理

復莊浪道

復關西道

復西寧道

答荆轲吾中丞

復李參戎

復崔副將

復李龍峰中丞

復安綿道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一

沁水張 銓宇衡甫著

尺牘

茶馬報代

某材質駑鈍承乏茶馬之役夙夜冰兢深懼不稱任
使爲簡書辱啣命而西已于仲春之朔入關受
事矣顧念三藩遠濶馬腹難鞭百務紛糾鋒刀鮮割
况年來茶法雖已疏通馬政猶然廢敝若難收圍牧
之良亦虛失和戎之利某雖勉圖自効不敢告勞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一

送閣部院揭帖

職入境三月例有論刺雖大計之後澄汰無遺然有
其舉之莫敢廢也謹循往例糾劾三人具揭呈覽
據道府之開報採士民之公平職不敢以一毫私意
參于其間大約三秦吏治法今雖密而循良實鮮總
繇鄉貢冬甲科甲少耳夫秦當稅璫肆虐之後民窮
入骨而方更甚職度隴而西目覩原野蕭條之狀

小民憔悴之形爲之食不下咽卽得良有司以撫治之猶恐有離散之憂况長吏之非其人乎小疏中亦曾言及爲秦民請命是在台臺主持耳

復固原道

承教官評領悉三篆兼攝諸務旁午未免勞神然八面宏才到手自無難事非盤根錯節何繇別利器乎前所議業道一力相促三令中用一緩二已在不疑門下衡鑑在握主持素定何須及決之府廳府廳各爲其屬彼此觀望互相推委然容不肖之吏以博厚之名不佞亦爲各官不取也筆札往來動輒經旬坐廢時日若事果可已不佞何瑣瑣苛求惟是往例具存簡書可畏兩府可以無人復門下門下可以無人復不佞而不佞敢以無人復主上耶

與鳳翔韓司理

日者望教之殷目幾欲穿已遣一力相促得來文囑然喜曰庶其有以復我也啓之又是空函大失所望夫不佞非苛求于兩令也聞之道路採之衆口一一相符而後乃物色今門下亦云其才不足矣盜發而

不能制賊連而不能徵矣兩人本色業已盡露催科拙者猶或可原若養寇殃民尚可一日容耶凡論官評者雖先守而後才然縣令綰尺一符寄百里之命才安可無也無控馭之才則傍多社鼠無辯析之才則獄有覆盆無撫綏之才則民憂星散無判斷之才則事苦絲勞以此籌之才可少乎不可少才者必至以一邑而有散官其害反更甚焉此不佞歷察之而不爽者也今日之事已在不疑望速廉一人實跡以示慎毋略其大而徒拾其瑣瑣者也不佞篋中非此物但不從道府廳開報而用之非法耳數日之內顯俟報音

復苑馬寺

牧事處處留心罔政修舉可跂而俟也細閱馬冊惟安定開城二監較前季稍增餘五監皆失原額共計減馬二百七十四匹夫一季之內有倒死者卽有孽生者買補者豈有死而無生有缺而無補耶將生者之未盡報而補者之未力追耶牧馬以圖蕃息也縱不能溢之額外而乃至虧之額中則各監官之不肯

實心任事可知已門下再與該道言若同心共濟不以秦越相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

復苑馬寺

積穀原議亦備賑一法但收卒窮已入骨補馬且不能尚可分外加罰乎非門下體恤貧卒不佞亦不得聞此後將愈不可支矣課駒議官二款必湏題請今日所急者在先補驛馬驛馬不補駒從何來如驛馬尚在者自當留嘗追駒惟少寬之可耳有驛馬已死駒又不補而仍種羣內地者則奸牧之詭避亦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一

可恨湏清察一番果力不能補將羣外有力者易亦無不可雖各軍樂羣外而畏羣內亦不能顧其私也前者查代牧一節不知有頭緒否此事行之已久各監督爲固然有一人而代三五人者皆有所利而爲之及今不一懲創牧事終不可爲此必馬政官精核之方得情委如委之各監仍前虛應故事矣所察倒死馬數幸速見教便于草疏也

復關西道

前聞諸宗之變心亦疑之意韓藩卽孱弱不能鉗制

未必披猖至此得來教乃知其故從來奸人焚亂藩國未有不始微而後至決裂也然王旣曲諱其失亦不必盡發其隱此惡湏徐剪之耳所獲各宗若呈內有名空皮胎之類卽屬首惡據此結局事亦易了如窮究黨與恐生意外之變操縱緩急門下當自有妙用也題否事在撫按不佞不得主之顧愚見以各宗雖聚衆搶掠然止及一人而未及士民又隨解散逃匿未大債張況事起有因指授者又不可問先勘而後題似爲安耳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一

五

復關西道

亂宗已處分得宜而劉相賓之死尤快公憤聞韓藩幼冲政歸官聞此惡居中用事蠱惑百端宗民多罹其害今日不除將來必亂人國孽厚怨深鬼神固宜殛之就其暴殞獄中體色變異死于毒無疑然本惡挾親藩之寵訊時又未拷掠斷不肯倉卒自裁是必有人致之此一段隱情亦湏早爲勘明不然後日終牽纏不了且恐久而難明也韓藩惑于左右之說以一奴隸故妄聳天聽終歸一勘此不足慮徒以彰

其失德耳融媚跡似脫禍陰實煽諸宗甘心于謨地兄弟蓋亦嫉忌念深不思其後及事已決裂乃欲湔洗豈可得乎且其平生皆偽竊賢名傾與一書記聯姻又何無行誼之甚也會題撫按爲政想朝夕上奏不使卑詞先入王心無主政諸宗觀變之時惟門下靜以鎮之

復莊浪道

門下真心強力執三尺不少假借固知不便于奸人然奸人不便善良之福也羣小蜚語何足介意倘有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一 六
執法作奸如前所云者自宜盡法繩之若前得一二巨慝甚于狐鼠千百矣惟門下留意焉

答荆額吾中丞

嚮聞祁弁冒番中馬已托該道密察尚未見報今果敗露矣小醜掠我畜牧傷我官兵法誠難赦然使漢過不先彼素受秦養之恩安敢猖狂若此祁弁之罪擢髮寧足數哉隱匿番文又屬欺罔大疏叅糾至明至當事關職掌亦當有小疏繼老年伯之後嗣容請教番果悔罪何足辱兵只須以犬羊待之耳

答荆額吾中丞

火酋盤據西海日益強盛漸有輕中國之心所未卽顯然爲逆者非區區歲賞足餌其欲蓋利千交過內地與邊民爲市耳然而狼子野心豈能終保燕雀處堂可爲深慮此亦綢繆牖戶之日矣大疏洞悉虜情徹盡始末所議六款皆目前要務後日永圖法云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正此之謂也虜若淪盟則西寧首當其害而西寧兵力單虛難備緩急之用况衆寡而力分顧此失彼首尾牽制卽禦堵且不足况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一 七

責以斬馘驅除平虜衆號二萬其勝兵亦我數千我之六千人堪戰者慮不過數百耳以數百當數千勢必不敵卽有別路應援而虜之條來條去疾如風雨又恐緩不及事萬一舉起兵連其憂方大某之愚見謂虜卽掠番未敢明與我抗姑宜以術羈縻之雖狡夷無狀以謾語試我犬羊之性何足深較俟我兵已精餉已足險已盡修然後明正其罪聲言絕之以戰以守可惟吾爲欲爲耳菑薨之見智者擇焉惟老年伯察而裁之

復西寧道

湟中邊事日弛矣而火酋耽耽內視未肯俛首受戎索也雖年來以款羈縻苟幸目前無事然亦只不入西寧境上甘涼洮河之間蓋無歲不被其蹂躪是有款之名而無款之實矣但酋方強盛而我將士久不習兵卽中國長技所借以禦虜者一無可恃勢不能制其死命不得不姑以款餌之然後訓士卒繕亭墩治甲兵以伺其釁此虜不足慮也來教所云不忽虜亦不畏虜修內治以扞外患務令可恃者嘗在我禦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一 八

復崔副將

逆番造孽已盈問罪之師似不可緩將軍能獨斷行之足見桓桓之概顧不知賊縛我哨丁意欲何爲果爲海虜用命斷我聲息乎抑志在擄掠入馬乎塞外屹嶠林木茂密賊又據險待我主客勞逸之勢不同我兵出易而入難圖易而攻難皆不可不慮若欲剿之湏出其不意疾雷不及掩耳方可得志也且大兵一出必覆其巢穴夷其種落永絕後患方可不然徒

取數級之功貪一戰之利恐師還後賊復猖獗逞蛇臂以圖報復邊疆方自此多事耳惟將軍熟思而審處之

復李叅戎

兩地共事抑何奇也蘆塘雖鄰虜年來無警猶易防禦聞彼處多閒田可引水灌之若能開墾屯種爲功大矣門下實心任事知必辦此但在行之有次第耳

復安綿道

建昌之役乃始竣事門下久在師中交平羣醜真可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一 九
勞苦而功高矣諸夷散漫噉害窮民之亦未易殲其種類且旣已覆巢破卵一二未殄者不過偷餘息于岩洞間寧敢復出爲患必欲盡之恐傷好生之仁也

與李龍峰中丞

詔使且至秦府禮官開呈儀註某不能無疑隨察會典此迎 詔當儀爾然禮以義起吉凶不同有不可執一而拘者夫今所 頒之 詔乃 大行皇太右
上謚詔也及察上謚頒詔禮儀 上皆素冠素服百

官亦烏帽素服角帶行禮 朝廷如此則在外可據
况 梓宮未殯 主上必無御 朝受賀之禮爲臣
子者乃以朝服舞蹈行之可乎此所謂非禮之禮也
區區愚見謂宜具素服迎接行禮在內 頒詔儀

與李龍峰中丞

昨承台翰適欲遣使請教時方據案匆匆遂以原札
呈覽未得另復與尊指雖稍有異同然疑而未安之
心則一也再簡邸報禮部所 題百官易服後仍素
服 朝參直至 聖母殯附後方從吉則此時以朝
服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一 十

服進 詔仍覺未妥古人有云禮非天造地設從人
情而起情既不安則舊制似未可拘也此中向來沿
習成例不過一稟之秦府彼典儀官止知抄謄舊牘
耳臺下欲不嵩呼舞蹈此可破膠柱之陋愚意欲併
朝服不用亦惟密臺下之意耳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尺牘 南巡公事

江右報代

答益王 四

答淮王 三

與政府

與禮部禮科

與孫鑑湖宗伯

送大計冊

答陳信吾憲副

答鄒南臯廷尉

答李懋明侍御

答豐城鄉紳

答安福鄉紳

答南昌鄉紳

答鄒南臯廷尉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二目錄

與陳中素侍御

與王岵雲中丞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二

尺牘

沁水張 鈐宇衡甫著

江右報代

壬子一別六易歲華懷企之思徒有懸結某病毀餘生跼伏田間自甘屏棄不意承乏江右之役簡書可畏不得不勉強出山畢臣子急公之義已于首夏望後入潯陽受代矣顧念江藩名域幅員寥遠况值灾青頻仍之後權稅紛擾之餘民貧賦逋法玩風澆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二

答益王

大藩世有 哲王以樂善循禮爲宗盟之望而邇來漸覺紛紛繇諸郡藩不嫻祖訓而左右或導之爲非是以驕縱迺爾 殿下龍驤虎步高下在心 王章家法凜如斧鉞誰敢奸之若以家庭叔侄之分便可越禮妄行不秉約束則朝廷之令亦不行于諸

藩矣今日萌芽雖露幸未大張 殿下宜諭以禮法
使之自改玉改行恪遵 王度如其護前不悛以規
爲璫至于過失彰聞有干 憲典則執法者將操白
簡以議其後恐爲望國之累不小也

答益王

大藩世有不殖令聞重以鬱攸之變帑藏空虛國費
浩繁至于稱貸以濟某非不知也況清江建昌二稅
乃 前王所辭以昭德 聖主所賜以篤親者又曷
敢有靳焉但速餉告急 明旨留稅概云一年解卽
則司農將按籍而取似不容減于數百復念 殿下
心在 王室誼切急公尚且捐金助餉則土木之費
不妨少緩是以與稅監往復將二稅暫解戶部俟他
年補足總不失十年之額非敢扣除此一歲也蓋留
稅之請在 廷幾頴脫唇焦始得 俞允恐此 恩
不可再儼而遼士枵腹荷戈日呼庚癸多一分卽得
一分之用此五千餘金亦可濟萬衆十日之餉是皆
殿下之明貺也若營建之需只是遲遲一年當與該
監再議于此後每年量抵俟盈十年而止則公私兩

盡矣

答益王

寢園禁地林木陰森乃 先王靈旗出遊之所何物
奸民敢尋柯斧自宜以重法繩之但恐愚民無知世
習 大藩仁厚之澤翦莠往焉採樵誤犯而守祠者
或有他腸故張其事以激 霆怒爾以 睿哲如神
左右斷不敢僞說以欺聽然人心難測門外千里萬
一有之恐傷 殿下之明也事已何之有司一勘便
決更祈詳察幸甚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二

三

答益王

宗祿一事至煩 睿諭者再卽下所司議之矣俟相
見更爲敦促夫祿糧其小者也 大藩之崇禮修
睦世有令聞而一二郡曾敢于逆上下之分違鈴束
之條凌夷之端漸豈可長宜 殿下之力持之也然
宗親之屬從來難處縱之則驕蹇易生制之又怨望
易起思法之間在 殿下斟酌行之耳

答准王

展覲丹朶荷錫清晏又疊分上庖之惠感何可言承

札諭領悉此非獨 殿下家事蓋 天地綱常 朝

廷紀法所關不得以私情曲護者也 殿下試回想

劫營竊寶之時成何世并彼千鞠育之恩枕席之愛

已自斬然而 殿下顧不忍响响戀戀之私殊不可

解子美父兵已犯無將履霜當戒况堅冰已至于至

若傾城塌處實維厲階天下固多美婦人何必獨溺

一俳優也事已 上聞皆當席蓐待罪聞嘗洪尚出

入宮中肆爲無忌而首惡之翊鉉亦疎放未理則何

以服諸宗之心而塞悠悠之口耶頃撫臺委來商羅

某以 殿下通知悔悟明嫡庶遠嫌於庶幾有反正

之漸且須待之如 殿下翻然更始還正嫡子同閨

斥寵孽子外邸割私昵之愛治翼惡之奸正名定分

修身齊家無壞 高皇帝之家法不負 聖天子之

恩寵某等方稱頌之不暇又何求焉若私愛溺衷堅

執不返非獨某等有言內而科部亦自不能嘿嘿自

貽伊悔恐不能彌縫其後也仰見虛懷敢以忠告非

獨執法之臣宜爾實爲 殿下國體宗胤計惟 殿

下執籌之翊劔等不法即當檄所司治之

答淮王

伏承令諭具悉迫切至情敢不仰體惟是已奉 明

旨豈能反汗而 天語嚴切孰敢冒昧上請且此事

發端原出 殿下令旨有司乃敢轉聞司院按臣乃

敢具奏 天庭今 殿下盡反初心委之羣小則

令旨寶文具在誰能竊之而誰敢假之且 殿下所

護惜者父子之私情也而人臣所執者 朝廷之

明旨 祖宗之憲典也 殿下即欲任情撓法其敢

抗 朝廷之旨違 祖宗之憲乎如越關具奏一語

或 殿下急不暇擇然試度能得之 主上乎不能

得之 主上乎恐又添一重過舉再博一番 嚴旨

無益有損竊爲 殿下慮之是不惟不宜形之口且

不可萌之念也况嘗洪佑寵肆惡已無人禮 殿下

試一廻想擁衆劫宮之時其心何所不至于 殿下

父子之恩已絕矣即無 明旨猶當以國法斷決奈

何猶溺响响私愛不能遽割使梟獍伏于几席啓子

弄父兵之漸乎古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願 殿下

熟思之區區之愚不敢不直非獨人臣執法之誼亦

以爲 殿下萬年國祚計也

答淮王

殿下變起官闈上徹 天聽 主上以大義範懿親
不得不伸國法禍水一除亂原永塞讀大疏引咎責
躬情詞懇切是 天啓睿衷一朝開悟誠 社稷無
疆之福也

與政府

江右諸宗懷不逞之心久矣頃稍稍以法繩之遂借
事發難蜂起鴟張雖旋即解散而紀綱體統業已大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二 六

傷及今不一重創將來之變更有甚于此者事情顛
末具在小揭中不敢一語隱諱亦不敢一語虛張老
師瞻言萬里一經清覽便見諸宗強橫凌轡之狀隱
隱有大難之端必細情伸法而後可以戢逆志杜亂
萌也至限宗祿之額復名封之制尤江藩今日急務
清源防患無以易此不然冒濫日多當祿不繼財竭
而無以應其求則必爭人衆而無以制其欲則必亂
至于爭與亂而後圖之斧柯之尋爲力倍難矣伏乞
老師鑒察主持以振國法而肅宗政紓民力而銷禍

萌豈獨江省受無疆之福卽宗藩亦得沐均安之慶
矣

與禮部禮科

謹啓江右宗藩驕橫不奉法其來久矣頃者借事發
難突爾披猖雖暫諱卽定而爛臬司辱憲使紀綱法
度業已蕩然蓋繇某望輕力薄不能彈壓故決裂至
此蔡藿不抹深愧斯言然而諸宗冒驕縱之風處凌
囂之地又無鈐束之親藩悍而難馴紛而不可戢橫
流必決亂蜂肆螫蓋勢之所必至也及今不一大創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二 七

尤而效之長此安窮將來之患更有不可言者事情
顛末具在小揭中無一語隱諱亦無一人誣罔伏望
鼎力主持從重議處禁錮降革庶足示懲苦以 天
潢之派稍從寬政則益長其驕橫之心更不知有
朝廷之法矣至于限宗祿復舊制二議自知越俎然
宗祿之額不限名封之制不復則冒濫日多冒濫多
則宗祿愈不給祿不給而大難必因之起揀江右今
日燃眉之急與異日潰癰之患計不得不出于此非
敢爲紛更之說也若請封之期藩司親驗此則一得

之愚蓋諸宗多以庶代嫡以幼代長無從辨之顧冊內之造報可假而當身之年貌不可假一經驗視真偽立辯似于簡而易行卽外府宗室無越城赴省之理本地自有道府可驗不猶愈于紙上之空文乎區區臆見自比蕞蕪統惟裁酌

與孫鑑湖宗伯

自去歲一函奉候疎節至今瞻戀之情鬱積未展方今海內困絀首在邊儲次卽宗祿而宗祿之困絀又無如江右爲甚蓋在他省或行限祿之制哀多而益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二 八

察或有壓放之規積後以償前是于不足之中猶有補湊之法惟江右祿無定制宗日加封以今歲出入之數衡之溢額者幾五萬矣而各宗按季支領須臾不能待應之稍緩卽羣然而譁鼓噪之變習爲固然真三尺所不能禁也向來藩司皆多方那借以掇一時然司帑非不竭之藏無點金之手至于今而搜括盡矣計無復之矣目前冬季將終禮祿未給諸宗環門呼籲者驅之復集不知將來又作何狀若不行限祿之法過此愈不可知直至極窘極困之日不測之

變必因之而起是可不爲蚤計哉前貴部曾條議及此未奉 俞旨或因他事不便于宵人有從中阻格之者茲因謀聖勘疏併申前請伏乞老年伯鼎力主持據揭題覆斷在必行以貽江右百世之利造福于瘠土者無量矣

送大計冊

三載計吏 國家大典台臺空鑑衡平主持于上凡百有位何一不在炤臨中區區間沒亦何足以佐末議然而功令森然敢不祇承屬內諸吏亦既耳而目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二 九

之輟程量殿宸妄加品題除跡顯善法在必汰者具疏以聞外餘備列冊揭仰呈台覽極知巧吏多端愚衷易眩其遺于聞見之外與淆于臧否之中者必多未當不明之罰無所逃罪然亦恃朗鑒高懸日月之明自有以燭燭火之不及也

答陳信吾憲副

自揣憤憤查負大邦拮据雖窮纖毫無益慮囚一節心所未安亦必再四推敲以求生死無憾是以諸郡獄獄平反頗多但恐有屈抑之寃非敢博寬大之名

也伏蒙許可過情毋亦愛之深不覺譽之溢乎

答鄒南阜廷尉

運卒僉報之苦湖關抽稅之害言之可爲流涕仁人君子痾瘵切身益不止爲桑梓計也況有地方之責者坐視納溝而不一引手何以副簡書之托謝素食之誨哉承教運事諸議已纖悉無遺今日所急者先在清軍民之籍定貧富之等籍清則板害不及于貧民等定則挨運不煩于僉擾十年一造按冊了然民間無名之費弁役無涯之求盡可杜絕此治本第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二

計

一清源之義也至于運船官造是亦一便如台教責成役匠損壞者令之陪補自不敢以苟且塞責顧此輩小人止顧目前遑恤其後且凡物繇官造者畢竟不及民間而衙役之乾沒召買之騷擾交領之需求皆所不免況五年間時異勢殊官或遷移匠或死徙則又無從而問之是不可不深長慮也惟津貼一說最善而可以久行在舊軍固利其贏卽新軍亦省其費卽當檄所司議之

答李懋明侍御

別六載而始晤晤一夕而復別離合之感豈能自裁

然而聯席清譚通宵不倦况又高人滿座勝會奇逢則一夕真可當千秋矣別來簿書鞅掌未及報謝復承手札戀戀故人高誼慙渥章江寧足較淺深哉運卒之苦至于破家亡身捐親戚棄墳墓聞之可爲流涕及今不一更弦久之不惟累民且恐壞運鄒南老見教諸議已悉委曲俟再與諸司商之來教所云必先恤軍困而後可除民害此不易之論也湖稅分收既可禁暴征之害又可脫風波之險一轉移間利賴無窮可不再計而決者但此事犯手卒難變更昔年稅監曾疏請差官已有明旨後兩院持之竟未奉命且逼逐其差役不容停泊于時費許多調停方得寧貼然其心未嘗須臾忘鄧也移之南昌政奏其計若復執前旨爲詞則無以塞其口矣容弟至省相機而行倘可爲民除害敢愛區區

答豐城鄉紳

承諭兌運事弁卒之橫解戶之苦可爲痛恨可爲憫惻不意門外萬里有所不聞不見也當交兌時某每

見各官卽諄諄戒諭斷勿使溢于額外間有逾八
石者卽切責之而糧道及各郡倖亦以爲今歲較他
歲少減奈何貴邑溢數至此豈道府乃面諷耶抑亦
未之察耶來教謂紹楚中例定爲八十石固是但案
並派七十八石成規猶爾私加勒索若明加至八
石浸假而往便將執以爲例而私加者又日增矣楚
中事宜可謂詳悉此宋案約條款不啻倍之未聞免
免卽榜示通衢蓋亦三令五申而無奈習俗之悍
率行之不力也總之不惟其法惟其人若監兌者
必親勿厭煩瑣則衛弁自不敢需求運軍自不敢
橫暴矣官收官解行之已久閩省如一貴邑何獨不
然須治其一二梗法者與民更始也

答安福鄉紳

錢糧未輸之官則百姓之責也若已輸而運發則解
官之責也解官失銀自當問之解官于百姓何與若
復難派民間則凡部運者皆可托水火盜賊私侵官
物待民陪補陪窮黎民之腦髓充奸吏之囊橐世間
無此法也貴邑加徵之議未見申文萬無此理瘠土

貧民違餉加派已自不堪又何代貪尉苦債耶

答南昌鄉紳

相之言佶佐非將軍子也纔纔可聽亦謂非其種者
鋤而去之豈意其有他腸耶鳥之雌雄通國有口相
一人安能掩之卽令二子有呂牛之疑彼襁抱中物
真爲將種更不得指爲假也一脉固在若救其不餒
矣干戈琴瑟彼亦焉得據之一二逆奴容驗實付之
干理

答鄒南皋廷尉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二 三
先生一字不輕假人一言不輕許人海內誰不知之
劉將軍家事其假借與否某未之知但伐國不問仁
人而先生自愛其鼎肯徇悠悠之口哉此事初起甚
細一有司可了無奈二三大老持之甚急致一郡中
袒分左右情如水火以不干已事傷士大夫之和氣
某輩亦難措手惟俟公論自定聽後來之處分而已
執法之咎但有自反

與陳冲素侍御

江右之事日異月非官民已盡成蕭索之形而上下

相習爲處堂之娛某卽憂心如焚日思振起然俟代
之人亦皆五日京兆視之令之而不從呼之而不應
不知將來流弊伊于胡底大抵今天下處處空虛事
事玩愒不獨一江右爲然而江右更甚耳

與王岵雲中丞

江右自老年伯去後事勢日益不同加賦未充正額
反縮目下宗祿逼手而藩司若無以應之不知將來
作何處置至于核兵而卑弱大半修備而器仗全無
當此春春多事之日豈可爲燕崔處堂之娛而有司
漫不經心卽下令簡除祇以虛文塞責且有經月不
應者真無法莫如江右也

張忠烈公存集卷二十三目錄

尺牘 西巡應酬

與孫藍石總憲

與許少微副院

與黃梓山總制

與黃梓山總制

與崔瑞軒中丞

與崔瑞軒中丞

與劉定宇中丞

答劉定宇中丞

與崔振峰中丞

答荆額吾中丞

與李龍峰中丞

答李龍峰中丞

與吳本如中丞

與王壺嶺中丞

張忠烈公存集 卷廿三目錄

上顧隣初老師官坊

與陸愷易官坊

與馮少墟符司

答馮少墟符司

與李心白給諫

答龍紫海侍御

與龍紫海侍御

與古獻丹侍御

答吉獻丹侍御

答彭嵩螺侍御

答楊弱水侍御

答徐若谷侍御

與熊芝岡侍御

與周甸慈侍御

與李涵初侍御

與吳見陶侍御

答錢梅谷侍御

答趙乾所選部

與韓太谷選部

與錢泰宇餉部

答錢春宇餉部

與李震陽駕部

與吳澄宇水部

復黃與參藩司

復初念東肅州道

復龍君御西寧道

復王蓋亭洮岷道

復杜友白莊浪道

復隴右道

復王 安綿道

復焦郡倅

復臨洮陳司理

與韓經宇進士

復三原令

與曹春元選

沁水張 銓宇衡父著

尺牘

與孫監石總憲

役車過仙里得侍几杖猥辱老師折節先施開筵命酌側聆誨言不覺夜漏過半真可謂醉酒飽德矣老師所論時事皆極公極平仰見太虛之衷有如皎日彼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多見其不知量也天下事總被此輩壞却分曹立偶各恣胸臆已本爲黨而反指人爲黨自己爲黨而又欲人之入其黨一言不合便視若仇讐一言偶合便借爲口實不合則拒之使不得入而合又挽之使不得出究將使舉一朝之人無不點汗無不傷殘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不能無恨于作俑者爾老師碩德重望中外具瞻悠悠之談何能磨涅少俟浪靜風恬蒲輪自當首及也

與許少徵副院

接邸報見台臺爲南臺誣詆慨嘆者久之夫台臺生

平譽望立 朝事業海內士大夫無不傾心信服而不免爲人擲掄含沙者不擇影何足怪也從古聖賢豪傑抱至德而受詬誶者亦自不少以今觀之賢自賢佞自佞一時悠悠之議曹足爲有無否耶 主上眷注方殷台臺當爲國勉留若必以決去爲高猶猶介意于浮言職知休容之度斷不如是也狂瞽之言惟台臺採擇焉

與黃梓山總制

接邸報見大疏請告果玉體稍過和耶 社稷倚重之身 天地神明實護呵之想不須藥餌扶持也主上寵眷方殷海內瞻注正切三陟重地萬里長城遽欲從赤松而遊恐不可得惟爲國自珍以慰羣望

答黃梓山總制

聞玉體小違和耳不俟枚生七發當已霍然三陟重地安危係于一人元老壯猷素爲夷夏所信服折衝千里屹然長城 廟堂之上安肯令范者去西邊耶卽大疏下部主爵者必懇留也

與黃梓山總制

不佞某嚮以大疏雖下主爵者必申借寇之請接邛
報果見 綸音慰留矣某彈冠之喜百倍恒情益上
爲 社稷下爲封疆不獨一人之私慶也玉體想乎
秋風將動胡馬欲嘶祈蚤臨轅門以慰軍民之望

答黃梓山總制

聞旌麾已指靈池元老臨邊胡奴膽落當遠徙穹廬
尋穴不得矣寧敢飲馬長城下耶

與崔瑞軒中丞

不佞某疎庸無似承乏此役所恃托在同舟奉令承
教可幸無罪乃入關之始老公祖卽已厭薄蝸角決

志鴻冥近接邸報見已得

旨此雖

主上優逸老

成不欲久苦以封疆之事然而三秦父老其肯令

衰東歸也倘可爲秦民請命暫借寇君不佞卽驚獨

不能叫 天關耶

答崔瑞軒中丞

常人榮宦之念濃則得失之情重謝事之意急則邊
疆之計緩倖倖見面不勝怨天尤人悠悠杜門違恤
廢時失事台臺于名利之場視之甚淡而于 國家

之事視之獨急居一日卽計邊塞一日之安危留一
時卽國軍民一時之利害此所謂公爾忘私匪躬蹇
蹇者也不佞竊敬之服之奈何以棄婦逐僕自喻哉

答崔瑞軒中丞

今天下士大失之患在于操浮薄之議而不核真博
寬大之名而不任怨是以軟美依阿周旋世故者譽
言日至而實心任事不避嫌怨之人且當起而議之
悠悠世情可爲永嘆老公祖直道清修有耳目者無
不聞見而流傳之口猶至失真耳食之悞人至此然

于老公祖生平自無損也語云松栢之茂寒而後凋

薑桂之性老而愈辣不佞以爲老公祖似之雨雪雖

黯見現自消暫返谷駒終須蒲 詔寧得久卧東山

耶不佞幸托同舟未得瞻對生平仰止之私終成寤
寐是亦緣之薄也

與劉定宇中丞

嚮聞台臺爲今之韓范也讀圖說一書虜情邊計較
若指掌卽借箸而籌聚米而談者寧有加耶至于
戰守款三策而歸于以戰制款以守用戰此尤百世

平易之論不獨可施之一隅一時也從來任事難
言事易豪傑之才安邊境以立功名者不知費幾許
心力經幾許艱危而文墨議論之臣操三尺管從傍
而齟齬之嗷嗷不已夫以余庸敝脩築之功王威寧
出塞之捷而當時亦不免忌者之口又何疑于今日
耶然而議者自議任者自任台臺鴻助茂績固不因
此少損而銳志實心亦豈因此少隙也若夫驅逐余
黨之說乃一種陰險小人造為此語以構閫西北之
衆而欲救漁人之利台臺光明舉大當不爲其所惑
惴在桑梓敢以實告惟明昭垂譽焉

答劉定宇中丞

古來立功固難功成而享之尤不易蓋必真豪傑始
能破庸人之格樹荆建之青而傍觀不解事人乃操
文墨而議其後妬前構禍者又從而齟齬之何憂市
虎不成慈母之杵不損也台臺嚮在湟中振積弱之
卒創方張之虜三捷之勳至今父老爭侈談之火酒
雖稱驚鷲乃數年來不敢入西寧塞非台臺餘威震
懾之耶某生也晚寐知常日議者如何相厄然以士

主逝卒而掩數百首功不平甚矣套虜嚮來驕橫
歲不思闔邊自節鉞一臨而小入小創大入大創若
摧枯振擗一洗腥風昔日偏試之湟中者今乃盡展
之榆塞然昔以功而獲浮議今以功而受殊恩國
家所以酬報助代自有時也

答崔振峰中丞

呼賊之亂關陝震搖魏確老倉卒應變運籌指授已
困賊奔中功垂成而就遽使勘定之略未彰褒酬
之數尚缺此志士所以腐心公論爲之鬱邑也右臺
採之衆論述其生平寫當日全城夷叛之苦心雪後
未獲誕沉寃之隱痛譴譏千言無非實錄主上覽
之未有不惻然動念者追錄元勳在此一舉上以增
聖德之光下以愜通國之願所係良非渺也鹽池
更府佐一節費不加益而事便什倍此政通幾之權
宜何嫌更張耶捧誦兩揭敬服至言

答荆額吾中丞

家嚴幸附驥尾得稱雁行祇以拙不善宦通籍以來
乎抗中外者逾二十年焉間之絲繭矣而尚舊積

之嘆是以交情間濶萬事疎庸雖言所契與懷想如老年伯者亦未嘗通尺一起居也老年伯惠念同袍損札下問戀戀故人高誼驅今古矣感當何如家音有便即當白知家君不敢虛乘注之盛心也

與李龍峰中丞

選者徒景清風未親道範天作之合得近大君寸之光生平仰止一朝頃慰某每嘆俗流世壞士大夫相習浮華軟熟之態以悅耳目而逢時好願安得如羔羊所稱節儉正直者砥柱狂瀾今見臺下乃真其人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三 七

也使處廟堂楊綰手裁庶幾再見今山用之三秦卽異日用之天下者耳

答李龍峰中丞

行李久淹尚稽修別先辱寵臨感當何如詩道至微未易窺測某既乏才調又鮮師承偶有題咏不過信口妄吟若蛙鳴蟬噪自洩其天而不自知其音之憂憂啾啾也伏承過譽誦之泮然大作的是詩家老手結構開合法律精嚴豈初學所敢望更祈盡出新題以爲迷人指南

答吳本如中丞

策塞南來曾無澄濯之功止有騷騷之擾每一思之食不下咽乃辱鼎貺頻加出疆未已益重簪餐之罪矣

與王壹敬中丞

臺下爲國家鎖鑰北門護安 陵寢勞積而功高主上是以有節鉞之授都人咸喜戎右良翰乃薊門之席未煖而中山之篋已盈悠悠之談三至投杼若是乎獨立之寡與而偶俗之易容也

上顧鄒初老師宮坊

鄉待詔都門兩杜翰札及太師母之變某謹隨諸生後申奠唁之私托楊生代獻嗣無便羽缺焉起居春秋迅疾計此時老師已從吉矣讀禮之中純誠靜篤想道履安適益過嚮時老師山斗之望海內士紳均切仰止卽今傾險翻覆之世吹求齟齬幾無完人而談及老師無不心服者乃知公道尚在人間也某謏劣無似忝辱門墻夙夜兢兢惟恐隕墮有負甄拔深恩顧昔之言官易而今之言官難昔之言官忠而見

梓卽獲罪 主上未必譴斥今之言官直而見疑一
犯時議且羣起而逐之矣黨與已成排擊不已緘口
而容容既非孤立又硤硤易缺涉世之末流其難如
此某今奉使在外且可付囂爭于不聞一意循職自
盡獨是才薄而任重心長而力短耳目隘而智識昏
兼此三者又恐不能副 簡書也老師何以策誨之
謹馳一介上候九如

與孫愷陽官坊

別來兩度星霜不止三秋之隔矣寤寐爲勞何能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三 九
地老年丈差期已過尚未入都豈厭紫陌風沙且
閒園之適乎玉樹森森環遶膝下年丈日校經史耳
聽啾啾其樂何如次兄春濤點點額想不欲先長兄
着鞭故以六月息耳

與馮少墟

山斗之念久矣于役大國得遂披雲生平良慰方今
林下卽多賢乎然以不佞某所聞眞品眞修正已正
物不操月旦之評不修標榜之譽海內無識與不識
無不心服而推尊者東南則南臯公西北則臺下耳

乃 主上不徵之 廟廊之上使馮翊 聖德光輔
太平標領上類而厄之衡門泌水之間閉戶著書銷
磨歲月 天心良不可測也某輩碌碌反忝竊大官
入操風議出效經營是何異舍騏驎而駕駑駘齟齬
玉而抱瓦鏐哉眞令人愧死矣

答馮少墟

學患不講講學又患不真不真反不如不講之爲愈
也年來海內講學者無慮數十家然若老公祖與南
臯先生之眞者實未多見此非某阿私所好蓋海內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三 十
士大夫之公論也小疏因時事并及之蓋心悅誠服
之言豈足爲老公祖重而老公祖亦豈以人言爲重
者耶翌日之約顓領提撕以開迷竅虛往實歸庶關
中此行爲不虛耳公田助資方媿不腆又何當齒及
也

與李心白給諫

別來兩易歲華有懷如結年丈矯矯振標政當出入
風議衝決盈庭而乃見色遐舉曾不終日遂使白駒
有空谷之嗟冥鴻絕池潢之顧司直之任更屬何人

然而暫遂能潛終伸鳳羽卷舒之道固哲人所以應時也視蓄意金丸饜腸腐鼠者奚啻天淵哉二三兄弟屈指幾人鵬池既抱病于首陽震夷又抽簪于林壑懷東已南祝垣未起獻丹且津津泉石之味矣弟旦晚息肩亦將請沐臥煙霞而友鹿豕不欲上長安道也合也星聚分也蓬飛人生會散良不可測言之惘然年丈歸來情況想佳賢郎日益頽秀晴窓一帙其樂何如幸有便羽抒此積懷淺淺忘其爲菲

與龍紫海侍御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一

連朝雨甚可人千萬斛春愁得天公洗盡遂東流去矣午膳拋書聊堪自適

與龍紫海侍御

別來不覺再旬回念聚首光景何可復得不經別之苦真不知合之歡也古人以離羣索居爲大患弟愧處零落不聞提誨閒居寡營漸成懶僻不覺有逢之心矣時賜德音貶我病骨非年丈誰望焉

與龍紫海侍御

聞憲節駐華州聲靈新煥震動關西天外三峰寧得

獨稱雄峻耶弟駑鈍下材荷茲重寄若小犢當輪轅之懼日夕凜然有年丈與獻丹丈東西相望驅策而扶掖之若左造父而右王良卽走卬峽九折坂中亦當昂首而疾馳也但願年丈勿謂其不可提携而棄之如遺耳

答龍紫海侍御

入漢荷授餐之惠中心感刻雖未獲與年丈登國士壇飛觴大嚼亦猶引滿投醪也旌節遂東追攀無路悠悠我思漢之廣矣不腆之將以犒從者敢云桃李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三

十二

相報乎

與吉獻丹侍御

華誕屆期其嚮斂福弟遠羈異地不得滿酌瑤觴歌紫芝黃竹爲年丈壽躑躅徬徨其曷能已惟願益養天和永綏繁祉黃髮作朋以壽民壽國耳爰采南澗之毛以代東方之獻

與吉獻丹侍御

連日病甚不能捉筆今晨始勉構一律奉和雅但下里之詞不堪與陽春白雪并奏耳聊以供噴案何

如

答吉獻冊侍御

和歌深媿效顰捧心之醜實未嘗以溺自矜也夫郎
鄴學步者三年尚失之而弟欲得之一旦能乎惟進
而教之

答吉獻冊侍御

兄也西指弟又東行若雁行中斷相背而飛漸看漸
遠遂隔萬重雲矣春意撩人異鄉旅况益復蕭索幸
釋担有期屈指歸程又不覺回愁作喜也弟當以春
張忠烈公詩集卷之二十三
平入省了此一案便駐華州候代想我兩人報命
亦不和遠顧望輾轉之音耳

答彭嵩螺侍御

不佞某驚聞無似幸附同舟秦蜀雖遙德音時遠不
啻朝夕左右承色笑而步高蹤也冬半當入閬中滿
擬紫氣南來可于棧閣江漢之間頤蓋晤語接手札
知取道巫峽輕帆東指交臂而失悵也何如國事日
非盈庭莫決中外方矯首跂足望正人入都主持清
議何得有長林豐草之思乎台臺且欲優游不向長

安道上則歇後庸流便當早返山中之駕矣

答楊弱水侍御

都門無旬不會無會不促膝談心尚有日隔之恨乃
今天南地北矣望風懷想對月凝思悠悠我心揚舟
汎汎卽平子四愁未足喻也秋初曾遣一介起居計
程尚未入越忽接華札飛墮雲間披誦周環喜心倒
極詢知來使知道體安和行部已半貴差原自寬簡
而又以批導之手當之益慨慨乎其有餘地昔入謂
只須遊西湖便可了公事今日當爲年丈咏也吳越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三
十四

間故多佳山水綵艫花驄所指盡收貯年丈肺腑間
沉曠悠深之致當益清遠形之聲歌又是一種異調
矣弟差事專務簡頗亦相同但道阻且長隴坂蜀門
之險羗戎雜處之地皆須經歷車馬之疲勞不若帆
航之輕適風沙之凋鑠不若水國之逍遙想像行旌
飄飄然其仙也

答徐若谷侍御

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信使往還非數旬不達而又
奔走塵坭不暫停是以改歲以來杳焉聞問非敢

自處于疎濶也

與熊芝崗侍御

初入關而臺下卽有被勘之事矣每見邸報一番扼腕一番幾欲上章爲臺下訟寃顧念諸人布網方密待人自投若以身試之便爲羅織無益于事而徒擾傍射之鋒是以含忍至今然而清夜捫心竊自媿矣夫荆之去于臺下何與梅氏之案于湯霍林何與批駁自批駁審錄自審錄學差于按差何與而強捏傳合攻者攻証者証殺人媚人遂成莫須有之事然則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三 主

所爲勘者公乎私乎有意乎無意乎一人之主張乎抑衆人之逼迫乎噫亦大謬矣夫索獄詞于千里之外集事單于數人之手前發而後應一倡而羣和此必非一朝一夕之謀也其起禍之原受指之人臺下當自了了可使不佞聞其顛末否臺下按遼時建多少奇謀做多少實事乃一經妒口盡成罪案能不令志士痛心英雄短氣乎無論其他卽上谷庫藏一節以發奸者反謂譚指何顛倒之甚也今歲去者去轉公論亦似稍明但恐異日奸人反借爲口實耳

與周句慈侍御

憶昔聚首長安無月不二三會無會不促膝談心尚恨日隔之疎自年丈有風水之哀抱慟而南弟遂寥落無侶卽冠蓋如雲未知肝膽向誰是也日月既邁想大事已襄篤孝純衷居廬以來帶圍自當漸減然守身爲大勉抑至情以珍道體或亦老年伯九京之意耶弟奉使西秦以春暮入關遙從隴坂側望江漢美人一方脉脉之思不禁獨往但恨無羽翼以奮飛耳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三

六

與李涵初侍御

別來日久積緒日長薊北漢南隔越數千里恨無羽翼相從也年丈按轡三關山川扼塞士馬勁靡芻餉虛實盡在目中而臨淮所至軍容立變想三輔神氣倍奮往事年虜不聞一騎闖邊皆先聲被其膽也弟往來西塞歷涉與年丈同而胸中漫無所見自慙此行爲虛矣 朝議日益紛囂每見邸報便爲慨嘆何時風恬浪靜得覩清明世界乎日月甚駛忽將及瓜想年丈此時業已報滿不知更可握手長安道上否

也

與吳見陶侍御

自西壯分馳忽忽數月緬懷高雅時結心胸老公祖
綉斧所臨山河動色豈獨雲中上谷間沐恩惕法于
里澄清卽敝邑僻在南陬猶然伏處宇下竊天河之
潤者也封事未就中外有杞人之憂嚮大疏切中機
宜已玩此酋于股掌之上矣蓋今日之事不當計虜
之欵與不欵惟當計我之可欵與不可欵我誠足以
制虜則欵亦可不欵亦可我不以禦虜則急而求欵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三 七

固不可輕言絕欵尤不可隨時練兵飭墉修器此在
老公祖自有石畫計謀非不佞弟所能佐未議也

答錢梅谷侍御

綉斧按部岳州已竣且向長沙臨洞庭而吊湘君涉
汨羅而懷屈子觸景摠心揮毫成韻想奚囊不勝收
矣郢中白雪獨不使巴人一聽耶

答趙乾所選部

老年伯直道清風宜爲鄉黨尊禮而遭際顧如此其
難則非情理所測至于困苦之累乃天所以磨練英

豪從古聖賢無不從此中得力若不經困苦則素位
安命之學亦無從見也不小細者不大伸不極困者
不達亨可謂造物無意耶

與郭天谷選部

別來忽已經年緬懷芝宇寤寐爲勞年丈標節發稜
若天外三峰可仰而不可卽入銓以來門清似水道
直如弦不門可知顧不免受人柳榆微刺顯攻無端
波及此自世局構陷活奪公道尚在人間于年丈曾
何損焉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三

六

與錢泰宇餉部

年來幸附同舟屢承高雅卽未得晤對清光而神已
脉脉契合矣榮宦之場兢逐如驚自非蟬脫泥滓敝
屣羶途者誰能洒然解脫亭下偶觸家難便動尊鱸
之思且謝塵網休沐家園此使高人數等豈區區俗
子所敢望耶岐路將遠後晤難期遙望行塵神爲飛
越

答錢泰宇餉部

漸辱翰教使者還卽附一函修候屈指又月餘矣弟

家居將及三月而僕僕應酬曾無頃刻之暇積勞之軀幾至委頓叩命而西業已渡河受代駐朝邑便當西入鞏昌此差地雖遠濶事務頗簡懶疎之人政與相宜惟是一身塊處形影相親兀坐署中懷抱良苦雖勉自排遣而旅况鄉思遠難割斷只借漢史唐詩以開豁胸襟耳

與李震陽駕部

弟仲春入關受代矣此差空轄三藩雖稱遠濶而職掌所關止茶馬一事別難越俎簿書頗簡儘可藏拙惟秦關紫塞蜀道青天頗有馳驅之苦然得攬山川之勝以開擴眼界洗發胸襟弟生平有志四方不敢憚勞也

與吳澄字水部

門下品望高華定當膺交戰之選乃僅僅得一水部殊不可解然以今空言無補天聽杳然而攻擊器爭待無虛日臺省之地且爲風濤不測之場固不若部曹之可以展布宏猷爲國家做實事也

復黃輿參藩司

聞畢計後暫返仙里膝下斑衣故鄉畫錦真人間樂事也但藩務紛糾自非庖技水必若然中解而一時諸道又落落若晨星門下卽戀戀庭闈不得不割情命駕國爾忘家門下自許素矣且盱衡望之

復祁念東肅州道

門下封疆勞績發縱功高頻摧驕虜之鋒大破西人之膽國有茂黃以酌虜勛彤弓之錫將在旦暮張掖酒泉之間寧得久淹旌節哉不佞受莫助之豈敢食天工也

復龍君御西寧道

門下拂衣而去武陵深處一江春水千樹桃花嘯歌笑傲其間視邊塞風塵苦樂何啻霄壤竊爲門下羨之俟水落石出公論昭明乃爲門下勸東山之駕耳

復王盡亭岷岷道

門下飄然高舉若鴻翔霄漢可望而不可卽矣腐鼠功名寧足當一盼哉羨之羨之不佞自抵關中卽憐小恙時有尊簞之思聞門下東還鄉心愈切畏此商書不得如願奈何咫尺清塵難一握手跋于望

曷維其已

復杜友白莊浪道

天下實心任事之人必不愜于流俗之口不以爲迂則以爲刻甚者惡其形已且從而美非之然吾人處世所可信者理所自信者心耳若上有益於國家下有益於軍民卽獨力擔當更無撓阻悠悠之談何足計乎

復隴右道

接手教知已抵涇陽從此遂爲岐路分携矣可勝張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三 三

然門下此行無邊受屈顧夫已氏方齟齬不休不得不爲見色之舉以絕弋者之慕迨風恬浪靜雲破月來乃門下康莊萬里之日也東山之履豈能久淹安
石耶

復王 安綿道

建昌之役門下運籌發縱指授方略兩月數捷討賊已喪膽矣西南安枕屈指可待得報甚喜不佞雖亦必與聞局外然使賊平有日保獎諸府可免徵發亦痛癢相關之情也

復王 安綿道

建昌之役不三月而覆巢殲寇收蕩平之績發縱方略神且捷矣至罷兵止殺猶見好生之仁所全者更多也

復焦郡倅

夙托世誥今倚同舟良自慶幸門下以疆項剛腸不肯向閹人折腰遂逢 聖怒淹抑至此忠義之士無不腐心而當事者畏首畏尾竟不肯破格一推使風風有枳棘之棲騏驥困轅樞之厄不平爲何然數無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三 三

不復忠必見信想日月回光風雲迅起亦只在咫尺間慎無動元亮之私也

復臨洮陳司理

門下幸脫洮塞又入夜郎政知方渡惡洋復泊窮島也然而險阻備嘗昔人所責居夷何陋聖有格言想門下安焉若素處之坦如矣揚名顯親孝之大者博一命之封可當五鼎之養門下報最事又容可已乎文已批司同日卽當駐上考也

與韓經字進士

春闈聞捷音喜極持如意起舞吾邑數年來結繭沈
埋之氣得門下一洗發之心流行歟亦爲生色而托
在桑梓葭李者分榮剡采不須言矣夏間奏使入都
曾附一函奉訊時于旌已出國門遂至相左錦里盡
遊人間樂事花前月下壺一觴林畔溪頭以風以
濯無不足以發舒豪興錫敘高情而悠閒靜適之中
亦可研究經世大業驅馳執掌之人想此光景真若
塵界之望十洲三島也所幸已及瓜期還轅有日猶
得聚首鄉園追尋夙好把袂躡大雲峰頭浮白大嚼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三 五

白眼望青天耳

復三原令

場屋一事因一人而波及衆人關節有無長安自有
公論斷不至玉石不分也太翁與家君共事久立朝
動節傳家義方不佞知之最深是父是子豈苟且以
就功名者哉

與曹春元遲

不親筆研者數年目幾不能辯雌黃矣大篇妄以臆
批評極知無當恃有一日之雅輒忘其僭竊比于他

山之石何如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三 終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三

五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四目錄

八續 南巡應酬

答益王

與孫藍石總憲

與李旭山總憲

與吳節菴總制

與包大瀛中丞

答錢浩川中丞

與錢浩川中丞

答王太蒙中丞

答文受震中丞

答饒映垣中丞

與饒映垣中丞

答王憲葵中丞

與李龍峰中丞

與韓鼎宇中丞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目錄

答臧九岩中丞

與王岵雲中丞

答王岵雲中丞

與姚羅浮銀臺

與周元汀銀臺

與鄒南阜廷尉

答鄒南阜廷尉

上顧隣初老師官詹

與楊崑阜官詹

與孫愷陽官坊

答朱月樵給諫

與李念塘給諫

與李心白給諫

答周蔚西給諫

與楊浴陽給諫

與劉貞一侍御

與房素中侍御

與徐海石侍御

答徐海石侍御

與陳中素侍御

與韓鼎宇侍御

與馮禮亭侍御

答方魯岳侍御

與胡小山侍御

與王襟海侍御

與彭天承侍御

答彭天承侍御

答崔抑菴侍御

答毛孺初侍御

與林劬石侍御

與吳北易侍御

與駱沆瀣侍御

答駱沆瀣侍御

答劉方瀛侍御

與瞿凌軒侍御

與熊極峰侍御

與張藐姑侍御

與傅見俞侍御

與趙懷東侍御

與孫瀟湘侍御

答葉明生選部

答楊雲門水部

答王岵雲方伯

答沈何山廉憲

與詹起鵬大參

與馮抑菴憲副

與岳石梁憲副

與劉蘿徑憲副

答黃貞父憲副

答項聽所憲副

答張西江憲副

與李斗冲太守

與韓輝宇廷評

與廉奎宇廷評

答李有懷宜都令

與趙嘉衡

與張滄西公子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四

沁水張 銓字衡甫著

尺牘

答益王

臨汝去瑤階咫尺爾官守羈束不得單車上謁續西
園勝遊徒懷躑躅辱 殿下 注勞人飛帛疊錫使
者冠蓋相望于途不意古賢 勞高風于今再見鄴
下梁園安足道也

與孫藍石總憲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一

嚮者大邦之役得一侍几杖提誨諄諄言猶在耳甫
入里門卽有北堂之變踰伏三載木石與居遂不能
一介申候懸結如何老師介石之貞見色高舉而猶
不免悠悠之口可爲扼悒然而白衣蒼狗變幻何嘗
自達者視之了不相涉且從古聖賢豪傑建大功立
大名而被譏彈者何限究竟公道自在人間善毀者
固不能損其實也渭曲終南儘有佳致磻溪之釣商
山之棋老師且以自適怡養精神天變外患湊集一
時國家行且多事當大任樹奇勛非老師不可耳某

承乏江右自夏徂冬亦殫力拮据恐玷門牆而心長力短終不能有所建豎老師尚鞭策之

與李旭山總憲

頃自郵傳恭聞憲命西臺風紀重地彈壓百僚而治臺品望一世具瞻真所謂爵足配德位以人重者矣主上雖刊印者久之而綸音忽渙迺知國有老成簡在帝心者素也

與吳節菴總制

自劒烏臨邊威德遐馳聲靈赫濯塞外諸胡無不耳首以受戎索封疆安堵梓鼓不驚使主上無西顧之憂北門鎖鑰真今日之萊公矣三晉之民得安居樂業室家相慶而無愁嘆聲者皆老師之賜也敢不拜承

與包大瀛中丞

不佞某材質迂疎本非用世之具兼以陞伏日久體骨頽弛遂成田野散入嚮來文法規條盡歸恍惚乍肩重負日懼債轅幸台臺臨炤此邦儀刑在望景行行止可俾不迷而入疆之日卽步後塵是亦天假之

緣信非偶也羈泊境上遙望斗光恨不旦暮覲晤慰生平嚮往之私而周爰伊始不獲如願抑且奈何

答錢浩川中丞

虔南之役正台臺上章請沐杜門謝客之時顧煩側屣已踰恒格且鼓枻江干遠承飲饌其所以惠勞人者至矣然以世譜小生僭越無等敦一時共事之情略兩世締講之誼此自老年伯謙抑下濟假借權宜迺循省鄙衷凜然芒負不將爲知禮者姍笑耶

與錢浩川中丞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四 三
接郵報知已泛五湖之舟矣高節清風令人美嘆但此邦之人久沐恩膏乍失怙戴歌袞衣而祈信宿者當不減周公歸東日也某方依提誨一旦分携感風愛之慙優思前期之綿邈此時此念踟躕彷徨有不能爲情之甚彩鷁過南浦一杯江上殷勤渭城自是宿願又以羈泊臨汝恨無羽翼可以奮飛但翹首望雲間紫氣耳

答王太蒙中丞

台臺五年江右撫綏安集仁澤淪洽民之思之益不

當周人之于召伯也某于役茲土採聽風謠益切嚮
往顧去來先後恨不同時無能望山斗之光未識荆
州亦生平大不慊意事矣 國家重務惟在河防台
臺經管疏塞夙具上策既遠 陵寢之害又通轉漕
之利使 主上無南顧之憂功豈在平江後哉伏承
翰訊先施之誼真薄秋旻中心藏之曷其有極

答文受寰中丞

雲中迫與虜隣雖年來封貢無恙而狼子野心終非
秦養之物識者每懷隱憂老公祖宏猷遠略虜在目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四
中此直可玩之股掌間耳南昌理少年而老于吏事
爲治行高等不佞某甚倚重之嚮不知爲東床佳選
真快婿也

答饒映垣中丞

嚮老公祖昭臨敵鄉德洋恩溥三晉之民尸而祝之
若甘棠之于召伯也秉鉞西川威靈遐邇鸞叢魚鳧
之境吏法民安而西南諸夷弭首而奉繩索無有譁
者又何用傳司馬之檄尋渡瀘之師耶屏翰之助真
可爲百辟憲矣某疎迂無似承乏名邦一切憤憤政

憂災沴之后拯拯爲難幸兩賜以時百室既盈農夫
稱慶皇華之使採聽風謠庶可借手以報 簡書惟
是與謀之隱未通窟穴之奸難破卽竭力嘔心是圖
是究而耳目蔽塞堂階之下不見不聞終不得其要
領老公祖倘垂念世誼舊帙示問周行俾奉以從事
豈獨一人拜賜十三郡之衆均荷仁人之利矣

與饒映垣中丞

客冬一介奏記今尚未返信乎蜀道之難也老公祖
以文武兼才鎮西南半壁鸞叢魚鳧之境固已威震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五

風清想文饒清獻之烈不得獨擅于今也頃見援遼
大疏蒐簡鼓舞無非壯猷以仁義之師兼節制之用
惠挾投醪士爭超距計必能敵王愾而靜夷氛矣貴
鄉去歲頗稔幸少荏苒惟加賦瘠土累此了遺然軍
興告急不得不應邇有惡宗之變雖小譁卽定然此
輩終爲會城大患恐薄處不足以自剗奈何奈何某
龜勉執掌幸及瓜期而于地方無毫髮利益靜言思
之素餐爲愧

答王憲葵中丞

某疎迂鄙儻碌碌無足比數迺爲 台臺詞目許
結忘年之契終以後進次且不敢顏行長者而嚮來
開誠指誨謁謁德音則未嘗不寤寐思服也一別台
顏忽忽六載中間卽一相聞問悠悠之思豈尺一所
能殫耶

與李龍峰中丞

秦之役幸厠同舟沐愛宏多勒在肺腑北堂之變遠
辱唁奠高誼真過古人踰伏山廬缺焉稱謝時切懸
懸台臺清風直道愛絕一時而不免于悠悠之口指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六

縣夷爲驕妬倖曾史于檣杌是非顛倒亦至于此今
人扼腕詫嘆是必含沙之輩蜚語中傷豺虎亦不食
其餘矣然而竊金盜嫂千古一轍究竟公論自在人
間浮雲安能掩白日哉某三年林壑殊覺優閑小草
出山實乖大願春明便及瓜期當早問南園三徑耳
與韓鼎宇中丞

畿南重地王居所恃爲馮翊焉遠警震隣一特簡台
臺而授鉞 主上真知人善任得頗收于禁中矣旌
節初臨易水恒山莫不震疊而况文武將吏有不洗

心易聽以奉威靈者乎某嚮理上谷時每上謁轅門
手板倒持汗流浹背蓋今日而遐想尊嚴猶若在紫
戟之下也夷氛未靖徵調方煩燕趙原多豪士今卽
無屠狗擊筑之流然探丸說劍任俠輕生者尚不乏
人台臺求材無方一長必錄想五陵三河諸年少必
將聞風而趨幕下矣某瓜期已過代者杳然弛于負
擔不知何日南土炎熱真是以日爲年也

答臧九岩中丞

老年伯開府朔方赫赫千襄將繼出車之咏卽西人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七

際寒之謠尚不足爲今日頌也賀蘭山頭一片石久
矣待奇勛勒銘矣

與王帖雲中丞

從來肩宏濟變必須非常之才蓋盤根錯節之區排
難解紛之日斷非拘擥淺薄者所能勝任而愉快也
二東北連燕趙拱衛神京而與三韓僅隔一衣帶水
震鄰之驚豈不曰戒蓋在平日爲絃誦禮義之鄉而
在今日爲丘賦徵發之地矣 廟堂之上知非文武
具備若老年伯者不可肩節鉞之任是以同聲推轂

不謀而協而朝奏夕可則 主上神明又出人意慮之表也聞報之日折展彈冠非止爲世誼夙知慶蓋爲社稷封疆慶矣

答王帖雲中丞

自去秋一函奉候疎節至今雖南北風煙音塵隔絕然夙夜寸衷感提携之舊德仰震疊之新猷未嘗不馳神于岱宗濟水之間也三韓不靖二東騷擾懷唇齒之憂又切心腹之患每于邸報中讀大疏深識遠猷忠謀至計灑灑數千言晰利害如列眉策安危

張忠烈公手集

卷之二十四

八

于指掌而得 請者半中格者半下急上緩外急內緩封疆急而 朝廷緩如此泄泄悠悠之景將舉一副山河盡壞之而不惜天下事尚何言哉老年伯統青齊強盛之域當幾輔肘腋之地萬一國家有事所賴于翼衛匡扶者任獨重而勢獨急也 社稷安危實憑式之豈特綏靖一方已耶倥傯徵調之時不忘遐注拜緘之餘感動肺腑

與姚羅浮銀臺

恭惟台臺名世夔龍人倫山斗徽聲駿望朝野具瞻

某卽未拜下風親承色笑然以家君依光使署茅蕝跡蘭臺敘孔李之通家步鮑桓之後武仰止之私益已積有歲時而竟未奉咫尺之書陳嚮往之悵則以抱恩未同不敢唐突長者耳 主上靜攝日久 天

開嚴遠虎豹當關一綫元氣未至斷絕者獨恃有喉舌之司疏上下流通之脉不至殄行而頃日連讀大疏愛深慮遠義正詞嚴明紀綱而重名器真是採時之鐵砭障流之砥柱匡濟宏猷此其一班矣踐更樞

堯奠安

廟社跂予望之某攬轡非才憂

天無力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九

坐傷留滯畏此 簡書倘且晚弛于色將遂卜築巖阿未知何時奉劔舄之光也

與周元汀銀臺

恭惟某官憲謬精忠經綸大手山斗之望久已焯耀朝端暫居喉舌之司行膺節鉞之任安攘宏猷補洛鉅業且將次第見之施行矣

與鄒南臯廷尉

蓋不佞某自束髮而卽知海內有大君子也私心嚮往恨不旦暮遇之卽執鞭納履所欣欣焉而南北各

天山川間阻美人一方徒增懷嘆茲者天假之緣觀
風大國得一望龍臥之廬展此宿悵迺周爰伊始尚
遠浚郊耿耿有懷顏未覲而神先赴矣恭惟臺下直
道真修人倫師表海內識與不識無不仰若斗山久
宜踐陟公孤弼亮帝載而啓事空陳 賜環未卜使
白駒有如玉之嗟黃髮無作朋之望碩果不食野渡
虛橫此不敢問之 主上者也自古天生豪傑必有
所以用之乃豐其德而厄其遇逸之以傳經講道之
樂而不予之以乘時澤物之權使爲木鐸不使爲霖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十

答鄒南臯廷尉

鷺州一夕春風中三十年仰止之私頃然大暢自幸
此行爲不虛矣曉漏頻催征帆相迫匆匆告別未得
深叩至論醒此沉迷又切悵惘抵臨江來簿書鞅掌
尚稽報謝伏承台翰知不鄙夷更拜佳刻之貺嘉惠

後學曠若發蒙敬當終身誦之某根器既薄且生長
僻陋雖聞家庭詩禮之訓奈無師友陶礪之功少壯
悠悠佚遊放蕩精神耗磨歲月蹉跎至于今稍知警
省已成四十無聞之人矣中夜思之徒有慨嘆莊誦
語錄若化功造物處處天機不俟面命耳提而無盡
之藏宛在心目方寸中一竅忽聞精心體會尚須細
細服膺也

答鄒南臯廷尉

小疏蕪謬借祈 名筆一言華袞先生不鄙而俞之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感激無地連日欲遣力跪請恐未脫俗不敢唐突乃
承命使遠頒悚仄殊甚開函捧讀五色陸離光燭雲
表藏之篋笥卽天球洛鼎寧足與較輕重耶至于獎
借太過期望太至某何人斯其敢當此然不敢不竭
駑鈍以副知己也遼左之役亦大艱難硬着肩頭請
事斯語前承賜淮上新刻以性道發爲文章諸體俱
備可謂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復得龍紫海致所
刻先生語錄反覆玩味幾忘寢食從來講學者不落
于虛則執于滯先生第就日用之實地發性命之精

微目前指點微上徹下活活潑潑而以仁貫之直接
洙泗之真脉可俟百世而不惑矣小疏自不足觀亦
欲就正有道俟刻完當奉上也

上顧鄰初老師官詹

客歲一函奉候反辱老師瓊報併賜鴻刻焚置捧讀
諸體俱備衆美兼該真可集文苑之大成擅不朽之
神技無論近時作者莫敢比肩即蘇長公並驅爭
先有韻之文彼且瞠乎後已匪佞匪阿客從南都
來詢老師起居甚悉但聞玉趾尚未大健不能無樂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三

正弟子之憂某卽不習方書然以曠度之老師患此
已入其根梓未易除只當徐補不當急攻當滋血舒
筋不當燥濕瀉火蓋精血壯盛則火濕自除若攻補
兼施恐未能見效也不知老師以爲然否見老師集
中近作頗多尊體未平筆研應酬或可少謝雖變化
已誠不煩擬議然濡毫染未免少費心思况老師一
身四海具瞻異日參贊天工平章軍國兼宏任鉅猶
賴全力全神此時且須順養以儲搏掄大用也備數
藥龍敢竭苦口惟老師鑒之

與楊崑阜官詹

自夏徂秋想起居家之無煩區區私念天上仙班日
近蓬萊五色固已別是人間情退食從容拄笏望西
山爽氣亦大快事視四生征人相隔萬重雲矣

與孫愷陽官坊

曠逢顏敘且將一紀懷念殷切甚于調饑餓羽稀疎
久缺問訊接邸報知劔履還朝矣銅龍金馬出入
委蛇依日月之光華占蓬萊之佳氣此雖人臣之
榮遇而不足爲老年丈重也老年丈濟世宏猷格心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大學力能負地手可補天異日建名世之勛輔中
興之運乃某之預爲年丈期者爾適日國事益不
堪言上下成委頓之風大小習模稜之態神氣不揚
何以威遠且微發無已海內騷然行齋居送戶怨家
咨恐民窮盜起不得復太平光景奈何某羈泊江左
三易歲華積鬱積勞方在壯年遽有二毛之感自審
已不復能効馳驅早晚亦將返駕山中終不使吾家
季鷹笑人碌碌未知瞻奉色笑仍在何時也

答朱月樵給諫

長安中一侍顏教荏苒七載懸企之私匪言可宣憶昔大奸煽亂宵喙爭鳴驅逐異已易于振鐸老年伯屹立中流獨持正論雖不免于同室之戈然而狂瀾終砥一紙清議不至竟斬于黃舌之輩者皆老年伯之功也中外士紳日跋超拜而新命尚稽 聖心真不可測卽今 國家多事幹濟匡扶亟大邦之役百爾茫昧頃歷貴郡咫尺珂里切欲一拜下風長跼請教而執掌未遑式閭之懷止在杼柚反辱台翰下覽感載如何

張忠烈公集

卷之二十四

十四

與李念塘給諫

臺下道直如弦中立不倚而竟不勝黨同伐異之口世情翻覆何所不至能不令人邑邑雲臥已久啓事尚稽方今 國家多事匡濟需人豈可使 社稷之臣長占烟霞之樂乎

與李心白給諫

乙卯豚兒還自會城極道老年丈渥愛不奉德音又三載矣山川相阻日月如流人生那堪此離別也年夫直道清修爲時側目鴻飛冥冥 不兒弋人之手

然大丈夫監立固不爭內外得失間從來皎皎亭亭留芳史冊者豈屬容容多福之輩耶想遠觀如年丈必不以此介意矣弟踰伏山中已成懶散不意承乏江右之役南中毒熱甚不相宜回想清溪白石間真羲皇上人勉了此差便當高臥煙霞不問長安弈棋也

答周潛西給諫

頃奴尚驚伏未卽窺關而又有 母后大變凶咎之集湊合此時 主上召對輔臣數年曠典而未見有

張忠烈公集

卷之二十四

十五

嘉謨入告啓悟聖明可惜虛千載一時也

與楊浴陽給諫

秦之役幸托同舟借益非渺跼伏山廬遠煩詆訛感懷高誼何日忘之恭喜榮選掖垣正人嚮用有識之士無不彈冠而況有一日之雅者哉國步未夷交誼不絕朝廷之舌戰方息而邊塞之兵戰又始力屈財殫徵調煩興恐季孫之憂不在顧吏惟望 新命早渙賴宏猷碩畫以弘安攘之略耳

與劉貞一侍御

老公祖以 宗社大計挺身 廷爭致蒙 嚴譴白
日麗空覆盆不炤不謂 聖度如天乃不能容一忠
直之臣也歲前聞金鷄消息頃又寂然豈有中阻之
者耶歟轉圓有機 德音當旦晚渙發矣棘園繫室
之中鬱蒸淒苦信難爲情而患難之來素位自定昔
東坡就逮賦詩自如文清下獄讀易不輟老公祖守
道之貞觀化之達自不在兩公下知不以無益之憂
思累不動之心性也某忝列言路不能叩 闕爲老
公祖訟冤徒自愧耳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十六

與房素中侍御

不肖某瓜期將及三郡未了計春半可完矣班行落
落敢遠望代狀新咨諸公或旦夕可儼 俞旨而在
籍諸道長尚不乏人仰仗台鼎速賜題差早一日卽
一日之恩也南北風氣不宜台臺嚮在吳下定熟知
之某自入江右卽苦炎濕逼抵虔南遂爲濕所侵腰
膝痛楚不能俛仰今幸小愈尚未暢然誠恐瘴土受
傷爲患更劇惟早脫此地庶無後憂而更有一段苦
情不得不控某穉中失恃鞠于太母恩斯勤斯視諸

父昆弟倍憐愛焉政昔人所謂非祖母無以有今日
者也今太母春秋八十有六矣報劉日短夙夜在懷
而遊子天涯門閭望切身無羽翼可以翻飛台臺錫
類宏慈當必爲之惻然矣

與徐海石侍御

壬子冬曾于旅進之次一奉顏色未久卽有隴蜀之
役間瀾至今台臺直道剛腸力肩宇宙憶昔大奸矯
亂舉國若狂之時幾于白日無光狂瀾不返而台臺
主持清議爲衆正前矛竟能祛邪破黨收摧陷廓清
之效旋轉世道之功書之史冊當爲千古快談微獨
一時嘉賴已也天惠楚國卽鉞炤臨三湘七澤之間
無不拂仁風而遊化日况澄清餘澤甘棠蔚然豈惟
士女見休卽山川亦當生色矣

答徐海石侍御

嚮一函修候草草戒行反辱裁荅真投桃而報瓊矣
遠餉告急加賦之議主計者良非得已歟卽今海內
空虛所在帑藏如洗而江右更稱匱乏無以應之只
得微而後解耳劉貞一公祖久繫園中白日在天覆

盆不招歲前已有金雞消息後竟留中想 聖明意
轉不久即釋亦曾遣力候之喬傲我年伯客秋曾一
相通起居甚適高誼敦篤故交如此不意古道于今
日見之鄒濬水邇過安福始得一面清穆若令人意
消態太和久已杜門謝客但相聞問耳

與陳素中侍御

江干一別遂隔天涯卽夢遠清塵神馳珂里亦時時
如側下風而說昨莫孫耿耿此懷徒勞梓軸老公祖
弭節錦鄉堂開燕喜延接蘭交襟懷當何如也快但
張德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六

東人望切雲霓而 榮命且晚且下恐席未及煖又
當命爲北征也不佞某自違台教無可與言殊芳規
具有惟有守而勿失可勉謬謠如學書小生摹臨法
帖點點畫畫不離原本便是能手寧敢自作聰明耶
與韓鼎宇侍御

恭惟台臺直道危言一時山斗主清議之盟提人倫
之鑑扶培澄汰折邪焰之方張廻狂瀾於旣倒功在
世道不特一時稱服已也某嚮續班行久瞻山斗顧
以出處不齊未奉顏色不識荊州真生平大恨矣頃

干役江右得覩澄清遺化前徽未遠芳軌具存卽不
敢謂肅規曹隨亦庶幾率繇舊章不至隕越以辱簡
書則所夙夜而凜凜者

與馮禮亭侍御

龍臥已久日望劔珩歸 朝及聞駕入春明而喜可
知已方今 國步多艱 宸衷未悟戎醜在疆賢才
居厄內有空虛之實外成削弱之形方職之天莫知
所屆矢寒誨之謨規治安之策以補袪 聖明而維
持泰運非台臺其誰望乎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九

答方魯岳侍御

臺下道直品隆清譽滿都人士口豈直稜稜丰節領
袖西臺龍光 廟社羣目且交注之判鍾陽蛇影生
疑政可發有識者一笑于重望何損焉想此公必爲
人所誤非其本懷也中原重地正資彈壓繡斧一臨
嵩河動色安得遽返王陽之馭耶

與胡小山侍御

老年丈按部吳越日麗霜清手裁赫赫計瓜代有期
入朝風議以振言路奄奄之色是弟所肝衡而望者

如弟庸駑蹶躡不前出山小草翻悔負三徑松菊矣

與胡小山侍御

江浙接壤鱗鴻非不可問也而年來止一布尺書

王事鞅掌交疎禮廢顧寐寐私衷何時不在吳山越

水間耶老年丈已得代榮歸矣霜旌西指巫峽雲開

雖鼓盆之慟猶新而題柱之懷已暢此羈泊之人所

跂羨而不可遽得者也國方多事政賴計謀想錦遊

不久必駕鋒車歸 關長安 或論漸尋同室之戈恐

有乘釁而起收漁人之利者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不客髮是

在老年丈早入而銷蜀洛之前耳

與王襟海侍御

巡方之請十九不報即報亦遲之數月而老父母借

重關中朝奏夕 可此固 主上注意三秦實老父

母精誠之結于 上心者素也前見大疏陳情似難

絕裾然而陽爲孝子尊爲君臣並行不悖此是君家

故事寧必以朝夕萊衣爲孺慕耶人關以來聲靈震

疊光動天外三峰而風行草屨不待言已弟尚有并

州之思不能爲關西父老色喜也

與彭天承侍御

以不肖之廁在屬行而長安僕僕塵鞅竟未能時相

過從劇談肝膽益藉生之懶久已成癖非敢自外于

金蘭也祇今回想始悔佳會之難當良時之虛擲然

而千里比肩神交有道豈在蹤跡間論疎密哉老年

大勁節孤標爲時山斗人則矢議直之謨出則慨澄

清之烈三湘七澤之間被潤澤西大豐美不知幾千

萬姓矣如弟碌碌庸才疎鄙 命而來一籌未展

每懼辱 簡書而玷班行年丈肯不分緒餘以振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之不逮耶

答彭天承侍御

伏惟老年丈勁節高標邦之司直省方商楚思湛威

馳誦佳刻數種風霜三寸爲國爲民一片熱腸盡結

灑出澄清丰采益將使孟博遠美不獨爲一時前矛

也

答崔柳菴侍御

大邦之役以駢拇而兼拘繫于地方無爬搔憐比之

並遺穢自慙敢當齒芬之及也別來六載積緒千端

晨風不借鉄焉聞聞江環如繡錯瞻望手光如日
夕履駒之下頃一介起居計程始達而飛翰陡來不
約而符真所謂千里有神契合非偶也非劣肩重終
懷一蹟方望高明提翼反問道于盲耶

答毛孺初侍御

楚吳相接一水可航而官守羈束不得鼓刻溪之棹
遙望清光杳然河漢悵結如何老年丈新聲赫濯震
運風馳想諸部糧糈舳艫啣尾將次第近淮揚矣軍
儲百萬京師命脉所關遠警戒嚴足食尤急年丈一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五
身真 國家安危所托重也濟川巨手用以理漕只
須咄叱而辦耳

與林劔石侍御

棲鳥之府落落曙星日望 榮命渙發以爲班行光
寵也頃接邸報始得 俞旨彈壓之慶匪可喻方今
天下大勢已岌岌如朝露之危而 宸衷日錮 朝
政日弛大家悠悠汎汎若無舵之舟任 泊于黑風
白浪中而莫爲之計獨有言路一脉可效拯拯之功
以宏猷卓識籌于靜觀之餘而發于持滿之後謬謬

昌言且傾耳鳴陽之矣中都爲 祖宗湯沐重地特
簡巡行淮海維揚共瞻法曜埋輪風采昔人寧得擅
美耶某羈泊江右三易歲華勞與鬱兼日覺委瑱轉
盼秋風又起季鷹之志不能自裁也

與吳北陽侍御

巫峽匡廬遙遙相望卽欲問波間雙鯉而長江不向
西流獨有寄愁心明月流影到三巴耳且喜年丈得
代聞已移節夔州想新使君當以秋初入境年丈揚
帆東下朝辭白帝暮抵江陵不旬日可達仙鄉脫塵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五
鞅而遂錦遊此人生至樂也某與年丈先後受事而
獨不得沐 主上一視之恩羈棲江介有似瓠瓜勞
與鬱兼日覺委瑱秋風一起當效吾家季鷹翻然長
往耳

與駱沆瀣侍御

去歲一布尺書忽忽半載每憶兼葭倚玉時未嘗不
神馳吳山越水間也老年丈較閱不停得毋過勞然
一經品題便成佳士作人之化益宏遠師潰敗損威
辱國祀人方切隱憂而 廟堂之上舌戰又起得毋

子奸人以隙耶年丈何以爲銷弭之策也弟以期已過代者尚遙開中日月並難消遣年丈所謂手一編自適者又非疎懶之人所能矣

答駱沆濤侍御

國步多艱政賴遠臣宏籌畫安攘奈何一夕秋風便動扁舟之興振興入里者最登山亦自人生快事乃忽殊置朝廷事于度外非弟之所望于年丈者也然聞已出疆無計挽留矣暫時休沐必當爲蒼生蚤出煙霞卽善媚人豈能久伴英雄哉臨別惓惓遠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五

加訊晚年丈高誼何可于世情中求之

與駱沆濤侍御

老年丈奉潘輿而歸膝下綠衣陶陶樂也古云不以三公易一日年丈真其人哉貴鄉故多佳山水足以佐助吟嘯發舒性靈年丈與棋朋酒伴優游偃仰其間俗情日遠佳興愈豪遊戲翰墨之事奚幾當不勝貯休文不得獨擅千秋矣弟生平懶散亦有煙霞之癖簿書執掌便欲發狂大叫况左珥右橐驅馳戎馬之間耶主上弄印久之想知其不可懸以待能者

弟亦將幅巾還山繼年丈高縱矣

答劉芳瀛侍御

嚮一函馳訊聊布潤涸何至遠屢載答投桃報瓊是之謂已老年丈得代錦旋羈懷一朝洒脫湖山煙水雖足以滌暢靈襟然而封疆多事班行寥落籌帷而執廷議豈伊異人此非年丈安枕時也趨駕入朝敢予望之時事孔棘二三兄弟政宜同心協力共濟艱虞廷議論少不合而便相爾戈矛隱隱有室中之禍涕泣而道非我輩之責乎弟執掌周咨忽已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五

半載心長力短碌碌無尺寸樹每憶五博登車之語愧汗便淫淫浹背也江右藩臬一時稱盛而大計模索又難其人蓋他時書苦才少此時又苦才多矣新建恂恂誠如台諭不知其弟視其師育以衆人遇之哉

與翟凌軒侍御

與年丈別來星霜六易矣天涯兄弟南北相望雙水齊山總成離况恨無羽翼可以翻飛年丈力排羈囿指斥閹邪杜鹿門之奸萌扶陽竈之秘扁主上不

察而加以嚴譴忠罪信疑言之短氣雖則身去名高究竟與長沙湖海光映史冊然聖明之朝而屢聞斥逐直諫則非臣子所忍談也今外患方殷天心默啓旦晚賜環計入聽長樂鐘聲爲時不遠矣弟跼伏山廬一竿自適承乏豫章之役鞅掌爲勞而心長力短尺寸寡効無足爲年丈道者

與熊極峰侍御

報代役運接手札如面談也廵方之遣次第得一旨而獨于年丈若有靳焉母亦以邊疆告急國步多艱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四 三

帷幄運籌政資奇碩主上固使之出入風議而不使之周爰咨諏手

與張藐姑侍御

接手教知新納麗人錦帳鴛鴦春睡正穩亦念及天涯孤客欹枕恨更長否耶季雨春捷國家得一吉人聞之甚喜太階內畱推挽之力在吾丈與崢西耳遼事敗壞至此人心搖動根本可虞扼腕悵國之輩恨不得卽借上方也弟瓜期已過尚無代者不審何時得返家園憂國懷鄉回環方寸潘郎雙鬢非

復嚮時朝來攬鏡但形影自相憐耳爲我致意如姬有鼻丈夫者再拜稱賀一粲

與傅見俞侍御

台臺亮節宏猷爲時山斗不肖所願得而執轡者也蹤跡未同神交空切大邦之役幸得講設榻式間之禮輒敢以姓字仰溷典籤畱臺廼清議所出嚮來擊奸錮佞補闕弼違功在社稷者居多卽今調護推御使是非邪正較然不爽者亦二三君子實嘉賴之而台臺以邦之司直標領人倫豈獨言路龍光固知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四 三

朝廷借九鼎之重矣

與趙懷東侍御

小役迨自白下握手札如面談也年丈中立不倚直道而行此政所謂萬人必往者何虞孤立耶邇者星變示異占驗甚惡此中無精象緯者不如南都之議何如大抵國家承平日久彙弊滋多而聖上又履滿倦勤日益弛廢海內處處空虛元氣神氣兩俱受傷患不在外必生于內但恐如嚴樂所憂者爾補抹之策談者亦頽秃唇焦其如宸衷不轉何我輩

杞憂均切匡救消弭未審將何出也弟耳目壅塞信
心行意恐不爲清議所與借庇奉教或可免於罪戾
不敢求有譽但求無咎耳

與孫瀟湘侍御

一別芝眉不覺七易裘葛嚶鳴空切把臂無緣江南
暮雲之思徒亂人方寸爾留臺原清議所出而老年
丈矯矯風節砥柱狂瀾使如綫之直氣不絕于輪亂
之口者皆昌言謬誤之力也弟跼伏山廬懶散成癖
與世相違不意有豫章之役輒掌尺書尺寸靡効終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庚

不知稅駕何所奴氣甚惡而妖星示異適當此時國
家事有杞人所不能料者年丈定有消弭豫防之策
入告宸闕使泄泄憲憲者不至有焦頭爛額之苦
也

答葉明生銓部

臺下人倫冠冕 王國龍光不依私心嚮慕久矣于
役江右又得問甘棠遺跡于父老之口竊嘆龔黃治
行何代無之但不遇綜核名實之時黃金璽書遂成
千古快談爾榮晉天曹又爲仕路稱慶知臺下異日

必以治汝水者繩天下長吏不使鸞鳳之儔絀于鷹
鷂之下也華翰謙冲過自貶損豈所敢當然又不暇
返也

答楊雲門水部

疊辱鼎翰知不遐遺惟是一字之謙所不敢當雖高
誼篤于念舊而鄙衷踟躕其矣門下之材品治行固
富瑣闥之選卽次者亦不失蘭臺而當事者僅以
鳩曹相處反覆思之不得其故豈謠咏之口頃能操
顛倒之權乎然居今之世風波翻覆言路實爲畏途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元

况加以 主上厭薄台省疾諫如仇未用者既病之
不進不退之間已用者又視爲可有可無之物有事
責者殊愧素餐固不若郎署清曹可以修職而見功
隨事以竭忱也

答王岵雲方伯

共事半載提誨宏多一旦分携百凡茫昧不敢謂失
左右手政如盲人中途去導悵悵乎東西易面而無
從也

答王岵雲方伯

別後兩接手札皆惓惓爲地方計乃知真實心任天下事者無一念不爲國家無一刻不爲百姓不以在事而拮据去後而委謝也江右無財無法信如來教然能理財于無財之時而財不匱行法于無法之日而法不撓非大經濟大識力亦安能作無米之炊解不調之瑟哉私心嘆服不啻若口出矣

答沈何山廉憲

共事五閱月周旋二郡面聆提誨若扣洪鐘使蒙瞶之質得聞所未聞良用自慶惟是以世譜後生處非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四 三
其據僭越非分則凜然芒負在懷矣天惠西鄙借重憲臺三晉吏民從此得覩澄清之化而一座席庇瞻依之念又百倍于恒情惟願旌旆早指太行以慰并竹馬之迎爾况邇者東氛未淨妖星示異國家之事政未有寧晉當京師右臂徵發擁衛於他省獨急老年伯計謀淵遠嘗懷衣袂之憂不可不速駕比首以豫先事之防也

與詹起鵬大參

里中辱手翰役還卽附一函想塵記室弟已于首夏

望後抵潯陽受事矣顧瞻山川泱泱大國北鄙僉人胸襟瑣豁如許不知周爰遍歷更當何如初入封疆兀坐一署無可與談吏治民情癡如充耳年丈既過聽而謬以爲可使倘更不鄙而以爲可教周行示我不敢不百拜承之

與馮抑菴憲副

別年丈不覺數年流光如電宦跡如蓬回想蕭寺過從聚首談心時何可復得能不令人邑邑年丈擁麾南服控制上游雖江右亦借鄰光實風馬牛不相及也榮蒞時郵筒一札殊不自安曾托起鵬道意想必奉聞岳陽洞庭之勝爲海內大觀而年丈收之襟帶間吞吐靈氣洗滌壯懷便當俯凌塵世與鐵笛道人翔翺八極此處雖有彭蠡汪洋終是小巫望大巫耳弟生平懶散獨有山水之癖而苦爲塵鞅束縛蹙蹙不得騁及瓜望代政圖放情登涉爲向平之遊而又有封疆之役苦甚矣久思裁訊適有便羽敬修尺一奉問起居

與岳石梁憲副

獨從丘令處得老年伯手札卽附一函報謝迺台旌
已南竟爾空返殊用悵然老年伯直節孤標亭亭霞
表當舉國若狂之日而堅持獨是力障奔流雖不免
忌者下石然以今觀之炎炎者終何如哉閩海古人
才淵藪老年伯又文章宗匠伯樂遇冀良驥一空英
俊如雲想盡歸法炤卽不羨秋來桃李而思皇多士
蔚爲王楨能不爲 國家得人慶耶某三載幽棲自
甘衡泌不意承乏此役力短心憊拮据無効密遇錯
壤竊被鄰光老年伯何以誨之使不爲 簡書尋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四 全

與劉蘿經憲副

于旌過潯陽東道主人夙戒郵厨具一樽贍代亭上
定謂良晤可期而年丈不肯惠然揚帆北岸元禮仙
舟可望而不可卽盈盈一水真若絳河祇有伊人一
方之嘆耳鵲首西返欲再尋前約而駢駢靡及周爰
方始不能久駐江臯遇此又不知何時可披襟也

答黃貞父憲副

再接手教知遐思不可挽矣鴻飛冥冥弋者安慕介
石之操自非腐鼠所能易也惟是宇內方春春多事

而中流之楫冀諸河干可爲慨嘆若一方陡失福履
猶其小者耳

答項聽所憲副

一觀丰采歡若生平雖不敢謂逢人說項亦庶幾真
逆于心矣主計事不審鑠金之口得行其說皎皎蒙
污令人慨嘆然而升沉命也誰能竊造物之柄哉友
今 國家事匡濟需才豪傑建豎政在此日溪山烟
雨豈足英雄駐足之地也

答張西江憲副

久懷結襪之私未申式廬之請使席常虛左榻但塵
封夫亦自愧于浚郊素絲矣虞卿著書應滿篋筒而
游戲之餘不忘時菰想螢餘萬卷見獵生心固將窮
一代之體爲不朽之傳也藏之名山定爲世寶豈必
俟後世之子雲皇甫之齒頰哉佳公子翩翩足稱象
賢矣

與李斗冲太宇

客舟過治郡昏夜洪濤中辱年丈命檣枉顧授餐加
璧此誼令人鑄鼎難忘惟是 王程催迫帆影如飛

不能一觀赤壁山光坡仙有靈不將胡盧磯上耶既
抵潯陽望匡廬千仞朝夕雲霞宇內奇觀收之几席
因想赤壁之勝恐不過此差足自快及繇南康渡彭
蠡茫茫萬頃益豁塵襟名邦山水之奇如此是宜降
靈毓秀高賢碩德項背相望也

與韓經宇廷評

自接好音又更時序懸結之思如何可言榮除後卽
宜遣賀祇以軼掌征途不遑啓處遂成疎節想汪襟
必見原也貴衙門舊以不與考選視中行稍遜然以
張忠烈公詩集 卷之二十四 書
今之時勢觀之一番考選六年沉閣總計前俸已逾
十載若循咨遷轉可近藩臬之長矣况猷猷公履歷
天下之平四方民命操之掌腕于公在廷尉下無冤
民高門遺慶又足爲仁人賀也

與韓經宇廷評

役還接手札知臺下失孟光也結腸之痛如何可言
然夙緣有數盡則難留望勉抑至情借鼓盆生自解
不則客邸悲傷恐鐵石心腸亦不能堪願言自愛

與康奎宇廷評

以下原缺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尺牘 桑梓

與楊任南鹽院

與閔曾泉方伯

與王衷宇西寧道

答王衷宇西寧道

與黃與泰南京兆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五目錄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五

尺牘

沁水張一銓字衡甫者

與楊任南鹽院

敝邑彈丸之土地瘠民貧老公祖所知也舊額歲納鹽六千引高平則止納五千八百引陽城止納五千二百引夫以敝邑與兩縣相提而論其戶口之數貧富之形不能當高平寸之三陽城十之五而納引反多其故殊不可解且必有鹽而後有引敝邑山野貧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五 一

民食鹽者少自停止運發商人絕跡止有肩挑背負之徒皆向冀城轉販此輩貨錢不多或止買五七十斤不足一引或二三人共買一引零星市賣鹽完而引自携之去矣是以敝邑之引皆賣之牙行賠買本地無引必向別縣尋求往歲價止五分一二年來貴至八分甚且一錢矣計每歲當用六百元而勾攝催督之費尚不與焉敝邑雖有四集端氏一鎮猶有交易其餘止三家之市耳牙僧一報到官如赴湯火追引之日田產妻孥俱不可保倒懸之害弟目擊心傷

久矣今幸老公祖炤臨在上洞悉民隱敝邑小民企弟控訴倘老公祖憫念貧邑量從減免此敝邑百世之利卿結之感于孫以之又察陳公祖鹽政條約內云澤州浮額引一萬七千八百五十張今減去二千三百五十引是敝州尚有浮額引一萬五千五百餘也若再蒙豁免於異日鹽政疏中一爲說明此更不煩別議又破格之恩所翹望於老公祖者也

與閔曾泉方伯

三晉故稱瘠土小民雖織甯勤苦尚不饑黎藿之腹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五 二

又以天不假易饑饉薦臻一二子遺下知近作何狀然有仁人在上惠恤而勞來之知不至流移轉徙也頃者征調煩興已不堪命而派牛一節尤爲可嘆不論地之遠近府之大小而槩派四千如汾潞兩府一邑便當出五百餘頭卽盡括閭閻之畜擇其能任重致遠者尚恐不足且小民以力耕爲生顯倚此物爲命去牛二頭則百畝之田曠而不耕總計三府當荒田六七十萬曉瘠之區田寧有幾耶此在老公祖與撫臺公祖主持力爭以救此一方民也若加派田畝

必且倍增敝省田少丁多是以徭與賦幾等而田之饒者什三確者什七有歲之所入尚不足償耕耨之費者故百姓多棄本逐末糊其口于四方甚至素封之家或無尺寸之土而貧民爲山田所累推以予人亦不可得再若加增勢必至于逃竄正額亦反虧矣愚妄謂當斟酌于丁糧之間上中二則每丁稍加一二可抵田畝之半蓋此皆殷實之家取其分毫卽當貧民之銖兩出之既不吝取之亦不難就使富者有田亦可哀此以補彼也部疏原有隨處斟酌之說或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五 三

亦可通融乎芻蕘之見自知無裨于高深然痛癢相關不敢不竭其愚

與王衷宇西寧道

薛文清公集嚮無善本不佞欲重梓之而麓中未曾携來不知門下處有否如無或可于吾鄉覓得一部湏求全集方好不佞景行前哲欲彰其美而廣其傳想門下同道同心當共成此舉也

答王衷宇西寧道

文清先生讀書二錄并文集已倍重貴司重梓矣委

官執事更煩門下督之總期精工以垂不朽不求遠
與惜費也嚮見先生仍有從政錄及吾學運司刻本
頗全旣欲重新必須盡括而其家藏先生之誌表及
吾學編之傳皆當冠于其首方成全書惟再一博求
始終成此盛舉亦桑梓之光也如一時便難卽得恐
妨工日且將讀書錄先刊餘次第續之未晚先生詩
文中間有一二可刪者然小生後學何敢輕議寧可
全載之總名曰薛文清公全集可也集中有脫落差
訛處煩一畱神爲此一事僕僕往還恃在交雅且爲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五 四

吾鄉先生表章門下必不厭其瑣瑣也

與黃輿叅南京兆

薛文清公爲我朝理學第一人乃其著述多散佚不
傳卽傳者又無善本不佞近始廣搜博訪緝爲全書
刊之關中僻處一隅其行不遠是亦猶之不傳也金
陵爲載籍之藪海內學者皆取給焉倘借寵靈發刊
坊間仍以名筆弁其首則必貴國門之紙表章前哲
嘉惠後學臺下功在斯道且與天壤不朽矣奉致二
部一供清覽一付書肆祈臺下畱意焉

卷之二
十五終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尺牘 節令

答龍紫海元旦

答徐思健元旦

復司道元旦

答楊伍南端陽

答徐思健端陽

答崔振峰中秋

答吉獻丹中秋

答錢浩川中秋

與劉環江中秋

與包大瀛中秋

復司道重九

復司道長至

張忠烈公存集 卷廿六目錄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六

沁水張 銓宇衡甫著

尺牘

答龍紫海元旦

天涯春色又早逼人宜遊驚物候想彼此同之也老年丈乘春布令定有一番新雨露沾被商民如華者歲華虛度漸見二毛老大無聞惕焉增慨政所謂思看春不當春也杯酒辛盤都無意味得瑤華遠達如坐春風不覺鬱懷盡開欣欣動眉宇矣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六

答徐思健元旦

斗杓迴次歲籥更新春風鼓鬯和氣融熙卽草木羣生昭蘇於先天化日之下者咸有以自樂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孤栖旅邸形影相憐杯酒辛盤都無意味但不勝歲華虛度之感耳伏承台臺注念同春寵加溫札寒霜之署頓覺煦煦

復司道元旦

物華星移因維改歲風塵荏苒日月蹉跎梅蕊柳條總足動宦遊之感恨辱雅注知不遐遺天涯旅館獨

有寒燈相酒辛盤都無意味其敢貪腴洗之惠也

答楊任南端陽

東西相望有若參辰他鄉令節亦不得同舟競渡傾
倒蒲觴耿耿縈懷與五色絲俱長矣聞驄駕西來將
與龍紫海年兄會於陰晉共躡太華峰頭宇宙奇觀
收之襟帶弟恨無羽翼相從窺玉井十丈蓮看仙人
六博處也

答徐思健端陽

駐潯陽月餘披拂清風沁入肺腑瀕行零雨瀟瀟遠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六 二

勞郊餞感此高誼何刻忘之星渚去三州一舍便若

波競渡彩鷁爭飛而台下簫鼓樓船滿泛蒲樽其樂

當何如也不佞兀坐孤署那問蘭湯懷人夏日祇有

愁縈綵纓耳

答崔振峰中秋

恭惟瑤臺光滿桂殿香飄此正人月雙清之會況四
郊無壘烽靜烟清羌管胡笳亦爲入耳之好音矣台
臺值此佳景登樓酣宴從雲從其樂何如某行役

遠塞孤影自憐有舉頭望月低頭思鄉耳猥辱高誼
會不遐遺翰貺遙頒殊慰岑寂

答吉獻丹中秋

三五良宵中秋獨勝此時此夜無不携樽邀客共賞
清輝而我輩獨塊處一室形影相憐且天各一方不
得把臂登樓共相歡也雖有愁心寄明月又恐隨風
飛不到也

答錢浩川中秋

秋色平分月華圓滿好景此夜稱最台臺虛衷朗映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六 三

對此良宵益添佳況南州旅客無能門遠枝之鵲偏
依宇下也可勝悵然不腆芹私佐庾樓一觴之獻

與劉環江中秋

三五良宵中秋獨勝江州佳地庾樓風味猶存曠然
亭上凭欄長嘯把酒問嫦娥此時豪興可挾飛仙其
樂何如天涯旅客最怕驚秋況逢佳節思鄉益劇徒
有宗土之悲無復坡仙之況惟愁明月照人孤影照
咫尺清光杳焉河鼓不腆一觴以佐華筵

與包太瀛中秋

天涯節序又值中秋遙望洪都空歎千里共明月也

復司道重九

序屬杪秋節逢重九龍山高會落帽風流昔人談爲盛事不佞獨在異鄉爲異客對此佳節懷抱良苦無論登高難望卽茱萸黃菊目中亦無此景色也

復司道長至

葭灰應律圭景迎長道占陽德之亨復見天心之泰此薄海所同歡而一時之交慶也惟是天象垂異彗犯斗樞太史之占恐非嘉瑞政所謂愁隨一線長耳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六

四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七目錄

序

孔聖家語序

國史紀聞序

春秋集傳序

左國合編序

慕古錄序

青丘先生詩選序

常明卿集序

中丞包大瀛疏艸序

鄉試序齒錄序

觀風錄序

擬觀風錄序

平反錄引

駢牘引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目錄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七

敘

孔聖家語敘

沁水張 銓宇衡甫著

昔吾夫子抱神聖之德生衰周之季明王不作道尼弗行乃彰教立言垂訓萬世遐想其時與諸弟子講論于洙泗之濱以及邇環列國君公諮議卿大夫詢謀聲律語爰應難難捷令之傳而信者獨論語二十篇與學庸所記不過千百之什一爾豈足盡聖人之言哉家語一書秦火之餘出自孔壁說者謂爲孔鮒所藏其間析三才之理類萬物之情明帝王之德通鬼神之蘊考體樂刑政之原究齊治均平之略大無不包細罔弗具此非夫子不能言又非親炙夫子者不能記之詳且切也世儒邊見淺識簡於大通往往執論語與相較量以彼之簡疑此之繁以彼之純摘此之駁嗟夫何敢於侮聖言耶夫聖人之道如天曜爲日月燦爲星辰爛爲雲霞皆天之章也潤以雨露威以霜霰鼓以風雷皆天之澤也執寸管以窺天不

足以盡天執一端以論聖豈足以盡聖哉雖間有一
二語意不倫或記者之錯雜或後人之舛訛然信其
可信而存其所疑可也因其所疑而并疑其可信則
謬也今夫清廟明堂之上商周法物瑚璉彝簋充庭
羅列而或以履鼎參焉可以其僞者而并疑其真者
耶自學術之壞狂愚詭僻之流多沉溺于佛老之說
入室操戈固不足道卽號爲知學者于宋儒語錄片
言隻字俚語嚼餘無不信之若著蔡奉之若神明而
獨于此書鮮有發明表章之者亦何異舍鈞天而聽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二

聖金焦贈灸而嗜美蔡斯不亦惑之甚哉余不忍大

聖之格言反不得與諸子異端併行於世也因重錄
之而僭敘其端以告諸同志者

國史紀聞敘

夫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所以述世紀跡彰往
信來也古者有左右史朝夕人主之前記言記事
惡必書春秋時若晉之董狐齊之太史氏直書無隱
不畏強禦猶有三代之遺焉秦漢而下稱良史者必
推龍門扶風二家皆世習其業纂集舊聞爲力頗易
然而是非之公已不能愜當世之口則信乎史之難
已降是史失其職非諛則誣著述愈煩直道愈晦惟
涑水紫陽可接麟經之脉炎宋以後史益蕪穢觀者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三

病之我 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倖倖戎馬卽設起
居註又 命使臣直書傳信後來太公至正之心同
嚆三代度越季世遠矣歷代相沿珥筆之官寢失初
意虛負編摩之名未見經注之實卽纂修 實錄藏
在 天府外廷之臣無繇得窺是以野史雜出自

國初以迨嘉隆無慮數十家然或誕而夫真或略而
不備或錯亂而無章惟先臣鄭曉吾學編事機言簡
鑒裁精密庶幾乎一代之良惟時有避忌方技倖幸
諸傳廢而不錄未免有掛漏之憾而體非編年於兼

總條貫之義猶若謙讓未遑焉臣生長僻鄉目不睹金匱石室之藏耳不聆鴻儒耆碩之論徵文徵獻無所取衷庚戌歲以上谷理官被徵候命闕下閒居無事因得討論國朝舊章悉取諸書置之几案參較異同披沙揀金聚狐擇腋更歷寒暑始竣雖識鑒未當謏淺少文而是是非非不敢違匹夫匹婦之公其於聖祖神宗之睿謨鴻烈懿德豐功頗能揚厲其萬一至國家之大經大法名臣之嘉謀嘉猷以及夫政事之張弛人品之邪正民生之休瘁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七四

世道之淳澆土宇之版章侵削亦皆識其梗槩手錄成帙藏之篋笥以備遺忘名之曰國史紀聞者蓋得之傳述而不敢遽以爲信也語云百聞不如一見倘諸臣以聞悞臣而併使臣以聞悞後人則臣懼滋甚若夫兼擅三長網羅百氏勒成一代之信史崇侯夫後之作者是編也幸比於不賢之識小以備採擇此則區區纂集之意乎

春秋集傳敘

春秋一書吾孔夫子平自筆削明一王之法垂萬世之憲者也蓋自周轍既東王綱解紐三辰失位四海沸騰亂賊接跡於天下夷狄交橫於中辰冠履倒置禽獸逼人孔子傷周道之凌夷憫生民之陷溺欲以扶翼而採援之而生不逢時所如不合潛龍終厄于用晦鳴鳳致嘆于德衰生平憲章夢寐之心鬱焉未展乃始假魯史之文寄用行之志明天道秩人紀治亂討逆賞功錄善片言隻語褒貶炳然使千古之綱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五

嘗右義不決裂于篡弑之黨而盜竊于奸譎之雄其憂深其慮遠其事重其義微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維時及南之士游夏以文學著稱亦不能爲一詞之贊獨左氏旁採國史依經作傳一事之本末一人之始終罔不具備然後讀經者綱目條貫洞然無疑是其有功於聖經不可泯也惟其工于修詞而短於闡義是以來後世誣鑿浮誇之譏降而公穀義稍精矣然穿鑿之病實始監鵠漢季二家盛行左氏稍結自杜預推崇左氏始伸于公穀

之上唐時習春秋者凡三十餘家若啖趙諸人亦多
所發明迨至宋儒傳習愈衆離岐愈多其病大約有
二拘于例者強引經以就例而不顧牽合之非泥于
義者強執義以解經而不覺穿鑿之謬夫聖人因魯
史而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若權衡之稱物隨時低
昂何嘗預設一例哉作者本無例而解者自爲例且
一事而異例一例而異用至例所不能通則曰美惡
不嫌同辭斯不亦謬之甚耶若夫義曰竊取蓋以裁
自聖心非復舊史之筆然聖人立言明白正大若揭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六

日月而行之卽間有微詞其義自顯而解之疑
以待窮而泥于竊取一言遂以爲別有幽深奧秘
隱而不發之旨于是揣摩于字句之間傳會于此擬
之似摹索于情理之窮以已之意妄窺聖人之意而
必強聖人之意曲合于已之意求之彌深失之彌遠
人謂春秋至胡傳而其義大明余謂至胡傳而其義
轉晦也蓋宋儒識見未必勝古人而議論專好排擠
古人往往以迂濶刻核之談濟其執滯偏拘之見不
獨春秋一傳也而春秋尤甚余再三閱之竊有所不

安于心因取諸家之說參證聖經存其合者而去其
離者間有諸說未備者以已意附益之千慮一得各
抒所見不敢故作異同也或曰子之論固然矣母乃
非王制乎余曰此所爲善遵王制也文皇帝
命諸臣纂集大全原未廢諸家之說而獨用胡氏用
胡氏而盡廢諸家乃末流之失非祖制也且胡氏
不過兼採古人之長而棄其短余亦兼胡傳之短而
採其長胡氏好于衆人所同而故爲異余亦反其異
而復歸于同何不可者宋儒儒也漢唐之儒亦儒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七

漢唐之後有宋儒而漢唐遂絀豈宋儒之後更無儒
哉今日不正異日必有正之者與其正于異日而謂
今日無人不若正于今日以俟後之君子也夫學者
學孔子之道耳今耳食之徒敢于悖孔子而不敢悖
胡氏不知于聖朝尊崇表章之意謂何胡傳之謬
不可勝摘其大者若改正朔去時令貶天王削侯爵
此與孔子從周不倍之義合耶否耶恐孔子在天之
神亦必有愀然不安者余求信經耳何必信傳知我
罪我固有孔子之家法在也

左國合編敘

左氏史之祖也其序事簡而核其取材富而宏其丘義微而彰其修詞婉而藻自秦漢以下子長孟堅諸人稱良史者咸推遜焉國語或疑非左氏書然觀其具體選言與博雅麗非丘明不能作也後世文士好輕詆古人摘其瑣細輕肆譏彈試令珥筆抽思竭一生之力尚不能窺二書堂與卽高者不過叔敖之優孟耳談何容易哉降而戰國智弁之才競而縱橫之說興雖其詐僞傾測滑稽恢詭爲有道所羞稱然而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八

談言微中出奇無窮或累說而轉敗局或片語而定危機用以排難解紛紓忠應變亦何可少也或曰此邪說橫議生心害政以學術殺後世者烏可爲揚其波嗟夫書何能悞人顧善讀與不善讀耳善讀之取瑜而去瑕茹芳而吐穢簡偏所載孰非實益不善讀之則武城亦纂弑之藉而鄭衛皆導淫之聲豈獨縱橫之說能壞人心術哉卽與左國併傳庸何傷三書盛行已久臬司故有國語國策二刻余益以左傳命曰左國合編聊書數言於首與好古者共評之

慕古錄敘

予與氏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夫士生千百世之下而欲與千百以上之賢人君子若覲面而據心並時而程業非詳考其生平亦胡以得精神於寥廓之表參符契于絕續之間哉余不敏于書鮮所窺測顧獨好觀史傳每憑几開卷讀古人之嘉言善行可法可則者則勃然興其神謀秘畫投機合竅巧發奇中者則慨然喜或情與事相觸意與時相違若隱若合若合若離者則沉然思又或忠而獲罪信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九

而見疑志之不得伸功之不得遂甚身之不得完也則慨然嘆而灑然泣要以舉往古之神參天下之變孳已成之矩作後起之法而已頃奉簡書巡行秦蜀麓中諸史止携唐應侯左編一種簿書之暇間一閱之病其搜取夾雜簡帙太多且有煩而無次略而失情者于是爲之稍加刪定芟複補遺正訛去謬一以諸史原本爲準又擇其中之人品殊絕才智異等行誼勛業醇備而炳煥者凡百餘人別錄一冊以便披覽恐其久而漫滅也遂付之梓名之曰慕古錄

慕之云者有志而未逮焉者也夫在者寥寥然曰古
之人古之人極其所至曾不足當古人什一而尼父
獨亟稱之取其志耳故曰有爲者亦若是士不古人
之志而誰志哉語不云乎取法于上僅得其中取法
于中將至于下今夫射與弈小藝也然試執學射弈
者而告之曰爾且爲羿與秋也雖不能至亦必欣然
慕之豈士君子而出執人下哉若謂我不能學古人
是自誣也謂古人不可學并誣古人矣是編也邇漢
唐以及昭代其間名臣儒彥雖撥亂保治不同勢持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十
議策助不一軌殊上之則名世之倚亦一時之傑
也若理學之儒覺民而衍脉獨行之士抗節而維風
又立身根本稽古所先以及將兵治賦之才布德宣
慈之長皆擇其尤以爲軌則經世之全局庶幾備矣
有志慕古者倘亦以余言爲不謬乎若曰余以渺然
末學而高論古人若是乎不知量也則知罪固聽之
矣

青丘先生詩選敘

詩莫盛于李唐唐之後莫盛于我明而明詩之盛則
季迪高先生爲倡首先生生胡元之季值大雅久湮
之餘天創草昧爲力倍艱而能迦流探源迴瀾振靡
起二代之衰成一家之體可不謂豪傑之士哉蓋天
降時雨山川出雲文明之運有開必先故先生崛起
其間以鳴太和之盛而倡正始之音也同時若徐楊
林袁輩雖聲名相亞而造詣自殊厥後吟道日廣弘
正而後卓然以大家自命者極其材力所至取精用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物有過無不及焉然終不能駕先生而上者何也詩
亦發于性情者也情之所至聲亦至焉或觸境而撫
興或因物而興亦要以出於自然而流於不得已乃
天真之爛熳若強境以就意強情以傳聲嘔心摧胃
瑯刻摹擬卽人巧極天工錯而君子不貴者謂其非
自然之音也先生詩諸體具備大者千言小者數語
總皆出於性情之自然而無摹擬瑯刻之病其感遇
則可噫可吁其暢懷則可歌可咏其紀事則可詠可
規其酬和則可思可述不襲古而亦不離于古不廢

法而亦不束於法縱橫宕軼溫醇俊朗巧思妙語錯
出不窮若五音合而成聲而不拘拘于一代之體此
先生所以難及也余嘗謂詩有三品不求工而工者
上也求工而後工者次也又其次則求工而不能工
矣先生之品其中上之間乎即以追開元大曆之遺
響可也余雅好先生詩近始得其全集總二千餘首
厥考先生自選岳鳴集纔三百篇即後有增益當不
若此之富或得之散佚刪落之餘是以崑山片瑕間
亦有之要不足爲大雅病也因重梓之以公之可與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七

詩者



常明卿集敘

天地間精華靈異之氣必鍾爲豪邁倜儻之人抒其
才情發爲文章用能點綴三才抒軸萬品以鳴一代
之盛是非數數于世也 我朝自 太祖肇造函夏
再闢乾坤聖作物觀豪傑挺出高季迪林子羽輩首
倡正始之音一洗宋元陋習侵假而至成弘之世道
化醇濃風氣穆物醞釀既久發洩愈奇于是北地崛
起立幟登壇而信陽執鞭弭於中原與之頡頏維時
歷下儀封杜鄩諸君子相與羽翼之倡唱唱于風雅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七

之道千斯爲盛而吾邑有常明卿先生者繼諸君而
起文采風流輝映當代天不假年方駕而視書香苑
嗣生平著述多散落弗收今所傳者乃開州王公濟
所輯不過什之一二爾余生也晚去先生幾一甲子
然流風未遠里中父老尚能言之大抵先生負不世
之才而有出世之韻嚶嚶慕古俯視一世其爲文略
不經思輿到筆隨腕節飛動嬉笑怒罵皆可成章
今披其遺文而讀之其中冲淡玄遠則彭澤之遺韻也
其奔放豪逸則青蓮之高調也其渾雅整嚴則少陵

之法律也又似嘔心而出無不與古人合者豈所謂
天授非人力耶嚮使加之永年極其所至當與何李
顏行彼何奪之速也蓋精華靈異之氣造物者每闕
惜之不欲發洩太盡故從古才人多中道夭折于先
生又何憾焉然而先生亦足以不朽矣先生遺文其
傳弗廣余因覆梓之而以數語弁其首蓋亦高山仰
止之意云

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十四



中丞包大瀛疏草敘

人臣出身事主殫精白而抒謀猷獨有言行兩端
自昔稱天下事惟諫官得而言宰相得而行則言行
何容易也國家設立言官自臺並重然直指巡方
郡國什七在外朝夕人主左右珥筆匡拾陳敷
愚惟掖垣爲致宋時每以使相持節安撫今中丞即
其任也秉鉞專制一方境以內無所不得爲而境以
外又無所不得言權任之重幾與宰相埒夫人臣入
而居禁闥出而擁節旄欲言得言欲行得行豈非奇
遇哉然而處此秦難已世有能言而不得言能行而
不得行者絀於時也亦有得言而不能言得行而不
能行者則非絀於時絀於道也若得言矣且能言得
行矣且能行聲譽實符後與前符自非大識力大過
養者不能余於中丞包公見之公賜冠登朝
縣庶書給事瑣闥在臆言雖在戶言戶在兵言兵
事無虛旬多人所不能言人所不敢言其大者也
議度策議邊事繼繼數千言條晰利害規度防略
謀石畫淋漓楮墨而論倭奴不宜封楊酋不宜款

幾審勢明見萬里事後一如所言維時諸閣方張漢
竊威福公首疏卽糾用事大璫而爭權抹抨擊
奸人連十餘疏規切無所避忌主上至漸積不能
容今取公諸疏讀之可泣可欲可悲可憤聖天
子神明慮無惻然不動念者其後曠停稅減諸惡璫
漸次罷去謂非公言之效哉公今來撫豫章嚮之
言而未行與夫蘊而未言者一一見之施行若肅藩
政章執儀知言禮府定稅則俵值征如言戶時簡士
伍戒干撤如言兵時而較變有疏水災有疏諷刺時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七 共
事箴劑主德忠言論懲懲奉新異在琅園時
世人善處錚而口實越詛謂言時自言行時自行耳
如公在外不忘內在遠不忘近真實心憂國愛
君者豈易及耶今天下大患政在不真自浮器勦拾
之說煩而無真議論自塗飭巧卸之術勝而無真事
功人人欲言而未必人人能言人人欲行而未必人
人能行蓋目謂能言者多不能言自謂能行者多不
能行而真能言能行者必其自謂不能言行者也
公冲襟淵遠道韻恬夷名愈高而心愈下位愈崇而

德愈光退然若不自勝而執理堅貞責有難奪片語
不肯輕發而是非公案案鉞不移蓋鯨品真識真是
以發之爲真議論措之爲真事業豈與挾持浮說苟
且就功名者同日語耶公行人而九列三事矣縣
公之言用公之行卽以之平章軍國恢恢乎有餘地
也從來名諫官必爲名執政余且幾幾望之公在
琅園時諫草流傳已令國門紙貴掌記復令公撫
江諸疏梓行而余僭并數言首簡若公之鴻
猷懋烈勦鐘鼎而光簡冊異日自有史臣載筆記之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七 七
無借區區謏陋爲矣

鄉試序齒錄敘

歲戊午江右當大比士余不佞忝網紀之役宵旦愁
飭仰副 聖天子選才至意比徹棘得雋者百人皆
斌斌譽髦 王國之頑既籍而獻之 天庭矣諸士
循故事修世講以齒鴈行乞言爲導余自惟鄙陋無
以塞諸士之請已思今日之舉敦同好也母亦與斯
同之義乎夫言同者莫精於易易之言同也於門於
郊同之象不一而惟同於野者爲大故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夫一求一應同之致也是所以通天下之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六

志者也乃又云和而不同豈與說易之指相刺謬乎
蓋所謂不同者途轍也議論也而未始不同者心也
理也爾諸士有百其入而無百其心卽有百其心而
無百其理原自同也不必同之而後同者也且夫人
有五倫兄弟朋友各處一焉故兄弟曰同氣朋友曰
同道雖天合人合殊而總歸於同蓋合而後同同而
後成爲兄弟朋友諸士今日固以朋友而兼兄弟天
人合焉者也同之義可不講歟夫同與不同相去霄
壤矣同則嬰鳴之和而不則閔牆之闕也同則斷金之

雅不則玄黃之傷也同之至爲千里比肩四海一室
而不同之至至于凶終孽末喋血操戈諸士宜何擇
焉夫諸士衡者名不出膠庠跡不踰里閭所友者一
鄉之士耳今且聚十三郡之俊合簪而締世好則儼
然國士矣進之挾策 明廷將與天下士把臂而論
交則友之道愈廣而稱伯仲者愈多不患無同群而
患無同心不患世無可同而患我不能同夫同也者
將居則論道德而出則贊功業者也古之以道德同
者若周程游楊諸人縷縷可指而莫如七十子之心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五

服其以功業同者宋之韓范漢之魏丙爲最著而莫
如唐堯之元愷此同之極則也若乃無衣之咏慨焉
同仇北風之什願言同歸則夷狄患難亦無不可同
已諸士從此以往涉歷之途漸遠致用之具漸殊卽
出處不同境巨細不同營難易不同局甚至于升沉
夷險不同遇然而所以立德建功行素位而篤應求
者則不可不同也然而同亦有辨焉晏子之告景公
歐陽永叔之論朋黨其說可覆而參也若夫老氏之
同塵鄉愿之同流則又似之而非者故矣能異而後

能同文明中正不流不倚乃易所謂於野之同而吾
夫子和而不同之指也諸士其勉之不佞無可爲諸
士益者矣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三

觀風錄錄

夫文亦難言矣哉文者變化日新之物也而有不變
者存其變者格也詞也若江河之日下而不可返也
而其不變者神理也若元氣之流行而莫之能離也
使無不變者以行於遠變之中則此物爲腐臭久矣
何以能日新哉故曰朝華旣披夕秀始振惟有根
之生意脉脉在枝葉間而後可披可振也我朝之
制義蓋若李唐之詩唐詩蘇初盛而中晚亦其世變
使然說者以爲愈巧而愈遠制義至今亦屢屢予元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三
和之音矣然詩人賦物寫情不過極其意興所至以
己之口傳己之神猶且變而愈遠若制義則以我之
心代聖賢之心而又以我之筆代我之心卜度於唇
吻之間而欲宛肖於千百世之上此非有神理嘿會
入精出微而屑屑於詞格間爭勝而鬪巧其能合耶
又何怪愈變而愈下耶余於此道憤憤重而習之至
今茫如也然不能文而獨喜談文頃覽粵南州輪蹄
所至必進髦士而較之於尺幅中觀其以心口之參
商傳聖賢之精髓其合者尚多是於遠變中猶能存

不變之意非以枯寂爲平淡恢詭爲神奇愈巧愈遠如世俗所謂日新者也從此神而明之極變化之致而還大雅之風又何慮江河之難返哉若乃猥纖殊態疎密殊致輕重緩急殊節則鶴長鳬短余固不能齊之但取其不變者而已矣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三

擬觀風錄序

余奉簡書按三輔凡車轍馬跡所至察吏省方之暇進輦髦而較之拔其莠之尤者貯篋中既竣事乘而成帙將付諸梓以風學宮覆閱之而有概于中也曰神矣哉化之移人乎何者天下固未有不鼓而自舞不轉而自動不搏婉不自成者凡習之成而必有爲之先者以開之開而後入入而後受受而後相漸相靡以底于底特夫人之無所受之者不知耳不觀之風乎夫起於青蘋之末不於徐徐乎倏而變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三

飄如忽如噴如噓如颯颯然莫知其所往颺颺然莫知其所屆也而吹萬之類當之仆矣觸之鳴矣乘之起而迎之躍矣若是乎風之于物神也而於人亦然夫人與人積而成世人與人習而成風五方異習風能一之七情殊好風能同之然獨惟高而倡順而呼者感慕捷而應慕神其沁入在肌膚骨髓之中其轉移在精神靈竅之中而况矣言者心之聲也文又言之華也一唱而百和上喁而下于有不應然成風者耶往者成弘之際風化翔洽矣一時修詞之士群趨

爾雅勿詭於正一變而爲嘉隆雖開奔軼爛熳之寶
未越繩墨尺燮之中卽故步稍失本質尚在也延至
今而文弊極矣理不足而粉澤以詞才不足而浮游
於氣識不足而附會以臆見養不足而撫拾夫陳言
非不藻如春花辦若飛濤而探其神情索之立盡方
且自謂瑰奇建鼓而行之而世亦從風而靡狂瀾之
既倒也其誰障之余蓋有思憂焉非憂文也蔽陷離
窮生於心而害於政昔人所謂文章關世運者爲可
憂耳而以今觀諸士之文抑何不靡于時好耶雖修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五

短疎密不一其制濃淡甘苦不一其情緩急浮沉不
一其節而大都詞求根于理氣求傳於才識不落于
旁岐養不窮於剽襲成弘之正脉猶有一綫之存者
夫諸士生長燕趙固昔所稱奇士窟也碣石之談天
易水之悲歌酒市之擊筑其遺風尚在固宏祖而效
之乃不以洗洋虛誕而以簡質不以婉鬱飛揚而以
和平豈諸士能遊方之外是有所風之也邇者天
子登正文體黜詭抑浮以返先進之故而諸士環列
甸服之內沐浴宸先一變至道斯如梓鼓故曰化之

移人神矣哉而余猶有幸矣余職在觀方者也昔者
先生采風謠以贊化理于是有皇華之使四牡騶駟
周爰咨諏陳詩而觀之以察夫民俗之淳澆治理之
湮暢然後能宣序民隱而助流風化今之文非詩也
流乎今之直指非古之皇華使者乎余觀諸生之無
佻言也卽知民之無澆俗而國之無湮化也俗美化
流民淳士慤余攬轡而還可借手以報簡書矣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七

五



平反錄引

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以殺止殺，非以殺妨生也。故三刺三宥，兢兢慎之，惟恐殺一不辜于天地之和而傷一體之意。何嘗以必殺爲心哉？後世刑名家關於大道，往往以鈎距爲明察，以擊斷爲威嚴，濫文巧比，鍛鍊周內，以快其意，而桁楊棘木之間，不得其疾者多矣。夫飛鳥依而生，憐投兔急而先脫人之於物，猶惻惻矜之，而況與我同類者，忍視其無罪而就死地，此豈人之情耶？蓋聖人以法用法，而後人多張忠烈公存案 卷之二十七 三

以意用法，古之時罪疑惟輕，而今之時罪疑惟重。此獄日煩刑日虐，而覆盆之下多冤民也。余自少時讀酷吏傳，至畫地刻木之語，輒潸然出涕，故自爲上谷理官，不避嫌怨，多所平反。今茲來按豫章，於慮囚一節，矢公矢慎，凡獄詞隱伏不彰，牽比不協者，必反覆推求，甚至對案忘食，就枕忘寐，得其情而始覺暢然。嘗聞之，求其生而不得，而後死之，則生與死俱無憾。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矣。或曰：子法官也，執之而已，何必切切求生哉？余曰：是不然。夫所謂執者，執以理，非

執以意也。死而故生之生，而故死之皆以意執者也。余任理而不敢任意之，死之生皆其可死可生者，卽間有一二委曲矜全，亦其可以死可以無死，以附於寧失不經之指，敢爲惠於法之內耶？吾家釋之固所稱能執者，其言曰：法者天下之平，不容少有低昂，余亦惟求平而已。烏乎執烏乎不執？讞詞具在其於聖人不得已之意，敢謂當焉，要以哀矜勿喜，以遂此區區不忍之心，如必武健嚴酷，後爲勝其任而愉快，則余謝不敏矣。

張忠烈公存案

卷之二十七

三

駢牘引

駢驪之文非大雅也六朝濫觴李唐導流宋元衍派
浸淫至今而浮靡極矣然而巧心潛發變化日新才
情聲調各有所極朝華旣披夕秀乃振寧敢笑前人
之未工哉余腹無書麓筆鮮花生雅不慣此廼稱謝
應酬又不能洗脫時套勉強爲之拙黃偶白比調諧
聲嘔心良苦久之稍稍盈帙因見兒輩不解音律表
箋之體概乎未聞欲使取法於近以爲入門遂付之
梓然余於此有三愧焉稱功頌德近於獻史一也案
牘忠烈公字集 卷之二十七 天
櫛句比似乎雕蟲二也學步效顰類於剽襲三也
此三愧者寧敢質之大力亦藏諸篋笥使兒輩傳之
弈世云爾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八目錄

序

賀包大瀛中丞奏績恩榮序

送王翼庭太守入覲序

送王鍾嵩太守入覲序

贈楊念庭別駕致政序

賀任學博膺臺獎序

壽韓仁居大尹七十敘

壽李竹菴封翁八十序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目錄

壽舅氏霍翁八十一敘

壽廷用齋六十序

壽李太母八十序

賀曹寶山榮膺恩封序

賀萬松上人序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八

沁水張 銓宇衡甫著

敘

賀包大瀛中丞奏績恩榮序

大中丞包公撫豫章之二年前問寺勞績三載考
司勲氏上其宸 天子下璽書褒美 榮及所生公
拜稽首對揚 王休不佞某以巡行之役竊附同舟
感公誼至篤欣逢盛美能微一言以展私慶嘗聞人
臣之事君也事英主難事中主易而余以爲事中主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似易而實難事英主似難而易何也中主明斷不足
隨臣下爲短長唯唯否否順固無違逆亦罔拂此所
以易也然憇寘之耳不釋于心使獻替無所關其忠
納牖無所施其術浸假而釜鬻煬灶之奸得利用進
退忠邪之柄則易而難矣英主太阿獨握勇自任而
喜護前片言不當則呵謫隨之此所謂難也然每行
其恩威不測之權顛頃豪傑明吐而陰茹之深含而
迅發之是以折檻批鱗之臣往往始迕而終合小絀
而大伸則難而易矣夫 主上神明天縱固不世之

英主也而公之事 主上則所謂始迄而終合小絀而大伸者也公初繇中秘給事瑣聞所條上封事皆關切天下大計會奸人以言利得幸權採四出公引義力爭致干嚴譴沉湛外服者數年及 賜環歸闕五載三遷遂秉節鉞乃知嚮 主上亦心知公言之當特不勝一時之私迄今礦罷稅減諸惡瑣毒噬海內者次第撤還寔之于法是亦陰用公言之驗也且二十年來以言獲罪無慮百餘人復聽長樂鍾聲者幾數人而以秉鉞出者公與聞撫而兩耳公於 主上可不謂奇遇哉稽古名賢若唐之昌黎宋之眉山皆曾遭遷謫而公文章勛業昭映千古然眉山旋起旋蹟得君未久昌黎迴翔陪貳亦未嘗專制一方若公今日之權任也我朝王文成公起蕭牆繇縣署京卿開府虔南其事政與公類文成平逆勦寇功在江右不朽今固非文成時狀諸宗驕蹇不奉法彰蠹稟貢之間出沒波濤者實繁有徒且自遠左兵興以來徵求竭澤小民皇皇旦夕莫必其命凡此皆亂之芽聚也而銜轡則久弛矣繭絲則日密矣干撤則不戒

矣是又大異文成時自公下車以來無日不考官方而董正之間彫瘵而輿沭之取令甲而申儆之討軍實而蒐繭之剔蠹賊而芟刈之而又淡泊以訓廉寬大以廣惠定靜以鎮器精嚴以核實是以恩浹而威馳綱張而目理宗稟于範矣循其職民安其生兵實於伍雖以災沴頻仍之後徵發驛驛之時而民不生心不逞之徒不敢窺窬而動者皆公綏靜彈壓之功也蓋文成治亂於既亂而公治亂於未亂治亂於既亂者其功顯赫於一時而治亂於未亂者其功陰受於異日公與文成易地則皆然也雖然此不足盡公之用也公光明剛介似韓疏通朗暢似蘓經緯幹局又似王鴻猷駿烈自當追跡三公昭映不朽 廷樞公司寇久 上方注嚮公旦夕且有一新命露此而秉權當軸將用公之未盡者以答 英主始終知遇之恩矢補浴之精忠紆安懷之宏略翼冀 社稷泰山而四維之不佞某非但爲江右慶且將爲天下慶矣請以今日之言爲左券

送王翼庭太守入覲序

上谷爲 朝廷版圖郡 又子所注意什伯他郡
先是除一守主爵者疏數易輒刊印弗肯予及上谷
守缺疏翼庭公請則朝上而夕感可一時都人士
天子重上谷因重守重守因重用公也公衆儒
往來期而政大濟民本和備異之頌無翼而黃
士又謂 天子能用公而公能用上谷也會 天子
開明堂觀耕后公以旬服之長率他郡國入修
車馬有行也矣其僚有二三君謀爲贈言以不
公之深也發不核以簡所陳述公德政績
不佞覽既竟而有感于古今之吏治也昔漢宣
言與我共治安百姓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每除守
令必親引見察其才否治理有有效輒以璽書勞
增秩賜金故一時良吏若潁川渤海章句百世
侶至今談者率慨慕元康神爵間蓋宣帝惟綜核名
實固得人若此之盛也我 國家澄清吏治明試
言三載黜陟之典固積慶延千名實之辨未嘗不
且嚴而人心巧偽功全漸上以實求而下以名

下以名應而上又誤以實收夫名天下所共射也
上谷懸之則下的眎之故一時浮佻虛僞之輩喜爲
名以覆實又詭爲實以市名精神不用之緩懷而用
之塗飭才力不竭于振勵而竭于周旋其譽日益起
家日益肥而民日益病且怨至民病且怨豈 人主
所與共治安百姓意哉翼庭公尚實不尚名者也其
立志貴淡泊而賤濃華其持論依切近而薄浮游其
接物先簡質而后邊幅其故治崇精敏而黜虛恢自
起家射策三仕爲令尹兩任曹郎惟一心替職下振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五
百姓之急而上敬公家之務其懿錄在人耳目者不
具論論其爲守其爲守善政亦未易殫述論其大者
公始拜命值旱魃爲虐如焚如炎襦帷及境卽齋沐
步禱歷二旬不怠竟致甘霖民以力之太守雨已飛
蝗蔽天轉歷他郡縣所至野無青草公下令瘞捕卽
群然鼓翼去萑苻之澤有美兵者若而人囉者莫敢
問公以計獲其魁餘黨悉靖每視事自朝至晏必躬
必親吏胥抱案立莫敢仰視一二作奸者望風遁徙
他若崇文學振貧困出冤抑恤郵傳却筐篚蠲逋賦

一一以實心爲質實政載而行之蓋自公抵上谷而民得父母士得師二十城之長承風濯淋而百千萬億之衆含洙而泳流卽以程之漢龔黃張趙諸君子彼猶各具一節寬嚴不相濟疎密不相通公獨無不具也無不立也是可軼而上之矣然漢循吏多爵至關內侯久遂得拜公卿今九閣嚴遂引見就闕且成淵典而况可望賜金增爵之事哉然天子聖明聖日月之光可回于頃刻昔齊威王霸主之雄耳三年不蜚鳴一旦烹阿封即墨遂表東海疆主上從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六

天官氏請申飭計典視需有加是將循名而責實舉一以勸百與天下士大夫曠焉更始行且闢延英召入覲守令問治狀必首及翼辰公異時黃金重書實相望上谷間更幾載而內召爲公卿如漢所以待賴川輩者不佞拭目俟之矣

送王鍾嵩太守人覲序

鍾嵩王公守上谷之三月滌煩去苛解網流膏放轡而政和民熙而吏飭章甫之歌播溢遠邇會國家大計群吏公且以介主人覲其僚二三君將爲祖道致詞而屬不佞以言所稱述公德政不能縷指不佞于公非有傾蓋之交也而不佞知公之素則非自今日治郡與夫二三君之稱述也往者權相柄國群小炎赴與一二正人冰炭不相能欲螫之而無其隙會妖書事起謂借此可一網盡之羅織萬端緹騎之卒日環諸正人之垣調察陰事將傳會成莫須有之獄此時諸君子危如朝露而一二宵入又以危詞恐喝治獄者司冠氏視人鼻息莫敢語時則有以曹鄴明目張膽仗大義力爭之者群小之計阻獄遂不成而諸正人姑免當門之鋤不佞聞而誼之急欲識其人久而知爲公也時公已麾守常州矣余則慨然嘆曰以若而人不令諷議朝廷之上主持公論砥柱清流乃以銅符之長行哉已聞公至常而常之大姓巨奸敏手奉約束其卑赤則吻而沫之若置諸懷及公

以饋歸而常人至令有甘棠之思越今三載而公
后補上谷余知上谷之民有嘉賴也蓋人臣之出身
事主也患富貴之心太重而利害之心太明重富貴
則必急身家明利害則必生趨避是以剛腸柔于緯
約百練化為練指百結私人之援而不一憂國之憂
百計身圖之便而不一念百姓之勞入而恭國政建
大議必不能力排盈庭中立不倚出而守一官一職
必且柔昧異儒膠百姓以生而不能以身為百姓請
命國家亦奚賴若人而若人亦何益于殷策之敷哉
當妖獄之起也詞連官府聖意且不測全軀係妻
子之臣背肺腑引避令公而稍着身家之念懷趨避
之私亦將首鼠兩端以倖容容之福公獨犯桎梏之
鋒折群小之煽力緹衆議係全正人責育之勇方之
茂矣此其胸中寧知有富貴利害者哉吾固知公之
能為郡也必鋤奸惡而護善良剖疑枉而釋冤滯且
必先百姓之急而后身圖苟有大利大害固將以去
就為民力爭之也今守上谷甫三月耳而上谷之
民業已途歌而巷謳家尸而戶祝何收效若此之捷

哉蓋太公之治齊也三月而報政尼父稱相三月即
誅少正卯墮二都定夾谷之盟異人作用固非可以
尋常測者就公定妖獄觀之其作用當不在古人下
治郡其一節耳然于終日為端正如公不使諷議廟
堂之上而乃用以治郡也昔汲長孺在漢庭所稱
不來而麾不去者方其面駁張湯與爭論無近渾邪
王事不以丞相獨史大夫少繙而以此率出守淮揚
其事數與公類然長孺臥護淮揚十年不召公今且
近天師地視則親視不為不遇矣方今公道未
張

九

哉

贈楊念庭別駕致政序

蓋今之登仕路者刻核之聲炫則廉平之理微狡飭之政行則惻憫之教左赫明之習彌則方正之途阨上操此以殿覆下乘此以升沉十不逾二三焉敝也極矣余不佞理上蒼甫越歲而念庭楊公來倅是郡念庭與余同梓里生平修潔自好且通達世務有經緯才是余所爲金蘭契之而韋絃佩之者也既受事則夙夜拮据加意窮民治身廉約如寒士惜民費如其家之郡無半年分部視廉雖窮鄉僻聚必躬詣之

張忠烈公寄陳 卷之二十八 十

且減省騶從不食民一芋一粟兩造質于前表者表辟者辟不移晷而立決他如給軍餉而禁侵漁者塞屯編而蘇湖療飭依解而清馬政其釐舉嘉績隸首准數至茹葉之操懸魚之介尤表表在人耳目者大都外不靳赫赫而務周惠於下內不靳皎皎而務執正于身不纖超以市媚不詭遇以干時不周容以徇俗視寵利名爵超若萍寄澹如也所稱廉平惻憫方正不阿非公其入耶方盱衡公入晉郎署出副省臬庶足酬公盛抱而公一旦尊鱗思動欲拂衣歸余與

守王公丞高公相與慰藉挽留公適然曰仕途如海何時是岸猶龍氏不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乎吾以爲不足則三公五侯尚不可止吾以爲足則尺組通便可以止況今日之仕宦者假巧日甚蹊徑日多譬彼逐鹿高才捷足乃先得之若內無余張之援外無王貢之交即行知曾史廉如夷縣政事如嬰黃泉魯終不能超乘而登不免沉淪懼寒以沒世耳以吾朴衷直暢自度不能爲世人之爲審矣乃馳驅逐逐顛倒戲場真同嚼蠟有何意味况頭顱種種日異之

張忠烈公寄陳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光爲時幾何人生適志耳吾鄉固饒佳山水龍門王屋翠微石樓鴻溝諸名勝在焉縣思懸車里舍鳴榔逍遙挹薰風之餘韻訪林樾之故墟追綠野之勝遊尋介山之高隱何處不可自得奚必戀戀此屢下粗若雉之居樊以身爲桎梏哉余聞公言與兩公相顧爽然自失乃知公視一官不啻鷁鷁之於腐鼠余之所爲慰藉挽留者見地固不超也昔人云相逢盡是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乃今於念庭公見之斯不與世情相萬哉公行矣余銓次公之行與公之言

見公之遇于世及公之所以處遇者而始終不嘆予
今之世也若值公道大明之日公以其廉平惻愍方
正者行之何遠不爲夔龍而爲巢許哉噫公而巢許
也是亦可愧夫嬖阿役飭以取高位者云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七



賀任學博膺臺獎序

任先生訓余邑近六載前後膺勞書無慮數四而余
以宦邸未聞今歲以津門之役過里適制府獎先生
之檄至邑諸士徵賀言於予且致先生意若將要余
言爲重者余言何能重先生先生固自有重者矣夫
天下莫重於學校弘道德之路倍禮法之源以善俗
而成材所關至閎鉅也 國初文明宜蔚廣勵學官
司庠者必重其選諸博士亦能自重砥行以樹範彰
軌以維風故於時俗恭隆材恭茂而諸博士往往以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七

異等峻崇峻嗣后文教雖漸翔洽而學官之任則漸
輕士起家明經者率授博士然一遷再遷則亦博士
已耳下因上之輕而遂失其重上因下之不自重而
益輕之上下交輕而博士至有不可爲者除書一下
則曰此以鳴助老我餽升斗糊我口爾虞不得於長
吏而陰螫之也則屈體下之甚睨意旨而奔走焉其
高者不過以佔傳技誨弟子員至砥行彰範善倍成
材之道幾弁髦之矣果爾則博士安得不輕博士而
上之人又安能以博士爲重當世而有自重以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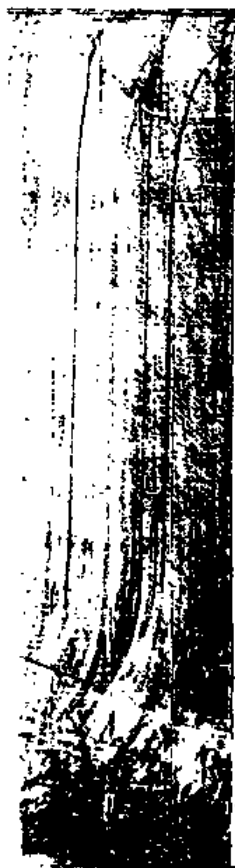
人者余蓋盱衡望焉乃近得之先生先生貌若不勝衣言呐呐不出口而矩步旋介不可易是謂穩重他博士歲時東修稍不當意難難呵之甚則夏楚加焉先生載邑載笑無憂容無疾言是謂禮重諸生中有匱者走先生貸俸錢無少吝也負亦無所問是謂義重然先生非空挾此三重也能令人重而且能重人往邑長吏戾於情司教者野于體相與爭得失至以話許相加遺而先生中立其衡南而無所罣礙爭時士氣不無少激矣夫士氣激則氣盛而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之數奇仰亦世變使然也雖然太原河汾所爲當世重爲後世重者政不必有殊庸峻秩也先生蓋茂嚴修踵有道之芳踪繼龍門之緒業將後世之重先生者不在兩公下而先生之所挾爲重者且不以臺使

者之獎擢爲有無又安所藉余言爲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圭



壽韓仁居大尹七十序

夫古今所重無如壽矣書稱考終詩咏難老孔言仁壽孟昭達尊廣成著長生之訣莊生托大年之喻皆以明保合天合願養性命善養生之計而完不壞之真故足嘉也况隱德與齒隆命縣道立飲祉福於箕疇膺祝頌於周雅者耶公少負瑰材長騰鴻譽洞該墳典漁獵百家摭思則雲爛霞蒸揆藻則錦橫珠散然而道與時違才爲命絀荆璞有屢刖之悲鹽車無一顧之遇乃舉明經載膺色宰牛刀暫試迎刃有餘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七

曰嵩高之栢華嶽之松飽以雨露經以霜風傲睨日月凌鏤芳穠象公之壽綿綿靡窮公曰唯唯客復曰岱宗嶽嶽渤溟泱泱爲萬山祖爲百谷王不增而厚引之愈長象公之壽萬億無疆公又曰唯唯于是小子進言曰客之所以象壽者備矣其祝公者亦至矣然松栢壽也時而摧折山海壽也亦可崩竭用以祝公意者其未當乎吾聞履道永居仁者祥萬形有盡此獨不亡公其絕智去故闕陰葆陽陶情天地之表抗志寥廓之鄉等造化于一瞬齊彭喬於天殤任推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七

移于世變獨守吾之太常公乃展然色喜怡然意會客咸作而賀曰是真可爲公壽矣是真可爲公壽矣就舉觴而祝以斯言

壽韓仁居大尹七十序

蓋吾鄉碩德則稱韓太公云公起家明經爲關西令永壽比人尸而祝之繼令環環故相敵復大稜公家响人沐起溝中而衽席者以萬計會不得于上官遂解組歸迨伯于武選君成達士主水部政封公如其爵今公壽七袞矣邑士夫函采以賀而屬言不佞某曰予于韓公而見天道也天之福善非遽以全福福之有相而後益或塞而始通其機應于可知不可知之間而卒歸于一定而不易詩云視天夢夢既克壽

張忠烈公集

卷之二十八

大

定靡人不勝方公爲諸生時騰茂蜚英咸謂扶搖赤霄一息千里而竟偃蹇一第及策名登仕頤然有霖雨望矣乃未報政而即歸老負雕龍倚馬之才而器不賈于世布烹鮮解網之惠而澤弗遍于時抱乘鈞持軸之歎而官不酬其略世以爲公奇併以爲天賦詎知天之福公固有待耶公今沐恩寵享修齡子若孫翩翩振振爲鳳之毛爲麟之趾而武選君望望清朝名滿海宇異日存登樞要旌擢政權撫經緯之才豎巍鴻之績大業炳于旂常芳聲垂于青簡追貽穀

者謂公于不衰則公之福寧有窮也至今日而公之天始定矣蓋公之得天者濶則天之福公不得不厚故公雖壽躋七旬而強飯嬰繅不異壯年時傾一斗酒長嘯高吟對客手談終日不倦大老至期願不著蔡而必已然公雖已壽貴尤有貴于壽者語曰天全者上人全者下夫麗眉皓首往往而是歟聞汶弗耀與草木同腐厥美亦噫蛄蟬耳此全以人不全以天也公含淳葆和履道裕德所謂天全者非耶天全則神全測世數不能域修短不能移亘天地貫古今而不朽者將在此矣即七十猶小年哉

張忠烈公集

卷之二十八

九

壽李竹菴封翁八十序

自昔善祝壽者莫備於詩詩之善祝壽者又莫備于雅之天保之祝其君也象日月象松柏象南山而繼其意曰萬壽無疆而已人固無百年不盡之身而詩至以萬壽祝者非侔于不可知之事而侈爲不必然之說也則至情所激歡呼頌禱而自不能已也然于之愛親與臣之忠君也其情同則于之欲萬壽其親與臣之欲萬壽其君也其情亦同人之懷無已之情而思以自致亦必托之祝而與其私祝之不若合親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三

族以共祝之與其合親族以意祝之又不若借手能言者以詞祝之要以致其無已之情而止今有吾君子太翁可謂善致其情矣蓋育吾君成進士而公以眉壽在堂也春秋七十餘矣嬰錄善飯耳聰目明大耋期頤不蔡可必有吾君方恆舞斑之類忽繁揀檄之思計且就選銓曹祿養宦邸比翁八耋不得與親族共奉膝下之觴卽其子姓姻婭亦以不得率親公前爲皇皇者也適以懸張之辰預爲公壽而借言于于于非能言者也于不能爲吹噓吐納鵬鵬熊經

之誕以爲公亦不能爲蓬島瑤池鸞鶴聚之怪以爲公願余亦惟原本理數揆驗天人而始終以天保祝君之意爲公必壽考而已夫壽者理與數合而天與人參焉者也理以數爲符數以理爲宰人非天不成天非人不因故數有所定于天而人能移之理有所主于人而天不違焉是司令者于天而立命者于人則修短亦夫人之自取而造物者聽之爾天保之祝君以萬壽也先願之以戢殺後繼之以受天庥祿蓋惟人不怠于作善斯天不吝于錫祿先可爲愛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三

之地乃其迎與之機斷不爽也余竊以習所聞公之善而知天之與公公之受于天者矣公以計然居室者也賈人惟利是視凡損人厚己者無不可爲而公獨慕義好施賑窮周急匍匐以之其里之內待公以舉火者若而人挾公貲以糊口于四方者若而人而公之善及一鄉邑之四境多稱貸于公者值歲歉不能償德公之義願以田質公憫其無以生也悉償赤謝之而公之善及一邑澤郡之民嘗以鐵冶易粟河內丁亥戊子夾歲太饑懷人過糧居民嗷嗷公不

忍以同舟坐視托有力者爲之請而民賴以甦則公之善及一郡夫善及鄉以鄉之人祝善及邑以邑之人祝善及郡以郡之人祝合鄉與邑與郡之人而同爲公祝則人人之壽公卽天之壽公自是造物厚奉公而公多取之公多取之而造物益厚奉之作善者食報而人定者勝天所謂以戩戩受祿非耶而不寧惟是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又曰有穀貽于孫以余觀育吾君溫其如玉吶吶不出口也蓋振振麟之趾焉異日以漸于世德者舒爲鴻勛固難述指猷猷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三

象公之善而致之民必能爲郭平州之問疾苦韓公撫之竭逋負乘輅謁者之發粟救荒公之善行且及天下矣至于善及天下則將合天下以祝天方願借公之善以壽國壽民又何不永錫難老哉余非臆言也更三年而公履太孫和以彌厥性矣則請以今日之言爲左券倘育吾君情猶無已必欲如天保之祝君者以祝其親也必且徵萬壽無疆之詞時則人列清華交游盡名彥矣不患無能言者

壽舅氏霍翁八十一序

世之言壽者愚者聽于天賢者必于人聽于天者以爲人盡造物所禱耳修短有一定數彭殤不相借顏跖不同途烏能以人必之歟而賢者弗是也謂造物能禱人而不能域人修短之數引之則有餘促之則不足是定而不定者也與其聽天不若盡人蓋盡人而後可聽天不盡人而聽天其得全于天者寡矣嘗聞太古之世人多上壽其後乃多中壽最末則天札而不終其天年躋下壽者亦鮮豈天之數于古人獨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三

修今人獨短耶母亦古人有以引之今人有以促之耶蓋人非生而壽生而不壽者也各有所致之也且物之生而壽者莫若金石松柏然余之堅也鏐之則流石之固也鑿之則裂松柏之貞且勁也匠石斧斤之則爲棟樑榱桷夫物之生而壽者且以人傷之而不保其壽矣況生而未必壽者乎又况以人自傷而能其壽乎有人于此精力非不堅強智慮非不聰慧也乃日逐逐而于聲色嗜慾之中鏐之鑿之斧斤之不少休息乃曰我生有命在天斯大傷矣此不知性

命之情并不知天人之道者也惟不以人自傷者而後能以天自完若余舅霍公近之公生于嘉靖初季于時風氣淳龐俗尚簡朴而公又賦性冲素于世淡如于表坦如目不知有玩好口不知有濃甘身不知有奇麗之服耳不知有靡艷之聲心不知有便捷機巧之智淳淳悶悶真有無懷葛天之遺焉濫觴而後容變而華聲變而淫矣而公若不見不聞矣服而不朴麗味淡而濃心恬而兢矣而公無營無嗜與人無事也內不滑以七情外不撓以百物故能無陰陽之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五

患亦無人道之患其與公並公于世自少而壯者已百不見一自壯而老者已十不見一而公獨如金石之長堅松栢之長茂豈天于公有所私耶惟其無以鏖之鑿之斧斤之也故曰得全于天不若得全于人盡人而後可聽天也傳曰八十而髦以其精力衰而聰明強健不少衰委景福之來曷維其已即同太古而躋上壽何難哉抑余猶有願也古者八十而杖于朝令 天子以孝治天下邇因慈官覃慶既集公

以冠服矣安知不一修舉曠典議執轡執爵之事哉余爲舅氏望之則又取券于大德得天之說也屬公初度其姻婭子姓爲公獻百歲之觴而余侑之以言若此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五

壽延用齋六十序

昔歲成子論長生之道曰無搖兩精無蕩爾神猶龍氏亦曰外其身而身全後其生而生存然要歸吾師說仁者靜靜能壽而已夫千尋之松植于華岩風不能敗其柯霜不能脫其葉歷百紀而膏存者其托根靜也龍門之石大可蓋臥聳可干雲洪濤巨浪奔騰相觸而屹立無損其風質靜也顧物之靜以無知而人之不能靜以有知有知則有生之累也生之累其端獨名利爲甚遂名者以名隕沒利者以利謝舉世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三

讓讓甘以身爲柱石爲蟬蛸亦大惑矣余性好靜每思知靜者與靜生而言者不必知卽知者从不能行夫不能行與不知何異惟能行而不言者其知乃真若用齋君近之君表朴而衷愿一權魯人耳然嘗耳聆其行實目揖其舉止心儀其品格乃知藏用晦而托意溪壑跡平而遊情澹淵然穆然世情不涉固未可以皮相也君家世富饒貴甲閭里素其貲以買四方規義而取不乘人閑提而著顧日殷殷起然不親以舉聞置膏腴數頃歲之所入什三在內什七在

外茲賓客嘗盈座而呼賑者趾相錯也然不覲以事聞往來長安市鄉縉紳高其諒嘗與過從山中野服而處青紫間于千如也似不知貴人上者然不覲以達聞當事者欲以爵榮君授之散秩束帶冠僮父乍得此車上舞矣乃循墻而走退若不勝然不覲以慎聞邑長吏下車必先詢之而足跡絕不及公室余兩過其里避勿見寢后馳騎邀之乃至至則從容寒溫而已無一語爲其身家者然不覲以重聞夫其善治生也故無以利爲也善修身也故無以名爲也不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三

爲名利者有生之樂而無生之累其心清其神全心清則嗜慾滅神全則精氣固嗜慾滅而外物不滑天和精氣固而真元不受剽削綿綿若存久視長生從此得君其竊守靜之遺而善用之者乎昔陶朱公避跡海濱千金三散逃名而名隨去利而利集亦以其不爲名利也故善學老氏者莫如陶朱而善學陶朱者莫如君傳稱陶朱百歲餘而仙化君今方一甲子耳越此而耄而耄而期熙寧有窮哉卽與長松同植高山并永可也詩曰如山如阜如崗如陵又曰如

松栢之茂請以此傳者爲之歸

張忠烈公存

者古

卷之二十八

天

壽李太母八十序

余嘗讀易反覆六十四卦變化不窮而始終惟貞爲
吉蓋貞者于天爲不已之命于世爲不朽之精而于
人爲壽命之原持之則有永離之則速散者也不觀
之物乎朝華夕秀者榮落有時而喬松老檜凌霜雪
歷歲月而柯葉不改其植幹貞也原隰之壤或以爲
瓦礫或爲泥沙而南金荆璧俗之愈猜鑒之益粹
其抱質貞也夫物之貞者且不與凡物同成毀而况
于人乎人生之初厥有恒性而入世以後誘化日遷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无

榮華落莫之異其感悲愉傷樂之異其情少壯衰老
之異其候於是乎五色入而互變百鍊化爲繞指卽
號爲士大夫亦多二三其德有初鮮終而可以貞一
操多望之筭黛之流哉若余太母者真其人矣太
母如蘭賦質匪石秉心少嫻婉婉之姿長著蕭雍之
範佩環有度縞綦自甘聲不出于閭闔容不近于
冶是貞於德也自于飛中斷偕老願違崩城雪涕
茶若薺矢兩髦之維持撫三尺而靡悔先君之思願
言勿替是貞于守也持家勤弄早作夜思

殘廢畫荻而誨子姓卽垂白之年尚不肯告勞休其
蠶織有公伯文母之風焉是貞于行也夫德修則無
佚情無佚情而其神完守一則無越思無越思而其
精固行動則無惰志無惰志而其氣充神完精固氣
充而壽命之原以培故今太母春秋八十矣而視聽
飲食不減壯年齒不敵而堅髮不素而髮挺然與松
栢比堅而髮然與金石同固繇此而往卽百歲可必
也豈太母之得于天者與人異哉則太母之貞心獨
完爾余旣以德與名爲太母頌而貞者又積德得
報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早

之本也故因諸父老之請而推原之若夫誕詞誇說
如斯稱誦池蓬島之類非余所以頌太母亦非太母
所自爲壽者矣

壽李太母八十序

李太母以八十壽也家大人旣率予子姓輩稱百歲
之觴致詞爲祝矣凡在葭葦者將共賦南山而徵言
於余余自襁抱失恃余祖母與太母分鞠之恩斯動
斯若離于衷蓋余非太母無以有今日余無能報太
母于萬一卽今初度之筵又無能致水陸之珍羅綺
純之好爲太母壽而余幸能搢管爲文諸長者又不
以其俚薄之則庶幾借手一言以報太母然余之頌
太母者與他人異他人爲太母願者不過長生久視

報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早

自今而太耄而期願無有後艱爾余們謂壽太母所
自有而非所貴也凡德壽爲上名壽次之形壽爲下
如以形壽爾閭閻之間皤皤黃髮覲齒齡背知太母
者自不乏人然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如太母者寧
復有幾徒以經然視息多聞春秋卽曰壽也彼汶汶
沁沁與草木同腐朽亦何取罔生者而稱之且余嘗
上下古今之際矣淑媛閨秀何代無之而史傳所述
獨共姜孟母曹昭之流以爲稱首之數人者不知其
年壽幾何然至今于有餘穠聞名者起敬景德者興

思猶然耳目之近且暮之間也眎彼汶汶沁沁者何
啻其靈之于朝南黃鶴之于聽姑蔑則德以徵名名
以永德兩者共爲不朽耳太母少嫻內則長持壺範
事舅姑以孝相夫子以敬擅家中業手提三尺之風
茹荼和膽稱未亡人者四十餘年秉心如一是其至
死匪忒卽相舟之操也式穀爾子卽斷續之教也
慎其身卽大家之風也婦則稱賢妻則稱貞妻
則稱慈母德旣備矣名旣彰矣曩日者彤管之史
而傳之將與共善諸人並書不朽此之爲善與日
並行天壤俱敝矣又其在年歲間論仁短哉余故曰
太母有貴于壽者以德以名不以形也然德與名亦
太母所自有余不過因而述之而別無能致一詞則
余又何以報太母矣

賀曹寶山榮膺 恩封序

獻陵衛經歷仁宇曹君滿三載考主爵者課其績以
最上 天子嘉予 詔封君父寶山公如其官玉軸
金泥綸音赫奕一時閭里間喧詫盛事余叔氏與公
爲姻姪迺微余言爲賀余于是見 國家禮臣子之
優而并嘆待京朝官之獨異也夫人臣起家事主以
衡茅之賤得近交戟之光旣以寵之章賜錫之榮饒
逸之以車騎矣乃三載考績又推恩所生 天語褒
嘉不遺寒陋斯不亦隆恩異數哉殊在外諸臣其自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蓋
藩臬二千石而下執掌於簿書筐篋之務輪蹄鹿豕
之交涉歷風濤經營宵旦王事埤益至于心力交殫
寢食不遑猶必待荐牘屢上始得微一命之榮非是
者莫敢覲焉而京朝官翩翩裘馬鳴珂委迤積日程
勞 恩封若操券而取若是乎待之獨優也而公父
子之所以彼此優寵者蓋有以致之矣寶山公樸衷
而質行多積而善施于同氣恂恂比閭雖習計然
之術而雅有士君子之風式穀爾子仁宇君世濟其
德自筮仕以迄考成夙夜在公飲水茹藥廉能之譽

累見剗草天以是父是子砥修其身而宜勸于國徵
之天道福善之膏 朝廷酬勞之典則康服輝煌龍
章光賁豈無因而致者哉語云非勸而榮惟德是宏
使德不稱服而冒竊名器則濡鵠與刺繡羊遺羞即
五侯七貴瑀駟橫王亦與草木同腐朽耳若公父子
懋爵莖榮又何愧焉然程功而錫爵者君之恩也履
寵而圖報者臣之誼也仁字君既已沐榮寵之寵當
益矢報主之忠卽今清核尺籍撫衛 陵寢已有成
勞匪久出佐州郡事仕彌繁尚遵義方之訓以靖共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誥

爾位而無忝官嘗不負 聖天子褒予之恩是在仁
字勉之哉是在仁字勉之哉

賀萬松上人序

國家初制至詳且密矣然不過法治之體維之兩設
而互用以宣助教化陶冶風俗爾故官司於齊民則
法載禮以行者也師儒於膠序則禮寓法而彰者也
至於禮所不盡維而法所不必治繩以三尺或跳而
軼秩以五品或駁而畔彼業自外于聖人之化而聖
人終不忍化外棄之于是就其黨以立之宗緣其教
以啓之覺使潛入于禮法中而不知其化之自則因
之爲道妙矣釋氏之教流傳久遠壞法蔑禮司世者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八 序

病之 明興恢章道統嚴照其教而釋氏猶甚載
在會典大誥律例諸書可覆鏡也約束之不異齊氏
範圍之納于名教法與禮既燦如矣猶恐習其軼與
畔之害而不諳所以維與治之意則選擇德行修潔
者以爲教主都會郡縣各置一人所謂立之以宗啓
之以覺而使之自就于禮法也迺初制非不善而後
稍凌夷至今日而濫觴矣其黨盛其勢益橫而其教
乃甚衰夫黨盛則禁而難齊勢橫則熾而難戢教衰
則頽而難振值此三難之會自非德行修潔者爲之

主不能統一縑流闡宏法旨而德行修潔者竟寥寥
也以無法無禮之身而任引繩操墨之責夫是以約
之而不遵倡之而不知勞變而爲橫極而亂而衰者
修不可起矣萬松上人素所稱德行修潔者也其宅
心以湛寂爲宗其酬應以靜治爲本其兢兢持戒如
守法律其抑抑處後似棄禮之士也侯何公選擇之
令掌僧會司事夫以寂鎮烹則焚可齊也以治整亂
則積可平也約之而遵倡之而和則其教之衰可振
也不必于官司之糾禁而應無不自束于法不必士
君子操名教以繩之而應無不竊附于禮守法遵禮
必不敢邪辨以鼓俗說行以惑衆使奔之如狂溺之
如醒以爲我風俗教化之靈其于國家初制章教之
意庶幾其無負哉若乃高謝四流俯弘六度揭慧日
于重昏挽逝川之不返則在萬松勉之矣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九目錄

傳

常明卿傳

李節婦傳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九目錄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九

傳

沁水張 銓字衡父著

常明卿傳

公名倫字明卿其先曲沃人後徙沁水曾祖瑜以子軌貴贈大理評事祖雲贈監察御史父賜繇省解舉進士歷陝西按察司副使公生有異徵風神穎秀警敏絕人五六歲時能誦書賦詩爲奇語咄咄驚人見者莫不歎賞性好弄從父宦邸遇卷軸觸手揮灑已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九 一

則擲筆嬉戲去父輒寬之曰此吾子呈駒也踉蹌何妨時出所爲詩文質之當代文人李崧峒何仲默輩故一時聲噪士大夫間正德庚午年十九舉鄉試第二宴鹿鳴日歷階而升請與第一人覆試藩臬諸大夫慰解之曰子固應元爲主司經細耳始唯唯而還明年辛未成進士授大理評事公性本拓落豪放耻爲拘簡又負才凌駕僚輩一日譙集於所親酒酣議論風起屈其坐人忌者假封事中之遂用考功例請外補壽州判官時山東盜起流劫江淮公募壯士設

方略禦之寇不敢犯直使使者行部公故人也以郡
倅遇公公弗堪語稍不遜大被折辱遂棄官歸亡何
轉寧羌知州不赴居家放情山水流連聲伎常以安
石太白自比性善飲飲輒數斗或累日夕不醉醉則
索筆疾書頃刻滿壁常曰豈有旋釀故紙而後爲文
者乎有貴人求贊其像公大書惡語軸端左右錯愕
已而徐取續成之其曠達善戲謔多類此以故人皆
目公爲狂而公益勝自負所交游必海內知名士不
卽勢位傾一時視之藐如也文學司馬子長詩宗李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九

二

杜上窺魏晉多自得語書法遒勁似顏魯公而瀟灑
有晉人意畫不學而精妙尤工樂府小詞盛傳澤沁
間伎兒優童咸彈絃出口歌之至今不廢日常評事
詞也里巷旣久忽欲入京補官道經潞安晨起衣緋
跨馬出郊舞劍疾馳馬渴赴飲墮水夾間且見者無
不悼異之年僅三十有四所著有較正字法一篇詩
文若干首行于世

贊曰子嘗聞長老言先生好談神仙曰仙人好樓居
因自號樓居子以今考其生平蓋有玩弄宇宙飄飄

出世之意焉備亦東方木白之流耶世每管文士無
行先生事親孝交友信居官廉所與游放蕩體法者
矣豪氣未除散誕以成人至以僕名之嗚呼是未可
與耳食者道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九

三

李節婦傳

節婦先恭人母也先恭人見棄于方在襁抱余祖母與節婦分鞠之以有今日節婦嘗爲子言先恭人生前事未嘗不歎歔泣也及予點賢書節婦復泣謂予曰孺子爾母不忘矣狀孺子不可忘爾母余不敢忘母而敢忘母之母且節婦能不忘余母余不可不圖所以不忘節婦者作節婦傳

節婦寶氏女父玳娶子張余高祖教諭公女也生節婦節婦生而能慧甫能言伯父珩口授以詩經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九

四

珩奇之訓以內則無不通曉尤嫺女一既笄歸李李廉于庠士新香執婦道甚謹舅若姑亦奇之聞以適聽節婦爲政而節婦善於其家自諸叔姻族下追減獲奴婢無不人人中其意父玳嘗以事繫于汴其上官有與李廉善者乃走書求救于李廉李廉難之節婦從階下跪請曰翁救兒父非翁無救兒父者時李廉且上公車乃迂道抵汴至之次日暴卒于邸舍上官聞之乃釋玳時李廉父壽官公大用尚在堂及諸叔輩咸尤節婦且將甘心于玳節婦泣曰天乎爲

而亡翁誠罪萬狀生必命也翁命果通即不適任寧保無他乎且翁有德于父父當有以報翁者乃李庠士謀以計令玳輸數百金爲壽官公壽事適寢庠士素羸善病病輒困爲節婦顧天求代而庠士竟不起疾且革自節婦自無少而年無進而日無難養有賴狀孤在節婦泣對曰卽無狀狀孤將安之勿言以地下相待庠士既卒節婦撫養絕者數既而曰吾不難一以成志顧慮者言猶在耳置此貌狀何地乃經紀家事稱未亡人携二女一男守一室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九

五

女卽先恭人也將及笄問字者履相詰節婦曰非長兄子卽金如斗粟如山終勿字蓋指家大人而歸家大人卽令孤從家大人學射綉縷以供體弱則操佗夜則督掖舉卽盛寒骨勿易也先是李氏居巨室里中豪素心觀之李廉卒室中十之五庠士室中而觀者不少息兼以保入不利孺子至而有分肉之心時相煽爲虐誹百端甚至挺石交戶節婦避之雖謹孤漸長情不能平曰夫孰我易與耳故悔我無厭試出而角角不勝爾家之惡

徙奈何毋子駢首牖下坐爲所魚肉乎節婦卽掩其口曰豎子勿妄言爾以寸絲繫李氏脈乃欲與此輩爭一旦之命卽有失悔無及已且聞能下人者能上人區區不足較也孤學日益聲籍籍起而試輒不利值歲大稔節婦盡脫其簪珥以佐孤學不足稱貸乎不足幾於不能舉火乃持孤泣曰天其靳李氏儒業乎而不成豎子之名遂今棄學服賈貸子錢兩走義宋間孤故儒家子且少年豪邁耻鬪智爭時管營刃錐之未踰年歸省則囊中裝如故節婦督讓曰我不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二十九 六

死爲若也若學書不成學賈又不成卽不成吾何以報地下孤自是遂成良賈入而家道亦稍不乏矣然節婦以恤緯起勤儉不異食貧時聞執掃除親杼軸孤以春秋高諫止則曰猶記以十指養若否豈一旦足糊口而頓忘昔日之勞向所虐已者故德報之宗隣有急不以有無爲辭輒求輒與無所問初年廉帝獨孤在堂與節婦相與爲命者垂三十載無鬪言年廉有遺妾二事之一如姑禮父玳買於梁盛嬖妾而

不返節婦養其母終身其篤于德誠類如此今

聞張子曰子嘗讀劉向烈女傳而歎女德之難上下
 數千年可指而數也若孔子以諒同匹夫匹婦而不
 可奪志獨稱匹夫豈非諒易而志難哉磴磴之節抱
 小諒而無大志引義自裁計畫無復之耳節婦挺立
 尺孤出百歎一生之計畫寥寥茹荼卒成完節庶幾
 丈夫志哉卽古傳記所稱度以加矣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二十九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三十目錄

雜著

札記

立志說

張忠烈公存集 卷三十目錄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三十

雜著

沁水張銓字衡父著

札記 余齋居靜坐研究性理善量世務間或有

得助朕心開朕性善忘時過遂惘然失矣因

做薛文清公讀書錄隨時札記以防不虞之

失云

爲學之法更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使昏昧放佚一善

念起便要克開一惡念起便要止住久之工夫純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

自有進益非可欲速

余最好動以靜矯之愈不得靜因思動之根全從欲

起非可制伏把持只有寡欲清心自朕靜矣朕而尚

未能也

人只有毋自欺一念可爲下手工夫昔人以不遠復

爲三字符余亦願以毋自欺爲三字符也

時時取古人嘉言善行觀之自有省悟是收放心一

法

悟道必繇明理明理必繇讀書

堯舜之道希弟而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學問之道求放心而已玩三而已字至簡至易只是人不肯爲

反求之高遠真事在易而求諸難也

人若存一聖賢不可爲心便是自棄
余每與人講論或獨居深念於道理亦有分曉處至

行時却不能然豈不可恥之甚

人若眼前物物皆是道心地便如太虛

人見天地清明便快慘黯便不快花木開茂便喜彫

落便不喜卽此便是一體意思便可知位育道理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 二

聲色之爲害大矣古人云克己先從偏難處克要先

從此斬斷

胡文定安國少善奕登第後卽懲改每奕卽使人戒

之曰爾一第止以奕爲業耶遂不復爲予亦嗜奕被

此物費二十餘年精神矣今當以文定爲法

儉德之共也儉最有益不惟省妄貲可以清心可以

養福

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名言名言

醉酒之人叫號顛倒醜態百出自醒服觀之不勝其

耻而後以爲樂不知所樂何在

劉伶阮籍輩千古罪人而世以竹林七賢稱之往往

形之圖畫真可笑也李崧峒有詩云昔人曾頌酒吾

意不如醒余甚愛之

凡人有病痛自家知得酒是自家醫治人有箴規我

者是生我之藥石也若反惡之是彼不醫又忌人之

醫矣

世人往往好談人過失特未之思爾若將自己身上

細細尋思千瘡百疾醫治不暇何暇論人短長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 三

君子好道人之善小人好道人之惡聖明道見學者

有論人不是者則曰賢且說他好處足見君子用心

凡事有不如意只當自反若與衆人小人較量長短

我亦衆人小人矣

寧我容人毋人容我寧人負我毋我負人當常常念

之

人有德於我不可忘者也我有德于人不可不忘者

也此亦名言

詩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又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舌時人情已薄惡若此何況叔季

世之機智忌刻者既欲謀人又恐人謀已不知我有我之造物非人之所能謀也人亦有人之造物非我之所能謀也且如此存心便爲造物之所惡矣自作孽不可活尚能謀人哉

君子常見不是在己小人常見不是在人

六月之望炎熱逼人余未明便起移榻軒下忽寐夢人語余曰見理要真不可以意氣加人無益有損直道而行不可後止未晚已而余又自語曰多讀書則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

四

義理明寡嗜慾則天機見覺而爽狀曰思此數語者處世學道之要訣也乃于夢中片刻得之豈神有以啓之耶抑清明之氣自發見也敢不存存勿忘

古人云勿以小善爲無益勿以小不善爲無傷此語最有味蓋常人之失莫不起於微而成于鉅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終將并大善亦不爲矣以小不善爲無傷而爲之終將并大不善亦爲之矣況善不善原不分大小一念一事之善卽爲聖爲賢一念一事之不善卽爲禽爲獸舜跖分于善利之間人物爭於幾

希之微可不慎哉

張曲江詩云宿風青雲志蹉跎白髮年杜少陵詩去勲業頻看鏡有志之士類若此余年未四十而鬚髮漸白每數日必鐸去一二十莖日月逝矣而德業未成臨鏡自照爲之撫朕

凡事到面前須要熟思審處古人云天下甚事不因忙處錯了最宜玩味

陳希夷云優好處勿常戀得意處勿再往此可爲貪味者戒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

五

凡處事當裁之以義理甚不可拘泥陳套曲從人情人當于進步時思退步不當于退處求進步

嘗謂遭一跌多一智不知多一智遭一跌

人不患有過能改過便成好人人不患無才若恃才反有奇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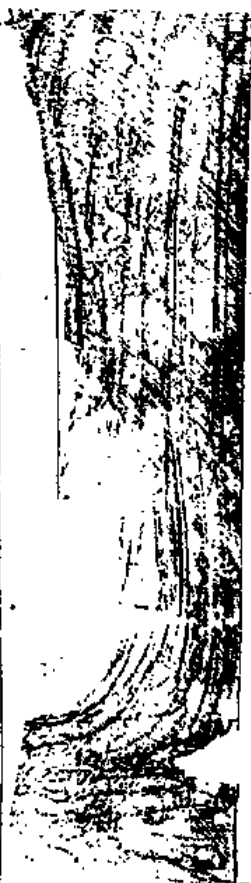
省一分事養許多精神省一分費留許多物力

用貴有節施勿厭頻
人忌我我勿忌人人求我我勿求人欺我我勿欺人
人負我我勿負人一恕真可終身

舌爲是非之門省是非莫如省言德爲子孫之蔭樹
子孫先須樹德
多言者多愆寡愆者寡病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

六



立志說

士人終身德業必有根基根基者志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志于道志于仁群居講習則又與二三子言志而晝寢之子自晝之求斥之不少恕以其無志也蓋聖賢亦人爾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何莫非繇斯志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其心胸何等闊大意氣何等剛毅然而非有其智不能也後世有志伊尹之志者有志不在溫飽者有做秀才便以天下爲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

七

已往者提著藥然之士此志一立終身成就畢竟不同今人辨論義理語以顏孟有數曰爲之者乎毋論顏孟卽語以程朱諸賢有不謙讓未遑者乎此皆自賊自棄之甚者也夫人負陰抱陽而生性情原自中和自可以位育參贊力量原自弘毅自可以任重道遠何聖賢之不可爲哉然而不能立志爲聖賢者蓋有所奪之也聲色名利之場是非毀譽之說固厄弗逆之遭皆足以累人健骨挫人銳氣此處把握不定將如飄飄然隨風之絮粘泥貼壁沉沉然無舵之舟

滾波逐浪終歸于墮落沉淪而已故學者須要堅定
此志勇往直前以聖賢爲必可爲以爲聖賢爲必可
至毋奪於外誘毋墮于半途若崑崙之水百折必東
抵于海而後已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詩云我心匪
石不可轉也又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志之謂也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三十終

八

昭公

夏秦伯之弟鍼出晉元年

書弟者罪秦伯也罪其以一國之主不能容一弟也
然則鍼無譏乎曰鍼以龍弟而二子君車至千乘取
禍之道也烏得無譏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夷狄犯順禦而敗之功足紀也胡氏反以爲譏曰譏
其毀車崇卒詐敗狄人非王者之師且謂後世車戰
法片自此廢也嗟夫是何言歟師遇于阨以車當徒
張忠烈公存樸 卷之三十二 三

代公終事耳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

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四年

楚虔以弑君之賊欲行桓文之事其求諸侯于晉尚
未敢必也使晉不許楚必不能強合諸侯晉平既溺
于宴安而諸大夫復不競是以楚虔遂得合十二國
之衆爲申之會以蠻夷篡弑之人儼然壇坫之上而
三恪之後諸姬之胤首而聽之中國之辱甚矣原
其始趙武構國而曰于倫軍實墮廢自宋之會而

楚之故而遂隱其詞沒其實使亂臣賊子既得志于

生前且逃誅于後世此爲存天理乎爲遏人欲乎縱

人欲乎善權輕重者斷不若此奈何以之誣聖人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後季孫宿如晉二年

昭公輕千乘之重越國而吊入寵妾非禮之甚也晉

人止之尚合于禮公之過也不猶愈于往乎胡氏責

其不當往是矣而謂其不當復則非也中道而止雖

取辱焉若入晉成禮辱更甚矣又有謂距公而納季

氏爲外君重臣亦因後事而逆前也宿之如晉不進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

吳五年

徐越稱人蘇頌濱之說是也胡氏謂楚執慶封爲義

討而吳不顧義報朱方之役楚帥諸侯以伐之師出

有名故從之者逆而稱人此說果有當耶楚虔之惡

甚于慶封當爲人討安能討人吳不過容弑逆之

人耳視身爲弑逆者其罪孰重孰輕于楚則善之于

吳則譏之于從弑逆以伐人者則進之顛倒乖謬甚

矣

遜楚人遂使夷氛大熾憑陵華夏而莫取與爭信乎
爲國者不可不自強也

執齊慶封殺之

慶封之罪雖當討而楚度非討之之人也彼一弑逆
此一弑逆以賊討賊其與幾何故不曰楚執慶封者
不以討慶封于度也

九月取鄆

鄆已滅矣何復云取蓋鄆屬于莒此云取乃取邑非
取國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二

三

必敗之道也毀軍用卒臨機應變期于克敵耳若如
胡氏之言必以車戰寧可使晉國之甲藏于狄人而
後爲不失正乎天下事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卽
聖人復起亦不過因時而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天下之惡無華夷一也楚圖實弑其君而書卒者從
其赴耳胡氏以爲聖人略篡弑以扶中國遏人欲而
存天理則鑒之甚也夫自成莊以來中國之從楚非
一日矣何擇于其君而至此爲之諱哉且因諸侯服

春王正月暨齊平

七年

此條有以爲燕暨齊平者有以爲魯暨齊平者兩說
皆通而燕平之說較長蓋齊侯自去歲十一月如晉
十二月卽自將伐燕倥偬戎馬之間方日夜以燕爲
事何暇復尋求魯國之平乎使果求之亦必有一介
之使來修舊好何以不見于經傳也夫前此魯雖患
齊慶封來聘之復不聞交爭亦旣平矣又焉用乎至
謂魯附楚婚吳借威力以逼齊齊懼而求平其說更
謬當其時魯勢度力有魯畏齊耳齊安長魯哉暨與
及亦無以異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二

四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殺陳孔與

八年

公子招殺儲貳立庶孽使哀公憤恚自經而留亦不
得安其位卒召楚師以亡陳國罪不容于死孔與雖
招之黨不過聽命以行事者耳楚人放招而殺與豈
刑辟之中乎若來人之亂遂有其國托義舉以濟其
私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

佗鄭軍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十一年

厥慙爲救蔡會也而不云救者何罪其不克救也楚師雖強蔡尚城守使韓起帥八國之衆鼓行而前諸侯攻于外蔡應于內則楚可克而蔡可存也乃畏之如虎觀望不前又不能以大義責之遣使而爲蔡請則楚人固知晉之無能爲而攻蔡益專矣蔡欲不滅得乎蓋其始也起本無救蔡之心迫于荀吳之言不得已而出師諸侯皆懼楚而輕晉莫肯同心協力起自度不能救不過過爲聲援以謝責于天下耳晉之驕也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二 不競宜哉

晉伐鮮虞 十二年

晉人將有事于鮮虞仍僞會齊師而假道焉窺其無備從而伐之此盜竊之行無信義之尤也直書之而惡自見若謂其不能救陳蔡之亡而狄之使不得比于虞虢之從稱師稱人則亦漢求之矣滅同姓與伐夷狄固自有輕軒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晉分二條十三年

晉自平公餗沐肉作色荒外崇宮室諸侯皆有一心

諸大夫懼其不競也是以尋重丘之盟然不能修德循禮仗義守信而徒以兵威臨之豈服人之道乎其以邪害之救止公不見猶不失盟主之義未可非也說者主一偏之詞多罪晉而直魯夫魯信用強臣侵奪弱小烏得無罪謂之自反而縮豈確論哉是不可與沙隨之不見同例而並論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棄狄因陳蔡之衆以得國故其立也從以二君蓋以報德而市恩非誠有興滅繼絕之心也然較之兼并陳蔡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二 凌奪者猶爲善矣楚滅之楚復之而以自歸爲文者不可以楚封陳蔡也

春意如至自晉 十四年

季氏專魯國之政而弱公強私恃愛使小晉人執之于會若即請命天子廢而錮之豈非義舉哉乃拘西逾時不正其罪一聞景伯之言歸之惟恐不速厥則始之執之果何意也如因邪害之不共而執以魯之能具所命而歸是始終爲利非討罪之公心豈不足以服諸侯矣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十九年

弑逆天下之大惡也聖人豈輕以加人哉許悼公飲世子止之藥而卒則止實以藥殺其父也曲肅泥于不嘗藥之說而曰止原未弑君春秋因其有忽忘父之心而以弑加之所以教後世之爲人于者也果若斯言則凡世有父歿而子不嘗藥者皆當以弑坐之寧獨一許止哉而又何以待夫操刃進鴆者哉且使止而非弑也則不必奔即奔亦當奔于楚乃不干楚而于晉母亦內畏國人之討外畏楚國之誅乃遠托張烈公游謀

卷之三十二

三

于晉以免歿耶止既口我與夫弑矣而必曲爲之辨曰未弑而被此名也不亦遠乎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二十年

公孫魯自鄆奔宋必負罪懼討而出也曰自其邑者別于國耳而說者妄加揣摩公羊尚曰諱之胡氏則直以爲賢矣夫以叛逆之人而賢之將于何人致貶耶如以子臧之故而并賢其後人則凡聖賢之胤背君叛國者皆得借先世之庇以免斧鉞之誅矣且季札之賢過于臧季札不得逃貶于生前而子臧乃得

宥罪于後嗣持論若此悖理傷教之甚者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繫

二十二年

齊豹衛之司寇而曰盜者賤之也不列之于臣也以爲求名而不得不知所求者何名乎至謂歸獄于宗魯抑又遠矣

劉子單于以王猛居于皇

劉單周之世臣與國同休戚者也王室內亂嫡庶爭立二子欲定王位而邪黨方張人心搖惑乃不得已而奉王猛出居于皇艱危困厄之中左提右挈不失臣禮雖其本心亦出于全軀避禍非真有托孤寄命之忠然擁悼立敬王室終賴以寧覓之從逆黨孽者相徑庭矣胡氏責其挾天子以令諸侯何不恕之甚耶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二十六年

天王播越在外于今四年晉始使二大夫帥師納之屬在懿親世爲盟主而無勤王之義固有罪矣然較之坐視不救者不猶彼善于此乎苛責之謂爲不忠不臣之甚吾不敢從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二十七年

光爲吳嫡長則國光之國也僚之立不正矣光殺僚而代之疑若無罪而必曰弑者僚在位十二年光北面而事之君臣之分久已定矣安能免弑逆之討乎

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八年

魯世與齊讐而事晉甚謹晉亦時急其難自以邾莒之故意如與舍相次被執而魯始有二心于晉是以昭公之出不之晉而之齊也晉以公自托于齊遂于公疾痛休戚若不相關故會于尾則受賂而不終納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二 元

公如晉則止于乾侯而不得入雖則晉人無患難相恤之義亦歸昭公不善託身也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三十一年

意卽如不臣然尚未敢顯然竊國拒君而不納也昭公因荀躒之言聽子家之謀與之俱歸不爲愈于中露之辱乎乃受脅群小卒客死于異邦昏懦甚矣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

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

成周三十二年

周室不振列戍京師門庭之地亦岌岌乎不保矣晉奉王命帥諸侯而城之是尚知勤王之義也奈何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二 元

定公

春王元年

是年無正月公穀之說皆通家氏之論尤辨殃以意之或亦闕文與桓之無王殆相類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四年

晉率十七國之衆侵楚而無功乃爲此盟猶欲以伯令約束諸侯耳謂魯公因會而求盟內爲志故善及者非也

公會晉師于瓦

八年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二 盟

晉三卿帥師而不王大夫者君不可以會大夫故稱師也胡氏謂以師爲重見人臣不可專兵權果經之意耶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涉之盟衛已有叛晉卽齊之心矣士鞅恃兵威而要盟于衛以大夫亢君已爲不順而又以無禮行之是速之叛也晉之不振實諸大夫致之

從祀先公

從祀之說三傳皆以爲順閔僖之位諸家多宗之然

于從之義不合也且曰先公則凡魯之先君皆可不止閔僖矣以爲昭公者得之

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取寶玉大弓于公宮而曰盜竊者何不可云虎取之也寶玉大弓天子所賜魯之分器以鎮社稷者也于孫當世世守之况在公宮而虎以一小臣若取諸魯魯尚得爲有君哉國之重器一旦夫守不可不書而又不可直書故曰盜竊微詞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九年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二 盟

此齊伐魯也而曰次者齊與衛合雖有啓疆報怨之心而晉國猶強未敢輕動是以次且觀望僅能侵掠其竟也夷小勝而卽敗于中牟可見二國之勢矣

齊人來歸鄆郕陰田

十年

尼父相夾谷之會齊人服禮來歸侵田片言所感強暴同心聖人功化之神若此然特其一班耳而謂之自序其績母乃淺之乎窺聖耶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公子辰與仲佗石彊同日出奔又同公子地入蕭以

叛則兩人者必二公子之黨懼罪而逃因以構亂者也說者尼于暨之一字而曰爲宋所脇不得已而出奔夫二子宋大臣也棄爵位捐宗祧而遠適異國亦人情所難使果無叛君從亂之心宋安能脅之以奔耶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城 十一年

卻費易墮者蓋二氏懲于南蒯侯犯之叛是以樂從而不敢然既墮之後必有悔心至圍成而其計變矣不然以二家之力豈不能墮一邑何必公自行哉公行而無功則魯事可知矣

晉趙鞅歸于晉 十三年

趙鞅專殺趙午固有無君之心而范氏中行氏以私嫌之故治兵攻鞅則始禍矣鞅保晉陽雖云救死然君之土也據君之土以抗君可不謂叛哉荀寅士吉射以伐君出奔而又據公邑以叛則其罪更甚于鞅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十四年

兩子殺亂宜昭妻猪艾豨之譏卽難過而聞焉歟世

有子而可殺母者乎蒯聵萌此心也已犯天下之大逆矣衛靈閔政不修中篝播醜反聽艷姬之慝使冢嗣出亡國本顛越甚哉其無道乎真所謂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春秋蓋并罪之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一 四

哀公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二年

三卿並將伐國取地以盟其君其惡可知胡氏併罪

哀公夫是時公纔五歲耳藐爾之孤有如贅壻可責

之張公室乎至于季氏不盟謂以邾田歸二家報其

救意如脫桓子之德亦揣摩之說也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三年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三十二 聖

圍戚以罪輒也晉納其父輒即當奉國而逆之曰國

父之國也先公即世社稷無主余小子亦惟宗祀是

攝豈敢以爲利焉今蒯瞶居戚踰年矣未嘗有一介

之使而乞援大國使臣子帥師以圍之推是心也即

以其父膏白刃爲俘虜所甘心矣世有不孝如此者

哉輒乃千古罪人而猶有以爲正者是使天下父子

相夷胥入于禽獸之類也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四年

蔡侯即無道未若楚虔之篡逆陳靈齊光之淫縱也

彼皆書弑而此獨云盜殺者母亦從其赴乎胡氏謂

其無信義禮文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故變文

而稱盜以警有國之君以足爲戒而不可爲訓矣

春城邾瑕六年

謂瑕爲邾邑者非使魯未取瑕則不當城使既取而

後城則不當繫之邾也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不稱公子將爲君也以爲誅其不子者非也朱

毛實戕孺子荼而歸弑子陳乞何也乞使之也陽生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三十二 聖

已立則荼不得復存立陽生者乞也弑荼者豈伊異

人乎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七年

魯祿去政逮邾子危亡復不修德義而吞并弱小頻

年伐邾至于入其國擄其君而後已此惡之太者固

無所容千諱而亦不能爲之諱也胡氏謂不諱者因

後歸邾子能去其惡而與之夫歸邾子休于吳與齊

耳豈魯之本心哉又安得爲與也

夏齊人取讎及闕八年

取三邑當從左傳公羊以爲略之非也

齊人歸隄及閭

歸隄及閭季姬之以也或謂齊取三邑魯魯使歸邾子邾子歸國而齊亦歸邑恐齊無此義舉也在齊則歸之善不足以掩其取之惡在魯則得之幸不足以蓋其失之恥于二國有何美詞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十年

經書齊悼侯卒左傳云齊人弑悼公而不詳其說

弑之之實簡無據也夫以齊之強尚可抗吳師方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三十二

是

師未至國都猶無覆亡俘虜之禍而逆弑其君以說

敵齊之臣子獨何心哉此正當夫子之時目擊其事

若果弑未有書卒者也左傳之說出子傳疑耳或曰

本弑而以疾赴故從而書之是亦一說胡氏謂不忍

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者鑒矣

春用田賦

十二年

田賦之說諸家不一然當以夫子告冉求之言爲據

夫子曰以丘而足則是改丘賦爲田賦也明矣賦者

兵車之名或取其財或用其力總謂之賦然曰斂從

其薄則是取其財以備軍興之用也是時魯蓋武備
南畏吳東畏齊西畏晉是以加賦爲備禦之計耳不
思民爲邦本民生既蹙本實先撥國誰與守危亡可
立而俟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二

是

以上原缺

墓表

乾州刺史龍池段公墓表

庠生龍峰霍公墓表

以上原缺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三十三

沁水張 銓字衡甫著

墓誌銘

鄭府紀善晉崗劉公配趙氏合葬墓誌銘

晉崗劉公之捐館舍也族黨子姓泣于庭長老輔手泣于里矜綏之士泣于社曰天不憖遺善人已矣誰與爲形矣且葬其孫茂才韓狀公生平來請銘余方有先慈之喪啣恤苦次憤憤何能文顧茂才爲子姻姪誼不可辭而公之懿行嫻節又不可湮滅弗傳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一

亦不忍辭遂援筆次之誌曰公諱東津字子知晉崗其別號先世陵川人遠祖漢臣始徙沁之坪上本支蕃衍遂爲巨族曾大父受大父原父貫皆隱德勿耀貫娶于生公公稟異質垂髫補博士弟子益刻厲向學博綜群籍每試輒屈其儕一時名噪諸生間顧數奇屢厄秋闈乃縣明經選入太學初除河曲訓河曲邊荒僻地與虜僅隔一衣帶耳士稚鄙不嫻弦誦倡明禮教稍稍變爲都雅遷三河論三河直左輔孔氏冠蓋相望適廣文先生上謁無暇啓公曰吾受命

來教諸生折腰貴人刺吏事也日擁羣北說經義耻
不及公府再遷濱州學正濱士驚多跳軼繩墨公至
爲具約束無敢逆者更歷平涼府廣寧衛教授皆邊
遠地一如訓河曲時已轉鄭藩紀善居數年一日秋
風恩勤將掛冠歸王素高公誼不許于沐兩月歸而
病然起居猶如平時一夕索飲未卒爵而絕公天性
孝友居父喪哀毀骨立既仕嘗以不獲祿養爲恨談
及古人負米事未嘗不數數泣也事繼母如所生與
庶弟析產顧取其瘠生有薛包之風焉昆仲俗子不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二

克舉火或通賦每出俸金佐之歲歉則罄儲以振寒
人故公雖歷宦二十餘年歿之日篋無長物嘗讀薛
文清傳至中途絕糧事顧謂茂才曰小子識之我卽
不能如古人亦不累若以財蓋公所自期遠矣公恂
恂貌不勝衣人皆稱公長者至見義勇爲挺然則不
屈任三河時有數生忤上官將寘之法公力解得免
及爲紀善國戚趙姓以小過失王意罪且不測而藩
佐皆禁不敢言公引大義廷爭王卒霽容釋之其直
節類若此生平重禮讓急交游能振人之急初公需

次當貢其二嘗生者髦矣督學使者憐之謂公曰子
當遠到能以此讓生乎公慨然讓之無難色藩官祿
不以時多困邸舍公輒分俸贍之負亦不問一人罷
官歸止有一馬將償所貸公謝之曰君垂索而歸我
不能爲君具道里費况忍奪君乘使徒行也其人感
泣而去公自少卽慈祥戒殺晚年益樂善不倦書忍
嫉愆三字于壁以自警刻太上感應篇及理慾消長
圖勸戒世俗又嘗曰君子宜壽壽固君子之幸小人
宜夭夭亦小人之幸蓋君子之善日增小人之惡亦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三
止藏者善之公善飲數斗不亂又最嗜手談興臻情
適歸自藩邸將約里中耆艾爲香山洛社之會而遽
修然逝矣生于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
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五配趙
氏柔嘉靜默將稱女士公篤行好修內助之功居
先公卒子一用章原生博學能文亦先公卒鄉李氏
繼張氏女三適庠生李祚昌次適常治心次適康集
何建海孫男一長張廣娶王氏瘠生汝彥女早夭次
孫建輝孫建勳附錄其門妻于叔儒士五歲家孫女

一適王朝士曾孫男一宗向曾孫女一字余弟三子
子道澤茂才以萬曆四十三年四月初九日葬公于
祖塋之次嗟夫公經明行修蓋亦古太丘有道之流
迺沉淪青蘗卒曳裾王門以老何偃蹇也歟世之爲
學博者不過一遷再遷公遍歷師席又優游藩邸者
數載可謂善始善終矣古人不薄祿仕况能行其志
焉孰謂公不遇耶銘曰

樹德若滋封而殖之後有顯者惟而公允師山麓水
濱大樹豐碑萬有千歲永安厥居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四



平陸縣教諭立齋陳公配龐氏合葬墓誌銘

公諱繼濂字宗周別號立齋世爲沁水買寮人高祖
璉曾祖壽官良政祖贈戶部郎中父策登嘉靖庚戌
進士累官憲副以清直著名當時母康氏封宜人憲
副公有丈夫子三長即公公生而秀穎膚理如玉慧
悟不凡舞象時就外塾日誦數百言垂髫遊芹泮益
下帷攻苦寒暑不輟每試輒尙等食餼千庠時公與
二弟繼洛繼浩切瑳爲矛詞聲籍甚諸生間視一第
可類十邑人士皆推陳氏仲伯爲前矛乃七試秋闕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五

不得志于有司後以目青廢舉子業縣明經除榆社
訓諭社僻在萬山中士鄙僊不知學公爲講解經義
教以禮讓稍稍變爲都雅臺使者連檄獎之遷平陸
諭平陸人文衰落無科第者三十年公至嚴課莠獎
拔俊髦丙午己酉先後五人舉于鄉皆以爲公作人
之效云居二載年迫懸車遂請先歸既還鄉里社門
謝客終日兀坐小齋以經史自娛足跡不入城市邑
長吏敦請鄉賓再三不赴月旦高之公天性孝友德
宇溫醇憲副公初釋褐觀政吏曹植封公指館公年

南十三代治喪事儼如成人憲副公居官介直不爲
埶阿每遇請托輒快快怒形于色公從容勸解事竟
得平憲副公與康宜人先後卽世公哀毀骨立年葬
一如禮兩弟皆先公卒遺孤孱弱撫之如子居鄉里
恂恂退讓口不談人短長歟所交遊必擇有行誼可
久要者家系藩爲諸生時公傾蓋定交延置賓館甚
相禮敬家君亦推重公白首歡如也公素羸善病晚
年忽構疾症杖而後行然猶捷七箸對客宴飲如嘗
一日忽目眩仆地竟不起卒之日遽邇無不悲之配

卷之三十三

六

麗氏莊靜溫惠有女上鳳公自受室以迄宦遊鷄鳴
相警內助之力居多先公卒公生于嘉靖十七年卒
于萬曆四十五年享年八十麗生于嘉靖十四年卒
于萬曆四十一年享年七十有一忱卽受業家
君者沉毅有大志迺抱奇不售亦僅以明經任臨汾
訓初麗夫人卒一忱號號奔訃終三年喪宜赴部更
除以公春秋高不忍離膝下曰吾有母而不得養迺
更違父而遇食亦斗耶三公不易彼獨何人遂不就
選士論皆稱其孝云生男士璋一忱將以是年某月

某日啓麗夫人墳與公合葬于村西之新阡而屬余
爲之銘銘曰

不知其子視其父皎皎憲臣有嚴斯估不知其婦視
其夫溫溫君子允也醇儒孰抱璞而弗章孰振鐸而
弗揚鹿門偕老維德之行詰嗣象賢家聲用光厥後
克昌其永安于斯藏

庠生南宮寶公配馬氏合葬墓誌銘

余外祖南宮公以萬曆庚辰卒殯于院家坪祖塋坐故梓且鄰澗相者曰是其後勿繁也越三紀丙辰而外祖母馬夫人亦卒孤弘烈疑相者言謀改兆去故塋數百武叢塚傍得隙地焉卜云其吉迺以丁巳季春啓公窆合葬而泣謂予曰孤不天生甫週而先君無祿卽世先君之音容與其行跡勿及見也母氏爰居三十餘年撫我誨我劬勞殫矣而未有以報也孤有父而勿能養有母能養矣而又勿終孤其天壤間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八

罪人哉惟是地下一片石以紀父若母之隱德而銘諸幽則孤所可自致焉責在我子矣余聞之而亦竅竅數行下也蓋先安人之歸我夫人也亦在南宮公逝後云于時先恭人見棄余呱呱襁抱間安人字之不啻屬毛離裏然余蓋不知非安人出卽鄉鄰中亦多以爲安人出也安人之棄勿于余亦二紀矣當彌留時惓惓以寡母爲念余未能以報母者報母之母而今已矣余何能不悲而余又何能不誌且銘余猶憶少時之先大父戶部公曰南宮公篤行君子也

一舉趾不妄錯言呐呐不出口戶部公爲中表昆季齒相若學問整出入相友者卅二十年曾不見疾言厲色也初余高祖學博公以周易教授生徒而南宮公文明經公爲及門高弟其後遂以易傳公治易探頗研幾兀坐終日往往有會意處獨于博士家言則英穎不少見故試輒不利無能前諸生歎公處之理如嘗曰窮經者所以明理也二謂者所以達時也理斷矣而時不值天也若值時矣而理未斷焉則非天也而人之僂也吾盡其在人者而已余又聞家大人張忠烈公海集卷之三十三九

取侄馬氏子于之既長勤幹能其家且有子矣廼以勞瘁嘔血歿夫人哭之慟至爲失明竟鬱鬱不能起夫人病篤時孤方羈汴宋間聞之馳返夕至而朝諫人以爲母子慈孝之應云南官公諱有容字乃大父諱淳歲貢生祖父璣曾祖子錫皆有善行隱德不耀當宋紹熙間有左屯衛大將軍者以掖庭貴封爵墓在西山之麓華表存焉凡竇姓者皆其苗裔然其世不可考矣南官公生于嘉靖十二年距其卒僅得年四十有八馬夫人先公一年生後公三十六年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十

而卒子卽弘烈邑庠生妻霍氏生女一字王度所育馬氏子名弘功一名志周娶王氏繼郭氏王氏生于三曰暄曄胸膈娶張氏女一適王錫祿女六人長適生員李時俊次適張四目又次卽先安人以家參藩貴受封云其三人適王爾慶劉應宿生員張相韓銘曰

有美者彥抱璞而藏匪伊閔之不顯而章厥有士女惟德之行以雍以穆如鴻比光鬱鬱佳城牛山之陽旣安且寧爾後克昌

壽官雙椿張公配王氏合葬墓誌銘

余族所稱長者曰雙椿公公與余家比屋而居又與先王父戶部公齒相若是爲見時時遊閱巷間出入相友達白首歡如也余故最悉公生平少時趨健有膂力使氣任俠與群少年蹴鞠呼盧不問生產旣冠始改行爲賈初爲小賈已爲中賈後乃成大賈公饒心計有膽略賈遊四十餘年往來販易北走秦趙南浮江淮足跡幾半天下所至人不能欺又善編衛物情以時棄取故居積日裕累千金敏性倫僕雖富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十一

無所給華衣布飯履粟百里內書徒步無聲伎之好酒席徵逐之侈有唐風懸暉之遺焉事父孝與兄友愛最篤有猶子公教之賈且假之賈其後富與公時卒不任受德人以此多公里中豪時或凌公公謹避之卽惡聲入于耳若罔聞也嘗爲縣官收田租會計明悉又嘗督賦賦無逋者邑長吏嘉之備功令後冠帶顧僮僕若不勝曰田舍翁得不挂公家文網老矣牖下足矣敢富賜爵之典耶素饒善飯年踰八袞耳目聰明麗眉修髯望之者皆曰雙椿我老翁此百歲

徵也過一旦無疾而卒蓋公自喪王夫人後嘗獨居一室且晚自啓閉其戶一日嚮晨戶不啓家人怪之排闥而入就視之似酣寢者而疾間輒輒有聲呼之不應又三日忽張目曰吾日去歟未卽去者待吾見也亡何而絕俗云無及而終者生平無罪業歟後不墜惡道斯言殆謂公耶公諱永錫雙椿其別號也生于嘉靖十三年卒于萬曆四十四年享年八十有五原配王氏繼亦王氏嚴毅善持家有丈夫風先公卒子一鴻漸孫另一國孫女二鴻漸以萬曆丁巳春三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三



處士念山張公配竇氏合葬墓誌銘

念山公卒之五年而其配竇氏亦卒竇先安人伯姊也其卒也蓋以哭母云始余外祖母病且革竇侍藥餌浹旬不解帶歿號慟徹日夜比殮泣血拊棺曰女乃不得從母地下乎逾日卽病病亡何卽不起于是里中人哀之曰真孝女哉真能從母地下也方氏病時其子正化賈遊河南人太康距家千餘里得報遽歸已不及視含殮矣正化乃呼天擗踊絕而復蘇曰母能從母母獨無兒從哉有從旁解之者曰若何言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三

從之易也若子歟一身既鮮兄弟又無襁抱之恩若身不啻萬均重也夫孝孰爲大乎正化乃始勉起啜粥已灑泣請余曰先子之殯也墓石尚虛今將起而合吾母惟父若母之行不可無紀也請爲我誌之余辭不獲乃爲之誌其大者念山公姓張氏諱四目其先蓋與子同宗蓋世系遠不可考曾祖佑祖琢父安信母王氏生三子公其季也公生而肌膚豐碩凝重不佻學書不成迺出爲商嘗西入關陝歷齊魯往來江淮間敗虜鐵而客汴宋間最久公之爲商也饒心

計酌棄取攜百貨輕重而與時低昂故嘗獲利三倍
然生平重信義不設詐以攘利乘急而奢取雖賈人
乎而有士君子之心矣公少事父最孝及父歿事叔
及兩兄如其父與人交信刻絕城府衷懷坦然以故
人昵就之素強無恙卒之前一年方在旅舍忽忽不
樂動首丘念卽命駕歸歸未幾而病病數月而卒若
預知其兆云公豐頤大顙飲噉兼人腰大數圍腹垂
纍然人咸謂不貴且大富又必壽考然實僅半賈壽
亦中壽豈唐許之術亦有不驗者耶竇氏貞靜有婦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古

德念山公什九在外家政井然者以有賢內助也念
山公生于嘉靖三十七年卒萬曆三十九年享年
五十有四竇氏與念山公生同年後五年卒享年五
十有九子一卽正化女一孫六三銘曰
有山峩如有水滌如雙璧瘞之闕如纍如萬有千歲
永安厥居

李母竇孺人墓誌銘

蓋自先恭人棄不肖襁中也內外兩太母實分鞠之
呱呱者得有今日外太母恩斯勤斯不敢忘也前歲
余奉簡書按江右瀕行拜母床下母撫余背曰孺
子勉之王事也勿以老人爲念但案牘煩母過勞若
丞尉雖卑亦官也母輕笞辱養其廉恥余長跪受教
收淚而別顧念母春秋高且素羸善病恐一旦猝有
不測無繇再侍顏色心輒怛怛焉又再夢白衣冠入
母室聞其無人驚號而寤意甚惡之亡何而母之訃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五
聞嗚呼母于世已矣余之報母者亦已矣惟是母淑
德貞操可以光彤管而勒懿道者余小子知之最悉
因撫而志之母姓竇氏父玳娶于張先高祖博士公
女也母生而婉慧舉止有度七歲卽嫻女紅伯父珩
口授以內則諸篇輒能通曉大義先博士公掌摩其
頂曰是若爲男必大實宗里中慕其容德爭委禽焉
及笄歸予外祖 公公孝廉西河公冢子也時母
家號素封而婿家以門閥顯人謂母必祛飭自矜母
獨甘編菴稚布襟作有孟德曜風聞以內雍雍如也

無不稱賢新婦者

公既爲諸生母每以大業相

勸勉及求田問舍事必盡言歸之後

公感危症

度不起謂母曰吾不及見男婚女嫁矣將若何母曰

妾從君地下耳

公曰奈此藐諸孤若其爲難者

勿爲其易者

公卒母仰天悲號淚盡血繼絕而

蘇蘇而復絕者屢焉姑姊輩百方勸之乃強起曰亡

者言猶在耳吾不可以一歎卸責于是始稱未亡人

蓋自是不復御鉛華矣初李氏稱華族及

公與

孝廉公先後捐館家道漸落而閨牆之變時與外侮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

六

狎至母以一女子經紀饒粥持門戶艱難險阻而

無不備嘗卒保其後業人乃異之曰此壯然者并黨

也而有丈夫概哉孤稍長使出就外傳脫簪珥爲修

脯資孤亦感奮向學而數奇不偶乃去而爲賈則爲

良賈人經營數載家著殷殷起矣母早作晏息拮据

不異食食時與穢獲共甘苦見服食稍華腴必不憚

者久之然以勞瘁故嘗病病輒困篤垂殆者數矣而

竟無恙人以爲苦節之報眉壽未有艾也豈意其脩

後孝廉公歿三十餘載母孝養始終無間孝廉公有
遺妾二事之如姑體父貳買于梁以事繫獄母聞之
撫膺曰吾獨不能爲提繫耶乃泣伏塔下請救孝廉
公情詞懇惻孝廉公感其誠輕千里而往援之事得
解而孝廉公竟不返諸叔皆致憾于母姑王獨曰來
生命也于孝婦何尤後玳姬悍妾家所棄母張不復
顧終身與母相依母終不以父不慈失于道後父歸
持父踵而泣感動路人待內外姻族無大小必以體
撫僅俾有恩從不鞭撻一人曰此皆人子也中年後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三
卽茹素奉大士甚謹然不近巫覡生平好修潔所居
必晨夕洒掃衣微垢卽浣笑不及齒語不及謔非至
戚慶吊不往卽往亦不信宿余嘗迎母敦請逾年始
一至其以禮自持老而彌篤如此爾雷之際家人環
泣問所欲言母張目曰吾始願不及此今且及見曾
孫吾可含笑從夫子地下踐五十年之初矣又顧謂
孫曰曷哉李良書香一脉不可中斷也興然而逝神
終不亂云母生于嘉靖丁酉七月十一日卒于萬曆
己未十一月十八日享年八十有三子一騰蛟娶張

氏繼韓氏女二長卽先恭人恭人少時聞名者踵相錯母曰必張長兄子不然終不字蓋指家大人後卒歸家大人先恭人卽早世然家大人自司農卽及恭藩報滿先恭人再膺恩寵足見母知人之鑒云次適嘗自道孫男一復恭娶韓氏繼趙氏孫女二一適生員張國璽一適王兆祥曾孫一角相將以某年月日啓

公龔合葬于祖塋之次銘曰

詩稱淑慎易美坤貞孰云女也而有士行臨臨者衷如玉斯潔凜凜者操如霜斯冽作述良士琴瑟靜嘉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六

必敬必戒宜室宜家哀哀黃鵠中垂比翼念彼兩髦之成靡忒旨有令女亦惟共姜我思古人以顯以顯誰獨無母養生送死何必淳于女以代千誰獨無子嚴以成慈何必孟氏母以代師老而猶勤富而猶儉五十餘年茹荼食淡大命近止乘化而歸妖夢之踐果是耶非居則異室封則同坎而今而後庶幾無憾我勒片石辭愧外孫千秋萬歲徽音永存

墓表

乾州刺史龍池段公墓表

龍池公偕家大人舉于鄉稱石交者垂三十載余東髮時獲侍公察公坦衷而樸表竊心儀之辛丑余上公車而君以計吏至數過從于長安旅舍于時公二毛種種狀神尚王也越歲而公訃聞家大人與余爲位而哭之官邸而再越歲余還自長安道之公里意公什有宿草矣未遑束芻而去抵舍旬日則有素冠白馬而造余者公孤也手狀帙嗚咽而泣曰先大夫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九

交歡專甫翁吾子所習也先大夫易簣之際呼不孝曰知我者張子必得其言表吾墓今尊翁越在子里而衷毀余息不能爾爾以請代言之責是屬吾子若微片石之寵以責其幽是所以不泯先大夫而惠諸孤也吾子其母讓夫龍池公身後之事不他屬而必欲得之家大人生死之際交情見矣孤不得之家大人而必欲得之余可謂善繼志者孤能終治命余豈不能終世好又何敢以俚辭拒凡公卿行宦續在家大人口者而在余耳遂據實表之先世爲萬年事室

里人其六世祖確始徙馬村鎮確生子璋仕爲衛經歷經歷公生綸綸生壽官公雲飛公皇考也娶于生公公生而器宇渾厚神識沉涵舞象時態度若成人就外傳卽以穎異冠其儕弱冠補博士弟子復有聲于膠庠間所爲制舉莠根底理要澤于道德不矜奇詭以標異而較莠者顧以是異之屢試高等已卯薦鄉書連不得志于春秋益下帷攻苦而竟繼蹇一第乃廢書笑曰絀伸數也吾多能終與造物衡況出身事主綰尺一之符雲行雨施隨地可以建豎必崇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二十

峻哉且吾慙矣不能白首窓下作老蠹魚遂選銓部知乾州甫下車召父老而矢之曰天子不鄙不才而使守郡如治郡不若家响民不若子而惟私是管則守負國其或淫心合力鼓之不起糾之不勸則爾負守守負國國有三尺爾負守守亦有三尺乾民聞之無不兢兢自蒞濯者且歌公來暮也而公益勤于政周爰咨詢與除利弊皆手自擘畫所不得便宜行者而輒條上之必得請後已往來四境中戴星出入視田有紆萊爲置牛種諄下以禮讓相先訟剖曲直而

還之民自愧悟相語曰我曹不修德而修怨奈何頻明公教也自是兩造之庭虛無人矣至會鞠大獄則平心研審衷情法而行之時有所縱舍以遂其隱必不忍爲周內睨則進諸生講解經義才雋者賞拔之且佐膏墨之費以故乾之士若民無不尸祝公者乾當三秦孔道蹄輪輻輳鄙人疲供億失上官指而公復強項不能視息揣衡彌縫其間爭思中公矣會歲大稔公殫力濡沫發倉積帑金不足起棗色則出囊中俸繼之爲靡以食枵腹民不至溝中者公之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三

也而上官膏賤急切有譴責公曰此孰孰子遺囑事根求活安得從賦率奉吾新弗奪民生卽令官失而民完以一守易一郡吾甚甘之卒不奉命思中公者愈有所借口竟以此奪公精明年大計吏亦用中者言謫公時知公治乾善者皆爲公扼腕公怡然曰理郡無狀不能急催得佐縣官緩急天子不卽疲職于思厚矣其敢以德爲怨已補大名別駕督宣府西路糧儲往官是者利殖于出納之際因以爲竊而樂指焉處職能潔者百無一聞事有日錄爲奸維戾整而

官不敢詰公廉知其美嘆曰介士暴露境上出焉
爲國扞牧固朝廷日發金錢爲推牛買耳而官之
墨者家于是吏之黠者家于是謂優恤德意何故一
切軍餉公手秘輕重而封識之迨給月錢則封識宛
然出如其入吏以是斂手奉法而諸軍始得飽其腹
計部以太倉匱乏邊餉解發不時矯士挾勢而望怨
當事者虞脫巾而卒無譁于位者則公挾懷恩素著
也諸武弁以賄交悉謝絕之帑有積羨故事充官費
者公置不問一武臣從史之曰此例也公笑曰吾固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三

以不貪爲例督撫嘉公廉數強異之且騰薦剡而公
病矣公之病起于喪明之戚鬱結日久中于膏肓竟
以是不起歸途載一廣柳車軍民遮道而泣乾民聞
公耗痛亦如之公性篤孝事兩尊人融融孺慕居喪
戚易備至宦遊時傷二親不逮祿養負米興悲每至
淚沾臆也交人肝膽相照不設城府卽白首如初盟
居恒恂恂處後退不勝衣至爭公是非則凜不可奪
家素儉朴淡泊自安而慷慨振人之急不以有無爲
解旣宦益好行其德族黨知故待以舉人者若而人

喜聞人善以齒頰獎借而量能載疾不務爲刻核故
賢者好之不肯者亦不忘也蓋公之慈仁長厚其天
性矣卽涉歷仕途而初志不變云嗟夫自古循良吏
無不以慈仁長厚稱者漢若潁川渤海其治行爲一
時冠大指在問民疾苦而惠存之未聞以催科博士
考也叅公生平宦業亦可謂高山仰止矣然古以卓
異徵立拜卿相而史官爲傳其事以張于後聲施到
今公僅得一州如斗政成而復奪之致以郡倅老世
亦無知而傳知者將公所遇固不幸耶漢用里選遺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三

意用賢無方人人得以功名自表見國家功令嚴密
士非縣夫廷策者不得躋膺仕故位以品厄而能以
位掩夫孰有破拘牽之格顯懿碩之儔者耶公之不
得與古人偶亦特使之然也余爲公次第行實而標
之七尺之石使夫過者或焉曰此故循良吏段君之
墓公之不朽將其在斯乎公諱梧字維禎龍池其別
號有丈夫子五婚嫁皆望族則天官氏誌之碑中矣

庠生龍峰霍公墓表

龍峰公卽世二紀餘矣其子諸生摺桂輩卜吉改葬而以墓道石屬余余家與霍氏僅隔一衣帶水世爲朱陳余太母太叔人爲龍峰公同堂姊而余又要公族子女是知公者莫余若也可無一言以識不朽公諱汝聰字朝達龍峰其別號世居沁水之東曲村其先代諸諱失傳不可考自高曾以降皆以孝弟力田著聞高祖璫曾祖顯祖世乾父尚澤初娶于寶生伯兄汝純仲汝精繼馬氏生公及弟汝廉公生而穎秀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五

比長沉毅有度言笑不苟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治周易篤志攻苦寒暑不倦顧數奇屢試不偶無能當衡文者意適聚徒教授里中從之遊者甚衆初公少孤與二兄析爨僅屋數椽瘠田數畝公力勤治生以奉養母敝衣惡食早作晏息與傭旅埒其後家計漸饒然約素不異向時嘗戒諸子曰儉德之共侈惡之大吾每佩斯言爾曹識之天性孝友事馬夫人先意承志得其歡心弟賈太康遭急症聞之星馳往視比至弟已亡公拊棺悲號淚盡血繼聞者莫不感慟鶴鳴

原隰之誼公無婉焉公涇渭甚晰而不肯談人短長不避疆禦非意必較故鄉人之善者親公而惡者亦憚公不敢犯也生于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于萬曆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僅四十有八配王氏少公二歲柔靜有婦德多內助功公之歿也日夜泣血誓以身殉僅後公十日而卒可謂偕老同所歸矣子三人曰摺桂折桂攀桂與其季皆遊膠庠有聲諸生間仲善計術歿家著殷殷起皆公義方所貽也折桂生子名煥攀桂生子名焯二女孫女三皆適望族公之政葬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三 五

具論著其淑慝如此嗟乎公篤行而未彰有歿而裕後既孝且友月旦無訾焉是可以示表模矣

謝雨文

日者下民積孽昊天降罰自春徂夏亢陽不雨蘊隆
如焚百物枯槁無麥之書將再紀于麟經有秋之歌
已難廣于周雅凡此小民洵洵閔閔莫必其命因而
共竭虔誠設壇祈禱匹夫之微敢云感格幸天心仁
愛哀此孑遺密布同雲大施甘澍歷一晝夜旣足旣
霑此雖上帝之降康實賴神功之嘿相百穀旣播更
生可期仰荷洪恩敢忘報答敬陳牲醴上告明神更
祈普運玄功永綏鴻庥五風十雨長無愆期千倉萬
廩共欣大有我小民可勝祈望之至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四

二

祭八蜡神文

惟神受命上帝制馭羣蟲生我百穀凡此下民無不
食神之貺今歲方春亢陽二麥就稿幸而靈雨旣零
嘉禾被野與與旆旆兆若有秋田夫野老皆欣欣喜
色相慶乃忽狀蝗自南來羣飛蔽天連日不絕雖大
勢此去而遺類散布鼓翼張喙殘蝕田穉我民皇皇
百室之命且寄于蝗口是用籲訴明神惟神愛憫此
孑遺驅蝗疾徙于茂草之區使無易種茲土以爲後
災則小民得有其生皆神之賜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四

三

祭諸葛武侯文

維萬曆四十有一載仲冬月三日巡行使者張
以牲酒香楮致祭於漢諸葛忠武侯之神曰有漢之
季炎燼將滅三靈失統九州割裂於時先生隴上躬
耕潛龍未躍待時之清魚水一投風雲倏起左右英
主摧強躡靡迺捷蜀漢迺跨荆襄鼎足屹峙炎祚重
昌泊乎中遭托孤寄命抗表出師詞嚴義正營清河
雄掃滅兇殘旌旆六出逆賊膽寒嘔血酸辛簿書盡
瘁漢賊未除營屋先墜嗚呼失生之忠矢志鞠躬
朝開濟無間始終先生之才經文緯武商之阿衡
之尚父先生之節不溜不磷出處之正千載一人
生之智沉幾通變秘則鬼神迅如雷電所能者人不
能者天嗚呼先生又何憾焉維余小子高山仰止行
役澠水敬脩廟祀涓涓者忱悠悠者思先生顧我庶
右享之

祭左心源直指文

肝江潯沉雲蓋嶙峋降神孕秀篤生詰人維公之生
金相玉質紫電標奇黃裳襲吉藏第二酉精指百家
披華振秀濯錦蒸霞際會風雲翱翔霄漢四牡黃華
使星有爛我身冠執法蘭臺一角善觸九關能排
避人焚草歷階請劍闕補山哀名爭朱檻駕言代往
于彼越中自攬范轡人欽桓驄千里王畿曰維首善
振鐸衡文茁軋一變彼都人士仰如斗山昌黎永叔
伯仲之間於穆寢廟公維宗祝帝曰俞哉夔一而足
秋風一夜忽憶華蘿松菊未荒歸去吾廬講德著書
以絃以誦辨鑿鵲湖教明鹿洞富溪垂釣隆中躬耕
安石不起其如蒼生云何昊天二豎爲厲誠應龍蛇
修焉長逝如彼歲旱迺闢甘霖如涉風濤舟楫載沉
平將藏鐫太微掩曜凡在有情匪不痛悼況予小童
曾被陶埏薦彌之牘墨尚宛然茲奉簡書來公故里
欲赴太招九原難起國士知我國士報之日昭月臨
矢心以辭

祭張臨總大祭文

嗚呼扶輿孕秀象緯儲精篤生哲人以爲國積維此哲人英英其備月湛霜明金鑑玉潤何道不博何藝不研百家九流以漁以佃染翰濡毫鼓吹大雅玄思擬揚高華邁賈驥足難繼鴻羽可儀驥首皇路振翻天遠剖符方州同軌叔度五馬繁纓式歌來暮膏流陰雨惠植甘棠尸而祝之方于魯黃入典拜禮憲章故實著爲國經大猷秩秩天子是若賦政于東決泱齊魯爰歌大風愠于羣小非妻日肆卽有慈母其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四 六

如三至奪公東藩移之西秦席未及煖流言復信張蘭不芳蛾眉衆嫉直道事人焉往不黜公曰已矣歸去來今考槃在澗足以幽棲以名還人以逸還我時止則止無可不可納履履阿濯纓清流用則伊呂舍測東縣翟雀阿羅虞書自註鴻飛冥冥弋者何慕陸既蒸蒸友復怡怡是亦爲政奚其爲爲嗣美象賢芝蘭玉樹三鳳二難矯矯並步雲霄接武羽翰聯翩公所沐竟若有待焉難謝世榮乃受帝祉挹盈注虛墮物應彌遠家難骨立堪憐食少事煩人言豈欺天

期已迫大命近止忽忽二豎沉疴弗起嗚呼公之立朝不隨不詭耻若瓦全寧爲玉毀公之居鄉時推達尊大丘敦厚林宗人倫品止登三壽猶望七如何斯人而有斯疾彼蒼者天曾不憖遺德星驟隕白日騎箕吉水涸流碧峰凋翠人之云亾邦國殄瘁春爲停杵市爲輟陳如何贖今人百其身嗚呼古今一揆聖賢共盡公生有涯公神不泯或翔雲表懷風鶴誕或遊帝鄉張樂洞庭所不憚者老成凋謝誰爲興刑斯文長夜生芻一東涕泗滂沱先爲國惜後哭吾私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四 七

祭崔新潢主政文

嗚呼新潢何以死耶嘗聞人之中道隕天而不終其
天年者非盡造物絕之皆其有歿道者也蓋有縱嗜
耽好甘脆潢腸冶麗蕩精以發性命之情者矣有逐
物遷化變幻浮游淳澆朴散以鑿渾元之質者矣有
捐忿狹隘憤世嫉時抑鬱阨塞以傷陰陽之和者矣
有深阻慘刺奸上妒前傾軋戕害以犯鬼神之忌者
矣凡此者皆有死道則其歿無足異也新潢豈有一
於此耶新潢於哀泊如于世淡如也吶吶不出口偷
慙不踰度坦坦然無機械無營壘也新潢固無死道
也無死道則不宜死不宜死而死豈若世所修文地
下賦玉樓天上者耶抑所謂厭世而上昇駕虬螭而
鞭虹蜺御風雲以游八極者耶果爾則新潢雖死猶
不死也無死之悲而有死之樂也又何必以新潢之
樂爲新潢之悲者耶惟是新潢履道兼仁懷忠抱質
華實并茂經緯兼資蔚然爲鄉邦之光結綬登朝方
期宏濟迺官不踰郎署年不躋下壽而溘焉朝露長
與世辭廟堂摧棟礎之標則爲國家悲海內虛霖雨

之望則爲蒼生悲遺孤藐然則又爲新潢之室家悲
二三兄弟追風昔金蘭之契憶生平言笑之歡悵生
死之異途愴幽明之永隔又不能不抑涕沾臆而爲
受情悲也奈羈宦長安不能素車白馬哭千里之遇
有愧巨卿執紼之情亦慙孺子束芻之誼謹以楮墨
醴脯假使者薦之几筵嗚呼新潢而果不死耶其舉
二三兄弟之觴

祭楊崐阜兩尊人文

深山大澤靈氣所滋誕育神物爲蛟爲螭乘雲御風
上下兩儀維公及母是其似之公之生平履方標峻
經以道德緯以忠信少游菰苑漁佃百家既探其奧
爰披其華發爲文章閎深博衍出史入經排騷蕩選
太玄空草知我者希雖有六翮何能奮飛遂絕宦情
衡門栖託以詠以歌一丘一壑道味自腴世紛不溜
利藪名場若將免之匪義弗顧匪仁弗侶潔則幼安
方惟仲舉振衣千仞俯睨九垓雲中孤雀矯矯塵埃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四 十
設帳談經幽微畢證如彼洪鐘匪叩不應誰云不顯
聞狀日章身雖未達道則已昌婉矣碩人天伦之配
金玉其相蘭蕙爲佩爰及我公如縉如綸麗車共挽
冀饒猶賓曳綈簪經攻苦食淡以相夫子矢永靡移
閨闈慈教蘋藻靜嘉雍雍穆穆宜其室家篤生詰詞
蔚爲國瑞爛若夜光矯狀天驥氣凌霄漢胸瀕滄海
旣冠南宮復魁大廷翱翔玉堂婆娑金馬行涉名衡
一人之下炎炎者與有開其先淵淵者積有衍其傳
不干其身則干其子如取如携天道甚邇瞻瞻黃髮

綢繡彩衣三公之養其願不違人亦有言大德必壽
如何昊天夢夢難究曾不慙遺相繼乘箕去而上仙
長與世辭生民以來誰獨無死既順且寧斯亦可矣
自公之逝學者無師母也嗣頑世夫閭儀執不悲傷
而我能已聞訃驚魂涕零如雨況與令子同出師門
義切伯仲情篤亮墳何以告哀生芻一束靈兮歸來
鑒此衷曲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四 十一

祭劉少川太學文

今歲春余治裝北上而與紹川別也紹川呻吟床蓐間歎歎泣下若不勝情者吁歎向余曰往者之別別之日短今者之別別之日長矣余勉慰之曰君顏未槁骨未立者宇間漸有起色何爲此不祥之語乎且吾往還計日耳安在別之長也紹川亦首肯而別別未半月而有傳紹川疾劇者余甚憂一月所而有傳紹川死者余甚痛狀猶疑與信半憂而信者以其生之難痛而疑者以其死之速也無何而蒼頭自南來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四 三

詢之則紹川定死矣嗚呼余疑者誠非而信者果是耶余憂爲無益之憂而痛乃無窮之痛耶狀遙遙千里徒臨風而雪涕不能撫棺而吞聲迨仲夏南來始獲以絮酒炙醢酬紹川于地下而致辭曰嗚呼蒼天何奪夫人之速乎嗚呼紹川何棄人世之速乎凡人之死非死于死之日有致死者也凡知人之死亦非知于死之後知其有必死者也若紹川者何以死哉若余者何以知紹川之死哉世有居無一日之積行無一夕之資驂首牖下暴骨溝中而死于貧者以君

則飲醇擊鮮衣華而策肥世有行萬里之途歷九折之危蒙犯霜露困弊筋骨而死于勞者矣君則安居坐嘯偃仰而栖遲世有行于乎三尺身罹于五辭城旦鬼薪桁楊刃鋸而死于法者矣君則動不觸網羅而足不及公庭世有處失意之境抱不平之感抑鬱憤結悲傷咤叱而死于憂者矣君則于身若無累而于世若無營世有縱伐性之斧號亡身之毒窮日達夜涸精竭神而死于慾者矣君則涉之以成趣而盡之以葆真是君無一可以致死者也君何以死哉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四 三

所謂靡常之命殃者未必惡而福者未必善與抑所謂一定之數短不能延之晷刻而長不能續之遊波與則吾之可知者人而不可知者天也君之死宜也嗚呼君死則死矣高堂有舐犢之悲同氣急鶻鴒之難于飛孤鸞鳳之侶而中庭絕箕裘之托君又何以死哉余與君始而萍水之逢也既而荒墳之和也久而膠漆之投也今乃成幽明之隔也余安能以無感耶嗚呼紹川有知乎無知乎使有知也余灌而蒸能嚼余泣而君能聞雖死有不死者余之悲無益也僕

其無知也有酒而徒澆土有淚而徒沾臆而君固不聞不見也余之悲亦無益也余不復以無益之悲悲君矣夫亦付之不可知之天而已



祭戶部郎中祖考文

嗚呼痛哉祖何棄世之速耶孫之來宦此土也祖送之郊安狀無恙也于時祖但囑孫勉旃功名不以我爲念孫方見祖善飯強健不意有今日亦不忍言今日之事孫至此每有人自家鄉來問之則曰強健如故今月初旬家者得祖手書作字真楷不異平日悽惓言家中來歲之事孫喜以爲無他慮也更幾日而聞祖疾且駭且疑猶不之信尚謂爲傳者妄耳狀心卽忤忤不自安卽遣人馳問安否未返而賓太醫來

則知祖果病且病之劇憂遑之甚又遣人馳告父次日父使者至而聞祖訃音矣嗚呼痛哉祖何棄世之速耶祖年逸七旬是亦可謂壽爵封三錫是亦可謂榮子孫繩繩甲科繼美是亦可謂盛乃壽則壽矣而未逸也夙而興夜而寐內而米鹽瑣屑之務外而親疎應酬之節真無聚寡無大小無敢慢者曾有一刻之閒暇耶榮則榮矣而未享也衣惟布絮飯止蔬淡寢無重裯出不乘輿左右無僮婢之侍鄉黨隣里無宴會之好邑宰數請鄉飲皆避不赴父迎養官所亦

不肯就曾有日之樂耶盛則盛矣而未觀其成也
父九年冷官三年清部今方參藩齊魯稍稍顯孫
初博一第叨授理官正當發軔之始鈴方在偕計望
捷南官而祖不能待矣曾有一日之目觀其成耶朕
祖之心所未盡者猶在叔之未離芹泮也鈴之未成
立也朕皆不足慮也叔年力正壯發迹有期父之視
鈴猶子而孫之視鈴卽親弟不啻必不使其無所成
也祖之目可瞑矣惟是孫穉而失母祖鞠育之勞而
不馴祖嚴約束之冠而有成祖勉厲之壯而強仕祖
張忠烈公集 卷之三十四 共
訓戒之不知歷萬般辛苦費萬般心思今孫始服官
未盡一日之養而祖卽棄世徒抱千古之悲嗚呼痛
哉祖之病不得嘗藥餌祖之殮不得視衣衾祖之葬
未知得相墳宅否也嗚呼痛哉有孫如此不如無孫
泣盡眼中血難酒柩前土嗚呼痛哉雖朕祖雖已矣
而有不泯者存教誨之遺言猶在耳也思祖之形而
不得見誦祖之言而祖之心可見孫自今恪遵祖訓
以之守身以之處家以之居官治民異日者或邀祖
之靈稍有建豎仰受 皇恩沐 絲綸之寵以崇

木之輟此孫所以酬祖之地也祖其有靈在天之
鑒之聽之嗚呼痛哉

祭李母父

嗚呼慟哉維我母氏莊穆靜專相我嚴君若坤儷乾
間政慈肅內外并狀撫有諸子慈愛罔偏恩斯勤斯
德侔昊天何期中道忽爾棄捐驟驚馭霍白日上僊
嗚呼慟哉兒鈴遠遊久離膝下瞻望白雲夢寐親舍
方幸歸來綵衣有暇誰謂慈顏永隔長夜嗚呼慟哉
疇昔聚首嘻嘻庭闈今之寢門惻惻無輝萱花驟萎
啼鳥亂飛人皆有母我獨何依嗚呼慟哉李母卽世
未及二紀竇母繼之同歸泉汜母也盛年大命遽止
父兮傷悲何以堪此嗚呼痛哉竇母之逝兒尚無知
幼弟幼妹有母憐之哀哀母氏又復如斯亦有弟妹
憐者爲誰嗚呼慟哉夜臺寂寞玄宮窈窕今夕總帷
晨而素旄洒血拊心彼蒼難叫獻食陳詞毋其垂炤

釋服祭李母文

母氏見棄風木銜哀日月不居奄忽禪除雖罔極之
恩三年未報而有恨之制一日難加情以禮而勉義
悲感時而更切

祭弟孝廉鈴文

萬曆戊申之歲七月七日兄某謹以牲酒庶羞爲招魂之祭祭于弟鈴之靈曰嗚呼弟何以死耶嗚呼天何以使弟死耶爾生而清秀怯弱氣體不充自母之亡也爾卽患腹痛狀時作時止余以爲無虞爾亦自以爲無虞也前歲爾偕計來此余見爾形容消減骨如柴立心甚憂之及爾下第而歸軀體充澤神色頓異余心私喜旣聞次子場余又恐哀傷過度以爲爾憂已聞家奴來者皆云爾代父應酬賓客料理家務精神不減嚮時則余又益喜爾之能達觀也今春父寄書云爾嘔吐日久漸成翻胃勢甚可愛余得之寢食不安及舅氏至知爾肌膚雖減精神如故余心少慰至五月內父忽有書云爾變成癆症嗽喘浮腫危在旦夕余一見之神落魄散以爲爾疾果可瘳尚有生理父必不爲此言急遣人馳視爾孰知發書之日爾卽以申刻殞矣嗚呼慟哉嗚呼慟哉余與爾生雖異母狀相友相愛怡怡融融不知其爲異母也外人非親切隣屬亦不知余兩人爲異母也自母之歿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四

三

令十四載矣余與兩相依相倚未嘗有一歲之別金性急爾能以緩佐之余行蕩兩能以正矯之余口躁兩能以默規之是爾乃余一益友也父亦嘗言爾之沉静不如余之發揚余之踴躍不如余之簡重余方望爾共登王朝左提右挈建少功業豈知爾竟忽焉長逝哉爾之病不得爲爾藥爾之歿不得爲爾訣爾之殮不得撫爾棺而號爾之墓不得掘爾塚邊一掘之土嗚呼有兄若此不若無兄余何用此升斗之祿浮萍過隙之功名哉卽眼中血口中聲乾無術能招空中魂有酒徒澆地上土竟何益也嗚呼慟哉父爲爾之亡也心緒憂亂旬日之內鬚髮半白狀父止念爾余念爾又憂父不知更當何如爾冥冥之中知乎不知乎爾妻剛而貞潔必能爲爾守余能爲爾撫之爾子溫而穎秀必能繼爾志余能爲爾教之爾女雖在襁抱其長也余能爲爾擇壻而嫁之嗚呼爾其可瞑目于泉下哉抑余嘗聞之生而好修者死不墮惡道爾事親孝事長敬處昆季和內行備也無佻行無誕言無戾色外節修也不愧余不愧影不愧屋漏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四

三

本性完矣爾自不宜死不宜死而死意者其如古賦
玉樓修文之說耶果爾則爾靈不滅雖死有不死者
其示余於夢寐之中舉余與爾不得永訣之情兄弟
同抱首一慟余尚有望于爾之靈嗚呼慟哉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三十四

終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四

主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三十五目錄

譜牒

張氏世譜

一世錄

二世系

三世傳

四內傳

張忠烈公存集

卷三十五目錄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三十五

沁水張 銓字衡父著

譜牒

張氏世譜

張銓曰家有譜所以追遠合族也追遠以敬敬合族以敬愛也遠不追則本原之恩教族不合則骨肉之情漓仁人孝子所深憫也此譜之弗可已也余先世自元以來綿綿目著狀佚其序靡得而徵焉先教諭公常欲脩譜而未就易簀之際纔操筆書祖慶慶子和六字而純自和以復遂不可攷今所述系廉公以下而已嗚呼世遠則易湮族繁則易渙尋源分派聯疎爲戚非譜又何以哉奈故就家庭傳述參以先世誌表作爲世譜使後之子孫有所考云夫追遠必本其所自始故世錄第一世次所以序昭穆也故世系第二先世之美閔而不揚非後人責乎於是爲世傳第三配匹之際人道之原應徽音如在可繼述焉爲內傳第四凡四篇

一世孫

余先世為陽城匠里人元末遠祖諱慶者始徙家沁水之寶庄其後子姓繁衍分為軍民匠三籍民匠二籍隸西曲里軍籍隸鹿路北里隸西曲里者分為四甲數戶獨六甲者丁眾而余一戶居首焉乃一戶又析為四門同出之祖亦不可攷故惟序余一門斷自孝廉公始而二世剛者以孝廉公子繼二門者也併入譜中

銓按慶祖遷居之說流傳久遠凡張姓墓碣匪不邇

張忠烈公有集 卷之三十五 二
為從來而先教諭公臨終手筆更為可據且窪子苑家二塋三籍者共焉其同出一祖無疑也然余里有佛廟蓋建自至元間廟碣之陰即載有慶與和諱而張姓者尚數十人豈後之子孫悞犯先諱歟乃其時則未久也余又觀苑家窪子二塋方百餘步塚已累累孝廉公乃別塋王家堰塋之次夫永樂時距初遷計止三四世爾何便至兩塋無隙地耶此余之不能無疑也聊附于此

二世系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聰字子敏號剛太學生嗣睿無子

倫字天敘號敬齋貢士

丁酉科舉鸞處士塋王騰字九霄號人塋王家塋處士塋王騰字九霄號塋北塋三一中一穴子塋生塋官班左四穴二春騰地塋中一倫子二剛鸞穴子一倫

補河南縣教諭氏縣教諭

二班右一塋官地塋

五世

六世

諱光字汝柳號南官字懋德號華封

贈參政塋官再封戶部主事地塋三班右加封戶部郎中一穴子一官

諱牧邑庠生塋官新塋中一穴子

諱犇邑庠生塋官新塋中一穴子

諱鳴邑庠生塋官新塋中一穴子

諱鳴邑庠生塋官新塋中一穴子

一龍
新子一五桂

寵子四五善五鳳

憲無子

官子一五岳

宰從河南鹿邑縣
子四五星五經

五奎五玉

寓從河南鹿邑縣

蒙無子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五 四

三世傳

孝廉公治毛詩永樂丁酉舉千鄉公素與同里寶生
善一日生邀公飲大醉歸遂卒卒之月日及公享年
修短皆不可攷云余嘗聞先戶部公言公鄉舉時試
畢還里方刈禾園南田內有鄉人來自省者行沁河
東岸隔河遙呼曰君中矣是時人情淳朴若此公故
有梯雲坊在宅南今坊毀矣而扁尚在字不盈尺亦
可想古風焉

庠生公治易性孝友沉靜篤學有聲諸生間屢不得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五 五

志于鄉關垂貢而卒初公以僻處鄉曲聞見不博遂
卜居縣城時族黨有事城中者皆來就公公款之授
餐再四不厭也後公以母喪歸墓里中守墓者三年
積餽錢四十千始構小樓三楹向受公館穀惠者爭
爲助役或具酒餽爲犒及落成公未嘗舉火雖鄉人
好義一飯之必報哉亦公之德孚于人者深也先是
里中自孝廉公歿後文教衰邁教授子弟者止知讀
孝經大誥公居喪時始擇子弟敏慧者授四書易于
是從遊者日衆後學彬彬有造焉其後教諭公復以

易名家門下士蓋百餘人故今鄉里談易者皆以爲張氏學云

教諭公美丰儀方面修髯望之儼然可畏少穎悟日誦數千言比長刻勵向學博稽羣書子史詩賦之類靡不淹貫而獨精于易蓋易爲家傳云爲學官弟子無試不冠諸生領數奇九試鄉闈不利選入太學試京闈又不和謁選得山海衛訓衛遠地士不知學公至則立條教嚴課督士習遂翕然大變蓋山海之有科甲自公教育始也故公得祀山海學宮云時尚書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五

六

葛公守禮者以兵部主政管關故事部司與學官體統隔絕葛公重公特折節加禮時與公飲酒賦詩懽然相得也聞報陝西宜川縣內艱歸諸生徒步送百餘里涕泣不忍別去起復補盧氏諭公之教盧氏亦如山海時而盧氏士子愛敬先生延款無虛日卽山海諸生不啻也公竟卒于官公生平好學至老不衰所著有詩文詞百餘首尚存家笥中不由師承而體製聲調合符作者隸書端楷類常樓居又有義倉祭田板橋諸記皆規畫有條經世實用可窺一斑

以青璽老也

南臺公生而端重寡言笑童時卽不好嬉戲旣長慕程朱之學沉思實踐一言一動不涉非禮終日危坐如對賓客家人莫窺其喜愠教諭公門徒甚衆公與之切錯討論莫不敬服公旣名重一時視一第如掇芥時選諸生俊秀升之辟雍公偕三人就選三人者文學皆遠遜公內有張生者年暮矣置酒謂公曰君一日千里必不屑以明經老能以此相讓乎公慨然許諾翌日白之督學督學曰功名得寸則寸也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五

七

悔公對曰悔則不讓讓必不悔也督學善公言出所錄卷果公也嘉嘆久之公歸益下唯力學朝夕潛思或通宵不寐竟以是遘疾卒卒時纔二十六遠近聞之莫不悲悼

戶部公生四年而南臺公棄世已從教諭公宦邸教諭公以南臺公蚤逝也愛公甚齋居卽置膝上口授四書小學教諭公捐館舍諸子無在側者公時方數歲以家孫執喪禮哀戚若成人焉扶輿還置途次不離實夫人左右遇險輒下馬控勒行道憐而異之

歸治家學未冠補博士弟子自教諭公之沒也諸叔以析爨故時閱于墻家道遂中落矣公又以藐孤受侮不少然公善忍不出一言實夫人或不能堪公必引裾退止之是時家止薄田數畝僅供饘粥其後食指日衆公坐家累遂不得治博士業乃經營生計歲貿易梁宋間足爲重繭比既貴有封矣勤儉猶不異食貧時晨起獨先家重往來親故家數里內必徒步不肯乘也飯脫粟衣澣濯一褐袍至數年不易又時時短服折巾與田夫野老對語不識者不知爲公也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五

八

性和易無疾言厲色待人無貴賤大小接之如一卽下至臧獲亦體恤周至不妄譴呵獨教子孫則嚴而有法諄諄以驕奢佚樂爲戒公方治生時常散穀百餘斛取息族人以十五公獨以十三卽不能償亦不迫責比家稍饒遂盡取數年券焚之有貸金者死公往吊出券袖中焚其柩前曰不以累若子也隣有傲居者且數年矣一日扃戶潛去公知其以負讎直救也追及之曰爾出無資夫婦不免客死給道里費而遣之其尚義好施類若此故鄉里稱仁厚者必曰張

太公張太公云公旣以齒德爲鄉連尊鄉人化之而于無爭訟棲竊好博使酒者庶幾古風焉公歿後而稍稍異矣邑長吏屢請鄉飲終不赴曰吾無德以堪也公以實夫人劬勞苦節乃不及免家道盛時每言及輒歎無汙下子諸叔則事之盡禮歿皆爲經紀其喪其子若孫周恤有加焉公通曉世務識事皆識大體方余父官大行時觸時事欲有所奏論公止之曰爾無言責也及轉參藩則曰監司在總體要秩綱紀而已母苛細以博能名余初任理官公以書戒之曰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五

九

刑官最易枉人小子慎之又嘗曰仕宦家放債請托兩事皆利已害人族人孫必受其報爾輩當深以爲戒是以公折券後口不談子母終公世無片牘人官府云公素強健乃偶病遂劇數日卒卒之日遂爾慟悼卽童穉亦皆流涕吊客千餘人有以千里會葬者嗚呼余猶憶五六歲時公卽口授詩句數歲公爲講解經義日採諸說手錄卷上嘗從公收禾山莊夜卧一榻卽令背誦所讀經書或試對聯間一二日必課文一首迨余爲諸生稍不墮落公督率不少假至既

第後已狀猶惓惓戒誦佚或間從友人飲公必俟余歸方就寢迄今思之余心益戚戚焉余今于子弟不復暇督誨而諸子弟亦漸驕佚廢學矣孰有能念先德者哉

張銓曰余每見世人稱述其先者好爲侈說徒爲有道所譏余先世雖無大節顯行可垂不朽然三世之篤行四世之文學五世六世之修誥德施皆可以啓佑後人有穀孫子者心余故論次之俾世求德者知淵源之自云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五

十



四內傳

實氏里人際女庠生公配溫惠有女行庠生公之有德子鄉也內助之力居多焉生一子

實氏教諭公配父璽卽姑實女侄也性剛嚴治家有法家人無嚙嚅者余嘗見諸叔祖母建事夫人者議之猶色變焉生四子一女適里人實氏爲先恭人外太母云

實氏里人貢士璽女性行端淑年十八而歸南臺公四年生戶部公又四年南臺公卒旦暮號泣誓以死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五

十一

殯已而曰舅姑老矣又無可托孤者吾不恤一死置此藐然孤何地子是稱未亡人蓋自是不近鉛華矣時母子相依焚焚四壁也隣姬則有以邪說動者夫人大罵曰塗面以事二夫卽狗彘不若爾謂吾爲之哉姬慙而退戶部公之少也族中豪數侮之戶部公不勝忿欲與之角夫人力止之曰爾以一絲繫于鈞妄動卽絕矣夫人待內外姻族莫不有禮里中人人稱夫人賢一夕隣屋火烈燭燭天已延及夫人居天忽反風居卒無恙人以爲有神護云余父舉鄉闈報

Z121.7
200(77)



ZW 21181988824688

至夫人驚喜過甚遂病竟不起臨終曰吾始望不及
此今諸孫滿眼長者又成名且見曾孫矣死復何恨
但未亾人守節分也慎勿求旌時年六十
張銓曰余先世自庠生公以上配匹皆不可攷故止
傳三世云若曾王母栢舟之操可貫神明語云苦節
之後必達豈虛也哉

張忠烈公存集卷之三十五終
張忠烈公存集 卷之三十五 三

